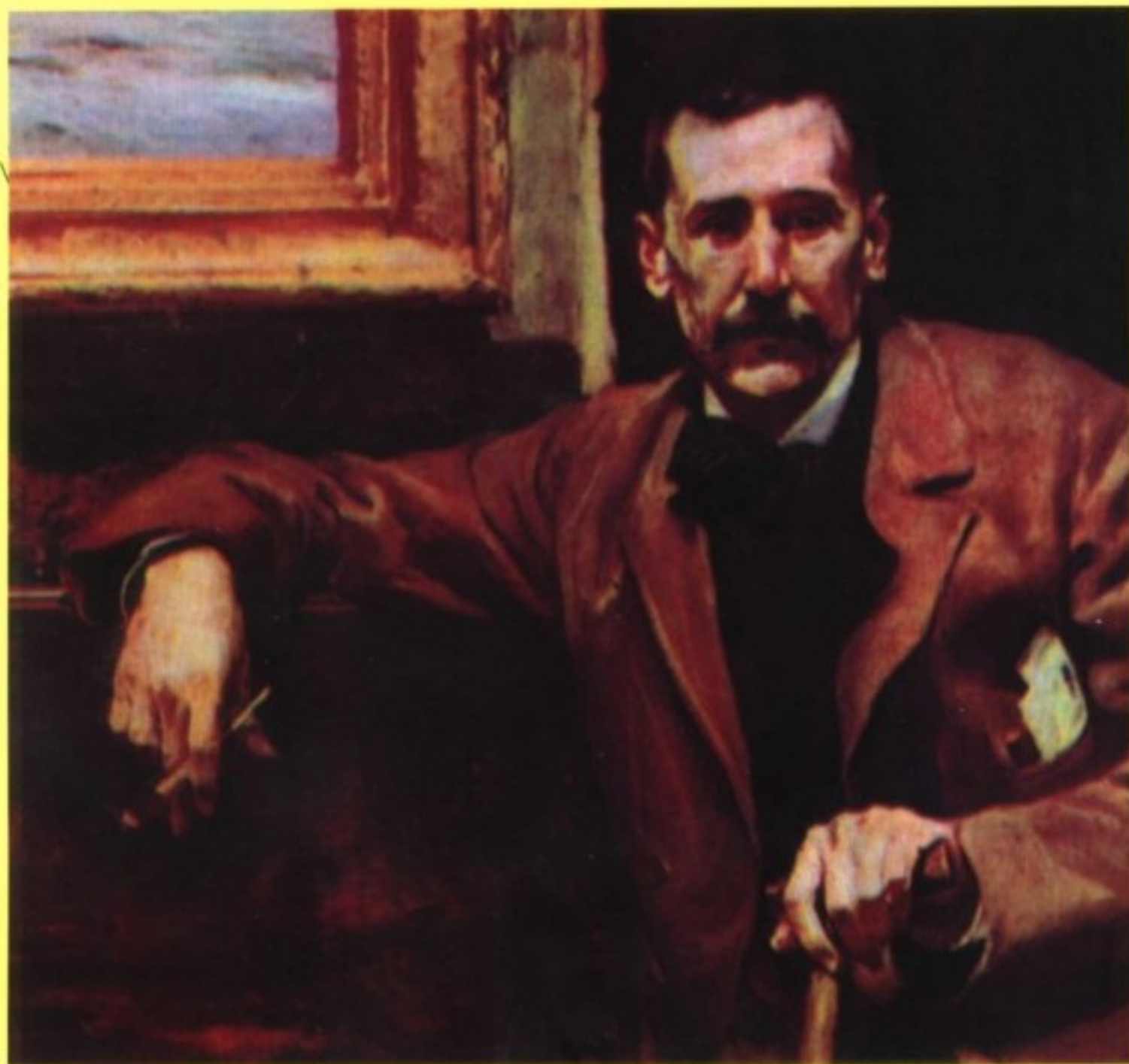


加尔多斯文集

ANGEL GUERRA

李德明译

安赫尔·格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3258-4



9 787532 732586 >

定 价：3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新
知
船
PDG

加尔多斯文集

ANGEL GUERRA

安赫尔·格拉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赫尔·格拉/(西班牙)加尔多斯(Galdós, B. P.)著;
李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

(加尔多斯文集)

书名原文: Angel Guerra

ISBN 7-5327-3258-4

I. 安... II. ①加...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722 号

Benito Pérez Galdós

ANGEL GUERR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82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安赫尔·格拉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5 字数 543,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册

ISBN 7-5327-3258-4/I·1898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加尔多斯的许多作品是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相关小说或戏剧题目的,如《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葛罗丽娅》、《托尔门多》、《阿尔玛》、《纳萨林》、《特里斯塔娜》、《托克马达》、《裴菲克塔夫人》(直译应为《堂娜裴菲克塔》,堂娜置于女性姓名之前表示尊敬)……其中一些还具有寓意,或正面、或反面,或褒、或贬。读完全书,方恍然大悟,加尔多斯用心良苦,他为作品取名字酷似为自己所溺爱的孩子取名字一样。你稍加思索,就会体会到这里的妙处,区区两三个字大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本书《安赫尔·格拉》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不言而喻,在这部作品里,主人公是安赫尔·格拉。从字面上看,‘安赫尔’是名,‘格拉’是父姓;而从意义上讲,‘安赫尔’有‘天使’、‘善良’、‘天真’之意,‘格拉’则有‘打仗’、‘争斗’、‘战争’的意思。‘安赫尔’和‘格拉’两个词、五个字包含了这部五十余万字作品的主题、内容,涵盖了主人公性格演化和人生轨迹、从‘打仗’到‘天使’的演化轨迹。

《安赫尔·格拉》描绘了主人公安赫尔·格拉短暂一生——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他的欢乐和悲愁,他的追求和挫折,他的爱恋和憎恶……他在家庭生活中,先后与三个女人打过交道。第一个是他的妻子佩皮

塔·佩斯。他不喜欢这个姑娘，只是遵从母亲之命才勉强同她结了婚他说：“我们两个人情趣不投……她很轻浮，注重形式，讲究外表……当我们不能满足她的任何怪癖时，又是那样撒娇、那样撒泼，这一切都使我苦不堪言”婚后不久，佩皮塔·佩斯因患肺炎而死去。这时，安赫尔·格拉觉得终于从婚姻枷锁中解脱出来。第二个女人是他的非婚妻子杜尔赛诺勃蕾。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相爱同居，一起度过了许多困苦、艰辛但充满恋情的日子。他们，特别是安赫尔·格拉海誓山盟，相爱到永远。然而，随着生活环境、经济地位的变化，安赫尔·格拉逐渐疏远了杜尔赛诺勃蕾，最后抛弃了她。“杜尔赛诺勃蕾”，意为“甜蜜的名字”。作者在作品中，经常用前面三个字，即“杜尔赛”，这种称呼简捷、亲切，同时也显得更加甜蜜。家境贫困的母亲可谓煞费苦心，连睡梦中都想着为女儿取个好名字，希望女儿不像她那样命苦，能过上甜蜜生活。然而，命运和现实偏偏与母亲、与女儿作对，把杜尔赛推向“杜尔赛（甜）的反面，坠入痛苦的深渊。因此，杜尔赛多次精神失常，以致用酒浇愁。第三个女人是“来来”；“来来”是安赫尔·格拉女儿西琼的家庭女教师。安赫尔·格拉参加旨在建立以“均贫富”为主要目的的共和政体的“革命”失败后，精神上又连续两次遭受沉重打击，即母亲和女儿先后死去。不过，母亲的死使独生子的他开始掌握这个殷实之家的经济大权，他从母亲的奴仆——母亲对他非常严厉，因为不满意他那伤风败俗的非婚同居生活，在经济上进行封杀，从而使他生活上常常感到拮据——一跃成为一家之主。这一变化使他的“均贫富”思想出现了动摇。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其中之一是，他得知巴别一家——即杜尔赛的家——有人曾模仿他的签名字体，从管家那儿骗走一笔钱，于是将一部分早就积存的对巴别一

家的厌恶迁移到杜尔赛身上。另外,在他的脑海里,身材丰满的家庭女教师‘来来’渐渐取代了身材瘦削的杜尔赛,可谓见异思迁。但是,‘来来’从来不怀有尘世之爱,她心中没有任何男人,而是把爱完完全全献给上帝。原来,‘来来’出身极为贫寒,从小在苦水中长大。在到安赫尔·格拉家当家庭教师之前就在修女院接受过熏陶,对宗教特别虔诚。正当安赫尔·格拉对她的爱一天胜似一天,对她的追求一日胜似一日时,一天,她对男主人说:“我得告诉您,我要走了。”“我到这个家来是为了那个目的,为了那个目标,而现在这个目的、这个目标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到这个家来是为了照顾西琼,教西琼识字,但是孩子已经①……这是上帝的安排呀。”“我现在就把事情讲清楚:已经到了我继续自己的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了。孩子活着的时候,我的义务是摆在宗教信仰之前的,我全身心地扑在那上面。但是孩子死了以后,上帝对我说,应该走我自己的路,快些,快些……”于是,‘来来’从首都马德里返回家乡、宗教之城托莱多。这又是对安赫尔·格拉的打击。他本来以为‘来来’能够填补他生活中的真空,然而美好的想法落了空。由于那时他已经无法从对家庭女教师的炽烈恋情中摆脱出来,第二天他便尾随而去,几经周折找到了“来来”的住处和行踪,而且发现她已经进了修女院,宗教信仰对她来说更是坚不可摧。同时,她还劝说安赫尔·格拉要改变暴烈性格,不发怒,哪怕对待自己的宿敌也要这样,还要摒弃吝啬等等。安赫尔·格拉由于受到‘来来’的多次说教,再加上在托莱多全城宗教气氛的感染之下,他渐渐抛弃了迫切想与‘来来’结婚的这种尘世之爱。他把这种爱让位给了天国之爱,并且产生了

① 指安赫尔·格拉的女儿西琼已经病死。

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团体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可谓爱屋及乌，一方面他宣称那教团是专门为‘来来’创建的，另一方面规定教团的一切要和‘来来’所在修女院一样。他把自家的庄园改建成为具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即收容院，救助穷人，关爱病人，凡是愿意去那里得到衣食住保障的人，不管什么人，好人或坏人都可以去。对此，他有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脉络。

“……我们一定要简单地抄袭外国教团吗？我们不应该齐声呐喊，反对那些只追求眼前目标，而不真正遵循我的这种原则——保持基督教的正义性，忠实执行福音书的劝导——的宗教团体？我要革新古老宗教团体的根深蒂固的福音特性，在现代生活的模具里重新铸造。我的事业是纯正西班牙的。”也许不会那么久……大教堂^①的神父将很快被不可一世的上帝诸城教团^②所吞噬，从而我们教团的省级分团将成为每个教区的首府，总团将成为西班牙整个教会的首脑……随着时间地推移，国家机器必然服从我们的管辖。如果那时国家的功能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由分配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福利、教育、惩罚制度、美术、农业都将是上帝的。国家机器将是怎样的呢？只不过是粘合剂，监督个别效能和功能。绝对不要军队。上帝诸城教团的不断实践已证明了军队毫无用途。也不要外交，既然上帝诸城教团是全球的，它本身就足以维系全球各个大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

安赫尔·格拉在这里为我们描绘的称为教团也好，称为收容院也好，实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的翻版，是不切

① 指托莱多大教堂。

② 上帝诸城教团是安赫尔·格拉幻想创建的新教团。

实际的幻想,如同他与几个朋友企图以暴乱方式推翻君主、建立共和,从而以失败而告终一样,这次又想凭借个人力量,包括自身财力解决普天之下的‘均贫富’问题,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朋友胡安·卡萨多提醒安赫尔·格拉说:“……上帝诸城教团给我们带来那一切要到几百年以后,或者像我们常言说的,要到最后审判那一天下午……”安赫尔·格拉听了不以为然。

果不其然,由于规定什么人都可以去收容院,免不了混进好逸恶劳的社会渣滓。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全部努力、全部美好想法,乃至生命的悲惨结局,他被谋财害命的巴别兄弟勾结堂兄弟砍成重伤,不治身亡,随之教团流产,收容院夭折。

安赫尔·格拉死了,先是以‘打仗’的暴力手段、单枪匹马争斗的安赫尔·格拉死了,继而以‘天使’的善良之心追求乌托邦的安赫尔·格拉死了,他带着人们的爱、人们的‘恨’、人们的同情、人们的怜悯死了,留下了未竟事业,留下了教训,留下了启迪……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经历了一个政治、社会十分动摇的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进行了多次反复较量,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思潮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舞台上都有过充分的表演。到了一八六八年,几位将军带领士兵发动暴乱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普里莫出任政府首相,堂阿马德奥被选定为国王,但他在位时间很短,只三四年的工夫(1871—1873),且政局始终动荡不安。最后,西班牙建立第一共和国,在其存在的十一个月中有四位首相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一八七四年,帕维亚将军解散立宪大会,塞拉诺执政到同年十二月,马丁内斯·坎波斯发动政变,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但此后

政局并不稳，争夺权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

在国际方面，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开始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独立战争(1868—1878)，最后宣布独立。之后，西班牙又失去了最后几块殖民地：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

小说《安赫尔·格拉》正是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那段时间为背景展开其故事情节的。加尔多斯通过安赫尔·格拉的口向读者交待了若干历史事件。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这一时期西班牙社会生活真实而壮观的写照，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人物，如军官、士兵、平民、小贩、神父、官吏、破落贵族、农民、乞丐、男人、女人、老人、儿童都有其代表活动着，他们绘制出了一幅丰富多彩多姿的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宗教的、城市的、农村的多层面、多视角的画卷。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三四个主要人物外，还有安赫尔·格拉的战友坎朋等，母亲萨列斯和女儿西琼，杜尔赛的父母西蒙和卡塔利娜、未婚夫卡西亚诺、兄弟阿里斯泰德斯和福斯托以及叔父“皮托”，神父胡安·卡萨多和姐姐费莉西塔；“来来”的姨妈胡斯蒂娜和伯父佛朗西斯科·曼塞沃以及小表弟伊尔德丰索，小神父托梅，神父兼考古爱好者帕罗梅盖，瞎女人“露契亚”……都是一个个各具性格的人，活生生的时代人、社会人，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描绘得惟妙惟肖，恰到好处。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西班牙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用多种文学形式描写、反映了西班牙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被文学评论家们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

加尔多斯十八岁时，即一八六一年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

报》。一八六二年,创办了《火炬报》,同年考取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律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完全转移到文学创作方面来。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已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这部作品于一八七〇年正式出版。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二年,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以《民族演义》为总题目的系列历史小说,共五辑四十六部。这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描写了一八〇八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重大事件,是一系列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人物穿插出现、情节上互相照应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的社会小说上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堂娜裴菲克塔》(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马利娅内拉》(1878),《被剥夺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伽斯夫人》(1884),《禁区》(1884—1885),《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1886—1887),《喵喵》(1888),《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阿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 本书《安赫尔·格拉》创作于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间。加尔多斯还创作了一些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也获得很大成功。

加尔多斯的作品有的抨击宗教狂热,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有的着墨于男女之间的情爱,几乎每部作品都对下层人民给予极大的同情……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加尔多斯文集》,所收入的都是加

尔多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项很大的文化工程，出版社领导极为重视，从选题的确定到每部作品的出版都给予了特别指导、关心和支持。在此，我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以及在校对、设计、编排等环节做出辛勤工作的人员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李 德 明

2002 年 12 月 26 日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悔悟	3
第二章	巴别一家	38
第三章	浪子回归	65
第四章	“来来”	124
第五章	西琼	164
第六章	变化	179
第七章	伤痛—香胶	229

第 二 部

第一章	亲属—流浪	251
第二章	天国伯父	281
第三章	托莱多的日子	317
第四章	在那边	368
第五章	托莱多的后来日子	425
第六章	两种对立的慰藉	456
第七章	陷阱	480

第 三 部

第一章	新人	511
第二章	卡萨多,忏悔神父和劝导者	578
第三章	基督徒的骑士事业	615
第四章	“上帝之城”的梦想	697
第五章	回巴尔加斯	720
第六章	结尾	727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悔 悟

—

那个不幸的女人一直等候着他，整夜没有合眼；当东方放亮时，才听见猛烈的敲门声，一定是那个一贯夜间行动的男人，他已经习惯这样，因为门铃绳断了好几天了……唉，谢天谢地 那时，笑盈盈的朝霞正从阳台的玻璃外把脸蛋儿探进来 此刻的敲门声一下子驱散难熬的、漫长之夜的全部悲伤。说时迟，那时快，她飞速地从客厅跑到临街大门。没等她开门，那个男人使用力推，想早些躲进那幢偏僻、狭窄的房子里。

我们还是快些把故事讲给读者听吧。开门的那个女人名字叫杜尔赛诺勃蕾；一头钻进来的是安赫尔·格拉，他看上去不是瘦削，而是粗壮，中等个儿，脸色蜡黄，腰板挺拔，满脸怒容……可是，他为什么那样急促地敲门 请不要那么着急，现在要先介绍一下，杜尔赛诺勃蕾（为了从一开始就道出实情，最好毫无羞涩地指出，杜尔赛诺勃蕾是他的情妇）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发现他那天早晨脸色难看，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眼睛射出邪恶的目光。两个人一同走进客厅，格拉一下子把那顶皱巴巴的帽子扔在地上，把左手伸给姑娘看 他满手鲜血，血还顺着手

指往下滴落着。

“杜尔赛,你看我是怎么回来的……全是不可救药的人……那么多胆小鬼,那么多蠢蛋,谁还敢相信他们呀!”

可怜的女人被吓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她觉得整只手,甚至整只胳膊从情夫身上脱落下来,掉在地上,犹如一块牛肉从肉铺的铁钩上掉下。

“亲爱的,这么惨呀!”她终于感叹地说;“我早对你说过了吧!……何必卷进那种事情中去?”

伤者一屁股坐在身边扶手椅子里,同时从嘴里喊出一句羞辱和亵渎神明的话,又狠狠地吐了口唾沫。然后,用眼睛把整个屋子扫了一眼,仿佛在倾听他自己的话从四壁和天花板反弹过来的回声。但是,他听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咒骂,而是一只大马蝇的嗡鸣声。夜间,常有马蝇钻进屋子里,惶恐地寻找出口,不是撞在墙壁上就是撞在玻璃上,那种沉重的、单调声音把我们搅得心烦意乱。

“你有山金车花酊吗?格拉一边看着血流不止的手,一边说。

“有,小狗把爪子扭伤时我买了一瓶。喂,亲爱的,还是马上去叫医生吧。”

“不,不能叫医生。”他不安地坚决反对说。“我担心惊动警察,尽管我认为不会有人看见我钻进这里……你如果通知急救站,会把我暴露出去的……伤势并不严重。我觉得没有伤着骨头。子弹从这儿钻进去,从那儿出来,看见没有?……是外伤……流血多……碰破了静脉血管,没有什么……你与我,我们两个人足够了,我是说,我一个人就能治好。我是有点医术的:我会给自己治病,你来做我的助手。”

杜尔赛诺勃蕾小心地给他脱掉外衣，露出衬衣袖子和袖口；袖子和袖口沾满了血，硬邦邦的，都能打折了。她担心弄疼他，用剪子把衬衣和弹力衫从肘部以上剪下来，然后端来一脸盆水，倒入不少山金车花酊，着手洗伤口。有两处伤口，即子弹的进出口，两处伤口间隔两厘米左右。

格拉没有喊疼，他咬着牙齿，又说：

“没什么，就算倒霉吧。不到非锯掉胳膊那种情况，决不能去叫医生。”

“你真的不疼吗？杜尔赛问道，她的指头动作十分轻缓。

“不疼……哎哟，我说不……我疼还是不疼，和你有什么关系？……现在，流血少了，把布用山金车花酊浸湿，把伤口包扎好，每隔一会儿换一次。然后，去药店给我买一支药膏，我在纸上给你写好药名……哎哟！我渴死了。给我一杯水。家里有白兰地吗？”

“没有，你喝葡萄酒吧。”

“都一样。快点，嗓子里都起火了。”

他喝起来。那只马蝇又哼唱起令人难以忍受的、单一音符的歌子。那音符犹如电话线发出的声音，悠长，颤抖，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格拉狠狠地骂了几句马蝇。但是，那时他听见楼梯有响声，立刻惊恐不安起来。

“怎么啦？杜尔赛对他说：“那是脚步声，有人从三楼下来。这里的邻居，谁都不认识我们。别担心，尽管休息好了。”

“我不知道……真他妈的不走运！”安赫尔挥舞着那只健康胳膊说：“如果来逮我，那就快点吧。一切都完了，指挥官不见了，所有人都那样贪生怕死……到了关键时刻，俱乐部的凶狮变成了绵羊，钻到床底下，叛徒们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被卷

入的部队大多吓得从大街逃得无影无踪,都不如修女,躲在兵营里不敢出来。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夜呀!我发烧了。有件事你知道吗 我对白昼之光感到不舒服,把百叶窗关上,点上灯,看这样我能不能睡上一会儿。不,我不能睡……为了生命……那只可恨的马蝇,真讨厌!”

“别管它!”杜尔赛说。安赫尔还在对马蝇骂不绝口,她感到好笑。“我一会儿把它赶出去。喂,……你现在快躺下吧!”

她说着关好百叶窗,点上灯,狭窄的客厅像黑夜一样。接着,她走进卧室,把床铺好。床很大,金光闪闪,是全家最好的家具。之后,她帮助伤者脱掉衣服,说得确切些,给他脱得一丝不挂,把他扶到床上,躺下,又移了移枕头,把他的上身垫高些,那只胳膊放在一个靠垫上,尽量舒服些。

“我有件事怕忘了。”格拉躺下时说,“你把沾上血的衣服收在一起,赶快洗出来,越快越好……还有件事,你上街买东西时,顺便买几张报纸,保皇派的也行。现在是几点了?你是说邻居不认识我们,也许是这样,我们搬到这个藏身之处才七八天,除了你的家人,谁也不知道。对于你的家人,这是我们两个人说呀,我现在信不过,永远也信不过。”

“你不要把我可怜的哥哥和弟弟想得那么坏,也不要把我可怜的爸爸想得那么坏!”

“他们是可怜虫,对!”他的语调十分讥讽。“到了不能出卖别人的时候,他们还不出卖自己呀!他们如果真的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就更放心了……唉,亲爱的杜尔赛,快把那只讨厌的大马蝇打死吧!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神经快爆炸了,脑袋像座火山;如果那个该死的东西不飞出去,我非炸裂开来不可,疯了不可,快把它打死,你拿条毛巾或者随

便一块布……小心点,慢慢凑过去,别让它发现,当打得到的时候,啪的一下子 狠狠打过去。”

杜尔赛诺勃蓄领会了这种战术以后,立刻去追捕那只膜翅动物 但是,毫无疑问,小动物比她灵活得多,因为毛巾这一庞然大物(严肃的作家们认为,那不是毛巾,而是围裙,折叠起来,拿着四个角,便成了一个简便的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抬起来,快要打到墙壁时,大马蝇便逃到天花板上,把它的女追捕者嘲弄一番。

杜尔赛第一次拍打失败便失去了信心,回到男友身边,对他说:

“你对我的家人不应该有任何担心。警察很可能去你家,你妈妈一定说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她确实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格拉听见提到他母亲时,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心中的怒火熊熊燃起,嘴上嘟哝了几句;杜尔赛只断断续续地听清这样的话。

“可怜的老妈妈!……她知道以后,一定会很生气……”

随即,他叹了一口气,听上去像打炮弹一样 他想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和郁闷 接着,又补了一句:

“四天前我向她辞行时,说是去马拉贡打猎……收获真不小!……我没打中野兽,自己倒被打中了。”

他只顾讲话,没有注意大马蝇从他枕头上方飞过两次,令人诅咒的嗡嗡声好像在说“乖乖地忍受着吧”等到那个可恨的小动物第三次飞过来,几乎碰到他的鼻子尖——太放肆、太无礼了——时,他才发现,气得在床上翻着身子,喊着说:

“臭东西,这么放肆呀,我如果不是拴在这床上,有你好受的。”

格拉是那样激动，那只小飞虫在他脑海中几乎变成了一头可怕的凶猛野兽，翅膀一扇动占去了整个屋子的空间。杜尔赛又开始了追捕，现在可以看到她在那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中渐渐发挥出灵活、准确的军事才能：你看她如何蹑手蹑脚地凑过去，如何挥舞那件庞大的武器，如何跟踪那个忽东忽西飞舞、躲躲闪闪的不共戴天的死敌，看见它有退缩迹象便立刻扑上去，如何防范它的狡猾动作，从侧面，从她本人的身影不能被飞虫提前发现的一面发动进攻……最后，经过多次袭击才用那条围裙击中，魔鬼都来不及‘哎哟’一声，便折断双翅，蜷缩着腿落到了地上。

“死了。”杜尔赛脸上挂着胜利的喜悦说，同时俯下身子观看，小飞虫已经变成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马蝇挣扎时，好像在吃掉自己的腿和爪，把脑袋扎进鼓胀胀的肚子里。

“一肚子黑心肠！”格拉兴奋地喊起来。“我想看见那些和这只马蝇一样嗡嗡叫的人得到同样的下场，他们应该被一棍子打死……现在，我觉得能睡着了。”

他太累了，不大工夫便酣然入梦了，好像喝醉了一样。

二

半个小时以后，他突然——也可以说一下子——从“醉酒”中醒来，只要思绪开始活动起来，身体仍然处于水平状态也没有什么关系，血液沸腾，神经兴奋，肌肉没有恢复疲劳，还需要安静休息也没有关系。这位伤者首先发现的是，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因为杜尔赛诺勃蕾出去了。这姑娘每时每刻都忙碌着，家中充满欢快气氛，她不在了，周围显得很凄凉。

“杜尔赛真是个好姑娘！”他在心里这样想着；她一走，所有东西都好像空落落的，孤零零的，犹如失去父母的孤儿。”

他这样想着时，好像又听见那个飞虫的嗡嗡声，他心中重新燃起了怒火，想摧毁一切。

“莫非那个可恨的东西又活过来了，”他暗暗地说；“还是又飞进来一个，替补它的位置。”

但是，那纯粹是主观臆想中的声音，是体质虚弱、听觉神经兴奋的产物。圣安东教堂的时钟响了八下。安赫尔仔细数过钟声以后，怀疑自己是否数对了。在他的脑海里，街上的嘈杂声改变了原来的声调，隆隆作响，马车声好像战车在滚动，叫卖声犹如战斗的呐喊声，房客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变成占领建筑物的部队在进行调动。还好，房门响起了钥匙声，杜尔赛回来了。格拉听到声音高兴得不得了，好像被丢弃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

“亲爱的，”他看见杜尔赛进来时说，杜尔赛头上包着纱巾，肩上搭着大披巾。“你如果不这样快回来，我真不知道会怎样的。一个人憋闷死了。”

“亲爱的，我走时你睡着了。”她说着扑到床上，和他亲昵。“你这么快就醒了，好些吗？胳膊还疼吗？”

“胳膊好像麻木了，不听使唤，只是感到有点痒……痒感爬到肩头……受伤的部位感觉更严重些，好像全身没有一处好地方。我在发烧，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烧得很厉害。”

那时，一条小狗——它的腿像电线那样细——跳到床上，吻舔伤者。杜尔赛担心顽皮的小动物弄疼那只受伤的手臂，向后者投去一道规劝的目光。她又提出了叫医生来的想法，但格拉断然反对，说他的伤势并不重，不过，他说，门窗紧闭，点着灯，

这个人工黑夜,与其说能使人得到恢复性的休息,毋宁说使人感到悲伤、郁闷。于是,吹灭蜡烛,打开百叶窗。可是,看到射进来的阳光,格拉愈加兴奋起来,想立刻起床,聊会天。杜尔赛没有买来报纸,太遗憾了。杜尔赛答应,一会儿街上传来卖报声时,她便下楼去买。可怜的姑娘恨不得变成两个人,同时照看厨房和房间,照看烧锅和情夫。她一刻也闲不住,像那条小狗一样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在厨房里面忙了一阵子以后,又赶紧跑回来和男友说句悄悄话,给他披好衣服,把受伤的手臂舒舒服服地放在靠垫上。她每次走过狭窄的客厅,都推两下扶手椅和坐椅,把它们摆回原来的地方。她还把从前一天夜里一直乱糟糟的东西收拾停当。这会儿把有灰尘的地方擦两下,那会儿又跑进厨房干这干那。她太忙了,不能进行大扫除。顺便说一下,房间很小,没有小会客室,只有一间带阳台的客厅,一道玻璃门把客厅同卧室分隔开来,它们中间有一条很长的过道通向厨房和餐厅,这两处的窗户开向院子的走廊。他们这幢房子是可以称为那种混合型的建筑,正面房间不很大也不很小,月租金八到十个杜罗^①;靠里面沿着院子的走廊有一排用数字编成号码的房间。一道楼梯既供外用又供内用。这幢房子坐落在圣阿盖达这条短小、寂静的街道上,它的一侧与圣布里希达大街连在一起,另一侧与圣马特奥大街相接。

杜尔赛诺勃蕾说服了格拉,让他关在卧室里一会儿,因为她要打开客厅的阳台,打扫卫生,换换空气。姑娘不一会儿就干完了这活,此刻,她手上拿着笤帚和男友聊天了:

“唉,我亲爱的,小广场上那些人讲些什么呀。牠们说你们

^①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都是笨蛋,根本不会搞革命。”

“他们说的是实话,我们这些人呀,有的过于天真烂漫,有的卖身投敌,广场上的闲言碎语是有道理的。”

“昨天夜里大约十点半的时候,邻居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纷纷从房间里跑了出去,因为听到传闻说,发生了严重骚乱。我从楼梯往下张望,一个人说条件还不成熟呢,另一个人说已经成熟了。不知道谁讲过,叛乱的骑兵穿过布埃布拉大街,高呼口号,一个军官走在前面,他手上拿着左轮手枪,扯着嗓门高喊共和万岁。这事是真的吗?不一会儿,人们纷纷回来,每个人都带回一大堆传闻。有人说王宫已经四面着火;有人说十七个将军跑到大街上……”

“他们像十七道闪电一样快!”那个受伤男人怒气冲冲地说。“他们中有的人卷了进去,这不假。可是,这些贪生怕死的人躲在门后,坐山观虎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去请求干预。如果不顺利,跑去见国防大臣。”

“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一直装傻,仿佛什么也不知道,但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今天,我在小广场上听人说,你们在开始之前就失败了,你们太草率了。”

“是太草率了!我一直认为广场上的人对我们的看法再正确不过了。杜尔赛,听我说,如果车站货场的人不背叛我们,谁知道会……”

“那个‘机灵’大叔,卖苣荬菜的人……你不认识他,这个小老头在圣伊尔德丰索旁有个货摊……他对我讲述说,他对革命这种事情特别敢做敢为,五几年时,谁知是一八五六年还是一八五七年呀,他只身一人带着四个朋友,切断下卡瓦大街通向托莱多大街的道路,部队不得不在房子里打开通道。他说他是举世

无双的英雄，你如果听见他的那些大言不惭的话，一定会笑死。今天早晨，他货摊那里汇聚了不少人，他摆出师长的架势，批评你们，说你们不应该钻到阿托恰火车站里，而应该到太阳门那里，占领战略要地。”

“他说得对。是常识……”

“广场上还有人说，你们杀死两个将军，可能说的是将军，那是大错而特错的。还说，你们今天这些爱国主义者，只能去辅助做弥撒。”

“这也是实话。我们应该被公安警察打几棍子，被城市洒水车用水龙头狠狠地浇一阵子。这可是一大教训呀！……我觉得好像大梦初醒，我太狂妄、太轻信、太愚蠢了。我承认，在那场大梦中，我是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一句话，教训是惨痛的，但也是有益的。亲爱的，我已经三十岁了。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我被卷入政治风暴中，犯了狂热病，一心想改善人民的处境，铲除人间的不幸……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堂吉珂德式的激情。用心是好的，但方式方法过于简单，至于工具，我是说人民本身，像根腐朽的竹杆一样，一下子变得四分五裂。最后，你看，我碰得头破血流，像狂奔了一大段路似的……在现实中碰了壁……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块肉饼。可是，我开始看清楚了。”

说到这里，伤者觉得体力不支，喝点咖啡才好些。他的胳膊仍然有些不适，想早些涂上药膏。杜尔赛出去买药，路上耽搁了半个小时。回来时，手上拿着一摞报纸。安赫尔急切地，但是粗粗地翻阅一遍，想从抢先刊登出来的消息的汪洋大海中读到真实的报道。他虽然高烧不止，但还有一点胃口。看来，对这位病人来说，喝点肉汤要比看报纸更顺理成章。杜尔赛不让他继

续看下去,赶忙去做汤,汤里放了鸡肉、火腿和带骨牛肉,很稀,很香。一上午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安赫尔随便浏览几张报纸以后,觉得有些疲倦了,想睡一会儿,可不能如愿。他闭上眼睛,非但不能入睡,脑海里反倒真实地再现了前一天下午发生的一桩桩事情,而夜里便做出了鲁莽的、丧失理智的行动。那是在那不勒斯咖啡馆里,他和蒙特罗上尉筹划行动的某些细节,确定准确的时间。他,格拉,向这位朋友传达坎朋将军的命令,将军是起义的首领。蒙特罗负责手下的几个军曹,说能够说服他们。但是,很难对付上校和其他军官,不大容易把部队从兵营中拉出来。一切都取决上尉的胆识和果断,他是个老谋深算的人。

格拉睁开眼睛,思绪一下子从那个场面转到冒险行动的可悲结局。

“我们失败了,我还受了伤,”他说,“太丢人了。或死或伤,都是企图取得速胜的后果。不过,我胳膊受了这个枪伤,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牺牲品,也不是英雄,我什么也不是。为了使一切变得粗俗不堪,我连伤口……都觉得不痛了……而此时此刻我却想到这样一件事:那个不幸的坎朋怎么样了?报纸上讲,他听说阿尔卡拉方面的人也没有响应,便离开了火车站,他现在可能在东躲西藏,随时有危险落入魔爪中,被保皇派捉住。他这个人看到事情不妙,不善于立刻脱身;他非被枪毙了不可。可怜的坎朋呀!我现在不敢说,为了这种理想献出生命是光荣的,不敢说报仇雪恨。我们的想法像杜撰这些想法的人一样,一出笼就是瘸腿拐子,不可能引出好的结果。”

三

他全身瘫软,而脑海沸腾。这时,突然变得温存起来。他呼

叫女友,想对她撒娇:

“杜尔赛,你爱我吗 可是,你真的爱我吗?”

她回答说从心底爱他。她不但用语言表达这种感情,而且伴着具体动作,响声充满了整个卧室,因为除了一般的亲昵外,她的亲吻声特别响亮,一声响似一声。安赫尔想从她嘴里听到更为有价值的心里话,于是这样问她:

“你爱我胜过一切,胜过所有人?我把你从你家里拉出来,拉到一个处于非法状态的男人身边,他说不定被流放、被砍头,你是否原谅他?”

杜尔赛诺勃蓄笑了笑说,对她说来,他就是她的最亲的家人自己钟爱的男人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无论投身多少次冒险举动,她都跟随他。她补充说,她抛弃家人并不是令人称道的事,可是和他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哪怕是令人羞辱的生活,也要比和父母、兄弟生活在一起更有价值。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格拉说;“我把你从家里拉出来,就是让你摆脱兽笼的束缚 可是,话说回来,你在家时更体面些、更自由些。”

“我不喜欢自由。”杜尔赛急切地说。“我觉得被束缚起来,把脖子拴在一个我身心都喜爱的男人身上更好些。爱一个男人,听他的话,是我的幸福之所在 为一个男人效劳,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当他的主人,我是说,既当女奴又当女主人……可是,让我到厨房去一会儿,锅都烧干了。”

安赫尔一人独处之后,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我身处这么多不幸和挫折之中,得到这样一个女人是最大的安慰,她一心一意地爱我,百分之百地忠于我,跟着我,没有一点怨言,好像在黑糊糊的大森林里用套子捕到的。我的生活并

不像我认为的那样凄惨和不安，因为这个女人把我的生活变得十分高尚，在精神上给我莫大的安慰。”

他即刻想起母亲和女儿。如果想起前者他感到有些恐惧的话，那么想起后者，心中则充满了亲情。这里应该交待一下，安赫尔·格拉丧妻，有个女儿，六岁，名字叫恩卡纳西琼。她发疯似的爱着她。在他过着的地下生活——很可能长期过这种生活——中，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和自己天真烂漫的女儿在一起，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少时间。另外，他一想到与母亲永远决裂，心中便感到不安。她尊敬母亲，热爱母亲，虽然母子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意见分歧。那天，午饭时他没有什么胃口，抽了好几支烟，把他的书拿来读了几页，他不知道书中说了些什么。他抽腻了烟，看烦了书以后，开始抱怨起来，说自己一直厄运缠身，不该过这种囚禁生活。那时，杜尔赛在客厅里，坐在穿衣镜前梳理秀发，她一边忙着，一边用欢快、多情的话安慰他。现在，应该说明的是，杜尔赛生得很漂亮，如果这种自然之美，再锦上添花，有一个丰满的身体——这是女人形体的饰物 and 外衣——的话，她就美上加美了。可惜的是，她不是一般的瘦，而是精瘦。把她的身体同灯心草相比，那决无夸张之嫌。她脸蛋漂亮，这是不争的事实，那副尊容和气质十分明晰，脸蛋和侧影如果饰以古典衣装，完全可以显示出戏剧美，和被时间抹去光泽的大理石浅浮雕一比高低。因此，安赫尔常常和这位情妇开玩笑，说她像波尔戈尼^①或意大利公主，刚刚从石棺中爬出来，被魔鬼用咒法起死回生。她气色不好，好像牛奶和糖浆按比例混合起来以后那种颜色，这使那种印象有增无减。她年轻，二十四岁，但看上去像

^① 波尔戈尼，法国一个地名。

三十岁的人,表明她的美貌和青春将很快消逝,如同一对烛芯的蜡烛那样。她的女人美还未完全绽放,就开始变成木乃伊了。

一整天没有一个人到家里来。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谁注意他们,这给了那位革命者极大的安慰,他开始相信自己会安全无恙的。他最担心的是,杜尔赛诺勃蕾的哥哥阿里斯蒂德斯和弟弟福斯托来敲击房门。

“他们不会来的。”她说。“他们几乎从来不来这里,现在怎么能突发奇想来呢?”

“亲爱的,你不了解你的两个兄弟。他们只是为了打探我的消息,找我的麻烦也会来的,如果有人能给他们点什么,很可能出卖我呀。”

“放心吧。只有我好多天不回家时,他们才来。你如果同意的话,我今天晚上或明天回去一次,他们就不会来了。”

“同意,同意。给他们带点东西去,贫困的孪生兄弟是脾气不好。给他们点什么,就不会这样了,就不会干出阴谋勾当和背叛行径。”

两个人这样商定之后,格拉休息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傍晚。吃完饭,天色已黑,杜尔赛点好灯,准备做一两个小时的针线活。这时,那个受伤的男人精神大振,不想静静地呆着,他想聊天,这种欲望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要知道,那时正是他在咖啡馆或别的可以称为公开场合的地方同朋友侃谈和争论的时候呀,从而习惯势力占了上风。本来,如果情妇不在,而没有对话的人的话,他早和自己聊上一会儿了。他把她从客厅叫到卧室,把灯端来,还有矮椅子、衣篮和针线盒。房间里没有别的合适地方,只好把针线盒放在床上。小狗也跳上床。灯放在床头柜上,让光线照亮这对亲如手足的情人和小狗。安赫尔急切地想把前一天夜

里发生的事讲述一番，他是那些事情的参与者，或者说见证人；还想对这些严重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他不时地觉得宣传鼓动小组的三个人就在面前，有的人反对他的意见，使他感情十分激昂。当一个人亲眼目睹的事件成为历史——尽管是偷偷地——，但仍然被公共舆论炒作时，他很自然想讲讲那些事。把错误纠正过来，恢复每件事、每个人的本来面貌。那天晚上，格拉以见证人自居，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听他讲话的人一无所知他还表现出了无事不晓的讲述者的自尊心和一事无成革命者的果敢精神。

请注意。

“听我说，亲爱的，我敢对你肯定，阿拉尼亚将军卷了进去，尽管他有一些保留。他的一个朋友，是他的同乡 这个人参加了我们在埃斯特利亚和拉费大街召开的会议。他对我们这样说：‘先生们，如果运动爆发时阿拉尼亚将军露面，你们将怎么办？’对此坎朋回答说：‘我们所有人都听他的指挥。’我们尽管做出这种许诺，但阿拉尼亚将军并没有站出来 我们当初如果不是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也不会看见索克罗将军的影子。有件事，你来看一看。报纸谴责这场运动，说它是不理智的，并且断言希曼卡斯的八十个骑兵和塞利尼奥拉的两个步兵连参与了此事。实际情况是，这些可怜虫是惟一按照计划行动的人。我要对你保证说——我仿佛亲眼目睹一样——，在蒙塔尼亚兵营的一个院子里，安杜哈尔营已经集合起来。我们的军曹和军官干得很漂亮。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上校走了进来，军曹们一下子失去士气。‘怎么回事，他妈的！’‘没什么，我的上校，听说有人闹事，我们把士兵集合起来，去维持秩序。’（杜尔赛满脸惊色）还有一件事，就更有意思了。在车站货场里，我们已经

把炮兵争取过来。我们住在圣马尔科斯大街时，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个小伙子，当兵的，到我们家去过，第二天又有个小小伙子去过，你还记得吧？我们两个人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你很反感，气鼓鼓的，因为我不愿意把谈话内容告诉你。他们是炮兵军曹。我对他们做了不少工作。还有几个人，几个月之前被我们的朋友说服了。我敢说，军曹们从十点钟就让士兵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用毯子盖好，等候行动时间的到来。但是……我亲爱的，犯了老毛病，结果和蒙塔尼亚的情况一样，军官们得了势，那儿没有一个人行动。”

“可是，你说说，”杜尔赛问他，“你是不是去了各个地点，了解发生的事情？”

“可爱的先生们，我对你们讲的一切，”格拉一本正经地说；他有些说胡话了；“就是福音书……亲爱的，请原谅，我还以为在和……那些人谈话呢。他们今天晚上一定记起我，谁知道会编造出怎样的谎话呀！”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想继续讲述发生的事，他太激动了，说话都有些颠倒了。

四

“你问我在什么地方？他妈的！在我应该在的地方呗……下午，我在《竞技场》报编辑部，傍晚和蒙特罗谈话，他说得借个胆子才敢把军队从圣希尔拉出来，因为昨天临时撤了他的职。他的命运呀……我现在可以说他太不幸了……他的命运是这样的，昨天如果不下达命令撤销他的指挥权，可以随时进出兵营。七点钟，我们在那不勒斯咖啡馆进餐；蒙特罗只吃了半块猪排，喝了瓶葡萄酒，面包根本没有碰。我呢，什么时候都有胃口，吃

了不少东西。饭后,我们乘坐出租车去见坎朋,他住在席尔瓦大街。我们赶到的时候,他正准备出去,满脸挂着笑容,信心百倍。他一副市民打扮,身上的准将绶带用坎肩掩盖起来。他说打算去阿拉贡咖啡馆,那儿有个聚会,他怕不露面引起怀疑。在我们上午举行的会议上,已经确定圣希尔的部队和蒙塔尼亚的部队穿过马德里,向车站货场方向进发。在那儿,炮兵要汇合,然后……什么?你觉得这个计划很荒诞?(杜尔赛没有说什么。)我也觉得很荒诞。在阿托恰汇合,然后出发去攻打保皇派军队,或者在那段土沟里埋伏下来,我觉得那样做太唐突了。但我不敢反对军人们的意见。坎朋对我说:‘当我知道圣希尔的人行动起来的时候……全马德里也会立刻知道的,因为消息会像闪电一样传到四面八方……我要告别我的咖啡之友,去看看情况,沿着我的阿托恰大街慢慢走下去。到了火车站,如果阿拉尼亚朋友不露面,有些人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我将接过指挥大权。’对此,我们开了会儿玩笑。‘那你就多费心了,使一切进展顺利,那时我们就将得到阿拉尼亚将军和其他将军的支持。但是,如果遇到挫折,亲爱的坎朋,我现在把话留下,我们就会遭到非议,但我们称为蛊惑人心的灾难和革命风暴……’我们三个人往楼下走时,在楼梯上碰见迪亚斯·德尔·塞罗。四个人聊了一会儿,商定不一起出去。我和蒙特罗先走,那两个人留下来。后来得知,他们讨论了武装起来以后应该做些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就是把车站货场周围控制起来,不让炮兵军官走进兵营。”

“我看,”杜尔赛说,“你说得太多了,亲爱的,也太激动了,你不该这样兴奋。剩下的,找个晚上再给我说吧。”

“随你的便。可是,当一个人参与了如此严重的行动,当一个

人的头脑里装着事实真相，塞在那里满登登的，要么爆裂开来，要么一吐为快。这些事，除了你之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剩下的东西，我能够想象得出来。你和蒙特罗去把圣希尔的士兵拉出来……”

“你看，你看，你真会阉割事实呀！”他又激动起来；“你和报界一样，看问题太浮浅了……报纸上刊登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我没有去圣希尔，没有必要去。我不想捞取不属于自己的荣耀……你为什么认为我去了圣希尔了……”

“没什么，亲爱的，”杜尔赛说，那语调，那微笑道出她的看法，那件事并没有什么可重视的；“我并没有认为什么呀，你应该知道，如果将来有人写这场闹剧的历史（我看会有个无所事事的人写的……）时，根本不会提及你的名字。你去还是没去圣希尔，都是一样的。”

“我知道不会提到我的名字，那样更好。但是，你应该清楚，蒙特罗和我在卡亚奥广场分手以后，去了圣希尔，那时大约八点半钟。而我去找加略，他在编辑部门口等候我，因为……”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那个戴眼镜的金发小伙子，说话没完没了，把什么都看得唾手可得？”

“一个胸怀高尚的人，好小伙子。如果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加略^①的话，事情要好得多……我们两个人向普拉多走去……请你听清楚，是普拉多。我没有去圣希尔，我之所以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那是因为蒙特罗向我简要地介绍过，当时我们把他送到佩尼奥恩大街，躲藏起来，因为他有只脚扭伤，无法跟

^①在西班牙语中，“加略”是“公鸡”的意思。

上伙伴……看见没有？这个情节你以前也不知道。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像昨天夜里发生的这种事，如果不掌握全部细节，是不能做出判断的……”

杜尔赛笑起来，她的眼睛与其说盯着针线活，毋宁说盯着那位历史学家的富有表情的面孔，后者绘声绘色地讲述发生的事，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我和加略去了普拉多，在那儿碰见好几个人。我们分成三三两两的，而不是好多人聚在一起一会儿走到这儿，一会儿走到那儿，察看情况。我们特别注意观察圣哲罗姆大道和阿托恰大街的动静，因为圣希尔的士兵不是从那条大道，就是从这条大街过来。还要注视车站货场一带，不仅仅注视，还要仔细听，说不定会从那边传来喧闹声。但是，你想象不到，兵营像死一样的寂静。我很着急，怀疑炮兵言而无信。我们又跑到‘大使’大道那边，想同另外一些人取得联系，运动爆发以后，这些人要在南区动手……是这样，先生，有一次我和加略返身回来时，觉得圣哲罗姆那边有声音，像似大雨来临之前的风声。亲爱的，我说不清楚，呼哧呼哧喘气声……‘来啦！’多么激动人心呀！我很少时候那么高兴过……哎呀呀，我的老天！乱糟糟的人群向普拉多这边走来，面对这种情况，潜意识告诉我们要组织起来，防范车站货场那边的人。‘炮兵们不看见骑兵和步兵赶到那里是不该行动的。没有这种传统。问题是这第一块石头，要抛出去显得太沉重了。你注意看看，现在的情况……’对了，先生，我们赶到……我还没有讲吧？兵营大门前堆满了石块和泥巴。加略的胆识，我过去和现在都很羡慕。他把嘴对准锁孔，大声喊起来：‘加斯帕尔，加斯帕尔！’这个加斯帕尔是军曹，很年轻，我们让他完完全全地卷入到谋反之中。他是加略的好朋友，什么都敢干。可

是……”

“别再说了，”杜尔赛说。“其余的我能想象得出来。兵营的大门没开，加斯帕尔也没有从里面答话。”

“回答什么？……整整像一个聋子……蒙特罗带着圣希尔的人来了，好像没事似的……我是第一个对炮兵不抱幻想的人。坎朋早已到了，他也叫门，可里面的人对他和对我、加略一样，不予理睬。于是人们泄气了，混乱了，恐惧了……‘到火车站去，到火车站去！’有的人嘟哝着，有的人发誓说，有的人怒吼起来。许多人叽叽咕咕……仍然有人希望炮兵能够出来，与希曼卡斯的骑兵、塞利尼奥拉的步兵汇合。这太天真了！革命流产了。你一定会说，起义的人去火车站干什么。我现在就来解释，现在就来解释你听了以后，会同意我的看法的，那就是这个行动计划再荒诞不过了。听我讲述这些情况的人，有谁敢说在行动计划中有一点常人意识？”

杜尔赛警觉地看了看他，因为那一刻讲话的男人显现出一副不正常的表情。他在床单下面移动着双脚，仿佛想在床上“散步”似的。他讲述的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不知不觉地生出一层戏剧气氛，从而使他感到有些醉意，仿佛有个人在他面前，一遍遍地坚持说，那个行动计划是机敏的战略家的杰作，而他却火冒三丈，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自己的严酷观点。

“对在我面前顽固维护那个行动计划的人，”他补充说；“我可以称他为满腹义气的侠客。请你听好，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即使看不透这些事，你也会说出它们的是非曲直来。‘我们得到马德里这个兵团和那个兵团的支持——他们说——，得到阿尔卡拉这个兵团和那个兵团的支援，我们在马德里向政府开战，如果不成功，马上在阿托恰乘火车去阿尔卡拉，与那里的起义者汇

合,然后一同向马德里进军。’他们这样做,根本看不到发生变故时士气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儿被打败了,就别指望在别的地方得到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只凭一时冲动,鲁莽地做出的一切,等于是无用之功。军队哗变,要么在很短时间取胜,占领要害部门,要么迅速流产。唉,我们本来以为手中擎着一面大旗,结果却是一个草把。”

对于这种说法,不必多解释杜尔赛就会同意的。她说,计划已经失败了,再绞尽脑汁地去琢磨事情如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的话会是怎样的,是毫无意义的。哎哟哟!可怜的杜尔赛,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懂得影响整体的严重事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哲学意义。任何一位学者,特别是亲身参与进去,决不能忽视这种意义。杜尔赛认为,对于人类来说,仔细检查一下衣服的质量,或者煎好一张鸡蛋饼,要比研究集体的本能和注定失败的行动中胜负之决定因素重要得多,尽管其用意是为了修正错误、吸取教训。对事情仔细分析起来,格拉重视历史意义,但并不忽视杜尔赛的说法,即首先看重的是家务琐事,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东西和那种东西要互相包容,我们还不知道看起来十分微小的东西最后会不会变成巨大的,或者相反。人类现在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前,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跟随其后,什么力量催生,什么力量孕育。一个巨大的令人头痛的问题:筹谋划策是为了革命,还是革命促使人们去筹谋划策?

五

“我刚才对你说,”格拉继续讲道,“可怜的坎朋看到车站货场那边的人始终不行动,便决定去阿尔卡拉。这正如塞利尼奥拉的一个士兵所说,那是梦想吃到甜果子,这位士兵本能地,但是

正确地看到事情失败已成定局,人心已经涣散。市民们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还没有给你讲过吧?要阻止炮兵军官进入兵营。我们担心大炮不拉出来帮助我们,而是赶在起义者登上火车之前把炮口对准他们我没有去火车站。为什么呢?加略和梅迪亚维利亚把我带到阿尔加乔法喷泉所在的地方,那时我们看见部队正潮涌般地向铁路方向进发我们到达那里时,一群人拦住一位高级军官。我觉得现在还看见他:个子很高,肤色黝黑,唇胡黑黑的,他鬓角已经染上白霜,身穿炮兵军装。我现在还好像看见他军装衣领上绣着金光闪闪的星和豆。往后站……退不退回去!快喊:‘共和万岁……’不喊……臭东西……呼,啪……完蛋了……那个人倒在了地上……嘴啃泥。”

“是你?杜尔赛问,她不敢把问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我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我们就算认为是我吧……我记得有人递给我一支左轮手枪,我开了火……那时,我们都发疯了,看不清事情可怕到什么程度。我们至少有七八个人,对付那个只拿着指挥刀的军官。但是,人民斗争,政治战争就是这样残酷,而这种残酷不可能孤立地看。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许多事实证明人民常常卑躬屈膝。在事情开始之前,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人民还是群氓。人民和群氓是一个群体,是一种材料铸成的,在某种激情或理想的鼓动下,说不定会做出英雄业绩,或最为卑鄙的行动来。形势和时间能给事物进行洗礼,使它们变得卑鄙或高尚。很少情况下才能求助基督教,求助人的感情。如果时间说‘民族利益’,那个日子就是神圣之日,即‘五月二日^①’。把一个法国佬在大街上开膛破肚,有什么关系。他远离

^① 指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马德里人民反抗法国入侵者举行的起义。

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双腿一蹬死去,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时间说‘政治’,‘内战’,那个日子就是倒霉之日,也就是‘九月十九日’^①。你应该知道,实际上,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说我原谅……难道我可以说是我吗?我的良心犹豫不决……实际情况是,不是我一个人,尽管是这样……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我有些胆大妄为了……被同类击败的斗牛逃出来,眼前看到什么便愤怒地冲过去……一时心血来潮,怒不可遏,想报仇,这一切一下子占据了我們整个脑海……最为糟糕的是,那一梭子弹向那个孤立无援的人打过去,梅迪亚维利亚左轮手枪的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前臂……我觉得好久之后才感到那里灼痛,湿漉漉的鲜血不断从手腕处流淌出来,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受伤了。我没有注意时间在流逝,也不知道是几点了……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么短暂……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梅迪亚维利亚对我说过,我们必须逃离那里,赶快躲藏起来;我们所有人都是笨蛋;坎朋可能做出的最大蠢事就是钻进火车里……快到‘大使’大道时,我们碰上蒙特罗,他的一只脚扭伤,正同萨巴特罗和另外几个人退下来,想躲到佩尼奥恩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唉,这个一往无前的人,起义的疯狂人物离开了我们,你一定懂得了,这些冒险行动只能是某个疯癫汉子鼓动的。和把军队从圣希尔拉出来的玩笑一样!……我要把我从蒙特罗——那时,我们扶着他,一瘸一拐的……我是说,他一瘸一拐的——嘴里听到的都讲给你……好一个胆识超人的人呀!……他是那样激动,我们无法使他低声讲话。那是一种那样的举动,不成功称为丧失理智、成功称为英勇无比的举动。你想想看,军

① 指这部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子。

队待在兵营里，不可能从大门出来……”

“从窗户出来。”

“从窗户，不是从窗户，而是从一个小洞，在朝向院子的墙上很快弄了个洞。这样，蒙特罗便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上校和其他军官无法阻拦士兵。你想想看：上级把他们关了起来……上校知道危险迫在眉睫，随时可能到来。他们利用一切时间，在墙上打开洞，急切地跳到院子里，就是从这儿跑到大街，抢在了军官行动之前。这就是勇敢呀。像蒙特罗这样的人多有几个，我们能很快完全结束那个合法的闹剧。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你见过那个梅迪亚维利亚吧？他夸夸其谈，想一口把残忍的政府机构吞进肚子里。可是，他一钱不值。他心高、乐观，轻信他人，认为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善良、纯真。他讲呀，策划呀，梦话连篇……之后，一无所成。当他失去幻想时，便跌到深井里，说失利纯属偶然。这样的人太多了，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啊，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呀，它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多么无能，多么可鄙呀，在想法和人们素质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呀！”

杜尔赛认为应该结束心上人的激情满怀的讲话了，于是站起身，又是拥抱，又是亲昵，要他看在上天所有圣神的面上，尽量安静下来。但是，安赫尔觉得自己的体力还没有耗尽，结果不但没有安静，反而对那些胆小鬼和叛徒发动了进攻，他们为什么不动手呀？这些人好像就在他面前，他对他们发出威胁，对他们大骂不止。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身子，睁开眼睛，边讲话边打着手势，仿佛在做梦似的。

“上校先生，”他说，“这里除了共和的荣誉之外，其他荣誉是不存在的。请把指挥刀放进刀鞘，不然我们可要掀开您的头盖

骨了”

后来是这样的：

“看呀，看呀，他倒在地上，翻白眼，嘴角抽搐着……咬紧牙关，仿佛用牙咬着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似的，他倒下那一瞬间，想骂一句，但骂人话留在了黑糊糊的双唇中间，里面一半，外面一半……他想骂我们卑鄙无耻！我们效忠祖国，如果说我们杀人的话，那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被杀的危险之中。成千上万的和我们一样的人，都因为你主子的反复无常而死去……我们只承认理想是我们的主人……你想干什么？想把火炮从兵营里推出来，向我们开火？死了那个心吧，快给我死去……你不要对可恨的历史说我们杀了你。呼喊我们呼喊的口号吧，我们让你当国防部长……”

他平静了些，闭上眼睛，仿佛睡了过去。可是，他又突然醒过来，很不安，很激动，向一边侧过身子，伸长脖子，好像搜寻掉在地上的东西，用破碎的声音说：

“杜尔赛，看在上帝的面，把那具尸体从这儿搬走。”

“什么尸体？可是，你这是在做梦呀……醒一醒。”

“你没看见？……他军装上戴着领花。我看不见他的脑袋，因为他倒在床底下；他领子上有军队的星、豆，身上穿着蓝呢子军装，下面是双腿，双腿很长，裤腿上绣着红红的条纹，脚上有马刺，掉在玻璃门旁边。快把他拖走。他躺在那里，我感到不舒服，令我悲伤。我并不是害怕他。他不是我杀死的。他妈的！我们是好几个人，好多人；过错是大家的，而把尸体塞到我家里，那不公平呀。我，如果可能的话，要把实际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如果能把生命归还给你的话，一定归还给你。我不想杀任何人，连把我搞得心烦意乱的大马蝇也不想弄死……”他又注视着

地板,本以为那东西在,但没有看见,从而惊了一下。“可是,已经不在,你就是拉着他的双腿,把他拖了出去……哎哟哟,亲爱的,把他弄出去了,可我们并没有向前迈一步。我觉得他在大厅里,他飞起来了,撞在墙壁上,嗡嗡叫,又一头撞在天花板上。喂,喂,你应该快点动手,拿块毛巾,或者衬衣,或者头巾,紧紧地捏住一头儿……也可以操只便鞋。没有别的更为可怕的武器。说不定某一天,我们用鞋底子把跑到我们面前的所有上校一个个打死……快点准备好,拿起武器,直到看见尸体倒在地上不动了,你一点一点凑过去,别喘气,凑到跟前时,开火,狠狠地打下去,什么他脖领上的军阶呀,脚上的马刺呀,派不上用场。”

最后,杜尔赛不得不去演戏,追击大马蝇,鞋底子在墙壁上拍得山响,最后追打到一面墙壁上,装作取得了战斗胜利的样子,敌人在地上蹬着双腿,马刺和别的东西都还在。格拉还有些不相信,过了一会儿又嘟哝着说:

“你看,你看呀,又活过来了……他的嘴角抽搐,眼睛冒着火花,黑黑的鬓角有白发探出头来,颤抖的手握着指挥刀,在我眼睛里走动,我眼睛闭得越紧,越看得清楚……我想,此时此刻,坎朋使西班牙燃起了战火。你怎么想?傻姑娘,你不关心这些如此严重的事情,甚至都没想到给我买几张晚报来。”

“晚报上说,什么也没有发生。”

“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什么也没有发生之说,纯粹是一服安慰剂,现在能给我一点轻松感,好好睡一会儿,犹如暂时死去,能感到舒服些。你是不是认为我不休息,是因为不想休息的缘故?只要脑海中的思绪沸腾不止,就不应该想到睡觉。如果思绪静下来,或者逃到大街去,我才能休息。可是,你看,可恨的思绪就是不……必须把它们赶出去……你知

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吗？把许许多多数字塞到脑子里思绪是数字的死敌，它们一看见数字，就吹着哨逃出来……

“是那样。”杜尔赛说，她真希望是那么回事“你快数数，一直数下去，看看你是怎样睡过去的。我做过实验祈祷的效果也很好。”

“我不祈祷。我把所有祷词都忘记了。最好往脑子里塞数字……来吧，数字我们数雷阿尔^①吧，数到相当十一个半盎司……快点。当我开始算乘法时，脑海里就像喷满了酚酸。蟑螂，或者说思绪，将一下子跑出去，让我安静下来”

六

这种劳神的搏斗一直持续到夜里很晚的时候；高烧终于退了些，格拉可以休息了。但是，杜尔赛的情况却相反，情人精神上的变化，比他的身体状况更令她不安，把她的困意赶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她一会儿看见他遭到警察追捕，和犯人捆在一起，用船运到菲律宾；一会儿又觉得他被判处死刑，在雷蒂罗公园^②树墙下被执行枪决；一八六六年，好几个军曹就死在那里，那是格拉亲口对她说的。直到凌晨，她还这样沉思着。她守在伤者的床旁，注视着他，特别注意他的呼吸，觉得从醒悟的革命者脑海赶出来的那些想法，已经跑到她的脑海里，因为她醒着，确实醒着，但眼前只看见枪杀、流血、破坏、报仇的场面，是对被挫败的哗变的惩罚和报复。这些情景使她头脑里生出一个又一个疑团，使她感到不安和恐惧，直到东方放亮时才有些困倦。那时，

① 西班牙旧时的银币。

② 是马德里的一个森林公园。

格拉睡得很香,她为了不惊动他,轻轻地靠在床上,也睡了起来。

天很晚了他们两个人才醒来,兴冲冲、亲昵地互相问候,仿佛好久没有见面了。病人的声音,面膛的光彩,说明他正在康复,几个小时的睡眠把虚弱症状赶走了一大半。他几乎没有高烧了,想起床。他首先要做的是好好吃顿早饭,治治臂伤。他打发杜尔赛去药店买瓶苯酚溶剂,先把伤口洗洗,免得化脓,然后再用橡皮膏包起来。杜尔赛用丝巾给他做了个三角绷带。两个人争论了一阵子之后,一致认为病人不应该起床,因为失血过多,身体很弱,脸色苍白,下巴和头发显得长了许多,相比之下也好像黑了些。

格拉是那种形容丑陋的人,我不知道是由于怎样的神秘人种遗传学,仪表堂堂的双亲生下他来。从他的五官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两种不同类型之美的混合物。鼻子、眼睛和嘴巴,总体来说缺乏美感,无疑那是因为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脸,眼睛属于另一个人的脸。二者的结合并没有各取所长,从而有的部位塌陷,而另一些部位又过于突出。乍看上去,决不能取悦于人,因为面孔阴沉、严厉、棱角明显。不过,接触多了以后,开始的印象便渐渐地淡泊下来。我的这位朋友一旦热情洋溢的话多起来,诚恳的目光充满光彩,从而使那个粗糙泥团精神焕发时,便变得热情、亲切。蓬乱的头发并不比拉碴的胡子看来舒服,他双手有力,汗毛稠密,令人羡慕。他身体笔挺,充满男子汉气质,尽管有些短粗。他的脚步雄健,声音像金属碰撞一样洪亮,音色多变,像铃声那样能够表达沉重的愤怒,也能表达最富柔情的温存。

那天,他灵魂深处猛然醒悟,由于精神世界的补偿原理,激起他的亲情,这是自尊心受到挫折时的自我慰藉的办法。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灵魂这个在公共生活中的某项事业中被击退

的战士，就要在私人生活的温情和快慰中寻找那种挫折的平衡物，所以，安赫尔一整天都在杜尔赛身上获取乐趣，一会儿夸奖她，一会儿说得到她是自己的最大幸福。他一直向她表达着爱和爱抚，有时甚至有夸张之嫌。

“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她说：“你在远离我的地方，在所做的事情上越遇到不幸，越爱我。对于革命受到挫折，对于被称为公共生活的东西向你露出一张丑恶的面孔，我应该感到高兴，这样你会更加关心我的事。我，由于和公共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现在爱你，将来也同样爱你。”

“你的嘴真会说话，”格拉热情地说：“我常常这样想，得到你，我应该感到幸福。我把你弄到手那天，毫无疑问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

“你别夸大其词，别夸大其词。”她开玩笑说：“你容易动情，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没有任何夸大。你太谦虚了，你到现在还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我讲出来好吗？我在你身上撒多少鲜花都不过分，因为你不是那种喜欢浮华的人……我一定这样做。你认为自己和所有女人一样，然而没有一个女人和你一样，起码，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和你一样的女人。”

“你说得太过分了，说得太过分了。”她仍然在开玩笑。

“我说得并不过分，并不过分。我哪怕失去双眼也要和你在一起。你如果对我不好，那一定是宇宙的秩序被打乱了。”

“纯洁的万福马利亚哟，在相信一个人方面，可不能走得这样远呀。我并不像你认为的，有那样大的价值。事实是，我爱上了你……谁让我心软呢……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是那样

坚信,我不可能爱另外一个男人,我甚至祈求上帝让我死在你的前面。这样我的灵魂才能更加安息,因为如果你死去,只有我活在人间……我没有理由活下去呀”

格拉无言以对,他很激动,陷入了沉思。他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已经一年了,这样长的时间足以使他能够看清她对爱情的坚定和无条件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而且许多关键时候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是没有任何可怀疑的。那年,这对情人多次陷入逆境之中,其原因我们将在以后细细说来。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杜尔赛一直和顺利日子时一样。她的爱始终如一,再也找不到一个相似的例子;生活中不管发生怎样的事情,她都不变心。对她来说,他就是家人,就是整个世界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用婚姻的纽带连接起来。某个心地不正的人看到那幢房子始终笼罩着令人羡慕的平和气氛,杜尔赛对他无比忠贞,一定以为她之所以那样,其原因更多地归于物质考虑,而不是爱情,她心中早就盘算好了,想达到同他结婚的目的。不过,谁这样想,谁就错了,因为尽管他们非法同居的最初日子,杜尔赛确实渴望结婚,但这种想法很快从脑际消失了,很少想到世界上还有婚礼这么一说。格拉对这一点的革命想法早已渗透到她的脑海里,生活的忙碌,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也使她无暇多想那种情况是违反常规的。格拉是否高兴,她做的饭菜是否合他的口味,他可别回来得太晚了,他身体好好的,关心他的这个非婚妻子,对她忠贞不贰,这些东西完全占据了她的头脑。确实如此,如果格拉对女友感到百分之百满意,后者对他也决不会百分之九十九。

革命失败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格拉由于受伤和害怕警察发现,不能离开家门而外出,因而有时两个人都感到很高兴。他不

时地读会儿什么，觉得关在家里倒还愉快对政治事务的醒悟，在他灵魂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觉得头脑中的虚假幻想已经纠正过来他常常抱着杜尔赛的腰部，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一边多情地抚摩着她，一边对她说：

“只要我拥有你，国家葬送在魔鬼手里，和我有什么关系？仔细看来，为我们称为国家的那个暗淡无光、虚幻不定的实体焦虑、操心，真是再蠢不过了，它根本不关心为其献身的人。”

过了一些日子，他渐渐不担心警察前来调查了；他讲话时，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执政当局的鄙夷，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注意不在大街上抛头露面。那时，他和朋友、暴乱同事没有联系，他的狂热一落千丈，几乎都不关心同谋的命运。有时，他这样说：

“梅迪亚维利亚怎么样了？大好人加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毫无疑问，一定到了葡萄牙或法国”

他特别关心不幸的坎朋的命运，是不是被捕、关押和审讯；他每每想到他那冒险举动可能得到悲剧性结局时，便大声诅咒命运的安排，痛苦地回忆和比较军队哗变的各种不同后果，因为历史上有些情况千差万别，酸甜苦辣俱全，有的遭到惩处，有的受到嘉奖，应该补充的是，有的是重奖。他有时想起和这完全不同的事情，不禁觉得关在甜蜜的爱巢里有些困惑。每一次提及他的母亲，无论他还是杜尔赛，都觉得他的精神变得阴沉，因为这位夫人对儿子特别严厉，对后者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行为坚决反对。杜尔赛呢，十分清楚她引起‘婆婆’的极大反感；“婆婆”还没有见过她，但认定她对安赫尔走上歧途应该负全部责任。

“我很想见母亲一面，”安赫尔阴郁地说；“但一想到站到她面前时就胆战心惊。我要尽量晚些日子去见她，以便让时间消

除一点她的愤怒。我要做些准备,想好对她说些什么,陈述一些理由,取得她的谅解。”

“你妈妈,”杜尔赛说 她从侧面了解些那位夫人的脾气;“你去见她的时候,她一定是这样的,手上有什么都会投向你,并且像以往那样,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同时把愤怒倾泻到我身上,她把我看成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你的堕落和整个人类的堕落都是我造成的……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应该回去看看,也好吸取一下教训。”

七

过了十天,格拉仍然没有勇气去见他可怕的妈妈,但很想知道她的一些消息,因为最后一次看见她时,她的慢性哮喘病正在发作,病情很严重。同时,他也很想看看同奶奶住在一起的女儿,当然很难见到她,如果是这样,起码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同见过她的人聊一聊。一天下午,杜尔赛答应去做这件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格拉一家的大房子坐落在维内拉斯大街,她在房子周围打转儿。姑娘忐忑不安,她尽管从来没有和堂娜萨列斯打过交道,但担心后者猜出是她,从而把她臭骂一顿。不过,整个下午姑娘没有看见她出门和进门。她等了一会儿,想见到小女孩。她很幸运,因为天擦黑时,看见小姑娘和阿姨一块儿走了过去。杜尔赛使劲儿用眼睛望着她们的后影,恨不得那时就拦住她,好好吻一吻,因为那孩子漂亮极了,十分可爱,可是,她没敢那样做。她想,不给安赫尔带回一点有关他妈妈的具体消息,怎能回去呀!她希望看见路加斯进去或出来,便又继续在那儿打起转儿来。路加斯是格拉母亲的仆人,是她同这户人家中惟一打交道的人,原来安赫尔偷偷地用过他几次,同情妇联系。路加

斯终于走过来,急促促的,手里拿着一只像是药店的瓶子。杜尔赛拦住他,向他询问老夫人的情况,并谨慎地补充说安赫尔少爷从十九日事件以后,就‘到了国外’她从仆人嘴里获悉堂娜萨列斯在卧床,尽管病不太严重。姑娘快步跑回家,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格拉。老夫人病了,小女孩健康可爱。

“你看清楚没有,她脸色好吗?”

“像个红苹果。她脸上一副笑容,蹦蹦跳跳的,一看就知道身体很好。我真想拦住她,吻两下……太好玩了!”

“唉,你并不知道得很清楚!”格拉一边满怀激情地说,一边拥抱情妇。“告诉我,如果某一天我把她带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你会像我那样爱她吗?”

“就像是我自己的女儿那样,你尽管相信好了。我爱她,虽然没有抱过她,没有在近处听见她那天使般的唧唧呀呀说话声。

“我听见你这样讲话很高兴!我的西琼一定把你当做她妈妈那样爱你。你想象不到那孩子多么迷人、多么聪明。告诉我,家庭女教师和她在一起吧?”

“对,她听见小姑娘讲什么,一直笑个不停。”

“可怜的‘来来’她的真正名字叫洛伦莎,但是,我女儿一直叫她‘来来’,就这样叫开了,在家里,谁也不用别的名字称呼她。她很不幸,很了解自己的义务。唉,杜尔赛,我都疯了,多么想拥抱我的女儿,听听她那美妙的讲话声,看见她缠在我身边。你想象不到她有多么可爱、多么顽皮。我生活中还缺少点什么,为了使生活完美起来,西琼应该来这儿,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她,是吧?”

杜尔赛只是叹气,没有说什么。由于思想齿轮的自然转动,

格拉又想到了他的母亲，于是阴郁地说：

“唉 妈妈是永远不会同我和解的。你不了解她 你和她没有打过交道，不可能理解她为什么那样顽固，那样使性子，那样固执己见。她爱我，我爱她。但是，在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上，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取得共识。我做过千百次尝试……结果事与愿违，事与愿违。路加斯对你说了些什么？她生病卧床？”

“对，不过，病不重。”

“不可能那样。我妈妈躺在床上，但病不重 太可笑了 只有不了解她的毅力，她的顽强精神的人才会相信；如果是小病，她根本不放在心上。我母亲只能站着死，死之前也不会忘记吩咐身边的人干这干那，对她乖乖地服从。她如果是躺在床上，肯定病得很重……”

格拉听了杜尔赛那天下午带回来的消息，本来在紧闭房间里几天来一直享有的平静心情一下子消失了。回去看看的愿望同焦虑、烦恼交织在一起，他害怕去那里，不仅仅因为担心离开这个藏身之处有危险，也因为一想到站在母亲面前，脑海里便充满了茫然之情。最近几年，他对付母亲专横的惟一防御手段是逃走，暂时离开家 但是，他这个游子不管怎样东奔西走，总是过不了多久便结束逃亡生活，那是生活法则决定的，我是说，他把钱一花光，便只好回到家中，面对老母这个霸主的冷酷和严厉态度。在困难面前，如同野狼忍受不了饥饿一样，迫使它钻出洞穴，跑到外面去找肉吃。在我们现在描写的那些日子里，即解放和革命冒险的关键时刻，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了。有好几天格拉维持生活，有时靠杜尔赛的精心安排和神奇的节约本事，有时典当点东西，当然那是不得已的。可是，能量总有耗尽的时候；倒下的时钟会敲响。阅读，以前是他的嗜好，而现在令他生厌。

他喜爱的作家被遗忘在一边，躺在柜子上睡大觉。他只看报纸，那是为了关注坎朋审讯的一切程序他想到坎朋不被饶恕，而判处死刑时，心中立刻燃起怒火，要去报仇，当他得知赦免的消息时，是那样高兴 他的狂热，由于革命医学里的快乐这种退热剂的作用，一下子降到了零点

有几个晚上，杜尔赛去父母家看看，与其说那是想同家人团聚，母宁说是为了摸摸那些人的情况，他们在议论什么，是不是想做什么缺德的事 她只是在这一点上 不大放心，害怕他们做出告发的举动来。杜尔赛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兄弟，一个叔叔，还有表兄弟——值得入史 但是，讲述他们情况的人需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只能说巴别（那群人姓这个姓）一家人是百分之百令人难以捉摸的人，这一点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实实存在的人。读者相信还是不相信讲述的情况，由他们自己自由决定好了，尽管这有谎言之嫌，但他们的画像，一幅看上去难以置信，但是十分真实的画像在那儿，没有给不可相信的东西增删什么，也没有给毋庸置疑的事实增删什么。

第 二 章

巴 别 一 家

—

住址 风磨大街,乙³²号,称为二楼的四楼,实际上和五楼差不多 楼梯肮脏,白天比夜晚还黑暗无光,这样的房子建成十年以后,好像就不得不拆除。房内就是这个不可置信家庭的翻版,因为你一进去,住在那里的人给你的第一个见面礼就是厨房。客厅当做饭厅,饭厅当做卧室;有间卧室如果摆上食品的话,倒像食品贮藏室了。

巴别一家最高家长:堂西蒙·加西亚·巴别,出生在马德里,一八二〇至二三年间,那时家境贫寒,他已经六十多岁,保养得还好,面容亲切有余,令人尊敬不足,军人的胡须留得很长,像将军莱昂^①那样,讲话多含暗示,只要认识了你,就和你亲如家人;在公众场合,表现得直爽而缠人,人们不得不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他;他以前做过滞纳金催缴官,特别实业税和印花税调查官,警察局特派官 他是个思想彻头彻尾极端的人,有时超前,有时滞后,是历史上最大的幽灵。

妻子 堂娜卡塔利娜·德·阿伦卡斯特列,是堂娜卡塔利娜王后一个弟弟的直系——不能再直系了——的后裔,而卡塔利娜

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堂恩利克三世的妻子，给人留下了甜蜜的记忆……这里，出现了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即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不过，事情如果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来的话，人们会理解得更好些。堂娜卡塔利娜的真正姓氏是阿隆索·卡斯特罗，这位夫人的父母是巴尔加斯的贵族，巴尔加斯是托莱多省的一个村镇。他们家中存储着很多、很多小麦，还有十六对骡马用来耕田。另外，其父还拥有两盘风磨和若干头牲畜，到底有多少头，那要看堂娜卡塔利娜计数时的心境是怎样的了。她那时家境如此丰饶，而和加西亚·巴别结婚以后却贫寒不堪，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个情况是千真万确的，当她年满四十五岁以后——那时，儿子长成大小伙子，女儿也出落成大姑娘——这位堂娜卡塔利娜的情况很可悲，精神上不大正常，每当发生不快或变故时，就是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就犯病。她常常像犯癫痫那样浑身颤抖，一会儿大笑，一会儿痛哭，又是挥舞胳膊，又是蹬踢双脚，好像一架‘永动机’。每次堂西蒙与她发生不和时，夫妻之间便一阵电闪雷鸣，两个人抓起手边的东西就往对方的脑袋扔，什么杯子呀，剪子呀，鞋底呀，灯罩呀，抓起什么扔什么。之后，巴别气乎乎地走到一边，而堂娜卡塔利娜则端出贵族的怪癖，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

“我是国王、王后的亲戚，我的名字叫堂娜卡塔利娜·德·阿伦卡斯特列，我的姨妈埋在‘新国王’小教堂里，旁边是姨父恩利克三世和别的头戴王冠的人。和你结婚，对我的家族来说是极大的耻辱。你算什么东西，阿猫阿狗，给人家舔锅底，沿街讨饭！……给我滚出去，把房子给我弄得臭气熏天！……”

① 莱昂(1807—1841)西班牙将军，因谋反伊莎贝尔二世而被处死。

堂娜卡塔利娜说完这些话,常常在头上包块红头巾,样子很可笑,一边侧着身子在过道里走着,一边尖声大叫,挥舞手臂,直到女儿给她喝点锻树花浸剂,在背上按摩一会儿,使她恢复理智。

这里,需要补充一些情况堂娜卡塔利娜年轻时很漂亮,现在仍然风韵犹存,是个出众的女性。在托莱多几位亲戚和几处破旧的房产,城堡和宫殿已成了废墟。她的最大愿望是堂西蒙能够进住皇城,届时全家都要搬进去,阿伦卡斯特列家族的遗产也将整旧一新。她常常由儿子陪伴去那儿住些日子,得到几位亲戚的关照。在堂娜卡塔利娜的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里,他们虽不富得流油,但不能小看,都是昔日王朝的公子、公主。堂西蒙对妻子这番胡言乱语发笑不止,他忘记了他们家人也并不是小人物,因为他心绪好的时候,常常这样说:

“要不是因为我,一八五六年时女王^①才不会把奥多内尔^②召进王宫呢……因为你们会看到……我和埃斯科苏拉^③当政时……”

如有人很耐心地听下去,他会继续讲下去。

儿子:

1. 阿里斯蒂德斯,大儿子,在我现在讲述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他已年满三十六岁,他和全家人一样,属于贵族类型的人,尽管这好像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小伙子侧面看上去,有人把他比做奥斯特利亚家族族徽上的传令官。另外,这种传令官在伊莎贝尔二世时代的纪念碑上也屡见不鲜,他们置身枷锁和利箭之

① 这里指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1830—1904)一译“伊莎贝拉二世”。

② 奥多内尔(1809—1867):西班牙将军、政治家多次出任大臣会议主席。

③ 埃斯科苏拉(1807—1878)西班牙作家,曾多次参与政治。

间他未老先衰，胡须和头发都有银丝冒出来；他曾经穿过卡拉特拉瓦教团或圣地亚哥教团的教服；他很会穿饰这种教服，而别人穿起来像裹着一条大床单。这个人的生活一直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他是个冒险家，在实现自己抱负方面屡遭失败，脸上总是挂着阴郁和疲倦的表情，好像在劳而无功的战斗中耗尽了精力。他在道德 and 知识方面的表现，这一刻和那一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交谈时，他有时显露出知之甚多，看法尖锐，但突然又好像头脑简单，愚蠢无比。他年轻时的表现，对于想掌握一些确凿情况又善于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值得猎获的材料，因为像他那样不安分、那样坎坷、那样富有戏剧性的人再没有第二个。他没有手艺，没有职业，也没有专业，在这一点上他也顺从巴别家所有人的法则，即厌恶学习，很小的时候便逃离家门，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一天，他突然返回，头衔是 有产阶级骡马饲料承包商他找到一个工作，去了古巴，在那儿结婚，婚后五个月妻子死去；由于侵吞财产害怕败露而逃了出来，不久在哥斯达黎加创办一张报纸。他这时富有殷实，那时又穷得一贫如洗。有时回到马德里，带回十分贵重的金银首饰 有时被警察追捕得四处躲藏，因为他在交易所出让的支票是百分之百的假货。这里有个细节足以说明他和母亲一样浮华和徒有虚名，即追求贵族的称谓；他在哥斯达黎加就用过下面这种名片，上面赫然写着：

阿里斯蒂德斯·加西亚·巴别
兰开斯特男爵

现在还有样品，谁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卡片纸还在那里闪闪发光呢！还有，他在那里出版的报纸上，常常这样签名：堂加

西亚·德·兰开斯特。

2. 福斯托,和哥哥相比,他的贵族特征稍有逊色,不过更为狡猾,我是说,更为尖刻,有一张狐狸样的尖嘴巴,非常聪明,尽管不像阿里斯蒂德斯那样地综合观点,而是十分具体,拘泥于一人一事。他的洞察力很敏锐,有时很会讥讽和挖苦,看人视物入木三分,耳朵也十分聪灵。他年轻时也蒙着一层神秘的薄纱。他在邮局工作过,但因为不忠于职守而被开除。类似的事情是人人皆知的,然而,他为什么成了跛子,像拜伦那样,却是个未知数,因为无论家人还是朋友都不知道那条腿是怎样变瘸的,他本人也解释不清。他在托莱多不时住上短短的几天,不知道他在那儿做什么。在马德里时,则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埋头高级书法工作,这是他的最大长处。他制作贵族证书、文凭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他写一笔好字,古体和今体都拿得起来,然而,他的不幸遭遇正是出在这上面,一天他被指控滥用自己的才华,模仿钞票的花饰和花体签名,这个不幸的人遭到一场横祸,尽管从来没有找到他罪行的证据。有证据也好,没有证据也好,他一直被怀疑三年,案件是自动取消了,但他始终生活在不明不白之中。他从书法行业中摆脱出来之后,爱上了别的具有科学知识的专业(比如,化学),并试着学了起来,每天用许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想发现某些试剂,能够涂抹字迹,使纸面如初。但是,他最终还是厌恶起书法这种东西,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毁掉了声誉,在监狱里度过了许多悲惨的日子。最后,他还干起了我们称为‘破解彩票号码’的事,就是说,计算彩票中奖的可能性,制造许多令上帝都头痛的神乎乎的东西。

女儿:

1. 塞莎莱娅,非常漂亮,聪明而勤劳。二十岁时,她有些厌

了,家里总是乱糟糟的,爸爸愚钝不堪,妈妈总把自己出身皇亲国舅家庭的事挂在嘴边。一天,在久藏心中的秘密——过一种正派,忠厚的生活,尽管这看上去像是天方夜谭——的鼓励下,和一个车行老板私奔,说得具体些,那人是个小伙子,父母在布依特拉戈开车行。她同他结了婚,组成了一个体面的家庭。这位固守贞操的妻子很快做了妈妈,不知生了多少孩子。她尽量少和父母来往。在本书中出场不多。

2. 杜尔赛·诺勃蕾,比塞莎莱娅小,但比福斯托大,在四个兄弟姐妹中间她的肤色最为黝黑,身材最为瘦削,但是,她五官上的贵族特征十分明显,真可谓人种学上的一大讽刺,她打上了那个稀世贵族之家的烙印。堂娜·卡塔利娜一直反对她家里使用俗名,什么“贝贝”呀,“胡安”呀,太平庸了,只有平民百姓才使用那种名字呢。这个女儿受洗礼前,她一连好几天犹豫不决,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她想到了狄亚娜、菲德拉、贝莱尼丝、维奥兰特,但始终决定不下来,到底选择哪一个,直到洗礼的前一天夜里,她梦见一个天使,穿着红色高腰皮鞋,衬裙饰着花边,古罗马人的达尔马提亚袍缝制着衬领,很像唱诵使徒书的教士。这个天使面对面地站在她眼前,那样子再亲切不过了。天使建议她给小姑娘起杜尔赛·诺勃蕾·德·马利亚^①的名字。堂娜·卡塔利娜不等天使再说第二遍,便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把这个名字的几个字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字。那时,这位好好夫人对自己的嗜好忽而淡漠,忽而热衷,竟然有些信仰宗教了,比一般人更喜欢祈祷,阅读圣神生平。她对女儿的名字特别满意,既神

^①在西班牙语中,杜尔赛·诺勃蕾有“甜蜜名字”的意思,而“马利亚”是圣母的名字。全名意思是“马利亚的甜蜜名字”。

秘又浪漫，这名字一定会给名字主人带来数不尽的幸福。

二

从洗礼那天开始到满二十岁，杜尔赛诺勃蕾在其生活中，除了受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况外，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值得讲述的东西。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有幸接受教育。那时正是堂西蒙行政管理的仕途上铺满鲜花的年代，他从事研究印花税和实业特别税的工作，给家里挣不少钱。由此，她到师范学校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学到许多一般女孩不懂的东西。但是，好景不常，不得不中断学业，原因是无法支付教材费和注册费，也没有体面的衣服和鞋子穿着上学。这样，她的知识很不完整，零零碎碎的，这实为一大遗憾，因为她有天资，又想学习，一直幻想得到文凭，某一天能够找到体面的工作，独立生活。

但是，厄运缠着她，把她的幻想抛在地上，还恶狠狠地踩几脚，因为家境几次短暂的兴旺之后，贫困和焦虑好几次长时间地笼罩在全家人的头上。有时一连几个月忍受着可怕的拮据，好几天无米下锅，堂娜卡塔利娜则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在走廊里跑呀，呼叫呀，祈求她那王朝家族的每一位国王。全家在生活的大海里，在狂风暴雨之中艰难地航行着，每时每刻往水中扔下一些航船的载物，避免一下子沉没在海底。先是用途不大的家具，之后是床铺、床垫、床单，再后是衣服、大衣，虽然称不上名副其实的大衣，但还是能够遮体，使我们和兽类区别开来的。家里是一幅贫困、灾难的图画。它的阴郁的油彩和悲凄的线条不禁使人回忆起古代文艺女神歌唱的城市废墟、鼠疫和饥荒。在不堪入目的悲凉画面上，不乏令人痛哭的滑稽场景。有些日子，巴别一家甚至卖掉或当掉衬衣以后，再没有什么可卖、可当的了。在

那日甚一日的可怕日子里，卖掉或当掉最后一件衣服——因为是最一件，也正是第一件遮羞的衣服——以后，家中除了羞辱之外，已是空空如也了“名誉可是件大事”。堂西蒙和堂娜卡塔利娜默默地思索着，尽管他们二人不交换这个可怕的想法，但是，在生活的物质条件前面，在全身血液、全身骨骼、全身肌肤——它们眼巴巴地等着营养呢——呼嚎前面，那个有关人们——他们的胃从来没有空荡荡的——声誉，装饰物，更确切地说是奢华的难以后齿、令人憎恶的法则意味着什么？

事情发生了，那是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必然发生的。道德的‘东西’不得不屈从于身体的‘东西’。一天，高贵的堂娜卡塔利娜哭得十分伤心，应该交待清楚些，那天有人向她提出一些建议，涉及到杜尔赛，她不得不接受下来。她的心被劈成两半，一半为失去的东西悲痛欲绝，另一半为燃眉之急得到缓解而感到某种轻松，用现金还清面包房老板三个月的欠款，还清肉铺老板四个月的欠款，并且赎回几件漂亮衣服。

相对来说，日子过得宽裕了些。杜尔赛用分期付款买到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下午和晚上外出，好像去做生意，有的时候满脸阴郁，有的时候兴高采烈。全家生活着，营养在那几个不幸的人中间不再是一个理论概念。有的日子，家里甚至看到丰饶的迹象；对了，巴别一家的恶习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有什么变化，即一旦能够喘口气时，就把家搞得破落不堪。

我们无法得知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意已经持续了多久，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天晚上堂西蒙把安赫尔·格拉带到家里，要同他（那时，他还不像后来那样对安赫尔·格拉认识深刻）谈谈一些秘密事，因为加西亚·巴别和儿子阿里斯蒂德斯当时卷入了狂热的，然而是无望胜利的政治派别之中，因为他们无法参加任何别

的派别。格拉看见杜尔赛,两个人一见钟情 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别处约见,两人之间的好感立刻像火焰一样燃起来。他们之间的爱,和惯常情况大不一样,是恶习种子的产物。认识刚刚两天,安赫尔就向杜尔赛提出和他私奔,不再过那种和她精神状况格格不入的生活。这方提出建议,那方立刻接受,双方一拍即合。姑娘从家中消失了,巴别一家惶惶然不可终日,分头在全马德里找了一个星期。最后,那个生活在格拉身边的私奔姑娘有了可以称为‘位置’的东西以后,便向亲人伸出援助之手,于是在拐骗者和巴别一家恢复了和谐、融洽的关系,后者不时得到救济,从而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和睦关系持续了一年。后来,也就是这对小鸟从圣马尔科斯大街搬到圣阿盖达大街不久,那场可笑的革命暴动发生了,格拉受伤,关在家中,等等。下面,我继续介绍巴别一家的情况。

三

旁系。

堂西蒙的弟弟 堂皮托,在水上生活的时间很长,比西蒙年轻,但看上去比哥哥还老,因为在海上和岸边的冒险活动中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他的全名是路易斯·阿加皮托,不过,没有任何人,甚至亲人都叫他的全名,而是称呼他的第二个名字的后两个音节。西蒙和皮托好像一开始走的路就不同,因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两个人的方向就是南辕北辙。西蒙生在马德里,皮托则在加的斯,因为那时他们的父母去那里,想开一家糕点店。一个在库柏勒^①的保护下降生,在陆地事情上应该是值得怀念的

^①库柏勒：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母，相当于瑞亚。一译“赛比利”。

一个人；而另一个则把命运交给了永远摇曳不定的海神，在海洋事情上是个值得怀念的人。他很小的时候，一个伯父抚养他，伯父常常到美洲去，是个意志坚定、体力强壮的海员，能够忍受这种艰苦职业的劳累。他在无数次远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散落岛屿的航行中，是个失败的船长，对于他的功绩和苦难以前没有写过，今后也不会写出什么史书来；他是那样夸大其词，比新闻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宣称世界比实际大得多，起码还有两个大洲。他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做过惊人的努力，生活中充满了险恶；在金钱上，这会儿腰缠万贯，那会儿身无分文。“堂皮托”刚刚把大把大把的钱收藏起来，就又跑到哈瓦那码头敲诈个把硬币去了，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事，因为他从事的贩卖活动曾有过顺手的时候，也有一落千丈的时候。在贩卖人口的最后年代里，他被当场抓住过一次，他去几内亚海湾接人，被英国人逮捕，流放到圣赫勒拿小岛^①，险些把那把骨头交待在那里。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可是他的一大荣誉，因为拿破仑一世就死在那里。

上了年纪以后，总是吹嘘自己如何如何，骄傲地展示手铐和脚镣在手腕和双脚留下的伤迹。被释放以后，想转运一船黑奴，但是，生意在古巴海岸受阻，被关在卡瓦尼亚达十个月之久。那之后，他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领航近海和远海航船的工作。后来，由于脑子不好，又染上了恶习和行为不轨，身上已无分文；于是，带着家人回到西班牙。但他无法在加的斯落脚，因为名声不好，而这比警察跟踪还令他难受，只好跑到马德里。他上了年纪，患有风湿病，右腿又一瘸一拐的，整天诅咒自己命运不好，惟一的安慰是回忆海上生活，那悲剧性的冒险活动虽然苦不堪言，但也

^① 英属小岛，位于大西洋。

有令他陶醉的地方。

他带回两个宝贝儿子,但对他妻子的情况人们不大清楚 有的人估计是糖果店老板娘,也有人认为是人口贩子,和她丈夫一样,只是贩的不是黑奴,而是妇女,百分之百都是妇女。可以说,丈夫贩卖乌檀,妻子贩卖象牙人们还有个问号,那位夫人是否还活着,是不是合法之妻。“堂皮托”的两个儿子,一个生在马坦萨斯^①,一个生在加的斯,他们从来不提及母亲。他老了以后很惨,环境和以前大不相同,依靠施舍为生,这位久经风霜的船长除了令人作呕的荣耀和体弱多病的身体外已经一无所有。他丢失了一切,包括他的双重声誉,但在马德里,谁都不了解他的身世 之所以说双重声誉,那是因为在航海方面,人们称颂他经验丰富、勇敢无畏、具有指挥才能,而在大海和航行以外的事情上,他则是世界上最声誉扫地的人。

前者的儿子：

1. 马蒂亚斯,这个粗汉子房门都容不下他,邋遢,懒惰,舌头笨拙,头脑迟钝,五官倒还端正,但没有表情,好像处在沉睡状态,双颊血红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不灵敏,不快捷,让人觉得巴别家族的人显现出这种特质不可思议。在他来到马德里时,两个堂兄弟给他起了个“大自然”的绰号,家里和家外都这样称呼他。说到身体,可以和坚硬的岩石相媲美,如果需要的话,两天两夜不睡觉也没关系。之后,又一觉可以睡上四十个小时。饭菜如果充足,他一个人吃的比四个人还多,根本不注意能否消化得了。他是糖果师,到马德里就想开一家加的斯糖果店。但是,或许因为缺乏资金或没有胆识,或者因为总也赶不上点子,糖果

^① 古巴一港口城市。

店只是一纸空文，而他本人又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个固定职业。他在柠檬糖厂或蛋白酥厂工作了几天，在这方面很有专长。但是，不知道这个混蛋搞了什么鬼名堂，没几天便被炒了鱿鱼。他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是‘灵魂在躯壳里转来转去’^①，而且躯壳是那样庞大，那个如此渺小的房客可以随意游逛，本来规定完成工作的时间都到了，他还没有下决心去做。“大自然”信仰这样的哲学，现在和以后都一样，不该加速我们短暂的生命进程，把以后日子的辛劳加在现今日子的辛劳之上。他认为，人类智慧的最愚蠢创造之一是时钟，什么早呀，什么晚呀，太烦人了，把甜蜜的优柔寡断和游荡、嗜睡——它们是混乱的孪生兄弟——从‘时间’里剥离出去。

2. 波利加波，和弟弟完全相反，行动机敏，走路时不是迈动脚步而是速滑，他更多的是梦幻家而不是嗜睡者，身体和思维都十分灵活，一句话，巴别家族的一名典雅成员。有人说，波利加波和马蒂亚斯不是同母所生，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还有人断定情况恰恰相反，就是说，二者都是‘堂皮托’的那位隐名埋姓夫人腹中孕育的，不过“堂皮托”是在波利加波身上有过错，而“大自然”是从神奇的脑海中打捞上来的，那时，那位勇敢的百眼巨人与非洲海岸的部落首长做贩卖黑奴的交易。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没有必要刨根问底，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吧。波利虽然没有职业，从而也没有收入，是个没有成就的人，但是他心灵手巧，又有才华，能干好任何一项实业，特别是在锁业上。他的堂哥把他领进神秘哲学和炼金术领域，他感激不尽，做为回报，教给前者消遣性的机械秘密。在房间里，我们可以说是在实

① 这是西班牙语中的一个成语，意为“迟钝”和“冷漠”。

验室里,摆满了瓶子,石印板、雕刀、手动压机和加工金属的小车床。两个人关在那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波利轻而易举地造出一把钥匙来,某些构造复杂的火器也不在话下。他虽然懒散,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但常常带钱回家,交给父亲,当然谁也不知道那钱是怎样挣来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常常光顾声名狼藉的赌场,和马德里最坏的骗子、无赖混在一起。不过,那个家笼罩在忍耐的气氛之中,堂西蒙和堂娜卡塔利娜,甚至包括“堂皮托”,对他的不轨行为抱着宽容态度,他们很欣赏他的堂堂仪表,的确,他长得很帅,会来事,能说会道,什么都干得来。

当堂娜卡塔利娜经济拮据到最严重程度时——每个星期都有这种情况——,当这个不幸的夫人那双悲伤的眼睛寻找不到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时,家中惟一给予她安慰的人是波利加波,他有巧妙的法子弄到钱。他的安达卢西亚口音很重,说出话来完全是佛兰德人那样的腔调,这是他闲散生活、酒馆生活、放荡生活的产物,他喜欢纵酒狂欢,名副其实的酒囊,是那种蓬头垢面、腰插折刀的入。

备注 当“堂皮托”和他的两个儿子离开加的斯,到马德里定居时,马德里的巴别家族的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道理很简单,以为他们会带来一些钱的。堂娜卡塔利娜看见他们走进家门时提着一只大箱子,有铁箍包着,金光闪闪的大钉子固定着,禁不住全身颤抖起来,看样子那么重,她以为一定装满了金币。他们很快看清楚了,朝思暮盼的金币只不过是那箱子在表皮展示的镀金钉子。但是,这位好好夫人——丈夫也和她一样——看到幻想破灭以后,并没有想到把这支旁系亲属赶出家门,尽管后者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还穷。我们应该知道,巴别家族的人虽然有那样大的缺点,但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对一切都逆来顺受,

听从命运的安排,在逆境中同舟共济,如果有一文钱的话,也要分开,各得一半。这两支巴别家族很快生活在和睦的气氛之中,并且组成了一个正负利益共享的团体,那是上帝赐福。属于一个支系的东西,也属于两个支系,一个支系缺少的东西,很快变成两个支系的困难。

四

那天晚上,当杜尔赛走进巴别一家的洞穴时,首先看见的是自己的母亲,她正从厨房走出来,脸上烧得通红,满头白发蓬乱,看那样子是刚刚发过大脾气。每每发生这种情况时,本来清晰的理智突然变得混乱起来。可怜的夫人见到女儿是那样高兴;但是,她高兴的不仅仅是看见女儿,而是想到从她手里得到日夜盼望的救济款。姑娘还没有把钱从钱包里完全掏出来,堂娜卡塔利娜已经把利爪伸了过去。

“唉,我心爱的女儿哟,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我们只剩下今天早上的那点可可饮料了……那个只会吹大牛的人,平庸无用的人,只是结婚以后才有了人样 他竟然生我的气 因为我不往他那张嘴里填东西了……那个大废物弄不来东西,我怎么能弄得来呀?……我说呀,这日子没法过。我早就病魔缠身了,现在还颤抖抖的呢……看见没有?我对他总是这样说:像他那样的人,糕点店老板的儿子,父母穷兮兮的,把店铺开在那儿……你知道吗 在佩斯大街的角落里,名声扫地,谁到他们店里买东西呀 而我却是一个这样的人,父亲那支的亲属都是人人知晓的人物,但是,谁都知道,那些缺德的保护人,把我骗了,让我和他结婚……唉,还说这些干什么?……可是,我还要说的是,是狗改不了吃屎,那个猪猡向我请示之后才能对我讲话。可是,那位老

先生，不是这样。你知道他今天晚上叫我什么吗？叫我饶舌女人，粗鄙王后，还有……他说恨不得我明天死了才好呢……他和‘皮托’，还有那个讨厌的邻居堂何塞·百伦……”

杜尔赛从过道向当做餐厅的客厅望去，从那边传来爸爸和朋友聚谈的声音，三个人像魔鬼一样扯着嗓门讲话，满屋子是浓重的臭雪茄味。

“别进去那儿让人喘不过气。妈妈对她说着，拉她走进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

“阿里斯蒂德斯呢，在家吗？杜尔赛问。

“那个可怜鬼一直等着你这个及时雨呢！你给他哪怕一点买烟的钱呢……可怜的孩子，那么聪明，那么有志向……眼睁睁地看着他不能放射出光彩来！……如果不是我们使他那样不走运，他完全能当省长，甚至王宫的总管……他穿那样的破衣烂衫，都不敢上街。看见他那个样子，让人心碎呀……而有那么多愚笨、滑稽可笑的人却钱多得花不了。”

在姑娘走进的那间小会客室里，有两个男人躺在破床上，其中一个阿里斯蒂德斯，他一看见杜尔赛立刻起来。另一个仍然躺在那里，肚子朝上，呼噜声很大，张着嘴巴，腮帮子红红的，挂着汗珠，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自然’。

“喂，杜尔赛，”阿里斯蒂德斯一边说一边和妹妹拥抱。“你架子可真不小呀！”

那时，堂娜卡塔利娜想把另外一个人叫醒，拉耳朵，招胳膊，打嘴巴，最后是胳膊。那个庞然大物伸了伸懒腰，闭着眼睛，张着大嘴打呵欠，把四只蹄子同时伸出去，最后才直起身子。

“畜生，快起来，马上下楼到店里去。听着，好好记住，记好……花两个杜罗，按照老法子记上账，买两盒沙丁鱼罐头，半

公斤火腿，六个鸡蛋，四个小面包，再去酒馆买瓶巴尔德佩尼亚斯^①葡萄酒，把那几个酒鬼的嘴堵上……快，快醒醒，我们饿得都奄奄一息了。”

阿里斯蒂德斯（转向妹妹，从她手中接过给他的东西，借着灯光看起来）太感谢你了，妹妹！你把我从极度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上帝会报答你的你如果不充当上帝的角色为这个家做这种好事，我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事！我想，我们家都会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我再说一遍，谢谢你。不过，我还希望你发发善心，想办法让我有条件做点什么……看见了吧……天知道我的衣服在什么地方……这个样子，什么也不能奢望，不能找工作，甚至都不能走近对你施舍的人。

“眼下我无能为力，哥哥 耐心等等，看以后吧。”

“安赫尔有钱”他说着便用敏锐的目光盯着妹妹。“他如果对你装穷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吝啬鬼”

“我们的钱也刚够打发日子。”

“那是因为他舍不得……他妈妈是个大富婆……不过，我知道妈妈和儿子不和原因是，那位善良的夫人永远不会原谅他最近这次恶作剧。请你告诉他，无论怎样小心翼翼都是不够的，那些人一直在追捕他，梅迪亚维利亚已经被抓了起来。”

“不会因为不小心翼翼而发生那种情况的，”杜尔赛谨慎地说，“我们已经从原来住的地方搬走了，现在住在一座砖瓦厂里……”

“在什么地方？”

“就是上帝问我我也不说出详细地址。我对所有人都不放

① 巴尔德佩尼亚斯：西班牙的一个葡萄酒产地。

心,甚至对你,对爸爸也不放心。”

“对我也不放心 你觉得我……”

堂娜卡塔利娜把‘大自然’的事情处理完后,把昏暗的灯光拨亮,杜尔赛和阿里斯蒂德斯的面孔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见。他们站在五屉橱旁,表情疑惑、悲伤。堂娜卡塔利娜·阿伦卡斯特列向女儿问起安赫尔的情况,杜尔赛把事先编好的谎话又说了遍。

“我的上帝,你们怎么住到砖瓦厂去了……条件可够艰苦的呀!为什么不搬到这儿来呀?谁也不会发现你们的。”

“妈妈,事情防不胜防呀……搬到这儿来!……那不是等于叫波利加波和皮托叔叔把事情张扬出去吗?报纸很快会知道,把我的可怜的安赫尔像老鼠一样捉住。”

阿里斯蒂德斯开始准备衣服,想穿好外出上街。他一会儿抖搂,一会儿拿起刷子刷,那张面孔像一面镜子,把几件破衣服的状况照得一清二楚。

“你看,这大衣的领子都成了什么样!”他一边对妹妹说,一边把一件皱皱巴巴的浅色大衣拿给她看。“你不把我的那件赎回来,我只好将就穿这件破大衣。还有这条裤子(也是浅色的,贴身瘦腿裤,下面有饰穗),我都不愿意提了,简直是护膝,一坐下来,裤脚管都缩到胫骨那儿了。这我还要感谢波利加波呢,是他借给我的,不然,我上街可就像个死灵魂了。”

堂娜卡塔利娜和女儿互相望了一眼,无声地交换痛苦的感情,用叹息回答不幸的兰开斯特男爵的每一句话。后者梳理了下胡须和头发,把身子穿进那几件衣服——连拉斯特罗^①都对

^① 拉斯特罗是马德里南市区的一个“跳蚤市场”。

这种衣服不屑一顾——以后，在挂在墙壁上的又破又脏的镜子上照了照，他这个人喜欢这样做，过去曾是一个很潇洒的人，而如今虽然破衣烂衫，仍然不愿意完全失去那种仪表。

“可苦了这仪表，孩子，苦了这脸蛋，”堂娜·卡塔利娜用哀伤的语调抱怨说：“是上帝让你这样的，这样衣不蔽体呀，而你完全可以……谁知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呀！……有的人只因为包装好就当上了部长，而实际上才气平平，你和你爸爸落到这种地步，是罪有应得，你们脑袋不好使。六八年代的人已用革命把可以摒弃的怨嫌都摒弃了，已经不存在怨嫌了。时代改变了，这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你们应该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出来，像堂·何塞·百伦说的那样，加强政府机构，为国家创造幸福，张开嘴巴，看看能不能叨住一颗无花果……”

阿里斯·蒂斯德斯用傲慢的微笑回答母亲的话，一边看着一言不发的妹妹，一边深沉地说：

“现在看来，我们只能选择为生活而奋斗的道路。只能这样，每一个人只能在客观条件限制的环境中拼搏，而我如今被限制在最糟糕的环境中。这是我的过错吗？不是我的过错。把我的大衣还给我，我将成为另外一个人。人的仪表百分之七十五取决于衣装。可是，一个西班牙人这副样子，你们说能做出有益的事情吗？发生骚乱的时候，拿上铙枪，跑到大街上去，那可不是我的性格！我不干那种事情。我一听见枪声就神经紧张。我的革命角色只局限于像铁罐头那样被扔在什么地方，张大嘴巴，高声疾呼：‘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预言永远不会得到的胜利，估算我们出头之日将要做出的伟大业绩……首先我要穿得像个人似的，然后我们再谈。我准备找个好的领域；存在着好的领域，对，如果有这样的领域的话……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如果有

衣服的话,就是说像格拉那样,也会去把兵营的军曹拉出来,答应把他们提拔成军官?……总之,我们不要谈下去了。晚安。”

他把软帽深深地扣在头上,走了出去,根本不理睬妈妈的劝阻,妈妈让他留下一会儿,因为‘大自然’很快买回东西,吃点什么再走。母女二人独处还不到半分钟,客厅里便传来雷鸣般的可怕声音,两个人立刻惊恐地跑到小会客室门口,看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鬼事情。堂西蒙‘堂皮托’和堂何塞·百伦——一个脾气古怪的神父,巴别一家的邻居,也是巴别家聚谈会场场不少的客人——争吵了起来,谁听见都会吓一大跳的。巴别一家的家长从桌子旁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抓起一把椅子,一边用力敲着地板,一边像疯子似的喊着,而百伦则坐在那里,用手抚摩着喝了一半的啤酒瓶,一副盛怒的样子,脸色红得像辣椒。‘堂皮托’瘫坐在椅子上,双腿搭在另一把椅子上,脑袋向后仰着,用讥讽的、嘶哑的声音和语言大骂天花板如何如何;那两个人吵得白热化,而他这样,令人费解。

堂西蒙 那是再愚蠢不过了,是对历史的无知,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把自己当做纯而又纯的黄金出卖给别人。

堂何塞 您别给我提那种讨厌的事了,魔鬼!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是让我给您证明一下吧……我要告诉您什么是宪法,您不懂。

堂西蒙 您还是别把鼻子凑到我面前吧……我可受不了!我要对您说,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低能儿。

堂皮托 看在上帝、圣母的面上,我的老天!……我坚持认为,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件事!

杜尔赛和堂娜卡塔利娜走进来,想把争吵平息下来,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争吵。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脾气不好的神父

认为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召开立宪会议，而巴别对这种思想嗤之以鼻，坚决反对，他坚持社会变革应该在《政府公报》上进行，发布几道专制的死命令就行了，争吵越演越烈，竟然互射毒箭，最后好像要动手，只差你扔啤酒瓶，我操椅子打了。

五

有两样东西使堂西蒙·加西亚·巴别的火爆脾气降下温来。一是女儿的出现，她的到来常常是一个丰盛时代的前兆，二是堂娜卡塔利娜下面这些话像一颗和平炮弹落在那个吵闹不休的地方。

“喂，西蒙和皮托，一对傻瓜蛋，别在这里窒息得死去，快吃晚饭去吧。”

这句动听的话在身有残疾的海员面孔上燃起不多见的光彩。那双碧蓝眼睛射出一道模糊的光芒，犹如在坑洼不平的，冷如冰霜的软木上飘动的酒精之火。他那张粗糙的脸像立着一根根界标一样，不堪目睹，与其说把它比做栓皮槲，毋宁比做一块用了多年的海绵，已经干瘪，布满一道道的刀痕和撕裂的条状物。他前额的皱纹纵横交错，好像药店里一把树根一样。那两只手仍然十分有力，和椰树纤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他的胡须，这儿已经雪白，那儿灰褐，从皮肤的裂缝中生长出来，犹如航行多时尚未进港的平底船上的蔓足动物。

堂西蒙抚摩着女儿，一下子消了气，对她说：

“你看见百伦那个蠢蛋没有？他建议成立君主立宪议会！天下最大的蠢蛋也不会想出这样的事情呀！”

脾气暴躁的神父和堂娜卡塔利娜亲切地打招呼，说：

“您的丈夫呀，好像个被疯狗咬了的病人，必须给他戴上口

套。竟然保护专制制度！我认为法律高于一切，一切都应该服从法律。”

“杜尔赛,亲爱的孩子,‘堂皮托’对侄女说,那时,他仍然一副冷漠的表情。“过来,和你可怜的叔叔亲一亲,他已是一台横轴断裂的机器,已是一盏熄灭的灯。……唉,我都不能动弹了!这条老腿不听使唤,孩子,五脏六腑都各移其位。你总是那样热情。给我们带来一些解除燃眉之急的东西吗?如果没有你,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不知要落到何种地步!……他妈的!……你怎么样?格拉好吗?……”

这时,‘大自然’走了进来,使得紧张气氛缓和了许多,甚至堂西蒙都好像做了让步。成立君主立宪议会,那就成立吧。他走到朋友身边,两个人和和气气地解释了一番,在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争吵中,那些过激的话都是在气头上讲出来的。堂娜卡塔利娜去厨房忙碌,女儿收拾餐桌,也就是说,把桌布——已经用了三个星期都没有洗——铺好,放上盘子和餐具、盐缸,一只犬形瓷瓶——没有脑袋——从背部插放着牙签。杜尔赛对每个人都很宽厚、热情,惟一不能忍受的是百伦,这个在左邻右舍当中以富有自居、放高利贷的人竟然是个吃白饭的,不请自到,坐在桌子上大吃特吃起来,把不多的饭菜吃了一大半。大家又谈起话来,语气缓和多了,互相谦让、互相尊重的气氛笼罩在餐桌上,犹如晴朗天空的一片片浮云飘游在丰收在望的田野上。

堂西蒙首先开了腔:

“革命快快到来,管它是什么方式呢,最重要的是到来。我问心无愧,走着瞧。上个月,事情失败时我给堂马努埃尔写了封信,对他说:‘不应该泄气……这东西自己会垮台的,就像糖块放

在水里,很快溶解一样。以后,我们这样潜心研究国家需求,从而对于这个问题深刻了解的人,将向您提供材料,希望您送给《政府公报》。什么议会呀,什么演讲呀,什么空喊口号呀,统统见鬼去吧!《政府公报》,《政府公报》,除了《政府公报》还是《政府公报》。不过八天,西班牙就会颠倒过来,如同把袜子翻转过来一样’他回信时,这样说……”

说到这儿,刚刚过去的暴风雨又险些卷土重来,因为百伦放声大笑起来,把另外一个人的话噎了回去神父差一点说出这样的话来:

“您别那样演滑稽剧了。不但您没有给堂马努埃尔写过信,而堂马努埃尔也根本没有理睬您。”

但是,他不想过分激怒他的朋友,于是两个人只是以不十分痛痒的讥讽语言交锋。

“西蒙,不管情况如何,堂皮托’说;你还是赶快收场吧。我们已经完蛋了,不能再雪上加霜了。我没有那么多的奢望。我随便在一个三等港口当个海军副官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您太天真了!”百伦对他说。“您以为那时能有副官当,能有海军,能有港口?”

“百伦先生,别跳了起来,语调半似轻蔑半似威胁;有还是没有,您知道个屁!一个大笨蛋,得完全听别人的。您别操那份心了,《政府公报》会讲清楚的,到时候谁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先把话放在这儿,您相信还是不相信,随您的便,那就是,到时候我们搞出一个文件,取消消极阶级^①新组建的军队军饷只有原来军队的十分之一 弥撒嘛,谁望谁付款 不允许截留地

^①消极阶级指靠养老金和其他救济维持生活的人。

方职员和军人的工资……这正是令您痛心的事情。唉！正因为如此，您渴望成立君主立宪议会全是空洞无物的演说，见解呀，建议呀，那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是胡闹，是口头、文牍革命，让一切像现在这样吧。”

“不对，不是那样，我的朋友堂西蒙先生，我没有他求。”火爆脾气的神父说着笑了起来。“我惟一所希望的是秩序，是道德。”

“道德，那东西……”堂皮托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击了几拳。

“道德，道德！”巴别捋着大胡子说。“这正是需要谈的问题。请您来看看，我坚持认为革命决不能一下子，一夜间制造出道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如此腐败的国家里，机器已经锈成了那个样子，一天，两天，就是三天……也不能那么容易清洗干净。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怎么做？唉，那我就没有必要说了。”

“你们首先要做的是，”堂皮托说，“把那么多的游手好闲的人，那么多的匪徒盗贼统统吊起来，让他们得到报应，而且让后来者学会走正路。我可以在每个办公室安排一个海军军官，拿着铙枪，监督那些好吃懒做的职员老老实实干活……对于不上班的人，做脏事的人……对，把那个家伙给我抓起来……把他嘴朝下按在地上……打两百棍子，在伤口上撒上盐和醋，还有另外一个家伙……唉！如果让我干的话，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政府呀！谁看见都会高兴的。国家将感激不尽，称我为它的父亲，国父。对，是这样，您笑什么？他妈的！对于议员们，我要让他们走正路，一点也不能偏离。对于说自由坏话的人，对于对我搞阴谋诡计、制造麻烦的人，站好！一个个挎着臂肘，给我流放到马利亚纳群岛去。他们应该清醒了，那可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呀。对于这个国家的地痞流氓，除了处置条例外，谁也无法使他们低

头。喂,卡诺瓦斯^①先生,或卡斯特拉尔^②先生,或萨卡斯塔^③先生有什么说的吗 是不是要说权利,要说特权,是不是,是不是?您给我嘴朝下趴下,我给您讲讲我的立宪法规,这是问题的核心……你们看看,所有人是怎样笔直行走的。没有别的法子,听清楚,没有别的法子……对于人,我太了解了因为我和人斗了好长时间 我知道,一头野兽,你如果不懂得驯服的话,它将是怎样的……”

谈话在这种粗俗的幽默语调中继续着。当晚饭摆上餐桌时,全家人一齐扑上去,气氛欢快,一个个狼吞虎咽 不速之客百伦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 杜尔赛去叫弟弟福斯托和堂弟波利加波;这两个人在称为实验室的屋子里全神贯注地进行着神秘的工作,没有理会堂娜カタ利娜,后者喊了好几声,叫他们去吃晚饭。原来他们从里面把房门锁起来,杜尔赛在门上敲了一遍又一遍,过了半天门才打开。但是,姑娘的猎奇心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开门之前已经把所有东西藏了起来,用报纸把桌子的各种各样东西盖得严严实实。屋子很小,有扇窗户开向臭气冲天的院子,墙壁上挂着稀奇古怪的东西,滑稽可笑的人物画涂着一张张蠢态百露的面孔,一只牛脑袋从脖子上割下来,一副木架上摆放着好几只试剂瓶子和涂料瓶子;书籍陈旧、肮脏,还有石印石板,一堆堆报纸,各种各样的工具,东西要多乱有多乱,气味难闻,满是油垢、尘埃。

“可是,你们在搞什么鬼东西呀?杜尔赛一边对他们说,一

① 卡诺瓦斯 (1828—1897) 西班牙保守派政治家、作家。

② 卡斯特拉尔 (1832—1899) 西班牙政治家、演说家、作家。

③ 萨卡斯塔 (1825—1903) 西班牙自由派政治家。

边捂住鼻子。“真恶心！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么肮脏的地方能喘过气来。”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揉着由于在灯光下长时间劳作而熬红的眼睛,另一个人在洗刷羽毛笔,准备仔细地收藏起来。

“堂姐，’波利加波暗示说：‘你为什么不搞几个比塞塔来？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身无分文的人吧。”

“可是，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忙什么呀 告诉我。’杜尔赛一边说一边掏出钱包。

“我们这就说，免得你认为我们在干坏事。’福斯托一边说一边用块破布擦着脏手，而那布比手还脏。“我们印了些具有政治内容的小画片……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有了神奇的笔，猫呀，老鼠呀，这种小玩具，已经没有人买了。我们搞些小玩艺儿，在太阳门那儿廉价出售。穷呀，亲爱的，穷得要命。可是，你会看到，我现在发明这种‘玩彩必赢’的东西，一定能赚很多钱。”

杜尔赛给他们一点点钱，他们感激不尽。确实，他们如果不快点去的话，盘子一定空空如也了，因为准备的菜肴，像煎鸡蛋呀，香肠呀，火腿呀，鱼呀，等等，等等，在不停地飞到——这是菜肴本身求之不得的——嘴巴里，每一位食客都像个魔术高手，转眼间让饭菜失去踪影。大家的胃口都很好，从而顾不上交谈，只能听见不同的咀嚼声和叉子取拿食物的触碰声。按照习惯法则，酒瓶一定由‘堂皮托’控制和管理，他只往每只杯子斟倒一点点，如果谁想从他认为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中得到一点的话，他总要嘟哝几句“大自然”一向表现得很谦恭，给多少喝多少，决不多要一点。别人吃剩的东西都给他，有一次竟然为得到油橄榄核而心满意足，这堪称一大奇事，虽然没有证实。福斯托和波利加波大口大口地吞咽着，一家之长表现得还好，堂娜卡塔利娜只

是吃涂油面包,一边吃一边叹气,每吃进一点东西,她的心就被撕下一块来。

吃完晚饭,杜尔赛走到厨房门口,准备向母亲辞别。这时,她看见伟大的‘堂皮托’从过道走过来,拖着右腿,拄着拐杖,一边打着饱嗝儿一边对风湿病诅咒着一看见她,“堂皮托”便兴奋起来,他每次都这样他请杜尔赛到他房间坐一会儿,想让她喝杯能‘使死人复活的东西’。

“哎呀呀,又要喝烧酒了。”堂娜卡塔利娜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给这几个酒鬼吃饭是最让人伤脑筋了,他们肚子里不灌满那种毒液,就不能消化吃进的食物。”

堂西蒙也跟着弟弟露了面,哼着‘四张大嘴巴’小曲他听见妻子的那番话,用嗡嗡的声音说:

“亲爱的,你知道我是不酗酒的。我弟弟才是喝起酒来不要命的。为了不让你生气,我一滴也不沾,我乖乖地顺从你,一切听你的。”

“滚开,懒鬼,你把你那点才能还不如用来多干点活儿呢,对我耍心眼儿有什么用!”

“厨娘,“堂皮托’走进和厨房相邻的自己房间时这样说,“您别自寻烦恼啦。我也是只喝几口,而且是为了暖暖肚子,把缝隙填得满满的,不让寒气吹进去。杜尔赛,进来,你来作证。”

“我?太恶心了!”

船长的房间面积不大,只能放下一张窄床,除此之外,只有衣架,角橱同时做床头柜用,三角架上放着脸盆,然而不知那脸盆能容下几滴水,与其说这是卧室,毋宁说是寝舱。一副小小的木架上摆放着几张脏兮兮的卷起来的平面地形图;六分仪已经挂满了铜锈盛装精密计时器的盒子已空洞无物钉子上挂着一

件海用披风嵌满钉子的箱子既是椅子又是沙发,里面的气压表断裂,书籍破损,还装着这位船长的其他宝物。这时,船长从披风的衣兜——可以说,也是他的食橱——里掏出一瓶酒和一只酒杯,坐在床上,当着侄女和嫂子的面斟了那么多,足以使任何一个人醉倒而爬不起来。可是,这个倒霉鬼的脑袋根本不怕热血的冲击,他有点兴奋了,心中不由地生出慈善的情感,从而原谅了以前想用鞭子打死的人。他哥哥只喝半杯;在这哥俩的劝说下,高尚的堂娜カタリ娜只喝了点杜松子酒,但难受得又是眨眼又是皱鼻,而且咳嗽不止。百伦在餐厅里正摆放象棋,也嗅到酒味,他听到‘堂皮托’的呼唤,自然凑了过去。

“神父,神父,我们开开戒吧,润润嗓子。”

神父想满足一下酒瘾,波利加波和福斯托也想一试身手,后者的母亲大发雷霆:

“你们两个也想喝呀?给我滚到大街上去,不学好的东西。给你们吃饱饭,就够我们受的了。”

两个人嘟哝着走了。其余人聚到客厅里,气氛欢快而热烈,都想聊一聊,争论争论,大家有说有笑,到了后半夜才结束。那时,堂娜カタリ娜已经睡得很死了。

杜尔赛离开那个兽笼子,心中很压抑,眼泪往肚子里咽。她想,那里可能还要发生更大的不幸、灾难和悲剧。

第 三 章

浪 子 回 归

—

格拉的情人把那天晚上在巴别一家的洞穴里看到、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删繁就简。如果说有些纯戏剧色彩的东西使他们发笑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之家的家境总的来说在两个人的心中都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心。杜尔赛十分焦虑,她认为父母家的生活问题一日甚似一日地严重起来,格拉则谈到自己人身安全可能遇到的危险,因为说不定巴别一家的某个成员会敲击告密的键钮。尽管杜尔赛一而再再而三地争辩说,她父亲和兄弟决不会来的,但格拉仍然心神不定。

“对于‘堂皮托’,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对于你父亲,我就不那么肯定了,而对于你哥哥阿里斯蒂德斯,我根本信不过。他处在绝对贫困之中,衣兜里空空如也,喜欢穿戴,好逸恶劳而又没有衣装,都是令人担心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他那种性格,他那种习俗的人,如同一条毒蛇一样使人感到惧怕。再说,你想象不到他和哪类人来往,我说呀,一定和世界上最堕落、最肮脏的人鬼混在一起。你是不是认为他彻夜密谋,为政治奔走操劳?见鬼去吧!我们这些上个月紧锣密鼓地活动的人,谁也没有看

见过他,谁也不知道他卷入到什么事情之中没有。你知道他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吗?在马约尔广场台阶的一处地下赌场里,这家赌场离加略咖啡馆很近。你去那儿,一定能看见他,而且赌得十分上心。至于你的高贵的父亲,你知道,他把共和制挂在嘴边,张口闭口是和堂马努埃尔保持通信关系,而一个上午接一个上午地和堂巴西利奥·安德烈斯·德·拉·加尼亚在一起,对他甜言蜜语。这个人在财政部工作,他想通过他重新获得印花税检查官的职位……他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还会把内务部的胡安·巴勃罗·鲁宾弄得头晕目眩,在秘密警察局里搞个位子。”

在上面提到的拜访巴别一家以后的日子里,这对非婚“夫妻”的经济状况渐渐恶化,最后陷入极度困境之中。我们在前面说过,杜尔赛一如既往,妙手持家,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把每一个比塞塔都花在刀刃上的。格拉如果信仰宗教,一定感谢上帝使他遇见这么一个无与伦比的、能够应付困境的好女人。看上去她对困难不仅仅像逆来顺受,而且十分乐观,总是以幽默的语调说让钱细水长流,食品要像海上遇难者做的那样吃用有度,他们逃到小筏子上,在惊涛骇浪中盼望看到轮船经过。她总是那样坚定,在那种考验一个人的生活中,她那善良和柔美的天性也许表现得更为突出。

不过,那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十月的后半月的一天,格拉看到形势是那样紧迫,他必须离开藏身的窝穴,去寻找救急办法。不能再拖延了,必须去求助母亲。他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母亲会怎样对待他呢?肯定不会好。母亲性格是宁折不弯,说一不二,这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令人恐惧。一天晚上,他决定走出家门,但不是想走进自己的家,而是在那儿转上几圈,他认为这样能够对那样一种想法逐渐熟悉起来,即可怕地

面对母亲的霸主一样的严厉面孔他把自己尽量伪装一番，那时夜晚开始变凉，他披上斗篷，把系着绷带的胳膊藏起来，又戴上大皮帽子，走上了街头。那是沸沸扬扬的九月十九日之夜事件以后第一次出来，他觉得什么都很新奇，橱窗呀，有轨电车呀，来往行人呀，甚至连一条条小狗也和以前不一样。

不多工夫他便来到他家所在的街区，那是马德里被遗忘的一个角落，处在‘赤足修女’广场、科斯塔尼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广场和弗洛拉大街、普列西亚多斯大街之间。他从家门前走过去，他的家就在特鲁希略斯小广场过去的地方，拐过去便是从圣彼得教区伸展到圣希内斯教区的几条狭窄、僻静街道之一。最近几年的城市建设都是围着这些街道进行的，而没有深入进来；那座孤岛的宁静和寂寞几乎没有被从这一侧或那一侧的车水马龙所打破。格拉家的房子是十七世纪末的建筑，重新维修过，富有马德里建筑风格，除了宽大的长方形大门外，全是砖结构，门窗边框又宽又粗，拱顶巨大，阳台上有铁栅栏，托架也是铁的，有的加工弯曲，有的铸造成型，但都很精致。这幢楼房依据现代艺术观点进行了维修，仍然同原来的庄严特色很协调。高高的墙体，模仿裸砖形状而涂成红色，窗户和扶垛也巧妙地油漆成大门那样的凸面琢石形式。门前地面是仿花岗岩条石，裸露的地面用巨大的铁栅栏围了起来。房屋正面这类形式的设计在马德里旧区是屡见不鲜的，既典雅又宏伟，而且又用光滑的油漆美化、装潢过，要比那些用石膏点缀的门面漂亮得多，因为令人恶心的所谓的现代风格十分做作、华而不实、易损不固。

他在门廊前面转了好几圈都没有看见一个人，于是注意观察前后两个阳台，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从而推断房间里的情况。无论老夫人房间还是‘来来’房间都没有灯光。门窗关得严

严严实实。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人影。只是一个阳台上挂着一件白色衣服。大概是女儿穿用的。他巡视一番之后,又在附近的几条大街——沙尔滕、孔齐亚斯、维内拉斯和特内拉——转游了好大一会儿。他对马德里的那个地段就像是对自己家里那样熟悉,对于店铺的每位主人也都很面熟,就是闭上眼睛用手触摸也能指出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在孔齐亚斯大街酒馆门口,主人在和鸡鸭店老板娘聊天,这两个人都没有认出他来。他伪装得很好,皮帽子一直压在耳朵那儿,斗篷护面几乎遮住了眼睛。他来回走着,这个夜巡者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因为马德里的这个街角或那个街角常常看见这样的遮面人,即某个小小特诺里奥^①在注视、追逐漂亮的使女或难看的女仆。

安赫尔没有下决心走进家门,在暗中注视着几天前给杜尔赛一些消息的那个男仆。他很惊奇,仔细监视通向他家的几条街道,并没有看见路加斯那个鬼东西。那么长时间,他不可能不出来呀,总得给老夫人办事或送信什么的。另外,他还是一个喜欢逛大街的人,每每做完急需做的事情以后,总是下楼换换空气,和对面街角的牛奶店老板娘聊上一会儿。那天晚上出了什么事,怎能违反有生以来一直遵循的习俗呢?格拉一边在街上来回走着,一边这样想着,他转游了那么多圈,都有些疲倦了。最后,当他走到沙尔滕大街出口处,把那个男仆忘得一干二净时……咻!路加斯!路加斯没有认出他。主人跟在他后面,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哎哟,我的上帝,原来是少爷呀!……我们一直以为您在法国,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您都不写封信,告诉您是活着还

^①即指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唐璜意为“好色之徒”。

是死了！……怎么不快点进去看看老夫人，她……”

“我妈妈好吗？”

“很不好；可是，情况很不好明天，医生会诊。我刚刚把堂阿莱杭德罗·米吉斯先生的通知送出去”

“别骗我，路加斯。你这么说，是想让我进去……听清楚，你不讲真话，我可要打你。我妈妈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严重。”

格拉这样虚虚假假地说了一番，是想给自己壮壮胆子，让卡在喉咙里的那个结节咽下去一些，从而能够喘口气。

“进去吧，看看她……可是，怎么，到了家门口都不进去，您这样，老夫人可要生气了！这位可怜的夫人，您不知道，她一天一天一夜夜是怎样熬过来的！……她有时窒息得喘不过气，有时昏睡得……萨列斯夫人是那样勇敢，那样坚强，如果不是因为身体不好的话，决不能看出她是故作平静的。”

而格拉听完这话才是真正的故作平静呢！

“你是说……医生会诊？”

“对，先生，平塔托神父先生已从托莱多赶来，帮助料理她的事。”

“还有什么，伙计？你还有什么坏消息？如果骗我，我要掐死你……还有件事，我女儿怎样？”

“孩子患过感冒，但是，感谢上帝，她已经好了。她总问，她爸爸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孩子活蹦乱跳，又懂事，真招人喜欢。”

“还有件事，现在有谁在家里？”

“我出来的时候，只有堂布劳利奥在，老夫人病情加重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这里过夜。早些时候有梅迪纳妻子圣格鲁丝和塔拉穆恩迪侯爵夫人来过。堂路易斯神父也住在家里，但是，晚

上吃完饭以后,他常常去布林加斯夫妇家中聊天,十一点以后才回来。可是,我说,少爷您进去还是不去?”

格拉向门廊方向迈了几步,看上去像似很坚定,随后,又向相反方向迈了几步,她停下来,重新迈动脚步。他很想进去,但需要站得远些,仿佛他家的大门是一块跳板,需要跑一段距离才能跳过去似的。

二

“你看,路加斯,我的处境很不好。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妈妈又病了……我要进去,应该进去吧。可是,我需要准备足够的勇气……想好在她面前怎样为自己辩解……总之,你先走一步,回家去,如果布劳利奥还在,告诉他……不要告诉他,什么也不要说。我一个人进去……妈妈现在是不是已经睡了?她可能休息了,最好让她明天见我。不过,她如果醒了,最好让布劳利奥给她吹吹风,说我在法国,我写过信,得知她生病的消息以后便启程回国了,请她原谅我……我很快回来……”

路加斯意识到女主人的儿子还没有拿定主意,仍然处在痛苦的犹豫之中,于是这样想到,要想降服他,必须有个更为权威的人介入此事。他为了避免误事,便急促地钻进房子里。还没有过十分钟,他又陪着一位肥硕的先生走出来,这位先生快步向格拉奔去,一下子抱住他,说:

“安赫尔,感谢上帝!……真是让人喜出望外了!”

他没等格拉回答,说一句话,便把他推到大门口。那时,格拉脱下斗篷,这位胖先生才发现他有只胳膊缠着绷带。

“怎么回事,孩子,不厉害吧,我看不会很严重。哎哟哟,真让人高兴,可是,真让人高兴呀!……堂娜萨列斯本来已经绝望

了,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抓住格拉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亲切地握着,并且往门廊里拉,格拉没有用力反抗。门房是一对老夫妇,从一八五三年开始就住在门廊右侧平房——依照我们走进的方向——里,这时急急忙忙跑出来观看主人家的少爷被推进来,但只是用表情表达心中的喜悦。门廊十分宽大,地面铺着光滑的石板,最里面有两道重新粉刷过的砖石拱顶,再往里便是楼梯,松木台阶用铁箍加固着,痕迹暴露在外面。踢脚板是杂色的瓷砖,铁扶手用深绿色油漆漆过。高高的天花板吊着一只巨大的棱柱形灯笼,没有任何点缀,像似玻璃盒子,里面的瓦斯火焰犹如半月形的东西在不停地转动着。再往上,一楼楼梯拐弯处又有一只灯笼,离一道镶嵌方格的房门很近,从这道门正可以进入格拉一家的房间。走进门廊,现在又爬上楼梯,格拉原来胸部感到的压迫感,一下子消失了,感到轻松,感到舒服。那是他出生的房子呀,还有洁白的墙壁,他的童年,他的青年,同这房子,同这墙壁是不可分割的呀!这一切好像用亲切的语言向他诉说着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把它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讲述的东西讲给我们听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在门口恭候;她向这个浪子投去几道温存的但是责备的目光,使后者立刻垂下眼睛。由于布劳利奥踮着脚尖走路,格拉也尽量不弄出响声来。他们两个人钻进客厅旁边的一间小书房。

“老夫人没睡,”布劳利奥说;但她呼吸困难,正在休息,精神上受了大的刺激,对她身体有伤害。如果孩子没睡,你先去看看她吧。可是,我的上帝,快把帽子摘掉,可怜的小天使看见你那个样子会吓坏的。屋里很热,是吧?”

那个布劳利奥是堂娜萨列斯众多财产的管家,看上去有四

十五岁的样子 身材肥大,面孔泛红,戴着金丝眼镜,双颊犹如两朵鲜嫩的红玫瑰,还挂着露珠呢,这是因为你们大家无时无刻不看见他冒出豆大的汗珠,气喘吁吁的,仿佛刚刚从长跑场地回来似的。总之,他这个人的热量永远消耗不完,像烧得红红的火炉,严冬里还穿着夏天的衣服。不过,他的血液多得要从皮肤溢出来,胖乎乎的脸蛋红得像燃起的火焰。他天性脆弱,性格上没有一点快捷和易怒的影子。他那满身的热血和成堆的肥肉包含着镇静、耐心、工作认真负责和循规蹈矩。他一边用帽子扇风,一边对刚刚到来的格拉说出下面这些亲切的话:

“堂娜萨列斯会原谅你的,放心吧,会原谅你的。”

格拉想站起来,到书房外面去,布劳利奥拉住他说:

“别动,一点声音都不能弄出来,病人连苍蝇飞动的声音都能听到。还是别打扰她休息吧。”

那时,在门口迎候格拉的那位老年女仆走过来,按住他的脑袋便在额面上吻起来,同时轻轻地说:

“上帝终于表现出怜悯之心,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这位心地善良的女仆对少爷用‘你’称呼,她是亲眼看着格拉长大的。格拉没有说什么,他很激动,说不出话。

老女仆又咬着耳朵这样说:

“现在她好像朦胧地睡过去了。眼睛闭着,可是,我不相信,怀疑她在假装入睡,实际是想听得清楚些。你最好明天再去看她,亲爱的安赫尔,在见她之前,应该给她吹吹风。”

格拉同意这样做。之后,他表示想看看女儿,但是,孩子睡在老夫人隔壁的卧室里,最好不要进去。

这当口儿,大家称做‘来来’的姑娘出现了,她已经知道浪子回来,从过道笑着向他打招呼,同时把指头放在嘴唇上,以此一

方面对格拉的到来表示祝贺，另一方面要求大家保持绝对寂静。布劳利奥和安赫尔按照“来来”那样以聋哑人的方式表达的意思，踮着脚尖转到餐厅，在那里可以比较自由地交谈，但是声音决不能很大。

格拉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恐惧和羞怯感也正在消失，他出生的房舍在向他微笑，那是爱，那是兴奋。在餐厅里，餐桌的桌布还没有收拾起来，从摆放的餐具和散落的甜食残渣来看，可以知道有四个人在那儿用过餐。堂娜萨列斯的座位是永远不变的。她儿子多年一直入坐的位子，看得出那天晚上让给了尊敬的托莱多神父先生。格拉认识他，对于这一点他敢发誓。

“来来”走进餐厅，轻轻地指责路加斯和一个女仆没有收拾餐桌，随后走到少爷面前，问他那只胳膊是怎么回事。安赫尔说没有什么，用另外那只健康的手，在桌子上击了一拳说：

“怎么，到了自己的家，还不能看看我的亲生女儿！……”

“都一个月没看见她了，”来来”半似严肃半似开玩笑地说，“难道一个晚上都等不了了。老夫人还没有睡着，随便一点声音都会使她失去平静，变得不安起来。西琼睡在隔壁房间里，房门开着。我只是关一下门，老夫人就会一整夜感到脑袋发烧。所以，我说，她如果知道是您回来了……我的上帝，那可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呀，她身体虚弱，可能对她造成伤害……您不能进去，不能进去。我们应该谨慎行事……现在，我先进去，她如果醒着，她很可能是这样，我就说：‘夫人，那个失踪的人有消息了……有人告诉布劳利奥，上个星期在巴黎见过他。’明天，就说有电报……总之，我认为最好这样做。”

听到这些话，格拉心中更加感到不安起来。与此同时，“来来”那双眼睛令他头晕目眩，对于这姑娘的眼睛，我们应该做一

点解释。

三

首先要交待的是,那姑娘还不到二十岁,没有结婚,是托莱多人;她在安赫尔家的身份是后者女儿的家庭教师或阿姨。她来到那里不久,便显示出了那样的才能和品质,从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堂娜萨列斯对她格外亲昵,相信她就像相信老女仆巴西利莎那样,但是由于比后者更聪明,“来来”在管理家务方面拥有更大的职权。在那些日子里,她还担任起护士来。当然并不忘记其他家务和照顾小女孩的那件麻烦事。在家中,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她,她的权威从不使人感到烦恼,因为她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亲切地“施政”,而不侮辱任何人。她是那样充满活力,很难想象她一个身子同时干那么多的事,担任那么多的工作。她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脚步轻盈,人们都感觉不到她走路的声音,她下属的仆人很快习惯了,决不离开她的监视而自由行动。

就是选美专家也很难把“来来”放在丑女行列还是美女行列,因为她有一张其表情永远是未知数的脸,依据不同角度猜解,有时表情极难理解,有时则又十分丰富。她的脸色像大理石一样雪白,这和油黑的头发和眼眉形成鲜明的对比,眼眉犹如两条天鹅绒细带粘在皮肤上。鼻子塑造得不甚理想,嘴角不正,牙齿白皙,但很不齐整,这些部位给人提出了难题,有的富有美女特点,有的则任凭男人去想象了。另外,她那双浅绿色的眼睛放射着金色光芒,从眼球移动上看患有结构上的缺陷,眼球在水平方向运动时犹如装有钟表机械的洋娃娃,两颗瞳孔随着司行轮的转动而左右运动起来。人们说,那是神经上的毛病,原因是母

亲怀孕期间受到惊吓，孩子出生以后便落下了视神经颤动的病症，医学上的学名是视神经转动震颤。好像这还不够，她稍稍长大时又染上了新毛病，即不停地眨巴眼皮的怪癖，当她忙着干什么事或因为种种原因而激动时，眨动得更加厉害。瞳孔水平方向的移动，加上又长又黑的睫毛一开一合，恰如光芒和阴影交叉在一起，以致同她讲话时，不能注意看着她，不然，非弄得你头晕目眩不可。常常发生极为奇怪的现象，由于神经‘传染’的作用，如果与这姑娘交谈有些激烈的话，那么对方只注视她眼睛一小会儿，就开始结巴了。和‘来来’一起生活的人不慢慢习惯她那双眼睛的转动，一定常常感到不舒服的。不过，她的身材十分匀称，中等个儿，胸脯要比同龄女孩隆起，腰部细瘦、柔软，走路轻盈得如同飞行，双手灵巧，由于经常劳作而显得粗硬。

“对，应该给她慢慢吹吹风，”格拉对她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吧，布劳利奥也帮帮忙。她是不是很讨厌我？我承认，她这样不是没有缘由的。不过，有些东西她也应该原谅我……我说，‘来来’，你不要那么眨巴眼睛好不好，都弄得我头晕目眩了。我觉得好像看见流水反射太阳光一样，你应该相信，我这是实话。”

“来来”笑了起来，把眼睛睁得老大，眨也不眨地看着格拉；“来来”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那是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

“你的眼睛那样跳来跳去的，就不能改正过来？安赫尔补充说：“说实话，我真担心你会使我的西琼染上……”

“不会染上的……我之所以有这个毛病，是因为我妈妈……，，

“对，对，我知道那个故事……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件事吧。你是说我妈妈今天夜里不睡觉？”

“如果睡的话，也只是一小会儿一小会儿的，时间很短。她不能躺下。我们把她放在扶手椅里，用枕头支撑着，直着身子。昨天，她的状况是那样好，我们一下子产生了希望；但是，今天下午，唉！一个怎样的下午呀！请你相信我的话，她喘不过气来。”

“医生非常谨慎，”布劳利奥说，他认为应该把实情全部告诉格拉。“他很担心精神刺激会影响……”

“你们这么悲观，”安赫尔控制住心中的不安，说：“我的心都快被揉碎了。妈妈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你们如果认为我给她带来的不快胜过她的体质，不是保护而是摧毁她的健康的话，我将得不到慰藉，而如果发生不幸……你们不要，不要对我说妈妈会死去。你们不要，不要说那种话，你们宽容些吧。我是坏，但那不是真坏，而是狂热，是精神世界的病症，被蒙住了眼睛，失去了自主力。我与妈妈过去和现在的思维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是的，我知道你们要对我说，我知道，要对我说，我应该顺从她的想法，起码应该迎合，哪怕是装装样子也行……可我不会那样做，也不可能那样做，我不能那样做。我太狂热了，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且迈出第一步以后，事态就把我拖得比我想象的还远……你，布劳利奥，还有你，‘来来’应该这样对我说，我的过错并不是那种毁坏声誉的过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如果认为合适的话，应该把我的过错称为不谨慎、鲁莽、头脑发昏、政治过激，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称为愚蠢行为吧。但是，请不要说我是那样一个人，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我不是那种人，你们不要说我是那种人。”

“来来”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她听完那个浪子的辩白后便走出餐厅，忙着干家务去了。餐厅里只剩下布劳利奥和安赫

尔两个人了,前者对后者亲切地说:

“我说呀,亲爱的,最使你妈妈生气的是……说出来好像让人不敢相信 可是,我确信有人把发生的事讲给她听了。不是我们这些人编造的……而是有人告诉她,你们几个人把那个可怜的上校打死了,上校是伯爵……”

“我打死的!……是谁说的 他妈的,他妈的!”看得出,他有些茫然 尽管是我,我是说,尽管由于纯战术的关系,由于有争议的立场问题,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是说,应该想到义务,一个有关荣誉的……相对荣誉的问题,使我参与到冲突中去……在道义上,我有什么责任?因为应该把这些不幸事件看做军事行动问题……就是退一步讲,那是内战,是政治斗争,我们即使说事情并不是光荣的……可是,那是战争,是不是战争?是战争,就会发生不幸,就会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倒下去的是优秀分子……管他是什么人呢……打死一些人,就是为了不让这些人打死别人;必须切断一切企图援助敌人的后路……因为,请注意,我们如果让敌人得手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承认斗争的需要,或者从斗争的残酷现实角度去观察……随便你怎么说……你都应该承认局部的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我不知道谁倒下了,也不知道谁活着……坦白地说,布劳利奥……”

布劳利奥没有注意倾听堂娜萨列斯儿子语无伦次的辩解,他聊天的兴致大减,困意已经向他袭来,在两张椅子上寻找舒适的姿势,同时用《通报报》给自己扇风。他已有好几夜没有合眼了,再也挺不住了。另外一个男人还想继续为自己辩护,布劳利奥想把问题拉到他容易进入辩论状态的领地。

“你应该知道,你妈妈不快的另一个缘由就是,你坚持和巴

别的那个女儿同居……巴别是什么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全家人是一窝强盗,一窝骗子。亲爱的,你这样做,不是很丢人吗?你闹得满城风雨,你又有什么辩白的吗?像你这样家世,这样出身的人以那种方式生活,你觉得合适吗?太惹人注意了!因为你即使找一个普通女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安赫尔,安赫尔,你去看你妈妈时,但愿上帝允许你去看她,允许你和她讲话,这对于那位可怜的老夫人来说是一剂最好的药。”

格拉是那样激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断他的话,愤怒和自怜在心中斗争着。

“那个可怜的杜尔赛……”他最后这样说;谁也不如我了解她。怎样才能说服别人,让他们认识到这看来是错误的,其实并不是错误的东西?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感情,而是用借来的感情生活,那太痛苦了。那种借用的感情就是这个爱管闲事,文牍主义的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强加给我们的,它什么都想插一手:国家和家庭,集体和个人,在它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监护下,我们都喘不过气来!……我不把责任推到我母亲身上,可怜的母亲哟!她在这件事上和另一件事上一样固执己见;责任在于她生活的令人厌恶的社会环境,责任在于她无法摆脱的那个阶级的专断。”

布劳利奥很需要一个能够赶走困意的话题,高高兴兴地抓住格拉提出的观点,把有关资产阶级感情的陈词滥调——他很会摆弄这个话题——变成无数个辩证的游戏,而格拉则表示反对,阐述大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派别的、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思想。两个人争来争去,谁也没有发现对方思想的虚假性,因此争论一直是在同样的东西上跳来跳去,或者说像‘来来’的不断抽搐的眼睛那样从右到左,令人晕眩地转动着。

四

大约十一点,房子里响起声音,说老夫人休息了,睡得比前几天夜里踏实,大家也纷纷回房间休息。格拉想在自己房间过夜,但是‘来来’使他打消了这个想法,她说:

“您的房间,遵照老夫人的命令锁起来了。我有钥匙,可以打开,但是,我敢肯定会弄出很大响声的,门锁开起来像打枪似的,老夫人一定能听见,她会想上一夜,总向我问这问那。”

她这么一说,格拉真的信服了。他不想睡布劳利奥让出的床,后者的房间就在餐厅的隔壁,他也不同意在熨衣间支一张折叠床。家里沙发那么多,还是找一张睡下好一些。确切地说,躺在他脑海那样沸腾着,很难入睡。布劳利奥钻进自己的卧室,那是全家最凉爽的房间。“来来”和巴西利莎像幽灵一样向堂娜萨列斯的房间走去。那一刻,堂莱昂·平塔托进了来,他在过道里低声问了老夫人的情况以后,溜进他那间关得严严的小会客室里,他不知道浪子回来。仆人们把临街大门关好,一个个退去,只剩下安赫尔一个人了,在自己家里无处可归,无床可睡。他让餐厅的灯仍然点着。为了打发这个不眠之夜,在打开的房间里转来转去。他穿着便鞋,一点声音也没有,像盗贼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动。他对房子的每个弯角、对每一件家具的位置都是那样熟悉,在黑暗中从这儿走到那儿,决不会碰撞什么;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心灵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他思绪沸腾,心中激荡,在儿时骑着手杖跑动的那些地方踱步,二十年前他玩恶作剧的地方太熟悉了;母亲教训他或抽打他的那个角落就在那里。他患麻疹时住过的房间也在。这些比较遥远的记忆,又唤起了他的刚刚过去的往事,甜蜜而苦涩的往事,结婚,西琼生

下，妻子死去。母亲形象犹如一个顽固的想法牢牢钉在他的脑海里，那是聚焦，那是主根，从中又辐射出无数的想法。在夜梦中，母亲的形象一直伴着他，一会儿令他不安，一会儿又令他宽慰

他不知道来回踱了多少次，他走到客厅里；那里，从一扇小窗隐约射进一点前厅的灯光，但是，他的脑海里，他的记忆中点燃着一盏明亮的灯，对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那面墙壁上，挂着他母亲的画像，那时很流行高大的发髻。过去一点儿，便是已逝父亲堂彼得罗·何塞·格拉的画像，他穿的那种燕尾服现在只在舞台能见到，再说，可敬可爱的主人先前也很少穿用这种衣服。客厅里的其他所有东西，他也在黑暗中一样一样地欣赏着，能认出它们的样子。花瓶仍然罩着罩子，钟表停摆，没有声音，也保存在玻璃盒子里。金丝鸟颜色的缎面椅子；那两张双人沙发，是桃心花木的，扶手很精致。窗帘，还有雕刻花纹的靠壁桌，这边是圣女贞德^①，那边是帕耳开^②。他从那里又摸索着走到隔壁的小会客室，凭着记忆辨认出自己的画像，那是十五年前画制的，当时同学们都叫他“小格拉”。“我很让人讨厌。”他说。“装出一副用功学习的孩子的样子，衣领竖到耳朵那儿，手上拿着一本书。”他小心翼翼地在那儿走动，因为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那边便是堂娜萨列斯的卧室。他感到一股冲鼻的乙醚味，不时听见“来来”和巴西利莎的声音，她们在鼓励、安慰病人。安赫尔也能听见妈妈的声音，很微弱，被什么压迫着，断断

① 圣女贞德（1412—1431）法国女英雄，爱国者。

② 帕耳开：罗马神话中掌握人类命运和生死的三个女神，即命运女神在希腊神话中称“摩伊赖”。

续续，好像撕成一条条的才从喉咙里吐出来。那声音使他那样痛心疾首，不忍心听下去，立刻离开那里。他又踱起步，这一次置身于堂娜萨列斯的针线间，老夫人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天，这里比任何一个房间都更印刻着全家灵魂的影子，更具有个人的特征。那是家庭权威之所在，因为老夫人在那里缝补衣服，织袜子，在女仆帮助下整理衣服。她在那里给厨娘吩咐事情，接待店老板的帮手，支付账款，会见管家。那里并没有黑透，因为从玻璃走廊的窗户射进望月的光芒。安赫尔认出了那是母亲坐的扶手椅，盛装洗过衣服的大筐，老夫人做记录的小桌子，那张桌子上面放着几只小篮子，里面有银币，是支付日常开支的。星期天下午，老夫人就从这几只篮子取出个把比塞塔^①给儿子。安赫尔觉得如果在那个房间的衣柜里好好找一下的话，一定会发现他昔日玩具的踪影，小马丢失了脑袋，扑满破裂，还有做操的腰带或橡胶拼字盘，他和小朋友曾把《校园火炬》丢在这拼字盘上；《校园火炬》其实是报纸，开张像信纸那样大小，刊登自由体诗歌和更加自由体的散文。

他在那把扶手椅坐下来，椅子很柔软，但弹簧已经松懈。可是，老夫人坐在上面觉得很舒服，所以从来没有修理过。在那里，他的思绪是那样集中，母亲虽然不在面前，但她的形象那样强烈地出现在他的脑际，眼睛都好像看见她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小时候和长大以后，妈妈在那里多次呵斥过他。他是那样熟悉母亲的脾气、陈述道理的方式和惯用的方法，以致他的想象力一下疯狂起来，觉得妈妈身体好了以后，甚至在那之前都会对他大骂一顿的，因为他太知道了，脾气暴躁的堂娜萨列斯，只要

^①西班牙货币单位，一种硬币。

临终前尚存一丝声音也会对他呵斥，而不顾任何后果的。格拉好像听见母亲在讲话，知道她要这样对他说：

“我认为你这次会有一点点羞怯感的。你怎么敢来见我？我没有叫你呀；我都想好了，永远不见你。你在追求什么，想得到什么？你如果知道你妈妈怎么想、怎么讨厌你的话，还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原谅你！以前原谅你许多次了，可你每次都又疯狂地去干愚蠢的事。你对我太卑鄙了，你明明知道做那些事会使我生气的，但还是去做，而明明知道做哪些事会讨我喜欢，你却偏偏不去做。我把你拉扯大了，我献出自己的一生就是为了你生活幸福，而你活着，好像就是为了折磨我，让我受尽羞辱，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令我脸红，人们谈起你，没有一次不让我无地自容。如果你爸爸的名分和我的名分对你没有任何意义的话，我还对你谈起它干什么？你疯疯癫癫的，不仅使自己变得很愚蠢，而且在别的像你一样蠢的人中间扇动去干野蛮的事，你妈妈能对你宽容吗？但是，现在，你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且做了罪恶事，原谅你就是把我降到你的水准上。你不能，决不能靠近我；你应该对你的行为负责，如果警察把你抓起来，将你的胳膊反捆起来，送到某个劳役场的话，我对你将不表达任何同情。我要忘记你是我的儿子；你这个样子，我不承认你是我儿子。我要把母爱之情吞到嘴里，咽到肚子里，谁也看不见我脸上有宽容、软弱的痕迹。听见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堂娜萨列斯会这样说的，一副威胁的表情，直着身子。她穿着铁一样的紧身衣，上身像雕像一样僵直，语言生硬、傲慢。她是那样高傲、高贵，决不在关系到自己名分的事情上后退一步。这位夫人出身名门望族，生在托莱多的莫内格罗家族的门下；

据她说，人类的尊严和荣誉在她家人身上百分之百地体现了出来。堂娜萨列斯没有贵族的奢望，她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是二等的卑躬贵族，自从解除永久占有权和失去贵族称谓以后，这种贵族曾是社会的神话。“我祖父母都很贫贱，”她说；“到了父母这一辈，他们劳动致富，依法经商。我们出生在正直家庭里，是好人，正直的人，我们决不靠占有别人的东西生活，我们不骗不盗，谁也不能，哪怕舌头最恶毒的人也不能往我和我丈夫的脸上抹黑。我们脑子里没有幻想，也不夸大其词；在名片上不用族徽，也不多写什么文字。我们是绅士之家，日子还算富裕，我们一文不少地缴纳税赋，对上面的人言听计从；我们是忠实的天主教徒，罗马教皇的信徒，我们同上帝，同救世主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每每有机会时，堂娜萨列斯都把这种信念落地有声地说出来，特别强调莫内格罗和格拉两个家族都是不追求浮饰的贵族，他们从来不欠别人一文钱，也不攫取不属于自己的任何东西，发誓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尽可能不染上任何色彩。对于丈夫堂彼得罗·何塞·格拉，她一直管得很严，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塑造他。因此，那位好好先生一辈子都是温和的，苍白的自由派人士，他确信一个正直的男人要自尊自重，也就是说，不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在各个方面都循规蹈矩，借给别人钱只收取低微的、合理的利息，并且十分守信用。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与高雅社会不和谐的事情。他既反对专制，又反对骚乱；他是宗教徒，但不主张宗教裁判。他是自由派人士，但憎恶无端闹事。他酷爱物质进步，但对于留学生、科学俱乐部成员和满脑子外国人思想和癖好的人在这里兜售的华而不实、过分复杂的新玩艺儿一窍不通。

五

这是妈妈的开场白。格拉听了以后，没有说一句话。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表示不同意见，会使她勃然大怒的。最好的作法是，让她把气都发泄出来，而把自己的不同看法留到她的滔滔不绝的理由开始变得苍白无力时再表达出来。威严的训斥之后，老夫人又用讥讽的语调这样说：

“可是，我是个可怜的女人，对什么都知之甚少，没有上过大学，不会阅读那些法国书，你应该怎样对待她呀？事情很明显；你一个心眼儿地搞社会改革，把什么都颠倒过来，把倒下的东西扶起来，把站立的东西推倒，你是个大人物，知识渊博。我没有你那样多的学识。老实说，你直到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愚言蠢行，在和你一样的蠢驴面前满嘴喷粪，和最不可救药的人混在一起，欺骗低级军官、军曹，让他们像野人那样跑到大街上，杀死他们的上级、上司。噢，你是荣耀盖身呀 我们必须戴上深色眼镜看的，因为你那荣耀的光环令我们眼花缭乱。你的脑子酷似一座塑造人类未来的美妙绝伦的锻炉，从那里时时喷出熊熊的智慧火焰。哎哟哟，上帝给了我这样一个儿子，我真不配呀！不幸的是，在人类下决心服从这些虚伪的预言家的整治之前，就应该把我儿子和其他与他一样的人打发到列加内斯^①去，因为这些蠢蛋那是最好的囚禁之地。太遗憾了，这个如此愚蠢的社会对你们并不理解，对你们仍然鄙夷，把你们视为天字一号的笨驴。唉，真是大错而特错呀，不该把你当做绅士那样抚养，不该给你穿燕尾服！应该给这些大人物穿上儿童短裤和罩衫，以便

^①列加内斯：是马德里附近的一处疯人院。

他们给我们讲述带来各种各样的好事时，更能表现出他们的特性来……你们真是大大风光了一回，谢天谢地，这里没有善于惩罚你们的政府。如果有这样的政府的话，会把你们整治好的，从而使你们把你们称为信条，称为原则的那些东西收起来……多么好的信条、原则呀！你们要把这些布道送给非洲野人！还有一件事，我得对你说。十分清楚，你是铁了心了，一门心思想当实用革命家，并以自己的榜样去布道，因为你想在笨人的协助下灌输到我们脑袋里的那些信条、原则，除了自由之爱这点佐料以外没有任何兴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那个可爱的儿子同巴别大王朝的一位公主同居 巴别王朝的家谱可以在《哥达年鉴》^①上查到……我们称为闹剧、缺德、罪行的东西，这些编辑老爷们称为‘人类之法’——不是这样吗？——，‘先于或高于真正的法律’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来说，尽管从这一点到回到野蛮社会只有一步之遥，但我的知识渊博的儿子不这样看，竟然和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过起夫妻生活来了，而这个女人的兄弟如果不是被押起来的话，一定在被追捕之中。当然，为了重塑和革新社会，应该从下面做起，在社会垃圾里寻找伴侣。应该向妓女、盗贼和骗子传授信条、原则，好一个信条、原则呀 应该把社会从劳役场上拯救出来，让它占据我们这些正直人今天占据的位子。是那样，是那样 取消法律，即宗教法和社会法 把受难耶稣拉下马，把教皇、国王、政府和社会拉下马。你们不要大犯傻了。照此办理，还要取消羞耻，羞耻也是一种古老的绊脚石。由于你还要取消阶级、名分等等东西，那就从取消衣服做起吧，让你和你的情人引进一种新的时尚，只穿遮羞布上街吧！”

^① 《哥达年鉴》是指一七六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在德国哥达出版的年鉴。

老夫人长篇大论地讲到这里，格拉再也不能保持敬畏的沉默，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得这样说：

“妈妈，你如果那样看待问题，心情是那样激荡，把事情歪曲了，我不可能回答你。我默不作声，任您夸大其词，我呢，也保留我自己的夸大了的——如果是夸大了的话——观点，保留我的错误，我承认我身上有错误。”

这时，堂娜萨列斯将突然转入训戒的第三阶段，即怒火万丈，而且火焰烧得咄咄作响，她不容儿子讲话，表情十分威严。

“给我住嘴，不学好的东西，你就是不把我看做你母亲，起码应该像尊敬一位老夫人那样尊敬我呀。你在给你爸爸和我脸上抹黑呀。如果你的言谈举止还没有被看做羞辱的东西的话，那是因为令人可笑的东西太多了，已经没有空间容下羞辱了。你不要在我面前讲话，你到这儿来，只能听，只能闭上嘴巴，乖乖地听从吩咐。我老了，很快就被你气死了，你不为我，那也应该为你的女儿痛改前非呀。不然，你将把疯癫冒险家、不遵纪守法的怪人、没有廉耻的人的名字传给她那一代。你千解释万解释，但都是老一套，我是不能接受的。而你就是有悔过自新的意思那也是重蹈覆辙的开始。朋友们——你爸爸的朋友，我们全家的朋友——每每提及你，没有一次不使我脸红。你要把我活活气死呀……你很快就独自一人了，可以为所欲为了，愿意干多少蠢事、蛮事就干多少蠢事、蛮事吧。可怜的西琼，可怜的小天使，落在你手里！……告诉我，你想把那个可怜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让她在你的那所学校里接受百分之百的愚蠢教育，没有上帝，没有法律，没有光荣。这简直把我气疯了……我恨不得打你一顿，直到手中的棍子打断了。我真想把你的嘴堵上，把你关进牢房里，让你只剩一把骨头，别再胡说八道……你别让我生气

了,别顶撞你妈妈了,她一辈子含辛茹苦就是想把你培养成为你爸爸那样的人,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格拉家族和莫内格罗家族的人一样,正直、理智……我不听你讲话,不想知道你的荒诞不经的理由,我坚持我的信念。你没有头脑,是个疯子,是个淫荡不堪的人。在我面前,你只能闭上嘴,低下头,我让你想什么、做什么,就想什么、做什么……别的,都不要说了!”

格拉扇动想象的翅膀,在见到妈妈之前便把后者的可怕训斥构思了出来,那是他无数次从妈妈嘴里听到过的呀!他是那样肯定堂娜萨列斯将依据这种模式或样本对他讲话,而他都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他也肯定实际情况和他想象的不会有很大差别,顶多是多一句话或者少一句话。但是,疲劳最后征服了他,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全身发热,呼吸困难,好像酩酊大醉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一开始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幢在建楼房最高几层走动,从这根横梁跳到那根横梁,从这些横梁可以望见下面几层。这些东西,左边的,右边的,犹如一个偌大的木笼子,有的楼层被一条条绳索包围着。安赫尔·格拉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热情鼓励着,跑呀,跳呀。突然,楼层没有了,他的双脚落在空中,掉下来,坠落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没有使他昏厥过去,而是很清醒,那是一次空中旅行,他数着走过的层数,三层、二层、主层、底层。他快速地估算着坠落的方式,避免碰撞。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碰撞是那样剧烈,两条大腿一下子被窝进身体里,他觉得股骨穿过胃部和肺部,从双肩露出来,像肩章一样。

这场梦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格拉每当头脑受到严重刺激,感到压抑时,总是做这样的梦。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做梦方式,都有自己的恶梦,我们可以称为那是体质性的。有的人梦见自己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里行走,寻找

出口,但就是找不到有的人掉进深井里,有的人把脚放在口袋里,疯狂奔跑,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除了那个坠楼之梦以外,格拉常常做另外一种梦,和儿时实际生活有关系,在脑海中留有深深印迹,犹如肌肤被撕裂,在表皮留下的伤疤,一辈子都不消失。

一八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安赫尔那时才十二三岁,和别的同龄校友出去游玩。他们刚刚考过试,有了闲暇时间在雷蒂罗公园和卡斯蒂利亚林阴大道长时间地狂奔乱跑,这会儿把老师骂得狗血喷头,那会儿又杜撰出孩提特有的恶作剧。那天上午,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那天上午,应该看看什么呀?对他们来说,那可是一个全新的场景呀。六月二十二日,枪毙军曹的日子。他们当中,有的人感到无法形容的恐惧,有的人——勇敢无畏的格拉是其中的一个——坚持去亲眼看看。对,应该看看,这次不看,上帝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孩童的强烈猎奇心战胜了潜意识的疑惑和心情的极度激荡。没有必要迟疑了,一群孩子跳跳蹦蹦地跑着,高兴极了。他们打听到行刑地点在斗牛场那边,立刻向那里奔去。他们还没有赶到库柏勒喷泉那儿,就听见人们吵吵嚷嚷地议论,说罪犯从阿尔卡拉大街走过来,两个人两个人地捆在一起,坐在出租马车上,由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押送着。他们像流星一样奔跑,很快超过那支可怕的队伍,那是想在行刑地点占个有利地形。人不多,他们急切地想把那个可怖的场面看个够,但是在库柏勒喷泉那里被警察拦住了。不过,孩子们根本不听警察发出的‘靠后,靠后!’的命令,眨眼工夫溜了过去。快到雷蒂罗附近,他们看见马车驶过去……格拉发现军曹的面色……好可怜呀!有的人十分青紫,那种死亡之色已经印刻在他们的黝黑面孔上,只有几个人想装出镇静的样子,但那

“镇静”犹如没有戴牢的假面具,从脸上掉下来。

马车停下来,二十个死囚,两个两个地捆在一起,那场面十分混乱。人们挤来挤去,军队无法把死囚同人群分开,只好动用枪托。不过女人要比男人勇敢得多,还有孩童,到处窜来窜去;他们有时离死囚很近。小格拉看见一个女人,连推带拥地打开路子,把香烟递给军曹。其中有个人在那可怕时刻仍然炫耀自己的禁欲主义,大声笑起来,对那女人的礼物不屑一顾,粗鲁地说:“干什么……这个时候我还抽什么烟呀?”一个卖水妇女钻进来,想卖杯冷水给死囚,但她不得不撒腿跑出来。小安赫尔已经不记得军队什么时候把人清理干净,行刑队集合起来,他太害怕了,嘴里苦涩涩的,胸部有压迫感,痛感。但是,猎奇心胜过潜意识的恐怖,就是被马蹄踩死,他也要伸长脖子,目睹那个杀人场面。

行刑队站好了,围在外面的军队继续阻拦着看热闹的人。但是,伟大的小格拉不知怎么一下子从马匹中间,从大腿中间,从枪支中间溜了进去,他觉得自己比纸还薄,比空气还容易变得无影无踪。他来到一棵干枯的小树旁,爬上去,正好俯视行刑队,过去一点是一堆破砖乱瓦,前面则是斗牛场的院墙。一个人看上去像疯子,也溜了进去。格拉看见他站在瓦砾中间,好像是从石块和砖瓦中钻出来的。他们互相发现对方以后,谁都不感到惊异。除了出现在两个人面前的可怕场面以外,不可能欣赏和感到其他东西的存在。格拉觉得越恐惧越在心中燃起猎奇感。在这个悲剧场面前,他把整个世界都忘在了一边。他看了看那个方形的场地,看了看军曹,他们被排成一排,离墙根大约一米远……有的跪着,有的站着……有的想朝前看,便面对前方,有的恐惧万分,便把脸转向墙壁……一位神父对他们讲点什

么，便走开了……两排行刑的士兵立刻向前走去……第一排士兵跪在地上，第二排士兵仍然站立着什么声音都没有……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一个人呼吸……开枪！枪声劈劈啪啪响起来，人在烟雾和尘埃中倒下，这一切都是瞬间同时发生的。格拉记得很清楚，被枪毙的人倒下时，姿势是那样奇怪，身体像重物从高处推下那样倒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那一切也就是几秒钟的事。蓝色裤子被打飞了，尸体倒在地上，有的横躺着，有的蜷缩着，有的嘴巴朝下，有的仍然瞪着眼睛，注视着高高的天空。一声尖厉的吼叫划破枪声响过之后的寂静，黑烟变成苍白的条状物散去了……仍然闻到枪药味。

那个像疯子的陌生人又从瓦砾中钻出来，眼睛充满惊色，头发直挺挺地竖在脑壳上。格拉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头发直竖的说法并不是修辞学的浮夸。那个人的脑袋真像一把地板刷；他的脸则像希腊面具，由于恐惧而抽搐得十分难看……他那方形大嘴吐出的好像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兽类的怒吼，他说：“太卑鄙无耻了，太卑鄙无耻了！……”安赫尔一下子僵在那里，他想逃离那个可怕场面，逃离那个人，但是却移动不得，瘫在那里，浑身冷冰冰的。他看见了点什么，几个士兵向还活着的死囚走过去，又啪啪地打了几枪。之后，有几位先生跑过去，他们是慈善会的成员，把白色床单罩在尸体上。格拉看见此情此景，比看见尸体暴露地上更感到惧怕。他哭了，也想像那个狂怒的陌生人吼叫。他用惊恐的眼睛在破碎砖瓦中寻找，但再也没看见他的踪影，很可能从石块中溜走了。

格拉也不知道怎样从树上跳下来，也不知道怎样从士兵中间溜出来。没过几秒钟，他便远远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在那里看见了令他心情沉重的东西……这一侧和那一侧都有人使劲推

拥,但是他继续往前奔走,寻找他的伙伴,但是,无论是附近还是远处,都没有找到。那时正值严重干旱季节,他在尘埃中拖着双脚,漫无目的地走了很长的路……他受到的刺激是那样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行走,也看不见有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只听见刺耳的号角声。民警骑着马奔过来,人群纷纷向后退去,他被推来推去。不一会儿,他便只剩一人了,面前是马德里东部的荒凉、偏僻的地方。突然,他感到很不舒服,身体无力,有压迫感,恶心,大口大口地呕吐。他感到很难受,禁不住哭起来,大喊救命……他踉踉跄跄地走着,不时坐下来喘口气,最后终于来到普拉多,从那儿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妈妈亲昵地拥抱他,当然,在得知她这个魔鬼儿子跑去观看那种场面时,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他在床上躺了三天,每天晚上都做恶梦,那个悲惨的场面重现在脑际,令他恐惧,令他喘不过气。其中一个细节始终缠绕在脑海里,即那个陌生人,他的面孔像一副希腊假面具,头发犹如尖刺。他以后再没有看见那样的人,由此他怀疑确有其人,那可能是他脑中的幻影,是那时恐惧的化身。他就是活一千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刻发生的事。

六

恰如天花在患这种可怕疾病的人脸留下的痕迹直到暮年也难消除一样,那个严重的不舒服感始终成为安赫尔·格拉的一块心病。每当他精神上不愉快时,总觉得那种恶梦般的不快同胆汁一样的苦涩混杂在一起;他躺在床上思绪万千,身上有点烧,时时看见那历史上可怕的一页,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页可能有些变化,但头发竖起的那个陌生人和不幸的军曹的形象是永远

不会模糊的，军曹还在血泊中蹬踢着腿呢那天夜里，他从那座在建楼房最高一层坠下以后，当他双腿被插进体内再次慢慢上楼时——这真是一大奇事！——，看见了可怖的幻影……他是那样焦虑、那样恐慌，和他儿时在脑海中再现以前看到那个场面而感到的惊恐、在床单里颤抖是完全一样的。心脏被压迫得实在难以忍受，一下子醒过来。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在扶手椅里翻转着身子。那时，有人拍击他的肩膀。在从梦境转到现实中来的那段蒙眬的时间里，他刚刚睁开眼睛就看见了点什么，迫使他立刻闭上眼睛，原来那是一束跳动的光线，金属箔片在阳光下移动发出的光芒……他又睁开眼睛观看，但是仍然不知道那印象是虚幻的还是实际存在的……

“啊！‘来来’……我一直醒着，你不要以为……只是……”

“您想喝杯巧克力饮料吗？”

“首先，妈妈好吗？安赫尔边揉着眼睛边问。

“这一夜她睡得不错。只有很短的时间感到不适。她已经知道您在巴黎，打来了电报，将很快赶回来。过些时候对她说，你已经在路上了。”

“这么说，我骑着扫把，从空中飞回来……”

“重要的是不要使她感到突然，惊愕对她来说是很危险的。从现在开始到中午，您可以从巴黎启程赶到马德里。”

“好，好，我听你们的……不过，对我女儿就不必这样周旋了。快把她给我抱过来。”

“唉，这是怎么了，又开始独断专行了？她半似风趣半似善意地说：“过一会儿我把她叫醒，还早呢！”

“马上给我抱来。”

“一点点地来。您的脾气可真急呀！孩子和她爸爸一样对

事情很敏感,再说,她很爱讲话。不管你怎样教给她,都很难不让她把爸爸已经在家里的消息讲给奶奶听。”

“可是,这不是在上演一出假戏吗?他发怒了。‘你也想不让我看女儿呀?‘来来’,你可别让我大发雷霆呀。在这里我说了算,我是说,在有关女儿的事情上,她爸爸说了算。听我的,不然我就大闹一番。”

“唉,看您这火爆脾气!您一定要镇静。我来安排这件事吧。首先,您喝点咖啡或者巧克力饮料,好不好?”

“那是毒液……你不让我看女儿,给我什么都是毒液!”他在房间里踱着步。“我在自己家里倒成了外人,把我当作不速之客对待。我对你说过了,快把西琼给我送来,不然我自己去找她。”

这时,布劳利奥走进来,他刚刚利用闲暇时间写了点东西,而现在想随便做点什么。

“喂,安赫尔,你应该注意所处的境况,孩子和奶奶呆上一会儿以后,你再去看她。我们要想办法让她在这里感到好玩,不让她搅乱我们将上演的喜剧。现在,你到餐厅去,堂莱昂·平塔托在喝巧克力饮料。”

安赫尔很不愿意地向餐厅走去,搞这么多限制,设这么多障碍,太让人心烦了。他刚走进去,神父连餐巾都没有摘下,便站起来,迎上去,和他拥抱,并且说:

“我心爱的小安赫尔,是你呀!你的出现真让人又惊又喜呀,对你妈妈可是一剂良药呀!你胳膊上的伤不重,是吧?坐下……这是上等巧克力饮料。你真的回来了?……太好了。你做得对,我说,应该给你可怜的母亲一点安慰,应该和她和好。太好了。一定得到宽容,忘掉过去。”

安赫尔虽然对平塔托没有好感,但对他所说的那番亲切、和蔼

的话还是表示感谢。这位神父在格拉家里很有权威，他现在表现出的容忍态度是个好兆头，事情将会很顺利的。说实在的，堂娜萨列斯的儿子和她的忏悔神父从来没有成为好朋友，前者对后者的看法很一般，认为他是个吃白饭的人，表面朋友，和他从来不能深处，他关注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致，所以，他对这位神父容忍几分，那是把他看做小灾，利用他可以避免大灾。神父是伊列斯加斯人，是格拉家族和莫内格罗家族的保护人，曾在马德里的米卡埃拉斯修道院当过神父，是堂娜萨列斯和她的朋友、亲戚的影响使他离开那个隐名埋姓的地方，来到大主教教区唱诗班的重要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他生活得无忧无虑，每每女保护人想向他咨询点什么或者慢性病严重时，他都立刻赶到马德里。

读过《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① 中有关福尔图娜塔身世的人，都还记得平塔托神父，他身材肥硕，很潇洒，有把年纪了，对人热情、和气，衣着颇为讲究，在学识和伦理上没有任何建树，娴熟的风笛调音师，和所有人都和平相处，和有地位的更是这样。应该说，他更是纸牌专家，而不是神学家，在京城这昏昏欲睡和闲得无聊的生活中，他把那种牌戏和棋艺简直掌握得令人五体投地的程度。他对堂娜萨列斯十分敬重，恨不得牺牲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他那件最好的短袖法衣），也要使这位老夫人同儿子完全和好，按照他的说法，要把老夫人儿子脑袋上的已经松弛了的螺丝钉拧得紧紧的。但是，问题是，对于这位家庭忏悔神父的规劝，安赫尔听起来就像听雨点滴落一样。当他们两个人争论

①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是加尔多斯的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过中译本，二〇〇〇年又出版了重校本。

政治或伦理问题时,平塔托总是用手捂着脑袋,即使很多时候道理在他一边。不过,问题是,如同对一个失去双臂的战士来说,勇敢精神也没有丝毫用处一样,道理对于可恨的平塔托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没有辩驳能力。

格拉听了堂莱昂的热情洋溢的话,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几句,正如辩论家说的那样,他们两个人都避免深入到事情的实质中去,因为那时不是进行激烈争论的合适时间。医生的到来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夫人的病情上。奥古斯托·米吉斯认为,浪子回归可能对堂娜萨列斯的状况产生正面影响,但要避免强烈的、突然刺激。他看过病人之后,又回到餐厅,操着亲切的语气对格拉提出建议,去见他母亲时要表达出改变行为准则的愿望,在那个关键时刻要放弃一切有悖于可怜夫人、令她痛苦的想法。

“好,好,好,”半个小时后,格拉说,那时,他把双手插在兜子里,在房间踱步。“我一定作出牺牲。”

那一刻,他记起了不幸的杜尔赛,对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包含着下面的这些想法:

“可怜的杜尔赛!……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她都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不应该,不应该忘掉她……太不公平了!我的命运这么不好呀!我怎么陷入这么深的矛盾之中呀!我如果不把我的想法,我的感情抛在大门之外,都不能进我的家呀!但是,我很难抛弃我的想法、我的感情 我的命运这么不好呀!”

他说这后一句话时,声音很高,当时,布劳利奥在场,他不由地警觉起来。

“安赫尔,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达成共识了吗,那一切都结束了……那一切?……”

这位好心的管家还没有把话说完，脾气点火就着的格拉一下子站到他面前，操着愤怒的语调说：

“布劳利奥，生活只有对蠢驴一样的人来说才是件容易的事。脑海里空空的人，多么幸福呀，因为只有他们才感到幸福。我如果是台机器，就不会碰到这么多问题啦。”

“问题！”布劳利奥傲然地说，他除了数学问题之外，对其他问题一无所知。“可是，是谁把你推进……推进那个……中去的？堂莱昂说过：必须把你脑袋上的螺丝钉拧紧些……问题！哪方面的问题呀？”

“感情方面的问题，亲爱的 理智方面的问题，还有……我越是思考，那些螺丝钉越是从螺母里脱离出来。谁把这些螺丝钉拧紧，那他就是为我做了件大好事，尽管使我变得比平塔托还愚蠢，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布劳利奥正想回答几句，用常识这样武器向他发起进攻——他使用这种武器，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得心应手——突然听到过道里传来小孩走路那种又快又响的脚步声，格拉向门口扑去，没等西琼走进来，便把她抱起来，一边疯狂地吻着，一边让她紧紧贴在自己心口上。“来来”跟在后面，她把一颗手指放在嘴巴上，一边笑着一边叫孩子肃静、规矩些。

“西琼，听话，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大叫，不要大闹。你如果表现得好，爸爸给你买一套厨具。”

格拉的父爱之情是那样激荡，一会儿吻女儿，一会儿吻女儿怀里的玩具。

七

西琼不说话，看到爸爸对她那样亲昵有些拘谨起来，她有一

段时间没有见到爸爸了。这孩子在智力发育上超前，她虽然才六岁，但智商像十岁的孩子，而个头儿却有四岁孩子那样高。她是个早熟儿，这表现在她的手和脚一刻不停，愿意自己一个人摆弄东西，摸摸这儿摸摸那儿，翻过来调过去地看，里里外外地观察，时不时地提出一个、甚至一串问题，什么都想知道，在她的生存空间，在思想和身体的各个活动领域，总是用眼睛观察、双手触摸、认识一切。她身材瘦小，眼睛黑亮，风趣有余，漂亮不足，她的脸庞不大，表情丰富、活泼、多变，她动作灵敏，尽量缩小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她的膝盖布满紫斑和伤疤，双手也是疤痕斑斑，那是在地板上不停滚爬、同桌椅经常碰撞的结果，仿佛潜意识盲目地鼓励她摧残自己的身体，消耗多余的精力。

孩子们很容易忘掉不在身边的人，但是也很快恢复中断了的亲切感。西琼在爸爸的膝盖上还没有坐上一刻钟，对待后者就像每天都见面的人，和以前一样亲切、随便。她一秒钟也不安宁，如果不是爸爸拉住，她起码从他怀里挣扎出来二十次，然后再二十次爬上他的膝盖。她现在不能移动，便提出一大串问题。

“小爸爸，你为什么把那只胳膊吊在头巾上？……小爸爸，你为什么不去去看奶奶呀？……你今天在家里吃饭吧？对，在家吃，‘来来’叫人去买鱼了，你喜欢吃鱼……侯爵给我买了好几把椅子，我带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可是，五屉橱的抽屉打不开，椅子腿都瘸了……一会儿，我把这块手帕洗干净。你愿意我把这手帕洗干净，是吧？‘来来’说我把自己弄湿了，管它湿不湿呢……纯粹是骗我，我不会弄湿的……放开我，放开我，我去告诉奶奶，说你在这儿。她还不知道呢……你会看到她很高兴的。”

实在没办法抱住她，为了让她在那儿玩会儿，‘来来’给她拿

来布娃娃、小家具和小器具,摆了一大桌子。她爸爸本来每次都满足女儿要求,而这次更是顺着孩子的性子,任凭她做什么,不是不管,而是纵容。这时,‘来来’看见孩子想要什么,格拉都拱手送上,便对后者发起火来。孩子想洗东西,那好,在她面前摆上一脸盆水。想擦椅子,甚至擦掉油漆、擦坏木头,好,爸爸自告奋勇,并且帮助她把布娃娃打开,掏出充当骨和肉的稻草。孩子想用桌子上的小杯子和长脚杯——那可不是玩具呀——搭个小城堡?好吧。杯子会打坏的吗?更好。如果西琼想爬到桌子上,他竟帮上一把。如果想在桌子底下爬动,他也会助一臂之力。

“您什么都让着她,那可是害她呀。”来来’说,她以同样严厉的口气责备爸爸和女儿。“您一来,这不,孩子又没法子管教了。”

安赫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无法控制易怒的脾气,顿时和“来来”大吵起来,他说她根本不会教育孩子。孩子就需要动,需要训练自己的新生功能;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只能捆住她的手脚,不利肌肉生长,不利血液循环,结果会造成身体关节和头脑思维的僵硬。

“把话说透了吧,”他补充说;“这里我说了算,我要西琼庆祝我的回归,恢复大自然赋予她的珍贵自由。我问你,西琼打碎了盘子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吗。把衣服弄湿了有什么关系?换一件不就完了。”

“对了,我在这儿整天就是为了给她换衣服,”家庭女教师笑着说;“好像家里没什么做的似的。”

“好了好了,”格拉说,没有理睬布劳利奥用严厉目光传递过来的无声要求,那时,布劳利奥放下《公正报》,中断阅读。“西琼今天自由一天吧。你想做什么?把布娃娃脑袋砍下来?那好,

那个布娃娃犯错误了，应该惩罚。判它死刑吧。还想做什么？把布娃娃弄湿了，把颜色褪掉，然后拿出来，给它穿上裙子，好，太好了。那套餐具太旧了，你想把它放在研钵里捣成碎末，放点水，弄成肉汁，把玩具黄牛喂得肥肥的，你想的太好了。‘我们大步向前，我在先，沿着立宪之路。’”

“来来”感到不舒服，不想看见那种无法无天的闹剧场面逐渐扩大开来，于是离开餐厅。布劳利奥也偷偷地嘟哝着，表示反对那种教育方法。这更加燃起了格拉心中的怒火，他决定全面而彻底地阐述自己的理由。

“蠢蛋，你应该明白，”他说，那时小姑娘正在桌子底下，把椅子腿拉下来，插进黄牛眼睛里；不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妨碍他们发育，不利他们的身心健康。社会也是这种情况。中央政权管得太多，不让人们活动，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人们不能掌握技能，不能接受教育，最终变成白痴，变成窝囊废，都不认识自己。”

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些事，这些事对于不了解堂娜萨列斯的敏感特征的人来说可能感到奇怪，但是对平塔托，对管家，对“来来”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老夫人发现西琼没有去她房间有些惊异，便询问是什么原因。他们说了好几种原因。老谋深算的夫人装出信以为真的样子。最后，为了不让她想得过多，把孩子送到她面前，但事先一再叮嘱孩子不要对奶奶提她爸爸，并且为了使她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威胁，而是许下一大堆诺言，如何如何爱她。小姑娘聪明极了，懂得那是怎么回事，当她来到堂娜萨列斯面前时，按照叮嘱不折不扣地做了。但是，没过多工夫，她又像上午那样玩起那种反常的游戏来，堂娜萨列斯非但没有斥责，而是把她叫到面前，想用亲昵的办法让她安静下来，孩

子不但不听，而且没好气地说：

“我不愿意。”

这时，老夫人茅塞顿开，用双手抱着脑袋，操着深信不疑的语调说：

“这孩子又不听话了？我儿子在家里”

在场的人第一个反应是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面部的截然相反、迟疑不决的表情使得堂娜萨列斯认为自己没有错，她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补充说：

“你们骗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就好像有预感，我儿子在身边。我没有听见他说话，但感觉到他在这里，我猜测……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你们说他打来电报，很快回来，还有别的什么……我觉得你们在上演一场滑稽剧，让我不感到突然。我说对了把？”

“那好吧，我的老夫人，”堂莱昂·平塔托露出一张甜蜜的面孔，一本正经地说：“好哇……他昨天回来了，是这样，他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感到后悔莫及，下决心痛改前非。”

“可是，你，‘来来’，还有你，布劳利奥，你们过于谨慎小心了，要了那么多外交手腕，拖延呀，这个程序那个程序呀，好，我声明，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让那个疯子进来吧，我想死他了，我要见到他，拥抱他。”

八

房门打开了，但是，从房门进来的人不是“那个疯子”，而是巴西利莎，在她耳边悄悄地说：

“米吉斯先生。”

这位先生随即出现了，堂娜萨列斯笑着对他说：

“我现在好极了,大夫。我那个出逃的儿子回来了,这比您的药有效 您的那些药不知道是什么味,特别是那种提取物……谁知道是从什么东西里提取的……告诉我,那几位先生来会诊吗 是不是我先见见儿子呀?”

米吉斯意思是,先进行会诊。

“同事已经来了,在大厅里恭候着。我不愿意您受到强烈刺激以后在接受大夫的会诊。”

“大夫,我心情很平静 我现在感觉很好。”

“亲爱的堂娜萨列斯,总的状况是不错 但是,你使我感到担忧,心脏发生突然变化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我来看看脉搏怎么样?”他细心地给老夫人诊脉。“镇静,镇静,我的夫人。您应该设法让心情平静下来。‘王太子’吗,让他在门口等着好了。您如果想为某个人表现出过分敏感的话,如果想感受到爱的激情的话,那就拥抱我好了,我一定治好您的病,然后同您结婚。”

堂娜萨列斯和所有在场的人大笑起来。在马德里,再没有比那个米吉斯更好的医生了。他性格欢快,待人亲如家人,想尽一切办法安慰病人 他在治疗过程中,尽量唤起病人的信念,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用彬彬有礼的接触这种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鲜花减缓科学的严酷性。除此之外,他知识丰富,临床经验多,因而得到众人的赞赏。堂娜萨列斯对他十分敬重,马丁内斯·德·卡斯特罗先生逝世以后,善良的米吉斯,那位著名学者的学生和助手便成了这个家庭医疗小组的总管。

堂娜萨列斯夫人非常检点,注意礼节,关注自己的人格,庄重多于自负,而这一点称为体面更为合适。她尽管不久于人世,也应该如此。在这一点上,老夫人本人就是整洁的化身,庄重的化身。会诊的那天下午,她认为那是病人的一次社会活动,一次

礼节活动,于是把蓬乱的白发仔细地梳理了一番,并且穿上紧身胸衣,除非无法忍受时她决不弃而不穿的。她还穿上了黑缎白纹的庄重晨服。她宁愿一声不吭地忍受剧烈的疼痛和不适,也不让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显得邋遢不堪。给她举办临终仪式那天,她还要梳理和穿饰呢,因为如果对宗教信仰表示敬重的话,那么对社会和科学也应该尊重的,把属于救世主的东西还给救世主。我在上面说过,她坐在扶手椅里,直着身子,一副贵夫人表情,她认为疾病不能使人失去庄重,我们应该以属于我们那个阶级的相应的庄重忍受病痛和面对死亡。

她曾是一位典雅女人,直到中年以后仍然风韵犹存。她一向注意自己的身段,胸衣是不能不穿的,这不仅仅使人尊敬、唤起好感,更重要的是保持体面的人格。她的身体笔挺、潇洒,胸部向前隆起,背部不弯,她那端正的双肩和肥硕的颈项,虽然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仍吸引来众人的羡慕目光。这位夫人很注意保护——不是修饰——自己的形象,如同保护一幢高级的石砌房屋,不靠支柱和粉刷,而只是注意不让建筑出现裂缝。不过,如果说她那雕像一样的身体保护得十全十美的话,而对她的面孔却不能这样说。岁月使那张面孔变得无能为力,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堂娜萨列斯的美妙绝伦的五官,虽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几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姿色。她的面部表情虽然严厉,如果说第一轮交谈不能得到人们的好感的话,那么第二轮你就会感到亲切、热情,从而能够征服所有人。她的头发,连同相应的假饰已是白霜一片,而两道眼眉却仍然是黑色的。鼻子,鼻梁很高;皮肤酷似羊皮,细小的皱纹勾画在五官之间。嘴巴里装着满口假牙。

她和丈夫——一位诚实的人,在郊外拥有庄园——一样,都

生在托莱多,她在这个省和省会都有房地产,亲戚多种多样,我是说,有穷的,有富的。老夫人很少回家乡探望,因为她不喜欢走动,对火车反感得要命 但是,和家乡的人保持经常联系,和一位赫赫有名的先生,即堂何塞·苏亚雷斯·德·莫内格罗关系更为密切,此人是她的表哥,格拉习惯叫他堂苏埃罗。对于这个人和别的穷亲戚,我们以后将加以介绍。

会诊开始前的几分钟,米吉斯到大厅去了会儿,安赫尔在那儿 他把后者拉到一边,说:

“你这个没脑子的,一定注意我说的话。你妈妈的病很重,我不能向你隐瞒这一点 如此严重的病情,从生理学角度讲,和精神状态不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精神状态可能影响病情,可能缓解病情,也可能突然加重病情。亲爱的安赫尔,一定注意呀!你有了那么多的失败教训,还不下决心彻底改正你的疯癫行为的话,那也应该让你妈妈知道你正在改正。这样你可以给她一点安慰,鲁汉子 帮我一把,把你妈妈的病治好。”

“您怀疑我这样做吗 奥古斯托,你把我想得太坏了!”

“还有件事。第一次见面必须十分自然,不要‘我的妈呀,我的儿子呀’那种东西。舞台上的场面一概不要。我来负责亮明你们的身份,你进去和她打招呼,就好像昨天刚刚见过面。很难避免使她受到剧烈刺激 但是,只要表现得直率,不发生令人沮丧的表情,关系就不大。一定注意这一点,安赫尔,注意控制你的性格 闭上嘴巴,如果必要的话,干脆戴上口罩 你要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温和些,有礼貌些,镇静些,不要偏激。”

格拉和他紧紧握手,表示同意他的话。米吉斯和另外两个医生去看病人了,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等候家里两位至友的来访,一个是住在二楼房间的房客塔拉穆恩迪侯爵,一个是堂克

里斯托瓦尔·梅迪纳。这两个人我们都已经认识，第一个是曼索朋友的哥哥，还有一个是马利亚·胡安娜（她是给我们的朋友布埃诺·库斯曼造成很大麻烦的三个已婚女人之一）的丈夫；他们两个人都是循规蹈矩、理智市民的完美典型，是贫民阶层的成员，但抱有腾达的欲望，他们智商低下，满脑子安逸享受、吃喝玩乐的潜意识。如果说格拉对他们厌恶有余，亲切不足，那么他们则把堂娜萨列斯的不幸儿子视为不屑一顾的人。在他们之间经常进行的交谈中，格拉总是像俗语说的那样‘揪拉他们的头发’，即嘲弄塔拉穆恩迪用加强语气讲话，讥讽大好人梅迪纳人品平庸，夸夸其谈。由此，堂娜萨列斯怒火中烧，看不惯儿子同对她来说那样令人尊敬、那样恪守社会准则的人随便开玩笑。那些年，塔拉穆恩迪与政府不和，因为后者没有让他当上议员，他一直抱怨公共事务每况愈下，声称前景堪忧，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视为国家灾难。他的想法少得可怜，屈指可数，他的语言贫乏，里里外外只那么几个词，他的语调轻狂，犹如乐器桑本巴的声音。他的某些用语、习语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他的双唇中间，不是‘我们大家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不能不是平衡预算。’就是‘我知道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进步的车轮应该停止转动。’他左一个目的右一个目标，令参加聚谈的人头晕目眩，以致安赫尔每次与他交谈时，也用上几次目的、目标这个词，那是为了讥笑他。

梅迪纳的语言粗俗，而他自称简明，像格言、成语一样。他认为说上两三个字词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束最激烈的争论。他为发表中性意见而感到自豪，他鄙夷所有政治家，只用纳税人的困苦作为理由攻击这些人。他的雄辩能力极为有限，谁都无法把他拉出那个领域，哪怕谈起公共负担的稍稍偏远的最简单

问题，我的这位朋友也要端出受苦受难的纳税人这个可怕例子。一天晚上，只有他们三个人一起，梅迪纳是那样顽固不化地为一个荒诞论点辩护，安赫尔都愤怒得不能自控，说出这样粗野的话来：

“您应该知道，经济问题都把我的肺气炸了，左一个纳税人右一个纳税人，我脑袋都大了。”

九

这两个人向他打招呼，对他的回归表示高兴。他们没有直接提及九月十九日的悲惨事件，只是以各自的特殊语调向这位革命者提出忠告。不知道怎么一来，塔拉穆恩迪的嘴巴又跑出了目的、目标这个词，梅迪纳的嘴巴则是税赋过于苛重。安赫尔不想反驳，耐着性子，静静地听着。同米吉斯组成会诊小组的那两位大夫进去看望病人。后者十分痛苦地脱掉紧身胸衣，接受科学的听诊、叩诊和检查，除此之外还有令人气恼的询问，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堂娜萨列斯不得不慎重考虑之后再小心翼翼地回答。有那么一阵子，她的胸部成了那两位先生的吉他和手鼓，他们这儿敲敲那儿弹弹，这儿听听那儿看看，了解血液进出心脏的情况和心脏内部动静脉血管的颤音。医学的猎奇感得到满足之后，学者们转到隔壁的小会客室磋商，米吉斯要求安赫尔在场，因为会诊结果最好在一位家人面前进行讨论。说实在的，他们没有议论很长时间。三位大夫中年长的一位，即加尼塞罗先生，圣卡洛斯的有名望的老大夫，认为动脉供血不足是主要疾病，听诊和叩诊很容易断定这一点。而另一个大夫，即莫雷诺·鲁比奥，则认为那是症状，病根是内心膜炎，是长期风湿病造成的，渐渐地损害了心肌，影响心脏功能。内心膜炎的症状是病人面

色苍白,虽然还没有殃及全身健康,但双腿已经肿胀和心前区的刺痛。正是由于动脉供血不足,心房扩大,以弥补血液的不足。但是,这便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危险,即破坏机体的协同作用。莫雷诺·鲁比奥喜欢辩论中使用比喻和形象语言,此刻,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果失去机体协同作用,亲爱的加尼塞罗先生,如果在神经系统和心脏功能两者之间起着积极作用的调节人提出辞职,短时间的昏厥就可能带来悲惨的结局。”

那位老大夫用怀疑的、不乏善意的表情听着曾是他学生的同事的见解,之后立刻说主要疾病是哮喘,并且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解释了这种病痛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一点,莫雷诺·鲁比奥和米吉斯在课堂和临床诊病时从老师的口里听过上千次,几乎,几乎都能一字不错地重述出来。那位旧制度培养的医生对自己的学说坚信不移,他建议采用放血疗法和使用诱导剂。莫雷诺·鲁比奥坚决反对放血,反对使用吸杯和水蛭吸血,而是建议采用“围攻法”;让病人服用补药,洋地黄甙溴化剂。他还指出,呼吸困难时,应该吸氧。

至于米吉斯,比他的同学更进了一步,他虽然同意后者的诊断,但不同意他的治疗方法,主张尽量少用药物。他接受加尼塞罗的泻药药方,同时也主张莫雷诺使用咖啡因的建议,不过把洋地黄甙排除在外,而是用洋地黄煎煮,让病人服用汤剂。至于放血疗法,在这种状况下压根就不应该去想。

经过磋商,大家的想法一致了,并且从任何医学观点来看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对堂娜萨列斯的身体却无济于事,因为师生二人都描述过,老夫人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两个人从各自的医学观点出发,并且看到过于强烈的精神刺

激会在病人身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承认那种危险的存在。心情平静,多休息,少烦恼,是治疗手段的最好助手。米吉斯用高超的手法,把心理学和医学结合起来,向他们解释了堂娜萨列斯的坚强的,也可以说固执的性格,她固执己见,下了决心便坚持到底。惟一的办法是不把矛盾推到她面前,任何时候都努力做到使她的倔强意志不致于折服和崩溃。他这样向两位同伴解释,也想让安赫尔明白这一点 那时,后者正全神贯注地听着。

磋商之后,三个人又回到堂娜萨列斯身边(老夫人已经重新穿好紧身胸衣,正准备接受吻手礼),准备向她告辞 她们安慰她,给予她希望,用最为慈善的虚伪言词告诉她说,她的境况很好。病人对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也演戏似的说,她本人也觉得好了些,会诊给了她战胜疾病的信心,相信不会发生呼吸困难和昏厥。米吉斯又说了几句笑话,会诊便告结束了。加尼塞罗第一个离去 莫雷诺·鲁比奥是后来走的,塔拉穆恩迪侯爵把自己的马车让给了他。这时,客厅里就剩下奥古斯托·安赫尔和堂克里斯托瓦尔·梅迪纳了,后者想进去问候病人,医生同意了。于是,米吉斯和安赫尔说了会儿话。

“你都听见了,亲爱的安赫尔。你母亲如果保持精神上的平静,我们又能恢复她的血液循环功能的话,还是能活下去的,谁否认这一点呀?精神,精神状态!……很不幸,这是关键问题。如果风笛调不好音,吹出的音符就难听了。我如果不掌握一点心理学的话,就称不上医生。我们如果不能使她性情稳定,我就看不到有什么法子能挽救你母亲。你应该知道,你和你母亲的令人遗憾的不和已经有十个年头了,这使血管机能发生紊乱,造成了不小的损伤。我无意把责任完全推到你身上;你们母子二人应该各负一半。你固执己见,认定自己绝对正确,她也认定自

已百分之百正确,是一块美玉,但是你没有生病,而她却处在病中。你应该让让步,忍让些,把你们母子之间的在观察问题和对个人行为上的所有分歧,表现得……我只说表现得,因为我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和她完全一致,愿意听她的话,在她的意愿的模具里铸造自己。”

格拉看到会诊的情况,也像医生一样清楚母亲病情十分严重,因而听了米吉斯的那席话后没有说什么,频频用力点头表示同意,坚决按照朋友叮嘱的去做;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十分合乎人情。

过了一会儿,奥古斯托走进堂娜萨列斯房间,后者正和梅迪纳畅谈,有说有笑。“来来”正给病人准备小饭桌,到吃饭时候了西琼帮助干这项家务,她很勤快,很认真,但有时免不了打破盘子。米吉斯首先让梅迪纳离开,他说病人即使同很理智的人谈话也是有害无益的。梅迪纳告辞退去。“来来”端来饭菜,堂娜萨列斯喝了几口木薯,鸡翅汤,还喝了半杯葡萄酒和矿泉水混合饮料。在老夫人用餐时,医生兼心理学家的米吉斯对她谈了与儿子会面的这个棘手问题。他说安赫尔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安赫尔了,他悔悟了,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为了大家,应该让悔过自新的罪犯得到爱护和尊严,而不要提及他过去的鲁莽行为,横加呵斥。如果堂娜萨列斯答应善待往事,奥古斯托保证她儿子将无条件地顺从。

病人听了医生的话信以为真,或者装做信以为真的样子,表示按医嘱去做,对于这类社交礼仪她处理得得心应手。米吉斯富有想象力,能说会道,很快把那种想法——见到儿子不能有一点激动,就好像那天早晨刚刚见过他,就好像天天见面似的——镶嵌,请允许我们这样说,镶嵌在堂娜萨列斯的脑海里。一句

话,他是想在病人身上营造出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 他很有艺术性,以致老夫人都格格笑起来,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并且这样说:

“好吧,我就权当安赫尔一天也没有离开家……亲爱的大夫,别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我不需要您摆弄我。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什么大的事也没有发生,我要表现得就像一个小时之前还见到他,他上街办事刚刚回来 比如说,去向您打听服用洋地黄的事,夜里服两次还是四次。好吧,如果那个蠢驴正在门后听我们讲话的话,就让他快些进来吧。对,我不会变脸的,我现在很平静……进来吧,蠢驴,不要演戏了。”

十

安赫尔走了进去。尽管做了种种思想准备,但无论他还是他母亲,在面对面相见那一刻还是十分激动的,虽然竭力控制,还是能从脸上看出来。安赫尔表情阴郁,结结巴巴地对母亲说:

“妈妈,我回来了……希望你高兴……你如果宽容的话……我想你会……”

“说这宽容不宽容的话干什么?米吉斯立刻纠正说:“你进来要说,我打发人问了,叫您服用洋地黄。每晚四次。”

堂娜萨列斯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但那刚刚现出的微笑,很快消失 不过,又重现在毫无血色的嘴角上。她让罪犯坐在身边的扶手椅里,看上去十分平静地说:

“我刚才的情况相当不好……就是说,很不好,不是一般地不好。现在感觉好了。”

对于安赫尔那只受伤的胳膊,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默默地看着儿子呢,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个孩子,置身那样一种境地,由于不用功或者淘气而刚刚在学校受到惩罚。她谈了天气,

谈到疾病把她朋友堂克里斯托瓦尔·梅迪纳一家搞得苦不堪言。

“马利亚·胡安娜，”她说，“三个月了，脑袋都抬不起来。她的伯父堂塞拉菲因左半身全瘫了。”

随后，她表示对自己的病的治愈很乐观，抱有希望。米吉斯就是这样安慰她的，说她下个星期就可以在房子里随便走动，监视仆人的行动了。医生走时，有些不放心的，害怕他不在场，事情不会像上帝希望的那样顺利。不过，他相信格拉能审慎处事。他有过的，不会说话呛人，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担心的是性格易怒的堂娜萨列斯不能自控，把火一下子发泄出来。他在门口与安赫尔告辞时，再三叮嘱后者，老夫人如果发脾气，一定避免顶撞，火上浇油。他还补充说，如果发生什么事，要立刻通知他。他住得离那儿很近。

女主人吩咐‘来来’把安赫尔的房间打开。其实这姑娘在那之前就打开了，少爷睡觉的房间已经布置停当。但是，后者说不睡，要陪伴、照顾母亲，因为‘来来’和巴西利莎可能很疲倦了。

“孩子，你比她们还疲倦，”病妈妈对他说，“你刚到，昨天一夜没有在床上睡。”

他还坚持，堂娜萨列斯也就不勉强了。“来来”把小姑娘安顿入睡以后，又忙着老夫人夜里休息的事，帮助她脱下紧身胸衣，又抱来软绵绵的枕头放在病人入睡的‘长椅子’上，因为她病重以后再没有在床上睡过觉；‘来来’用头巾把病人的脑袋包好，两只脚用呢绒裹起来。接着，她又给少爷解释要服用的药物，并补充说如果有疑问，就叫她，她睡觉很轻，能很快赶来。最后，她把带有灯罩的护理灯放在洗脸架上，便离开了。她遵照老夫人的吩咐，合衣躺在床上。房间里一片宁静，没有一点声音，一切都使人觉得病人会很好度过那个夜晚的。

屋里只剩母子两人了,他们不说话,对视着。“是不是要训我一顿呀!”安赫尔在心里揣度着。“我要么像死人那样一声不吭,或者她讲什么我都说对。”堂娜萨列斯没有困意,呼吸顺畅,这是一个好兆头。她可能过会儿就入睡了。糟糕的是,她已经养成习惯,生病期间不见儿子,而现在儿子就在那里,感触很深,思绪万千。同样,格拉是久别之后,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的冒险和事端终于来到妈妈面前,也觉得有一种新鲜感。他也没有一丝睡意,尽管前一天夜里睡得很不好。他注视着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她为什么默不作声,为什么她的专断性格不点燃怒火对他发泄出来。他们这样呆了一阵子,她看着他,他被看着,觉得置身于法官面前。他甚至这样想,这样默默地呆着——暴风雨前的寂静——,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说一会儿,把事情解释清楚。最后,还是堂娜萨列斯打破寂静,用极为平和的语气对儿子说:

“明天,你得替我去看看梅迪纳一家人,了解了解他们在那幢房子里的居住情况。我们欠人家的情,应该多关照他们。”

安赫尔很高兴去做那件事,说完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但是,如果堂娜萨列斯只是用眼睛看着他而不讲话的话,那体内的火山却是在沸腾着的。这时,堂娜萨列斯在内心里暗暗地训斥儿子:

“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悔过自新呀,你这个伪君子,真会演戏呀,这太愚蠢了!你这样恭顺,那是大好人米吉斯一手导演的喜剧,他用心是好的,不让我生气,不生气也就不会使病情加重;你之所以演这样的戏,是因为你虽然在歧途上走得那样远,还是爱你妈妈,不希望她死的……但是,如果你的思想已经那样根深蒂固,你的性格又像火炮一样,我怎能相信你悔过自新呢?你是装成俯首贴耳的样子,为的是不使我的病情加重。唉!如

果我的这颗心没有破碎的话，看我怎样撕下你的令人羞辱的假面具 不过，我还是控制自己的好，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因为一想到这个家，这可怜的小孙女都一下子落在你手里，我就不寒而栗，就不能遵照上帝的意志去做，让我不能平静地死去，甚至背上莫大的罪名……我要控制自己，装出相信你悔过自新的样子。”

堂娜萨列斯想到这里，心情有些激动，从而呼吸显得有些急促。格拉警觉地凑过去，但是老夫人对他说：

“没什么……乙醚，给我点乙醚……”

病人好像安静了下来；她要把戏演下去，又说了遍自己很好。

“你不必整夜守着我。你太累了，躺在沙发上，睡会儿。”

安赫尔不想按照妈妈的话去做，而是坐在她的面前，认真观察着。堂娜萨列斯没有看他，在内心里继续这样抨击儿子：

“当一个人忘掉他的社会地位，忘掉对他父母正直名分的尊重，没有权利被列在正常人的行列，而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你感到羞愧，为你的行为感到羞愧；当人们向我讲起你的功绩时，我的心感到压抑，血液都好像停止不动了。这就是我生病的原因。我们要做出努力，不把我们的痛苦表露出来，而整个机器的内部零件已七零八落了……我把这交给最聪明、最谨慎的人，看他能不能挺得住……像我这样的人，在家人中看到的全是正直、虔诚、温和的楷模，难道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儿子，她的独生子和心肠最狠毒的人鬼混在一起，搞什么兵变呀，把社会颠倒过来呀，把无政府状态强加在我们头上呀——塔拉穆恩迪把这称为‘第四等级’人的举动，而我理解‘第四等级’的人就是那些愚昧无知、报复心理强盛、比猪还脏的人——？谁见到过这样的疯

癫、梦呓呀？……可是，唉，我的儿子哟，如果说这已经够多的了，那么你最近这一次功绩可称为盖过以往的一切！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我这里有朋友，他们详尽尽地讲述发生的事……最后，坎朋没有被枪毙，这正如塔拉穆恩迪说的，证明在这里政府已不复存在，我们受制于一些地痞流氓……许多人猜测，你积极参与那场可怕的革命骚乱还不满足，进而和那样一些人混杂在一起，即这些人卑鄙地杀害了前往完成使命的高尚的军官……这些，这些使我的灵魂感到震荡……这些，这些在我的心脏砍了一刀，鲜血如泉水喷出来，流到、汇聚到不该流到、汇聚的地方……这些，这些在我的心窝上留下一个可怕的结，它阻止血液流动，切断呼吸。我本来可以忍受你那彻头彻尾野人的耻辱，你疯狂地搞阴谋活动，和你的家人、和我的终身朋友断绝往来，可是，你却和杀人犯站在一起，和杀害好人的人站在一起，安赫尔，这是那样严重……那样……哎哟哟，上帝，我觉得要喘不过气来了！……对，我一定控制自己……把一切悲伤的想法从脑海中赶得远远的，设法把怒火熄灭掉……我的上帝，你怎么让我这样活着呀，不能这样，我要做祈祷，看看能不能让呼吸恢复正常。圣母哟，不要这样地窒息而死！……好了，好了，过去了。只是一个前兆……已经呼吸正常了。”

十一

那时，格拉没有一丝困意，看到妈妈不睡觉，心中很不安，他不敢和妈妈进行快活的交谈，以使她的心情轻松些，因为他担心本来热情洋溢的话语来到他的或妈妈的嘴边会变得酸涩，于是用眼睛扫视着天花板，同时思绪在他生命最近一个充满奇异事端的时空里漫游。他想起了杜尔赛，杜尔赛的形象总是浮现在

他的脑际。他认为,孤零零的、没有任何救援的、不幸的杜尔赛一定感到很痛苦,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夜不归。

“我昨天晚上出来时想很快回去,”他这样想着;说好这个时候回去。可怜的杜尔赛!她一整夜都睡不好……胡思乱想……我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我是不是……一个人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种因袭主义的作戏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好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回这个家时,怎样的人情和天理,请听明白,怎样的天理和人情可以反对我把杜尔赛带在身边,可以反对我们两个人留下来,同我女儿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可是,我已经听见了回答声:没有任何天理和人情反对,持反对态度只是虚伪的社会和我母亲的个性、意愿……杜尔赛住在这个家里!看来只这样想一想就会火山喷发、倾盆大雨骤然降临,再来一次旷世洪荒。好了,好了,我为了成为一个体面的人,有资格和梅迪纳们、布林加斯们和塔拉穆恩迪们说几句话,就必须憎恶那个不知道如何生活、只知道与我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幸的女人。让我抛弃她,这种想法太荒诞了!我的最大乐趣是把她带到这里来,并且对她说:‘你面前的全部东西,包括这舒适、宽敞的房子都可以享受,还可以得到我女儿的喜爱和我母亲的真情。我们四个人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是多么美好的梦境,多么甜蜜的生活……还有……我敢保证,杜尔赛如果住在这里,对我的女儿来说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妈妈。而如果我母亲脾气温和些,成为另外一个人,杜尔赛又会成为她的一个好女儿。那个可怜的姑娘是用那样的精神材料制成的,她温存、典雅,能和周围的一切融和在一起,特别是周围环境比较好时,她更能很好地适应。可是,我母亲如果身体很好,对我谈到那……噢,我该怎么回答呀!我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怎样解释我对她的爱,怎样解释我为什

么忘却她因为温顺和贫穷而做出的错事，身上留下的污迹！我大声讥笑社会偏见和企图控制我的那些严厉的、自私的平庸之辈的旧俗……”

堂娜萨列斯已经合上眼睛。由于长时间的静坐不动，安赫尔也感到眼皮发沉。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好像听见病人的声音，责备他的声音。他仔细看了看，从病人的样子看，他确信她安然，起码表面看上去是这样。于是，他又合上眼睛，这时心中有个声音在抖动，语调里充满火药味，那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的胡言乱语，而是对堂娜萨列斯没有说出，但早就可能说的那些话的驳斥。具体是这样的：

“妈妈，看来让人不敢相信，你坚持的那些东西和事情的实际情况截然相反。难道我遭受的不幸，完全由我一个人负责吗？……我忍受的痛苦，是自作自受！……你一辈子奔走操劳，最后已经腰缠万贯，而我把这一切都挥霍了？……可是，妈妈，我们来好好看一看问题，好好看一看过去的事。除了你之外，谁应该对我的最大不幸、对我的婚姻负责？当时，我虽然已经出现了派别潜意识，但仍然维护正统观念，对先辈言听计从。我爱你，尊敬你胜过一切。对我来说，你的意志是神圣的，不可抗拒。你受我们家庭朋友的影响太深了，你对他们崇拜、敬重如同我憎恶他们那样，你一直坚持我应该同佩皮塔·佩斯结婚。‘可是，妈妈，我不喜欢她，我们两个人情趣不投……还有，我觉得她也不喜欢我。我这样粗俗，而她那样文雅，她很轻浮，注重形式，讲究外表，她爸爸对她娇生惯养，和佩斯家族的所有人一样，愚蠢透顶……’你想想，当时我把这些话讲给你时，你是那样生气。你也想想，你对那姑娘夸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她和她爸爸对你竭尽奉承和欺骗之能事，从而使你根本改变了原来的想

法……‘就这样，就这样，你这个傻小子你必须结婚，必须结婚，必须结婚……你对女人懂得什么？佩帕^①是个天使，接触多了，你会爱上她的。’我已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保存着那种习惯，即牺牲自己的想法，而服从你的想法。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仍然坐在你膝盖上似的，没有任何东西像使你生气那样令我痛心疾首……‘亲爱的妈妈，这么说，你一定要我结婚了，好吧，听你的，我是你的奴仆……多么可怕，代价多么昂贵的考验呀！我用我自己的幸福为代价，换取乖儿子的专利！……’结果，那事还是发生了，这我没有必要对你讲出来。从头几天开始，我和我妻子就不和，很令人失望。我不喜爱的东西，她却爱不释手。她浮华，轻佻，比她那颗冷漠的心更令我痛苦。她那样讲究衣饰，那样喜欢逛大街，那样做作，那样冷漠，当我们不能满足她的任何怪癖时，又是那样撒娇、那样撒泼，这一切都使我苦不堪言。我遭受的痛苦，妈妈，我们遭受的痛苦，怎能忘得一千二净？多亏她得了肺炎，一命呜呼，我们才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现在，堂马努埃尔·佩斯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还一口咬定是我把那个不幸的女人气死的！那天，我们在这幢房子的餐厅里发生了口角，我抓住他，险些把他掐死，你还记得吧？那个佩斯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佩斯，都是无用之辈，十分虚伪，是社会礼仪可鄙教条的杜撰者，是他们使我走上反叛、无政府主义之路。当我鰥居以后，我觉得被从重刑中大赦出来一样，我说，‘我再不俯首贴耳了……’你没有汲取教训，仍然固执己见，但我要告诉你，杜尔赛和我妻子恰恰相反。是杜尔赛而不是那个女人，才配做你孙

^①佩帕：指“佩皮塔”在西班牙语中“佩皮塔”(Pepita)是“佩帕”(Pepa)的指小词，昵称。亦可译作“小佩帕”。

女的妈妈。是杜尔赛而不是那个女人能使我的生活甜蜜、欢乐。是杜尔赛而不是那个女人，应该在你的身边管理这个家。但是，我知道，你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除非高山会跑路，老牛在云端吃草，鸟儿有奶喂给子雏……你的心脏功能紊乱，这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的过错。应该说，归罪你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固执性格，不容得一点点违背，不容得一点点反驳，甚至根本不理睬其他人的意见。我被千万条绳索捆绑着，有些是合情合理的，有的则是无情无理；我想把最令我喘不过气的那些绳子撑裂开来，我挣扎着，挣扎着，最后将所有绳索撑断了。我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那是因为我憎恶自己的生长环境，憎恶你强加在我思想上的无穷无尽的障碍。我给你解释过上千次，但你不愿听我的。你身体好些时，我将再给你解释解释，那时你听我讲什么都不会对身体有损害了。”

堂娜萨列斯没有睡着。她想睡上一会儿，从心中那个声音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她用力闭上眼皮，只想着休息，想着忘却，同时做起脑部健康的某些疗法来，比如祈祷呀，叨念主呀、圣母呀，计算加法、减法或数着大数呀。可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那个心中的声音压过她想用来压下这声音的那堆数学算式、那堆祈祷词语，于是这样呼唤着：

“你总想用那种滑稽的谦恭欺骗我！谁知道你是不是假装爱我、尊敬我的样子，想把那个坏女人带到家里来呀！……说不定现在你就把她放在你的房间里或家中的其他房间里……我不答应，决不答应，我忍受不了。你不敢做出如此亵渎神明的事；你如果胆敢那样做的话，布劳利奥和‘来来’是不会同意的……可是，唉，我如果死了，你肯定立刻把她弄到这里来，让她当家，这个家的一切都由她掌管……上帝哟，这合乎人情吗？我的西

琼落入那个女人的手里！……我的家！……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不去想如此荒诞的事。我全身的血液如同瀑布一下子涌进胸膛，我感到窒息，四肢瘫软，生命即将完结。上帝哟，圣母哟，请把我从这个地狱一样的想法中解脱出来吧。我如果死去，那就让我平平静静地死去。让愤怒离我远远的；我咽气的时候，心中不能燃烧着怒火。”

十二

到了大后半夜时，格拉才把臂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脑袋枕着合拢起来的拳头上睡了一会儿。也就是打个盹吧，脑子还没有完全失去对现实事物的感官；不过，在迷雾和朦胧状态中隐约看见了那个希腊面具，头发直挺，方形大嘴恐惧地抽搐着。他一清醒过来，便看见有一个人向他母亲走过去，脚步很轻，身体好像是在滑动。那是“来来”，身上披条大披巾，只穿着袜子。她是来看老夫人情况的，后者醒着，便与她说了几句话。安赫尔也凑过来。堂娜萨列斯说了他们两个人一顿，没有必要守着她，整夜不睡。

“去睡觉吧，”她对他们说；“你，安赫尔，不要那样固执，别让我生气。快回房间休息 你可能比我更需要休息。‘来来’，你睡觉轻，帮助我把洋地黄准备好。另外，我现在 马上要睡了，觉得挺困的，唉，我真不想睡。”

格拉没有听妈妈的话，他出去会儿抽了支香烟。过了半个小时，他回到母亲的房间时，发现她一个人，和以前一样还在醒着。儿子关切地问了几句，她回答说，尽管没有睡，但感觉很好。这位善良的老夫人已经没有那样大的精神力量在罪犯儿子面前保持一直保持的缄默、谨慎态度她的专断情结战胜了慎重，打

碎闸门,一下子喷发出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不过,她仍然使尽了最大的抗御力气,但不是为了阻挡专断情结的喷发——这已经是无法做到的了——而是为了把它限制在讥讽的模式里,犹如心术不正的雄辩家做的那样。

“我心中的儿子,她让儿子站在自己身边,说:‘你悔过自新将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你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不应该强迫你做出承诺。如果说我信不过你的话;不说了……你只要说几句话,让我相信你悔过自新也好呀。现在,要拿出品德、理智来,要尊重所有人,忘掉所有过错。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是的,妈妈,’格拉肯定地说。他认为不能多说话,于是在心中这样暗暗地议论起来。“你用讥讽的语调和我讲话。你不相信我已经后悔做了错事,更不用说别的了。我太了解你了,你在想什么我都能猜出来。”

“好,’堂娜萨列斯补充说。“你一走进这个家门,就意味着已经憎恶品端不正的伴侣……男女伴侣;把某些朋友抛到魔鬼那儿去了,我一直认为那是些令人羞辱的朋友,你现在也那样认为了。”

“是的,妈妈,一切都成为过去。’安赫尔吻着妈妈的一只手说。

堂娜萨列斯望着天花板,像是念经文一样轻轻地动了一下嘴唇,自言自语说:

“那个卑鄙的家伙真会骗我呀!他以为我相信他演的滑稽剧。”

格拉意识到妈妈由于他们两个人谈话谁都不敞开心扉而开始激动了,于是向她请求以后找个适当机会再谈那个麻烦话题,同时又说了遍,他不想再让她生气。

“你如果和那个坏女人断绝来往，’堂娜萨列斯说 她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什么都可以原谅’”

“可是，妈妈，我不是对你讲了吗…… 妈妈，你不要激动…… 那事早已结束了……我对你发誓……”

“那，那，我喜欢……我喜欢你发誓，因为你不会用假话发誓。有件事，我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就是说，我一想到我刚刚咽气那个女人就走进这个家……”

“可是，妈妈，你想到哪里去了 首先，你不会死的。其次，根本不存在那么一个女人。”

“这么摆弄我，这么欺骗我吗！她仍然是一副怀疑表情，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接着，她提高声音，用严肃的语调说：

“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讲清楚。我如果知道你女儿要落到巴别那家男女的手里，我宁愿她和我一道死去，我要请求上帝把她和我一起带走。”

“妈妈，我的上帝，你是怎样生出这些怪想法的？他颤抖了，有些自责地说。“你失眠，满脑子怪想法。我也是这样，如果一夜不睡，只会胡言乱语……你知道，种种不幸使我……使我想得很多……你会发现，我是另外一个人了……你现在别的都不要想，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将完全和睦相处……可是，怎么，你不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她的讥讽语调更加明显了。“我怎能不相信呢？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的话？”

“她在嘲弄我，’他把脸转向一边，双唇抽搐着。“都是我的过错，不善于掩饰，我把真情从嘴巴赶走了，但是却从眼睛里跑了出来。”

他提高嗓门说：

“你是不是让我证明我说的话呀？”

“不,我不需要更多的证明……我早被你的话说服了。说说就足够了。你说得对,完全和睦相处,是那样。多一点什么少一点什么,我们不应该看做是问题。你真是我的儿子呀,我怎么想你就怎么想,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你不要把那看成玩笑,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赶快把身体养好,到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为什么不该抱怨我。”

堂娜萨列斯沉默了好一阵子。安赫尔首先打破沉默：

“你还没有听我的解释呢,你的话与其说是我需要的安慰和真诚,毋宁说是讥讽和折磨。”

“我的话将是另外一种情况,堂娜萨列斯说。她突然露出威严表情,犹如猫儿伸出利爪一样。“如果我儿子的话不是谎言,而是……”

她气不够用,无法把话说完。安赫尔觉得他的火爆性子在心里一下子燃烧起来,已经无法在那里处于静止、休眠状态。他一时冲动——对于火爆性子的人来说宛如电击后的颤抖,根本不顾后果——把他双手本来握着的妈妈的手推到一边,说出一句话,但没说完便止住了：

“可是,你怎么让我和你说话,如果……”

他很快控制住,用亲切的语气结结巴巴地纠正说：

“妈妈,我的上帝,你可不要看见我坏呀。”

他想再次用双手握起妈妈的手。但是,堂娜萨列斯早已把那只手放在胸前,伸着脖子,眼睛睁得那样大令人恐怖,同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那是呼吸极度困难造成的。安赫尔立刻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便高声呼唤‘来来’;后者没多大工夫便急促

促地赶来。

格拉母亲的脑袋往后仰着,嘴巴张着,不断抽搐,好像要把房间的全部空气一口一口地都吸进去可是,空气不进去,因为她已经不能自由呼吸。面对那场面,安赫尔惊恐万状,不知道怎么做才好,跑到房间外面,叫人快把米吉斯请来。“来来”倒还镇静——当然她也很恐惧——,立刻让病人吸入乙醚,但没有任何效果。老夫人平静了一会儿,但很快又发作了,而且更加严重。他们看到乙醚无效,便打碎一管椴树花浸剂,洒在手帕上,让病人从鼻子吸入。这个办法也没有效。这时,家里所有人都起了来巴西利莎只穿着衬裙就跑进来布劳利奥也赶了进来,他只披件衣服,连眼镜还没有戴好。“来来”想起洗手疗法,医生叮嘱他们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使用这个办法。大家开始忙碌起来。在等待水烧热那几分钟,一个个都害怕情况继续恶化。老夫人的窒息已经减轻,不过,她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对于儿子和在场所有人的亲切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当把她的双手放进热水——只要她能够忍受,尽量让水热一些——里时,她睁开了眼睛。

“妈妈,妈妈,”格拉对她说,他想把话说得亲切些,让妈妈得到鼓舞;“平静些。那没有什么。恐惧,忧虑。你如果身体好好的……看看我们,回答我们的话呀。不管你怎样想,我们都要治好你的病。”

病人轻轻地笑了笑,嘴巴周围的皱纹变得弯曲起来。很难说清楚她那干枯的双唇和僵硬、蜡黄的面部表情是因为亲人守护身边而流露出的快慰之情,还是表示怀疑或深深的讥讽。看到病人稍稍缓解,安赫尔“来来”和其他人本来抱有希望的,但他们很快沮丧起来,因病人又发生窒息,程度是那样严重,她的

全身都在颤抖，胳膊抽动得很厉害随即，她已没有一点力气，犹如一座巨大的城堡倒塌一样没有办法挽救。她没有力气呼吸，从胸部深处涌出一股没有任何节律的热气，仿佛是从火上煮锅沸腾起来的一样。那一刻，平塔托神父急促地走进来，他还在系长袍的扣子呢。他一看见女友那副面孔，便阴郁地说：

“快……快做终傅^①……路加斯赶快通知教区。”

他接着含含糊糊地做起祈祷来。那时，大家还给病人的胸部敷了芥子泥，四肢也这样处置了。当米吉斯赶到时，堂娜萨列斯的面部完全变了样，眼睛塌陷，嘴巴呼出的气息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恰如什么发出的响声在急骤地远远离去，最后听不见了。大家竖起耳朵，想听到那个‘钟摆’的最后几次摆动，然而钟摆在遥远的空间渐渐停止下来，你看着我，我看着我，用目光询问对方是否听见点什么。米吉斯难受极了，什么也没说，有什么可说的呢。那时天已经放亮，连最不情愿接受可怕死亡现实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可怜的堂娜萨列斯已经不在在了。

^①终傅：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

第 四 章

“ 来 来 ”

—

格拉失去母亲,他的精神状态可与那样的人相比较,在地上狠狠地摔了一跤,脑袋破裂,从而感到晕眩,或者造成了脑震荡。他僵呆、痛苦、疲倦,心乱如麻,好像还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堂娜萨列斯咽气那一短暂而可怕的瞬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际。他睡了会儿,还是昏昏沉沉的。从妈妈死去到把遗体抬出房间的三十个小时里,他好像发烧一样神志不清,什么都安排不了。再说,他也没有必要主动张罗,因为有‘来来’和布劳利奥在,他们什么都会关照到。善良的管家虽然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着,但仍然跑东跑西,料理葬礼事宜。两只眼睛不停跳动的姑娘悲痛欲绝,不过仍然打起精神不让别人看出,她由巴西利莎帮助给女主人穿上寿衣。其他女仆哭声四起,家里乱成一片。那一天一夜,除有时要照顾西琼外,‘来来’一直守在老夫人的遗体旁,不停地祈祷着。堂莱昂·平塔托也是这样,只是偶尔才歇一会儿。

安赫尔带着女儿关在房间里,拒绝接见客人,只是布劳利奥有时进去给新主人讲讲吩咐他全权处理的事办得怎样。葬礼办完以后,安赫尔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但仍然拒绝接见朋友,那是

因为他在法律上的处境很微妙，他呆在马德里有被捕的危险。热心的塔拉穆恩迪利用他的影响帮助格拉摆脱那种困境，与市长，甚至可能与大臣谈过以后，现在来安慰他，说只要他不在公众面前露面，就权当他不在马德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参与九月事件已经没有责任，而是说鉴于情况，祭九期间不追究他。由于当局宽大——这真是一种特殊照顾呀——，格拉见了一下前来吊唁的几位挚友。对于格拉来说，接待客人，特别是有些人很令他讨厌——他们在脸上露出悲痛表情，用来掩饰猎奇感和窥探的目的——，确实是件累人的事。他度过了好几次不快的时刻，包括岳父堂马努埃尔·马利亚·德尔·佩斯的来访。他只同后者寒暄几句客套语，冷冷的，也很虚假，这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他们亲热不足，憎恶有余，希望对方越坏越好。如果可能的话，佩斯早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安赫尔呢，他请求上帝，起码让岳父染上急性肺炎或者肠绞痛。岳父在那儿的时候，他尽量关上一道道闸门，不说出有失礼貌的话，因为梅迪纳的夫人——也是格拉的女友——对他讲过，那个家伙说起老夫人的死时，竟然用那种语言，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

“我毫不怀疑，”他在圣萨罗梅家里这样说过，“她是她那个心毒手狠的儿子杀害的……你们应该相信这是一桩精神扼杀案例……我了解这个杀人凶手，了解他的卑劣伎俩，因为我可怜的佩皮塔就是他卑劣伎俩的牺牲品。这个家伙杀人不见血。说到可怜的堂娜萨列斯这种情况，我不敢发誓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扼杀。”

安赫尔并不满足对这些恶毒语言表示鄙夷，如果他接待佩斯时精神不是那样不振，一定把他的脸羞辱得铁青或红到耳根。

这件事最为不寻常的是，堂马努埃尔·佩斯对他仇敌格拉的

恶毒攻击不但令后者烦恼，而且在他心中唤起不祥的回声。堂娜萨列斯病逝后不几天，他便开始感到悲痛得有些呆滞，自尊心受到极大压抑，而这些通过物质方面的模模糊糊的形象表现出来。他的心如同一只盛满液体的杯子，由于自尊心受到压抑，杯中的液体不断下降，最后完全消失，从而杯底清晰可见。杯底现出了他对母亲之死应负有的责任。格拉无论用感情还是实实在在的辛劳都无法填塞杯子，杯子越来越空，他感到恐惧。最为糟糕的是，他的良心并不停止在道德责任上，而是走得更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寻找司法的最高享受（在那种情况下，那是有损健康的享受，恰如溃疡患者的享受一样，他由于神经刺激而触碰到自己的溃疡），又像疑心重重的检察官那样审查前一天夜里的事件，找出他对不幸夫人之死应负的直接责任。

“说真的，她并没有真正原谅我，”他说，“她的那些话充满了讥讽口气，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我也应该说真话，我并没有为我的行为感到悔恨，也没有放弃我的想法。我把自己伪装起来，她也是这样。同时，我在内心深处也希望使她高兴，找到一种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以避免以后发生纠葛。但是，无论她还是我都没有真心实意地去想解决问题，而这正是我在她面前的严重处境……要么说谎，要么牺牲可怜的杜尔赛……这两种做法，到底哪一种好些？我觉得都不可取。但是，要想把自己伪装起来，就必须做得更艺术些。现在，我看得清楚了，我母亲那样可怕地压着心中的怒火，是为了不对我破口大骂。她如果像以往那样把火发出来，也许不致于死去。我还记得，母亲死去那天夜里，我做出那样大的努力就是为了在那令人焦虑的处境面前抑制自己，犹如两个战士面面相觑，枪筒瞄准对方，但不敢扣动扳机……米吉斯说得很好。如果打破了机体的协同作用，我们大

家都完蛋。现在,协同作用已经打破,造成了死亡 那是我打破的呀 对,我应该自谴,我活一天,就应该自谴一天,我太粗鄙了,潜意识地动了一下,也就是轻轻冲动一下,枪里的子弹射了出去。那时,我用双手握着母亲的手。她说了点什么,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几乎是无意识地推开她的手。我的火爆脾气一发作,就难以控制。我推开母亲的手,母亲收回放在胸前的手。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她的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她的体内,一切都失去平衡。我推开了她的手,我如果握着她的手而不推开,该多好呀 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那个动作 如果发生在别的情况下,那个动作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那时,哎哟哟!却那样,像射出的一颗子弹……只能是子弹,不能是别的。”

这个想法日夜折磨着他,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更加顽固地印刻在脑海里;他的精神世界更加阴暗无光,完全被阴影笼罩着。他良心感到痛苦,也许是偏执狂;如果有一天能够到外面去,他希望摆脱那种精神状态,希望死者周围的人和物散去,失去踪影。他的最大安慰是西琼,西琼一刻也不离开他。他本来就对女儿爱不够,而在那种精神状态下,那种几乎达到了失去理智的状态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她的身上,关心得细致入微,任何一件小事也不放过,小姑娘要什么他都满足,把父爱百分之百地给了她,有时难免做出不合适的事来。“来来”很不高兴,认为格拉做得太过分了 而格拉心情是那样激荡,常常失去公正的看法,把“来来”的态度归咎为嫉妒。

“因为,”他说;“你想成为惟一爱孩子的人,不能容忍我爱她胜过爱任何人。”

他们对于这一点常常争论不休,但“来来”申辩的理由是那样具有说服力和审慎,格拉无言以对。格拉对“来来”一天比一

天亲密 他虽然感到内心困惑,精神上昏沉沉的,但仍然看出西琼的这位女老师有一颗正直的心,举止十分稳重,感情和理智完美地融合为一体。

杜尔赛诺勃蕾呢？

二

在那些哀痛的日子里,格拉并没有忘记他的非婚伴侣,没有忘记这个与他风雨同舟的女人；她热情鼓励他,无条件支持他；在家务上,精打细算,安排得井井有条由于他走的时候没有给她留下钱,于是一有机会便打发路加斯给她送封信去,里面装些钱,让她不致于缺钱。堂娜萨列斯病逝刚刚三天,他又要给杜尔赛送些钱去,而且数额比以往几次都大在他朝布劳利奥要钱时,这位好心的管家一边把钱交给他,一边说：

“你给那户人家多少钱,心里有个数,可不要做得过分了。今天是一千雷阿尔,你回家前两天要了一千,加起来已经两千了……,,

格拉惊了一下,他说不记得要过那钱 对此,布劳利奥说他太没记性了,并且补充说：

“亲爱的,你整天昏沉沉的,昨天刚刚做的事,今天就不记得了。你的便条我还保存着,你让我立刻送去一千雷阿尔,说手头上一文钱也没有了。”

“你才昏沉沉的呢,”格拉坚持说,“我自己做的事,我清楚；你说的那个日子,我根本没有写过便条。”

这时,主人脸上的疑惑转到了仆人的脸上。布劳利奥一下子涨红了脸,大把大把地抹着额头冒出的汗珠,立刻跑去找那张便条,他拿回来,放在堂娜萨列斯儿子面前,后者看过之后,惊

呆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惊异,茫然。格拉仔细阅读便条上的字,觉得那是他的字体呀;但是,他立刻断定自己没有写过这样的便条,于是这样解开谜底,说:

“亲爱的布劳利奥,你不要吃惊,你这是让别人欺骗了,因为有人伪造了我的字体,看上去真迹一样。这信是谁送来的?如果不是福斯托·巴别那个骗子的话,我敢拿脑袋担保,一定是波利加波那个无耻之徒。”

“我应该对你实说了吧,我分不清巴别那户人家成员的面孔。”布劳利奥一边说一边用帽子扇风,他感到热得受不了。“我只认得你的面孔,就是说,只认得你的字体,便把钱给了那个人。当然啰,我没有对你母亲讲一个字。我在信上说……你看,读一读……我如果给你送钱去,你就要离开秘密的藏身处,回家来,我没有向来人问你的住处。我交给他五十个杜罗,并且给你写了几句话,告之你妈妈的病情很重,并且对你说赶快回来,大家都欢迎你回来。由于过了两天你就回来了,我便以为你回来是见到我的信,听了我的劝告。我看,这是你的朋友做的缺德事,把我骗了,我真惊讶,那字体怎么和你的一模一样呀。那笔钱找不回来了,都是我的过错。”

“不,决不能那样说。那钱是我丢失的,是我丢失的。布劳利奥,别再谈那事了,以后可别见到我的信就给钱。”

布劳利奥上当受骗,心中很是悲痛,眼泪漱漱而下。格拉由于发现这件事,一整天都忘不了巴别家族的两个支系的丑恶形象。他在脑海里做着巨大努力,想把杜尔赛这个人从那个恶毒的家庭中剥离出来,犹如在垃圾堆里刨挖,把一颗珍珠取出来。应该这样说,他想用一根小棍儿把珍珠拨弄出来,而不致于弄脏

手指 但是,当他快把珍珠拿到手时,又掉进垃圾堆里,失去了踪影。他在给珍珠写信时,告诉她说自己很快去看她,同时叮嘱她不要找任何理由和借口去找他。他虽然认为自己是全家的主人——实际上已经是主人了——,但不喜欢在家里看见堂娜萨列斯从心底厌恶的人。在这个家的四壁之间接待她,那可是对死者的莫大侮辱,是对死者的挑衅,而那个富有实际想法的男人那时正处在精神混乱的起始阶段,脑海里不时闪过迷信的东西和孩提的恐惧。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拦阻在家里。但是在母亲去世之前,他却觉得呆在外面比呆在家里好些,而现在,如果有时想因法律处境而倍加小心地趁夜晚出去会儿的话,害怕外出,拦阻他外出的是对那个家内一切的无名钟爱。莫非那是刚刚成为一家之主的满足?可以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还应该指出另外一些原因,比如对西琼的爱,这是占据他心灵的一种主要感情。

小女儿对他以爱还爱,对爸爸的爱一直胜于对奶奶的爱,毫无疑问那是因为爸爸宠爱她,而奶奶却不这样。格拉和女儿玩耍,或者和她聊天,或教她认字,感到极大的幸福。西琼顽皮,到处跑动,而且聪明过人,有时提出的问题令任何一个人目瞪口呆,而回答问题时却妙语连珠,童稚的天真闪烁着神学的光辉。

“爸爸,‘来来’为什么总是祈祷呀 如果上帝赐予她所祈祷的一切,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不让奶奶死呢?……爸爸,我有件事要讲给你听,奶奶说你是大坏蛋时,‘来来’为你说好话……我讲出来是让你知道……爸爸,死是怎么回事?小孩死了以后,在那边的世界还长大吗,或者永远长不大?……我是怎样爱你,对你的爱有多大,你想知道吗?我也想讲给你听。就像从这儿到

天上……不对,那太小了,因为天离得很近。就像从这儿到天上绕好多圈,像你和我脑袋上的头发那样多,还要加上小猫儿身上的毛……上千倍。爸爸,你现在永远住在家里,还是到你的另外一个家去,你有另外一个家?……”

西琼的发音很正确,遣词造句像个大人似的,这使得她的讲话听起来很有兴味。只是她的声调和思想还很稚嫩。不过,在字母发音方面,她没有什么可学的,或者说没有任何可学的。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会编织瞎话,她编造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儿,像真的一样。“来来”总是想办法让她克服掉这个坏习惯。但是,格拉却觉得女儿的谎话很有趣,赞不绝口,装出很相信的样子,有时甚至信以为真。她可能不止一次讲过,有个大胡子男人到过家门口,问堂莱昂·平塔托在不在。堂莱昂·平塔托出来接待,那个陌生人交给他一个箱子,过后神父从箱子里取出一根根灌肠和血肠,还有一台卷香烟的小机器。一询问,结果怎样?完全是瞎话。还有一次,她讲了这样一件事,说厨娘福斯蒂娜总收到未婚夫的信。她的未婚夫是理发师,她答应同他结婚。……一天傍晚,那个理发师偷偷跑到家来,正好布劳利奥从街上回来,两个人说了几句话。……理发师对布劳利奥说,他人很穷,但品行端正。……布劳利奥回答理发师,说很好,很好,是这样,但你得快滚到大街上去。这些故事好像真的一样,其实全然不是,而西琼时时挂在嘴上,用她的惊人智慧讲得绘声绘色。格拉对于女儿的这些想象功能不说一句批评的话,他认为那是自身思维能力的下意识的探求。他坚持说,儿童的思维正是以想象这种形式产生的。富有完善逻辑的谎话,与其说是孩子的恶习,毋宁说是一种训练。对于这些狡辩,“来来”的回答是,断然禁止她的学生讲述没有亲眼看见的东西。

当西琼入睡，‘来来’祈祷时，安赫尔由于不能把女老师和女学生的吸引力从心里排除出去，便也参与到那个可怜姑娘的宗教活动中去，对于她的信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痛不痒地说几句批评话，问她向哪个圣神祈求保佑，为什么诵念这些祷词而不是别的祷词。善良的‘来来’对于那种不合时宜的介入并不感到不快，而是爽快而风趣地反驳几句。她的信仰很坚定，任何不同意见都不能使她动摇，因而她学生的爸爸的话并不能对她产生影响。她十分镇定地听他讲话，如果能够准确回答，便骄傲地作答。如果回答不上来，便沉默不语，放弃在那场辩论中争得荣誉。更为确切地说，把荣誉让给主人，而自己留住信仰就心满意足了，她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你不要认为，”安赫尔在他引发的众多的一次争论中这样说，“我不高兴看见你有那样坚定的信仰，信仰就应该是炽热的，虔诚的，能够移山倒海。你信的东西，我并不信，但是我很崇敬全心全意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他们不把信仰当做面具去欺骗世人，去探测别人的弱点，有的人炫耀自己如何拒绝精神的东西，那是最可恨的了。在生活斗争中除了一片可怜的面包和如何得到这片面包以外什么都视而不见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些会吃饭的死人。最好的情况是每个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拥有恰如其分的份量或剂量，但是，由于这种平衡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我宁愿看到你那样的不平衡，完全是思想上的东西，百分之百是感情上的东西。亲爱的‘来来’，我还是不转弯子的好：一种思想，思想比世界上所有小麦能够烤出的全部面包还强有力。”

“‘来来’也这样认为，格拉有时还问她的宗教信仰原由，是纯系主观的（他用的句子是‘从内心产生的’），还是完全相反，是具有外部特点或社会特点的，眼睛跳动的姑娘回答说二者兼而有

之,尽管具体说到她本人这种情况,内部的多于外部的。第二天傍晚,他们两个人呆在西琼的房间里,那时西琼在她的厨房和小餐厅里准备一次大宴“; 来来 ’向主人讲述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后者对这些事情尚不知晓,聚精会神地听起来。

三

“ 来来 ’的经历。

“ 我从很小时候起, ’这位女老师说“ 就喜欢想上帝和天上的东西,总是琢磨人死以后将是怎样的,地狱和炼狱是怎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母生活在人世间时有一张怎样的面孔。我经常听我姨妈胡斯蒂娜讲述圣徒的生平,我也很希望成为一个女圣徒,有机会为宗教殉难。我还不到十二岁的时候便知道了,没有必要让摩尔人、犹太人或罗马人跑来,把我们开膛破肚或者砍掉头颅才能让今天的世界上有宗教殉难者,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无穷无尽的折磨,在我们中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都能看到很坏很坏的刽子手。我妈妈是殉教者,我也曾为宗教忍受种种折磨,尽管我并不完全适合这样做。您已经知道,我爸爸有嗜酒的恶习。他曾经在托莱多大教堂当乐师,但教长不得不把他赶出去,因为圣体节的八日祭那天他做了件野蛮的事……您想想看……在弥撒还在进行时唱了好几句说唱剧。太遗憾了!人们都说教堂里再没有比我爸爸好的乐师了。他一个人就能教会孩子们识谱唱歌。但是,他很不幸,喝酒断送了他的前途。他被赶出唱诗班以后,不得不去做古旧物品生意来养家糊口。他到处捡拾瓷砖、破布、旧房子的砖瓦、门上的铁钉和别的杂七杂八的瓷的和铁的东西,然后卖给画家和英国人。他在‘制鞋大街’开了家杂货店,您想想,他如果没有那个倒霉的

恶习,一定会经营得很好的。但是,我那个可怜的爸爸,他一有点钱,便径直跑到酒馆 每天回到家里都是怒冲冲的,动不动就打我妈妈。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古旧物品生意人去特恩迪利亚斯大街,从一座房门上起下十几颗钉子;两个人你的我的争执起来 那个家伙用青铜烛台在我爸爸的后脑勺狠狠地击了一下,他当场昏了过去,不死不活地躺了两个星期,而我就是那个时候生下来的。人们说我妈妈受了惊吓,这就是我的眼睛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我不知道。

“我妈妈真是不幸呀,我讲一件事您就知道了,她的头几个孩子生下不久就变成怪物。我的哥哥胡安是头四个孩子中惟一活着的,是个怪物……您没有看见过他;如果看见他,您一定吓得毛骨悚然。他腰部以下,整个人就是木乃伊,瘫软得好像没有骨头 大人脑袋,小孩子身子,胳膊和大腿像空荡荡的套子。他已经满二十四岁,但还不能行走,只能爬动。您如果看见他被摆在桌子那里,胳膊和大腿就像一卷什么东西,脑袋在中间,根本不会明白那怎么会是人呢。他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不会讲话,只会像动物那样哼叫,但对听到的音乐片断能完整的重复一遍。极少的时候才表现出一点智慧光芒,不过是那样微不足道,都不及我们在某些小狗、小猫身上看到的情况。他在感情上还不坏,对关照他的人很亲切,用眼睛表达他的欢乐和爱,眼睛盯着人,直勾勾的,还真有点可爱的样子。现在,他和我的姨父母住在一起,在‘苦井’附近,他们照顾他 他们是天下第一大好人,没有任何人能同他们相媲美,如果是别人的话,早把他抛到垃圾堆或扔到大路中间了。可是,那两个圣徒一样的人呀,我姨妈胡斯蒂娜和姨父罗克,一丝不苟地照着天律去做……他们确实是大好人……甚至很喜欢他,对,是这样,先生,他们说如果他死去,他

们会痛哭一场的。

“您再来看看吧。她生了这四个怪物——他们样子并不完全一样——以后，又生了两个，一个完全没有腿，另一个脑袋畸形，比身子还大 接下来就是我。在有我之前，她总是向上帝祈祷，我生下来可别再是个怪物。上帝听见了她的祈祷，因为尽管我爸爸头部受伤时，我可怜的妈妈受到惊吓，但我除了眼睛比较怪以外，并没有别的什么 我眼睛跳动，我没有办法改掉，也意识不到。我妈妈高兴得疯了似的，只因为我不是怪物，家里很穷，但从不会让我受到委屈。两年以后，又生下一个男孩……她又担心是个怪物。不过，结果并不是。我弟弟萨巴斯，他是最小的一个，生下来时没有缺陷，身体很弱，但活了下来，现在活得很好，很健壮。他从来都是一个仁慈的天使，只有这么高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音乐才华。那个孩子真是上帝的一大奇迹。他听见别人唱什么，一下子就能重复出来，那嗓音、那颤音像来自天国似的。他六岁时被送进大教堂，唱诗班的孩子们的老师大为吃惊，因为刚刚教给他的东西，马上就会了。一句话，在音乐上应该掌握的东西，他以上帝赋予的灵感几乎不学自通。您早就知道了，在堂何塞·苏亚雷斯·德·莫内格罗的倡导下，那儿的几位先生说服省议会资助他到这儿的音乐学院学习。他真是个奇才呀！他十岁时，得到钢琴比赛一等奖 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困难。您给他多么困难的东西，他都像喝杯水那样轻而易举地弹出来 他的指头就像在圣母面前弹奏的天使那样灵巧。最后，您知道得很清楚，堂娜萨列斯和别的夫人们资助他去巴黎和布鲁塞尔进修，现在还在那里。我的萨巴斯弟弟才十七岁，您看他，您来看看这些报纸上是怎么讲的，报纸是从那边寄来的（她拿出一张外国报纸给格拉看）。报上说他使老师大吃一惊，一定会成为欧洲第一

钢琴演奏家，又一个莫扎特……因为他的曲子也作得十分漂亮。我感到沮丧的是，当堂娜萨列斯收到这些报纸，我们一块儿阅读时，有人把他称为怪物，而我说，你们随便叫他什么都行，但决不能叫他怪物。

“请原谅，我把要讲给您的事情颠倒了顺序。我一讲到我的萨巴斯弟弟就乱了思路我现在回过头继续按时间顺序讲下去是这样，我八岁时，小弟弟五岁，那一年我爸爸死去，死得好可怜呀 首先，他双目失明，成为残废，因为不能去酒馆而常常发疯，太可怕了。没有办法，只好给他喝烧酒，不然他就砸床、摔椅子，甚至揪头发，嘴里还骂个不停。他死的那天是圣周四，他唱着圣歌，太美了 他的男低音把人惊呆了，您知道，他喝烧酒，声音更低了……他丢下我们，很惨呀，因为最后几年他把店里的破烂都喝酒喝掉了。只剩一只金丝绣花便鞋或套鞋，人们说是一位摩尔王后的，值不少钱 但是，我妈妈太疏忽，鞋子被一个女邻偷走，不知道她是卖还是自己穿。多亏了我妈妈的一个伯父堂佛朗西斯科·德·曼塞沃——他是受俸神父，一直是我们全家的保护人，庇护人——，我们才没有饿死。我们搬到圣路加斯教区，住在一座很简陋的房子里。房子顶层有间小屋子，我的怪物哥哥总呆在一个木箱子里。我妈妈不让任何人看见他；但是，街上的小孩子爬到对面房子的铁栅栏上偷偷看。我妈妈气得用石块打他们的脑袋，由此邻里们少不了吵嘴打架的事。我照顾我的怪物哥哥，他常常发疯，这会儿吼叫，那会儿满嘴吐白沫；我们走近他时，他张大嘴咬人。惟一解救的办法是给他弹支曲子或唱支歌子；而我的萨巴斯小弟弟会唱教堂歌曲和盲人歌谣，立刻跑到房间门口，又是唱又是模仿风琴……，您不要笑，不要笑，我讲的都是实情。他把指头放在嘴里，不知

道嘴唇怎么一动就能模仿出横笛声、巴松管声和竖笛声，什么都能模仿出来，惟妙惟肖，就像在大教堂听风琴演奏一样。我的胡安哥哥在木箱里蜷缩成一团儿，用脑袋打拍子，慢慢地平静下来，直到睡过去。

“您如果不厌倦的话，我继续讲下去，现在该是最悲惨的事了。我爸爸死后还不到六个月，我妈妈做了件蠢事，再次结婚，真是荒唐极了！……她找了个怎样的丈夫呀！我的继父是个搬运工，住在卡雷拉斯大街，名字叫埃斯科拉斯蒂克，好吃懒做，丑陋无比，一贫如洗，愚笨呆傻，疾病缠身。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两枚硬币也很难攒起来呀。我妈妈给几位教士和受俸神父先生洗衣服，养活他。结婚刚刚一个月，我们家就变成了地狱，我和妈妈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比大教堂教士会堂画着的红衣主教^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野男人对我的胡安哥哥反感极了，一天，我妈妈在河边洗衣服，他搬起了可怜怪物的木箱放在大街中央。邻居们蜂拥般地跑过去看，小孩子们随便拉他扯他，有的向他扔石块，有的把草棍插进他耳朵里。我哪能阻止呀，只是哭个没完没了。我哥哥又吼又叫。小孩子一次次击打他，有一次，他用牙齿咬住一个孩子的指头，差一点咬下来。我的上帝，闹得满城风雨呀！您是没有看见呀，我的继父笑得和野人一样。这时，我妈妈回来了，她一看见大街中央的木箱，啪一声昏倒在地上。女邻们跑去救助，而那个野男人还在狂笑。您想象不出那场闹剧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小孩子们更加肆无忌惮，拖着木箱沿街而下。我觉得现在还看见可怜怪物的那双眼睛闪着光芒；他的牙齿咬得山响，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一句话，我真不知道

① 红衣主教的教服为紫红色，这里取其喻意。

我伯父^①、受俸神父曼塞沃——他一向是我们的慰藉和保护——不从那边跑过来的话，那场野蛮骚乱会怎样结束。他非常气愤，把长袍斜披在身上，和那些孩子打起来，还说我的继父是头蠢驴，让他把木箱送回家里……这事结束后一个月，我妈妈在王宫里洗衣服，关系多了些她去见主教先生，请求批准离婚，主教先生当然不理睬了。我继父是个大懒蛋，整天躺着，要么和朋友聊大天。哪怕他帮助妈妈把衣服从河边抬上来也好呀。他只在圣周时赚点钱，那时他穿上盔甲，宗教大游行时充当武士角色或者去抬赐水基督雕像。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厌恶他；一天，他把我头朝下吊在天花板上，手上拿着一把大刀说，要对我开膛破肚。我大喊救命，邻居们起来，一个和我同名，也就是也叫洛伦莎的女邻狠狠打了他几下子，他才没有下毒手。总之，我简单说说吧，不然您会厌了，罗哈斯的那几位好心夫人，即是布劳利奥的姨妈和讲经师的姐妹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送到圣克列门特修女院；我现在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在那儿学到的；生活很安宁，知道了对上帝应该尽些什么义务。

“我还要告诉您，我在修女院的最大乐趣是干活和祈祷。我十分讨厌懒惰、闲谈和游玩，我讲这些并不是自夸，而是因为是一百分之百的实情。我喜欢想象神秘的东西，想象耶稣受难的情景，想象我们的信仰都包括些什么。干活的时候我也在沉思，沉思会使心灵感到安慰和快乐，我不知道用别的方法能否得到安慰和快乐。一天夜里，我看见了圣母，她对我说……我知道，我下面讲的东西会使您发笑；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还是要讲出来，讲出来，随便您怎样看。

^①“来来”随其母亲的叫法，称曼塞沃为伯父。

四

“对,是这样,先生,我看见了圣母,她对我说:‘不幸的姑娘,你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受难,当牛做马的。你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人生最美好的意愿就是永远听从,最美好的自由就是不拥有自由,就是希望遭受苦难,尽职尽责,忍受烦恼,一句话,要像奴仆一样地生活。你从小就承受了许多痛苦的考验。孩子,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你不要去想任何使感官愉快的东西;你只能以受苦受难为快乐;哪里有痛苦、贫寒和困难,你就要到哪里。你要鄙夷幸福,永远谦恭,因为你永远去做奴仆……’她就是这样对我讲的,字字句句,真真切切,所以,我尽管很喜欢修女院的生活,但由于罗哈斯那几位夫人不愿意我呆在那里,我决定听从她们的话,把我送到什么地方都行……可是,您来看看:一天夜里,我梦见了妈妈,她对我说:‘我心爱的孩子,我没有死。为我祈祷吧,你不要结婚。’第二天,我得知母亲突然过世的消息。有人告诉我,她得的是心肌梗塞。她从河边洗衣回来以后就感到不舒服,便躺在床上,半夜时便一命呜呼。那时,我继父已经不和她住在一起,听说他和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我的音乐家弟弟已经得到资助,在马德里。那么,那个可怜的怪物呢?哎哟哟,这可是最令我担心的事了。是他的福分,也是我的福分,我的姨父母收养了他,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

“我妈妈死后不久,罗哈斯的几位夫人把我带走了。离开修女院,太让人痛苦了。不过,圣母曾经对我讲过:‘你应该嘲弄幸福……应该永远服从……厌恶所有令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没有提出半点不同意见。那几位夫人太爱我了!她们教给我许许多多有用的东西,当大姐姐堂娜卡耶塔娜死了以后,堂娜皮娅

把我推荐给您的母亲，给西琼当保姆。一天下午，平塔托先生坐火车把我带到马德里，堂布劳利奥去火车站接我。我进入这个家门已经两年了。余下的事情您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到此讲完了。我一直努力履行我的义务，为老夫人做奴仆，她对我很亲切，待我像母亲一样。她吩咐，我服从，她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非常和睦，就像骨与肉那样密切；虽然是两个人，但像一个人一样。现在上帝把老夫人带走了，我又换了主人。只要您让我干下去，不把我赶到大街上，我就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

“赶到大街上 傻姑娘，你想到哪儿去了。”格拉对她热情地说：“你和西琼已经成为一个人，分不开了。没有你，孩子生活不下去，没有孩子，你也生活不下去。没有你们两个人，我也生活不下去……因为我母亲教给你管好这个家，现在谁也替代不了……我接受你做奴仆，那是看作上天的恩赐，我将十分注意不让奴仆的锁链太沉重了……不过，我有个疑团，你现在就应该把这个疑团解开。我们来看看：我如果结婚的话……你应该理解，这没有什么特殊的……我如果结婚，给西琼找个继母的话，你同意吗？……”

“我？……您说是另外一个女人！您结婚还是不结婚，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问你，我如果结婚的话，你还继续在我身边吗？”

“我一向服从吩咐，不管是让我走还是让我留下，我都服从。”

“你服从我妻子的吩咐吗？”

“当然啰……只要不吩咐去做违反天条的事。”

“什么天条不天条的……我们来设想一下，她如果对你施

暴,对你非常严厉,很讨厌,动不动就骂人 强迫你去干超越你体力的活,不让你休息,和你争夺、最后从你手中夺走西琼的爱,你还服从她吗?’

“我说过,服从。”

“不管是谁?”

面对这个条件,‘来来’犹豫了一会儿,但是,她很快命令自己说:

“不管是谁,因为我生下来就是当奴仆的,就是不停地干活的,默默无闻,不被人注意 如果事情是另外一种情况,我觉得那是幻想或者上帝赐予我的是幸福,那看看我是否被这幸福所吸引了,是否被诱惑,去享受今世的福祿,而丢弃来世的福祿。”

这番话表明了那个姑娘灵魂里蕴藏着勇气,但格拉却觉得那是对天堂和人间事物的虚幻认识所产生的灵感。不过,尽管如此,这种极为伟大的思想还是使他目瞪口呆,在她面前哑口无言,对她的尊敬油然而生,因为她的错误意味着自我牺牲。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只谈到了和管理家务有关的事。在这个家里,由于‘来来’的操劳,并没有感到威严专断、持家经验丰富的堂娜萨列斯留下的真空。在这方面,安赫尔百分之百地满意,因为对他个人的照顾的关照是那样无微不至,即使没有杜尔赛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起码不相上下,她仔细观察他的爱好、他的愿望,甚至他的怪癖,做到不让他缺少任何东西。

但是,除了有关对他个人的直接照顾的事情外,他每时每刻都能找到理由表现自己的粗鄙、专断性格。如果说同‘来来’从不争吵也不可能争吵的话,但是同堂布劳利奥却总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而发生龃龉。他十分了解,管家品行端正得说不出一个不字,不能有半点怀疑,但数落他笨拙、忘事,把什么东西都

理解得满拧。还好,多亏那个好好先生是天下最有耐性的人,这一点在堂娜萨列斯活着时就千百次证明过。在处理母亲为弥撒留下的那笔数额可观的款子的问题上,安赫尔同平塔托也发生过不快。新主人对这位神父和全家至友一点儿也不尊重,从而堂莱昂对他是那样害怕,以致一天傍晚不辞而别,径直返回托莱多同遗嘱执行人梅迪纳、塔拉穆恩迪、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和侯爵卡萨·穆尼奥斯,也经常发生磨擦,而且十分尖锐。每当出现疑问时,安赫尔总是坚持相反的意见。有些事情本来一清二楚,安赫尔只能按照他人的意见去做,但很不情愿,说出一大堆难听的话。

我们应该指出,堂娜萨列斯在遗嘱中吩咐把五分之一的财产献给慈善事业和为她的灵魂代祷的费用,余下的财产则由她儿子合法继承,因为在继承遗产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障碍。对于母亲把五分之一财产用在别的方面,安赫尔并不感到不快,因为他不是一个很看重财产的人。不过,他讨厌那几位令他格外反感的先生介入此事,母亲完全可以把遗赠和施舍的事交给他一个去办理。一天傍晚,可怜的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没好气地顶撞了格拉几句。你一句他一句,格拉一下子失去理智,险些大吵大闹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和堂布劳利奥吵翻,说他是低能儿。管家被激怒了,威胁说要以牙还牙,因为这个可怜的男人已经忍受不了了,怒火中烧,如果‘来来’不拉住主人,不用她的秘密武器,即甜蜜的威严教训后者,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事情太奇了!那个卑微的姑娘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意志,而那时却冒险指责主人脾气太坏,令全家人胆战心惊。信奉屈从哲学的姑娘对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主人耍起威风来。

“您这样做太不对了!”她说;发脾气只能伤自己的身子,您

怎么不懂得呀！您这是往生活上泼洒苦水，仿佛生活本身还不够苦涩似的。另外，无缘无故地和那个上帝的宠儿发脾气，说明您太小心眼儿了。可是，您看不见那个不幸的男人受到不明不白的斥责更加不知所措，错中加错，并且一见到您就害怕得大汗淋漓？对于可怜的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也是这种情况，他可是一只温顺的鸽子呀，一点儿坏心眼也没有；他被吓得魂不附体。可是，这位可怜的先生，除了执行法律，还能怎么做呀？您不要动不动就说法律见鬼去吧这样的话。但是，怎么办呢，让可怜的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去修改法律？他执行法律，那是按照堂娜萨列斯的遗嘱做的呀，能说是荒唐吗？您必须变得温存些。您身边的所有人，为您效劳的人都必须忍受您的坏脾气，您这是从哪儿搞来的逻辑？这样下去，人们是无法生活的。您对我耍那种专断的脾气吧，在我身上撒野吧，但对其他人要和颜悦色，就像对待您的亲人一样。”

格拉本想回答她几句，让她滚得远远的，但是“来来”的指责好像给他注射了镇静剂，心里感到很舒服，从而变得温和起来。那事发生以后不久，布劳利奥再次走进主人的书房，送去他索要的账目，惊讶地看到他不像以前那样粗暴，表现得很宽容。第二天，可能由于“来来”又教训了一番，大家发现主人从来没有过的温和，一个个都感到惊奇。晚上，当那个野性男人在书房时，托莱多姑娘走进来，对他说：

“大好人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来了，他满脸惧色，真让人可怜，是和塔拉穆恩迪一块儿来的，我看他也是魂不附体。您千万不能傲慢，要像他们接待您那样接待他们。”

她没有再说什么。布林加斯和塔拉穆恩迪看到堂娜萨列斯的儿子那样平静和谦恭感到吃惊。那是一个幸福的夜晚，他们看

到面前的路畅通无阻，遗嘱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堂堂的格拉倒听从于——为什么不能听从呢？——“来来”的话，她有一种神秘的威力，能使他那从不屈从的神经平静下来，使他那火爆脾气熄灭火焰那个眼睛跳动的可怜姑娘有着怎样的天国技艺或者说魔力，几句话就能让格拉转怒为乐？这样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从怎样一类感情产生出来的？她本来是那样软弱，一直声称要像奴仆那样屈从，甚至谦恭得丢掉自己的性格，怎么能控制最难控制的东西，控制新主人的傲慢脾气。格拉也找不到答案，他也不去动动脑筋想一想是由于怎样的原因才产生这样的现象。不过，每当他和西琼“来来”待在一起时，就不由地变得平和、温柔，看到女儿顽皮地和家庭女教师交谈心中就充满了欢乐。从精神上讲，他也被这位教师迷住了，他以前太不注意观察了，而现在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迷人之处。她那双跳动的眼睛别有风趣，身材漂亮、匀称，动作敏捷。这位女仆丰满身材和隆起的胸部，他觉得不可能是稻草充填起来的。

五

在堂娜萨列斯过世六天以后，格拉才得以看望他的情妇。我是说，他抽得出身子，不过，总下不了决心，因为看望杜尔赛的想法总不如把他阻拦在自己家里的那种惰性强烈。这样，一天晚上他去了那里，那是他第一次上街，胳臂已经完全养好，当然没有忘记要处处小心谨慎。圣阿盖达大街那幢房子的门廊多么小气、楼梯多么狭窄和肮脏！当情妇给他打开门，扑到他怀里时，格拉感到——还是实话实说了吧！——那样激动，又那样生疏，仿佛两三年没有见面似的他感到心灵深处有几根细细的纽带，同一个不守贞操的妻子连在一起他看见她好像发生了

变化,那是一种颓唐,毫无疑问,她内心比外表更加沮丧。他进去不一会儿,就不由地说出这样一句话:

“可是,亲爱的,你这么瘦呀!”

姑娘身上的肉是不多,但格拉觉得她是皮包骨,胸部没有隆起,平平的,和男人一样。

“你觉得,”她温情脉脉地反驳说,“我无缘无故地变得这么瘦?这七天多么漫长呀!……我都以为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呢,不会回来了呢……我一连几个夜晚没睡觉,总是胡思乱想……当然啰,你现在独立了,富有了,不再爱我了。”

“你不要那样想,你都看见了,我打发人给你送钱来,还给你写了信。”他说着陷入了沉思。

“是这样,你在信中对我说:‘我明天就回去’。而这个倒霉的明天就是不到来。”

格拉想详细了解那个不合法伴侣在那九天^①里都做了什么事,和蔼可亲的瘦姑娘把什么都对他讲了。她激情满怀,语言绘声绘色,甚至每天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都说了一遍。最后补充说,多亏了叔父堂皮托,她才得以度过了那样凄凉寂寞的日日夜夜。每每想起巴别一家人,格拉的愉快心情就一下子冷下来,他对这家人已经开始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厌恶,而且这种厌恶犹如一片阴影,不断扩大,也把可怜的杜尔赛涵盖了一大部分。这姑娘毫不怀疑格拉那天晚上会留下来的,而当听到他说想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离开时,她所做的对一个恋情融融的女人来说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她用语言和表情表示抗议,抱怨和恼恨混杂在一起,温情和强烈要求混杂在一起。她感到很困惑,

^① 原文如此。

她一向认为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最独立自主的男人,而现在却那样顾忌重重。安赫尔提出的理由是这样的:“可是,亲爱的,家里人将怎样说呀,你想想看,家里人将怎样想我呀!”听到他这番话,就好像听到魔鬼唱弥撒一样

“我还没有了解你”她说;“你妈妈死后,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还好,她善于屈从男友的意志和命令,把苦水和眼泪咽到肚子里,对如此不快的事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多亏了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男女之间常常发生的争吵。最后,杜尔赛同意他保持良好形象的想法,虽然这在那个不可救药的革命者身上可是个新鲜事。但是,她无法掩饰心中的巨大痛苦,满脑子都是这样和那样的猜疑。这样规规矩矩的,她觉得那是不祥的兆头。在这些美德般的表面现象后面将是美德本身,迟到的美德,魔鬼的美德,肉欲的美德,是所有美德中最具灾难性的,而那根细弱的纽带,在魔鬼摇身一变成为圣神以后,将会以社会的名义断裂开来。

格拉在那儿呆了几个小时,总是把西琼挂在嘴上,夸奖她长得漂亮,言行风趣,很顽皮。他讲得是那样冗长,投入那样多的热情,以致杜尔赛都从中看到他染上怪癖了。她也很爱西琼,只是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罢了。当她向情夫提出要求,让她去看孩子,和她拥抱拥抱时,格拉寻找各种各样借口拒绝她。有那么一刻,他都情不自禁地几乎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语言说出来:“你都不知道我可怜的妈妈是怎样讨厌你,如果把孩子给你带来,我都觉得侮辱她奶奶的在天之灵。”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这个理由太让人伤心了,于是没有作声。

“我想看看她,”杜尔赛仍然坚持。“我一定像你那样爱她,

也许胜于你。我一定觉得她就是我的女儿，我要把一切献给她，犹如是我亲自孕育的。”

那个非常卑鄙无耻的男人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向她允诺，答应会有一天满足她的愿望，从而把那个问题搪塞过去。不一会儿，他想到走进家门时第一眼就发现他的地下妻子是那样消瘦，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发现。她的身体从来就不很丰满，而现在又一下子瘦了许多。于是，安赫尔的脑海深处闪现出这样的情景 杜尔赛同别人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最后，他还没有忘记把巴别家人伪造信件骗钱的事讲给她听。杜尔赛听到这事不寒而栗，把双手交叉起来，不住地叹息。他本来很少对情妇发脾气，施展权威，而目前这一切都命令她尽量和家人少来往，渐渐疏远他们，最后断绝关系，像她的姐姐塞莎莱娅做的那样。

“可是，我亲爱的，”她确实很惊恐，“我有时去那里，也只是为了不让他们饿死呀。”

格拉不说话了，他看见面前有个问题很难解决。救济巴别一家，他觉得有失人格，是和他们同流合污，让他们忍饥挨饿，又太残忍，不人道，让他们顺其自然地生活下去，后果只能是蹲牢房、做苦役、去疯人院，而这同杜尔赛的友情格格不入。

夜里十二点和一点之间，他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心里思索着，在非婚妻子身上发现的变化完全是一种客观现象。“是我自己变了，”他一边真诚、深刻地检查自己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和以前判若两人。妈妈死后，我掌握了家产，成了一家之主，这使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身边突然出现不少新人、新事，不知不觉地被重新塑造着。实际情况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并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这儿和那儿产生的各种合力。性格，脾气是客观存在的；而意志却是外部东西对内部东西的作用、影响；

行为则是一套准则、道路,是外部轨道为我们划定的方向。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确实变了,我可以举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就在我的内心世界。我妈妈逝世之前,我一直参与政治活动 那时我有个黄粱美梦,有个幻想,即拥有可观的财产,创办一张报纸来维护自己的思想。我朝思暮想,总想把报纸办出来,以为那样会在社会各阶级中间产生巨大的影响。那好:我现在已经有了财富,有资本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了 而刚刚有了条件,立刻对那个追求产生了厌恶感。不能那样做,不能办报。办报干什么?为了使自己的头脑发烧、自找没趣、一无所获 因为那样做,国家并不感谢你后迪它,革命者也不会感谢你为他们奔走呼号……总之,有了财富,有了地位,我便生出了政治怀疑主义,更加热爱那个人从前过的生活,仿佛孩子长大成人了。这并不是说我对于公众事务的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也不是说我不想看见这些想法获得胜利……不过,别人会为这些想法去奋斗,去斗争的……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多得……”

六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格拉的自由有危险。无论民警还是法警都没有来过他家,从而这个罪犯觉得被遗忘了,或者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在保护他。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心地善良的塔拉穆恩迪为他提供保护,有时夜晚给他送来秘密的信息,并且小心翼翼地咬着他的耳朵,用这样声调对他说:

“我和大臣谈过了,你可以放心了。不会发生任何对你不利的事。可能会传你出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去好了,供认……完事大吉。谁证明你那个晚上去过车站货场那里?即使有人出来作证,也没关系。没有当场捉住你,不能说明任何问

题……你就说去那儿散步……但为了谨慎起见，你白天不要外出，不要在公共场所露面……因为……何必贻人口实，让他们编造出种种瞎话来。说不定有人会这样说，一方面追捕一些死无葬身之地的不幸的人，而另一方面对你，只因为有钱，就让其逍遥法外，甚至成为座上客。不要让人讲出这样的话来，要维护政府的声誉。”

说老实话，格拉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的法律处境。那些日子，他很少同骚乱伙伴联系，值得讲出来的也就是给在巴黎避难的蒙特罗上尉写了封信，寄去一笔救济金。白天，他老实地呆在家里，觉得关在四壁之间别有一番趣味。他只是偶尔会见几个人。渐渐地，他对一家之主的事务产生了兴趣，对庞大家产账目也慢慢地有了概念，觉得给他带来莫大的快慰。而在那之前，他并不十分了解马德里四幢房子有多少房租，也不知道托莱多城里郊外房地产值多少钱，更不知道利息为百分之四的债券能给他带来多少进项。妈妈生前积攒了许多钱，都还没有派上用场，对他来说同布劳利奥讨论如何使用这笔钱，真是件新鲜事。

格拉看到自己继承了那么多家产，着实吃了一惊。为了使大家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交待一下，堂娜萨列斯一方面专断，另一方面吝啬，因此对他管得很严，就像常人说的那样，不允许他插手家庭事务，也不让他知道什么。而他由于懒散，也由于墨守成规，大概为了避免发生不快或纠葛，忍受着如此难堪的处境，对由此产生的手头拮据也不大注意。他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要求得到他的法定财产。所以，老夫人全权管理家务，仿佛没有那么一个儿子，或者认为儿子没有能力管理他的东西。

除此之外，堂娜萨列斯还把大部分房地产收入保存在许多秘密地点，更确切地说藏了起来。她具有收藏破烂那种人的潜

意识，具体地说，应该把她归类在患有神经机能症的病人之列。在她的穿衣镜下面的抽屉里，在针线盒的小匣里，在洗脸间，在化妆品之间，在保存衣物的那个立柜里，甚至在杂屋的边边角角都找到了装有金币和银币的圆筒，钞票放在信封里封好。她把硬币和纸币分散开来，同其他东西混杂在一起，这种藏匿现象，是在怎样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呢，因为有的圆筒里，金币之间还夹藏着铜币呢？真是无法搞清楚到底是怎样的思想使她这样一个有条理、有理智的人做出那种荒诞的事情。格拉绞尽脑汁地思索着，他认为妈妈把金钱那样藏起来，目的是不让他找到。他还认为，从社会范畴来讲，妈妈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潜意识之一，而这种潜意识并没有因为接受教育而有所改变，甚至犹如机体的痼疾保存下来，就是说为拥有财富暗暗自喜。布劳利奥是唯一了解老夫人那些痼疾的人，他还知道堂娜萨列斯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各处所藏的金额。老夫人把金钱分门别类地藏起来，并且记录下数额和那个天真戏法的详情，她为自己的这个奇怪做法而沾沾自喜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大脑的自娱自乐，心理学尚未研究清楚，也许永远研究不清楚的课题。她又为什么把小额硬币混杂在金币中间，把洗衣妇账单混杂在钞票中间？说不定想到发现这藏款的人会满面惊色而自己暗暗在心中格格发笑。

老夫人刚刚咽气，布劳利奥就对格拉说，尽快在卧室的床头柜里找到那个小本子。他们没有找到，于是格拉怀疑藏在床垫中间，果然在那儿。这样，小本子成了向导，他们翻遍房子的所有地方，才发现这儿那儿分散藏匿的宝贝。

对此，刚刚成为一家之主的格拉觉得别有一番乐趣，每天都获得一些财富，每天都多一分独立性随着财富的不断膨胀，新

主人的根基越来越坚实,格拉更加倾向把财富集中起来,而不想分散开去,仿佛他原来具有的慷慨大方的习惯变成了积攒家财或收藏钱币的潜意识。一句话,他先前那种以离心思想表现出来的大度逐渐起了变化,变成了一种向心思想。他记起了,在处于困境的那些岁月,他太慷慨大方了,而铸成这个大手大脚缺点的原因正是由于缺少可供挥霍的财富。

应该说清楚,他首先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把最凶猛的高利贷者手中存放着的所有欠条收拢在一起,还清全部债务。其中,一个最凶猛的高利贷者是堂何塞·百伦,毫无疑问,他是最凶猛的高利贷者,我们在巴别一家的餐厅里曾经真真切切地认识了他。格拉忙着这些对积攒财富无疑具有益处的事,同时又刚刚养成了持家的习惯,因而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火爆脾气一天少似一天发作,尽管还没从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因为他良心仍然笼罩在那个疑惑的阴影中,妈妈的病和死都与他有关呀。不过,每当他想到如果妈妈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待他,把应合法继承的财产给他一部分,允许他参与全家事务,也许母子之间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不和因素。

他把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完全献给了西琼,自己变成和女儿一样小的孩子,父爱达到那种程度,几乎把女儿当成偶像对待。那个小姑娘知道爸爸的爱是那样巨大和强烈,便用天生的智慧尽量全部‘开发’出来,这孩子真有一套高高手腕,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已经拥有女性策略的原始要素,以退为攻,她有三寸不烂之舌,嘴巴比蜜还甜。他呆在女儿身边时,心情总是那样好。他也不时用亲切的、但不乏邪恶的口气和“来来”开会玩儿玩笑。

“可是,过来,‘来来’你知道我很尊敬你,希望你好。告诉

我，你有未婚夫了吧？你很谦虚，认为自己没有长处。可是，你大错特错了，把心里话讲给你主人，这儿有没有那么个可靠、正派的小伙子，大胆地向你表达过他的爱？”

格拉以为那个神秘的姑娘听到这些打趣的话会茫然不知所措的。但是，“来来”是从正面去理解的，她笑了笑，用自然而坚定的语气说：

“您别跟我谈未婚夫、小伙子什么的。这种事我从来没想过，也永远不会去想。”

“可是，我要么是个废物，要么让你和一个有能力、有道德的绅士结婚，他必须和你般配。”

“您让我安静一下吧……好了……堂安赫尔！您这么爱开玩笑呀！”

“姑娘，我们给你找个男人，一定给你找个男人。你别犯傻，不要一提结婚的事就发火。当然啰，你必须减少祈祷，祈祷多了会把男人吓跑的。我知道有几个男人，他们喜欢天真活泼的女人，而不喜欢成天和念珠打交道的女人。宗教是个好东西；但是，姑娘，照顾丈夫，照顾孩子，你要生孩子的，要生孩子的，这在家庭生活中要占去你很多时间，不能去做祈祷。另外，你也要注意打扮自己，当然要征得圣母的同意，不要因为打扮而惹她生气。谦虚，那么谦虚，根本没有必要。你应该相信自己生得很漂亮，而且如果打扮修饰一番会更加漂亮。上帝把女人造就得那样美，不显露出来，干什么？我向你保证，我要以主人的权威向教服一样的衣装和护罩一样的黑色头巾宣战。你不是说要服从吗？那好，我给你买顶礼帽戴上，并且按照我的吩咐穿饰。”

“来来”没有犹豫，也没有怯懦，而是风趣地说，如果按照主人说的去做，她在大街上就一定像个丑八怪。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她补充说，“衣服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品格。我就是把魔鬼的号服穿在身上，也不会玷污我的灵魂。”

随后，她厌恶地谈到了婚姻问题，用傲然和怜悯的语气谈到了属于未婚阶层的小伙子和所有与永恒情人^①不经常接触的东西，最后用坚定而真诚的口气斩钉截铁地说：

“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只为那些事情效劳。我的心在呼唤我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现在，上帝让我一心扑在这个小姑娘身上……我知道上帝希望我这样做……圣母也是希望我这样的。等到西琼不需要我的那一天，我要继续我的信仰，堂安赫尔，我要参加一个宗教团体，一个最严厉的宗教团体，一个最严格的宗教团体，一个要求我付出更多劳动，做出更大牺牲，要求我更为谦恭，热爱更大痛苦的宗教团体。在这样的团体里，我们离痛苦更近，离死亡更近。”

“这样坚定呀！那个男人半似茫然半似惊讶地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该死的姑娘简直成了演说家了。”

七

“姑娘，”一天，格拉这样对她说：“你不要长得那样胖，肥胖和苦行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可是令人烦恼的事呀。你身体好像一天比一天圆滚了。真的，你浑身都是肉，是不是为将来的苦行和吃斋的日子积存力气、体力呀。”

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眼睛跳动的小圣女一直穿用紧身胸衣，这是堂娜萨列斯向她明白无误提出的建议，老夫人极力主张

^①“永恒情人”：指上帝。信奉基督教的女人都把上帝看做自己的“精神丈夫”。

穿用使一个人表现得体面、更受尊敬的紧身胸衣。“紧身胸衣，”她说；“对身体对灵魂都有好处。”‘来来’大概也是这样理解的。她平时就有这样的习惯，把身子束起来，不能让任何部位突出出来，有卖弄风骚之嫌。她十分烦恼的是，乳房十分隆起，她虽然很注意节食，但身体的那个部位像长疯了似的，一天比一天鼓胀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包括道德的和与道德无关的原因，那位家庭女教师唤起了孩子父亲的兴趣，使他产生各种各样的感触和渴望，这些感触和渴望在很短时间里便从最不具有精神特点的范畴转到了最不具有精神特点的范畴，然后又从后者转到前者。应该为格拉说几句话，他虽然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又不十分顾忌周围环境，况且那是涉及一些要求他表现出热情的事，但他根本没有想滥用一家之长的权力。一种直到那时还没有见诸文字的难以言状的尊敬，使他在那个可怜的托莱多姑娘面前裹足不前，尽管后者的惟一护身符是令人羡慕的坚定意志和正直心灵。尽管如此，他不能抵御心中的那种奇痒，总想就近监视她，看看她的‘私生活’是怎样的。在强烈的猎奇心驱使下，做了一件不很谨慎的事。一天下午，他把‘来来’和女儿赶出去散步，同时也把布劳利奥打发走。他利用这三个人不在家的那段时间，在堂娜萨列斯卧室和西琼、阿姨睡觉的房间之间的那道门上弄了小孔，这样，他为安全地窥视做好了准备，夜晚来临时，蹑手蹑脚地离开自己房间钻进妈妈原来的房间。他看见西琼房间里整夜点着一盏小灯，这使他更加确信‘来来’真诚地信奉神秘主义。女儿已经睡着。家庭女教师跪在屋子中央，面前是耶稣受难像，一会儿把双手合拢起来放在胸前祈祷，一会儿阅读祈祷书。过了很长一阵子，心情激荡的姑娘又头朝下躺在地板上，把

双手交叉起来,垫在额头下面,那可能是修炼的一种姿势,不是睡觉,也不是休息,因为窥视者的耳畔传来低泣声,也像修女的叹息声,又像同一个无形人密谈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拼出的词语。

格拉虽然对自己徒劳无益的、不光彩间谍活动感到厌烦了,但不看到“来来”到底是上床入睡还是一整夜都保持那种姿势,就不想离开那里。终于,天快亮时,他看见‘来来’从地板上站起来。床正好在窥视孔的前面。可是,哎哟哟,那个彻夜不眠的岗哨失望了!姑娘没有躺在床上,而是稍稍松了松衣服,脱去紧身胸衣——但是,他除了胸衣从身上脱下来,什么也没有看见——把一条薄毯子盖在身上,靠着墙壁躺在地板上,把脑袋枕在装有西琼厨房玩具的盒子上面。安赫尔离开那里,他为自己那一夜的不道德行为感到不满,同时对‘来来’也不满,因为他认为她如此贞节太过分了,太令人厌恶了。

“特别是,他揉着疲倦的眼睛喃喃地说:‘我家可不是西多会^①的修女院……她不分白天黑夜地祈祷,张口上帝闭口圣神,这都是老掉牙的习惯了。谁像她这样呀!……我如果放任下去,她能教给我女儿什么好东西呀!……不行,不行,必须及早防止这种神秘主义的影响,不然,不知道给可怜的孩子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西琼聪明,想象丰富,这不是一块很好的接受各种影响、各种思想的处女地吗,以后可没有办法从她身上铲除呀!……唉,‘来来’,‘来来’,必须立刻定下来,在这里我是主

^①西多会:天主教隐修会之一。——〇九八年由法国罗贝尔(1027—1111)创立于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故名。——一四年伯尔纳率领三十人加入后,西多会始迅速兴旺。该会又名白衣修士会或伯尔纳会。

人,还是你是。”

他的这最后一点感触也许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产生出来的,即他开始发现,在有关持家的全部事务中;‘来来’的意志是占统治地位的,她的权势可能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不被仆人觉察。虽然主人是个有形的发号施令者,但很少情况下不同她商量或者默默地按照她的愿望去做。他的权威已经变得名存实亡,从属于另一个人的无形的、视而不见的权威,而且这个权威越来越大,且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是一种富有影响力的现象。我们还应该看到,他的第一个想法,即在离开窥视地点表达的想法——“来来”的神秘主义将对西琼的教育带来不良后果——是一种狡辩,是格拉欺骗自己,或者给受到伤害的自尊心扎上一条绷带,因为……说句心里话……那种神秘主义令他不快,原因是它已经成了苦行刑具,同时将会变成一种障碍,无法实现他的愿望。

他们之间又有一次交谈。

一天晚上,他们谈起了格拉是否外出的事。“来来”知道得很清楚他去什么地方。由于主人早有交待,和他交往要开诚布公,所以她这样对他说:

“喂,您看,那个女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呀。您这是犯了死罪之孽,您如果不去看她,那就罪上加罪了。”

安赫尔感到很茫然,露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而那个托莱多姑娘觉得自己占了上风,一下子兴奋起来,继续说道:

“您现在的处境是,要么和她结婚,要么和她一刀两断,您如果不愿违反天条就要尽快决定取舍。”

“这两种选择,”格拉说,“结婚和断绝关系,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决定取舍的事。对于这种重大事物,虔诚的教徒处理起来快刀斩乱麻。我有我的大法,你不懂,永远也不懂。”

“可能是一部完美的大法……好了,不去说它了,您的大法我懂不懂有什么关系,您按照这部大法行事,可有生以来做的全是荒诞的事,和您母亲不和,卷入政治是非之中,到头来是一无所获,只要司法当局不把您列在罪犯名单上,那就谢天谢地了。”

“自从我言行失去理智——我确实失去了理智——以后的所思所做,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你是不能判断的。你的心肠太好、太和善,无法理解这样的事,听见了吧,‘来来’。我给你解释解释好吗?好久了,我一直怀有强烈愿望,怎么,我说了强烈愿望,那是一种需要,需要和某个人谈谈,把为什么做那些事讲清楚,哪些事情是可以原谅的,哪些事情是不能原谅的,一句话,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都讲出来,因为行动是从感受到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来来’,我的那些行动看上去很荒谬,但是如果好好检查内心世界,姑娘,内心世界是一口源泉,是生出意志的源泉。我找人谈谈这些事是为了使良心感到轻松些,感到清爽些。自从我妈妈过世以后,我就发现原来的我在体内瓦解,坚如盘石的东西,面临塌陷的危险,你懂得我的话吗?”

“得了吧,应该把那称为悔过,’家庭女教师快言快语地说,“您把事情讲清楚。”

“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把那叫做变化,叫做生活危机吧……但是,只简单地称为悔过,像你们虔诚的女教徒理解的那样,请你不要在我面前那样说。我把我身上发生的事都讲给你听吧。我今天晚上要出去。你说过了,要我出去,我如果不去那个等候我的人所等候的地方,就是罪孽。我们明天再谈吧。”

八

可是,第二天他们没有谈这件事,因为西琼那天晚上睡得很

不安宁,发烧,家里所有的人都很沮丧,特别是格拉,他想得很多,哪怕鸡毛蒜皮的事都看得很严重,随便一件不顺心的事就像大山一样压在心上。虽然米吉斯一再安慰他,但那天从早到晚闷闷不乐,忐忑不安,悲哀的想法总是盘旋在脑海里。万幸的是,第二天小姑娘早晨起来时好多了。他们不让她走出房间,也不让她过于贪玩。“来来”跑里跑外,忙着安排家务。安赫尔负责照看西琼,不让她活动多了,不让她把手伸进脸盆里,这孩子有个怪癖,总是用水擦呀,洗呀。安赫尔想尽法子使她欢快、高兴。下午,她折腾了半天才睡觉,没有给她脱衣服,并且盖得很厚实。女教师做针线活。男主人靠在扶手椅里,双脚搭在小板凳上,手上举着一张报纸,他用眼睛扫视报纸,但是读不进去,便这样对“来来”说:

“我给你讲讲为什么做了那么多荒唐事,为什么扎在革命者的行列里。我从来,具体地说,从念中学时候起,就感到全身都是仁爱的激情。我学习历史,听人家讲述新老故事。从读的书本中,从听到的和亲眼看到的東西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伴侣,即痛苦和不公正。我异想天开地认为这种灾难应该,也是可以根除的。这是小孩子白日做梦,有点想入非非。长大以后,我仍然坚持认为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变革。开始,我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后来才懂得那是一项艰巨工程。但是,我们应该奋力去做,从能够变革的那部分入手,把余下的东西留给时间和下几代人。在孤寂和悲伤中,我总是思考这些问题,而当我在这个领域试着迈出步子,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卑鄙无耻之徒,那么多愚蠢之事,把革命当做庄园那样耕耘,我的心开始凉了。但是,我也看见有信念、诚实、无私的人,他们……”

他打住话头,以为‘来来’没注意听他的话。

“姑娘,听厌了?”

“没有,请您讲下去……看起来我没听,其实在听。您说有些人……对……”

“总之,我对社会变革者的同情由来已久,而这并不是我认为他们很快会实现人民富裕、社会公正的理想,而是因为推翻旧世界、推倒所有机体受损、老朽的机构,迎接新社会的到来。只有彻底摧毁旧世界,才能改变一切,创造一个新世界,因为社会是不能消亡的。在这种情况下,无政府状态可以造就一种绝好的局面,那就是提出人类的最基本问题,重新唤起文明的原动力,即改善人权、促进富裕和公正的原动力……因为你看,你来注意这一点。今天,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已经变成了一种滑稽可笑的东西,变成不戴面具的狂欢节,因为各种权力机构互相欺诈、互相嘲讽……立法机构只是行政机构的工具,因为没有选举法,从而上演的投票闹剧从来不能表达国家的意志。司法机构本应该成为各种法律的维护者,但实际上是行政机构操纵的机器,还有……”⁵

“来来”重又表现出厌倦表情。

“我看你听不懂我的话,我成了一个无法忍受的卖弄学问的人。”

“我听得懂您的话。但是,请您告诉我,行政机构,是什么人?”

“政府呀,我的姑娘。”

“啊!……太无耻了!所以,大家都讲它的坏话。”

“可是,长话短说,我对进步思想的倾向激怒了我的母亲,她反对进步思想,竭力坚持要我像她那样去思考问题,而这又使我

发火,又把我推向前,因为我的性格,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使我更加站在她的对立面,使我更加具有独立意识。就是我结婚以后,妈妈仍然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我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是,她支持佩斯先生和其他蠢驴的愚蠢言行。这些人经常到家里和妈妈聚谈,在他们面前,按照我母亲的观点,我从来没有理,我嘴里讲出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而他们,特别是堂马努埃尔·佩斯那头蠢驴是智慧的大全。你知道,我的婚姻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我现在不便说出来,对我岳父产生了一种怨恨!……对,那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大怨恨。如果大吵大闹一通,然后把那个家伙吊在街灯上,那该多好呀!我那时是这样想的……一句话,我慢慢地和那些想把一切颠倒过来的人打得火热,经常参加他们的会,成了他们的朋友,在这些人的综合影响下,我像一些人那样变成了宗派主义者,我如一名普通士兵,其他人的恨就是我的恨,其他人的誓言就是我的誓言,我觉得我的意志和集体的意志融合在一起,就像两个齿轮咬合在一起。‘来来’,这你听得懂吗?我今天明天听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和这个那个朋友混杂在一起,弄得头晕脑涨,任凭被牵着走。这和军队的情况是一样的,一个战士去战场,去战死,他只觉得那是奔向伙伴,士兵之间互相指挥着,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整个队伍就是这样向前迈进的;但是,你如果分别地、秘密地去询问这个人或那个人,也许找不到一个人想向前迈进。打住话头。(“来来”继续注视着手中的针线活儿。)

“后来,我的生活渐渐进入一个激荡时期,我妈妈成了我的势不两立的仇人,她就是社会秩序的化身,认为我做的一切,政治的和非政治的,都是对她的人格、对她的人身的冲击。我们母子无法共同生活,我不得不到外面寻找充满感情的氛围。不然

我将窒息而死。我妈妈企图切断我的生活来源，给我的钱几乎不够维持物质生活，从而使我降服我逆来顺受，忍受着经济拮据的现实，避免使这一点又成为新的不和的由头。我们常常因为一件很小的事都吵闹一番 比如，当塔拉穆恩迪侯爵突然说个笑话，而我没有发笑；又如他对我谈论目标时，我嘲弄他几句。在钱的问题上，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大声吵过。不过，经济拮据点燃了我的怒火，气得发誓独立求生，而这又推动我去结交最底层的人。你看见了，我是怎样同生活绝望的人来往的，其中有好人，真诚的人，这还能怀疑吗 但是，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又到处颠簸，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平庸之辈，令人呕吐的人，没有头脑的人，肮脏人家……”

这时，他记起了杜尔赛诺勃蕾，此人的形象闪现在他的脑际，不由得中断了他的话。他在心里把那不光彩，不正常生活中的情妇看做是一个特殊例外 接着又开始讲起来，他想继续为自己开脱，虽然这已经有些晚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我为什么在九月十九日夜和九月二十日凌晨与那些不幸的冒险者在一起？这在你看来可能是十分可怕的，但在我身上都变成了一种高烧病态，头脑发热 这种病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的，是在有助于神经紊乱，意志痉挛环境中逐渐染上的。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听我讲述我个人的事，太可怕了吧 你可能听见有人叫我大坏蛋，刽子手，谁知道还叫我别的什么，一定还叫我幸灾乐祸的宗派主义者，可鄙的胆小鬼。”

“老夫人，”来来’反驳说，“和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谈起这些事。我们一块儿祈祷，是希望上帝打动您的心，但她从来没说过您是刽子手。如果说由于听到别人讲的一些事从而想到这一点

的话，她也把自己的想法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把苦水咽到肚子里，表面上总是一副女主人的表情，保持她的人格，从不屈从。”

“但是，我对你什么都不隐瞒……我的良心没有一处皱褶不向你敞开，因为你唤起我的信任，促使我下决心忏悔，那是一种潜意识，拯救我们灵魂的潜意识。这些事我不会讲给任何人听，但是要讲给你听，为的是让你按照自己的观点对我作出评断。我不能说我是刽子手，但我要说我确实杀了人。那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倒在我的面前。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不知道是几个……那是战争的突发事件，但并不是那种使凶手可以推卸责任的事件……而是良心范畴之内的事件，战争的杀戮也是道德问题的。”

他很激动，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最后停在“来来”面前，后者看着他，表情半似猎奇半似恐惧。

“那件可怕的，令人羞辱的事，”他又重新坐下来，用手揉揉额头；使我良心感到沉重……我不想欺骗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勇士，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疯狂地为自己辩护。我再说一遍，那件事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我无法排除掉。”

“任何一桩罪行，”托莱多姑娘斩钉截铁地说；“和上帝仁慈相比，都称不上是相当巨大的。”

“那么，你原谅我吗？”

“我？”她笑起来；“难道我是忏悔神父？”

“可是，你是女教徒，还想成为女圣徒呢。”他的口气不像刚才那样严肃了。“我如果稍稍有一点宗教信仰的话，首先跪在你面前，而不是跪在教皇面前，请求赦免。”

“您不要讲那些异端的话，看在上帝的面……拿宗教开玩

笑,那可是个大罪孽呀。”

“我身上的大大小小罪孽多得很,再增加一个没有什么关系。我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罪孽的。这一点请你不要怀疑。我如果相信存在地狱的话,就不害怕下地狱……”

“天哪,您在胡说些什么呀!她把耳朵捂起来。

“我下地狱,对,我们两个都下地狱,因为我要么是窝囊废,‘来来’,要么我们一起下地狱……你在前面。”

第 五 章

西 琼

—

晚上，西琼又病倒了。高烧越来越厉害，奥古斯托说，孩子的体温太高，而且心脏跳动加快全家人都担起心来，“来来”悲伤，格拉放不下心，整夜神魂颠倒他像个疯子似的，神经紊乱，甚至这样对米吉斯说：

“你不把孩子给我治好，我非把你杀了不可。”

和蔼可亲的大夫吓得魂不附体，全神贯注地观察病孩的心脏状况，他很清楚，病根就在那里。孩子处在高烧之中——都超过四十度了——，但神志还很清楚，讲话多而且快，时不时要水洗手，爸爸和“来来”一离开她就哭。第三天仍然是个让人焦虑不安的日子，只是程度比前一天减缓了些。格拉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病，主要症状是高烧。洗过澡或吃片阿司匹林，体温退下不多会儿又重新烧起来，而且烧得更令人可怕。现在看来，一切都源自血液循环系统紊乱，体内平衡突然被打乱。在病情好转的时候，西琼身上出现一种并不比高烧逊色的“高烧”，我们就称为热度，智慧的热度吧，症状是渴望听爸爸讲述一些惊人的、神奇的事她呢，也扇动想象的翅膀，讲述她知道的事，人们听了无

不满脸惊色。她的脑海像身上的血液一样沸腾着，一个个想法，一串串古怪的故事，像火星一样从那个火堆里迸发出来。

“爸爸，你看看发生的事 昨天巴西利莎对我说，让我把洋娃娃的厨房借给她，她要五个捕鼠器。你怎么看？捉住老鼠没有？呸！都从杂屋跑到布劳利奥房间去了，把账本都吃了。只有些数目字散落在地板上……布劳利奥说你要和‘来来’结婚，还要给我买一辆马车，马是真的，身上有肉，和猫儿一样大……你知道今天早晨‘来来’做了什么事吗 她戴上蓝包巾去望弥撒，回来时头发散落着，身上的衣服和马戏团小丑穿的那种衣服一样。”

“太好了，太好了！”安赫尔吻着女儿的手说。“好，好孩子，把发生的那些好事都讲给我们听听，是真的……‘来来’穿小丑的衣服！……”

“爸爸，我本不想讲出来，怕你大吃一惊。但是，你知道也好，我在给你绣一双便鞋，比布劳利奥的那双漂亮，绣花是这样的 右脚是只小猪儿，左脚是一张法国纸牌。你是不是以为是我买的呢料 那样就太傻了。一天，我翻奶奶萨列斯的针线盒，发现有呢料。我打开针线盒，找我的针，看见有好多线团，好多线团……但是，有好多线团。我一个一个往外拿，有绿色的，有肉色的，什么颜色的都有 我越往外拿，线团越多，最后我都累了，放在一只盛衣服的篮子里，满满的……随后，我去餐厅，看见堂莱昂·平塔托拿块猪排大口大口地吃，他说猪排比圣神像的脚还硬……啊，我还在你的房间看见梅迪纳先生，站在镜子前面量身材，像个裁缝似的。他说，给他做件燕尾服好不好。我回答说好的。之后，我们大家到餐厅去，看见小猫儿在那儿作怪相、翻白眼，它那是牙疼……可怜的小猫儿呀！堂克里斯托瓦尔·梅迪纳

和‘来来’争吵,因为‘来来’不叫他‘阁下’,而用商业用语叫他‘尊贵的先生’。这时,我跑到阳台上,因为我觉得有铃声。我喊着对他们说:‘闭上嘴,主^①过来了!’你想想看,他们闭上嘴没有。哎哟哟,你不在家时,他们简直闹翻了天。我对他们说:‘闭上嘴,闭上嘴,我爸爸的脾气不好,他可要把你们赶到监狱去。’”

“你这张嘴真厉害,真有想象力。”格拉对女儿说:“你现在要安静些,还感觉发烧吗?我们给你弄杯糖水。我女儿真好!你如果想让爸爸高兴,就为他把这药喝了。你看,是糖豆,是几粒糖豆。把这喝下去,病就好了,我带你去看马戏小丑,给你买一辆马车,马是活的。这几天要从巴黎运来,有大的,有小的,你挑喜欢的。”

“我挑大的,挑小的。什么时候运来?”她的兴致大增。“大的小的,我都要……啊,还有件事,我给你讲讲:一天,我从餐厅向院子的窗户探出头去,看见一只老鼠从地下室钻出来,和驴子一样大。你别笑,是真的……好吧,起码和山羊一样大。它脖子上戴一串铃铛。那东西站在院子中央,看着我,好像在说:‘你怎么不下来呀?’我那样害怕,还下去。路加斯说,马德里要举行宗教大游行,有好多旗幡,和人一样大小。就是说,每个人都举着旗幡。士兵除外,他们肩上扛着枪……有个秘密,你来听听。星期天,布劳利奥和巴西利莎在厨房做了大蛋糕,很大很大。加进了各种各样东西:橘瓣儿,葡萄干,核桃,茴香,枣子,还有砂糖,一大袋子糖,他们说要摆在桌子上。你看见没有?我也没看见……爸爸,我昨天晚上做个梦,你不知道吧。是这样的,你抱着我,在一条路上行走,你说那是通天之路……当然啰,什么东

①在‘阁下’‘尊贵的先生’和‘主’这几个词中,都有‘先生’这个字。

西都是黄色的,有星星,有的带条尾巴,有的留着胡须。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去太阳那里,你说不去太阳那里,那里太热,我们会被烤死的……”

这个可怜的孩子扇动着想象翅膀,好像疯了似的,只有高烧把她击倒,处于沉睡状态时才软软地躺在那里,但一直没有失去知觉。米吉斯看见她高烧不退,很是焦虑,他叫人弄几条凉水泡过的毛巾,给孩子敷在脑袋上,要不时地更换。安赫尔负责这件事。夜幕降临时,孩子要吃什么,她特别喜欢甜食,于是给她做了拔丝鸡蛋和火鸡冻儿。她倒吃了些,嘴巴不停地说着,想象翅膀又扇动起来。她的脉搏很快,说明心脏跳动失去了控制,给她服用糖豆样的洋地黄甙也不见效。看见治疗没有效果,安赫尔大失所望,禁不住和米吉斯大吵起来,说他是低能儿,根本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可怜的奥古斯托觉得人格受到伤害,受到侮辱,但他不想对痛苦不堪的父亲“以牙还牙”。他建议会诊,对此,格拉用轻蔑的口气回答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无知之辈,只会卖弄学问,用药方骗人。你们简直是杀人凶手,只会把死神的判决点缀上几个科学名词,把你们的愚笨用希腊词儿掩盖起来。”

他说完便转过身去,叮嘱布劳利奥赶快把米吉斯选定的医生叫来。

天黑下来以后,他决定睡在原来是母亲的房间里,想离女儿近一些,便于夜里观察病情。如果孩子的高烧不明显减退、睡得不安宁,他要和“来来”彻夜守护在旁边。很不幸,高烧没有减退的征兆,又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夜晚。他们最为不安的是,病孩讲话口若悬河,想事很多。他们两个人用了很长时间,并且绞尽脑汁使她安静下来,不讲话。他们给她讲圣婴来问她的病情,把

名片放在门廊了；他说病孩不停止讲话、不睡觉，就要生气了。如果病孩每停止讲话一分钟，爸爸给她买一个黑色洋娃娃和一个白色洋娃娃西琼说，不把圣婴名片拿给她看，她就不停止讲话。格拉不得不制作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了个名字：马努埃尔。但是，西琼并没有被说服，她说卡片上没有姓……“可是，姓在哪儿？安赫尔只好添上姓 纳萨列兹。之后，她把注意力集中在爸爸的许诺上，每沉默、安静一分钟可以得到的玩具，她让爸爸告诉她从一个星期天到另一个星期天共有多少分钟，从今天到明年的今天共有多少分钟。

孩子安静下来以后——那是因为昏沉沉地睡过去了，而不是病情真正减轻——，格拉回到妈妈的房间，他已经安排好床铺；一个人独处，又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这时，他想到了西琼的死。他的脑海总是浮现出这个可怕的想法，那是担心，那是疑虑，比死亡本身还可怕。对女儿的爱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没有女儿，他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这边想着女儿的死，那边便出现无法排解的孤寂。他好像看见，西琼死去以后，世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生活失去了魅力，失去了慰藉，失去了光彩。在对女儿的爱前面，其他所有的爱都显得黯淡无光。他对女儿的爱一直是强烈的，最近，这种爱成了他惟一的、偏执的爱。

在堂娜萨列斯生前的房间里，一切都笼罩在黑暗的色调里。在一盏罩着绿色罩子的油灯射出微弱的光线下，还算清晰可见的是墙壁上挂着的几幅宗教画、艺术价值不高的绘画和色彩刺眼的石版彩印画，它们可以满足老夫人的那点儿艺术的欣赏力。晚间祈祷时，还可以使她振作起精神，全神贯注地修炼。这些画是：耶稣和圣母的圣心画，圣佛朗西斯科·德·萨列斯和圣胡安娜·佛朗西斯卡·佛列米欧特的画像，和两幅油画复制品，画面很

大,有两位隐士,是里贝拉^①的作品,现实主义色彩非常深厚;油画画面的明暗线条把瘦削的裸体勾画得淋漓尽致。安赫尔一直用最轻蔑的目光扫视这些艺术作品。但是,那天夜里,他是那样焦虑、恐惧,倒觉得它们令人肃然起敬,那个不幸的男人甚至觉得画面的人物睁大眼睛看他,竖起耳朵听他讲话,有一颗慈善的心在关照人世间的幸。这些人物的仿佛是家中的友人,来到那里安慰他,发生事时帮一把手。

格拉看着他们,把心扉敞开来,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讲出来,他刚开始如此与画面人物交谈,就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愿望,在代表上天意志的圣像前弯腰折背,祈求给予他这个处在悲伤中的人最大的庇护。他的心情一刻比一刻激荡,先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最后,祷词变成了有形的动作,把双手交叉起来,露出卑躬的表情,甚至弯膝跪下。但是,他并不使用教堂的祷词,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和词汇祈求,不是那么有条理,但十分恳切。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说;“我没有资格祈祷,因为我不信教……可是,我将改变这种状况,会信教的,要我多么虔诚,都能做到……救救我的女儿吧。信教,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做到。我降服,我听从,放弃过去的全部想法。女儿是我的爱,我的力量,我的希望,夺去她的生命,还不让人痛苦吗?一个男人不管多么坏,难道应该受到这样大的惩罚 丢下我一个人,那是多么可怕的孤寂呀 不能这样,我尽管应该受到惩罚,但我央求,祈祷,让我女儿西琼活下去吧,因为……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卑微和上帝的宽厚,不表现在我们祈求、上帝赐予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还

^① 里贝拉(1588—1652) 西班牙画家。

能表现在什么上面？”

二

之后,他对自己评价说:

“要注意 决不能这样祈祷,必须谦恭。你现在活像大街的乞丐,拦住行人直到给点什么,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摆脱乞丐的纠缠。但是,对上帝决不能态度生硬,纠缠不放。你必须卑躬、谦忍,即使得不到所祈求的东西,也应该逆来顺受……另外,还应该表现出信仰来……这才是难以做到的呀。不过,没有办法。信仰永远是第一位的。”

他又重新站在那几幅美术作品前面,开始祈祷,把全部虔诚和痛苦尽可能投入到里面去,因为他一直这样想,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活下去,从而应该设法让上帝的心软下来,使自己变成那样一个人,即值得得到上帝赐福的人。这时,他把手插进衣兜里,摸到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那是杜尔赛的信,是那天下午收到的。她在信中抱怨说,他都两天没去看她了,并且告诉他生了病,嗓子发炎,全身疼痛。他把信忘在衣兜里,此刻又记起那个可怜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了另外一种陈述理由的法子,来支持自己的作法。

“可怜的杜尔赛,”他说着,但眼睛并没有从圣像移开。“她如果知道我女儿病得这样重,也会为拯救她的生命而祈祷的。我现在明白了,我的过错太严重了,除了那场革命闹剧外,还有和杜尔赛不光彩的姘居。我必须向上帝祭献。那事太不道德了,见鬼去吧 我要痛改前非,和那个女人断绝来往。为了使上帝怜悯我,从而必须把爱当做祭品献给他的话,如果必须牺牲一个心爱的人的话,那我就把杜尔赛献出去,对,上帝……就让她

充当祭品吧。我很爱她,为她的死感到遗憾。但是在她和我女儿之间,如果让杜尔赛死去,而西琼得救,这种结果的痛苦比较小些。西琼刚刚开始生活,而杜尔赛已经生活得够多的了,我离开她以后,她面前摆着的除了痛苦和耻辱,还能有什么。我说,她与那户强盗们的家庭在一起!……不幸的女人哟!……她要死去,在天堂受到上帝的欢迎。她是有所收获的,而我……我看见她死去,心中将极为痛苦……可是,必须承认她是罪孽深重的女人。这边是罪孽女人,那边是天使,对此选择是不困难的。”

他这样想着,感情上在斗争,心中又默念祷词,脑海里简直像盛满了浆糊,弄得那个不幸的男人最后都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祈祷了,甚至一会儿把一些想法隐藏起来,他害怕被无所不知的上帝看见,一会儿又突然把所有想法亮出来,真诚地说:

“我把整个灵魂赤裸裸地摆在你们面前。请你们看看灵魂里面都有什么,把你们喜欢的、对我有用的东西都拿去,把对我有损害的东西还给我。让我的女儿得救吧,随便把我变成一个什么人吧。把杜尔赛当做祭品献给你们,好吗?那好,把她带走吧。这样做,好吗?可是,杜尔赛还是留下吧,决不能为了我心爱的天使的生命而出卖她。决不能那样,决不能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用杜尔赛去赎买西琼的生命,我很爱杜尔赛呀……但是,为了她本身的利益,我舍弃她,就是说,牺牲她……我早晚要丢弃她的,因为我已经发誓做个有道德的人。和她结婚,是对母亲在天之灵的侮辱……我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我母亲是否从另一个世界祈祷西琼去天堂了?他有些不安了。“那样可是太残酷了,那是一种报应,是针对我的一大阴谋。我反对,我抗议。最美好、最公正的作法是,那个世界原谅杜尔赛,爱这个过去曾令她生厌的女人,祈求上帝把她带走,在那儿和睦相

处,做到永远的和解,同时让上帝把西琼给我留在这里,因为没有她我哪能再生呀!只有这个天使能使我的良心感到平衡,使我去追求幸福和正义。如果把她从我手中夺去,我将变成一个坏人,把火爆脾气一股脑儿地发在杜尔赛身上,是她造成了我的绝望。她本人应该向上帝、向圣母、向这些和其他圣神祈求把她带走,而把西琼留下来,上帝、圣母和圣神会理睬她的,会理睬一个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的……”他全身颤抖起来。“如果妈妈从那个世界召唤我女儿去她身边,那就太遗憾了。上帝不会同意的,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上帝主持公正,看东西很清楚……比我们清楚。上帝会发现,妈妈那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暗藏着报复的目的……亲爱的女人,你应该做的最好的事是死去。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但是,需要一个人做出牺牲,必须有个人牺牲自己,成为祭品,这不是你的最漂亮的角色吗?你将再生,将成为圣神,而我女儿将在她爸爸身边履行人世间的义务,她爸爸太爱她了!你这样做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我们都记录在你的功劳簿上,永远为你祝福……这并不是说,我希望你死,决不是那样。可是,我有什么脸面也为你祈祷,让你活下去。祈求上帝赐予两大恩惠,等于一个也得不到。上帝哟,请你关注……上帝哟,让我女儿活下来,活下来,哪怕牺牲杜尔赛,牺牲我的全家,牺牲所有人类。”

说到这里,那个不幸的男人感到累了。他在屋子里踱了那样长时间的步,在圣像前祈祷那么久。他一下子倒在沙发上,他嘴巴朝下双手垫在滚烫的额头下面,他不知道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不知道脑海那样沸腾是正常现象还是思绪在互相搏斗着。

第二天,他脑袋清醒多了,看问题清晰了。西琼的病情没有变化,只这一点就给爸爸带来了希望。他从阴郁的绝望和悲观

中很快摆脱出来,乐观多了,脸上都挂着笑容了。

“‘来来’,”他拍着这姑娘的肩膀说,“我的心告诉我,我女儿今天就会好的。我对你实话实说了吧,我昨天夜里做了祈祷……这是软弱,还是坚强?我做了祈祷。精神上的事真是变幻莫测……当不幸把人间的每一扇门都对你紧紧关闭时,只能打开一个小孔,向天上望去。你说呢?”

“我认为,您如果热情地向上帝祈求,保证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并且对他说,想加入教会,孩子会得救的。”

“‘来来’……你别试探我……别把我的脑袋搅乱了。从昨天夜里开始,我这脑袋就乱糟糟的……只要让西琼活下去,随便让我做什么都行。你祈祷了吧?看见上帝显灵没有?……我是说,你通过某种渠道,某种你们虔诚教徒十分熟悉的渠道,是否知道我能不能对我女儿得救抱有希望?”

“我,我怎么一定知道?……”来来反驳说,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不可能知道呀……您以为上帝会告诉我他想做什么?他做好事对我们大家,对您,对西琼,对我都是恰如其分的。”

安赫尔不再注视那位女教师 那天,后者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跳动得厉害,这更加突出了她的特点。安赫尔不想拿她开心,便让她去干家务活;他心中有些痛苦,这个年轻阿姨的希望并不像他的那样具体、明确。他回到西琼身边,孩子不怎么爱讲话,精神不大振作,但烧退了些,脉搏也平静多了。后来,他得知杜尔赛病情恶化,不得不请医生 他急忙给情妇写了封信,对她说要有耐心,对命运应该逆来顺受。可怜的女人读到这样的话,如同五雷轰顶 她本来希望看到亲切的、安慰的话。

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下午。格拉和家里所有人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因为西琼病情加重,仿佛有人给她吃了剧毒药品一

样。体温都快烧到四十一度了；心脏跳动越来越快，简直吓死人。给孩子服用大剂量的药，但并没有好转迹象。西琼的父亲绝望了，但又不接受命运的安排，顿时发起脾气来，仿佛要把巨大不幸的过错推到周围人的身上，对他们破口大骂，百般数落，埋怨他们操之过急、疏忽大意。米吉斯听到病孩家长的责备，十分克制，因而缩手缩脚，但仍然告知大家危险即将降临。格拉不承认科学真理，一会儿骂天，一会儿咒地，好像那些铁石心肠的罪犯，在断头台上垂死挣扎时还亵渎上天。

这当口儿，佩斯先生正好来到那里，他真没赶上好时候。他用悲伤的声音表达完痛苦之后，竟然责备起女婿来，说他不顺应老天的安排。女婿没有给他好脸看，那位可敬的人物勃然大怒，左一句右一句地骂起来，他的话像掉在火药堆的火星一样：

“怎么，你以为奖惩分明的上帝把这个天使交给你手里，从而奖励你干的反道德、反社会秩序、反宗教的勾当？”

格拉没有用语言，而是用动作回答他：两只手掐住他的脖子，一下子推倒在附近的一张沙发上，没等他蹬腿，又用膝盖顶住他的肚子，用力压。他一边使劲按住不放，一边劈头盖脑地骂：

“你这卑鄙的家伙，我现在就给你点道德看看，社会秩序，宗教……，”

这件事发生在安赫尔以前住的房间里。听到呻吟声，布劳利奥首先赶到，过一会儿，“来来”也来了。布劳利奥使尽全身力气，想把堂马努埃尔从女婿的双爪中拉出来。但是，直到“来来”对主人大声喊叫时才得以达到目的：

“那个男人疯了，您不能撒野，应该尊重人。”

“来来”的喊声要比管家的体力强大得多。一下子把那个野

兽制服了,而佩斯呢,喘了口气,真奇怪,他还活着,因为他都到了死亡边缘。“来来”端来一杯水,给不幸的受害者喝下,同时,布劳利奥把主人拉开,后者仍然挥动手臂,怒吼着,一副威胁的架势,好像一个因为喝醉或疯癫行动不能自主的人。

三

可怜的西琼浑身烧得滚烫,谁也没有办法把她的体温降下来。她把被子蹬开,呼吸很困难,要水喝,在床上翻来覆去。她把黑眼珠翻到上面去,一个孩子不该做出这样的表情,很少见,从技术术语讲那是犬儒式的目光,而且伴着一丝女人的嘲弄微笑。守在她身边的人心中害怕起来。夜渐渐深了,她的面部征候依然如故,高烧不退,脉搏时而微弱,时而疯狂跳动。大家不停地用凉水浸湿毛巾敷在她身上和头部,同时鼓励她,说些亲切的话,答应给她买这个买那个。然而,可怜的病孩根本没有反应。突然,她喊着说要吃东西,想吃淡火腿,糕点或牛奶拌饭。但是,只给她喝了点糖水,说别的东西过一会儿拿来。她的脸都变形了,五官已经不对称,这一侧面肌紧缩,另一侧松弛。两条眼眉弯弓着,但是各自的曲度不相同。瞳孔有时射出火一样的光芒,有时则隐藏在上眼皮下面,从而产生一种雕塑效果,那是在痛苦地抽搐或者享受着快慰。快十二点时,病孩开始全身抽搐。爸爸和“来来”把她抱起来,两个人都不说一句话。西琼的那双小胳膊在那两个护理者的胳膊中间挣扎着,一会儿伸到这边,一会儿伸到那边。她的手碰到什么都紧紧抓住,病孩完全抽搐成一个线团样子。接着,她一下子沉睡过去,呼吸已经觉察不到。格拉立刻把脸凑到孩子脸旁,但还是看不到一点呼吸气息。“来来”完全失去希望了。不过,安赫尔仍然抱有希望,发疯似的

在女儿身上搓揉着。

西琼瘫软地倒在父亲的双手中间，痛苦不堪的父亲没有发现不幸已降临到头上。他不能接受这个不幸的现实，他认为万物仍然处在自然秩序之内。就是看见米吉斯、听见米吉斯的话——几乎在病孩咽气那一刻走进来，想把他从那个悲凄场面拉开——以后，还希望，希望发生奇迹。“来来”哭得那样伤心，泪流满面，不停地吻着孩子，泪水都把后者浸湿了。格拉有那么一阵子不承认眼前发生的事情，他的脸与其说布满痛苦表情，毋宁说是呆滞。他坚持不出去，不说一句话，表情阴郁，总是把手放在死去孩子的头上。最后，他被现实征服了，不幸确实发生了，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把痛苦深深埋在心里，不表露出来。那好像是祖辈的痛苦，而“来来”表露出的却是慈母痛苦，一会儿充满温情，一会儿扯破嗓子嚎哭。

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格拉吃点东西，因为他一整天只喝点咖啡，但他断然拒绝。天放亮时，他还坐在卧室里，面前是冷漠无情的神像，时不时地用傲然的目光看几眼。他过不了多大工夫就到隔壁房间吻吻孩子的遗体，告诉“来来”要给孩子穿上怎样的衣服，遗体周围摆放怎样的鲜花。他的脸上布满了与其说是教徒的忍耐表情，毋宁说是哲学家的忍耐神色，那是因为坚强意志、自爱和男子汉的人格在支撑着他。在那个困难的时刻，他时时记起母亲的坚强性格，并以她做为自己的榜样，把苦水默默地咽到肚子里，在巨大不幸面前表面上露出一种堂堂男子汉的大无畏精神。他的脸上没有愠色，话语中没有愤怒。他吩咐事情时声调阴郁、言词简洁。别人提醒他什么时，不反驳，哪怕提得贸然，他也不气不恼。当“来来”两只眼睛噙着泪水走到他面前请示或劝说什么时，他静静地听着，一副屈从、敬慕表情。

“来来”提出什么,他都认为是好的,甚至这样说:

“随你怎样安排吧,你怎样吩咐做,我都认为是最好的。”

在孩子等待入葬的那天,格拉听了那个托莱多姑娘的暗示,向米吉斯大夫道了歉,说自己前几天对他太冲动了。也是由于这个姑娘的劝告,他对布劳利奥说了些亲热、感谢的话。家中其他仆人都发现那个野性男人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驯服迹象。但是,还无法找到证据说明与他的令人憎恶的岳父是否言归于好,和睦相处,因为后者没有来过那里。但塔拉穆恩迪侯爵、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堂克里斯托瓦尔·梅迪纳和其他前去慰问的人,都看到堂娜萨列斯的儿子性情温和多了,他们说那是痛苦不用棍棒、不用石块便把他驯服了,那也是宗教感情起了作用。宗教感情是死神的好友和家人,当死神钻进宫殿或贫民窟的时候,宗教感情决不会驻留门外的。

西琼穿上了漂亮的罗纱衣服,并且戴上了鲜花花冠,那是用那个季节能够买到的品位最高、价格最贵的鲜花编织的。人们都觉得孩子死后长大了许多,所有人都感到惊奇,棺材是那样合适,不大不小,正好装下她的僵硬的身体。她那冷冰冰的五官上,告别生命时的那种痛苦、讥诮表情不复存在。面部宁静,也可以说庄重,没有参杂任何邪恶和顽皮表情,好像在睡觉,没有生命的呼吸,没有红晕,只有蜡一样的颜色,那是死亡的脂粉。

孩子的爸爸看着她,不由地记起了她活着时把谎话讲得有声有色。他对记忆的东西和面前看到的東西完全改变了看法,认为那些骗人的话,包括老鼠大似驴子和“来来”情爱那样的事,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但是相反,对眼前的死亡,他却认为那是最荒诞的事情。第二天,当孩子被抬走时,他的心好像被刺了一刀,感到一阵剧烈疼痛,差一点失去知觉。他本想去公墓,但他

无法穿戴衣饰。“来来”发生惊厥,不能讲话,面孔歪斜,目光呆滞,两手握得很紧。那天上午,格拉那幢偌大的房子一片凄凉景象,可爱的孩子永远不见了,她的欢声笑语永远消失了。仆人们和主人一样孤零零的,表情悲伤,房子里回荡着脚步的可怕回声。

最后,安赫尔送走朋友,表现得彬彬有礼。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相对的彬彬有礼。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原来的房间里,拒绝接见来访的客人,甚至都把“来来”忘在一边。“来来”发生痉挛以后,像大病一场似的,还处在恢复期间。堂娜萨列斯的儿子陷入孤独之中,他是那样痛苦,渴望得到安慰。他受到那样沉重的打击,脑子发木,时不时地睡上一会儿。睡梦中,那个希腊面具的人不时闪现出来,做出可怕、悲苦的怪相,头发立直。

第 六 章

变 化

—

随着时间的推移,格拉的孤独感与日俱增,悲伤压得他一天比一天抬不起头来。在孤独中,他逐渐产生一种思想,即生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心情的一个特别表现是,他几乎完全忘掉了杜尔赛诺勃蕾。一天早晨,布劳利奥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前者告诉他有人来访。那事像一根探针刺进他的脑袋里。

“那个女人,管家结结巴巴地对他说,管家每次来到主人面前,都比上次更恐惧一分;来了。我不想让她进来,但她死皮赖脸……说老实话,真让人可怜……我告诉她,在我房间里等一下,看看你见不见。”

格拉良心上感到困惑,便叫她进来。杜尔赛立刻去会见她,她很激动,表情慌乱,又由于最近这场大病,显得憔悴多了。格拉看见她,掩饰不住惊讶和厌恶。他处在绝望之中,观察事物不免表现出过于夸张的倾向,这时他觉得那个可怜的姑娘活像一具包着衣服的骷髅。姑娘身上穿着那件美利奴毛衣,肩上披着大披巾,头上包着纱巾,把上上下下包得很严,显得很简朴,完全是预备军官妻子的表情或者工薪微薄职员妻子的打扮。她一走进

去，便用两只胳膊抱住男友她是那样激动，无法说出话来，簌簌而下的眼泪说明了一切。

安赫尔把她抱在怀里，再次用他那冷酷的批评精神，指出他的非婚妻子骨瘦如柴

“你这么忘恩负义呀！”杜尔赛用责备但仍然亲切的口气说，同时用手帕捂住嘴巴。“这么多日子，不给我一点消息！……你遭受这么大的不幸，而我又见不到你！亲爱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日子不就好过些了吗？除我之外，还有谁能够安慰你，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了解你的心灵？我的确生了病。但是，不管我的病有多重，你如果叫我，我会来照顾孩子、来安慰你、来陪伴你的……可是，告诉我，我走进这个家门，你感到不舒服吗？”格拉表示否认是那样。“看不见你，我一分钟也活不下去了。不知道你的消息，我感到好像没了魂儿似的，苦不堪言，简直煎熬死了。你怎么没想到叫我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亲爱的，你敢说不需要我吗？我对自己说：‘我要冲破一切，一定去那里，他如果生气，就让他生气去吧，如果因为我不请自到而用棍棒打我的话，那就让他打好了。’我就是这样想的，你对此向我说点什么？……我为了那个可怜的小天使，不知痛哭了多少次，这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我一直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看她就像因为母亲品行不端而远离开孩子。我多么想见到她、照顾她，让她永远呆在我身边呀！你以为我生的什么病？是因为痛苦而生了病，亲爱的，为什么感到痛苦，看见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而我不能抱她一下、吻她一下而感到痛苦……上帝把她带走了，而没有让我得到那种享受，这证明我是个坏女人，上帝不愿意赐予我任何安慰。对了，把母爱的欢乐，把为孩子做出牺牲的欢乐埋在心里，决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

孩子本来可以使我们两个人都幸福，可上帝把她从我们手中夺去了。”

杜尔赛诺勃蕾这样说着，把脑海塞得满满的想法一下子倾泻出来。她说出来，心想安赫尔是不会驳斥她或向她提出什么的，格拉感谢情妇的诚挚感情，握握她的手表示这种谢意。那时，杜尔赛用双手握着他的手。但是，他没有说一句话对巴别家族的那个成员讲的话表示肯定或否定。在她的感情和他的感情之间已经插入了点什么，或者说得确切些，已经出现了裂痕，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裂痕、这距离、这真空到底有多大，格拉只看一下自己的灵魂，就能很容易地测量出来。他对杜尔赛感兴趣，对她同情，甚至爱恋，但是，当她谈到他们两个人对死去孩子的共同的爱时而敲击的最后一根心弦，那个已改变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革命者的心并没有颤动。在他看来，杜尔赛和西琼没有任何关系。前者和后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它们的轨道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切点。

杜尔赛看着他，如同看着字谜，她想用眼睛把它弄成碎片，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沉默不语——他的这种表情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仍然因为女儿刚刚死去而痛苦万分——，已经开始使她感到不快了。杜尔赛突然振作起反抗精神，怯生生地要求他听听她的话。

“可是，你对我一句话也不说？连对我的病情也不问一下，也不问问我好些没有。”

“我看见你就足够了。”安赫尔说，语气里流露出某种关怀；“看见你，就知道你病好了。”

“可是，你错了，哎哟哟，你错了。”她想夸大一些自己身体的不适，“上帝知道我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今天还站不稳呢，只好

租辆马车来这儿。我吐了血。你是怎么想的，以为我的病是开玩笑呀 医生说，我如果不注意，很危险，很危险 ”

“ 亲爱的，你得注意呀，看在上帝面上。’他立刻说，很热情，
“ 你可不能也……不管是谁，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人说他身体不好，我就浑身颤抖。亲爱的，这几天，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死亡一直围绕着我，窥视着我，监视着我……我真害怕呀，它呆在我身边干什么呀，它的事还没干完呀…… ”

他以为说了这几句话，就已经暗示出了，勇敢地回报了情妇对他的强烈的爱。但杜尔赛渴望得到更多的情爱、更多的温柔、更多的关怀。现在听他讲那么几句话，一下子心灰意冷起来。她一直以为来看望情夫，后者会提出在祖传房屋里共同生活的。她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现在格拉已经无忧无虑了，他具有伟大的社会思想，他们在圣阿盖达大街共同生活时又对她做了种种允诺。而那天，他是那样冷淡，不禁使她想到，他的地位变了，以前的追求平等和民主的热情已经大大冷却了。巴别家族的这个可怜姑娘开始隐约看到，不幸就在她的身边。但是，她尽管在社会上属于卑微、被人看不起的阶层，仍然有一点自尊心，如同社会的任何一员，她不想在此时此地抱怨什么，只想对他这样解释一下：

“ 可是，你对我说几句话，哪怕说一句什么时候去看我的话。难道为了看见你，和你说一会儿话，我必须赖着脸皮踏进这个家门 要知道，我在这里，只能记起令我非常厌恶的事。这是我的心里话，你应该相信这一点。我今天到这儿来，身心受到极大伤害。门房对我露出那样的脸色，堂布劳利奥讲话吞吞吐吐，这些我永远不能忘记。说老实话，亲爱的，’她语气有些尖刻；“ 尽管一个女人不值分文，地位卑微，但她决不愿意那样冷冷地对待

她,那样不信任她,那样……仿佛她是个令人烦恼的人,是个罪犯……你把话说清楚些……如果我必须忍受这样的羞辱之后才能见到你的话,我宁愿……”

格拉急忙回答说:

“亲爱的,你不要把事情夸张得那样严重。你知道我会像以前那样去看你,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儿来?”

“你没有告诉我呀。”

“你应该想到吗。你早知道我的看法,目前,你不宜走进这个家门。……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懂得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我想你会继续这样做的。如果说你今天来了,我没有使你难堪的话,那是因为今天是个例外。你做得对,应该来,给我带来一点安慰。以后……谁知道!”

“好吧,我们就这样定下来,我不再来。”她掩饰着内心的极大痛苦。“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所以,我不打算再来了。不过……你说句老实话,你是不是过好多天也不去看我吗?”

“好多天,你说过好多天?你想到哪里去了!你别折磨我了。你知道,不会……好,你说说,你对我是不是有一点儿抱怨的?”

“你说是一点儿抱怨?一点儿抱怨?”

“怎么,你还想有好多抱怨呀?”

“我什么都不想。”她的语气热情,像孩子那样不介意。“如果说我有抱怨的理由的话,我也完全原谅你,把所有抱怨的理由忘在脑后,惟一的条件是你爱我……但是,你停留在口头上还不够,必须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你爱我要像我值得的那样去爱,你给我一座漂亮的宫殿式的房子,还是给我一间最丑陋的茅屋,我都不在乎。我所需要的是拥有你,房子对我无关紧要……”

安赫尔听了这些热情洋溢的话,便用亲切、真诚的话——如果说不是那样体贴入微的话——回答她。他希望杜尔赛诺勃蕾离开那里;为了使她快些离开,他答应很快去她家去看她,还制订了些共同生活的小计划,到她那儿去吃午饭呀,晚上一块儿去看戏呀。之后,他们两个人分手,他很平静,而她充满疑惑,脑海里全是阴影。她的爱的直觉已经嗅到,深渊离得很近了。

二

真是老天安排,那天对格拉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发生的事情好像按照戏剧的场次排列的,所以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上午,杜尔赛来看他的时候,“来来”不在家,去公墓了——她每天都去——,在西琼的墓前放几朵花。非婚的妻子刚刚走,就传来了“来来”的脚步声,她那时刚刚踏进房门。安赫尔迎上去,看见她在走廊里脱下披巾,还没有走进她的房间。家务活还没有干完,她想快些干完。路上,她走快了些,因此脸上泛着红晕,也许因为在公墓时哭得很厉害。陪着她的巴西利莎,脸也红得像只火鸡。

“你回来了?安赫尔对她说,他很高兴看见她。

“我们耽误了一会儿。您出去吗?在家里吃午饭?”

“我没想出去呀。你为什么问出去不出去?”

“因为我们需要谈一谈。”

“那就现在谈吧。”他叫她进他的房间。

“现在?……把那一堆活儿放在那儿,最好午饭后。”

格拉希望时间快快过去,但是时间偏偏过得很慢,你越焦急,钟表的指针走得越慢,那个眼睛跳动的虔诚的小女教徒指定的时刻姗姗来迟。格拉向他房间走去,她跟在后面。她站在主

人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讲话不拐弯抹角,也没有什么开场白。

“可是,先生,您应该想到我要对您说什么。你没有猜一猜?不过,我得告诉您,我要走了。”

安赫尔听了‘来来’的话,觉得被深深地刺了一下,他很痛苦,他很惊讶;‘来来’讲到要离开那个家时是那样平静呀。

“可是,听我说……请坐。我待你那么坏,你都不看看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您对我并不坏,”她坐下来。“而是很好,我非常感谢老夫人,但愿她得到上帝的关照,我非常感谢您,如果说老夫人对我十分好的话,她的儿子对我也并不是九分。可是,我到这个家来是为了那个目的,为了那个目标,而现在这目的,这目标已经不存在了。我到这个家来是为了照顾西琼,教西琼识字,但是孩子已经……这是上帝的安排呀。”

“来来”说完这话,平静的表情突然消失,那双跳动的眼睛噙满泪水。格拉觉得喉咙里结了个疙瘩。

“别哭……我们已经哭得够多的了,遭受的苦难够多的了。”主人对她说;“‘来来’,你在这个家更需要你的时候离去,这是让我遭受更大的不幸呀。我永远不会对你的意志提出异议,可是我要求你解释一下,为什么突然逃离这里。”

“先生,不是逃离……我现在就把事情讲清楚,已经到了我继续自己的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了。孩子活着的时候,我的义务是摆在宗教信仰之前的,我全身心地扑在那上面。但是孩子死了以后,上帝对我说,应该走我自己的路,快些,快些……”

“你敢说上帝那样高兴对你讲那种事?”

“可是,上帝真的说了呀,”她用最真诚的信念说;“您以为我

那样迫不及待呀？上帝在我心里说，他希望宗教生活是我惟一可能得到的幸福。上帝在我的良心上说，他已安排我参与到宗教生活中去，而现在宗教生活之外每过一天，他都要求我对他忏悔。”

“好，好，”安赫尔喃喃地说，他感到困惑，找不到充分理由削弱如此坚定不移的决心。“你问问上帝，并不应该说是亵渎神明吧，我是说你问问上帝，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没有你，这个家可怎么管理呀，因为只有你对这个家的需求和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上帝在那些不幸的时刻鼓动你，那是把你的主人推到一个巨大的冲突之中，而上帝完全可以把这样勤劳能干的姑娘留在尘世，而把懒惰、只会祈祷的姑娘带走呀。”

“我的虔诚信仰呼唤我加入到只干活不休息的教团中去，在这样的教团中，全身心地照顾病人，为减轻这个世界上的无穷无尽的苦难献出一点力量。”

“太太好了，对，太太好了。可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我的家被雷击得四分五裂。”

“您将找到许许多多女人来管理这个家，她们可能比我干得还好，起码不会比我差。”

“哎哟哟，姑娘，我怀疑能找到像你那样能干的姑娘。我这样说并不是奉承你。像你这样的姑娘再没有第二个，再没有第二个，你不让别人夸奖，听到夸奖就脸红得发烧。你如果不愿意别人夸奖，为什么要做那样好的一个姑娘？你为什么不表现得坏一些？……可是，我们还是谈谈正题吧，我不想让你走。你不想这个地方？修女院不是那样的沉寂？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祈祷，那你就关在你的房间里，只要感到舒服，愿意关多长时间就关多长时间，祈祷，祈祷，直到口干舌燥，或者脑浆枯竭。”

“您这是说的什么呀！您很明白我对您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不明白……你的脑袋太糊涂了。你如果说:‘堂安赫尔,我离开这个家是因为有个正派的男人跑进我的生活里,想和我结婚,而我也上帝的造物,要有自己的家,为这个家献出我的一切……’这样说才对、才好。而我也觉得更有人情味,更自然 可是……”

“可是,什么?您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听从命运的安排,并不感到不快。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让别人随便指责我的决心,甚至嘲笑我的决心吧。您说我结婚……我,简直把我笑死了……我有生以来还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呢。怎么,您不相信?为什么摇头呢?您如果不相信,那就由您了。我把心中想的事讲出来,感到很平静。我对您说过好几次了,我从来不知道男人的爱,也没有必要知道。您一定怀疑这一点,可能说我虚伪。好吧,我就头顶着这个绰号吧,没有任何怨言。您认为上帝的所有造物都是一样的吗?您一定说是?而我说不是,不是。您认为所有女人,对,所有女人都想结婚吗?”

“对,所有女人。”

“可是,我不想结婚。我例外,我特殊。您看,我从什么地方跑出来,和我的兄弟们一样,成了怪物。我对结婚根本不感兴趣,一想到这事就烦恼,您应该清楚这一点。”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人……当合适的男人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就把你的灵魂亮出来,而现在蒙着童稚虔诚的面纱。”

“什么合适男人不合适男人的 对我来说,除了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外,再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合适的男人。您认为这还不够吗?”

“不是不够，也不是过多我尊重你的……你说害怕人类……非常感谢，我没有使你感到害怕”

“我不配您感谢。我们就这样定下来吧，您放我走。”

“可是，你请求我允许你走吗？那我可不允许。我只能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违心的事。说到从内心同意你走，永远不会那样。”

“您为什么不同意呀？而您要比看上去仁慈得多。”

“是这样，不管我多么仁慈，我真下不了决心，让我的家变成一个狮子笼。”

“圣母哟！好像世界上就没有比我更有能力持家的女人了！顶多……”

“顶多什么？”

那个托莱多的姑娘想说点什么，而当她想有点表示时，一定觉得贸然，于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你想对我说点什么……为什么沉默不语了？应该坦诚，应该坦诚地说出来。你已经知道了，我允许你把我像孩子那样对待。”

“好吧，好吧，我说……那么，您为什么不结婚呀？您结婚，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法律的要求去做，管理家务的事就迎刃而解了。”

“你又把那个讨厌的结婚的事搬出来了。”他感到格外沮丧。
“妈妈如果能够复活，听见你……”

“唉！如果老夫人听见我的话，一定把肺都气炸了……但是，老夫人永远听不见了，而且面对现实，不应该提心吊胆的。不能让时间回到过去，也不能让过去变成现在，现在的东西，不能变成和现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您如果下不了决心丢弃那

位夫人,那就和她结婚,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罪孽十恶不赦。”

“是谁让你掌握特伦托教士会议^①的大权的?你怎么知道我们犯有罪孽?”

“我知道十诫^②就足够了,”她把椅子向格拉的座位移了移。“我们来看看……现在要一本正经地谈一谈,您爱她,没有她又不能活下去,为什么不结婚呀?……您认为那是体面,那是纯洁……您如果讨厌说教的话,我就不说了。”

“不,不,我不讨厌。我很愿意听你的说教。”

“那好……”她又移了移椅子。“我对您说一件事,您很可能吃惊的。今天,我和巴西利莎从公墓回来时,看见一个人。我们把脚踏进门廊,她正好从楼梯的最后一道台阶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巴西利莎捅我臂肘一下,压低声音说:‘你看呀……是主人的那位。’”

“不错,是她。她是第一次来这里。”

“说老实话,我要对您说,她很和蔼可亲,我很可怜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彬彬有礼地打量了我们一番,巴西利莎十分尊重地点点头,和她打招呼。后来,我们上楼时,她说‘谁敢说,过一两个月她还不会成为我们的女主人?对,姑娘,我们应该和她处得好些。’巴西利莎还说……不知道她从哪儿知道的……说她是好女人,谦恭,能干,不过,她的家庭可是个灾难。”

“有那么严重!”

①特伦托会议:天主教会第十九次普世会议,自一五四五年至一五六三年间存在于意大利的北部城市特伦托,曾决定进行天主教教会的改革。

②指基督教的十条诫命:崇拜惟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神;不可制造和崇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 须守安息日为圣日 须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别人妻子财物。

“可是,话说回来,您又不是和她的家人,而是和您的未婚妻结婚……这样,婚姻呀,婚姻呀,您应该有的都有了,良心是真心,家是白银。我的上帝,您还想要什么?”

这姑娘讲话时是那样自然、激动,格拉都想紧紧地拥抱她,在她脸上狂吻几下。但是,由于一种无名的尊敬,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又不相同,他没有走近她。

“我们不再说结婚的事了,我原则上……不反对这事,’他说;至于彻底放你离开这里,我要求你给我几天的时间,到那时决定让你走还是拒绝你的要求……八天,多不多?”

三

“来来’同意等一个星期。她退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主人,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抛弃意志一侧的重压,还是背上理智一侧的砝码。应该交待一下,孩子死了以后,他就搬回原来的卧室,因为那位家庭女教师仍然住在西琼的房间里,主人觉得在那个神秘姑娘身边过夜与他身份不配,同时也不体面。另外,他尽量避免和‘来来’一个人长时间呆在一起,不给仆人说闲话的口实。一般地说,家仆都是些敏感的人,把别人想得很坏。格拉早就听到恶意的传闻,他不想把这事当做秘密,不对孩子的阿姨讲出来。于是,一天吃过晚饭,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餐桌上,他说:

“姑娘,我很理解你为什么急着逃离这里。在这个有些人认为完美无缺的社会里,你,一个年轻姑娘,又没有结婚,而我,是个绅士,鳏夫,又没有儿女,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人把脏水偷偷地泼到我们身上……这恰恰证明了社会对它本身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来来’格格笑起来,她露出那种神态,说明她对偷偷地泼到

她身上的脏水了如指掌。这姑娘谈到那事时语调十分平静，这也说明她并不把诋毁她声誉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

“我知道，”她对主人说，“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是从哪儿来的。那是佩斯先生在他家当着许多人的面讲的，他编造了许多谎话，什么他看见，谁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什么您和我……我说清楚些吧，您和我是两个不要脸的东西。这是我从仆人那里知道的。维森塔哥哥帕斯夸尔讲给了他的未婚妻坎德拉利娅，坎德拉利娅又讲给了巴西利莎，巴西利莎又讲给了我。”

“帕斯夸尔、维森塔和巴西利莎把我岳父那个家伙的坏话传来传去，我对你发誓，我如果抓住他们，他们别再想传第二次。”

“您不应该为这些话自讨没趣，”来来’十分沉静，“听到了就当大街上兽力车驶过，或者雨点打在玻璃上。谁都知道，心术不正的人只看到一点点表面的东西就能编造出一大堆毁坏你声誉的事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防备着，别让他们玷污我们；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如果处处避免出现他们能用来制造流言蜚语的事，那就无法生活下去了。所以，随便他们说什么，我的良心不说一个不字就够了。”

“这么说，你有那么大的承受力量去听侮辱人的传闻，甘心受到嘲弄？”

“我想是这样。我决不能用愤怒这种罪孽去回答他们的污蔑之罪孽。我这辈子还不知道怎样发怒呢，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对于别人对我的口头上的污蔑或用实际行动伤害我，我都毫无抱怨地接受下来。面对流言和污蔑，就像在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我丝毫不介意。对，您不要以为我离开这里是因为别人说我几句坏话。我离开是因为虔诚的信仰召唤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真的，’格拉说，他觉得自己比女仆都卑微了；我们应该鄙夷别人的污蔑，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该关注别人的议论，检查检查，保护我们的形象，因为一个人不仅仅应该是个好人，而且应该表现出来。”

“是好人，当然能表现出他是好人的。”来来’立刻反驳说，“短视的人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情况对他们来说更糟。什么议论，什么动听的语言，见鬼去吧！惟一应该倾听的是，良心怎么说。不应该害怕别人窥视、偷听，而应该注意上帝怎样看我们的灵魂。”

格拉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他完全被‘来来’控制住了，就是她想退出去，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时，他都不敢阻拦。他希望谈话持续时间长一些，因为有几个晚上，他凭借自己的权势把谈话拖得很长。但是，此时此刻他觉得他的权势荡然无存，对她已经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眼巴巴地看着她走出去，而不敢要求她多陪一个小时。在那些日子里，那个托莱多姑娘把所有空闲时间用在宗教修炼上，祈祷呀，反省呀，占去了她晚上的全部时间，有时要到深夜。早晨，一大早便去附近圣希内斯教堂，直到九点钟才回来。每天都领受圣餐。

安赫尔呆在家里，孤寂、悲凉，脑海里只想着死去的女儿，后者的形象不时闪现在眼前，或者想象着她在另一个陌生的、无形的世界。痛苦不堪的父亲认为，在另一个世界里，女儿的典雅和美丽，以及她那妙趣横生的谎话，一定和在这个世界时一样受到夸耀。每当‘来来’奉献给他一会儿温情时，他们都谈到这事。叹息接着叹息，回忆连着回忆，议论可怜的孩子犹如一篇变得模糊不清的课文一样。谈话结束时，两个人是那样悲痛，就像孩子死去那天那样泪流满面。他们很难得到慰藉，特别是格拉，他没

有那种宗教手段,即由于是美德中的美德而给人以慰藉,也由于是宗教礼仪提供了消遣和修炼而给人以慰藉。在一次与那个虔诚姑娘聊天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此,她这样对他说:

“我说呀,您的痛苦有办法医治,办法就在您自己的手里。一个口干舌燥的人,人家把一杯水放在他手里,他不喝,而是泼在地上,人们将怎样说他呀?一定说这个人疯了。我说您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你用什么办法医治我呀?”安赫尔说着笑了起来。“是不是关在教堂里,或像你那样,每天晚上跪上几个小时,不停地打扰天神,把圣神也弄得头昏脑涨?我现在都看见了自己那副假虔诚的样子,你怎么不想想我会变得多么滑稽可笑呀。可是,你越来越掌握了我,想把我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我将遭到最荒诞可笑的改造。”

“我没有那种野心,说几句话就把您这样大名鼎鼎、经风雨见世面的先生改造成别的样子 但是,由于现在还没有希望把您引到康庄大道上,我不对您说教说教是不离开这里的。您笑话我还是不笑话我,随便怎样看好了;但我还是要对您说教说教,第一条是……,,

“好了,我已经知道您要说什么了,去望弥撒。”

“不,不是……您看,您这么不理解我呀?”来来”说。她没有装出怜悯的表情,那声调更像谨小慎微的俗人。“您是个孩子,很难把事情的真正原则教给您。现在,还谈不到弥撒,谈不到祈祷,也谈不到捶胸顿足。您那样做,人们会笑的,而这种耻笑会吓跑……新教徒的良好愿望。我的第一条说教不是那个……请注意,她伸出右手的食指,强调说,“不是指向表面的东西,而是指向灵魂。我首先建议您,永远不要发怒。”

“我已经不发怒了……我都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羊了。”

“您不要因为任何事情而发泄心中的不快。”

“不要因为任何事情……那得看什么情况了。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因为随便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暴跳如雷。”

“那还不够……必须彻底熄灭怒火,不管因为什么。”

“这么说我到大街上去,别人给我一记耳光,我也送给他一张笑脸。”

“现在那样要求太过分了,但是必须向那个方向努力。尽管您现在还不能忍受在大街上挨别人的耳光,但慢慢会习惯的。不过,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您必须进行自我修养,把发怒那个脏东西从灵魂铲除出去。这是要费点力气的。可是,您现在就应该做起来,在灵魂深处尽可能多置放几道闸门。是哪些人最让您发怒?是张三、李四吧?那您就对他们尽可能和蔼、热情些,让他们高兴,多为他们效劳。”

“好,格拉不以为然地说:‘当我与我岳父面对面相遇时,我要请他去吃饭,甜言蜜语地奉承他。’

“我的意思是,不必甜言蜜语地奉承。您懂得了我的意思,不要发怒,不要报复。对最大的仇敌,也要当做挚友对待,我没有谈别的。第二条说教。”

“我们来听听第二条讨厌的说教。一定是让我结婚……”

“不是……那件令您讨厌的事,我放到以后。现在,我建议您……您不要吝啬。”

“我吝啬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吝啬过?”

“我们满足了最迫切的需求以后,把多余的东西收藏起来,就是吝啬。还有许多人没有面包,没有住处,没有衣服。而如果一个人家有万贯,把大部分钱财留在自己身边,看着那些不幸的

人饿死、冻死,就是犯罪。”

“好了,好了……这件事很复杂。这么说,我不养活流浪汉,就是犯罪 你知道得很清楚,对于施舍,我们家从来不计较多少的。”

“您的所作所为像所有富人一样,施舍的只是一丁点儿。应该施舍得多些,更多些,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都分给穷人。”

“姑娘,你太没有心眼儿了。我曾经是半个社会主义者,但是,说心里话,我没有钱的时候,确实希望如此。瓜分财产,当我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时,我觉得那样做再好不过了。后来,我明白了,说教是一回事,把小麦拿出来又是一回事。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心里话,我怎么想的,怎么感受的,一点儿也没有隐藏。而现在,你又来向我兜售社会主义 这是不是说,我当革命者,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现在则不对了? 姑娘,原谅我,但是,你的福音社会主义是再荒诞不过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叫社会主义,现在流行的那些词儿,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所知道的,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满足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消费以后,应该把其余的东西都送给一无所有的人。”

“那么,我的物质生活需要多大的量,谁来给我制定标准呀?”

“您完全知道我的意思。我们不要装傻。我说过了,现在再重复一遍,永远不因为任何事和任何人而发怒的说教之后,您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减少穷人的数量。”

“什么是穷人呀 我用怎样的标准去寻找他们,把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

“您这样未免有些嚼舌了!难道很难看到那些人没有衣服

穿吗？”

“很容易找到 阿里斯蒂德斯·巴别朋友就是一个例子,他昨天在她妹妹家里,一直央求我给他件斗篷……这么说,依你看来,对于所有不务正业的人,朝我要钱也好,对我敲诈也好,都得给他们在银行开个活期存款户头了!”

“我所注意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事例,她的语气坚定,想说服他。“我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应该救济需要帮助的人。”

“也要救济流浪汉、救济诈骗犯?”

“您应该减轻他们的贫困程度,减少犯罪。”

“啊,我们这儿还有一位高档次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呢!”

“我对那些词儿一窍不通。我说的被人称为乐善好施。请您不要给天津起什么绰号……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条说教。”

四

第三条说教很简短。“来来”讲得言简意赅,建议主人不要参与政治,政府的事让别人随便怎样解决了,决不能因为别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就称为敌人,她还坚持说在任何情况下,只因一个人被称为白匪或蓝盗就把他打伤、杀死。听了这些浮浅的见解,安赫尔心中倒感到一种快感。这时他搬出了妙不可言的辩证法。可是,那个托莱多姑娘仍然固执己见,没有办法让她放弃那些看法。无论是攻,还是守,她都不同意使用武力。

“这么说,”格拉指出,“按照你的意思,民警就不应该存在了。”

“我只知道不应该杀人。”

“这么说,按照你的意思,人类的司法机关也不应该设立死

刑了。”

“不要杀人,我说的是。”

“那么,也要取消军队了,军队可是保卫国家的呀。”

“那是什么国家呀?如果为了使国家存在下去就必须杀人的话,那就把国家也取消了吧。”

“这么一来,除了神父,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呀。那么,如果法国人侵略我们,英国人夺去我们的国土,神父们拿着圣水掸洒器去战场……”

“您怎么谈起了什么英国人、法国人来了?”来来‘超速度地移动着眼珠说“我是说,应该废弃武器。发明大炮、火枪和其他杀伤武器的人,罪大恶极。”

“应该这样,对 丢弃折刀,丢弃手枪,最后丢弃我们吃饭用的刀子和叉子。如果还不够的话,把拐杖也丢弃了。拐杖也是武器呀。”

“呸!……您别说了。我说的是,‘她的脸上充满灵感;战争就是犯罪,两个男人,拿着武器面对面地对峙着,那也是犯罪,一大群人跑到大街上去,放枪,也是犯罪。”

“政治也是犯罪。”

“也是……您如果不想听进我的话,我有什么过错?她用遗憾的目光看着他。“问题是我们比学者还学者。您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忘掉那些空洞无物的东西,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知者……好了,我不再说教了,太浪费口舌了。”

说着,她用一只手掌拍了下另一只手掌,那并不是鼓掌,而是亲切的自我握手,然后站起来,走开了。按照格拉的意愿,她最好总呆在自己身边,有她陪伴太愉快了。她的话简洁、富有说服力,那充满激情的宽厚和惬意令他陶醉,甚至他需要‘来来’无

时无刻地呆在身边，可是他允诺的这位女奴获得自由的期限一天天临近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呀！现在‘来来’陪伴他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他感到寂寞无聊。最后，他经常逃离她，逃离自己的家，在杜尔赛那里寻找安身之地。杜尔赛看见她的男人结束了漫长的‘失踪’状态，以为他又回到自己身边，从而产生了重新得到他的幻想。可是，没过多久她便醒悟了。他在那儿比较老实地呆了几天之后，她意识到他好像被块磁石吸引着，迟早要离去。他的语言，他的举止，以及其他种种不足挂齿的事都告诉她结果是这样的。在两人隐私生活中，是无法做到掩饰的，再说，格拉又不是善于掩饰的人。他设法对那个姘居女人表示出某种亲昵、眷恋，然而，不管他如何小心翼翼，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出他的那颗心已经变得无情、冷漠。这位非婚妻子还发现一个现象，更加大了她的困惑。格拉一直不愿意在圣阿盖达大街的住处看见巴别家族的人。而在那些日子里，即孩子死后两三个星期，不但在看见‘大自然’、‘福斯托’或‘堂皮托’时不感到不快，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某种热情，同时还多少给点救助。杜尔赛对此感到惊奇，一直对他们之间的爱怀有疑虑和警觉的她在心里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缘由，这是什么意思？”她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格拉的真正用心是什么，为什么突然对那几个不务正业、流浪街头、善于敲诈的人发起善心来。

原来他迷恋于‘来来’，乖乖地听从于她，从而几乎机械地按照那个受到上帝启示的姑娘说的话规范自己的行为，她那古怪的说教中包含着某种最高准则。她对他说过‘要救助穷人，不管他们是谁。’他下意识地对他们表示起同情来，开始时听他们讲话，而且很尊重他们，最后救济些钱。

巴别一家人早就明白，他们在小妹杜尔赛家里不会受到欢

迎,尽量避免去那里。西琼生病和以后的那些日子,即当格拉几乎忘记杜尔赛还存在时,后者向亲人打开了房门,那是为了减轻孤独感,找个人向其倾诉心中的苦楚和恐惧。但是,当她看到格拉重新靠近她时,急忙关上了大门。她惊讶地发现从前寸步不让的那个男人现在退让了,对‘大自然’或‘堂皮托’的到来非但远不露出厌恶表情,而且几乎,几乎热情款待了。

“多么可怜呀!”他说。“应该关照他们,不让他们再受苦了。”

于是,堂娜卡塔利娜·德·阿伦卡斯特列一嗅到慈善的气息,便开始经常出入那个家门;堂西蒙也是如此。阿里斯蒂德斯从格拉那里得到一套新衣服,不想再打扰他了。但是,福斯托“大自然”波利加波和‘堂皮托’几个人像苍蝇一样扑到那里。杜尔赛十分谨慎,避免这种入侵使人感到窒息,便叫他们轮流或分批去。可是,对她的叔父、残疾海员时刻敞开大门,随便交谈,因为格拉觉得有他陪伴是件快事,可以听到他讲述那些英雄业绩。这位故事大王几杯酒下肚,便口若悬河地讲起来,勇敢的、野蛮的东西掺杂在一起。从他那干瘪的双唇讲述出来的贩卖黑奴的故事既可歌可泣,又令人毛骨悚然。格拉对这些苦涩、有趣、伤风败俗、阴森可怕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因而那个可怜的船长从来不缺烟抽,另外一个最为丑陋的恶习也得到满足。

一天早晨,堂西蒙可让他的女婿的脑袋疼了一阵子。堂西蒙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认为格拉继承家产以后,已经从以前迷恋的政治闹剧中解脱出来,为了奉承他,便装出正派人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我的朋友,我们应该取得共识,国家不能乱,它需要和平。但是,热爱和平的努力付之东流。为什么?因为没有那种气氛。

这很好，你都看见了，外国是多么羡慕我们呀。一八六八年时，我们这些有产阶级都高兴发生骚乱。可是，时代变了，我们对动不动就闹事的人另眼相看了。君主立宪派占上风的那些日子里，堂胡安·普里姆^①经常对我说：‘巴别朋友，应该醒悟了，国家所需要的是工作。’要签订贸易协定，要修筑铁路，要发扬廉政精神。当然啰，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革命事件，因为社会不稳定。不过，时机不成熟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当我们这些保守阶级要求进行革命时……亲爱的格拉，这里顺便提一下，那个心地善良的阿尔奎列斯今天来看我，他在部里很关心我，他说大臣很希望我作印花税检查官。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名字叫托雷斯，坚持把我塞到那个新成立公司的办公室里，你知道吗？是农业保险公司。那儿需要能干的人，有头脑的人，公司的头头原来在产业司时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说：‘很愿意助一臂之力，把西蒙·巴别给我招聘来。’你看，我还在犹豫呢，拿不定主意，是进财政部，还是去保险公司。”

“那您就去那家私人公司吧。”格拉对他说，那是为了说点什么而说的。他知道得太清楚了，那一切都是在演戏。

“那么，我的养老金呢？”

“啊！……那您就去财政部。”

“检查工作太烦人，让人说三道四的！”

“那您就把两个差事都接受下来，或者一个也不接受。”

“我的伙计，事情看来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简直让人变成疯子。”

这一切是以要求预支一些钱而告结束，他答应很快归还。

^① 胡安·普里姆(1814—1870) 西班牙政治家、军人。

过一会儿,堂娜卡塔利娜上场,她没有向格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您为我们做的够多的了,我们就是活一百辈子也还不清您的恩情。现在看来西蒙最终会被安排工作。我说呀,如果是到省里去,干脆把我们派到我心爱的托莱多去,这样就一举两得了,因为我那里还有些事要处理。我表哥堂彼得罗,他是巴尔加斯的神父,快走到人生尽头了,城堡将转入我的名下,归我所有,您没有见到,太漂亮了,几座塔高耸云霄。另外,还有萨格拉几处最好的庄园。除此之外,一些有关遗产方面的事也需要我解决。唉 我如果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的话,圣母哟,生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早就弄到手里了。对,这可不是说笑话呀。在托莱多,圣维森特街区的拉普拉塔大街入口处的那幢大房子,您还记得吧 漂亮极了,大门有雕花,狮子呀,老鹰呀,族徽像大山那样。那也是我的。”

“是您的?”

“我的,我的,我的。别笑,把那张嘴巴闭上。有房契为证。您看吧,白纸黑字写着,您随时可以看。为了让人们了解情况,我还要说件秘密事……对,秘密事……堂迭戈院子的那几幢房子也属于我,以前特拉斯塔马拉^①的王宫设在那里……还有那座郊外庄园……您知道温塔·德尔·阿尔马在什么地方吧?就在后面,往那边一点……都因为我的保护人鼠窃狗偷而丢得干干净净。唉,人的一生呀,简直是演戏,多么丑陋呀 当然啰,我当初只要跪在阿方索^②国王脚下,对他说我是何许人也,就会把

^① 即恩里克二世 (1333—1379)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

^② 阿方索 (1857—1885),即阿方索二世。

我的财产原封不动归还给我；但是，我一直没下决心去王宫。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丈夫参与革命，搞秘密勾当，国王一定把我臭骂一顿！他那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应该正派、端庄。我不厌其烦地对西蒙说：‘西蒙，亲爱的，应该承认法制，接受既成事实，百伦不是总这么说吗！别再奢谈共和和马赛曲了，再说那些蠢话了。’可是，他和那些人一样，把下面这句话挂在嘴边：‘让重要的东西存在下去，次要的东西早些死亡。’我是说，殖民地，我讲得不少了……唉，太痛苦了！……我哪有脸去见女王^①呀，堂安赫尔先生，您听清楚，我哪天生起气来，一定把那三份证书拿出来，太阳一样金闪闪的证书呀，都因为西蒙憎恶贵族我们才丢弃了，那三份证书……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一生气，这脑袋就不是脑袋了。那是恩利克大伯，就是特拉斯塔马拉的恩利克二世建立的长子继承权……不对，我说错了……”她把一根指头放在额头上，思索起来。“对，记起来了……是一个叫‘堂杜阿尔特’，也可能叫‘堂阿杜阿尔特’的人建立的，我们也把他葬在莱耶斯·努埃沃斯，英国大公子……因为您知道，我们是那个家族的后裔……我也不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了……反正是个大家族，和另外一个显赫家族，打了一场称为‘双玫瑰’的大战^②。好，堂杜阿尔特建立……对，我记起来了，为其家族的三个长女建立了长子继承权，而这三份权利都得属于我，我当了三次长女呀。现在有了疑问，就是说阿伦卡斯特列家族的长女埋葬地，

①指伊莎贝尔二世（1830—1904）。

②指于一四五五—一四八五年间发生在英国的一场内战；实际上，是约克家族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两个家族的族徽上都有玫瑰图案而得名。

不知道在莱耶斯努埃沃斯还是在圣伊莎贝尔，天主教徒国王夫妇^①的一个女儿埋在圣伊莎贝尔，他们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过一会儿我来解释……我姨妈堂娜莱昂诺尔·德·库斯曼，另一个姨妈叫……叫什么来着 就在嘴边上，对了，叫堂娜伊内斯·德·阿拉贡—梅内塞斯……葬在教堂里，一个在圣克利门特，另一个在圣约翰·德·拉·皮尼滕西亚；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到底葬到什么地方，心里还没底儿……可是，对了，谈这事还为时过早。西蒙那个蠢驴，只因为我今天给他煎的鸡蛋老了些，便满嘴恶语脏话，甚至说出那样的话来，我如果累死了，那可为他做了件好事。所以，您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谈起我的葬身之地的事，墓碑必须有豹子，说明我是贵族出身，还要有个哭丧的人，为我死后赞颂我这辈子遭受的悲苦和痛伤。而对他，那个幽灵，要扔到垃圾堆里，连个墓碑也不给他立。印花税检查官是什么东西？连张税票也不给他坟墓上贴……啊，如果让他干那个差事，我真高兴极了，并不因为他能给家里带回可怜的薪金，而是要看看他在法制面前是不是永远弯曲膝盖。我已经下了决心，我看您会举双手赞成我的想法的 那个蠢驴得到任命书以后，我要到王宫去，我是说，到王宫去，女王听到我讲述自己是何许人也，会立刻拉响门铃，把萨卡斯塔叫来，让他传达圣旨，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格拉看着那个可怜的女人，目光里充满同情感 杜尔赛诺勃蕾看见母亲的脸色通红，讲话不慎，便这样想，如果她愿意，给她头上敷条冷毛巾。

^①指阿拉贡王国费尔南多二世（1452—1516）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伊莎贝尔一世（1451—1504），一四六九年成婚。

五

一天上午,福斯托来找他消遣,给其展示了他最近发明的一种玩具 这种装置很巧妙,有一段螺旋形铁丝和弹簧,可以使一个洋娃娃骑着自行车运动起来。这位制造商想通过太阳门的小商贩卖得好价钱,像以前卖的‘ $5+0.5$ 的算题’和‘魔笔’一样。但那些小玩艺和他的超人智力很不相称,而当时正在研究的方案可能使他名留青史,并且获得巨大利润。他是想研制出‘数字组合,彩票中奖’,具体地说是把卡片编上号码,其操作方法写在了一本好似对数表的小书上。当然啰,印制这些东西需要一笔钱,因为卡片和纸牌一样,数字和五花八门的画面交叉起来,必须很漂亮,让人家一看见就喜欢。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很明白,迎合公众的中奖幻想,要比顺应他们的理性更重要。他把样品拿给安赫尔观看,那是用手精巧制作的,但看上去不比石印逊色 他对格拉大谈特谈投资多少多少,因为那是创业初期,原料呀,试验失败呀,报刊广告呀,等等,都需要巨大开支。他想和一个表哥合伙,这位表哥在托莱多,具有高超的石印技术,并且还拥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印刷车间。

不过,格拉不想投资,充当那位大发明家的合伙人。他之所以忍受着那个人的纠缠,是想借助他打发时光,减缓一下厌烦心情,尽管他有时对巴别一家人是那样讨厌,突然对福斯托中断仁慈的接济,气鼓鼓地把他赶得远远的。可是,福斯托早打定了主意,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不放过他,总是在大街上,就是说在维内拉斯大街通往圣阿盖达大街的那段路上等候他,拉住不放。这种事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有一次,安赫尔向他提出母亲逝世之前他被骗的事 福斯托没有否认那信是他伪造的,但把责任推到

阿里斯蒂德斯的身上，那些日子他们处在可怕的苦难之中。

“没有饭吃，妈妈都疯了。爸爸跑出家门，要跳进雷蒂罗公园的水塘自杀。警察企图把我投进监狱，因为我在一家店铺偷拿了一本金箔，说我……应该特别注意当时的处境，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看上去好像是犯罪，其实说不定是个最诚实的人。你看，我现在不想欠别人一文钱。到店铺去，不能让人家把我们看作大骗子。我到大街上去，要把额头抬得高高的。在对穷人施舍和对富人开玩笑之间，一个人不能犹豫不决……因为那一次是个玩笑，安赫尔，我们一直认为你不会生气。财富分配得不均等，这一点你说过上千次。按照均等法，你多余的东西，应该有一部分送给我们。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点火做饭了，我只吃了一小块土豆，那还是烧废纸烤熟的。唉，年轻人，你不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你没有资格谈论道德。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技艺、自己的实业生活下去，这有什么奇怪的？上帝赐予人们智慧，是干什么的？我们从你那里弄了一点钱，难道你因此比以前穷了吗？而我们却摆脱了困境呀！我们活活饿死，而你和那些不劳而获、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却享尽幸福，这合理吗？请你好好想想，琢磨琢磨。”

格拉最后为了甩掉那只苍蝇，只好给他点什么。一天晚上，他冷冷地讲道理给福斯托听，其中说了这样的话：

“你那样心灵手巧，为什么不到随便一个作坊找个工作，老老实实地挣点钱呀？”

“因为我要独立，要自由，要独创，”福斯托犹豫了一会儿，才这样回答说：“我有我的作坊，我劳动，做我能做的事。但是，家里有那么多张嘴，我赚的那点钱哪够用呀！有时连块面包都没有，怎么办？去乞讨，要个面包圈？不。我饿了的时候，就跑到

大街上去,看见那么多富人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一文钱也不想朝他们要。乞讨有损于一个人的智慧,使我们变得蠢笨。我想到的是,要加倍锻炼自己的本领,把他们吃剩下的面包渣弄到自己手里,我每时每刻都想出个计谋、圈套、骗术。如果不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我恨不得做点什么,让我们这些家人都有饭吃,而富人只失掉其财富的一小部分。法律都是保护富人、牺牲穷人的。不过,我没有去做那种事,因为法律不允许一个人表现得聪明过人。一个人发明件好东西时,不是把他请到大里给笨蛋们上课,而是关进牢房,让其他更聪明的人给他‘上课’。^①结果怎样?结果穷人越来越多,富人越来越富。世界呢,越来越糟糕,革命时刻爆发,乌云笼罩在头上。最后,财富不均,一些人没饭吃,而另外一些人撑破肚皮,雷声滚滚,一定会雷声滚滚。”

那个十足的无赖很让安赫尔生厌,但听他那流浪汉般的夸夸其谈,就像听场独幕喜剧一样兴趣盎然。一天晚上,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那个无赖打发走,便这样说:

“你为什么不对我敞开心扉,把瘸腿的事讲一讲。称那个缺陷和辩论一样,倒显得很潇洒。你为什么对那件事闭口不谈,像秘密一样守口如瓶?”

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勃然大怒,说了几句言而未尽的话,嘟嘟囔囔地走开了,那条腿瘸得更厉害了,他不知道为什么瘸腿倒显得潇洒。

第二天晚上,福斯托又发起进攻。他虽然讲了入股参加那桩彩票的伟大工程能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但还是不能说服格拉,便要他去托莱多看看。他为了看见那个仇人走开,给他个台

^①暗指遭受其他犯人的毒打。

阶下也没有什么不便。

不那么讨厌,当然也不很让人开心的是‘大自然’,此人是个没有任何技艺的游手好闲的人。他想给格拉当信差,而且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自愿给格拉做盘糕点,让后者吃个够。‘大自然’和堂姐关在厨房里,他当厨师,她是徒弟。两个人非常认真,不过做得很不理想,对自己的成果不满意。但是,格拉没有胃口吃东西,情妇也是这样,结果‘大自然’便把那糕点送给自己。波利加波很少在那里露面,但格拉认为在巴别一家中他是最阴险的一个。他很讨厌这个人的卑劣举止,满嘴黑话。杜尔赛呢,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格拉已经不是他们患难与共、革命狂热时期的那个人了。他仍然那样自重,令人敬慕,但是昔日的温情几乎不复存在。他做的只是“例行公事”,做表面上过得去的事。杜尔赛常常在心里说,如果说他还保存着那种称为真正的忠贞的话,但那颗心已经不再属于她。她担心完全失去他,这种恐惧一天胜似一天,她的心忐忑不安。有的晚上,她借口活动活动身子,和他一块儿出去,把他送到家门口。她的真正用心是尽可能多在他身边待一会儿,想发现点什么,从而解开她心中的谜。杜尔赛认为,格拉之所以不把心放在她身上,原因只能在他自己的家里,如果开始时她脑海一点也不怀疑‘来来’的话,此时此刻那个大胆的想法已扎下了根,这恰如那些荒诞可笑的事一样,慢慢地剥去外衣露出真实面目。也和一幅幅图画一样,人物的形象渐渐从可怕的阴影显现出来。她把他送到维内拉斯大街,然后返回圣阿盖达大街,她的心好像压了块大石头,脑海里电闪雷鸣。有时,她有那样的幻想,格拉说不定允许她走进他的家门。她头脑太简单了!那个恬不知耻的家伙竟然对她说,别在大街停留,夜里很冷,叫她包好头巾,赶

快走开。之后,就像对更夫说的那样,说一句‘ 晚安 ’。他走进家门,她离开那里,觉得心里有一窝蛇在爬动。

一天晚上,格拉回到家时,看见‘ 来来 ’没有睡,觉得很奇怪。这个虔诚的姑娘走进他的房间,点上灯;他在把斗篷和礼帽放在沙发上那一刻,她这样说:

“ 先生,已经过去八天了。您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您会允许的,明天一大早我就走。”

六

主人听到这话以后首先做的是公开违反托莱多姑娘在她的著名说教中阐明的许多重要生活准则之一,即‘ 永远不要发怒 ’,她是这样说的。这时,格拉立刻大怒,很难让他平静下来。他的心灵不断受到学生的刺激,给他那火爆脾气火上浇油。

“ 你又把那一套搬出来?……那么,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你这样滥用我对你的亲切感情,有意折磨我呀……好了,好了,你想走就走吧。你以为你不可缺少,没有你不行呀,没那么回事。一个人不管多么好,也决不是,决不是不可替代的。你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好!要么,你是想让我央求你,对你说:‘ 看在上帝的面上,‘ 来来 ’,请不要丢弃我。’ 不,不,我决不说那种话……你现在对宗教简直入了迷。宗教!骨子里只不过是骄傲,心灵冷漠无情,自私,粗鄙的自私……宗教,多么天真烂漫呀!你去什么地方,能比在这里更表现出你的价值呀?谁能比我更尊重你呀?可是,唉!你只有做过愚蠢事以后才能知道那事有多么愚蠢。好啦,你还是走吧,越早越好。我允许你了。”

安赫尔发泄一通儿,等了一刻,想听到回答声。不过“ 来

来”不想答什么，只说明天乘第一班火车走。

“你去什么地方？安赫尔跳了起来，仿佛要把‘来来’掐死。

“去托莱多。”

“那儿是神父扎堆的地方，好，好，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吧。行李整理好了吧？我送你去火车站。”

“好吧，那我到房间休息一会儿了。”

“再见。”

格拉看见她走出房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一下子大发雷霆，全身抖动不止。他用拳头敲击桌子和前额，用破碎、嘶哑的声音抱怨自己太不幸了，命运对他太残忍了。愤怒渐渐变成忧伤和痛苦，粗声大气变成深深地叹息。他一整夜没合眼，心中的苦楚有增无减。天刚放亮，他便半光着身子从床上跳下来，洗把脸，随便披件衣服，向堂娜萨列斯房间走去，在把这个房间同‘来来’房间隔开的房门上敲了几下：“这个时候该起来了，收拾东西去车站。”他在心里说。果然，她打开门，主人一看见她，便拉起她的双手，激动地说：

“我来得这么早，请你不要生气，我是想告诉你，我这一夜一直想着你走的事，睡得很不好。我不能让你丢弃我。你应该想一想，我是多么孤寂呀！你要想一想，没有你我可怎样生活呀……，

虔诚的姑娘不知道怎样回答。面对主人的那副样子，也不知道露出怎样的表情。

“我认识到昨天晚上说了错话，‘来来’，从而觉得从身上卸下了大包袱。不，我不想让你走，我不能允许你走……你看，昨天夜里我想出了几个办法，来解决我面前的矛盾。听我说……你不是信教吗，很信教吗？他那时的声音就像把玩具拿来塞在

女儿手里,不让她耍闹时说话一样。“听我说,你不要那么犯傻,我在这幢房子里给你改建出一座小教堂,你在里面待多少时间都行……把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改建成修女院,好吗?你挑选几间最喜欢的屋子,打通开来,由你使用,在里面随便祈祷。你如果想穿白色或黑色教服,那就穿好了。不想穿,那就别穿。谁也不会打扰你,除我之外,懂吗?谁都不进去看你……你如果感到不便,我也不进去,我留在外面。我希望,我渴望你高兴,不离开我。我提出这些,你看合适不?啊,你怎么露出那样的面孔!你觉得荒唐可笑。坦率地告诉我,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来来,慈善而幽默地笑起来,表情不乏怜悯之意。那是一种亲切的怜悯,小孩子索要无法得到的东西时常常使人露出这种表情。她把双手从安赫尔手中抽出来。但是,后者又抓住她的手,开始时轻轻地,后来用力抓住不放。她不是个虚情假义的人,任凭他抓住双手,那是不想让他生气。”

“那样不行……”她善意而温情地说,看得出她很坚定。“那样不行……您现在想走什么路就走下去吧。您总是老样子……把事情看得,看得那样严重。我走或者留下,和您有什么关系?可是,您这样顽固呀,这样固执己见呀!我牺牲我的宗教信仰,您能得到什么呀!堂安赫尔,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上帝对我说,我必须离开这里,到那个地方去。对我来说,我的惟一意志是听从上帝的吩咐。在这里,自私鬼,一个可怕的大自私鬼,就是您。”

“可是,现在,你告诉我……就像跪在忏悔室铁栅栏前那样对我讲话。你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还是那种我们用来欺骗自己的幻想?你好好检查检查,在内心深处挖掘挖掘,然后回答我。”

“来来”听到这样的回答,当然要生气了,或者露出嘲弄的微笑。由于她不可能表露出怒容,但用那种与其说怜悯,毋宁说傲然的微笑,作为对安赫尔的回答。后者大怒。

“我要看看,”他重复着说;“我要看看真实情况。你的信仰如果不是涉世不深姑娘的愚蠢行为的话,我将尊重它。不少姑娘以为上帝在召唤,便跑去当圣女,但突然发现她们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的热血,自己的神经都在嘲弄唯心主义的谎言。你不能相信自己,不能相信,要等等看。要在人间凡世度过入教的见习期,经受真正的考验。你不要莽莽撞撞地宣誓,千万别说谎,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来来”露出那种面容,那种态度,那种微笑,说明她完全相信自己。格拉不知道从哪儿还击,便想让她再留下一天。

“好吧,好吧,我们就这样认为吧,你的信仰是真的。我们这儿出了个修女。但是,你得为我做件事 在家里再呆一天,只一天。我不会阻拦你走。我有什么权利阻拦你呀?你有人身自由。和我只一天……明天,你就可以去托莱多了。”

“来来”同意再等一天,没有露出不快和焦虑。正因为离开的决心是不可更改的,她不怕答应留下短短的一天。那天,格拉没有离开家门,但总是一副坐卧不安的样子,这会儿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那会儿又静静地思索起来 布劳利奥进来找他谈与其说同心理有关、毋宁说同数字有关的问题,他都没有注意到。午饭后,他同“来来”平静地谈起了后者启程去托莱多的事,他没有回避这个课题,而且对封闭的修女生活开了几句玩笑。那个新教徒并没有恼怒,她知道那是玩笑 格拉要她谈谈她的打算,她这样回答说:

“我想加入一个教规最为苛刻的教团,这是上帝叫我这样

做的；有这样的教团收容、关怀老人，救治病人。我想做最为艰苦、最为困难、最为仁慈、最为富有牺牲精神、最能锻炼吃苦耐劳品格的事。您又笑了……您不懂这个，您不懂这个，太不幸了！”

安赫尔做作地笑了笑，随后变得严肃起来，心中感到极大痛苦。

“我懂得，懂得。”他阴沉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那样蠢。”

有那么一会儿，两个人沉默不语，他在看着一把椅子的四根木腿，她用那双跳动的眼睛扫视占据整整一面墙壁的书架。这时，格拉对她说：

“我真想变成老人、病人，让你照顾我。”

“以后吧……说不定！”来来’说，她的语气与其说高兴，毋宁说沮丧。“到那个时候，我也老了……不过，身体会好好的。”

晚上，格拉意识到只因为一个小女仆离去就像孩子一样把脸拉得老长，和他的端庄品格、男子汉的坚强精神格格不入，便从好的方面去想以安慰自己，让意志坚定起来。结果怎样呢？他能平静地同那个姑娘——是这个姑娘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交谈起来。

“姑娘，我知道我是个讨厌鬼，我不再对你谈宗教信仰，不再谈你走不走的事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告别吧。明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来，你就要慢慢走出家门、上路了，而现在什么也没有发生。告诉我，你在托莱多的住址，如果有事，我要给你写信的。”

“来来’回答说，她将住在她妈妈的伯父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的家里，一直住到加入教团的时候。他们也谈到了另外一件

很应该谈的事。“来来”在照顾西琼期间所得劳务报酬,除去买衣服用去一些外,其余的都保存在管家的保险柜里。格拉前一天就想交给她,问她要金币还是纸币。但是“来来”叮嘱说,那笔钱是为了支付加入教团费用的,暂时留在家里,到时候寄到托莱多的曼塞沃神父的名下。他们议妥这事以后,格拉悲伤地对她说:

“说不定哪一天你会在托莱多看见我。我无法抑制那种强烈的愿望,要时时看见你。”

“我看您可以见到我,那类教团没有法规戒律。在我穿上教服的幸福日子到来之前,您可以在我姨妈胡斯蒂娜家找到我。”

“可是,你不是说住在曼塞沃神父家吗?”

“因为他们都住在一起。自从姨妈胡斯蒂娜同姨父罗克结婚以后,受俸神父曼塞沃就同他们住在一起,他关照着全家,是七个表弟表妹的保护人。”

“你那个怪物哥哥也和他们住在一起?”

“对。”

“你看,我一下子心血来潮,想去看看他,交个朋友。”

“您怎么想到那种怪事呀 可怜的哥哥,谁看见都会害怕得毛骨悚然的。”

“你别说毛骨悚然不毛骨悚然的,什么都不会使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到那儿的时候,你如果戴上包头,格拉补充说,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我也可以去看你了,没有什么不便吧。你再继续对我说教。我要更加尊敬你,跪下来洗耳恭听。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谁知道呀,你的宗教狂热说不定传染给我,从脑袋把教袍套在身上,脖子上挂条念珠……”

他是那样激动,不得不立刻打住,不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七

“哎哟哟,我的上帝!”来来’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之后,立刻变成了哑巴,用眼睛盯着放在裙子上面的双手。

格拉也沉默不语。最后,他意识到不能让那种状况延续下去,因为两个人都在忍受着痛苦,便暗暗坚定起来,直截了当地说:

“你,‘来来’,’他说,不敢握她的手。“你这个人很聪明,品德高尚、心地善良,应该对你实话实说,我爱你……你不要惊慌,我爱你。事情很清楚,但我说不好以怎样的方式爱着你。我爱你如同许许多多女人中的一个?我觉得不是那样?还有点别的什么,有别的东西,‘来来’。你的虔诚信仰是我爱你的一大障碍,甚至都不能向你表白。不过,你的虔诚很令我痴迷,而你如果不是现在的你,如果没有那种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信仰、不可抗拒的宗教信仰,我想你不会让我这样爱你的。我想了很多。‘她如果像我爱她那样爱我,’我这样对自己说过上千次,‘她将变得很俗气,而且失去了魅力,幻想不会存在,丢弃了应有的价值,不再那样令我痴迷。’你看,这是一个痛苦的怪圈,我无法摆脱。解决的办法可能是,我也像你一样去做个神秘主义者,让我们以神秘的方式相爱。不过,这并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不能,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那一切都是演戏,是一场闹剧,理智的人怎能那样欺骗自己的心呢。男人对女人的爱,女人对男人的爱,根本不可能在做作的宗教信仰激情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儿。最好砍断这个结儿,中间放些土。你去吧,我留在这里。”

“来来’是那样激动,有些迟疑了,不知道站起身来,还是等

候一会儿。格拉在房间里踱步，尽量表现得平静些。

“你该走了，”他补充说，“明天，你不要弄出响声，尽可能不让我知道……不让我去阻拦你。”

“我的上帝，这个人疯了！”她犹犹豫豫地站起来。“好吧……像您说的，最好在中间有一层空气。”

“好吧。回你房间去吧……我们就认为这是永别了，不要做别的表示……我刚刚产生一个想法，你知道吗？对，这个想法很好，可以避免……可以使我避免出现不快的场面。我现在就出去，在那个女人……我的女友家里躲一躲。你明天一大早走的时候，我不想在场。”

“您走？”来来”说，那时她已经走到门口。她很高兴，他那样做也好，能够避免出现令人烦恼的场面。“我觉得您的想法很好。那么……您到那边之前……就成了教徒，虔诚的教徒，我就没有必要对您说教了。好……排除一切邪念……再见。”

“来来”告别离开时，格拉钉在房间中央，目不转睛盯着她。她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他还不能把眼睛从房门那儿收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听到那姑娘锁上她房间的門，便下决心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穿上斗篷，戴上帽子，拿上临街大門的钥匙，那样快步走出去，仿佛逃走似的。

“来来”关在房间里，不知道怎样解释男主人的那些奇谈怪论。她愣愣地呆了半个多小时，都无法找到答案，好像突然面对一个全新、陌生的世界。但是，她终于“恢复了知觉和理性”，能够用她惯常的判断力分析那些事情了。

“呸，呸！”她说，“说到底，他是一个全身都是缺点的人，和他男人没什么两样。他平庸得爱上我这个人。太可笑了……爱上我这个卑微的不幸女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一个男人，不管是

英俊还是丑陋的 但是,当人们把你说得天花乱坠时,一定有点缘由的。我身上也许有点什么讨他喜欢……谁能想到这个呀?万幸的是,我不需要再做什么准备去抵御那种诱惑,因为我做好准备。上帝时时刻刻在我的心中观测着,他知道我不会在思想上疏忽的,不会掉进陷阱的。太愚蠢了 我如果那样简单,从而掉进那个陷阱的话,人们将嘲笑他,所有人都会自问,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呀。可怜的堂安赫尔,你脑子怎么啦!她对着镜子照起来。“可是,这张脸上没有任何值得别人注意的地方呀!……当然啰,如果和别的女人相比,我可能有点什么……好的地方,因为有的女人除了丑陋之外,还十分肮脏,把脸上的羞辱用脂粉掩盖起来,还有……现在,我记起来了,他说爱我是因为我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爱我是因为我是个圣徒一样的女人……我是圣徒!这还不坏。等我穿上宽大的黑呢长袍——这对女人来说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使她们的姿色暗淡无光——,戴上包头,脚上是双又大又丑的鞋子时,他一定逃离我,像对猫儿那样嘘我。眼下,我要向上帝祈祷,让他从那种愚蠢、可笑的怪癖中解脱出来。我不相信,不相信他去托莱多。我不能再见到他。他见不到我,很可能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可怜的男人哟!我不能否认,我尊重他,希望他万事如意,因为他和他母亲对我都很好。一个人能坚定地抵御撒旦^①,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哪个男人有吸引力,我这并不是自夸,因为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没有斗争,没有取得胜利,因为我并没有觉得内心里有仇敌需要打倒,这都是上帝的恩赐,我完全可以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命里注定属于他,而不属于别人,

^①即魔鬼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诱惑人犯罪的恶鬼。

上帝把我造就成这样一个人，我知道他为什么把我造就成这个样子……想到和男人结婚，男人靠近我，靠得很近，心中不由地生出厌恶感。我可以想这事而不留下罪孽。因为完全相信那种事令我生厌，令我气恼，令我疼痛，令我……唉，我是这样的女人吧！……’她脱下紧身胸衣，想上床入睡。“唉，有个东西我一直不懂，我的胸脯为什么这样隆起，而我并不需要呀，对我没有用呀……还有，我不结婚，这一点上帝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为什么偏偏让我有这样的胸脯？……”她在心里做着祈祷。

“可是，我们不能责怪上帝，我是上帝造就的，他这样做，一定有原因。人们说，这个世界上不缺少什么，不多余什么……我很难相信这东西不是多余的……’她躺在床上，熄灭灯。“我还得早起，时间很晚了……我是说……我身上只有这个部位让男人产生肮脏的想法。’她感到有些不安。“上帝哟，这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呀？……如果能像剪指甲那样把这东西切下来，我真想那样做。你知道，我一点儿也不看重这东西，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有意突出出来，而是当做缺陷尽量掩饰着……当我穿上教服时，多么让人窘迫呀，因为一个女人衣服不合身，也会突出出来，多么丑恶呀……’她停下来，蒙蒙眈眈的，仍然在祈祷，突然醒过来。

“可怜的堂安赫尔很孤单……因为他不可能和那个女人结婚，他不爱她，没有必要兜圈子。他对我讲过这事，再说，现在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只有家里没有开心的事时，他才去看望她。他去看那个女人，我心里并不感到不快，因为我不知道多少次这样对他说：‘堂安赫尔，您去吧，去那儿吧。’而且我一直对他说教，劝他结婚。有好几个晚上，我都不想和他聊天，那是想让他和她在一起，对这一点上帝太知道了。我如果是个坏女人，早就像个猫儿似的和他逗着玩了。但是，我的人生之路已经选定，即使天塌

下来,也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个不幸的女人哟,那个杜尔赛诺勃蕾,应该好好地感谢我一番,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说不定还要恨我呢……’她更加清醒了。“巴西利莎竟然带回来那样的传闻 那些女人呀,把什么都看在眼里,恨不得透过衣服观察别人。她说,杜尔赛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是全身是把骨头!一天傍晚,简直逗得我格格笑起来,她说:‘我真不知道主人怎能和那个骷髅睡觉呀!……’太愚蠢了,议论人家胖瘦干什么!我敢发誓,当巴西利莎把胸脯平坦和胸脯不平坦的女人相比较时,我并没有产生虚荣,没有幸灾乐祸。这一点上帝知道得很清楚,他能看透我的心,现在还在看着我的心,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有可能的话,我都想去那个女人家里,对她说:‘好朋友,我们交换一下吧 你把你缺少的东西拿去,那东西对我来说是多余的。这样,你会感到幸福,我也会……’”她睡过去了。

她一大早就起来,因为头天下午已经整理好行装,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是向家里所有人告别。大家看见她要走了,都很难过。特别是巴西利莎,哭得像个泪人。“来来”不知道主人在不在家,走路时总是踮着脚尖,怕弄出响声吵醒他。但是,大家一块儿喝可可饮料时,只简单说了句安赫尔不在。

“这样也好,”她在心里说。她担心主人说不定会突然露面,马上叫了辆马车,赶快上路。布劳利奥和巴西利莎陪她到火车站。

八

杜尔赛看见格拉深更半夜走进她的家门,并且听说要在那儿呆一整夜,一下子呆住了,主要是因为在他脸上看不到一丝高兴的表情,相反,布满了愁云,样子沮丧。尽管她绞尽脑汁想打

破他的沉默不语、守口如瓶状态,但一夜也没有从他嘴里掏出几句话。早晨,安赫尔的脸色难看得让人受不了。杜尔赛看见暴风雨就要到来。她为了不要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便在心里拿定了主意,一定谨慎从事,他说什么,她都不张口作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决没有百分之百的谨慎。随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个外部原因都可能成为导火线,从而点燃一场大火。而这个导火线就是‘堂皮托’的突然到来,他刚进大门,就喊了声‘唉,船上好苦呀!’然后,顺着过道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并且时不时地咳嗽着。这位海员没有想到那么早在那里碰见格拉,现在一看见,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并且立刻发现那个男人情绪不很好。他试着开了几句玩笑,但结果很令他不快,因为没有引起任何人发笑;他非但不认为自己输了分,闭上嘴就是了,反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知趣地套起近乎来,很让人讨厌。格拉一下子暴怒起来,机关枪似的凶狠地扫射了一通儿:

“请您告诉我,我们在哪个饭馆同桌进过餐?如果人家对您忍耐了一次,那是让您明白什么情况下不能再忍耐,您知道吗?”

“堂皮托”那张软木脸的肌肉一下子皱褶起来,眯缝着眼睛仿佛怕光线刺伤似的。他死死地盯着格拉,同时慢慢地伸出右手,用食指指着后者。他从嘴里发出一种嘲弄的吼叫声,就像装成魔王、吓唬小孩那样。格拉怒不可遏,立刻站起来,想把他推倒在地。但是,那个魔鬼船长明明知道事情真的闹大了,往后撤了撤,仍然从远处用嘲弄表情看着他,并且做着挑衅动作,仿佛一个人用双手做着挑逗斗牛的架势,准备用力向它插进短扎枪似的。

“无赖,蠢蛋,酒鬼!”格拉一边大喊着,一边操起一把椅子。

如果不是杜尔赛拦住的话，一场悲剧肯定发生了。“堂皮托”突然变了脸，从开玩笑转到动真格的，人们吵架时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喂 别着急，慢点动手。”他说 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如同一条条蛇伸展身子一样。他的脸色没有变白，他那张老脸不可能变白的。

“快给我滚出去，快！”格拉放下椅子。“您太狂妄了，我如果瞎了眼，失去记忆，弄一身病都不能站立，非找您算账不可。”

“我说了，别着急动手……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是谁的过错，不是谁的过错。”

可怜的船长过不一会儿大肚子就动一下，于是用右手去摸摸，仿佛要把裤子固定在腰部。他身上的裤子总往下滑落。他那是习惯性动作，每隔几秒钟就来一次。

“我不要解释，”格拉说。“快给我滚出去！”

杜尔赛用语言，但更多地用表情恳求叔父快快离开那里。

“我们讲清楚，”那个老人仍然坚持着，他站在门口，但没有意思出去。“我并没有失礼，他妈的 我是有人格的，不能允许随便对待我。我难道是黑奴吗？他把嗓子提得很高。

“您如果是黑奴的话，早就给个价卖出去了。”安赫尔蔑视地说：“快滚出去，快！”

“我谁也不出卖，畜生 唉 你说什么？……只因为我没有人格吗 那样对待我，因为……”他在寻找悲伤的声调，“因为我是个可怜的大坏蛋，老了连口饭都吃不上。你这个……这个小羔子，应该知道，谁也别想欺侮我。我老朽了，可怜巴巴的，但仍然抢风航行。谁敢走到我前面去，挡住我的路，我非把他一劈为二不可。”他用拐杖威胁说：“唉！……我虽然老了，虽然弱不禁

风了,但是,格拉先生,我知道什么是人格、尊严。您以为我要向您乞要什么?大债主!我决不低头弯腰,决不低下三下四。我侄女锅里有剩饭,够我吃的了,但是,从您那里呀,我的大债主!……请您给我滚出去……好了,我们都做了精彩的表演!……小畜生,让上帝保佑你 我原谅你了。”

他控制住自己,向房门走去。不过,他是火爆脾气,又转身回来,高声大吵。

“您应该知道,我并没有失礼。”他站在门口说,“但也不会卑躬屈膝。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的穷朋友会给我饭吃的。富人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他妈的 我的魔鬼,钱有什么用 只能用来被判下地狱,而我不会下地狱,我要径直上天堂,但愿明天就去!……我不想和您调换位置,不,不和您调换位置,我对您没有半点嫉妒,因为我看重的是良心……小羔子,良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现在谁在我面前摆一堆钞票,我一扫帚把它扫到垃圾堆去……怎么,您不相信?他往前走了几步,还想吵下去。

“不相信,不相信,永远不相信。”格拉说着坐下来,平静的表情上有几分傲慢。“让我安静安静吧!”

“金钱!他妈的……”他那副样子很令人讨厌。“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最……最……肮脏的东西!穷人,像我这样的穷人,死无葬身之地,活着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祝福他们吧……您看看我的金库吗?”他把衣兜翻过来。“这里空空如也。对,一个人有了这东西,比有什么都幸福,比数一沓沓钞票还幸福,钞票是最令人鄙夷的东西,是最肮脏的东西……是……喂,小羔子!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不要您的,什么都不要您的。饥饿万岁,寒冷万岁 贫穷……万岁 再见,‘全速

航行’。”

他沿着过道向前走去，那条老寒腿在健康腿的帮助下拖着没有生命的脚，像木头疙瘩似的踏着地板。传来啪的一声关门声，声音是那样大，表明他的人格受到深深的伤害。

杜尔赛坐在格拉面前的一把扶手椅里，默默地哭着。格拉没有看情妇一眼，他第一次感到那个不幸的女人并不完全是例外，和巴别一家人一样，也令他讨厌。不久前，在这种感情刚刚冒头时，他还有些害怕，没法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这种可恨的感情越来越强烈，最后几乎完全占据了她的脑子。安赫尔是那样的精神状态、那样的观念，不可能把那一切掩饰得天衣无缝，惟一可能做到的是要特别注意，特别谨慎，尽管决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杜尔赛，”他说，“我们已经很难沟通了。我和我的家人没法相处。”

“怎么说那样的话！”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如果对我厌了，也不该拿我的家人做借口呀！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如果愿意，他们是不会来打扰你的。他们不管多么讨厌，由我一个人忍受好了。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呀？我的家人并不是你这里的障碍，问题是，你不愿意到这里来了，是我令你讨厌，令你烦恼了。你自从继承了家产以后，对我来说就完全变了。还是把话讲清楚，把事情挑明了吧。你如果已经不爱我，那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如果想丢弃我，最好是今天，而不是明天。”

“你别激动。”格拉说，语气中怜悯多于恼怒。“情况很可能使我不得不离开你。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我也不会抛弃你，不会把你抛进贫困的深渊。”

九

这种缺乏亲情的保护深深地刺伤了杜尔赛的心，她叹了口气，以表达内心的悲痛。她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她发现，她把全部感情放在那个男人身上，而现在他离自己那么遥远。

“那是说，她不住地抽泣着；你让我退出你的生活圈子，给我点糊口度日的钱。”

她用噙满泪水的眼睛重又看着他，对他说出这些痛苦话来：

“我早就料到有一天，我不是傻子。我已经知道你将会用那种法子‘报答’我，因为在所有人向你投去鄙夷目光时，我把爱给了你……我曾是个坏女人；但我知道怎样爱你，怎样做你的奴仆……我看见你这个样子已经有些日子了。我知道，知道你为什么变了，为什么忘恩负义……”

她把痛苦一下子吐出来，泪水泉涌一般，悲伤的喊声震耳欲聋，嗓音破碎得刺耳，那是女性情感的最后一道防护墙。

“你变得如此卑鄙无耻，我知道是谁的责任……你家里发生的事，我是不出户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你疯了，疯了，你那样对待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你装傻吧，装出吃惊的样子吧。你在把那个虔诚圣女，那个比谁都淡而无味，只会穿念珠的女人捞到手之前，就离开了我。噢，好一个男人哟！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从革命转向宗教，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呀。好呀，去吧，去找你的那个胖女人吧！我如果不是这样痛不欲生的话，都要发笑，发笑的……现在，现在都传开了，你要和她结婚，你还要建个修女院，你们两个人关在里面。真好笑！”她泣不成声。“为了稍稍解除我的心头之恨，我真希望你多想想，打个问号，也好知道她为什么要进修女院。我一直认为你头脑不是那么简单。你这

个和虚伪格格不入的人,现在却掉进了那个狡猾的、假虔诚的女人给你设下的陷阱,她甜言蜜语,给你灌了天主教的迷魂汤!……我愤怒,我怒火中烧,但这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因为你抛弃我,而是由于看见你这么愚蠢……不过,我很高兴……对,很高兴,你会很快看到我怎样大笑起来。我对你的爱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看见人们没有半点灵气,便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厌恶感……请你看好,那姑娘可是个丑八怪,令人反感……她的两只眼睛跳动得令人头晕目眩……她的身材是那样短粗……胸脯很可能是假的!”她声音里充满愤怒和嘲弄。“可怜的安赫尔!你如果还没有触摸她,对她的身体怀有幻想的话,赶快抛弃了吧,傻瓜,你应该确信,那是羊绒做的。除了侈谈虔诚信仰外,又给你布下了一个新的陷阱。虚假的肉体……因为你没有仔细观察,看不出,看不出那可不是肉长的。那双眼睛也不是人的眼睛……跳来跳去的,让人无法忍受,简直都想吐……”她按住胸口。“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怀疑,你们这些男人呀,太滑稽可笑了。”

安赫尔意识到,在这类问题上做出怎样的回答都会助长对方的气焰,于是沉默不语,等待合适的时机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那次谈话。于是,杜尔赛眼睛里冒着火花,又向他发起进攻,那武器一定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说,你这是出了大洋相……你有生以来一直反对神父和宗教狂热,你看看,怎么一下子落到了敌人手里。因为那个小丫头,你不能再怀疑了,是头戴四角帽的神父向你投出的鱼钩,想把你捞到手。你一旦上了钩,就逼迫你手举蜡烛,参加宗教游行。你应该勇敢些,和以前一样,现在也要坚信宗教是一些人搞的闹剧和肮脏勾当,我们死了,一切随之消失。你如果把这种思

想讲出来,你那位虔诚信徒一定挖掉你的双眼,并且让你吃圣体的醋。那些身穿长袍的人把你钓上钩,是想掏光你的钱包。唉,那时你两手空空,如果去那里的话,他们根本不会理睬你。他们丝毫不把穷人放在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捞取,他们杜撰了许许多多神话,想把富人榨干。他们满嘴胡说八道,我一点儿也不相信,因为是你教给我不相信他们的话的。现在,可怜的可无知的学生仍然坚信真理,而她的那位博学的老师,也就是你,却把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全吞到肚子里……哈哈,哈哈!……当你在教堂里,眼睛注视着圣像,手在胸前画十字时,我去看你……看你是怎样相信以前拒之千里、百般嘲讽的神父的冗长演讲。”

“我没有嘲讽过任何东西。”格拉说,情妇对宗教思想是那样鄙夷,他都听厌了。

“你嘲讽过,嘲讽过三位一体^①,三加一,谁知道那是什么呀,嘲讽过上帝化身和万物之灵……你还讥讽说,上帝七天创造世界,那是天大的谎言。你还把教皇和主教臭骂一顿,骂得体无完肤……但是,现在,那个会耍手腕的女教徒把你变成了个截然相反的人。现在,谁代之受过,谁来吃这个苦果子。我,我多么不幸呀,在那之前我从来不想背叛上帝呀。当你坚持把我改造成成为无神论者时,我一直顽强地抵抗着,在你把上帝当做随便一个人时,她在全心全意地保护上帝的呀,可现在她被赶到大街上。上帝给了我多么美好的回报呀!人们把这称为罪有应得。

^①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该教宣称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三者虽各有特定位份却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同为一个独一真神,而不是三个神,又非只是一位。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吗?她非常激动。“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甚至教义上说的话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谎言,都是演戏,都是欺骗傻瓜的。我已经看到,看到了,堂何塞·百伦是正确的,一天他对我说,所有东西都是神话……是这么回事,是神话。我得好好地把他的话弄懂,转告给遇到的第一个虔诚的男人。我面对这些十字架对你发誓,我这辈子再不做祈祷。当我看见举行临终仪式的队伍走过时,我要立刻跑去,对上帝的圣像说:‘再见,你是神话……’好了,当我想到几个月前寻找军曹,推翻这些古老东西的那个男人变得老虔诚时……这好像一场梦……好了,好了,让我安静安静吧,你快去找你的小修女吧……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我知道怎样干活……你如果以为我会思念你的话,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当我开始忘记时,和开始爱时是一样的……,,

她接下来的话已经语无伦次,没有意义,夹杂着抽泣和痛苦的叹息。格拉希望快快结束;如果杜尔赛讲话时提出暂时中止关系的话,那该多好呀,他会百分之百的接受下来的。然而,她却蹩脚地指责规范社会的精神原则,这在一个处于思维危机和良心危机的男人身上产生了相反效果。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发生了那些令人痛心的事,他并没有想到彻底断绝关系,因为那姑娘在一段很长时间里同他共欢乐共患难,仍然觉得在感情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想在离开那里时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些东西就都留在那里吧,’因为对他来说杜尔赛不可能是外人,即使若干时候以后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他的想法是,不忘记她,保护她,关心她,做她的朋友,保护人,他是她的亲人,有义务关照她的声誉和生活。他在脑海里这样想着,走到五屉橱前,他常常把给予杜尔赛的生活费放在柜上的小盒里。现在,他从衣兜和

钱包掏出钞票和银币放进去。

“我现在和以后都不会抛弃你。”他说,语气尽可能缓和些;但是,杜尔赛听到这些许诺后非但没有平静下来,而是更加气愤,痛苦地喊起来。“请你理智些,”格拉说着,他想马上离开,把一只手伸给她,她用两只手使劲推开。“我会来看你的,尽管不是很快。我们应该永远是朋友。这对你有好处,对我也可能有好处。”

“朋友?……我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我是,我是!……给我走开……别来看我……我要以我的方式生活……快去找你那个祭坛娃娃吧……这是一大耻辱……还不如杀死我呢……这种……可怕的罪行,上帝呀,神话呀,都惩罚不了这可怕的罪行!”

这后一句话是她一个人独处时说出来的,因为格拉不想等下去,装出镇静的样子走了,实际上他极为痛苦,心绪如麻。杜尔赛疯了似的,跑到楼梯前,大声喊道:

“做得太过分了……你这个无耻之徒……我家破了,没有亲人了,被所有人抛弃了。我的上帝哟……圣母哟……不,不,你们是神话。”

几个邻居从房门跑出来。那条小母狗在过道里发怒地吠叫着,只是一场小小的骚动,楼梯上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嘲弄般地议论着,只此而已。过了一会儿,有人看见杜尔赛跑到阳台,她神经完全紊乱了,用破碎的声音,做着不协调的动作,骂她的朋友是臭流氓。那时,后者正在转过圣布里吉特^①大街街角,没有

^① 圣布里吉特 (约 1303—1373) 瑞典国的主保圣人,布里吉特女修会创立人和神秘主义者。

往上看,没有理睬任何东西。

“让她叫吧,嚎吧,可怜的女人!”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些痉挛现象会很快过去的,过不了几天就记不起我了。我不抛弃她,不抛弃,她不应该被抛弃。她是那样好!……但是,那户人家,说心里话……应该是这样。这些变化是命里注定的,是不可避免的,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我们必须平静地接受下来……那一刻真难受,冲突很激烈。平静,安赫尔,平静……再见,甜蜜的杜尔赛 可怜的女人嚎叫吧 不过,可以肯定,她不会从阳台跳下来。”

第七章

伤痛——香胶

—

“堂皮托”一直在街上转游,等候那个仇敌走过去,好再次回到侄女的住处。这时,他看见侄女在阳台上舞拳捶胸,害怕她失去理智,跳下来。

“孩子,’他在下面喊着,同时张开双臂,准备接住她,说不定她会跳下去的;’别发疯……克制一下……别把那个家伙放在眼里……你会找到更好的男人的……理智些,孩子,理智些,快回房间去。”

他看到姑娘从阳台退回去,便迈动两条长短不一的大腿,急速跑上去。他气喘吁吁地爬到楼上,看见大门开着,一下子钻进客厅。杜尔赛在里面,趴在沙发上,嚎陶大哭,泪珠滚滚。“堂皮托”慈父般地抱起杜尔赛,这样安慰她:

“我的宝贝孩子,别伤心。有我呢,你叔叔不会抛弃你。不会抛弃你。你走到天涯海角,他都陪伴着。”

那个悲痛欲绝的姑娘没有做出感激的表示,老人又咋咋呼呼地安慰她说:

“可是,孩子,那个强盗,真把你抛在一边,就像大船没有煤

炭,停泊在大海中央?’

杜尔赛没有回答 但是,这位舰长——他对那个大名鼎鼎的钱盒子早就熟悉,因为他不止一次把指头伸进那里——走到柜子旁边,去看那只钱盒,当他发现里面的钞票和银币多了以后,惊讶得大嘴张开半天闭不拢。

“可是,你看,我的好孩子,不应该伤心呀。”他说着坐下来,把钱盒放在膝盖上。“我们的船有煤炭了,有食品了……‘全速航行’。驶向大海。上帝不会抛弃我们这些好人的……你必须小心,别让人偷你,对吧 你神经错乱,谁进来谁出去,你都不知道……好,这东西我来保存吧。”他拿了几个硬币,快速塞进自己的衣兜里。“我的堆放煤炭的地方还空空的呢,他妈的好几天了,我一直在烧自己的骨头,以产生一点气压……你看,你看,你有这么多钱,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好,好孩子,钱不少,尽管我认为金钱是个很坏的东西,畜生!是这个世界是是非非的源泉,但有总比没有要好。我是说……金钱产生恶习,奢华,傲慢和其他种种坏东西。但是,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别人夺走 尽管饥饿对于停泊在天堂里是个极好的东西,但上帝在我们的鼻子下面开了个永不停歇的舱口,有点东西塞进去并不是坏事。所以,天真无邪的姑娘,只有傻子才那样哭呢。把那两个排水口关上,听我的话。你怎么啦 还在爱着那个小羔子 好,你不要伤心,像他那样的,你可以找到几百几千,比他还好。该吃午饭了。怎么?你什么也不想做?不想去厨房?好!你敢打赌吗,我做的米饭,让你吃不够 我也是个厨师呢 我们这些海员,什么都得会一点……我去做米饭,做还是不做 你看,姑娘,如果说你仍然在热恋之中,我可没有那样,得吃点东西呀,喝点东西呀,我是说,应该活下去……就我们两个人,姑娘,现在没有谁

欺诈我们。喂,把钱放在安全地方,他妈的!……我出去,买一样我们特别需要的东西。告诉我,你喜欢高档香槟吗?香槟是治愈胃病和灵魂创伤的最好药物。只喝一点点儿,就能把痛苦、悲伤藏匿的一个个缝隙填得满满的。当然啰,痛苦和悲伤想跑出来,但已经无能为力。等一等,把钱盒再给我……再来两个比索……最好拿四个,因为放在手里更安全些,他妈的比放在西班牙银行还安全……好,等我一会儿。我现在出去,眨眼工夫就回来……唉!和叔叔待在一块儿多好呀!没有伤心的事,没有头疼的事,也没有他来还是不来的事。他不会来了,他妈的,不来更好。下午,我们两个人去散步,坐马车,你说好不好去雷蒂罗公园,那里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绅士。晚上,回家来,各人睡各人的房间,随便怎么刮风,随便怎么下雨,我们怕什么。好了,等我一小会儿。”

他走了出去,脚步是那样轻盈,那只残腿好像又恢复了青年时代的活力。过了半小时,他提着一大堆东西回来,一个个纸包,一瓶瓶著名品牌的酒类。

“你船上的食品间永远不能空空的……”他说着把那堆东西放在大理石小桌子上。

杜尔赛没有心思开玩笑,她的五官也感觉不到身边发生的事。她没有注意‘堂皮托’,后者很想在烹调上露一手,走进厨房里。侄女没有去帮他,她脸上的眼泪已经干枯,表情呆滞、痛苦,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面部肤色铁青,鼻子和嘴巴中间抽搐得那样厉害,有时看上去像另外一个人。时间渐渐逝去,悲痛姑娘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像熟睡的人在梦中觉察到真实的响声那样,感觉船长在厨房里忙碌着,这会儿移动家什,那会儿自言自语,一有什么活不顺手就骂些难听的话。最后,杜尔赛不得不去

那里,两个人争吵一会儿。“堂皮托”有个指头被火烧了,可恨的米饭做得不能再糟糕了。杜尔赛一口也不想吃,哭哭啼啼的,关在卧室里,头朝下趴在床上。叔叔在厨房里——餐桌上没有铺桌布——一个人用了午餐,吃了一肚子米饭,大半瓶巴尔德佩尼亚斯葡萄酒灌进了胸背之间。这时,他来安慰侄女,在消化食物时,温情的话比什么时候都多。

“我担心的是,姑娘,你没有压载^①。应该加点有重量的东西。不然,摇晃得很厉害,你就无法生活下去。虚弱是糟糕的事。我很讨厌虚弱,宁愿在船舱装些沙子,不能什么都不装……对!……可是,我产生一个伟大想法。你能不能让船舱空隙填些小杂货?那好,我会制做一种饮料,是健身的,能使你像钟表一样。你知道‘奇科特尔’是什么东西吗?是海员的安慰剂,海员站在甲板上,寒风像刀子一样,疲劳不堪,忍受暴雨袭击,潮湿侵入骨骼里,和愤怒的大海搏斗,眼睛不能离开罗盘,时时观察天色。它又是朝霞,给人带来惬意,又给人们胆量去拼搏,经过一夜鬼天气的折磨以后,还会坚持一整天。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做出来。”

他走进厨房里,拿起一只鸡蛋,打在酒杯里,打匀,打得特别匀。然后,倒入一个大盘子里,放半杯水,再加一小杯杜松子酒,一点桂皮粉和白糖,量适中。要做成十全十美的杜松子鸡尾酒,还必须加几滴苦杏仁液,它能提味,并增加滋补效果。但是“堂皮托”没有,只好舍去那种奢侈品。这样,混合饮料制做完了,又倒进巧克力搅拌器继续打拌,直到从磨中溢出白沫。之后,他将那东西倒在一个普通的大杯子里,可以看到三指金黄色的液体和一指白沫,白沫一点点儿缩小。他脸上挂着胜利者的表情,把

^①压载:指放在船舶底部的石块,以使船舶保持一定的吃水线,防止倾斜。

饮料端给侄女。

“好,把船体摆正……把上帝的这杯香胶喝下去,看看天空的云彩能不能变薄一些。”

杜尔赛尝了一口,觉得味道还不坏,便一饮而尽,杯子里只剩下一点沫子,上唇留下一道白胡须样的东西。

“怎么样 好喝吧 我在船上遇到不少烦恼的事,喝点这种东西就过去了。有一天,我不能从甲板下来,便这会儿喝一杯,那会儿喝一杯,一连喝了十四杯‘奇科特尔’。那是在马利亚·何塞法号船上,航行到马特尔尼略斯。”

杜尔赛喝了那杯‘汤药’,觉得很舒服,心中生出一种快感。开始时,好像一种奇异的欢快暖流流遍全身,那种欢快常常在极度痛苦的振荡之间产生出来,像坚硬物体撞击产生的火花。当她转到客厅时,竟然觉得整个房间围着她旋转起来;‘堂皮托’和她在一起,发现姑娘脸上有一种狂笑,并且她立刻坐下,用手捂住眼睛。过了一会儿,仍然头晕目眩,但香胶产生了另外一些效力,萎靡的精神振作起来,清醒了,能够自控,所有机能复苏,感官灵敏,由此想讲话,想把心中的痛苦倾吐出来,她的话还没有在头脑里理顺就从嘴巴跑出来。但是,还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当她从客厅走到厨房里,把那里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就是说,感到很轻松,心中的悲楚印象不复存在。她恍恍惚惚地觉得身上发生着奇怪现象,说不清那是不是精神上的遗忘、身体上的缓解。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状况过后,很快出现的是轻轻的忧郁,慢慢记起以前的情景,就像一种固体物质稀释、摇晃之后,在杯底湮析出来。水泡破裂以后,白沫渐渐减少,液体在增加,暗色的苦涩沉淀物不但极苦,而且使杯底变得黑乎乎的,我们痛苦的意识就凝聚在那里。

这时,那个大名鼎鼎的退役船长已经点燃一支香烟,他买了十几支高档香烟,用纸包着拿了回来。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烟,同时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白兰地。小狗总看见他在那里,都产生亲切感,不是和他玩耍,便跑到他面前,板着面孔,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圈一圈的蓝色烟缕飘浮到天花板。“堂皮托”对杜尔赛和小狗谈起了对世间和人生的富有哲理的看法:

“你看,我的宝贝姑娘,没有必要忧虑。风浪怎么打过来,我们就怎么对付。刮起强劲的西北风,那好,抢风航行,尽量顶住逆风。我们应该看清楚,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好东西只是在灾难休息或睡觉时才偶然而至。我们必须总是想到身处苦难之中,我们这样认为才对,狂风暴雨、涌浪和浓雾是正常的,别的只不过是走运、侥幸;也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不能相信雨季的间晴,因为没有一次间晴不是那种情况,即间晴之后总是比前一次更为凶恶的暴雨……大海的脾气变幻无常,奸诈莫测。在大海航行,我们必须把灯捻剪得好好的——右边的一指长——,时时刻刻都要这样想,喜欢奉迎的大海饶了我们一命……喂,别哭哭啼啼的了,挺起胸膛面对狂风巨浪。快,香胶,‘抢风航行’,只要螺旋桨不坏,我们就继续前进……好好向这位先生学习吧,他怒不可遏地看着惨不忍睹的事情,唉,听着野兽的吼叫,注视着大海如何涨潮,天空如何成了大雨漏斗。因为飓风使我断了奶,奶嘴里没了奶,他妈的只有咸水,还有一滴滴的……鲜血。久而久之,我变成了一个铁汉子,不幸、灾祸和困难可以随便降到我头上……煤堆着火了,镇静,镇静,别害怕,火快灭了……给我慢慢穿上衣服,我有急事。慢慢地……大雾弥漫,有条船迎面向我们撞来,这船不想控制或者不能控制!……好,快关上右舷横帆……左舷横帆……我们已经无法避免撞击,另一条船把我们

拦腰撞断,嘣 船头一下子撞坏了机房……他妈的……命令,镇静,冷静……不要乱跑 救生筏……咖啡壶爆炸了,热气把我们抛了出来!……再见,妙不可言的世界哟……我倒霉的大海……镇静,镇静……每个人该死就死去吧。”

二

“堂皮托”过着残疾人的生活。没有幸福可言,惟一的乐趣是喝上几杯 那是一种懒惰的生活,卑微,无聊,离开他的命根子,他的大海那样遥远。他不喜欢马德里,永远不会喜欢马德里,尽管那里每天三餐有保证,尽管哥哥西蒙的家的小狗都能吃上一串串的香肠,尽管堂娜卡塔利娜·德·阿伦卡斯特列占据着先辈的宝座。他是个过惯了穷困日子的人,抛弃能使身体感到舒适的各种条件并不是件难事,长年累月忍受空腹的折磨——在巴别家里,这等于是斋月连着斋月——也不是件难事。他还忍受着住房的种种恶劣条件,到处是凶恶的寄生虫,不时从四面八方向他发动袭击;还忍受着另外种种烦恼,有时因为钱多,有时因为拮据。这些还算不上什么,只要有烟、有酒就行,感谢上帝,他从来没有缺过酒。“堂皮托”感到痛苦的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从任何一侧都无法看见、听到和嗅到大海。日逝月移,他都忘记了他钟爱的东西 但是,突然有一天,普普通通的一天,喝过香胶之前或者以后,怀旧之情是那样强烈,那样厌世,那样想到别的地方去,脑海里产生了自杀的想法……结果,他并没有自杀,这是实情 因为他还有不同的想法。

他大部分时间在大街上闲逛,一会儿往上走,一会儿往下走,注视着女人(那是他喜欢的另一片大海)。如果天气好,坐在莱克列多斯大街的一条木凳上,观看一辆辆马车驶过,或者顺着雷蒂

罗公园的林阴大道走来走去。有时,如果喝酒过度,便跑到外环路以外的地方,那儿房屋稀少,可以看到光秃秃的土地,平坦坦的草场。在那里,呼吸纯洁的空气,看着天空和大地在地平线连成一线,瓦蓝瓦蓝的,觉得和浩瀚的大海一样“在那儿,”他半信半疑地说;“在那儿,太小了……那不是大海,但有点像……”“抢风航行”,他在耕耘不善的大地上行走,垄沟里生长的大麦细弱矮小,是给奶驴当饲料的。走累了以后,便随便坐在一块界石上,把两条腿交叉起来,拐杖放在大腿中间,摘下礼帽,用里面装有香草的手帕擦拭额头,惬意地欣赏着地平线的蓝色缎带,那儿飘游着一团团漂亮的云朵,犹如一群群马儿在奔驰。这时,他低声说出含混不清的字母和不连贯的词语,大概在说天气变化,可能有暴雨。有时说出完整的句子,同时伸出一只手,好像拍一拍大气。“变成西南风了,不过十分钟肯定会有倾盆大雨。”

有的日子,这个大海残疾人心情沮丧地走出家门。一来到大街,摆脱堂娜卡塔利娜的阴影,便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想和随便一个人交谈,从这条人行道转到另一条人行道,嘴里叨念着“抢风航行”,露出一丝微笑。他对酒精的抗御能力是那样强大,即使肚子里灌得满满的,都不摔倒,也不摇晃。他能向从身边走过的女人做出这样的事来。连珠炮似的说出调情的话,投去温情脉脉的目光,甚至问她们是否愿意做他的船员。在繁华地段,常常和随便一个孩子大吵大闹起来,他是想排除一切障碍物,把影响他直行的人统统推到一边。有时,很可能碰上个陌生行人,他操着海员的亲切语调对他说:

“听我说,您是格拉斯哥^①的乘客吧?我们十一点十五分

^① 格拉斯哥:英国城市。

出海。不等东北风刮起来,我就抢风调向。”

他又拉住一个人,亲切地打招呼:

“那些努埃维塔斯^①人怎么留下了?是黑奴?他们很能干,是吧 那边有东西要买吧,您应该知道的,我明天出发,我是说,立刻出发。”

这个行人推了他一下,那场戏结束了。“堂皮托”一边走一边嘟哝着,好像一条狗被狠狠地踢了一下。

“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他说,“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是哈瓦那海湾,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涨潮,现在起码有十一英尺,为什么?他妈的!刚才还在英吉利海峡上,怎么我们一下子就到了老运河中的勒阿弗尔^②?……我是说,要么航海图错了,要么实际位置不对……”

在莱克列多斯大街,我们这位大人物看见一辆兽力车停下来,径直向车夫走过去,劈头就说:

“喂,马达普阿斯,如果九点钟之前不把葡萄酒给我送来,那你就留给自己喝吧。他妈的!你别想看见我到最后一刻弯腰驼背地装船……他妈的 你没看见海潮还在涨吗?”

那个车夫好像看见鬼魂一样,举起一根大棍子,如果他不走得快的话,非挨一顿毒打不可。“堂皮托”一边离开那里,一边大声喊着:

“他妈的 你真是个大懒汉。在那儿等着吧,西北风一会儿就刮来了,让你遭受一场灭顶之灾。你没看见云吗?眨眼工夫就到,畜生,快逃走吧……到防波坝那儿避一避……啊,对了!

^①努埃维塔斯:古巴城市。

^②勒阿弗尔:法国港口。

现在时兴用骡子拖拉驳船。这是什么事呀，活见鬼！世界翻了个个儿，地图倒着看，大海变成陆地……”

许多天，一到下午，他便跑到雷蒂罗公园，在那儿清醒一下头脑。一般地说，罪恶的欢乐和激动之后，便坠入痛苦的深渊，心情压抑得感到生活是最难以承受的重担。世界，大地和天空给予他的只是无法缓解的孤寂感，是十八层地狱，看不到一线希望。树，除了树还是树，枝条干枯，地上布满落叶，孤零零的林阴道只看到愁眉苦脸的看守，个把表情阴郁的散步人，这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那儿是宁静的地方，他觉得比任何地方都适宜他把生命之船沉没下去。当看守看不见的时候，他便吊在杨树上或者趴在小型水塘旁，把手伸进水里，有时把脑袋伸进去。不少时候，冷水使他的思绪变得清晰起来。有时，他一沾到水就激动、兴奋，想把整个身子淹没下去。一天下午，看守发现他脱衣服，准备跳进“铜铃”水塘，游上一会儿，那人费了很大劲儿才说服他，禁那儿止游泳。

“好，伙计，很好，”堂皮托说，他并没有发火，“好好看守你的水吧，守好你的大海吧……别让一只狗跑过来喝光了。”

同一天，他遇到一件倒霉事，在大水塘旁碰到一处非常危险的浅滩，我是说，那儿有一家小酒馆。在这个不幸的遭遇之后，我们的这个大人物竟然觉得通向动物园的路是巴拿马运河，运河已经开凿完毕，正式通航。来到大街上，几个工人在开沟，铺设自来水管，不远的地方，又有工人挖坑栽树，土堆和土沟之间有一截铅管，垂直放着，从地下冒出来，有一个巴拉^①那么长。“堂皮托”一看见这东西便以为是固定在轮船甲板上的喇叭筒，

^①巴拉：西班牙长度单位，约合〇·八三米。

用来向值班轮机手传递船长的指令。这位头脑混乱的船长立刻把嘴唇对着水管管口，用清脆的声音说：

“慢点慢点……向后打两轮……向前……慢，慢。”

工人们惊恐地看着他，当他们意识到那个家伙脑袋有毛病时，非但没有表示怜悯，而是开始粗鄙地挑逗他，嘲弄他。“堂皮托”向他们露出一副凶相，像船长在大海上一样，爬上一个土堆，说：

“说说看，是哪个野小子命令把这些树栽在甲板上？……下水，准备好拿着那些树苗下水……给我闭上鸟嘴儿。”

最后，一条小狗汪汪叫个不停，那些人又扔过来石块儿打在身上，他跑着离开那里，但是很快停下来，一边望着高大的滑车，一边揉着眼睛，喃喃地说：

“居然如此，居然如此……怎么一下子跑出来霍尔黑德①灯塔……这个世界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一个人本来在巴拿马运河航行，慢慢地航行，却一下子来到圣乔治海峡②，前面就是石礁岛……又有大雾了，喂，警报，警报。抢风航行，前面遇到英国佬，我非把他劈成两瓣不可。”

他说这话时，像头公牛那样吼叫。

三

杜尔赛诺勃蓄的不幸生活的第一天，是和叔叔一起度过的。没有任何人到家里来，话说回来，他们也不需要别人陪伴。对“堂皮托”来说，有白兰地相伴是那样愉快，晚上几乎都不能保持身体平衡，不能站立，不是在客厅里爬来爬去，便在大理石桌子

① 英国的港口，面对圣乔治海峡。

② 圣乔治海峡位于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下面像猪一样哼哼着。杜尔赛被他绊住脚时,一句话不说,把他踢到一边。你说什么,那个可怜的老头子都不会听得懂。他在地板上过了一夜,他睡惯了硬板床,因而不会觉得骨头不舒服。巴别家族的姑娘睡不着,又觉得胃不大好受,便想喝一小杯珍贵的酒液,看看能不能起到治疗作用。她感到很舒服,精神上轻松多了,在扶手椅上睡了一会儿。天放亮时又喝了一小杯。真的,酒的效力真不小,能使人忘却,应该说它是心灵痛苦的惟一镇痛剂,喝了这种药,善良的女人有那么一阵子已不记得遭受的巨大不幸。

“堂皮托”醒得很晚,懒洋洋的,不知不觉地又把自己镶在沙发前面的地毯里,具体地说,把地毯像围脖那样绕在脖子上,一条腿搭在扶手椅上,另一条搭在平板椅上。他的侄女没有注意房子里的这种凌乱现象。她对一切已经麻木,什么事都不能把她从木然状态解脱出来。脑海里乱糟糟的,思绪像麻团一样。他们随便吃点早饭。船长经历了脑海中的暴风雨之后,现在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一本正经地对侄女说,要像基督徒那样满足于现状,并说自己就是具有这种美德的楷模,因为很少有人锤炼得像他那样,能够抵御命运的鞭笞。真的,香胶(他讲这话时十分冷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犹如一种特制的药物,可以治愈头痛、胸闷和抑郁症。实际上,侄女并没有特别听他的话。她习惯地而不是有意识地收拾房子。叔叔又要吃午饭了,她叫他随便使用厨房,权当自己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因为她吃块面包和冷藏牛舌就够了,她喜欢咸肉。“堂皮托”操作起来,设法做点好的。她填饱肚子以后,又跑出去,通知咖啡馆送来两杯咖啡。他说,在悲伤的日子里,特别是手头上有钱的时候,是不能不享用这种东西的。

“好姑娘，”他一边喝着那种黑药汤一边说，“跟我学学吧。永远把自己当做处在灾难之中，应该记住，男人天性是坏蛋，女人更坏，我是说，不是更坏，而是一样的。人们把某某人称为毒虫。他咬你吗？那你也准备好咬他，想办法咬他，对某某人，我本人认为，要以毒攻毒……为了永远摆脱痛苦，必须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从里到外都好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看上去很好的话，那是忘却产生了效力。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忘却呢？应该把思维能力置放在离痛苦所在地数以千计的海里之外。如果远远地望见一艘悬挂英国旗子的船，你要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直到看不见它的影子。要刮飓风？那好，你从天色看到这种情况时，要想办法逃开，不要被卷到飓风中去。如果被卷进去的话，他妈的应该知道，可要和耶稣一块吃午饭了。”

下午，杜尔赛出去了，傍晚才回来，一副茫然、失落的样子，好像疯了似的。叔叔训斥她不愿意听他的劝告。

“可是，您不知道，”她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呀？……”

“耍个阴谋诡计吧。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孩子，我们到外海去，因为在港口只能看见流氓、骗子。”

“叔叔，听我说，我今天下午出去……并不想去他家，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走走。我总觉得会碰见他，和他谈谈，好好谈一谈，他说说不定后悔那样对待我……脑袋里一直想着，事情会这样的，结果……，，

“结果，当然啰，不会这样……可是，你怎么这样傻呀！你想得太天真了，老人家从甲板下来，回寝舱睡觉，而把指挥大权交给我们？他要把天上、地下发生的事，统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呀！……事情永远是老样子，只能随它的便，我们屈服一下吧，

忍受一下吧。”

“我没有碰见他,可是和堂布劳利奥碰到一块儿,他是个大好人,很同情我。”

“堂布劳利奥劝你去爱他,从而得到一点安慰,忘记主人对你的背叛……”

“不,不是这样的。堂布劳利奥知道我是个正派女人,不会做那种事……”

“我们都是品质高尚的人吗?我的上帝呀!你千万不要被他弄得人财两空……你看。(指着钱盒子)孩子,你这样的船,根本不能提防意外事件。”

“堂布劳利奥说,安赫尔去托莱多了,‘来来’小姐是前两天去那里的,她不再回来。”

“那,怎么回事?”

“安赫尔爱上了那个女教徒,没有她活不下去……厨房女工保拉对我也这么说,我每次见到她,都给她一个杜罗,让她给我讲讲她主人家的事。”

“她很可能编些瞎话。厨房女工这种人呀,坏极了,别理睬她们。”

“不会是瞎话。她对我说,主人昨天晚上疯了似的,在房间里又哭又叫,并且对堂布劳利奥说,不从他面前滚开,就打死他,还……那个女圣徒用宗教把他搞得头昏脑涨,夜里跪在一起,一直到进入销魂状态,看见圣母、圣婴和天堂里的所有天神。”

“我说,你把那些讲给别人听吧,我才不相信呢……”

“哎哟哟,我的上帝!”杜尔赛感叹地说,同时深深地叹了口气。“托莱多千万别有火山爆发,不然,所有人都会粉身碎骨。多么伟大的宗教呀!那是演戏,是虚伪的东西,是神话。‘来来’

那么说,这可是神父和耶稣会教徒的阴谋,想搜刮他的钱。”

“钱的命运好惨呀!”堂皮托说着,也叹起气来。“不过,我还是说,你不要伤心,随他吧,让他把钱都花在弥撒上吧。你要从别的地方找你的货……要学会生活。任何一个港口都会有装卸工的。”

杜尔赛再没有说话,表情阴郁,紧锁眉头,但是眼睛直勾勾的,一动不动,说明那个想法已经在脑海里扎了根。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变成了长在湿地的马黛茶颜色。她的漂亮的五官显得更加突出,透着辛辣味,大有漫画的情调,如果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还不算一幅蹩脚的艺术品。她好像一尊泥塑,确切地说,正处在雕塑之中,艺术家刚刚还在用指头塑造她的鼻子和脸蛋。她头发蓬乱,披着衣服,但看上去并不显得那样邋遢,倒是应该说,头发和衣服在艺术上很和谐,并且把痛苦和失望心情表现得惟妙惟肖。

叔父邀她到外边走走,她不想出去。天黑下来时,她觉得肚子饿得很厉害,特别想喝点刺激性饮料。于是做了一杯“堂皮托”教给她的那种甜酒,喝下去以后,很快香甜地睡了过去。她的脑海在明晃晃的天空飘游,一个个欢快的想法犹如蝴蝶一样飞舞,彩虹般的翅膀拍击她的面颊。她感到脑袋轻松,那个扎了根的想法不时地隐去影子,像疼痛打了麻醉药一样躲了起来。吃晚饭时,可怜的航海家走进来,比任何时候变化都大。她对侄女说:

“我看见大海了。”

“什么……什么?”杜尔赛喃喃地说,她的脑子开始有了意识。

“我看见大海了……汪洋大海……咸涩涩的,人生百味俱全。大海是今天下午来的,你去看看,一定能看见。今天是全年

涨潮最大的一天，是秋分大潮……系数有二十英寸……我正在普拉多^①的大厅里，突然听到海浪声……嘣，嘣，……人们四处出逃，我操荷罗孚尼^②他妈的！马车升起旗子，奔驰起来。我往下看，好家伙你说我看见什么了 两艘轮船，他妈的 两艘轮船在画廊前全速行驶，对了，就是博物馆前面，一艘是加的夫^③注册的英国船，另一艘是西班牙船，桅杆高高的，烟囱红红的，后桅上写着罗马数字，前桅上有识别标记。”

杜尔赛看着他，一副惊呆表情……她既不相信又不否认，觉得大脑里有什么堵塞着，好像有个异物。

“我们去看看美丽的大海。”

“好吧。”杜尔赛说着站起来，随即又坐在扶手椅里。“我们去看看。可是，我们得先吃点东西呀。”

“吃东西，吃东西？……可是，我已经吃过了。在一家酒馆里，咸鳕鱼好吃极了，吃了以后把我渴死了；后来……活见鬼！你自己吃吧。”

“我不想吃。身体软感到无力。”

“那，听我说，打个鸡蛋放在白兰地酒杯里……搅拌好。这是最佳食品。”

“哎哟哟，对呀！”

她打了鸡蛋，在酒里搅拌均匀，津津有味地喝了下去。

“大海来了……”不幸的船长重复说，同时不停地在大肚子上敲击着，不让裤子落下去。“大海应该来，太好啦 实习水手

①普拉多：马德里最大的博物馆。

②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引兵攻耶路撒冷，为犹滴所杀。

③加的夫：英国港口。

留在普拉多,等候海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出海。”

叔叔要她用头巾把头包好;她走出家门时没有注意任何东西。“堂皮托”拉起她的胳膊,两个人走下楼梯。他们沿着圣马特奥大街向圣巴巴拉大街走去。夜黑沉沉的,有点凉,街上行人稀少,地面湿漉漉的,气氛十分宁静,街灯已经点亮。远处,街灯酷似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形影。来到圣巴巴拉大街尽头,“堂皮托”闻嗅着大街,不安地说:

“从这儿看不见。我们还得往前走。”

来到莱克列多斯大街时,杜尔赛都迈不动脚步了。大树和楼房像举重动作那样有节奏地升起落下,又像涨潮日子从船上观看到的物体那样摇动着。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堂皮托”站在她身边,头上的扁帽压得很低,呢子大衣紧紧裹在身上,把皮制假领竖起来,那儿如果有行人的话,一定向他投去猎奇的目光。他毫不顾及地挥舞着胳膊,嗅着空气,说:

“现在转西风了,很快会转南风,说不定什么时候刮起别的风。我听到海浪声了。你看,快看,小筏子可以通行……”

他想拦住一辆出租马车。

“靠岸,伙计,快靠岸。”

但是,车夫没有理睬他。

“这些船夫真混蛋!……喂,我的宝贝孩子,我们往下走一点,到库柏勒装卸码头那儿上船。”

他们继续往前走,一会儿向这儿拐,一会儿又向那儿拐。

“我们上船,”杜尔赛的声音清脆,“去托莱多。”

“托莱多,托莱……”他思索起来。“啊,我知道了,在西边,二十海里。每半分钟打一次绿灯,白色亮点。进港受阻……海水倒灌。”

“可是,叔叔……我害怕头晕。房屋在舞动。”

“别害怕。是海潮,是海潮把房屋摇晃了。不要担心。我来关照你,喝杯香胶就过去了。方向托莱多。可是,我们去纽约好不好,只有一拃远的航程。你将看到一个美好国家。”

“去那儿干什么。去托莱多,当所有神话人物和神父在大教堂讲道时,我们点把火,把它烧掉。”

“可是,孩子,他格格笑起来,神父对你做了什么缺德事?”

“没有宗教。一切都是演戏,卑鄙无耻。”

“慢慢地……他妈的!我信万能的上帝,信加尔默罗圣母,信圣母的侄女大海。”

“我不信,……”杜尔赛说。“信它干什么。如果有上帝,哪怕是个小小的上帝,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呀。”

“我们这样聊着真开心,可是大海跑掉了。”

“怎么会跑掉呢?”

“你没看见海潮退了吗。你看,那儿有只船搁浅了。”

“您疯了,叔叔……您怎么啦。我们去托莱多,是不是?”

“可是,你把什么丢在了托莱多?”

“我想去那儿,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叔叔,我敢对您发誓,她的胸脯塞满了棉花。”

“棉花?我不懂。棉花胸脯……棉花球。”

“对,对。球,球。”

“噢,说清楚点。你是不是想去新奥尔良?”

“不去那儿,而是去托莱多。”

“那么,你是说霰弹①。”

① 在西班牙语中,“霰弹”也有“球”的意思。

“不是，是蛇，棉花蛇。”

“蛇！”他思索起来。“我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了。你成了大学者了。我要对你说的是，大海跑掉了。我们如果搁浅，你可不能埋怨我呀！”

“巴拉①？是用来打人的那种巴拉吧？哎哟哟，我这儿痛……这儿。”

“哪儿？”

“心灵。”

“心灵在哪儿？看看这儿有没有一点心灵。”他四处张望。

“叔叔，您找什么？”

“酒馆。这儿有一家，可是，关着呢。我禽他妈的老板娘！”他在一个卖水摊子上敲了敲。“喂，没有人接待顾客？密斯②，密斯……我这么称呼她，因为可能是个英国人。没声音，孩子，没有人回答。走吧，这地方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现在，他妈的大海跑掉了。”

杜尔赛没有听他讲什么，早已疲倦地又坐在了一条木凳上。

“明天，明天，”堂皮托继续说，从大树中间向远处望着，“明天会回来的。可是，你怎么啦？困了？又想哭鼻子？好孩子，别想那个英国小羔子，只当他淹死了。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吗？找一个钱包满满的男人。”

杜尔赛摇了摇头，好像在驱赶一场恶梦。叔叔拉起她的一只胳膊，走了一会儿便看见库柏勒神像，白颜色，美极了，坐落在光秃秃的树木中间，被灰色的磨砂大气衬托着。大理石狮子好

①在西班牙语中，“搁浅”一词的音译是“巴拉”，而“巴拉”又有“棍子”的意思。

② 英文“小姐”(Miss)的音译。

像奔驰,女神的马车轮子正掀起水滴,组成云雾。

“我们到海湾那儿去,那是上帝创造的惟一正派地方。我们到外海去,到看不见港口、看不见海岸的地方去,到只能看见天和水的地方去。”

但是,杜尔赛不能走路,一下子像铅块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稀奇古怪的幻影一个接着一个,欢快的场面之后,很快出现可怖的场面;她的精神恍恍惚惚。

这当口儿,“堂皮托”眼睛能够看清东西了,对现实也有了意识。他摘掉帽子,让脑袋更清醒些,同时伸出一只手,看看风从哪个方向吹来,用富有经验的眼睛扫视一下周围,当他确信没有大海、没有大海样的东西时,一种可怕的悲伤涌上心头,他伤心极了,好像什么也不能给他安慰。他从心底叹出一口气,毫无疑问,从“气力”看来,足以划归到飓风家族。他用双手抱住脑壳,想赶跑一个想法……想一头撞在庫柏勒神的石像上。

一八九〇年四月于马德里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亲属一流浪

—

果然,安赫尔·格拉在十二月二日早晨坐上了开往托莱多的火车。他的双脚踏上这座名城时,心情开始犹豫起来。这种精神状态,再加上旅途劳累,他感到十分烦闷。托莱多的旅店破烂不堪,他随便找了家休息会儿。下午,他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转游起来,这阵子在空旷无人的小广场上怔怔地坐着,那阵子又跑遍每个街角和条条扭曲大街的弯道寻找把他吸引到托莱多的那个秘密。他情不自禁地想拜访亲戚。但是,随着距离那些血缘关系较近,但友情不深的人越来越远,心中更感到忐忑不安,好像也打不起精神来。他真想离他们远远的。

这里,应该再交待一下,他的这些亲戚分成两大支,即富裕的和贫困的。贫困的这支,近年来只剩下格拉父亲的一个表妹,名字叫特雷莎·庞多哈,住在安恰大街,开蜡店的丈夫已经过世。在马德里,安赫尔在圣伊西多尔^①节期间见过她几次,留有美好记忆。堂娜萨列斯对她十分尊重,每年圣诞节前后准时收到她寄来的两盒东西,一盒是杏仁糖,一盒是拉布拉多城产的著名的巧克力饼干;作为回报,堂娜萨列斯寄给她一

条八角大披巾或一块衣料。堂娜特雷莎孀居以后，便不再到马德里走动。不过，仍然和堂娜萨列斯保持友好关系，经常通信。

富裕一支的是堂何塞·苏亚雷斯·德·莫内格罗，安赫尔常常戏称他‘堂苏埃罗’^②，此人在托莱多很有地位。在马德里也是圣伊西多尔节前后，多次见到过他，只是没有请他到家里作客，因为‘堂苏埃罗’总是下榻在‘大使’宾馆或‘四国’饭店。他是堂娜萨列斯的亲表弟，一丝不苟地照看着这位老夫人在托莱多乡下和城内的房产，并与妻子堂娜马利娅·德·罗哈斯的弟弟布劳利奥有一些联系。如同把苏亚雷斯叫做‘堂苏埃罗’一样，格拉把堂娜马利娅叫做“堂娜马约尔”^③，这个绰号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因为这位善良夫人的个头儿和腓特烈大帝^④的排头兵不相上下。

这对夫妻育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名字叫佩拉约，一八八五年时在炮兵部队里当军官，下面两个是女儿，大女儿不顾父母的反对，同一个在省政府当秘书的小伙子结了婚，小女儿也到了结婚年龄。格拉认识当炮兵军官的表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两个表妹。她们长大以后，从别人的介绍中，觉得她们很令人讨厌。托莱多全城都知道，堂何塞·苏亚雷斯是当地最显赫的人物，而且一八七九年参观巴黎博览会，又为他脸上贴了层金。托莱多感到荣幸的是，他几乎总是同那些贵族人物——有人在政

① 圣伊西多尔（约 560—636） 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西方拉丁教父，大主教，百科全书编纂者。圣伊西多尔节为四月四日。

② 在西班牙语中“苏埃罗”有“生理盐水”、“血清”之意。

③ 在西班牙语中“马约尔”有“高大”的意思。

④ 腓特烈大帝（1712—1786）即 弗里德里希二世。一译腓特烈二世，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间为普鲁士国王。

府大厦楼梯上写诗作画讥讽他们——出现在省议会或市政府；他在这两个机构里年复一年地留下巨大的影响力。

格拉在迷宫般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游累了，这时坐在十字路口一户人家的台阶上，他觉得去拜访亲戚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从哪一支开始呢？最后，他决定从贫困的一支开始。街上行人不多，他逢人便问，去特雷莎·庞多哈家的路怎么走。

他来过托莱多多次，但每次时间都很短，而且有一大堆市民围护者，这为他省去了很多时间，不必为琢磨这座迷宫般城市的街道而伤脑筋。除了由索科多维尔通向大教堂，由安怡大街通向拉普拉塔大街的道路外，他都不知道把脚往哪儿迈。不过，边走边打听，罗马也能找到呀，他最后来到那位寡妇居住的罗贡大街。

在那里，乞丐常常兼做导游。穷人家的孩子，甚至看上去并不穷的孩子，放学以后碰上个把外地人时，也在令人头痛的托莱多大街上当起向导来。格拉在一个孩子的帮助下，绕过大教堂，爬上一条陡峭的小巷，即从友谊旅店附近通向圣米迦勒，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同圣胡斯托和圣约翰·德·拉·皮尼滕西亚相连的小巷，来到寻找的地方。他置身于一座三边不规整的小广场上，周围房舍的墙壁好像在和它玩捉迷藏的游戏。他转身向克里斯托·德·拉·加拉维拉大街走去，这条街蜿蜒起伏，末端同罗贡大街再次连接起来。这时，他看见许多家房门至少两三百年来没有打开过。阳台或露台还算有点新气，上面摆着花盆，鲜花盛开，铁栅栏锈迹斑斑，红色铁屑脱落下来，烧制年代十分古远的、已经变得黑糊糊的方砖墙壁上的门窗框架都粉刷过，几只小猫怯生生地把脑袋探到微型窗外；本来精心雕刻的屋檐已经变得脏污不堪，但仍然展现着赭色的温暖色调，这儿和那儿的瓷砖

上画着圣母为圣伊尔德丰索^① 穿十字搭^② 的情景。最后,他来到一座整修过的房门前,那是他此行的终点。

那是特雷莎·庞多哈的家,地地道道托莱多风格,院子里一半铺着石子,一半铺着红色瓷砖,到处干干净净,刚刚清洗过,墙壁好似不久前粉刷的。院子像座花园,花坛里或绿色木箱里栽种着卫矛一类的植物。墙角下,铺着五花八门的瓷砖,好像是从破宫殿、破修道院拣拾来的,有的画着粗鄙画像,有的画着桂树枝叶,看得出那是装饰墙的破碎瓷砖、残存的族徽或文人的笔迹。给院子两侧以修道院风格的柱子都是古松制作的,原色,没有涂刷任何颜色,透着火绒一样的温暖色调。这些乏味的,甚至有些倾斜的柱子顶端布满蛀洞,但仍然支撑着已经弯曲了的横梁。高高的窗户展示着酸味浓重的绿色,墙壁的雪白石膏耀人眼目。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是花岗岩井口,底部长满了青苔,用铁箍加围着,滑轮架在高处。是的,那副破铁架子是用来汲水的。

格拉没有时间仔细观察这些东西,因为姑妈大呼小叫地跑出来,在院子中央张开双臂拥抱他,让他进到矮小的客厅里,里面是那样冷,好像是第二个北极。特雷莎五十五岁,地地道道的托莱多女人,眼睛黑黑的,身材不高,讲起话来没完没了,手舞足蹈,动作机敏,诙谐风趣。她长有那样一张脸,即经过风吹日晒,到了一定年龄便变得黝黑起来,而且由于过着平静有条理的平民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面部皮肤有些粗糙不平,像巴旦杏树的树皮。她的牙齿完整健康,头发几乎完全变白。她对这位亲戚不停地问寒问暖,回忆同堂娜萨列斯交往的美好岁月和对她

①圣伊尔德丰索(607—667) 西班牙托莱多神父。

②神父行弥撒或圣餐时所穿的一种宽大无袖长袍。

的悲楚怀念，询问可怜的西琼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她对他说，如果想在托莱多住些日子，把马德里的事暂时搁置一边的话，那就留在她家里，因为小旅店条件不好、吵闹，而这一点安赫尔都已观察到了。

“你在这儿会感到很舒服的。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儿安逸、宁静的地方了。这儿有两位客人……对，我家虽然不是旅店，但住着两位先生，他们给予我很大帮助，是神父，那样喜欢安静，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整天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声不吭，如同在做弥撒一样。我没有雇用女仆，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白天，有一个女人帮助我擦拭地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真的……真是一个神父之巢呀。你上去看看，我搬到另一间屋子。”

格拉果然觉得那里和天堂一样。多么宁静！这套房子真不错，多么安宁！他甚至有这种感觉，转眼工夫，一头神话中的半鹰半马怪物便把他送到离马德里千里之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当天晚上便把行李从旅店搬过来，住下。他的房间是一处真正的考古角落，是那样洁净和粗俗，令他陶醉，墙壁粉刷得雪白，大肚子五屉橱上摆着木雕圣婴像，样子十分漂亮，脸上闪着金属光彩，脚上穿一双金银丝绣花鞋，宽大的缎料衣服饰着箔片，方格窗子的木框显得十分厚重，上面画着胶画，彩色玻璃的铅料多于玻璃本身，墙壁上挂着一幅画，被潮气扭曲得失去了原来模样，画中人物是红衣主教罗伦萨纳，而另一幅画的主人公则是大名鼎鼎的红衣主教特兰斯帕伦得，正在接受国王卡洛斯四世^①和王后马利娅·路易莎^②的朝拜。地面铺设着抛光瓷砖，有

①卡洛斯四世（1748—1819）：西班牙国王。一七八八至一八〇八年在位。

②马利娅·路易莎（1754—1819）西班牙王后，性情暴烈。

的地方覆盖着纺织简单的巴伦西亚地席 梳妆台呢,镜子支立在中间。还有许多他只在旧货店看到过的,稀奇古怪东西。说不定他要写点什么,女主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墨水——瓶子是塔拉维拉产的——,这墨水以前可能为撰写《法制》的人效过劳 桌子上还有其他东西,格拉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除此之外,有两三个针插摆放在那儿,很漂亮,可能是装饰用的,因为上面并没有插针。

晚饭既典雅又不失家庭便餐气氛,远古人喜欢喝的蒜末汤 清稀照人,还有煎鸡蛋,炖羊肉和凉拌蔬菜,这些烹调菜谱上的 必不可少的佳肴即使在阿里乌教^①盛行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特雷莎做事干净利落,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刀叉不禁使人想起早已不复存在的制作工艺,餐巾几乎和砂纸一样刺手。但是,那一切虽然十分古旧,却很干净,一尘不染。对于他这个新来乍到的人来说,那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吃饭时,他认识了那两位住宿伙伴。一位是大教堂的受俸神父,名字叫堂伊西特罗·帕罗梅盖,六十岁的样子,平易近人,性格直率,喜欢考古方面的研究。另一位是圣约翰·德·拉·皮尼滕西亚修道院的神父,腼腆得无法用文字描述。大家都叫他堂托梅,他每每开口,不管说的话多么无足轻重,总是把脸涨得红红的,那双倦怠的、善良的眼睛几乎从不从盘子上抬起来。安赫尔注意观察这两个人,首先从帕罗梅盖开始,说他有一张粗汉子的脸一点也不夸张,眼眉长得足以挡住灰尘,皮肤黝黑,鼻子好像削制的,始于核桃,终于西红柿,两侧是扇风耳,那形象很是引人注目的。他的言谈举止彬

① 阿里乌 (约 250—336) : 古代基督教神学家,阿里乌派创始人。反对三位一体教义,被定为异端。

彬彬有礼,端庄严肃,是那种像是许许多多失去踪影的贵族中的一员。同这位受俸神父谈过一些事情后,看得出他的性格很和顺,容易交往,即使涉及宗教问题也很少偏激。他知书达礼,讲究伦理道德,从不越雷池一步。他满足于现状,不愿操心费力追求辉煌成就。在第一个晚上的简短交谈中,这位心地和善的受俸神父还表露得知识十分渊博,讲了许多历史上的细小事件和传闻。而那位修道院神父恰恰相反,好像哑巴一样,怯生生的样子实在令人怜悯。安赫尔斜着眼睛观察他的面孔,应该说女性特点和老态形象兼而有之,是那样没有男子表情,如果给他戴上包头的話,完全可以把他误认为女人。

格拉睡得不很好,安静和太吵一样,都会使人失眠,而静悄悄的第一夜使来自喧闹世界的人兴奋不已。不习惯床铺,不如马德里自家床铺柔软。圣婴的那双漂亮鞋子他也感到奇怪,还有罗伦萨纳的模糊图像和雪白的墙壁,也使他神经感到兴奋。房间里摆放那么多的针插,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他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夜不眠寐就够苦的了,现在又长时间地思索这事,心中不禁生出几分烦躁。针插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已经不是三个,而是三十个,四十个,把他团团围住,而现在已经不是没有针插在上面,而是插得满满的,像一头头豪猪一样拱来拱去,不让他入睡。时间很晚了,他才熄灯,天快亮时,他还处在半醒半睡状态,听见音量不一的钟声——那是呼唤人们去望弥撒——传来,有的刺耳,有的低沉,间隔的时间有长有短,声调也有差异,那是风速把声波忽而拉长,忽而缩短,因而有时好像在耳边,很是尖厉,有时又好像很远,只有回音驻留在耳廓里。钟声又如同语言,听起来似懂非懂,这个字听懂了,那个字听不懂,而这更使他的灵魂如痴似醉,在两种疑惑中游来游去,又想睡,又不想睡。

二

第二天,格拉经过再三考虑才决定去拜访“堂苏埃罗”。他本来没有心思走动,只是冷静思考之后才定下来。吃完午饭,他懒洋洋地向拉普拉塔大街走去。那是一条贵族之街,两侧都是深宅大院,又宽又大的院门上钉满了极为漂亮的钉子。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阿拉伯风格的大理石柱,柱头饰纹美不胜收,柱身已经布满裂纹,用铁箍加固起来。这些柱子按照博物馆的形式,井然有序地一根根排列在墙边。确实像博物馆,因为苏亚雷斯如同托莱多每一位富人一样很有一点考古兴趣,在他的阿苏盖依加庄园耕地时发现那些宏伟的遗物后,立刻整齐地排在院子里,让会品味的人好好欣赏一番。再说,把柱子涂上漆,水井又漂亮,瓷砖和石子地面精美不凡,打水使用青铜水桶,把院子点缀得与众不同。还有卫矛常年生长着,笼子里有饲养的加那利小鸟啼叫。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每面墙壁上的众多古旧绘画作品,有的镶在方框里,大部分十分粗糙,画面上有瘦弱的神职人员,灵泊狱幽灵犹如比斯开的鳄鱼一样,圣母穿着长裙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农村圣殿的残存之物。“堂苏埃罗”从这儿和那儿一件件搜集、收藏起来,因为他认为是无价之宝。在所有绘画艺术有过辉煌历史的城市,如塞维利亚、巴伦西亚和托莱多,经过岁月的净化和博物馆的选择,总会有些艺术残渣充斥资产阶级的宅第,或者在旧货店找到永久藏身之地。

“堂苏埃罗”的这幢房子是一座风格不一,多层面的建筑。当格拉敲响前厅房门时,一个女佣从院子一扇高高窗子喊了声“谁!”,他拉了下门铃绳便走了进去。他沿着木板楼梯——每一台阶都点缀着花砖——走上去,穿过几条由于重压又年久失修

而倾斜的过道，再上上下下走过二三道台阶才到达客厅。哎呀呀，客厅里摆放着紫红色丝绸面料的坐椅，它们和一块块壁毯、带有镶嵌物的古旧家具格格不入。工艺最为普通的玻璃蜡台以其目空一切的现代主义羞辱着殉教者圣彼得的严肃面容，这幅画如果说不是麦诺神父的作品，但看上去和真迹毫无两样。但是，最为不协调、不舒服的是那五六幅彩色画，金色画框充其量每巴拉值一个比塞塔，上面画的是赛马情景。“堂苏埃罗”把这些索然无味的东西从巴黎带回来，挂在原来是倒塌的圣米迦勒·德·洛斯·安赫莱斯修女院的蜡台旁边，表明他对艺术的酷爱。但是，堂何塞根本没有注意它们之间有多么不和谐，因为他一心想要把自己的家按马德里风格布置起来，他每次去京城都带回点典雅东西，这次是印有花枝的硬麻窗帘，那次是德国青铜塑像，都是些廉价货。此外，还有丝饰相框，素瓷或赤陶玩具，它们是那样丑陋，让人忍俊不禁。电镀黄铜弯刀——上面有狩猎或捕鱼标志——，摆在温度计旁边，而这温度计根本不能指示温度。

苏亚雷斯热情欢迎这位亲戚的到来，堂娜马约尔和未婚女儿马利娅·费尔南达也笑脸相迎。男主人是这样一位先生，即使呆在家里也戴着油渍渍的天鹅绒帽子，穿一身破烂西装，这两种社交场合必须穿用的衣物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确实，根本看不到“堂苏埃罗”不穿他的后尾缝合起来的燕尾服，不戴他的长筒礼帽；这两样东西同蓄留的三色短须，稍有歪斜的老人鼻子、银柄手杖一样对他来说都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本人从头到脚又是那样洁净，因而显得光彩夺目。他这个人备受人们，特别是左邻右舍的尊敬。他总在大街上逛来逛去，而他的夫人却相反，在穿戴和习俗上十分守旧，除了一大早去圣尼科拉斯教堂望弥撒外，从不迈出家门一步。圣尼科拉斯也许是托莱多

惟一一座缺乏艺术感和宗教诗意的教堂。

他们三个人和格拉闲聊很长时间，但是他们没有主动提出，让他来家里住，知道他住在特雷莎·庞多哈家里也没有说什么，甚至虽然对安赫尔在马德里生活中发生的最新事件早有所闻，都没有问一下。对此，格拉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一直以为，他们会含沙射影地说他。总之，他觉得这几个人的接待还算彬彬有礼，但眼睛不时射出怀疑的目光。堂娜马约尔聚精会神地听着丈夫绘声绘色地谈论各方面的事，不时地附合几句。马利娅·费尔南达呢，格拉第一眼就把她归类于百分之百俗不可耐的一类人之中。这个女孩最为关心的是时装。她订了一份报纸，上面常常登出服装图样，她一一照着试做出来，穿在身上。她对马德里皇家剧院上演的歌剧了如指掌，哀叹托莱多不像首都那样繁华、热闹。在长相方面，这姑娘并不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她眼睛漂亮，长得清秀，但气色不好，在她身上，村姑的特点——自己做衣服，双手粗糙——和城市缝纫姑娘的特点——知道千百个讨好他人喜欢的手段、技巧——兼而有之。格拉看了她一眼，听她讲几句话，立刻确认这个小表妹永远不会成为他心中的偶像。

“堂苏埃罗”同情地说，马德里人住到托莱多，是要吃些苦头的。

“学院成立以后，托莱多才热闹起来。广场上的商品一应俱全，每天都有贝壳海鲜。”

“各种高档鱼类，从来不会缺货。”堂娜马约尔补充说。

“今年冬天，”那姑娘说。她可是个有名的家乡主义者，每说一句话都忘不了夸奖托莱多；“我们将欣赏到严肃剧团演出的轻歌剧。夏天，那个剧团演出的都是乌七八糟的东西，不过，现在

预告演出的剧目有《加里翁的钟声》和《卢塞恩的钟表》。”

“我们托莱多市民，”堂苏埃罗说，“不为艺术家说好话，如果不是因为学院的学生，这简直是座公墓。交际不多，公共聚会场所屈指可数，每天晚上有那么三四个人玩纸牌……男人们整天呆在赌场里，不少人变成了二流子；女人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连教堂做弥撒也不去参加。”

他说，托莱多从历史上讲就死气沉沉，而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城市结构像座迷宫，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街道坡度很大，到处是小街细巷，交通不便。他对城市政府做了难以计数的工作，让它下决心对托莱多城进行彻底改造，拆除它一半房舍，按照现代市政模式重建。

“孩子，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都去过，我知道什么叫城市。我们简直生活在一个‘鸟巢’里，在这里看不见现代生活的影子。人们说没有办法调理这个杂乱的地方，而我回答说只要意志坚定，没有干不成的事。我们应该保护有价值的建筑物，大教堂呀，城堡呀，圣约翰修道院呀，但其他东西必须统统刨掉，然后把街道拉直，拉得直直的。把房子建得漂漂亮亮的，街道宽宽的，栽上树，再修些亭子，点上气灯。可是，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城市变得越来越可怕。你想想看，把大教堂周围的建筑统统拆掉，拓宽商业大街，从头到尾铺上一条有轨电车，那该是多漂亮呀！问题是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有了钱，就可以按照学院和专业人员的意见把所有好房子维修一下，就可以向巴罗克审美观宣战，就可以拆掉城墙和城门，把城墙上的石头加工成方石，完全可以建一座钢铁大厦，供展览刺菜和其他农产品用。你应该说，这儿对什么都没有积极性，人们都麻木了，对他们来说，哨子和笛子都是一样的。你还不知道吧，我到处奔波，想在这儿修建一

处科学或文学俱乐部,举行晚会呀,报告会呀,诗歌朗诵会呀,让年青人接受启迪和熏陶。可是,我的先生,一无所获,你可以对他们讲修建斗牛场什么的,但决不能谈科学或文学俱乐部,他们命里注定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

格拉觉得舅父的大段大段的讲话都汇聚在胃部入口处。舅父还谈到了政治问题,他说在西班牙如果弘扬爱国主义,所有高贵的人就能团结起来,成立一个政党,让这个党组建政府,全心全意关注国家利益,提高关税,降低个人所得税。

“可是,你不必担心,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在人们为一口饭而争来争去的时候,外国人在掠夺我们的财富,在剥削我们。你应该相信我的话,人们只有按照我说的去做,大家,所有人,从卡洛斯分子到共和分子团结起来之日,才是我们富裕之时。”

那三个人实在令人讨厌,安赫尔尽量忍受着,直到耐性耗尽,起身告别,答应有时间时前来与他们一块儿吃顿饭。“堂苏埃罗”亲自陪他一段路,想让他走在大街上还头疼一阵子。这位好好先生首先指给他看,在他指导之下房屋最近的修缮情况。带有复杂花饰的正面建筑风格,是托莱多城最具特色的。但是,为了遮掩粗糙石块,把整面石墙涂上珍珠色,族徽涂上白色,这样看上去和大理石一模一样。漂亮的大门上方设计了一道有瞭望功能的仿核桃木、实则松木栅栏,那样丑陋、俗气,可以肯定出自同一个魔鬼之手。他还把铁栅栏涂成黑色,突出后面的精心之作百叶窗。大门上的铁钉是铁匠铺仔细打制的,好像由四只贝壳拼成的十字,涂上一层漆后便展示出青铜效果。“堂苏埃罗”对自己的成功之作感到洋洋得意,而格拉掩饰着对这位先生的反感,只好对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夸奖一两句。之后,那位托莱多的杰出市民提出找个考古专家,陪他好好逛一逛,了解

一下城内精华。但是，格拉婉言谢绝。他一看见陈词激昂的人、夸夸其谈的学者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把一文不值的东西，把一块破砖、粗石说得天花乱坠。

“好吧，以后来吧，好好看看大教堂和其他古迹。等你把古董看厌了，我带你看看市议会大厦，是一座很重要的建筑。你还可以看看两家赌场，很漂亮，漂亮极了，装修得十分精致，大镜子，天鹅绒窗帘，直接从巴荣纳买来的煤油灯，还有两三块羊毛地毯。一句话，一切是那样美妙，你一下子看不完。”

他们最后在大教堂旁分手，安赫尔摆脱掉他的这位大亲戚以后，啊，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从恶梦中刚刚醒来。

三

他应该去看看“来来”，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然而，一种小心谨慎从事的思想阻止他这样做，还是过几天去吧，因为这个托莱多姑娘只比他早到两天，如果现在就去看她，那不是有穷追不舍之嫌嘛。于是，他决定等一等，还好，他已经有了幸福感，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她很近，就在这座或那座院墙后面，她刚刚从他散步的街道走过去。他来到托莱多的头几天，总是忙着在大街上闲逛，游荡，很高兴闻嗅那些古老砖石建筑散发出来的艺术、宗教和高贵门第的扑鼻香气。他的最大乐趣是独自一人，不带向导，不带导游图，在乱线团一样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入夜，比白昼更具有神秘感和诗意。镶满钉子的大门，街面、斜坡和门窗忽而很高，忽而很低；建筑物正面墙壁点缀着那样多的浮饰，铁栅栏，铁纱窗户后面的人影，油灯，狭窄通道在好像要贴在一起的两堵墙中间向前伸延，棚屋和陡峭的大道，宁静，一堆堆的阴影，所有这些都在漫游者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好像刚刚读

过神话,看过戏剧或到过仙境一般。头几次逛街时,他根本记不住城内道路和建筑的布局。但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走了几次之后,便能辨认方位,记住明显的建筑物、钟楼和教堂尖顶,清楚街道的走向。识别街道就像识别十分潦草的字迹一样,用眼睛注意看几遍以后才能懂得。这时看懂了这个字,过会儿是那个字,然后则是一个句子的大意,再后才弄懂整个句子,直到最后仔细地,耐心地断定词组之间的停顿,流利地读出那堆乱七八糟的字、词。

晚上散步常常看见夜幕下有点什么在闪光,他很想白天看个究竟。“这些高墙是什么建筑?”他问自己。“这个斜坡太可怕了,通向哪个深渊?”第二天,他一大早就起来,重新投入到漫游考察中去。修道院和教区的召唤人们去望早弥撒的钟声,在他心头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轻轻激情。他并没有望弥撒的愿望,但钟声使他感到晨时的清新和活力。他看见可怜的女人把身体包得严严实实的、发出阵阵干咳声,一个个走进教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有时也进去,那是因为他喜欢艺术,对宗教有点猎奇感,想看看精神修炼是怎么一回事。修女院的教堂对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只要一大早就对教徒开放,他立刻钻进去。这样,每天上午他要观看好几场弥撒。一般情况下,除了神父和侍童以外,只有一个人,最多也就是两个人呆在教堂里,不是某个老太婆边低声祈祷边走进来,便是某个患感冒的乞丐模样的老头儿。最令他心情舒畅的是,修女院的宁静气氛,舒适安逸,好像疗养院一样。清晨走进那个充满温馨的小洞穴,坐在由于久用而闪闪发光的硬板凳上,或者跪在草垫上,心中快乐极了。于是,他逐渐喜欢上修女教堂,看过一个以后,想把所有的都看一遍,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几天下来看过了老圣多明我、嘉布

遣、皇家圣多明我、克拉拉、圣克列门特、圣保罗等七八座修女院教堂。如果神父不在祭坛上，他便小心翼翼地在教堂里走上一圈，寻找令他陶醉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看看巴罗克式的祭坛，头发蓬乱的耶稣和梳着环形发式的圣母。他总是悉心研究稀奇的，艺术性高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对，在众多平庸无奇的东西中间，总会有个感情强烈的人创造出许许多多形式多样的作品来。弥撒进行时，他坐在凳子上，或者佯装虔诚的样子跪下去，偷偷地盯着唱诗班的铁栅栏，透过栅栏可以望见上帝的妻子们被神秘的，蓝色光线照耀的黑白身影。

在教堂里，他让思绪在浩瀚无垠的历史领域，哲学领域，乃至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漫游，脑海里不时出现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想法。他从一定高度观察事物，颇为羡慕那些善良女人的恬静、高尚但自私的生活，她们远离尘世，没有家眷，时刻想着的只是自我拯救，追求简朴、无欲、困苦的生活。实际上，权衡辛劳和享乐，也许得到更多的是幸福、欣慰。弥撒结束时，他向铁栅栏走去，就近观察那些女人。真让人奇怪，她们一点儿也不怯生，而且好像都不理睬他。“这个离我很近的修女，”他说，“会是谁呢？她在尘世里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到这儿来？”他听她们祈祷，轻柔而甜蜜的声音——那是二十个或者三十个女人的合声呀——汇聚在一起，形成懒洋洋的声波，仿佛习风把那些轻声柔语吹到他身边，吹到他心头，使他既感到凉爽又感到温暖。

参观结束后，他还要驻留一会儿，看着圣器保管人如何把灯一盏盏熄灭，如何收起蜡烛、圣杯和神父的衣饰，如何把这些东西装在五屉柜抽屉一样的木箱里转到唱诗班，由铁栅栏里面的一位修女接过去。他还注意观看修女们如何向里面走去。唱诗

班空了，整个教堂也空了，因为惟一望弥撒的人也裹在斗篷里，画着十字离去了。格拉送给圣器保管人一点儿施舍之后也走掉了。圣器保管人以为他是外国人，做旧锦缎小本生意的商人。

但是，他的兴趣并不在于收藏布料和家什，他所做的是欣赏那些幽闲建筑物中珍藏着的众多艺术品，它们见不到天日，默默地躺在那里，谁都不看一眼。在这些教堂里，他看见古希腊的严肃风格的漂亮砖石结构。在另外一些教堂里，是千百年来修补、再修补的建筑，以假乱真。这儿，一副学院派的外表，乏味极了，从缝隙中间可以看到穆德哈尔^①风格的痕迹，花叶装饰十分精美。相比之下，哥特式建筑有些逊色了。

一天是宗教节日，他来到圣克列门特教堂时正赶上唱弥撒，那是非常庄重的宗教仪式。对于他来说，圣克列门特修女院的西多会教派的修女教堂要比其他修女院的修女教堂更具有魅力，因为‘来来’就是在那儿受到宗教教育的，就是在那儿上天教授她神的科学，而且她用这种科学把主人弄得头昏脑涨。这座贵族教堂蜡烛齐明，灯火辉煌，墙壁挂着漂亮的锦缎，祭坛也装饰得节日一般。教堂里人不多，可以说少得可怜，只有三四个女人和一个老头儿，而这倒使仪式更加有趣。一位神父主持弥撒，修女们在脚风琴的伴奏下用有节奏的哭泣回答神父的问话。格拉觉得很好玩。教堂里和唱诗班可以见到的地方，尘世称为‘卓越’的东西就在眼前，这‘卓越’没有半点做作之嫌，闪耀着微弱的光芒，犹如高成色的金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打制初期的那种可恶的光彩。安赫尔向唱诗班的铁栅栏走过去，看见左

^①穆德哈尔风格是盛行了公元八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以基督教艺术为基础，点缀着阿拉伯的枝叶花纹。

侧一排椅子上有一个十分典雅的身影，在修女中间显得很出众。她是修女院院长，手上握着主教一样的法杖，雪白丝绸的宽大花结儿把把柄点缀得惟妙惟肖。那位夫人身穿黑白教服，宽宽的布褶，包头的尖角垂在额头，漂亮极了，找不到合适词藻形容。看上去她已经成年，表情潇洒，然而她的美貌和典雅并没有折损她的主教之态，坐在大椅子上，手握法杖，同伴们的顺从表情都道出她具有崇高威信。

面对此情此景，格拉陶醉了，觉得那里比皇家教堂或宫廷盛宴还美妙几分。他总用眼睛盯着那位院长，而后者看到那不合时宜的目光并没有怒容。而是恰恰相反，安赫尔发现，院长站起来时向祈祷书垂下头，又用女人的手，纤细、柔美、好似长着一双眼睛的手理了理包头的边缘。格拉觉得她姿态高尚、优美、庄重，一遍遍地端详着，同时也不时向其他修女扫视一眼。这些修女类型各异，有上了年纪的，有年轻的，但每个人都面色苍白，目光漠然。当他想到她们可能认识‘来来’时，发现她们更有吸引力。这时，他把眼睛恭恭敬敬地转向祭坛，一下子看见闪闪发光的圣体盒。那耀眼的光是太阳，是纯金，是宝石。那光好像神秘的语言，就像夜空中眨巴着眼睛的星斗一样。还是看看唱诗班里面吧，因为圣体盒太让他目眩了，太让他敬畏了。另外，主持仪式的神父也太让他反感了，那张面孔像野人一样，说话声音像小牛吼叫，很难听。

当他再次把探寻的目光转向唱诗班时，看见一样东西，他先前只注意漂亮的修女院院长，因而没有看见。那是几乎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圣母像，戴着皇帝一样的头冠，胸饰和别针镶嵌着宝石，用金丝缝制的红色真丝衣服缀着畸形珍珠。这尊漂亮的圣母像立在院长坐椅前面的宝座上，而宝座用银箔和银花、玫瑰薄

纱包饰着。不知多少支透明蜡烛把圣母照得光彩夺目，同时又被后者面部油彩映衬得一清二楚；那是一张人们想象中的最优雅，最亲切（如果这个形容词可以包容这种含义的话）的面孔。毫无疑问，一定是那位圣母和‘来来’经常交谈，讲给她许许多多东西令她陶醉，她常常虔诚地转述出来。圣母的眼睛像后明星一样明亮，看着修女院院长，而院长注视着祈祷书，用简洁曲调有节奏地一遍一遍地低声诵念着。过一会儿，她们变换声音唱了起来，院长说一小节，别的修女跟着回答。弥撒结束以后，唱诗班里的歌声和祈祷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格拉看见几个侍从模样的修女在圣母面前点着几根香……这时，他才看见圣母抱着圣婴，后者穿一双金丝尖袜。修女们用肩膀扛起架子的包银木杠，把圣母抬起来，缓步向前走去。修女们排成两排，院长跟在后面，拄着法杖，五六个年纪较大的修女左右照顾着。她们穿过一道门，向修女院走去。

突然，有个声音把格拉从凝思中唤醒过来，那人几乎咬着他的耳朵说：

“先生，这儿有两个凸纹银盘和一个鍍花圣物托盘，纯金，都是十七世纪的古董，无价之宝，您想看看吗？……现在廉价出售。”

说这话的人是个不很老的男人，但是牙齿已经掉光，衣着不整，披件破斗篷。此人不久前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离得很近。

“谢谢，”安赫尔说；“我不是古董商人。”

他说完便走了，因为圣器保管人在用一大串钥匙不停地敲着铁钟。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玩味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典雅的修女院院长，放射太阳一样光彩的圣体盒，‘来来’女友、漂亮的圣母像，教堂里的艺术装饰，壁毯，圣杯，唱诗班的神秘之

地,修女们鼻音很重的低微歌声。傍晚,他情不自禁地又跑回那里。但是,教堂关着,肮脏、油渍的老旧大门像公墓的大门,那里好久没有举行葬礼了。他沿着大街边走边观看高大、平坦、毫无生气的围墙,贝鲁盖特^①的精美之作门廊耸立在那里,犹如一颗镶嵌在巨大咖啡色毛料斗篷上的珍珠。没有任何人从那儿走过,连只猫儿、狗儿也没有,一只苍蝇也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寂静中,他默默地看着围墙,心里暗暗地说:“此时此刻,那位漂亮的院长在做什么?别的修女在做什么?可能在吃饭。吃些什么东西……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她们躺在床上入睡以后,梦见什么?”

四

“来来”和她的姨父、姨妈以及神父曼塞沃住在一块儿,地址在“苦井”和圣安德烈斯教区中间。格拉经过那里两三次,但没敢进去。那个美好的想法在脑海里回荡着,他担心径直向它扑过去,会吓跑它的。一天早晨,他下决心去打听一下他原来的女佣情况。他有意走得慢些,想找个合适时间。他把圣安德烈斯教堂里里外外察看以后,坐在教堂前面的小土包上,从那儿可以把全城的南区和部分东区尽收眼底。他观看着鳞次栉比的屋顶,屋顶的角度和横断面是那样变化无穷犹如涌动的波浪,而那个庞然大物城堡酷似在上面漂动。不远的地方是高高的圣米迦勒教堂穆德哈尔式的钟楼。瓦蓝瓦蓝的天空好像给房瓦着上一层色调,看上去宛如一张张旧席子或坚硬、多皱的地面,和核桃

^① 贝鲁盖特(1488—1561)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画家、雕塑家。

外壳一样。不知为什么，格拉觉得帖木儿^①皇城所在地撒马尔罕可能是这幅景象。他认为那不是西欧的城市，而是遥远地域和遥远年代的一个地方，从其特点和立体图形怪诞概念来看，那个石灰石样的痼痕是个和我们现实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估计适宜的時刻到来的时候，急忙贴着院墙顺着‘死人’小巷向前走。高尚的东西和平庸的东西如此混杂在一起呀！他在教堂旁的巨大建筑物上看到罗哈斯^②家族的族徽，上方是带沿头盔，下方是菱形纹络和小铃，在曾是美不胜收的砖石建筑的破烂石中间，是些可怜的小屋子，令人难以置信的门帘儿，酷似光秃秃木棒一样的铁栅栏，裂痕斑斑的墙壁和仍然神奇般耸立着的砖墙。他穿过一个小广场，然后沿着只能走过一人的狭窄缝隙一般的巷洞行走，两旁都是无法居住的黑暗巢穴。火绒色偶尔有阳光照射的木梁上的蜘蛛网犹如失去绒毛的紫布。这时，他来到一处路口，一群孩子在那儿玩耍，他向他们询问寻找的那幢住宅在什么地方。

“从这儿进去。”一个小孩子指着一个大门对他说。那儿好像一家客栈或小推车作坊，歪歪扭扭的拱顶上有块漂亮瓷砖，上面写着‘圣歌小教堂’，这说明这处房产变卖之前房主是何许人也。

那道大门通向院子，院内栽种着病恹恹的树木。安赫尔在右侧看见作坊样子的房子，从门口向里面扫了一眼，黑糊糊的，地面和铁匠铺一样，房梁烟熏火燎的样子。最里面有破砧子、锻铁炉一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可能用做仓库或杂屋，因为两旁放

① 帖木儿（1336—1405）：自称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

② 这里指西班牙剧作家罗哈斯·索利亚（1607—1648）家族。

着成堆的箱子。一个衣着破烂的女人怀里抱着孩子，肚子里又怀上了。她迎面走上来，以为他是外国人在寻找什么东西，或者考古专家，便以托莱多人特有的喜悦表情对他说：

“喂，先生，对，是这儿。大钟就是在这儿铸造的，进来吧。”

“谢谢。请告诉我曼塞沃神父的住处，好吗？”

“堂帕科^① 哎呀呀 对，是他。罗克和胡斯蒂娜从上面来的时候都经过这儿。可是，他们的大门开在普列加德罗大街。”

“那么，我回过头到那条街去吧。”

“别那样，进来吧，既然都到这儿了，就看看这东西吧。许多外国人看过之后，都感到惊讶。”

格拉穿过一道门——说它是猫洞更为合适——，又蹬上两三个台阶，来到一间方方正正的房子。他想快些离开那间迷宫，因而走过时什么也没看，这时，那个女人指着顶棚，对他说：

“可是，怎么，不看看这东西？人们都说是摩尔人造的，很不错！”

果然，安赫尔看见顶棚很漂亮，木板拼的，有阿拉伯式的雕带，虽然抹了一层石灰，但原来的样子清晰可见。

“挺漂亮。可惜呀，把建筑风格都毁了 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的家呀。”

那个奇异房间的全部家具是两张大床，一只摇篮，一个五屉柜和四五个左摇右晃的小木凳。

“就这么一间屋子，还有一间用来做厨房的屋子，又小又破——那儿也是摩尔式顶棚——，我每个月要付二十六个雷阿尔，贵得离奇。”

^①“帕科”是“佛朗西斯科”的昵称。

“那么,您依靠什么生活?”

“我丈夫没有眼睛,把马德里的报纸包下来了,在大街上叫卖。您没听见他沿街喊叫的声音 我呀,如果有东西,会做一手油煎饼。可是,家里有这么多张嘴!……您都看见了,每年圣诞节都生个娃娃。”

“总是圣诞节 这个地方这么守时间呀!”说着露出一副怜悯表情。“喂,快带我去曼塞沃先生家吧。”

他又蹬上两三个台阶,来到一个三角形的大院子,好几个孩子在玩耍,几个可怜的女人在阳光下梳理头发。然后是一条通道,一道用柱子支撑的阿拉伯风格的大门,最后是一处比较像样的院子,有口井,花盆里种着无叶植物,石子地上长满了青苔和小草,还摆着一个洗衣用的大木盆。那个地方,如果从普列加德罗大街的一处歪歪扭扭的门廊走进来便是两三户人家共用的大门。相对而言,还算体面。这时,一个四十好几的女人从一户人家房门走出来,身材肥硕,肤色黝黑,身上脏污,衣着随便,袖子挽得老高。她是胡斯蒂娜。格拉打过招呼以后,问她“来来”在不在,他说的是“来来”的全名。那女人有点犹豫,信不过面前的陌生人,不想讲出实情,只是回答说她外甥女在特兰西多附近的索科罗修女院临时地址进行修炼,说不定两三个星期不回来。

四个嘴流口水、哭哭啼啼的孩子抓着胡斯蒂娜的裙子,她不得不用力甩几下,摆脱他们,才能迈动脚步。

“受俸神父曼塞沃在吗?”

“我伯父 在大教堂账房里,我丈夫也在那儿。他们今天回来得晚,那儿的修女院和圣尼科拉斯小教堂正在维修,主教先生说工程要在圣诞节前完工,那些日子要举行宗教仪式。”

“您不认识我。”格拉说着把自己的名字介绍给她。

这位好心女人听到他的名字,那种不信任感一下子消散,对他的态度也变得典雅、彬彬有礼起来。她请客人走进一间矮小客厅,后者在里面看到一个十分怪异的场景,感到恐惧惊讶,迟疑了好一阵子。一张不太高的小桌子上有两条大腿蜷缩在一起,几乎组成了一个圆圈,与其说是人的肢体,毋宁说像墨斗鱼的触须,中间是一颗成年人通常大小的脑袋,面部的五官却很端正。他的目光虽然呆滞,但眼色不能说不甜蜜,此刻牢牢地盯着注视他的那个陌生人。平直的头发只是这儿、那儿盖在头顶上,面孔长着稀疏得可以数过来的弯曲而细长的毛发,那人盯着看了格拉好长时间,之后抬起脑袋,露出细脖子和枯瘦的胸部,从那儿伸出一双大腿一样软绵绵、像似没有骨头的胳膊。他脖子上吊着一件绿色长衫,更确切地说那是花格呢料套子,这个如此不幸、可怕的人身上再没有别的衣着了。

“是洛伦莎的哥哥,”胡斯蒂娜解释说,“您别害怕。他见到生人便露出怒容。”

那个怪物张开嘴,露出牙齿,随即舌头发出生鸡啼叫一样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哼叫了几下,重新回到原来的姿势,把脑袋放在那堆肉中间,眼睛还是不离开格拉,表情像警觉的看家狗。

安赫尔打了个寒噤,无法掩饰下意识的恐惧或者说恶心。他重新走到院子里,那儿比客厅要舒服些。胡斯蒂娜推出一把椅子,请他坐下,同时拾起刚才的老话题。

“姑娘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不过,也说不定,不知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因为她还没有穿上教服,修炼完了才能穿上呢。”

几个孩子还贴在妈妈的裙子边上,她都无法移动身子。孩子们用惊愕的目光看着那位不速之客。这时,格拉问胡斯蒂娜

一共有几个孩子,后者半似笑着半似抱怨地回答说,活下来的有七个。还说她丈夫由于摔伤成了半残废,她只好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多亏伯父的关照,才没让这群孩子挨饿受冻。她丈夫是木匠,人很难得,稳重,没有任何恶习,不过,已经丧失,或者说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当受俸神父的伯父给他找到土木建筑的活,能挣得一点小钱。

说话间,两个大儿子放学回来了。他们衣着很破旧,但还算过得去,他们手上拿着几本脏书,肩上背着书包和小黑板。孩子吻了下妈妈的手;妈妈把他们介绍给客人,说这两个孩子很淘气,特别是老大,长着一双老鼠眼睛,是个机灵鬼,会逢场作戏。妈妈和小一点的孩子进客厅里去了,这个大孩子和安赫尔熟悉起来。安赫尔向他问了一堆问题,得知他是大教堂的侍童,但是为了上学而从那个岗位下来一段时间。他名字叫伊尔德丰索。这孩子很懂事,又机敏,引起格拉的极大兴趣,还没交往一刻钟便把他当做好朋友了。随便夸奖他两句,就能做出使人放声大笑的动作来。比如,模仿主教先生的令人注目的脚步和颤抖的声音这类滑稽可笑的举动。这时,胡斯蒂娜拿着一只大篮子走了出来,那是丈夫的午饭。丈夫在大教堂干活。她把篮子递给大孩子,叫他赶快送去。

“记住,不要在路上玩。”

格拉觉得不宜呆下去了,便告辞走出来,跟在那孩子后面,顺着‘苦井’大街一直走下去。他从孩子的嘴里得知‘来来’正和姨父、姨妈闹别扭,因为姨父、姨妈不愿意她去做修女,也不愿意她和索科罗修女院的那些婆子一块儿修炼,伊尔德丰索说这些女人不务正业。这孩子想尽一切办法,拖着晚些到大教堂,有这位绅士陪着多好呀!他都想把篮子放在地上,坐在上面,朝安

赫尔要支烟,点燃抽几口,那该多好呀!但是,安赫尔总是催促他,路并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孩子走进教堂大门,渐去渐远,身影消失了。在大门口,新结识的朋友送给他一个比塞塔,两个人都说希望再次见面,有什么事要互相关照、关心。

五

这次收获不大的出访之后,第一次走出家门是去犹太人居住区,想查看一下“来来”从特兰西多回家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说,她必须经过圣克里斯托瓦尔石阶“球类游戏”小广场和圣伊莎贝尔。犹太人居住区十分凄凉,到处是废墟,景象贫困,没有生命气息。他上午和下午都在那儿游荡,希望看见那个神秘的姑娘从其中某幢房子里走出来,看样子,维耶纳侯爵^①的不幸幽灵还在房子的角落里,在蝙蝠中间走动,白天,他对特兰西多附近的房子(他从伊尔德丰索朋友那里得知索科罗修女院的修女们占用哪一幢房子)观察累了时,便把身子从栏杆——应该说那是塔霍河的瞭望台——探出去,犹如在朦胧的睡梦中一样欣赏石子遍地的河岸,把湍急、混浊河水拦拢起来的悬崖峭壁,不禁忘掉了时间,忘掉了周围世界,忘掉了自己。塔霍河在多石的河床里滚动,由于携带泥土过多而变成了红色,它有时潺潺低语,有时咆哮如雷让人恐怖。每当河水碰到河床凹凸部分、原来渡桥的刚刚倒塌支墩、千百年来它自己不断损毁的水磨底座、从山上滚落的重达数吨的巨石,便掀起层层白沫。他的对面,是郊外庄园区。

^① 维耶纳侯爵(1725—?) 即胡安·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帕切科,西班牙学者、政治家,皇家学院第一任院长。

“啊！格拉不由地想道他注视着对岸的阴郁绿色的一幢幢庄园。那儿，地面耸立着浅蓝色的巨石，还有杏树和橄榄树，远远地望去犹如一丛丛灌木。“我的庄园也应该在那儿。我只去过一次，而且是很小的时候。我多么喜欢那种肃穆景色，让人沉思，让人感到寂静，能让思想放出火花来。难道在那儿，命运哟，该是怎样的。如果‘来来’愿意的话，说不定要和她一块儿过上一些日子呢。”

他的朋友伊尔德丰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在他面前，有时一个人，有时带着一个小弟弟。伊尔德丰索很精，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更知道会受到欢迎。确实如此，安赫尔特别喜欢他，很想关照他，保护他，培养他那早熟的聪明才智。另外“来来”的这个表弟也对他有一种魅力，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他与西琼有一种神奇的相似。当然啰，这种相似并不是指五官相貌，而是指精神上的兄妹或亲情关系，比如宗族上的特点和相似，安赫尔认为表现在眼色，好动性格和自然谈吐。有时，他竟然觉得那个教堂侍童的目光里闪现着西琼的灵魂。此时此刻，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对这个孩子产生强烈感情的。

“先生，您还不知道吧？伊尔德丰索对他说：“伯父^①帕科每天都问我妈妈，您来了没有。今天一大早他还说，如果知道您住在什么地方，要去拜访您。”

“而你表姐洛伦莎，还没露面，是吧？”

“她不回家，在那边。”他指着特兰西多附近的房子说：“听我说，先生，您不知道我爸爸昨天晚上怎么说的吧？他说您是大富翁，马德里的家里到处是钱。”

^①在这里，伊尔德丰索随母亲习惯称呼佛朗西斯科·曼塞沃，表示亲昵。

“喂，小伙子，没有那么回事。那是胡说八道，别相信。”

“他还说您想和洛伦莎结婚，但她拒绝了，因为宗教向她招手，谁知道怎么回事呀。真的，她太傻了……您不知道吧 我表姐不喜欢钱，她认为有钱的人都特别坏。她头脑太简单！……”

“你呢，喜欢钱吗？”

“我呀，喜欢……那还用说！”他的目光焦虑，用舌尖舔着双唇。“钱！那是好东西。谁还嫌多呀！”

“你想当什么 称学习，想干什么 最喜欢什么职业，什么专业？”

“我想当士官生。”他眼睛闪着光芒。

“士官生？”

“对，先生，当一辈子，直到死去。”

“好，好。不想干别的手艺？”

“别的手艺？……”目光中充满了鄙夷。“请您别对我提手艺这种东西。手艺那玩艺呀 我爸爸说，如今这世道，一个人要么是少爷，要么什么也不是，就是说，沿街要饭的那种穷人。手艺，能给你什么？贫困。以前呀，大教堂很漂亮的时候，还行！……我爸爸的爸爸也是木匠，只是制作圣周祭坛，我不知道给他们几千雷阿尔。”

“很好，很好。你在神职人员中间生活这么长时间，和他们一起唱圣诗，帮助他们做圣事，没有喜欢上宗教 不想当神父？”

“我当神父？……得了吧，先生，可别对我说神父这种事！……”看样子他很激动。“我对您说了，要么士官生，要么什么都不是……”

“你每时每刻和祭坛打交道，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亲手造一个？”

安赫尔递给他一支香烟，又把他往西边拉了拉，指着圣约翰·德·洛斯·雷耶斯黑糊糊的围墙——几个传令官肩上扛着大木棒守卫着——和砖石结构的宏伟圣马丁大桥，说：

“你看看那些东西，伊尔德丰索，这些建筑，好好想一想，你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大教堂，城堡和那样美好的奇迹。难道没有想到和它们的建筑者一比高低，也造出同样的建筑？你不想当建筑师？……”

“造房子、教堂和尖塔？”他抽烟的姿态很典雅。“那是泥瓦匠的事，那是他们的活儿。我才不干呢！您别对我提那些高塔，别对我开那种玩笑。我要当士官生，非士官生不干。”

“好，太好了，你如果表现得好，努力学习，一定能当上军人。”

安赫尔和那孩子这样或那样地说着话，排解心中的烦闷。一般地说，总是他送别伊尔德丰索，让他早些回家，免得父母数落。索科罗修女院就坐落在阿拉米略上坡的地方，在维耶纳侯爵府废墟的后面，它是那样神秘，总是四门紧闭，没有一丝灯光。他等待着，等待着，心情烦乱。他惟一能看到的東西是，三三两两的老修女从街上走过，马德里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修女的身影；她们从一道破门出来，进去。格拉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荒诞的房子，它是哑巴、聋子、瞎子。不过，他虽然在那儿一无所获地等待那么久，但下不了决心，到犹太人居住区以外的行人较多、气氛较欢快的地方，减缓一下忧伤心情，因为他在僻静住宅区漫游了那样长的时间，已经习惯静观昔日的生活，爱上了废墟，对神秘、陌生的东西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样，死去的年代使他心情激荡，对当代喧嚣生活格外厌恶。每当他散步走近商业大街时，便惊恐地逃离那儿，钻进旁边的小巷子里，然后三步并做两步到寂

静的地方。街角戏院的广告牌令他不快，街上传来报纸叫卖声刺痛他的神经。他甚至觉得在住宅区墓穴般的弯弯角角之处，有回声在讥诮地重复着当代报刊的奇异大标题，生活的巨浪拍击那里，撞得粉碎，激起亵渎神明的喧闹声，骚动的争吵声。

他本以为在那里能够找到“来来”，但事与愿违，便本能地把现时同过去联系起来，到圣克列门特附近去寻找。这是那种刻意追求的，或者说偶然的巧遇，但天公不作美，偏偏与你作对，把你的美好预言和想法变成泡影，而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得到一点结果。格拉的情况就是如此，一天下午他正在四路街漫游，脑海里恰恰没有想“来来”，也没有想和她有关的任何事……哎呀呀！“来来”这种事所有人都遇到过，现在他也遇到了。人真傻透了，不知道把巧遇押在无意这样变幻莫测的彩票上，而总是被童稚的逻辑牵着鼻子，徒劳地寻找！

对，我的先生，那时格拉正要穿过大街，突然看见“来来”随着索科罗修女院两个修女从一家服装店走出来，她手上拿一大包买的东西。两个人一愣，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安赫尔根本不顾及那两个修女在旁边，一把拉住她，她呢，尽管有些惊讶和激动，但还是十分平静地和他打招呼。

“我已经知道您去过我的家。您在这儿还要住些日子吧？我想您什么都想看看。您看，如果去大教堂，我伯父^①可以为您当向导，有好多东西有里面的人引荐才能看见，比如珍宝，圣物堂，衣饰，地下室，圣母的首饰和披巾。”

格拉立刻欣然同意，要求参观。“来来”说眼下还不行，因为

^① “来来”应该称呼曼塞沃为伯外祖父，但这里随母亲或姨妈的习惯称呼伯父，表示亲昵。

她正在索科罗修女院效力，不过，她打算在姨妈身边呆些日子，那时，他可以见到她，讲讲他想知道的东西。

那次见面到此结束。那两个修女看上去有些惊恐不安，不可能在她们面前多说什么。两个人分手以后，他是那样兴奋，因为只是看上她一眼，匆匆说上两句话就觉得是求之不得的了。太奇怪啦！那次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会见，不知道为什么促使他更加喜欢埋在寂静的环境之中。第二天，他一大早走进教堂，惊奇地感到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念，想注意观赏宗教仪式，甚至，甚至都想亲自参与进去，他这样思索着，想找到一种通向超敏感世界的秘密，深奥的道路。他已经接受某种临时信仰，看看吧，说不定，这些足以使他以崇敬的心情观看以前令他发笑的东西。时下，他承认在我们思维的世界里存在着未知的领域，没有探测的领域；这些领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然打开，向你招手，投身到里面。就是说，一条条本来是黑糊糊的道路突然变得明亮起来，一些星团在你根本没有想到时把你引导到以前没看见，甚至没梦见过的大陆。

他的脑海豁然明亮起来，周围环境强烈地印刻在那里。古老的世界奇迹般地变得美妙了，从而征服了他，吸引着他，让他去热爱以前好像虚伪的东西，最为奇异的是，他仍然觉得有些虚幻。他不知道品尝宗教信仰到底有多少甜蜜的意念是属于那一种现象，是美的激情还是宗教激情。他没有深加分析，把那当做一件好东西接受下来。恰恰这个时候，他同‘来来’的伯父曼塞沃神父见了一面，后者去他家拜访，没有见到他，于是，那天下午安赫尔想回访，乐于见到一位这样的人，他一定像托莱多的宏伟奇迹一样令安赫尔吃惊。

第 二 章

天 国 伯 父

—

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的岁数是那个世纪的年份减去十，对于他那种年龄的人来说，身体保养得很结实，只是有点瘦高挑儿，眼睛活泼，有些狡黠，皮肤粗糙，有的部位微红，那是长着慢性疮的缘故；有一张凸嘴，那一口好牙说明他身体确实不错；他头发稀疏，不过痣和疣可真不少，它们大小不一，颇为有趣地点缀在鼻子、前额和下巴上。他曾和五位主教打过交道，他们是堂路易斯·德·波旁，因古安索，布内尔—欧尔维，西利洛神父和莫雷诺，很小的时候就在大主教教堂里当侍童。他很有教养，对所有人都给以关照和帮助。在大教堂，当下属使他失去耐心时，常常大发脾气。他用烟蒂卷成又粗又长的香烟抽，吐出的烟臭味熏天。把章回小说讲得绘声绘色，涉及到神圣大主教教堂人员的每个教团的详情倒背如流；不知疲倦、热情地完成各种义务；对衣着不甚注意，长袍上有不少苍蝇翅膀样的闪光东西，胸部有涎水痕迹，脖领油渍渍的，这说明他是那样节省，都有些不顾脏污了。

他的履历可以用三四行文字概括出来。一八二二年，波旁

主教还活着时候,他进了唱诗班,年龄很小,三十岁以前一直做教堂司事的助手和唱圣歌;一八四〇年,晋升品级,很快升为唱诗班神父,这一教职于一八五一年被撤销;一八四三年,任圣地亚哥小教堂司事领班,不久,布内尔-欧尔维先生提议他出任受俸神父;一八六〇年,任教堂工事办公室会计助理,看样子将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逝世那一天。在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他没有一天不去大教堂,即使生病也不卧床休息,不知道什么是医生、药房。令他烦恼的惟一宿疾是视力日渐减弱。有时,或者由于劳累过度,或者因为暴怒,双眼常常肿胀,灼痛、泪多,这时不得不配戴一副老式眼镜,白银镜框,四块蓝色玻璃,两块在眼睛前面,另外两块在太阳穴那里,这种可笑的东西只能在书记员和独幕喜剧演员身上看到。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托莱多,他不愿意出游,连近在咫尺的马德里都没去过,脚上总是穿着呢料布鞋,没有扣袢,没有别的教职标记。

当安赫尔来到普列加德罗大街时,堂佛朗西斯科正在院子大门口同几位女邻聊天。那位马德里客人还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神父一看见他便笑盈盈、热情地走上前去。

“万福马利亚!您可真是您祖父古梅辛多·格拉的活画像呀。他的两个儿子是我在大教堂唱诗班的伙伴,是好朋友,好朋友,特别是彼里科·何塞^①。哎呀呀,哎呀呀,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我好像还看见古梅辛多,他常常带骡马到波萨达·德·拉·桑格列……运输伊列斯加斯和托利霍斯地区的什一税……可是……我在回忆您祖父赶脚的事,您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吧?”

“不,先生……您讲的正是我想知道的。”

^① “彼里科”是彼得罗的昵称。

“好……我们生活在如此民主的时代里,谁还注意?……除了‘由此你们缴纳捐税’以外,根本不讲究出身,不看贵族证书……我和堂娜萨列斯的父亲堂布鲁诺·萨加利亚斯·德·莫内格罗也很熟悉,他买下了圣米迦勒·德·洛斯·安赫莱斯的祖宅地和瓜达卢佩的庄园,前者是做为国有不动产出卖给他的,后者是梅内塞斯的特列斯一家捐赠给教会的,补贴我们受俸神父在圣墓小教堂诵读的弥撒……好了,先生。您的外祖父和我非常要好,非常要好。不过,他和堂何塞·罗哈斯的大女儿结婚以后,便变得有些拘谨……并不是说我们不是好朋友了。但是,我们每次相遇时,‘再见,帕科,再见,布鲁诺’,只此而已。堂安赫尔朋友,您如果愿意,上楼到我的小窝去,好好聊聊……”

堂佛朗西斯科开了个小小玩笑,好像有永远讲不完的话,但是每次讲完话总要发出咝咝的笑声,根据情况,或长或短,或辛辣或友善。现在,他们向最高一层的一间屋子走去,这是全家最好的屋子,有窗户朝向院子,陈设十分简朴,没有一件东西点缀着古典的艺术饰穗。稻草沙发上摆放着两个靠垫,那是堂佛朗西斯科午睡的地方。烤火盆小桌既没有围饰也没有火盆,衣柜更像是办公室的家具,教历挂在钉子上,还有两三个衣钩,五屉橱上的镶嵌已经十分破旧,上面的纸盒里盛着特号法冠,光秃秃的蒲团和无毛鞋擦扔在瓷砖上。最里面,是一道浅绿玻璃门——玻璃没有固定结实——,从那儿可以看见曼塞沃的床,铺着布头拼起来的床单。这些便是那间光秃无物、寒冷凄凉的屋子。

“好,先生。……怎么,去过大教堂吧?唉,现在连过去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天底下的东西就是这样嘛,格拉为了说点什么,‘变迁,变化,没有办法,只好接受,过些时日,又有新的变迁、变化。’”

“对,是这样,变化接着变化,越变越坏。请您说说,我当初到大教堂时,工事税捐每年是四万多杜卡多^①,而现在……政府拨给主教大教堂的开销只有可怜的十多万雷阿尔,而且又是求之不得的。那时的财务室的情况我还记忆犹新,钱堆成堆,有时要雇用三四个助手数点。主教辖区又从其资产中抽出五百万,用来从事慈善事业,举办宗教活动,推广艺术和技能。有了这些钱,再加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捐,托莱多成了天下第一公共食堂。画家和金匠有饭吃,泥瓦匠和建筑师有饭吃,雕刻家和锁匠有饭吃,一句话,我们这些穿长袍的人也有饭吃,因为大教堂的钱就是每年举行三万六千场大小弥撒也用不了;上帝的教民都有饭吃。但是,我们一下子穷了下来……多可怜,现在谁也吃不上饭,因为,您说说看,我们这些昔日是唱诗班神父,今日是受俸神父的人,每天只得到二十一个雷阿尔,能体面地生活吗!另外,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获得救济和奖金。相反,各种收费很多,居民小组呀,代理商佣金呀,收据盖章呀,人世间最可笑的事。您看看,那时我们有十四个大名鼎鼎的神父,唱诗班一百六十多人,大教堂每场仪式都有六个主教出席,那时大教堂金碧辉煌,而现在辉煌不在,人丁不旺,支付给他们的俸禄少得可怜。”

“是这样,是这样……太惨了,太惨了……”格拉说,那个话题太烦人了,他想少说些。

“太惨了……这正是我要说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二十一个雷阿尔和几个夸尔托^②小币,能干出什么奇迹呀!你要付房租,要吃饭,要穿得体面些,要抚养一大家子人,如果不是因为那

① 西班牙古金币名。

② 西班牙古铜币名。

个人……因为可怜的罗克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活干，大教堂的装饰工程，杏仁糖盒加工厂……很少时候去棺材铺，因为这儿的人死亡率很低。总之，堂安赫尔先生，有的月份，到了二十日或二十五日，我就一贫如洗了……但是，我总是乐呵呵的，总是乐呵呵的。多亏了这个可怜的神父，家中的餐桌上除必要的饭菜之外还有别的，有些日子甚至吃上烤羊，斋期一定能吃上鳕鱼，孩子们能吃上一个夸尔托一个的面包圈。神圣之物……说到新衣服呀……跟伯父去要……伊尔德丰索的鞋子该补了……去找伯父。学费呀，烧炭呀，鹰嘴豆呀，火柴呀，罗克的烟丝呀……去找伯父要钱。天冷时得买块席子呀……去跟伯父说说。说到那个怪物，您不要以为他不吃不喝，土豆呀，面包呀，都少不了他的。但是，大家都乐呵呵的，这是实情，祈求上帝日子不再坏下去。谢天谢地，罗克是个大好人。他不去酒馆，不去赌博，也不和朋友一块大吃大喝，不在外面过夜，衣着也不追求奢华，您现在看见他穿的那件衣服，还是十五年前结婚时买的呢……不过，他这个人没多大用，如果不是我还活在世上，谁关心孩子们的前途吗？伊尔德丰索这孩子很聪明，如果有个星期在大教堂干活的话，星期六给家里带回十几个雷阿尔来。但是，我希望他继续上学，只让他节日和假日去大教堂。老师告诉我，这孩子有头脑，我想把他送进学院，成为学者，出人头地。老二性格腼腆，不适宜担任神职，可是，堂安赫尔朋友，他虽然穿不上神父的长袍，但可以去当石匠，而且一定比干神职干得好，当今许多人就是凿石头当上了承包商，腰缠万贯，而干神职的人就是熬到神父这一级，只能糊口而已，给我们那么一点点钱还嫌多，把我们称为国家的吸血鬼……可是，我还想告诉您，您看看，一共七个外甥，都是男孩子，都得给他们找个谋生的路子呀；真得夸几句胡斯蒂

娜,如果一下子生出七个外甥女,我的上帝,要感谢上帝呀!孩子一天天长大,要给他们找不同的职业,谁能想出七种不同的职业呀?七种,唉,根本不可能。请您再听我讲一件事:还有一张嘴张着要饭吃呢,我是说洛伦莎的小弟弟萨巴斯,在布鲁塞尔学钢琴和作曲,先生,那可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学校给他的奖学金很少,可怜的伯父每年要给他寄几次钱,这次十个杜罗买件大衣呀,下次半个盎司买作曲用的纸张呀……可是,这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孩子们吃得饱,一天天长进,我就心满意足了。”

安赫尔夸奖那位好心的神父是那户人家的救星,有一副好心肠;但是,他想缩短这个话题,便谈起了他最关心的那件事。堂佛朗西斯科那时也想讲讲洛伦莎,于是接着安赫尔的话茬,热情地、振振有词地讲了起来:

“您别对我说那个姑娘……真让我生气呀……您听我说,她是个好姑娘,如果说世界上有天使一样的女人的话,洛伦莎就是一个。我们疼爱她,把她看成偶像,她配我们这样对待她,确实配我们这样对待她。她这么大的时候,就眼睛朝上看。后来,通过布劳利奥和塔兰克的夫人们送到马德里,我是想在那儿打一打她的气焰。最近,布劳利奥给我来一封信,您不知道读到这封信我是多么惊讶!哎呀呀!……信上说,洛伦莎回来想加入最现代的教团,当到处奔波的修女,一条街一条街地跑,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乞讨,到处拉募捐……我对您说句心里话吧,这种教团是舶来品,把我烦透了。我是老字号的神父,是在托莱多宗教灵魂的怀抱里长大的,严肃、高尚,对这些公共修女的做法根本看不上眼。您不是喜欢宗教生活吗?我们的令人敬慕的宗教教团在那里,皇家的和古典的多明我教团在那儿,圣伊莎贝尔的方济各会在那儿,也是皇家的。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修女会在那

儿,本笃和耶罗米修女会在那儿,这些修女很重要,她们住在铁栅栏里面,很抱团儿,遵守教规教义,日夜为有罪的人祈祷。那里的一切都是高尚的,她们深居简出,心地虔诚。请您相信我的话,有机会和某位修女在探访室见上一面,看看她的姿态和作风,听听她一字一板地讲话,还有那低垂的眼睛,让人从心底里高兴……总之,除了我们这儿的修女,请不要向我提起别的地方的修女……但是,我称为大骨棒的修女,火车拉到这里的修女——她们讲法语或鼻音很重的西班牙语,音节从鼻孔出来,把字母 r 拖得很长——,千万别到我面前来,我不能看她们的那副样子。她们每次朝我要钱时,我呀,都这么对她们说,我不在家,别想从我手上捞走一文钱,不管她们多么发疯。她们要钱干什么?说是为了收容老人,帮助病人。我对这种说法不能说一个不字,也不想贸然评头品足。我承认她们收容呆傻老人,关照他们,我承认她们帮助病人,承受病人的折磨。对,她们尽管做这些事,但我看不惯她们,您想让我说什么呢;一句话,我看不惯她们……对,先生,我从心底看不惯,我坚持我的看法……到现在,我仍然看不惯她们……嘻,嘻,嘻!……(长时间的不快微笑)。

二

“……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位可爱的神父笑过之后,继续说道:‘洛伦莎偏偏喜欢上这种教团。我现在是把您当做至交讲话的,’他把椅子又往安赫尔入坐的沙发那边移了移;把我的想法和盘托给您吧 我不愿意洛伦莎去做修女,不管是这种教团还是那种教团,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混杂的 我也不希望在满街跑动的大骨棒修女中间看见她,在蛋黄甜食和拔丝蛋黄修女中间看见她。我死后,这一家子人不知要落到怎样的田地,我希望

我的这个外甥女结婚……但是，她是那样顽固！……您同她谈起男人，犹如谈起魔鬼一样。和别的姑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坚持认为我们这个世纪仍然有圣徒和圣神，而我对她说只有铁路、电报、印花税和头戴皇冠的魔鬼。对，是这样，您应该知道，她一定能够找到好男人的，对，是这样。这姑娘非常有教养，懂的东西多，典雅，会干活。如果还要我说点什么的话，我要说她很漂亮，因为眼睛跳动的缺陷，与其说是缺陷，毋宁说是一个可爱之处更为合适。这是我的看法。”

“对，是可爱之处。”格拉说着激动起来。“我认为洛伦莎是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突出的姑娘。”

“可是，她太顽固了！马利亚哟，哪有那样顽固的姑娘呀！她去那里之前，我本想把她送进高贵处女修女会。您猜猜发生了怎样的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不喜欢高贵，而喜欢贫贱；不喜欢安逸，而喜欢贫穷。‘可是，孩子，’我对她说，‘时代已经变了。先是那些可恨的兵变，再后是弄得我们措手不及的宗教条约，这些把世道搞乱了。现在要维护生存的唯物主义，因为其他的東西都归于此，而且决不是那样一种东西，即一个人站在大街中央观看星斗。我们大家都很穷，确实如此，但是我们自己要活下去，也要关照其他的人，让他们活下去。宗教条约使一个人变得非常务实，像人们说的那样，都变成英国人那样了。同时，它还教会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可卑的小辅币上。以前，当教堂每年收入特别丰厚的时候，饿死在修道院里是一种光荣，人们乐于苦行，饿得皮包骨才好呢，因为大家感谢你，并且把你谥为圣徒，点上蜡烛，敬为神明。但是，现在……你如果在圣殿里死去，谁都不会说一句话，谁都不会把你的一根骨头或一颗牙齿放在圣物盒里，供虔诚的女教徒亲吻。’”

安赫尔笑了，对好心的曼塞沃的话听得入迷了。

“可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堂安赫尔先生，请您听好我的主要的话。我说了，那姑娘会找到好男人的。我起码有三个可供她挑选。可是，我们长话短说吧。我现在只注意一个，是三个人中最好的一个，堂安赫尔先生，我最喜欢这个。您来看看，这个小伙子是加斯帕尔·伊利安的儿子。加斯帕尔·伊利安在‘制鞋街’经营食品店，‘车工车间’拐弯处，‘蔬菜广场’附近。这个小伙子，您可以想象得到，是百里挑一的，人很帅，没有任何恶习，惟一的毛病是眼睛有点斜。但是，这没有多大关系。这个上帝的天使，在洛伦莎从马德里刚刚回到这儿时就爱上了她，像喜剧中的多情郎一样。总之，第二天，他便对我说：‘堂佛朗西斯科，她如果愿意，我都能为她而死。’他父亲也同意，您不要以为他是阿猫阿狗一样的人，人们估计他的资产大大超过四万杜罗。店铺很大，每天早晨一开张，钱就不断涌来。您听我多说两句。加斯帕尔·伊利安是鳏夫，体弱多病，只有佩皮多^①。这么一个儿子。我是说，洛伦莎自然就成了食品店的老板娘了……多么荣耀呀，多么……”他搓着双手继续说。“可是，我恨不得打她一顿。您看看吧，我把这事讲给她听时，她用鼻子轻蔑地哼了声。她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呀！……怎么会这样呢！”他叹了口气，停了会儿。“我如果说服她和佩佩^②结婚，死也就瞑目了。全家有了保障，胡斯蒂娜可以歇一歇了，孩子们可以继续求学了。老大去当军官，老二去当工程师，下边几个小的也都按照自己的爱好如愿以偿。我一想到这个侄女那么任性，就好像疯了一样，送到她手的金山，从窗户抛出去。所以，当我知道您来到托莱多时，心里很高

①② 佩皮多和佩佩均是‘何塞’的昵称。

兴知道您去过家里,想见我,我更是喜出望外。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位好心的先生对她那么感兴趣,看看我和他能不能想出什么法子,把毛头孩子的修女梦从那姑娘的脑袋里驱除出去。’那确实是毛头孩子的做法呀,太任性了。”

“好,我愿意为您效劳。我也希望洛伦莎——我们在家里叫她‘来来’,因为我女儿这样称呼她——改变做法。您考虑吧,想出个计谋也好,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放心吧,我一定与您合作。”

“看看吧……我好好想想,”曼塞沃说,脸上现出天字第一号的奸猾表情,他把食指弯成钩,把鼻尖伸到里面;“不过,在这之前……”

他停下来思索着,仿佛在寻找恰当的方式,讲出非常微妙的问题。

“在这之前……对,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请您原谅,我必须跟您谈一件事……我如果讲得不好,您一定得保证不发怒,因为我远没有惹恼您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格拉在心里说。他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是一只狐狸,非常狡猾。

“……是这样,请您听我说。在这里,我们是作为对这个苦难深重、黑暗无光的世界有深刻了解的男人来讲的,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惊讶的。”

“您讲吧!”

“我打算让姑娘……怎么说呢?……是这样,我的打算遇到了困难,这困难是来自格拉先生的。”

“来自我?”

“我再说一遍,这事很棘手。但是,是这样……是这样……

姑娘从马德里回来时,便传开了……我怎么说呢?”

“啊,知道了!……那是对她的诽谤。当然啰,她如果没有出众的地方,嫉妒是不会咬她的。”

“我不知道那是嫉妒还是什么 您是位豪爽的绅士,我请求您让我从这个疑团中摆脱出来。因为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事一下子传开了,毫无疑问那是您手下的仆人制造的流言蜚语……胡说八道,也许是吧?……说您和洛伦莎有或者没有关系,甚至说,请注意,是有意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甚至说……她的主人想与她结婚。最糟糕的是,这些神话传到了最不该传到的地方,就是说,传到了那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耳朵里。前两天,他找到我,一副惊恐不安的表情……您来看看他说的话吧:‘堂佛朗西斯科,好多人对我说,这个,这个,这个真的,事情会变的呀,必须百般注意,说句心里话……’我勃然大怒,或者说,我装出勃然大怒的样子。但是,安赫尔朋友,这是我们两个人说话呀……我见过的世面多了,见过骗人上当的事多了,本来你看到的是白的,不多时便变成黑的……我是说,我无法把这只小虫子从头脑里驱除出去,这是只小虫子,您本人,您是位可信的人,能把它从我头脑里驱除出去,我们是作为男人讲话的,作为同龄朋友,在一起长大的朋友讲话的,要开诚布公。”

格拉气愤得一下子冲到那人面前,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他觉得,那是对他声誉的侮辱,更是对他女友声誉的侮辱。他恨不得好好训斥这个神父,不该听进如此恶毒的传言。但他控制住了,只是用最清楚的语言断然否认有那种事,没有太注意曼塞沃是否相信他的声明。不过,曼塞沃听到格拉的否认的话,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讲道:

“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心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而那个好事之徒认定姑娘已不是处女……傻瓜蛋,你看,看见没有?今天的年轻人总认为别人和他们一样,满脑子坏道道。”他转过身子,面对格拉。“堂安赫尔先生,谢谢,谢谢。现在那个猜疑心重的小伙子再也不能怀疑人家是多么纯洁无瑕。我要抓住他,臭骂他一顿,就说:‘臭东西,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服了吧!你配她!她虽然很穷,但比你受人尊敬,尽管你有你爸爸在店里赚的那么多钱,可他总是往酒里兑水,把美洲的腊肠当做埃斯特雷马杜拉腊肠卖给我们,不给足分量,缺斤短两。’好,太好了,我真高兴。”

他站在格拉面前,把食指放在鼻尖上思索着。

“……对,确认这件事是一大胜利,赢得好大一块地盘。现在……”

“现在,格拉说,他没有像受俸神父那样乐观;主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来来’愿意不愿意还俗……在这一点上,您应该允许我有一点虚荣心,就是说,我无法得到的东西,食品店的小伙子也很难得到。”

“这也是实情,但是,谁知道是否……”曼塞沃说,他抚摩着下巴,看着地面。“因为应该看到,您这种情况吧,出身不同,这也避免一个如此有头脑,作风正派的女人跌跤子。您想想,现在这门婚事是门当户对,堂安赫尔先生,情况不同了。”

“您说的也许有道理,”他心情很痛苦,“可是,我非常怀疑。”

“圣母哟,我们如果能够如愿以偿,那该多好呀!……”他把双手交叉起来。“这个家就永远不愁吃不愁穿了……孩子们也都能继续他们的学业……我呢……因为一个人也得关照自己呀……也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和幻想差不多,起码想让‘来

来’结婚这条路是这样。您应该知道,让她性格软下来,或者让她屈服要比用牙咬铁嚼钢还困难。她像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宁折不弯,像创业者,像征服者身后都留下点什么……”

“我们看吧,看吧……唉,我见过那么多高塔倒塌,那么多世俗高墙倒在地上摔得粉碎,我每每看见坚不可摧的东西,就等待,等待,并且说:‘你会倒下的。’我们都了解这座主教大教堂的辉煌历史,当时好像不可摧毁,永远存在下去似的,然而我们今天看到它一副可怜的穷酸样子,犹如一个贵族有一大把贵族证书,但一个比塞塔也没有 所以我不怎么相信那种盘石一样坚硬的性格。以前是有这种性格的人,这我相信……但是,由于‘解除永久占有权’和‘宗教条约’的制订,把那种人一扫而光。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平庸无奇,社会在转型,对一切都应该满足。我的先生,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它的人物,对,它的人物,如果认为现在应该有创业者、征服者,那就如同企图从大教堂的尖塔之上渡过塔霍河……总之,看看上帝的安排吧。”

受俸神父说着这话时,传来‘来来’在院子里同胡斯蒂娜和小表弟说话声。格拉让堂佛朗西斯科注意听,后者打开窗户,大声喊道:

“狡猾的姑娘,快上来,这儿有你的一位客人。”

三

“来来”上来了,一大群孩子贴着她的裙子,他们想看看,也可以说尝尝她手上那个小包里的东西。她走进神父的简陋房间,同格拉打招呼,显得那样自然,仿佛天天都看见他在那儿似的。

“坐下,孩子,’伯父对她说:‘好好歇一会儿 你想把全身骨

头放在玻璃盒里保存起来,放上饰带和布花,让虔诚的女教徒不断地亲吻,上面流满口水。圣殿怎么样?那些外国来的修女对你好吗?’

“可是,伯父,她们并不是外国人呀。”来来’没好气地、但仁慈地说;“她们和您、和我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

“随你怎么说吧 但是,那天陪你的两个修女全身都是加瓦乔^①人臭气,她们的先辈混账极了,跑到我们这儿来,放火把圣约翰·德·洛斯·雷耶斯修道院给烧了。其中一个修女这样对你说:‘洛昆^②莎,我们快去作祈祷年^③珠吧。’”

好好神父曼塞沃说完这个笑话,快意地格格笑起来。

“呸,您怎么这样呀!”

“她们对你怎么样?格拉对她说。

“很好。”神父说。“这孩子喜欢在修女院忙忙碌碌的擦地板,扫院子,做饭,洗衣,追击蜘蛛网和其他肮脏东西,仿佛那是心灵之敌。”

“来来’和几个小侄子^④之间展开了一场搏斗,因为这些小家伙想抢去她拉着头巾四角拿来的小包,我阻拦,他夺取。“来来’最后慌慌忙忙地把里面的核桃分给他们,但是,竭力保护几个小面包和黄油鸡蛋糕,答应平均分配给每个人。

“我们正在谈话,”神父说;“那些公共教团。你们索科罗的修女都干些什么呀?看护老人和孩子?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你自己家里有许多事需要你那双慈善之手帮助,那颗

① 这是对法国人的贬称。

②③ 这里讥讽法国人讲不好西班牙语‘昆’应为‘伦’;‘年’应为‘念’。

④ 原文如此这称呼似应理解为从曼塞沃角度说的。

慈善之心关照。就说老朽不堪的人吧,这儿有一位公民,他的一只脚已经埋在土里;孩子呢,我认为我们这堆孩子不该受到冷遇。”

“对,不过,这些孩子并不是孤儿,您也不是有失体面的穷人。”

“体面 请告诉我,一个穷人体面还是不体面,从哪儿能看出来 你在这个家里看见过体面吗?”

“伯父,您知道得很清楚我话的意思……问题是我的癖好从不损害任何人,不影响任何人。”

“可是,这位先生对我说,自从你离开马德里以后,他家简直乱成一片。”

格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支持这个谎话,因为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他还说,他本来希望你永远呆在那儿,掌管一切,对,全家总管或后勤总管,最后,说不定……”

曼塞沃意识到自己走得远了,立刻收回一只脚。

“……因为这位先生很看重你,了解你的长处,他说,这也是我的看法,你完全可以给一个正直男人带来幸福。”

“请您别总对我提正直男人的幸福。”来来 说着格格笑起来。

毫无疑问,她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便站起身来,镇定自如,脸上挂着笑。她想离开那里。

“我贸然提个建议吧,”格拉边说边用表情拦住她。

曼塞沃等待他的话。

“……你有你的癖好,你的家人对你抱有希望,我也有一些希望,我提出一个兼顾这三者的临时解决办法,我也是这个家的

成员……,,

“这个家的成员好,先生,好。”堂佛朗西斯科轻轻拍着安赫尔的肩膀说。“听见没有,傻姑娘 这个家的成员!”

“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们原则上接受你的宗教信仰。我们大家允诺,尊重你的信仰,不说一句相违悖的话。”,这时,堂佛朗西斯科皱起眉头。“反过来,你答应我们在这个家里住一年,作为过渡时期,不和老修女、小修女来往,除了教会规定的一般宗教活动外,不做其他宗教活动。”

“我同意,我同意。”神父说。他那样用力搓着双手,好像要通过摩擦生出火来。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来来’说,微笑着,不从她的坚定立场后退一步。

“我们把时间缩短为六个月吧。”

“那我也不同意。”

“喂,喂,孩子,你就听我们的话吧。”曼塞沃说,想用亲情使她就范。“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发疯似的爱你,把你当做偶像,而你却拒绝我们,仿佛爱你是害你似的。”

“伯父,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

“你永远抛弃我们的那一天,哎呀呀 我好可怜呀 那将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我们都要痛苦地死去……这位也会悲伤得大病一场,是吧!”

“伯父,您真会夸大其词,您想到哪里去了!”姑娘说完,又想离开那里。

“哎呀呀,我们现在还没把话说完,你就想走呀 讲究点礼貌!”

“可是,我应该说的都说了,为什么还让我留下 我得帮助

胡斯蒂娜姨妈干点活去,她今天比什么时候都忙。”

她临走时,被几个小孩子缠住,不得不拿出两个面包分给他们,而把最大的那个留给她哥哥。她下楼时,那群孩子仍然跟着她走进怪物日夜所在的客厅里,对,客厅就是他的厩棚或铁笼。自从他觉得洛伦莎走进家门,就一直哼叫着,拳头大的泪珠一颗颗落下来。他就是用这种语言呼唤她。“小可怜,我来啦!”“来来”说,同时用手挠几下他的脑袋。“怎么啦,孩子真可怜!”她说着把面包拿出来,给他看,那怪物一看是面包,便露出急切的表情,伸出嘴巴,像一条又急又馋的狗哼叫起来。妹妹给他擦去眼泪,亲切地抚摩他,让他轻轻地啃咬自己。最后,她把面包掰成小块喂他,他一块一块吞下去,不时像一条饿兽那样贪婪地舔着双唇。最后,他把粘在“来来”手指上的面包渣都吃了下去。随即他把脑袋伸给妹妹,让她抚摩,而他眯缝着眼睛,那副懒洋洋的甜蜜样子,本能地道出已经心满意足。

这当口,格拉从楼上走下来,他觉得这次探访的时间很长了。他听见怪物的房间有“来来”的声音,便走进去向她告辞。那时,堂佛朗西斯科在院子里和胡斯蒂娜讲话。

“再见,‘来来’。你伯父告诉我,你要在这儿呆些日子才回去做修炼。你如果允许的话,我再来看你,也想和你聊聊。”

“来吧,什么时候都行。喂,说心里话,您看我伯父这个人怎么样?”

“是个好人,好人。这个可怜的男人是那样疼爱你,我感到很惊讶,对待你,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那样一致。我觉得在反对你的宗教怪癖上,他是我的知音。”

“唉!”“来来”说,她的语调使人感到迷惑。“我伯父很精明,比您想象的要精明得多。”

“这我多少也想到了。这个人很会,很会抓住要害……我们说定了,我来看你?”

“来吧,来吧,有什么不便的!”

“来来”坚信自己的想法,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看到自己将走的路笔直而光明,根本没有注意那条路的两旁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

那个怪物看见格拉和他妹妹说话,又哼叫起来,同时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像一条狗闻嗅出那是外人似的。“来来”拍着他的脑袋,让他安静下来。她还把他头发梳理好,用手指抚摩他的嘴巴,好像在抚摩一条狗,不让它对它没认出的家里人吠叫。

“傻瓜,别叫,安静些,这位先生是朋友。”

但是,怪物仍然在哼叫,一个小孩子拉他耳朵,不让他出声。

告辞那一瞬间,格拉觉得心头有道神秘的亮光在闪烁,那是从他女友的身上发射出来的。

“来来”具有天国之美。格拉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把她掠走,和她一块儿私奔,占有她,尽管那是对她的亵渎。他的这种激情也许源自他正在呼吸着的罗曼蒂克和艺术的大气环境。他走出那幢房子,心里困惑极了,模模糊糊地想得到一些奇特的东西,大的、使人动情的、具有深刻含义的东西,在这些东西的包围中,他脑海不能把宗教的诗情从人生戏剧舞台分离出来。

四

那天整个下午,曼塞沃一直在侄女面前夸奖格拉,并且装出十分激动的样子。“那人真有礼貌,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豪爽对,孩子,你在他家里一定像在天堂一样。有些人,当命运像捉迷藏一样想捉住他们时,真会想法子左右躲闪!”他用这样

和那样刺耳的话不停地打扰那两个忙着干活的女人。真的，她们哪能浪费时间呀，胡斯蒂娜必须把士官生和预科学校学员的一大堆衣服熨好，第二天要交出去。除了两三个受俸神父之外，那是她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好的顾客。

堂佛朗西斯科一直靠着熨衣桌子，口若悬河，不让她们两个干活。由此，他的大侄女不得不呵斥他几句，请他去散会儿步。傍晚，祈祷时间到了时，两个女人累得筋疲力尽，坐下来喘口气。堂佛朗西斯科不是去做祈祷，而是让胡斯蒂娜算算那天的花销。这位精明的受俸神父总是利用晚饭前的那点空闲时间做这件事。

“我们来看看。那四分之一公斤羊肉要你多少钱？”

“三个半雷阿尔。”

“我的上帝，这么贵呀！我那个年代，你要是吃羊肉，也就是二十，二十二个夸尔托呀。”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您那个年代，而是我的年代……今天连土豆都涨到三个半佩拉^①才买四分之一阿罗瓦^②。”

“三个半佩拉，圣母哟！那就是说，花十一个半夸尔托。现在呀，你手上有几枚硬币，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花光了。买鳐鱼了吗？好。如果加斯帕尔称得不好，你去比斯开人的店铺。在这儿，我们找不到同情者。还有，我对你说过了，除非是一个雷阿尔三根的，其他灌肠不要买。现在可不是讲究排场的时候，一个含金铜币买一根！”

① 佩拉（Perra）：一种西班牙铜币名称。一佩拉币值相当于五分或一角。

② 阿罗瓦：重量单位—阿罗瓦约合十一斤五两。

“一个雷阿尔！我给那张可爱的嘴巴买的是三十分两根。我和侄女吃的，是便宜的。”

“真他妈的 但是，你想到没有，我可不是主教大人呀 你看看，胡斯蒂娜，日子过得这么紧巴巴的，我们简直要求助于慈善机构了……或者说，求助于收容院，就是这位的女友将要创办的那种收容院 到了那儿，洛伦莎用大匙子喂我们残羹剩饭……嘻嘻，嘻嘻！……我们继续说下去，至于鸡蛋，从明天开始你可以买回来六个，加上洛伦莎，我们又多了一张嘴。”

“八个，伯父。你不要把我们的脖子勒得那样紧！”

“半打多少钱？”

“三个雷阿尔。”

“是双黄蛋吧。三个雷阿尔！马德里也不会这么贵呀。那儿一打才一个比塞塔，甚至不到一个比塞塔 这个托莱多，据说取得了很多进步，但让人无法生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喂，我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可可粉了。”

“不是没有，先生。我是说，在可可粉店里有 这儿没有。”

“那买一磅吧 但是，不能超过三个雷阿尔。”

“对，我们吃的不能超过三个雷阿尔，但是给受俸神父，我得买五个雷阿尔的。”

“不必那样，他妈的 我和其他人一样。我不要馈赠，不要照顾。和别人一样，胡斯蒂娜，不要给我这个老头子买饼干和别的小东西。不要破费，这个家还要维持下去。你知道，我什么都能吃，当我往自己嘴里塞块糖时，必然想到这些可怜的孩子明天还没有面包吃呢。你应该相信我的话，这种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扎了根，最甜蜜的东西也觉得苦涩 最美好的东西好像擦了脂粉的魔鬼。所以……我们来算算多少钱。”

钱一笔笔都记在他脑子里,他算了下,从系着带子的红绸袋子里慢慢掏出几枚硬币,数量不多,而且几乎都是铜币。然后,他把袋子包好,塞进灰绿色长袍里面的洞穴里。

“噢,我都忘记了,还缺肥皂呢?”

“真的。给点买肥皂的钱,肥皂快用完了。”

“买黄颜色的。”

“给士官生用黄色的。可是,神父大人不能用这种颜色的。事后他们会说衣服气味不好,而且不白净。”

“他们的良心更不白净。”

“抱怨最多的是堂莱昂·平塔托^①,那个姓对他真合适,他太自负了。”

“他总是摆臭架子。我说呀,他妈的!给所有人都用黄肥皂,随他们怎样抱怨去。我还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小看可怜的士官生,他们可是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城市弄到吃的人呀……那好,为了不让任何人抱怨,你就装点迷糊吧,打一点点肥皂就漂净,懂吗?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是神父,还是士官生,他们都是上帝的子孙。天堂王后哟,要花这么多钱呀!”他又把小袋子掏出来,看着“来来”。“来来”不说话,只是笑着,用手把衣服浸湿。“就是只吃土豆,花掉主教一大半收入也不够,你的那个怪物哥哥和那几个不是怪物的表弟,每天都得吃一大锅呀。”

“好了,伯父,您别那么发牢骚了,谢天谢地,到此为止……”

“我可没有发牢骚呀。让大家都吃上饭,活下去,长得胖胖

^① “莱昂·平塔托”的姓是“平塔托”。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有“自负”“炫耀”之意。

的,要好好感谢上帝。不过,我们应该改善收入状况,而这取决于谁,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当今这个没落的时代,我们最大错误是随随便便地丢弃容易的东西,追求困难的东西。有些人昏庸到了那种程度,只是由于跟在高尚的东西后面跑,便鄙夷好的东西,而那高尚的东西,心爱的侄女,”他好像有了一点灵感;早已从这可悲人类历史上抹掉了,我不知是暂时还是永远抹掉了。”

“来来”没有说一句话。

这时,胡斯蒂娜的丈夫罗克走了进来;他是一个卑微的男人,但人长得还好,拖着一条假腿,穿一件咖啡色茄克,脸刮得光光的,看上去既像神父又像俗人。他憨厚老实,把他放在什么地方,就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呆下去,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意志,一切听妻子和曼塞沃的。他是台案木工,在大教堂里做工,一八八三年的圣周一,我的这位木匠站在同拱顶一样高的架子上组装祭坛,在置放板条——上面要点缀红色布条——时,突然感到晕眩,摔了下来。神奇的是,从那样的高处摔下来还保住了性命。他还算有运气……掉在一大堆卷起来的布匹上,人们把他扶起来时,发现一条腿摔断,一只手受重伤。过了很长时间才养好,从此不能正常干活 如果不是堂佛朗西斯科关照,在教堂工事办公室给他提供一些收入——其实是以工钱形式付出的施舍——的话,他的收入将是零,因为这个不幸的男人丧失了三分之一本来就不算高超的劳动能力。

他和堂佛朗西斯科聊了一会儿,谈到圣尼科拉斯小教堂扩大房间工程的进展情况;最后传来饭菜的香味,几个小孩子又喊着吃饭,令人高兴的晚饭时间到了。“来来”放下洗衣活,端来一盏现代化的煤油灯,以前用的那种线捻油灯已经在几

个月前卖给了古董商。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依照使用的时间不同，既是客厅，又是饭厅、熨衣间——从总是烟熏火燎的马蹄型拱门传来邻近厨房的气味——一下子亮起来，笼罩着家庭气氛，孩子的吵闹声不断；这是穷人家家里惟一欢快的时刻。餐桌上摆好新式精致盘盘碟碟，以前使用的塔拉维拉餐具也卖掉了，因为那些古玩商傻透了，付给很多钱，仿佛那是古代彩陶似的。胡斯蒂娜终于出现了，手里端着一锅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蒜瓣汤。

“好，先生，好。”堂佛朗西斯科说。他这会儿训斥这个孩子，那会儿抚摩另一个孩子，这会儿对‘来来’暗示‘那个问题’；那会儿取笑教士会，因为教士会正是在没有必要过问的时候决定加大办公室。晚饭很快结束，不算丰盛，但气氛热烈，是一顿有营养的粗茶淡饭。

“来来”给怪物端去他的那份饭菜，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曼塞沃和罗克点上各自的又粗又长的、臭味熏天的卷烟。管理修缮工程的神父有时把劣质雪茄放在堂佛朗西斯科工作房间桌子上，后者马上贪婪地收藏起来，事后用烟丝卷成香烟。有的孩子躺下睡觉，有的孩子仍然打闹不停。伊尔德丰索是个打牌能手，和“来来”玩上一局。之后，传来回营命令，这儿是打屁股声，那儿是亲吻声，把睡着了的怪物抬到里面房间，大人和孩子也一个个走进自己的小巢，寂静笼罩在那幢简陋的房子里。只有堂佛朗西斯科和罗克留在餐厅里聊上一会儿，同时一口一口地抽着剩下的烟蒂，直到闭上大门。但是，最后，大教堂的时钟当当地敲过几下，这个钟楼和那个钟楼也敲响晚祷钟声，告诉他们该睡觉了，这两个男人才乖乖地分手，向各自的房间走去。

五

这位好心的受俸神父和那个马德里客人谈过话后，心里想得很多，都觉得染上失眠症。他躺下之前，在他的狮笼里踱了好长时间的步，还像平时那样做或者准备做祈祷，如果说祈祷之语在他的双唇中间跳动的話，那么他的思绪却找不到天国之路，确切地说在自私主义的角落、小巷里裹足不前。

“这个神秘的姑娘呀……真是一时心血来潮！竟然不关心家庭生活……可怜的伯父养活这一大家子人，话说回来，着实是个不轻的负担呀！我本以为罗克从高处摔下来、折断大腿以后再不会给家里带来孩子。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事也真奇了，一个男人不能挣钱，但却有当爸爸的本事。胡斯蒂娜每年都给我生个小侄，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吧，把他们养活起来，直到我无能为力，再也没有弄到面包和鲜鱼那种奇迹……是不会有那种奇迹的。好吧，先生……让我把那件事继续讲下去 我是一条老狗，伪装多么好的人也能钻进他们的脑袋里。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位绅士迷上我的小侄女了。咳，竟然爱上她了……这个眼珠总是跳动的毛丫头头脑太简单了……我没有见过相似的情况，我想也不会有相似的情况。一个大富翁，他妈的，能使我们所有人过上好日子……一个人越是上了年纪，越能看清这个世界的怪事，但是这个姑娘让我困惑不解的是，这个小丫头还不明白她主人爱她，或者说她心里明白，但另有打算，没有一点野心……高尚的野心，对，毫无疑问，我们不要混淆了，对家庭的神圣之爱。”

最后，堂佛朗西斯科决定从身上脱去黑色衣装，只剩下简单的内衣，钻进被窝。他嘴里叨念着祷词，这样想：

“神圣的上帝,钱多得不得了呀 布劳利奥的弟弟说,这位先生的家产以百万计……百万该是多少钱呀?我真想亲眼看看。耕地,房产,国家租金。我认为……他父亲搞到不少东西,他祖父也是这样,把本来是教会的东西都买了下来。听说他比加尔文^①还异端,属于那样一种人,想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让人民当家作主,富有马赛精神。胡说八道!”他激愤起来。“那时堂安赫尔一定是这样想的,他妈妈一文钱也不给他。而现在他变成了大富翁,一切都属于他……有钱了,就特别看重秩序,甚至看重宗教,不想让国家变乱。圣母哟,他该有多少钱呀 我觉得,我这个晚上睡不着了,因为我很清楚,一心一意想看到钱,一点用意也没有……”他无法镇静下来,在床上翻着身子。“现在,我记起来了……不知道箱子上锁了没有。这是什么脑袋呀!唉,不看看东西锁好没有,哪能睡得着呀。”他划根火柴,点着亮。“心放不下来,哪能睡得着呀。”他从床上爬起来,裹上一条床单,光着脚,大腿露在外面,看上去不像个人,倒像令人恐惧的幽灵,向隔壁房间走去,检查箱子的小门。“啊 钥匙在上面,怎么忘记取下来呀。我的钥匙呀,你怎么呆在这儿呀。我现在真不中用了……可是,我今天脑袋是怎么啦……短裤兜里有两个杜罗,怎么没想起来放进箱子哩。好吧,把这枚硬币和弥撒的钱放在一块儿吧 过一会儿,一定能睡得很香。”

他的样子很狼狈,冻得直哆嗦,趴在地上,把一只包着羊皮的很重箱子从床下拉出来,打开,拿出几本破书、便鞋和几包钉子,又翻了一阵子才找到几只硬币长筒,仔细检查,尽量不弄出声响。他把那两枚银币塞进其中一只长筒,然后把先前掏出的

^① 加尔文 (1509—1564) 法国人,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创始人。

那些东西胡乱地放在上面,那是有意的锁好,一下子跳上床。

“我不这样做,不把钱放好,我死了以后,这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办呀?上帝知道,我这并不是为自己攒钱,都是为了他们呀;上帝知道,没有他们,我一个人生活得像个大爷,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上帝还知道,这并不是吝啬,而是居家有方,不是那种为了攒钱而攒钱的怪癖,而是有备无患;上帝知道,我从来没有想把钱放出去吃利息,尽管有人千百次地劝说我,我的一切努力是达到百分之四的股份,从政府那里获取利息,就是说让它支付利息。可是……到现在连个影子还没看见!每当好像接近那个数目,好像指尖都能触到时,他妈的,就必须支付新的开销……靴子啦,学费啦,席子啦,看病啦,本来攒得老高的硬币,一下子减少一大截儿。再重新开始,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攒,一天天高起来……当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天,东西都放在这儿,他们会找到的,包括我写在纸上的嘱托。哎呀呀,有一天胡斯蒂娜从箱子里掏出一枚枚银币……我真想看见她发现一筒筒银币时是怎样的表情。噢,好一个精明的女人哟,你们和孩子会过上好日子!”他觉得在和胡斯蒂娜讲话。“不过,我们来瞧一瞧:一大堆金子就在那儿,你为什么发现不了呢,大额的小额的硬币都放在一块儿呀,多少年了,我一直抚摩着呀!无论你还是罗克那个粗人,都没想到掀起屋角的那块瓷砖,就是大衣架下面的那块!你们太傻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把钱放在人们能够看见的地方?不过,你们不必担心,我这个伯父将在遗嘱里加上几句,把事情说清楚。妈的,魔鬼……我现在没想到瓷砖已经被掀起来啦?他妈的,他妈的。问题是我佛朗西斯科不亲眼确认一下就睡不着呀!”他把被单推到一边,又划着火柴,跳下床,走到另一间屋子的角落里,掀起席子,查看地板。“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瓷砖还是原样子。只有我和上帝知道这儿有什么东西。喂，躺下吧，安心地睡吧。”他像个备受折磨的幽灵，在屋子里走了一会儿，吹灭灯，重新钻进被窝里。“可是，还是说说原来那件事吧，上帝的那个傻姑娘，那个洛伦莎，本来可以使我们大家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任何一个女人都有手腕，都有点本事让男人上钩。但是你那副鱼钩就是钓不上东西呀。噢，侄女，你是受虚荣心的影响了，想做个完美无缺的人。当今这个世界，不知有多少女人用自己的手腕和魅力，或者装成端庄的样子，或稍稍做点越轨的事把男主人弄到手里，从女仆一步登天，尝尝作夫人的滋味。你数数看，你如果像其他女人——她们也都是好女人，甚至可以成为女圣徒——那样将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呀！眼下，可怜的胡斯蒂娜可以不必像狗一样的奔波，休息休息了，罗克不必去讨要并不比施舍强多少的可怜的工资了……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抚养的几个孩子可以走上成材之路了。伊尔德丰索当工程师，帕科当律师，然后是军人、建筑师、医生，就看他们各自的才能了，我呢，我应该得到点什么……说到我，他妈的，我的受俸神父的位子，不会有人夺去的……因为这位先生在马德里一定有影响，而我是他的伯父，显而易见……格拉家族在那儿有权有势。如果不是堂娜萨列斯夫人力举，在马德里给修女当小教士的、爱出风头的莱昂·平塔托怎能当上受俸神父呀？……不过，如需要的话，我将辞去这个职务，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只想去天堂，抚养这么一大堆侄子，太累，该休息了。”他停了下。

“时间可能不早了。睡吧，孩子，睡不睡？请注意，明天你脑袋可要发沉了，不能去讲弥撒了。随你侄女去干什么吧，你该睡了……想到这些事很难安心来呀……因为，上帝哟，事情如果依据常规发展，结婚后应该住到托莱多来……她应该把这作为

条件提出来,我也会这样规劝她的,于是我们大家就可以住在一起,我当然要支付房租,我要把所有收入,作为受俸神父的全部收入节省起来……圣母哟!我的心告诉我,事情最后会顺利解决的,再说好事也和坏事一样,决不会单行,我会中彩的……”

他祈祷了一会儿,最后终于死死地睡过去了。他梦见中头彩。为了把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的形象描绘得完整些,现在应该指出,他没有,从来没有过恶习,因为把管理修缮工程的受俸神父放在桌子上的烟蒂收留起来,不能说是恶习。酗酒呀,女人呀,打牌呀,对他来说只是纸上谈兵。魔鬼惟一能使他上套的是攒钱成癖,还有多年来在摸彩上想碰运气的毛病,幻想一下子捞一大笔钱。他每个月都同一位朋友抽买十分之一注价钱便宜的彩票,他如此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坚持,有时也获得小小的回报。不过,他一直抱着美好的希望:说不定哪一天会走大运,他每次脑海激荡地躺在床上时,彩票号码都在脑袋里转来转去——仿佛那就是中奖的欢呼声——。一遍遍计算着,每一遍都以中头彩为结束。那天夜里,他睡得比任何一天都不安宁,满脑子里乱糟糟的数字。早晨醒来时,他认定自己中了彩。

“很显然,总得中一次吧。都三十年了,不知多少次甜言蜜语地诉求命运,但得到的只是捞回那点可怜的购买彩票的钱,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现在这个数字,不会再让人空喜一场三个二,后面是七。上帝哟,这回拿定大奖了,拿定了。我们拿这个号时,我就对法比安说了:‘法比安,这个号再好不过了。’他非常激动。感谢上帝,亲爱的,你可以不受穷了,可以和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了。你今天走进圣器室时,法比安会对你说:‘堂佛朗西斯科,那枚硬币这次表现不错。’因为法比安应该看到昨天下午火车运来的中奖号码表,我们的号在第一行……现在,我真能去

马德里领取头奖或者别的等级的奖，不是头奖，三等奖也高兴呀……’他有些怀疑了。“可是，我根据什么肯定现在真的中彩了？这是梦、上帝启示，或者别的什么？这种肯定的意念是从哪儿来的，仿佛中奖号码表就在眼前？”他茫然、焦虑。“快点吧，天快亮了，我必须从这疑团中走出来。圣母哟，让我摆脱这个疑团吧，把我从疑团中拉出来，不然我死不瞑目！”

六

晨钟敲响时，他从床上爬起来。那时，薄云遮挡、混沌的朝霞射出的头几道光芒已经从缝隙钻进房间，他喃喃地叨念几句祷词。他打开窗户，发现眼睛受到明亮之光的刺激胀痛胀痛的，每次夜里失眠以后，很少不遭受这种讨厌病症的折磨。

“哎呀呀，我今天得带着这双倒霉的眼睛做宗教礼仪啦。”他边说边遮挡亮光；“我得戴上眼镜。”

他从五屉橱取出那架四块镜片机器，急急忙忙检查一遍，把粗大的铝制眼镜腿架在耳朵上。

天已经大亮，堂佛朗西斯科沿着“苦井”大街的坡路往上爬；他用毯子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又把瓦棱帽^①往下拉了拉，从而在帽子和护面中间只露出四块玻璃。他每天早晨准时走出家门，冬季七点半，夏季五点，像邻居起早做工的人家中的钟表一样。那天，曼塞沃在穿过他家和“通畅之门”那段路时对自己说：

“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总是找我们这些人算账。再说那件事吧。根据解除永久占有权的决定，变卖了教会的房地产，其中包括瓜达卢佩的庄园，那时特列斯·梅内塞斯家族指示

^①神父等神职人员戴的帽子。

将其租金赞助给我们这些唱诗班神父，在圣墓小教堂里举行弥撒。该诅咒的自由哟，把我们的那幢房产夺去，卖给了堂娜萨列斯夫人的父亲，即这位绅士的母亲父亲布鲁诺·萨加利亚斯，现在已由这位绅士继承下来。所以，他如果同我侄女结婚，我侄女便成为这幢房子的主人。我呢，过去是唱诗班的神父，如今是受俸神父，也该间接地有点权利享用吧。你们看看，老天爷让事情转了十八道弯，现在又回到原处，把正义和权利归还给我们：事情很明显，如果结婚的话，我在家里就有了权杖，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庄园，对，先生，我要把先熟的杏子吃到自己的肚子里，要好好享受晚年……这个堂安赫尔看来是个好人，但是我觉得他不大管理钱财。他在托莱多有那么多的东西，乡下有，城里有，一定会交给我管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要比堂何塞·苏亚雷斯那个小畜生做得更好些，他这个人呀，还是管管自己的事，别插手别人的事吧。我将一丝不苟、忠诚、守信用，为他管好钱，这一点上帝知道。我对于懒惰的人堪称是头凶猛的野兽。是这样，租金必须清清楚楚，一文钱也不能差……我相信，我能干好这件事！……我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老，除了眼睛这点小疾之外，身体还不错，我看再活十五年没问题……”

他从‘通畅之门’走进大教堂时，脑袋又为彩票的事晕眩起来，那是由于一种神秘的‘触景生情’引起的，很难解释清楚，不管一个人怎样思索都找不到主教大教堂的漂亮环境和装编号小球的盒子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当堂佛朗西斯科刚刚把脚踏在教堂的方石上，迎面欢迎他，为他端来圣水的就是那令人迷恋的数字，三个 2 把背转向一个漂亮的 7^①。“这一定有点什

① “三个 2 把背转向一个漂亮的 7”这数字似是“2227”。

么意思，’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想；说明我们中大奖的想法已经深深扎根脑海里。一定是这样……’他迟疑了一下。“呸，说不定又是一场空。我如此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谁会理睬呀？……”他一副沉思表情。“也说不定会中的……总得有一次吧。圣母哟……我如果中彩拿到一百万，就可以对洛伦莎那个忘恩负义的姑娘说：‘随你做什么去吧，天使的玩具，我不需要你就可以保证你这几个可怜侄子有个光明前途了，你看呀，上帝关照他们。’”

他在从‘通畅之门’走向圣器室的路上只看见几个人。在躺卧耶稣祭坛栏杆前，有个女人在做祈祷；一个披着补丁累累的棕色呢料斗篷的乞丐跪在圣体小教堂入口处。这时，教堂侍者、圣器保管和修道院外神父纷纷来到，有的从这道门，有的从另外一道门进来，各自朝更衣室走去。在一些小教堂里，年轻侍者正在打扫。举行头几场弥撒的神父匆匆忙忙地走着。有的信徒一大早就赶来，清嗓声和咳嗽声先于身影告之他们的到来。清晨的微弱日光从彩色玻璃透进来，洒在那美不胜收的圣殿，给人一种甜蜜的、幽静的、朦胧的感觉。大教堂主厅的栅栏还没有打开，看上去犹如一枚金首饰和珐琅品，唱诗班也关着。不过，里面已有人开始弹拨乐器；堂佛朗西斯科在大祭坛跪拜后向那儿走去，隔着栅栏问道：

“法比安来了吗？”

两个侍者回答说还没有来，这两个人正忙着整理地毯，放置火盆，准备晨祷书。他们看见他向圣器室走去时，便拿他开玩笑，但那并没有恶意。

“你看见没有，堂佛朗西斯科今天戴上玻璃片啦？其中一个说：“不是好兆头。他每次戴上四片镜，非大发脾气不可？”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急着见法比安吗?”

“那还用说,想看看他们中奖没有。他们两个人合伙玩彩票,但是,堂佛朗西斯科就是被人开膛破肚,也舍不得花一文钱买张报,看看上面的中奖号码。”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中了 昨天晚上,法比安高兴得不得了。”

曼塞沃走进圣器室前厅,亲切地和每一个相遇的人打招呼。在大厅房门附近的更衣柜前,侍童们欢快地穿衣服;再过去一点,唱诗班和大祭坛的服务人员在更衣。

“你们看见法比安没有?……没看见?那个懒虫几点钟来呀?”

右侧有三道门,这位受俸神父从其中一道向楼梯走去,又从那儿走到火盆——是为点燃香炉而准备的——前,一边把冻僵的手暖和过来,一边和也在暖和手的执杖人闲聊着。那时,大教堂的各个厅室都异常忙碌。这个人从大柜子里取出蜡烛;那个人忙着更换衣服;第三个人当天值班,沿着过道向更衣室走去。好几个神父陆续来到,钻进漂亮的更衣间,那儿也有火盆供取暖。这时,曼塞沃又回到圣器室前厅,执杖人跟在后面,他已经戴上假发,穿上主教的宽大、紫红法衣。圣器保管人、读经师和准备烛台的人脱去斗篷,换上长袍和短袖法衣。堂佛朗西斯科终于在这些中间找到一直寻找的人 那时,这个人还穿着皱皱巴巴的俗人穿用的斗篷。

“法比安,你怎么赖在床上不起来呀!”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拉到一边“喂,有消息告诉我吗?”

那时,这位好心的神父很焦急,因为他发现那位唱诗班神父的犹太人的、粗俗的脸上好像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表情。他

没有等对方回答问题，又追问了一句：

“伙计，告诉我，我们捞到点什么没有？”

“一无所获。”法比安说着，在嘴边画了个十字。“我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可是，伙计，”曼塞沃说，他喉咙里结个硬结儿。“你对中奖号码看好没有？我们的号那么好，不可能……”

“我们不能对漂亮号码抱希望。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我们经受了考验。”法比安说，他尽管给朋友带来一个坏消息，但脸上仍然容光焕发。

“什么考验？你好好解释解释，别开玩笑。”曼塞沃嘟哝着说，他觉得唱诗班神父的表情那样兴奋仍然是个谜。

“我来告诉您吧。我们以后不会让这点钱把脖子吊起来。我一直说，一定存在着规则，能事先把有希望的数字计算出来。”

“规则？法比安，你这是在做梦呀。一切都是听天由命，取决于偶然的时机。”

“我可不听那套，根本不是偶然，偶然是给傻瓜蛋们准备的。有一种办法，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数字来。数学不是用来做这个的吗！”

“可是，你……”

“我还没有掌握这个秘密，”他的表情很神秘。“不过，很快就会掌握的。别着急……”

“伙计，告诉我，说出来吧……快点。”他很着急。

法比安无法满足他的朋友、眼镜受俸神父的好奇心，因为那时有几个人走了过来。另外，堂佛朗西斯科不能再耽搁，要马上到祭坛那儿，让法比安在那儿等他一会儿。说完便向圣伊尔德丰索小教堂走去，他要在那儿举行弥撒。三四个女人正等着，她

们每天都准时前来。他不大工夫就做好了讲弥撒的准备，急急忙忙披上法衣。看那样子，曼塞沃在弥撒整个过程中会把一切杂念从脑海中驱赶出去。弥撒很短，可能比平时要短，在漂亮的“圣母下凡”祭坛进行，祭坛前面是阿尔沃诺斯^①红衣主教的塑像。弥撒之后，他又习惯地祈祷了会儿，上帝知道这位心怀热切希望的神父祈祷什么，但肯定不会是坏事，也不会有损于任何人。接着，他返身回到法比安等候他的地方。此时，后者已经穿好长袍和短袖法衣。那时，大教堂里已经开始晨祷，教徒多了起来。弥撒一场接一场，圣地亚哥小教堂、莱耶斯·努埃沃斯小教堂和躺卧基督小教堂都有弥撒举行。圣器室前厅，准备进行修道院弥撒。

“喂，法比安，你把我搞得好糊涂呀。”受俸神父走到朋友身边说，后者过一会儿主持午祷。“讲讲看，是什么秘密呀。”

“关键是，”唱诗班神父回答说，“要知道数字组合。”

“怎么组合呀？”

“噢，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唱诗班乐师说着把他拉到通向司库院子的过道里；在那儿可以放心密谈。“您听我说，我有个朋友，是石印厂老板，他的车间在贝伦大街。不久前，他和一个小伙子合伙，这个小伙子是马德里人，操作工，绘图工，很懂得数学。他开动脑筋，深入研究代数和对数，找到了可能中奖的号码。我们这些外行人把这种可能性称为命运、侥幸。您在听吗？这个马德里小伙子比莱贝^②知道的

① 阿尔沃诺斯(1310—1367) 西班牙枢机主教和法学家。初为军人，后进入教会，一三三八年成为托莱多大主教。

② 莱贝(生卒年月不详)：西班牙十五世纪以智者著称的主教。“比莱贝知道的还多”此话常用，其意喻人非常精明强干。

还多，他发明了一套卡片，用来做数字组合。好，一定坚持到底！……卡片对您说，这个号一定中奖，十拿九稳！”

“但是，法比安，”堂佛朗西斯科说着笑起来，“你是疯了还是犯傻。如果那是真的，谁做组合都能中奖的话，就不存在彩票了，这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秘密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掌握这个秘密的人并不向随便什么人透露……”

“可是，听我说，你这个木头疙瘩。如果那个数学小伙子掌握着秘密，用不了几天工夫就会成为富翁，还有必要把那秘密卖给别人吗？”

“他卖卡片赚不了多少钱，他教授拼组卡片的方法，要和中奖的人平分所得。这并不是说总是板上钉钉的事。我说，你别那么钻牛角尖。但是，这样计算保证起码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总之，我们得看看第一次抽奖的情况，我看奖不会与我擦肩而过。”

“伙计，你把我搞得越来越糊涂了。”堂佛朗西斯科说，他觉得是那样茫然，那样晕眩，不得不把眼镜抬起一点，多进些光线和空气，让肿胀的眼睛感到舒服些。“那要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要么是百分之百的蠢事。我得看看那些卡片，看看怎样组合，然后再拿主意。我看，今天我一整天都将头晕目眩……发明的什么鬼东西呀！也许有那种事，说不定有那种可能，是数学范畴的东西。我一直认为：一定有什么法子能在各种可能性中找到最大的可能性。问题是……总之，哎呀呀，我们得去做午祷了。再见，下午再谈。得买个可能中奖的号码，尽管这要求助于马德里的那小伙子……”他打住话头“他妈的，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好像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对，也有可

能有好多事情,当第一个人没有想出来时,都认为不可能,但当有人站出来,并且说:‘有这种事’这时我们大家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看上去很困难,做起来再容易不过了。”

他在教堂后面转了会儿,便向位于教士会会议厅下面的教堂工事办公室走去。那儿,冬季的上午有个小伙子为他准备可可饮料,他喝了杯。法比安的那些话把他的脑子弄糊涂了,做事连连出错,他一会儿怀疑,一会儿又信以为真。这会儿把彩票号码组合看做天下最大荒唐事,那会儿又认为是最宏伟最实际的发明,可以和铁路、电报相媲美,前者日行千里,后者能让我们向地球背面的人问候下午好。

“这种发明刚刚出现时,”他说,努力驱散心中的疑团;许多人嫉妒、怀疑、不相信,他们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都成了现实,都成了现实。”

那天整个上午,他显然按部就班地、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脑海里一直想着那事,马德里那个数学家能掌握那样神奇的秘密?为了搞清楚这个秘密,他做了各种假设。他的想象力如同狂风一样在脑海奔驰,他虽然老了,但仍然像年轻人那样,让思想在另外一些领域飞翔、欢跳。这位老先生又在脑海里勾画着,洛伦莎结婚的计划实现了,侄女成了半个托莱多的主人,他出面管理城内外的房产,他好像住进了瓜达卢佩庄园,正在品尝那年的第一批鲜杏。好家伙,味道不错,很好吃!

第 三 章

托莱多的日子

—

十二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格拉不再每天早晨怀着梦幻般的不安心情在这座历史名城人迹稀少、富有诗意的地区闲逛。现在和以前完全相反，每天懒洋洋的，好像处在梦幻之中，总是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身边惟一伴侣是圣婴像和那几个针插，有时看会儿书，有时静思，直到拜访曼塞沃一家的那一刻的到来。大学者帕罗梅盖借给他书籍，他喜欢历史，特别是马利亚纳^①的著作，因为风格简洁朴实，具有阳刚之气，自然，清新，古老的世界在他的笔下有声有色。他阅读这位学者的作品，好像受到神奇艺术感染，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在他的眼前活灵活现，犹如仍然生活在王宫的大墙之内，在那座古城的小巷中间穿过，似乎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其他阶层的居民。托莱多和堂何塞·苏亚雷斯之间多么不相称呀！又如，堂莱昂·平塔托和帕罗梅盖多么不协调呀！他在脑海里想着，把在书中读到的东西同周围现实相比较，说真的，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相信现在比过去好。他想起了马德里，想起了政治、社会，想起了那些像刚刚涂了一层油漆的现代主义的东西，觉得我们生活在数不尽的骗局中，人们尔

虞我诈，在演戏，在变戏法，包括我们自己他还对自己不久前那种狂热，那种改变社会的狂热感到好笑而现在他置身于那个平和、寂静的角落里，国家是共和制或君主制，政府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他来说，这些问题并不比蚂蚁奔来奔去，忙着把一只金龟子的大腿拖进洞里重要。

他躺在床上思考着这些事情。从床对面的窗户望出去是一幅美不胜收、广阔无垠的图景。大教堂后部的半圆屋顶威严地俯览着周围的瓦顶、圣伊尔德丰索小教堂的尖顶、圣地亚哥小教堂的碟形塔楼；而前面的塔楼高大、宏伟、匀称、厚实，高耸入云的、三皇冠“头盔”袅娜的塔尖好像和飘游在天空的棉团样的白云镶嵌在一起。远方，庞然大物圣马尔科斯教堂、市政府大楼的楼顶、圣约翰·巴乌蒂斯塔^②教堂的大尖顶，这里和那里的穆德哈尔式的教堂塔楼，越是古老，越显得优雅、华丽。

大好人帕罗梅盖酷爱考古，常常用这方面的话题折磨格拉，把甜蜜的早晨时光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帕罗梅盖是圣费尔南多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神父，学识广博，对慈善和世俗基金会、罗马题铭很有研究，专门破译某块破石头或光秃石板的秘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把下面的话挂在嘴边：高高的圣米迦勒坐落的那个小区，中世纪时会建有圣殿骑士团的修道院——圣殿。那时，该建筑物连同花园和附属房间向南延伸到圣路加斯，向西则到特里佩利亚。

“有的人认为那些骑士的房屋在圣米迦勒附近，即今天圣殿

① 马利亚纳（1536—1624）西班牙历史学家，耶稣会成员。

② 指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施洗约翰，一译“若翰·保弟斯大”。

骑士大殿周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除了这些遗址外，还有许多其他遗址证实我的观点，因为在我们居住的街区，甚至在我们的住处，一直不断发现那些豪华城堡外壳的残砖碎瓦。如此宏伟的建筑最后命运是怎样的？和今天是圣卡塔利娜学院的那个地方以及过去是特拉斯塔马拉官邸、今天则是堂迭戈大院的地方发现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说，这座历史建筑物被分割成一间间出租房屋，后者又经历多次变迁，最后经过无数次修缮、改造和割让而消失了。”

果然，格拉在那儿只住几天便发现，他房屋屋顶旁有根石柱顶，因为涂着多层石灰已面目全非，但仍然能辨认出那是摩尔祖先的遗物。一天，堂伊西特罗剥去石灰，站在梯子上看见典雅的雕饰时，像获得重大成果那样兴奋地说：

“您看见没有？和我房间的那根柱子正好是一对。正是这两根柱子支撑着后来消失了的马蹄形拱顶；但我可以推断出它的半径，从理论上重建起来。如果进一步挖掘的话，可以在加拉维拉基督像那边的中间阁楼里找到拱腹碎片和接合构件，前者的齿状咬合完好地保存着。在我们房子的不同部位，您都可以看见中世纪的角椽。同时您也不必怀疑，院中的一些瓷砖原来是墙下部的装饰品。厨房入口处的那根横梁，您注意观察没有？我花些工夫擦了擦，您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题写的字迹 帝国为上帝所有。”

一天，特雷莎走进安赫尔的房间，双手抱头，高喊着：

“那个该死的神父快把我的厨房砸塌了。”

那时，帕罗梅盖正用力敲击，仿佛要把房子砸倒似的。他是在寻找角椽或横梁的延伸部分，果真找到了，而且还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他高兴地跳起来。

“您看见了吗？看见了吧？”他对格拉说。那时，后者急忙跟着表姑走出来。“从这儿伸出一个漂亮的拱，而这面有根带石膏叶饰的柱子支撑着，这根柱子肯定被砌进了邻近房子的砖头结构之中。这是柱头，您看呀！”格拉什么也没有看见。“要想找到柱身，必须，噢，多么让人头痛呀，必须下到房子的厕所里。不过，没关系。这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太野蛮了，要把这样一处宏伟建筑破坏了，捣毁了！我为了把整个拱挖掘出来，必须到旁边那幢房子考察一番，得得到房主的允许。上帝知道，我们完全有可能发现一条长廊！……您看呀，”他拿着一把尖镐又走到院子里：“这儿，这面墙壁瓷砖没有贴好，有水渗下来，很潮湿，不少地方都倒塌了。对，在这古墙的后面，有一截儿柱子，是加西奥土穆大理石的，毫无疑问，是哥特时代的建筑。”

果然，柱身露了出来，安赫尔并不怀疑这位朋友的论断。

“格拉先生，从这些东西我可以推断出，”堂伊西特罗又刨倒一点墙壁，说：“我们住在这些城堡的残垣断壁上，而它们之所以被破坏成这种样子，都是因为最近几代人过分贪婪、野蛮。这些城堡是撒拉逊人^①统治时代在另外一座华丽哥特建筑物的废墟上修建的，圣胡利安二世^②在献给他朋友伊尔维西奥^③的《第六纪》的书中说，是孙蒂拉^④下令修建的。‘那么，这一重孕是谁所为呢？’您说说看。”安赫尔没有说话。“也许我想入非非，也许我们就是这样一座宫殿里，被花园环绕着，风景极为优雅，它是一位摩尔人建的，此人的名字叫阿马姆·伊卜恩·德吉尤姆，

① 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为撒拉逊人。

② 圣胡利安二世：六八〇至六九〇年间任西班牙托莱多城主教。

③ 伊尔维西奥：六八〇至六八七年间为西班牙西哥特国王。

④ 孙蒂拉：六二一至六三一年间为西班牙西哥特国王。

他就是圣卡希尔达的父亲。情况清楚了吧？对，就是那个野蛮人同他的家人住在这里。至于他们多么精雕细刻，多么追求艺术性和自然之美，我就不对您一一细说了。后来是光复时期，我们的朋友堂阿隆索进到这里，把房子占为己有。但他过得并不舒服。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堂阿隆索八世把房子献给了圣殿骑士团，作为修道院和贵宾客房用。一三一二年，圣殿骑士转到巴迪利亚神父那里，后来是混乱年代，宫殿的某些部分——除了塞克广场附近的保存完好的那部分以外——落在了商人手里，他们大解八块，分离间隔，改成普通居民的小房子。到了十九世纪^①，您和我有幸住在其中的一间里。”

“很好，帕罗梅盖先生，很好。”

楼上有个房间，就是安赫尔住的那间的隔壁房子，已经被帕罗梅盖改成仓库或库房，里面装满了砖瓦碎片、碎块，都是他在这幢房子里渐渐发现的或从这儿、拣那儿拾来的，好像一处新开设的博物馆，展示着半腐烂的屋檐，字迹隐约可见的石板碎片，瓷砖，破坛子，锈迹斑斑的马蹄和失去光泽、酥脆石膏蝶花片。这位神父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把木片、破砖、烂瓦粘贴起来，拼凑成漂亮的阿拉伯装饰材料。我们应该承认，他的工作有时对发现历史的鼠洞很有帮助。决不应该小看这种努力，因为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即这些缝隙透进光线，照亮巨大的黑洞。

这幢房子的另一位客人是天使样的人堂托梅，此人对这种考察工作根本不沾边。他非常谦虚，把自己知识浅薄视为犯罪，从而仔细地掩饰起来。格拉同他交谈，要比同学者帕罗梅盖交谈愉快得多，但是他必须去后者的秘密房间，因为堂托梅从来不

^①原文为十一世纪，似有误。

走进其他房客的住处，如果这些人不再三请求，甚至命令的话。特雷莎把他看做孩子那样，关心备至，总是琢磨着他需要什么，因为这个可怜的男人连杯水都不主动要。他晚上偶尔出去时，善良女主人知道这位客人害怕在漆黑大街上独行，便打发女仆或佣人陪他出去、返回。堂托梅能有这样好的房东应该感谢上帝，不然，不知道他饿死多少次了，因为他一直恪守那谦恭的习惯，从不伸手要什么。一句话，他这个人十分简朴、纯洁、谦虚，好像上帝就寄居他身上一样。由此女主人常常说，在认识堂托梅之前，她从不认为人世间有天使。

堂托梅的亲人住在塞沃利亚，此地是他的家乡。在托莱多，他得到教长的保护，后者安排他在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修女院为修女当神父，年报酬为两千雷阿尔，但要在修女院主持七十场弥撒。可是，这并不能维持生计，堂托梅在教士会会长的帮助下，找到在一所私人学院教授历史课的工作，又可以得到两千雷阿尔。他在这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岗位上工作了四年，在那之前还做些文学方面的事，因为他是《概论》——历史系学生的教科书——的作者，用八十页的篇幅，以问答形式将西班牙全部历史浓缩于书中。他把这种小型教科书送给格拉一册，格拉非常感谢。当神父和做教师共得四千雷阿尔，再加上《概论》（上面配有西班牙历代国王的疆界简图）给的那点小钱，不但维持生计绰绰有余，而且还有剩余寄给家里，亲人在塞沃利亚种田，收成不怎么好，生活很贫困。修女们钟爱这位神父就像钟爱自己的眼珠一样，节日时常常给他送去牛奶米饭，用桂皮粉末在上面写几个字：“耶稣万岁！”她们还不时送去精美的针插。这里道出了为什么家里有那么多种针插的原因。

格拉自己说不清楚，既然堂托梅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

同他谈话很难听到他本人的想法，竟然觉得和他打交道是件快事，甚至一连几个小时听他讲述世界上人人皆知的事，常识一样的东西，觉得他的双唇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格拉在他身上看到信念多于见解，那是一种高尚的、令人玩味的信念，无可争辩的信念，更不用说怀疑。堂托梅那种信念十分坚定，不管别人如何否认或如何不否认。格拉不想成为他的信仰的代表人物，传播者。安赫尔很羡慕他的镇定自若，把他看做一个对自己的一切都非常满意的人，好像达到了人生最高理想。格拉在房间里和他聊天，陪伴他，有时还问些课本上的问题，不时地思索一会儿，或者说想象着堂托梅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感触。他是不是从修女们对他忏悔的罪恶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他是不是缺乏想象力，是个不完全的人，世间许许多多弊端倒使他觉得是完美的东西？人的七情六欲在他那平静天性的各种感官里是怎样的？正是这些神秘的、令人费解的东西使格拉更加接近这位天使般的神父，他觉得后者是个可爱的人，从而使他近似科学家的猎奇感一下子膨胀起来。格拉喜欢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用那样一种亲切目光注视着他，犹如一位博学的昆虫学家看见一只陌生的、稀有昆虫飞到自己手上感到亲切一样。

二

大部分下午，格拉都去看望“来来”，后者在院子里迎接他；她站在通向另一个院子的门前，那院子是摩尔人时代的见证，现在成了一个大杂院，马蹄形拱门破烂不堪，带有堞饰残迹的房梁已经腐烂。院子里蠕动着各种各样的贫穷的人们。胡斯蒂娜几乎每次都在场，如果天气不好，比如下雨呀，大家

都钻进底层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那个怪物有时呆在桌子上，有时呆在地板上，铺张席子，全身蜷缩着。在这间客厅里，摆着一架古老的卧式钢琴，黄色的，疲惫不堪的琴键奏出的音符像一个个幽灵，琴声混浊。“来来”的小弟弟萨巴斯就是在这架饱经风霜的钢琴上培育出巨大的才智。几个孩子总是缠着胡斯蒂娜，那个怪物不时发出哼叫声。对于来访的人来说，那些人再天真不过了。安赫尔偶尔某个下午把堂托梅带去，这就更说明他们是多么纯朴了。堂托梅坐在木凳上或者钢琴的小椅子上。他一坐下，再不离开那里，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玩呀，向伊尔德丰索提问题，考察他的历史学得怎样。顺便说一下，这孩子的历史课成绩很不好。

在同昔日的女仆交谈中，格拉感到最为愉快的是，在她身上看不到今天投身宗教生活的人们常常做出的令人生厌的怪相和拿腔拿调的讲话。如果不谈到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来来”从不主动接触这个话题。她不提及刚刚涉足的修炼生活；不抱怨当今世界，不谈同这个世界的分歧有多么严重。从她的讲话和谈吐看，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使她感到满意、顺心。格拉看她如同看过年代的人，有时甚至发现这个眼睛跳动的姑娘和孩子般的男人堂托梅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

下午，如果曼塞沃神父在那里出现，他们之间的甜蜜、和谐的谈话便会被打断，因为他爱插嘴，并且总拿虔诚的侄女开玩笑。那些日子，这位老先生脾气很不好，如果不是银架子、厚玻璃的眼镜几乎把他的脸完全遮挡起来，心中的苦涩会百分之百地显露出来。格拉每次都想把他从自己眼前赶走，推到堂托梅那里。堂佛朗西斯科咬上一会儿鱼饵，拱两下那个好心的神父，然后又回来找那对青年男女。

一天下午,受俸神父还没有来;‘来来’颇为风趣地讲述她伯父如何坚持让她与佩皮多·伊利安结婚,他们两个人格格笑起来。“来来”绘声绘色地描述堂佛朗西斯科的脾气和性格,夸奖他的品格如何高尚,很少提到他的缺点,说他家什么也不需要她的。那天,只有那个怪物在场,像条温顺的家犬直勾勾地、亲切地看着他们。“来来”用最自然不过的声调说,上帝又对她谈起了她的宗教前程,鼓励她加入最劳累、最谦恭的宗教团体,并且告诉她没有必要担心她的家,上帝会关照的。

“不管你怎么说,安赫尔说女友的激情也传导给了他;现在并不存在要你加入的宗教团体。这几天夜里我总是想到你,从而生出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团体,专门为你创建的新的宗教团体。”

听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话;‘来来’不禁笑起来,随即这样回答说:

“那可是一大骄傲。为我一个人创建一个宗教团体!只是有这种念头闪过,都是一大罪孽呀。”

“我是说,你自己创建,其他女人加入进去,都听你的吩咐。”

“听我吩咐!那不是发疯吗!那不是把别人当成奴隶吗!”

“亲爱的,不能那样说。在上帝面前,你怎样做他的奴隶都不过分。但是,在你的宗教团体内部,你要像教长那样管束所有成员,你要制订规章制度,让其他修女遵照执行。好的,你考虑考虑。我们让你伯父作这个宗教团体的神父,让伊尔德丰索作侍童。一切外部事务由我负责,我们建一座漂亮教堂,我死了就埋在里面……”

“来来”的眼睛闪烁着光彩格拉从来没有看见她的眼睛跳动得这样厉害。

“……把西琼的遗体也移来，和我们的遗体埋在一起。你活着时就呆在修女院里，外面架上两道，三道，或者四道铁栅栏。但是，我们要修一间漂亮的探访室，方便交谈，你在铁栅栏内，我在铁栅栏外……我说了，把我的墓穴修在教堂里……”

“您别再说胡话了，把钱留下干别的事。已经有了，何必还创建？”

“可是，听我说不少先生做了事，比如奥尔加斯伯爵堂贡萨洛·鲁伊斯·德·托莱多，名留千古，教堂永远记住他们。可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我给你修建一座教堂、修女院，在唱赞美诗的仪式上，你用法杖指挥你的人。”

“来来”放声大笑起来。

“我用法杖，堂安赫尔，你别说疯话了，都把我笑死了。”

说着这样的话题和别的话题，格拉渐渐激动起来，都不知道讲那些话是为了什么。一天下午，曼塞沃走过来，看样子心绪很不好。冷冷地和格拉打过招呼以后，站在侄女眼前，抬起眼镜，让她看他的眼睛。

“看见没有”他说：“我都成了什么样子，眼睛怕光，有灼痛感，很痛。堂安赫尔先生，我觉得，洛伦莎，我觉得我面前的灯光正在熄灭。不出一年，我就得完全瞎了，到了那时……我都不敢想呀，谁关照这一大家子可怜的人呀？不幸的，”他一边说一边拉着那个怪物的一只耳朵：“谁，谁照看你呀？”

这些虚张声势的话尽管掩饰得很巧妙，但那两个精明的人一下子听出了弦外之音。“来来”更会品味，明白伯父大谈特谈眼瞎的用意。

“如果发生那种事，”她说；“当然但愿不发生，那是说上帝想考验您，看看您是不是有耐心，是不是安于遭到的不幸。您应该像我这样，不管有多少灾难落到我们头上，那都是我们罪有应得。您想想看，我们一天不生病，不打破脑袋或不沿街乞讨，那都是上帝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当灾祸来临时，我们不应该认为是对我们的惩罚，而认为不再关照我们。对于死我也这样说。我们每活一天，都是死神对我们的饶恕，是死神对我们的宽容，它把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松了松。”

“好，”曼塞沃用苦涩的讥讽语调说；“你说那些，是不是想规劝我为失去视力热烈鼓掌呀？多么美好的安慰呀，多么美好的观察万物的方式呀，多么美好的圣洁思想呀！”

“伯父，”来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说的那些话，您比谁都清楚，因为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您现在装傻，因为这样对您有好处。”

“好呀，你想考验我们，眼睛瞎了还是件快事，你前几天还坚持说服我呢，饿死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挨门挨户要饭，是众多快乐中最大的快乐，好呀，你坚持抛弃我们，不珍惜良好的机会，你的愿望会很快实现，我们大家也将生活在令你兴奋不已的乞讨天堂里……可是，您，堂安赫尔，为什么不帮我说几句话？哎呀呀，她也把您骗得半晕糊了。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您听她的话，按她的话去做。说不定哪一天，这位好心的先生把家产全都捐赠给慈善机构，而从那里出来以后便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拄着长拐杖为幽灵乞讨。您别笑，我们大家正走向那种命运。我们将沿着大街要饭。我的堂安赫尔，您将背上这个怪物，没有眼睛的受俸神父将领着这几个没成年的孩子，那可是一幅漂亮图画，让过路人流下眼泪。”

安赫尔对曼塞沃那么一本正经地说出一大套荒唐的话感到好笑,那位好心的受俸神父那天下午心情很不好,在房间里踱步时都使劲踩着脚。他热得出汗,不时地把镜片推上去、拉下来。“来来”表情总是那样,伯父的不适时宜的玩笑也好,讲含有苦涩味的真话也好,都不能对她那钻石般的意志产生一点影响。安赫尔想开几句玩笑,于是这样回答曼塞沃:

“可是,亲爱的堂佛朗西斯科,您不知道我和‘来来’达成一项协议 我们一直等着您,想听听您的意见。”

“协议 什么协议?”

“我们商定在各自的范围之内过着斋素生活,关照不幸的人。”

“那就关照我吧,他妈的,关照我吧,我是天下第一不幸的人。”

“您别着急。我们达成共识,创建一个和三百年前一个葡萄牙公主在这儿创建的宗教团体相似的宗教团体,那个宗教团体取名为贫困生活。”

“还要贫困,我的先生,还要贫困!”他用力踩着脚。“你们认为现在这个世界还不够贫困呀?哎呀呀,你们两个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镇静,朋友,耐心点。我们商定好了,我将倾其所有去实现这个想法。我们本想把您当做创建人之一,以便……”

“我做你们的创建人之一!”他一下子火冒三丈。“先生,什么创建人?什么鬼东西的……创建人之一?”

“就是说,您做新宗教团体的使徒 但是,如果做使徒,必须把您拥有的一切捐赠给穷人。”

“我?我如果有一个……谁说我有?……”他兴冲冲地说,

“是不是这个爱说谎话的姑娘？”

“这是公开的秘密。一看就知道，您这个人存有很多钱。”

“堂安赫尔，您别气我……别讥讽一个可怜的神父……”

“来来，想插几句话，那个玩笑使他太激动了，应该打断，缓解一下。”

“伯父，您对他说我们不需要创建什么，因为在我们家里已经创建了贫困，而且过得很舒服。上帝让您成为一个穷人，而且您只要活着，就一直穷下去，整天劳累不堪，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您喜欢这样，整天向上帝祈祷，是不是真的？”

“祈祷，对，是真的！”他嘲讽地说。“好呀，挨饿，受冻，还要生病，眼睛失明，上帝要我怎样都行。我当然要忍受下去。有什么办法呀！……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应该让我高高兴兴地跳一会儿舞，因为我快失明了……堂安赫尔，我请您……”

“每个人，”来来”说：“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上帝把多少十字架放在我身上，我都高兴地接受下来，如果明天就沿街乞讨，全身残疾，溃疡病呀，令人恶心的麻风呀，我的心情不会比今天如此健康、有吃有穿少一分平静。应该感谢我伯父，他为我们的健康和吃穿受了许多苦。我如果没有眼睛，就摸着墙壁走路，如果没有双腿，就坐下来，坐下干什么，坐下来，坐在教堂里，在心里想着，上帝让我越矮小，越爱我。生病呀，受奴役呀，劳苦呀，被人蔑视呀，如果我内心的一切是自由的、健康的、欢乐的，那一切对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上帝暗示爱我，我被所有人厌恶又有什么关系。伯父，您应该相信，无依无靠是个有益的东西。一无所有，就是应有尽有。在这里和那里受到排斥，那是最美好的伴侣。生病，那是为了以后获得真正健康。失明，看见一切，下沉，升高，升高。一切在于耐心地等候，等候，永远想着

真正的生。伯父,您应该等候下去,如果失明,那就失明好了。如果灾难更加严重、可怕的话,比如发生埃及十大灾难^①和天下洪水^②,那就统统同时发生好了。”

堂佛朗西斯科开始结巴了无疑,他想回答几句,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他气鼓鼓地离开,逃离那里。在“来来”道出那一连串的严正声明后,格拉认为完全失去了她,就是说,无法使她偏离她选定的轨道,犹如一颗行星那样。他对“来来”就是这样想的,他的心平静地、毫不做作地告诉他,绝不能用什么物质利益征服她。一个人就是扛起大山行走,也觉得比改变她的坚强性格容易得多,因为后者更沉重、更无从下手。

“她是另一个时代的人,”格拉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帮助过去的东西神奇地复活呀。”

随着他想使她恢复正常生活的最后希望渐渐破灭,他所崇拜的偶像对他产生的魅力越加强烈。只剩下一个下午能见到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他想到这里,心中感到烦躁不安。在向她告别时,他说她如果同意,他想去修女院看她一两次。她回答说,过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她们的教团还没有固定地点。新老修女可以在某些日子里接待亲人和朋友。她讲这话时,看得出很高兴见到他,并且出自真心实意,没有虚假之情。格拉把这看作是天使般的友好感情,犹如圣徒间的,或者未来圣徒之间的友好感情。

“这么说我能来看你,和你聊上一会儿?你不怕别人说闲

①埃及十大灾难,据《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称,有十大灾难降临埃及:河水变血,青蛙成灾,尘埃成蚊,牛虻泛滥,鼠疫灭畜,人畜生疮长瘤,雹灾遍地,蝗灾绝产,黑暗无边和人畜头生后代死亡。

②指《圣经》中的洪荒。

话？……”

“我？……”她耸了耸肩膀说；“我什么都不怕。”

是这样，她什么都不怕。尘世的闲话不管多么难听，对她这样一颗纯洁的、镇定的、自信的灵魂是没有丝毫意义的。恐惧是我们对人体规律的屈从，而‘来来’已经完全从这些规律中解脱出来，从来不把它们放在心上，那是瞬间即逝的东西，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三

十二月下半月的一天，‘来来’又回到索科罗修女院，那时圣诞节已经临近。那天下午，格拉和堂托梅一起散步，后者看上去比往常爱讲话些。他们谈到了死后的事，安赫尔感到惊讶的是《概论》的作者用简明的教义深入浅出地阐述死亡和我们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他们在好望角和城堡高处转了几圈之后，便去吃晚饭。饭后，格拉又走出家门，想找舅父‘堂苏埃罗’聊一会儿，借此打发时光。到了那里，看见平塔托神父在和市长玩纸牌。他觉得无聊，离开那里，在大街上闲逛起来，最后不知不觉地走到人烟稀少的犹太人居住区。夜是那样寒冷，并且刮着刺骨的北风，不适于夜游，哪怕像一些那样怀有天使般的神圣之情的人。他把斗篷的护面拉到耳根，转身沿着漆黑如洞的大街往下走，看不见一个人影。他走呀，走呀，那是一个昏昏沉沉的地方，他用探针探测着侵袭他灵魂的神秘主义感染到底有多严重。这种感染可能归咎于环境、宗教艺术的摩擦、阅读书籍、孤独，但主要归咎于‘来来’的影响。神秘主义在他身上产生了非凡的现象，例如他对女儿西琼的怀念有别于我们对其他死去亲人的怀念。他一人独处时，总觉得女儿就在身边飞舞，而

且每当他头脑发烧，燃起劈里啪啦的火焰，犹如干柴燃烧一样时，小姑娘的笑盈盈的欢快形象便在他身体周围转动，也想像干柴一样燃烧。他也常常想起堂娜萨列斯，发现她不像生前那样紧锁眉头、严肃傲然，而最为惊奇的是，他开始认为妈妈在大部分问题——这些问题使他们母子产生了隔阂——上反对他是有道理的。对于杜尔赛，他已经很少记起。对他来说，这回忆并不是不快的。但是，最为奇怪的现象是，随着探针不断深入，他发现，除了屈指可数的以某种形式触动他心田的死去和健在的人以外，整个人类越来越使他生厌。在托莱多这里，人的一切已经不像物质的、无感觉的东西那样具有魅力。石块，艺术的精萃，那是过去年代忏悔灵魂的象征，它们有着人们所缺少的魅力。现在人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平庸、低俗的东西，像机器一样地生活着。“堂苏埃罗”像马德里的梅迪纳一家和塔拉穆恩迪一家一样令他生厌。知识庞杂的帕罗梅盖令他生厌。满脑子功利主义的曼塞沃神父令他生厌。狂妄、自负的堂莱昂·平塔托令他生厌。贫贱、不幸的人们，像堂托梅·背上压着沉重的生活担子而没有任何怨气的人们，像胡斯蒂娜和她的丈夫·心情平静、欢快的人们，像特雷莎·庞多哈·生性顽皮，但心地和善的孩童，像伊尔德丰索，都值得他关照，他很想在他们中间寻找友情和伙伴。他的思维方式变了，感情变了，有一种思想在他脑海里渐渐生了根。断绝与外界的来往，逐渐脱离令他厌恶的社会，要为自己生活，要一个人生活，或者同最使他欢心的友人生活在一起。

他从圣托梅和萨尔瓦多往回走，当穿过波特利亚高岗时听见一个声音，好像有人在喊救命。那个地方偏僻无人，黑暗阴森，适宜年轻人谈情说爱和坏人伺机行凶。那条街巷狭窄，像黑洞一样，只是走过第二道弯路，也就是街巷一米的时候，隐约看

见远方有颗豆粒大小的灯光,挂得离地面有五巴拉那样高,灯后面有一尊人们称为‘美好之死’的耶稣像。耶稣头发蓬乱,身穿围腰,神龛霉潮,有铁丝网罩着。他朝着那个悲凄声音的方向走去,直到一处不规整的地方,旁边是圣乌苏拉教堂的围墙和托莱多家族的宅第高大院墙。这个小广场和鼠洞差不多,如果不熟悉通道和小巷——它们犹如细细的小缝一样,行人只能侧着身子走过去——在那儿很难找到出口。那可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格拉不知道多少次在夜间走过这样弯弯曲曲的路时,看见索里利亚^①故事中的人物从黑暗的围墙中走出来!他不得不锁住自己的想象,以便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甚至脚步的回音都好像响着那些故事中歌谣的节奏。那个夜晚,他完全被幻想征服了。那个陌生的呻吟声一定是个身穿呢料肥腿裤、紧身背心的人发出来的,他刚刚被另外一个同样打扮的人用利箭射中,而这个人还会继续在那里,在街灯下走动,把利箭射向第二个人。

格拉离那个发出呼叫声的人更近了,听得更清楚了,那个人在咒骂神明,话很难听,不是十六世纪特有的形式,因为那人不是说‘圣神哟’,也不是说‘天哪’,而是一些肮脏、粗俗的话。格拉看不见他,高声喊着说:

“谁呀,出了什么事?”

这时,他看见有个人影从广场的一个黑糊糊的角落里走出来,径直向他走来,他清晰地听到这样几句话:

“这是什么地方呀……可恶的,是哪个家伙把我推到这儿来的……他妈的,大教堂见鬼去吧,倒霉的家伙!……但是,我这

^①索里利亚(1817—1893)西班牙诗人、戏剧家、西班牙浪漫主义运动民族派主要人物。作品甚丰,且流传很广。

是在什么鬼地方呀？……喂！好心人……帮一把，帮我离开这个可恨的地坑。”

格拉想从声音而不是无法辨认的形体上认出那个人，于是伸手抓住他的脖子，拉到昏暗的灯光下，发现那人是‘堂皮托’，一点不错。

这时‘堂皮托’也认出了格拉，便高兴地喊起来：

“堂安赫尔……他妈的，这么巧呀！……我禽他妈的！……”

“可是，您出了什么事？”

“喂，我说，您别跟我唠叨，我晕了，我疯了。托莱多这个鬼地方，哪个王八蛋创建这个魔鬼地方！干脆在四面点上火，把它烧掉。没什么，我是迷路了，外面转，里面转，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最后钻进这个口袋里，他妈的，我无论转到哪儿，都一头撞在墙上，一直找不到别的出路。我从旅店出来两个小时了，但不能回去。他妈的，这个小镇子！这哪是大街呀，简直是老鼠洞……这么黑暗呀，这么偏僻呀！……就是在大海里，也不是这样呀。两个小时了，东突西撞两个小时了，就是找不到路。我想确定船只的航标，拿大教堂的钟楼作灯塔，从右舷确定方位，它偏偏出现在左舷那边……伙计，如果您不来，我想明天一大早一定冻成僵尸，因为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好了，您现在已经安全了。我送您回家吧，在什么地方？”

“我家？……我家？……”堂皮托一边说，一边怔怔地看着格拉，同时向后者的脸上喷出一口酒气，几乎把他冲个跟头。

“是不是利诺的客栈，那个帝国客栈呀？”

“不是，不是客栈。您听我说，让我这个该死的脑袋清醒清

醒,街道这样弯弯曲曲的,都把我脑袋弄晕了。”

“只您一个人来托莱多?”

“不是,不是。您想想看,如果不是把我拖来,能到这个兽洞来吗?哎呀呀,上帝哟,这里的街道真把我脑袋弄晕了!……满脑袋是浆糊。在狂风暴雨中,我都能让船只找到方向,但是,这些高低不整、杂乱无章的房子把我搞糊涂了,谁能走出这个迷宫呀?对,您听我说……魔鬼把我弄到这里来,是一个穿裙子的魔鬼。裙子是坏东西。您想想看,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我想把破洞堵住,不让寒气吹进来,活见鬼!您看,这地方多冷呀,我一走出门就说:‘回去吧!’说话间,我就在这坑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了,越往前走,越找不到回去的路,那就往后走吧,更糟糕,都不知道往哪儿迈脚了,而且冻得半死,跪在大街中央,呼叫上帝,他妈的上帝不理睬,我就呼叫魔鬼,他妈的!如果不是您来,我一定进阴曹地府了。”

“可是,我们来看看您住在什么地方,’格拉说着,拉起他沿着休达德大街走下去。“我知道您是跟谁来的。你们住在哪个客栈?”

“不是客栈。我们把客栈称做旅店,那儿住着不少拉脚的赶骡人。那家旅店叫?……叫什么来着?我忘记号码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离一个广场很近,广场叫索科……别的记不清了。”

“是桑格列^①旅店吧,在圣克拉拉^②大街。”

“不,伙计,和清血和稠血没有一点关系。好像和家具有那

① 在西班牙语中,“桑格列”是“血”的音译。

② 在西班牙语中,“克拉拉”有“清”“稀”的意思。

么一点关系。”

“我知道了,是希列利亚^①旅店”格拉说,他记起了,那家旅店和另一家叫做雷门蒂多斯的旅店都是堂娜卡塔利娜·德·阿伦卡斯特列的几个亲戚经营的

“对,是希列利亚旅店,他妈的是那儿。快把我送回去,快把我冻死了。”

“太远了。走吧。”

格拉拉着他向市政府广场走去。这时,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相反的想法。他害怕见到杜尔赛。

“可是,去那儿也没有用。”他说。“都十二点多了,旅店关门了。”

“那么,他妈的这么倒霉我得在大街上过夜了。狗娘养的主教,狗娘养的东西,创建这么一个鬼城市!”

“喂 别说话。您住到我那儿去吧,明天早晨再回去,跟我走。”

“太感谢了。我发现,您这个年轻人变得通情达理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时,您像对待黑奴那样对待我。”

“是那样。”格拉说,他记起了在杜尔赛家里发生的那件粗暴的事,心中有些不快和羞辱。“可是,应该忘掉那件事。那天我心情很不好。”

“那么坏呀。不过,总之,我并不记仇,应该原谅,我这方面……完全原谅您,阿门,我们又成为好朋友……请告诉我,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店铺关门很晚吧?”

“现在没有一家酒馆开着。您得忍着点,明天早晨吧。真够

^①在西班牙语中,“希列利亚”是“椅子”的意思。

冷的。”

“这里简直是纽芬兰浅滩。鼻子呀，双手呀，都失去了知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的地方。告诉我，朋友，从这里可以看见的房子，是不是店铺？”

“好家伙，那是大教堂。旁边的房子，是红衣主教会所。”

“大教堂，对，亲爱的大教堂，杜尔赛和卡塔利娜今天把我弄得这样晕眩，领着我去参观，一会儿说看看这个，一会儿说看看那个。唉，真让人头痛！我不明白，只觉得长度比较长。朋友，小心，这是船体长度……这舷多高呀！”

“对，很高。这么说阿伦卡斯特列是个大富婆了？”

“是这样，先生，还有个富翁。您知道吗？他们继承了一座城堡，有四个钟楼，据说是属于那些魔鬼国王的，卡塔利娜的什么曾祖父，玄祖父。总之，我们坐上火车，来到这家客店，主人是我嫂子的亲戚；都是好人，但像您和我一样，有王子风度。我哥哥西蒙总把他老婆的表兄表弟搬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您大概知道，对，先生，是这样，在印花税部门给他安排个工作，他来这里就像个不可一世的帕夏^①。他在部里有个朋友，为他荐举。百伦借给他们钱买火车票。卡塔利娜是那样傲气！……今天，她坚持我们必须去拜访大主教，我对她说：‘好吧，嫂子，你我请出来的主教可不是软骨头，我们得小心被打屁股，我们一进去，他们就会一棍子把我们打出来。’”

他们沿着‘通畅之门’大街往前走，看见寒冷的大气中飞舞着软绵绵的小白点，这些东西打在脸上凉飕飕的，像针扎似的痛。开始下雪了，天空像棚子塌陷下来。雪花稠密，逐渐把房舍

^①帕夏：古代一种高级官爵。

笼罩起来，庞然之物大教堂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给人一种魔幻感觉

“伙计，‘堂皮托’说着在混浊、寒冷的空气中拱了几下；天气这么坏。您看，天色多难看这雪还不小，天阴得多坏呀。刮风呀，大海呀，我不放在眼里但是，可别让我碰上天水合一的现象告诉我，神圣大教堂的大墙，伸到什么地方？起码伸到特尔塞拉群岛^① 上面的那盏灯塔是由左舷墙定方位的，指示哪个港口呢？”

“圣母港，被灯塔照得明亮我们不要停下，天气不好。”

“全速前进……直行！”

雪突然下大了，仿佛天空漏了似的，雪花一团团落下来，从天空到地面划出一道道斜线，不大工夫，地面白花花一片了。船长嘴里发出愤怒咒骂声像雨点一样，夹杂着亵渎神明的词语。那是罗贡大街，坡度很大，十分危险，不容易靠岸。街道狭窄、弯曲，那段路显得更加黑暗无光。“堂皮托”滑倒两三次。“抓住我斗篷，跟着我，慢一点。”格拉一边对他说，一边用手摸着墙，一步步向前移动。他们身上盖满了雪，眼睛也被蒙住；但是，多亏那段路不长，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格拉有钥匙，不必叫人开门。他们走了进去，那时整个房子的人都静静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四

安赫尔叫“堂皮托”不要弄出声响，两个人爬到楼上，点着灯。这时，格拉突发奇想，要把这位客人安顿在帕罗梅盖珍藏其考古工作的虫蛙果实的那间屋子里，在过道的尽头，不用费力就

^① 特尔塞拉群岛：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一部分。

能找到。他给客人找来一条厚毯子，踮着脚尖把他引进博物馆里。这位海员觉得那间寝舱很好，床板，或者说一堆破板子，很可能是从挪亚方舟上拆下来的！他母亲的这个儿子多么坏的床都睡过，不管陆地还是大海，有地方摆放这堆骨头就行。他把毯子盖好，像位绅士似的打起鼾来晚安。

安赫尔躺下来，不禁觉得好笑，原来他想到了和堂伊西特罗开个玩笑，后者一大早像往常一样推开门查看他的拉斯特罗一样的历史博物馆时，一定大吃一惊。不过，他一想到别的事，心一下子沉起来，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好长时间才睡着。他是这样想的 第二天“堂皮托”一定回旅店，讲述如何迷路，在大街上和他相遇，在这间屋子里过夜。杜尔赛一定发起进攻，毫无疑问，她来托莱多是跟踪他这个情人。不可避免地与他一家发生冲突。这些想法驱散了他的困意。杜尔赛纠缠不放，他拒绝情人的追求，一方面使他感到烦恼，另一方面良心上不安。他不要她什么，也不想和她作对。

第二天早晨，他在习惯的起床时间之前便觉得房子里有隆隆声，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呀。他一边急忙穿好衣服，一边想象着发生了什么事。当他战栗地走出房门时，看到一片混乱景象 从圣殿骑士在那里居住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呢。帕罗梅盖举着一把锈迹斑斑的碗口粗的宝剑，特雷莎操着扫把，女仆拿着火铲，堂托梅空着手——他连最简单的武器都不敢使用——在哥特和撒拉逊人遗物的房门前组成一个包围圈。前面那三个人——堂托梅只是颤抖着——用好斗的语言互相鼓励着：“那个臭流氓出来……狗强盗……把你的脸露出来，看看！……”

“堂皮托”从房门冲出来，高声喊着。他看见那几个人拿着可怕的武器，没有做出抵抗的姿态，而是这样说：

“怎么 各位先生,他妈的,我可不是强盗呀 你们小心点,别对我无礼。我到这里,可是堂安赫尔朋友带来的。”

大家看见堂安赫尔不停地笑着,便恍然大悟,愤怒立刻变成了玩笑。

“是孙蒂拉朋友,格拉说,“他到他的宫殿遗址过夜。”

特雷莎问“堂皮托”早餐想吃点什么,对此,那位海员回答说:

“我?……这还用问!把钥匙杜松子酒或铜钟杜松子酒端上来。”

“您说什么 我们这儿没有钥匙杜松子酒,也没有铜钟杜松子酒。喝点可可饮料吧……”

“堂皮托”除了酒精饮料以外,早餐惯用的食品一概拒绝。安赫尔对他的这个恶习表示理解和宽容,一大早天气很冷,喝点酒精有可原,再说这个残疾海员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这位先生是海员吧?神父使劲搓着双手说。“我肯定,当过多年海员。”

“我是航海家,是的,先生 而由于自己的过错,现在在陆地上航行。我在这个魔鬼镇子里搁浅了。”

“喂!”他的保护人对他说。“您如果不正正经经讲话,我不给您端酒来。在这里必须严肃。”

堂托梅一边用哈气吹着手指一边离开那里。其余的人走进格拉房间 堂伊西特罗面前摆上了可可饮料,他透过玻璃窗望着大雪,说:

“伟大的托莱多今天是一片雪白。上帝的街道多么漂亮呀。主教大教堂,你今天看不见我的面容。”

杜松子酒端来了;“堂皮托”一杯杯喝下去,开始醉起来 他

一反常态,脸上挂上了笑容,并且和神父套取近乎,谈吐有些放肆。格拉用怜悯、慈善的目光望着他,在他身上看到的与其说是邪恶,毋宁说是贫困潦倒。帕罗梅盖说,取暖的最好办法是找把大镐把院墙刨倒,把哥特时代的所有建筑夷为平地。堂托梅不顾恶劣天气,披上斗篷去主持弥撒。特雷莎和女仆忙着打扫院内积雪。楼下传来呼喊声,邀请那位考古学家参加劳动,后者立刻拿起大镐跑下楼,但是,他不得不放下镐,拿起笤帚。院子里的景色美极了,欧卫矛上挂满了白绒绒的雪花,恰如搅打均匀的蛋白,井台同样穿上了洁白衣裳,房瓦、屋檐和街灯柱子也无一例外地挂着雪花;一团团雪花不时落下撞在地上,帕罗梅盖一下一下地扫着,地面上积存了不少水。特雷莎完全花白了的头发和白皑皑的雪花一比显得干黄干黄的。

格拉喝了咖啡,“堂皮托”也喝了,好几杯咖啡和杜松子酒下肚以后,这个男人便决定和最寒冷的天气挑战。他们两个人各自点燃香烟,打开窗子,欣赏城市的美丽景象。房顶盖满白雪,教堂尖塔宛如一条条明亮玻璃,闪着明晃晃的白色光芒。“堂皮托”一生中做过无数次远行,但从来没有看见过类似情景,因为如果说纽约的雪下得更大的话,但那儿什么都平展展的,像墓地,而托莱多都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海水的白花花泡沫恰似舞台更换布景那样瞬间凝固了起来,硬邦邦的。大教堂尖顶边缘点缀着精美的雪饰,变化多端的棱棱角角和凸凹装饰给人一种中国幻影术感觉。尖塔耸立在雾气迷茫的空中,在那银色世界里倒显得活泼,尽管它全身褐黑色,这儿和那儿抹着一块块雀斑,头盔上和三冠之顶有几片青灰颜色的东西,在北方特有的光秃秃的景色中,显得更加宏伟、更加匀称、更像梦中巨人。看那副样子,你都会以为它在长宽、在长高。太阳想冲破雾气,把光

线射下来,但只能把金色光芒洒在天空的某些地方。不过,普天之下布满了白银般的洁净寒光,太阳最多偶尔能把它几丝火焰撒在尖塔的风向标上,或者用几束黄澄澄的光线勾勒出托莱多远郊的努西奥、圣约瑟和古老圣多明我的轮廓。

“堂皮托”觉得那样舒适,担心可能被赶走,便抢先以这样的语言暗示说:

“我在这里作为格拉的市民,觉得和天堂一样。您想象不出来,那家倒霉的旅店里是多么寒冷,和卡塔利娜在一起又多么令人烦恼,她昨天晚上把我们气得好苦,嘴上总是那句话,说她家源自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族系,而那皇帝是个‘帕罗哥尔多’^①,谁知道是什么呀。”

“她说的可能是古语言学家^②。”

“对,是这个字。我侄女总是唉声叹气,不停地讲让人流泪的事!……像我这样心情烦恼的老头子,真忍受不了呀,再这样下去,可就忧伤地死去了!”他心中突然升起怀旧之情。“哎哟哟,我的上帝哟!我真想大地裂开一道缝,一头钻进去。他妈的活得太累了,如果不是有点安慰的话,早就葬身大海一百次了。您应该知道,永远看不见大海太可怕了。一个人不是五十年当中每天都看着大海,从甲板抚摩它的脊背,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我只有一个希望,被海洋或陆地收容院收容,给我一口饭吃,给我喜欢喝的东西。您应该知道,在我哥哥家里每天都吃不饱肚子……他现在虽然有工作,我看生活也不会好到哪去,因为他的几个孩子都是骗子,只有杜尔赛除外,她是个好姑娘,对,是

①② 在西班牙语中“帕罗哥尔多”(palogordo)同“古语言学家”(paleólogo)是谐音。

个好姑娘,心眼好,聪明,有头脑,有理智。但是,自从被一个小伙子抛弃以后,整天哭哭啼啼的……看见她流眼泪,我心里很难过。我这个人呀,不会劝慰人,只会接受别人的劝慰。”

“您如果不是酒鬼的话,一定会找到保护人的……苦苦地干了一辈子,不能安度晚年,无家可归,没有亲人,确实是件令人伤心的事”

“一个人为船主效劳了一辈子,而最后落得这种结果!船主用我的劳动变成了富豪,而我,您看见了,连根绳子都没有得到。为什么?是因为我心眼坏吗?我完全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堂安赫尔先生,我把自己的弱点统统讲给您,好吗?他越说越激动,用手捏着裤子。“我统统讲给您吧。我的弱点是女色。是穿裙子的人害了我。我挣的钱被她们用讨人喜欢的小嘴巴吃掉了。我一直改不掉这个弱点,今天是金发女郎,明天是麦子颜色头发的姑娘,任意捉弄、搜刮我。但是,我要问 贪色的毛病,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唉,不能这样呀,先生。我认识一些男人,他们要比我贪色得多,在努埃维塔斯,在西恩富戈斯^①,在牙买加,在维拉克鲁斯^②,这些人腰缠万贯。是命呀,人的一生都是命里注定的。夜晚,我没有喝酒,肚子难受的时候,常常这样想,我一直从事贩运黑奴的生意,把他们运到古巴。那么,我被厄运缠身,是不是和这有关呀。可是,他妈的!别人比我贩运的多,他们买卖黑奴就像买卖煤块那样,现在都成了大富翁,妻室儿女一应俱全,享受着天伦之乐!伙计,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世界这部机车运转得不好,第一位司炉不经心,睡大觉,轮船

① 古巴城市。

② 墨西哥城市。

舵杆掌握在第三位、第四位舵手或司炉手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喂,贩卖黑奴这种勾当,难道是我发明、创造的吗?根本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他妈的在我开始的时候,已经有黑奴存在了,轮船从非洲满载黑奴,运到那里。伯父抚养我,长大以后,让我去干那种事。如果说今天挣了大把大把的金币,明天一定被英国人吓得魂不附体,唉,把命交给了人家嘛……您看,我并不是坏人。如果说我做了坏事的话,我早就赎了罪。请您可怜可怜我吧,让我有饭吃。除了喝凉水以外,我什么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忍受,因为……您应该知道,肚子里哪能盛下鱼缸呀。”

格拉一直用那颗善良的心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肺腑之言,十分同情这个不幸的男人,但是过了好一阵子才说话。安赫尔用眼睛注视着眼前的凄凉天空,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用下面的话安慰那个痛苦不堪的海员说:

“谁知道!……我也许有一天收留您。”

说完,关上窗户。

五

“那可是行大善了。”堂皮托一边说一边把身子又向炭火移了移,他觉得灵魂都冻僵了。“请您告诉我,先生,我在这儿感到很舒服,能不能让我住下去?”

“这不是我的家。依我看,您应该离开……以后,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再来。”

“好吧,您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回旅店了。小侄女一定很惦记着我,因为我是惟一劝慰她的人。您最好到那儿看看,她真的爱您呀……”

那个不幸的男人这样暗示说，在格拉的心中唤起了怜悯的回声，他感情脆弱，容易激动，对于任何出于贫贱人之口的要求都立即给以回应。说实在的，他非常同情曾是他非婚妻子的那个女人，甚至想见她一面，拥抱她。他想到她可能过得很拮据、很贫困，不由地感到心如刀割。

“您应该知道，”堂皮托补充说，他坐在女佣端来的炭火旁觉得很舒服，“您应该知道，可怜的姑娘身体很不好。妈妈和女儿总是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因为现在卡塔利娜想把女儿嫁给一位伯爵，不，不是伯爵，而是一个富翁，她表哥。我嫂子说这个人是堂杜阿尔特或堂加兰多的后代。杜尔赛和她爸爸也吵得很厉害，西蒙一定要把您走时给她的钱——她还没有完全花掉——交给他。那天晚上我们离开马德里时，我那个粗汉子一样的哥哥对她威胁说，如果不把钱包交出来，他就动手打了。我立即站出来，我的性格是当仁不让，西蒙不得不住嘴。可怜的杜尔赛，她是那样好，可是，那样好！……”

安赫尔重复“她是那样好”这句话，心中的疑虑渐渐消逝，一个想法占据了他的心灵：应该安慰安慰那个不幸的女人，保护她不受巴别那样魔鬼的欺侮。

一个上午格拉就这样过去了，中午时他下决心去走“堂皮托”给自己指出的那条路。但是，那时吃饭的时间快到了，两个人商定先处理生活中的这件大事。船长对于保护人邀他一同进餐十分高兴，帕罗梅盖也乐得合不拢嘴，他是个文人，喜欢听大海航行的惊险故事。这个好心的神父听格拉说饭后要出去，心中不禁一惊。

“我的上帝，您知道大街的地面是怎样的吗？三年前的那场大雪，得爬着走罗贡那条坡度很大的街道，即使这样还滑倒了，

险些把脊梁摔断千万不要出去，我呀，地面不变软，决不上街。有人下雪时跑出去观景，我可不做那种事！……容易得风湿病，得肺炎。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这几天的最美好的景色是晚上九点钟躺在软绵绵的床上。钻在被窝里，多美呀，多富有诗意呀！对，先生们，早就说要吃午饭了呀”

他们坐到桌子上，从汤端上来以后，无论格拉还是帕罗梅盖都用话激‘堂皮托’开口讲述贩运黑奴的故事，怎样从炎热非洲运出来，怎样转运到古巴，但是那位海员拒绝他们的要求，他感到羞愧，良心上受到谴责，看那样子他更愿意讲述男女淫乱，而不是历史。最后，堂伊西特罗保存在柜子里、隆重场合备用的上等雪利酒征服了他，一下子打开话匣子，口若悬河似的讲起他的丰功伟绩来，虽然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他确实赋予那些事以仁爱之意。

“您听好，”他转身对帕罗梅盖说，“事情很简单。您的三桅轻便船航行到马德拉群岛^①或加那利群岛^②，装足水和食品，这就万事俱备了！一直向南航行。您会看见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吓得面色如纸……这天黑色甲板上到处是枪眼，那天一切又变得白花花的，以这种方式来改变一点船体面貌，和巡航舰周旋。加油，加油，一直向南，风总是从左舷一侧吹来，您贴着圣维森特岛^③，开过去，再航行十五度就是回归线，然后转向东南，驶入海湾，如果东风特别强劲，要在外海等候，必须时刻注意英国人的巡航舰。最后，您看清楚海岸和目的地，那儿

①马德拉群岛位于大西洋中，属于葡萄牙。

② 加那利群岛位于大西洋中，属于西班牙。

③ 圣维森特岛，属于佛得角。

已经有人带着‘货’守候,准备装船。陆地上用篝火和别的事先约好的信号通知您。入夜,您驶近那里,沿海岸航行,白天要到外海。夜幕再次降临,您再次驶过去,装上另一批,他们都是用小艇运来的,二三十人一船,为了防止逃跑,都用绳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不管人们怎样说,把他们运走是一件大好事,因为那里的国王比野人还野蛮十倍,早把他们看做百分之百的奴隶了,任意侮辱、蹂躏,挖眼睛,用鞭子把肉皮一条条地抽下来。太可怜啦!我们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送到文明国家。在船上,我们待他们很好,对,先生……船舱装满货,驶向大海,一共一百五十人,两百人,他们都是壮实得不能再壮实的年轻小伙子,当然要捆得牢牢的,如果哪一个不老实,您要给他点颜色看……不管他如何反应,这样做就不会出事。他们是贫贱种族……上帝的畜生!我非常爱他们,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当船舱里人体气味难闻时,把他们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拉到甲板上,给他们冲澡……他们感激不尽……接着驶向巴西海岸,就是说一直往南,加油!加油!逆风,眼睛牢牢盯着地平线,看有没有英国船出现。不管您多么小心谨慎,都有可能无法逃脱,巡航舰不知什么时候从天而降。开炮,您必须停船,我的金钱永别了。军官登船,他一把脚踏上甲板,呸!立刻捂住鼻子。他不需要从舱口往里察看,因为嗅觉告诉他船舱里装着什么货。这时,我们的角色改变了:他给您戴上脚镣和手铐,在拿破仑大叫三声的地方①狠狠扇您几个耳光子……根本不听您申诉;并且很有可能绞死您。”

“那些可怜的黑奴呢?”

①这句话是从“耶稣大喊三声的地方”引伸出来的,意为在极其偏远的地方。

“可怜的黑奴可走运了，他们不是去一定生活得很好的古巴，而是被带到英国殖民地……被卖掉……您以为会怎样，放掉他们，一走了之？”

堂托梅听了以后感到毛骨悚然。席间，给船长端来了白酒，堂帕罗梅盖为了暖胃也喝了点。不过，没有法子让《概论》作者多喝些，因为他宁愿被人砍脖子嘴唇也不沾那种可恨的液体。

格拉和‘堂皮托’把帕罗梅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守着炭火，点上灯，桌子上放着书籍、绘图和材料。他们出去时天都快黑了，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广场。街上很难走，危险，有的地段地面像镜子一样，很多情况下要做惊险的体操动作。另一些地段，两个人必须拉起手，像舞伴一样跳来跳去。格拉对寒冷早有所备，从头到脚用毛毯裹得严严实实，鞋子又肥又厚。“堂皮托”却不是这样，脚上穿双夏天鞋子，又旧又破，大衣又薄又小，紧紧地贴在身上，用力拉着才能扣住，扣眼个个豁裂开来，假皮衬领总是围在脖子上，在直棱棱黄草样的头发中间露出那张软木脸，一副猎狗凶相，行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终于来到目的地；堂皮托’抢先两步上楼，把那个好消息告诉给杜尔赛。

格拉从宽大门廊走进一条敞亮的过道，看上去倒更像带篷的院子，骡马在那儿卸载，然后再从右侧的一个小洞转到厩棚里。最里面有好几扇房门，其中一扇可能是厨房的，那儿有火光一闪一闪的，一股股的烟伴着卡斯蒂利亚烹调佐料味散发出来。在历史进程中，民族菜肴一直伴随着西班牙种族，国产的食油始终抵制着外国商品的入侵。左侧，一道摇摇晃晃的楼梯在黑糊糊的隔墙中间通向睡觉的房间。地上，稻草和米粒同泥土混杂在一起，几只小鸡在那儿啄食，顶篷挂着蜘蛛网。这儿和那儿，几辆马车用辕子支在地上，驮筐装得满满的，堆放在一起，还能

看见一瓣瓣蒜头和葱头,农具,坐垫和马具。

安赫尔走进去看迎面看见令人尊敬的堂西蒙·巴别,他正从厨房往外走,身边有个人陪着。此人身穿皮外套,戴着兔皮帽子,一双大皮鞋用黑带系着,这个人是这家旅店的老板,阿伦卡斯特列家族第一支系的有名后代。

“我再说一遍,亲爱的布拉斯,’堂西蒙一边捋着胡须一边说:‘你如果不把账记在我的名下,我决不住在你的店里。不能只看亲戚关系。现在不是这样慷慨的时候了。每个人都要关心自身的利益,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去做,反之,就让人感到不自由……”

六

安赫尔的出现打断了他的话,没等那个人说什么便径直走到曾是他的准女婿的男人面前,仁慈地、得意地说:

“亲爱的安赫尔,见到您太好了!……很高兴看见您。您对我的前途有何指教 我本来想都没想,但是大臣是那样坚持,我没有办法呀,只好牺牲自己的原来计划,接受了下来。但是,活见鬼!我们每个人都是欠国家的,如果我们这些了解阴谋的人抛弃行政当局,行政当局该是怎样的呀?司长叫我立即赶到这里,因为这个省被忽视了许久。我带来一个助手,是个难得的人,他过去是警察局驻此地的代表,十分了解情况。我们已经开始工作,我的朋友,没有别的办法呀,必须来硬的,你就是没有现钱,也得出点血,不然,我们怎么办呀 堂胡安·佛朗西斯科·卡马乔第三次出任大臣时,我就对他说过:‘堂胡安·佛朗西斯科,要敛财,想尽一切办法敛财,把我们的年薪提高三倍……”

旅店老板听见这番吹牛的话,仿佛为有这样一个亲戚而感

到骄傲堂西蒙最后意识到，那个场合，那个地方都不适合谈论年薪的事，于是这样说道：

“可是，我这里说几句让您开心的话，您想上去看望那几位……夫人。”

不时有脚夫进来，牲口的驮筐上盖满了雪花，帽子上、黑色布料或粗呢大衣上也白花花，这些脚夫边走进来边把雪抖搂下去，卸下驮筐，把骡马拉去喂草料。他们一边干活一边用力跺脚取暖，忙完之后跑进厨房烤火。到处是浓稠的煎炒味、青柴和稻草浓烟。整幢房子里充满了客人们的南腔北调，他们是乡下人，习惯高声讲话，述说道路如何难走。安赫尔走上楼，在有编号的绿色房门的过道里，看见杜尔赛向他迎面走来，两个人立刻亲切拥抱，仿佛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

“亲爱的，我一直在等你呀，你应该知道，一直在等你呀。我一直认为，你不会不来，根本没有去想你不来。”

格拉看见她那样干瘦、弱不禁风很是惊讶，仿佛有两三年没有见到这个昔日的情人了。杜尔赛把他领进一间屋子。屋子的天花板伸手可及，倾斜不正。在这间正方形的斗室里摆着两张破床，像医院病床一样只有脏毯子而没有床罩。那面和人开玩笑的镜子，丑化面容，嘴斜眼歪。衣架缺了一只胳膊，瓦盆重新锅过，两三个箱子用来充当椅子和沙发的角色。

“哎呀，亲爱的，”杜尔赛继续说，“你想象不到我身体是多么不好！我觉得住在另一幢房子里好些。但是妈妈坚持来这里，和家人近一些。我一点也不习惯，这里的屋子小得可怜，地板比滑车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无依无靠，周身寒彻。还有噪音，可是，多么吵人呀！整夜响声不断，白天也是这样！每时每刻都有粗汉子赶着骡马进来，脚步在地上响得……半夜里，有伊列斯加斯

马车出发，奥尔加斯马车启程，谁知道什么车呀……人喊马叫，蹄踏地……你以前见过这种根本不是人住的房子吗？我实在不习惯呀，宁愿住在自己的小家里，虽然简朴，但是舒适、干净。”

格拉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答应她找个好的住处，照顾她，关心她的健康。

“只要你爱我，”杜尔赛温情地补充说，“我什么都能忍受。和你生活在一起……在这儿，我有千言万语要说，而这是第一句话。”

这当口儿，堂娜卡塔利娜走进来，身上的毯子从头上裹下来。她说：

“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啊，是安赫尔，真高兴看见您好吗？您看见没有，这天气多冷呀？昨天夜里我都以为我们会变成僵尸，这儿不时兴铺地毯，又没有壁炉，不挂门帘……您说说您的情况……但是，我们来说说吧，托上帝的福，我们终于走了运，情况大大好转，另外，我还得到一笔遗产。我们现在生活得不错，把家安在托莱多，不住在那边了，堂何塞·百伦负责用慢车把家具运来，到时候阿里斯蒂德斯也来。我们租一幢便宜的房子，现在还不太宽裕，西蒙虽有工资，还是应该节俭，再说，以后说不定发生不测。西蒙没脑子，有钱就花，不过，您不必担心，我会让他改邪归正的，把扭曲了的性格改正过来。懒惰是最大的毛病，使健康人变得外强中干，使聪明人变得粗鄙，像蛀虫一样破坏、毁掉家庭。”

格拉看到堂娜卡塔利娜如此明智，心中不由地升起一股敬慕之情，他祝福他们改变了命运，看来全家人的脑子都清醒了过来。这时，堂西蒙又转身回来，喘着粗气，把胡须捋得老高。

“安赫尔留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他说。“这里不是宫

殿,更不是王宫,但以情为贵。这幢房子的主人是大好人,我以他们的名义,邀请您进餐。”

“他不在这儿吃饭,爸爸。你们吃吧。”杜尔赛说,她希望自己与昔日的、重新获取的爱人独处。

堂娜卡塔利娜真变成了一个谨慎的女人,她立刻把研究印花税的专家拉开,后者的弟弟在楼下喊他吃晚饭。

“好吧,跟我说说吧,她再次和格拉拥抱;那个女人搞什么虔诚的信仰,真是胡闹,你现在厌了吧。你不要以为我白白消磨时间。我来这两天了,一直想方设法,曼塞沃神父女邻是我的朋友,我从她们那里得知你的那个反复无常的女人一心一意想成为一个虔诚教徒,根本不理睬你。这是报应。”

格拉听了这番话心中很不舒服,他抑制着愤怒,回答说:

“你如果愿意我们继续成为好朋友的话,别在我面前提那个人的名字,她的事不用你管。”

“好吧,那是不是说,你受到极大嘲弄,或者……”

“我是说那个人对我来说是圣人,对于尊重我的人来说也应该是圣人。我没有必要对你多说。”

杜尔赛把痛苦埋在心里,竭力控制自己不吵嘴。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格拉没有说一句伤她的话,她感到很痛苦,又是提醒又是暗示,想知道他的事,但一无所获。堂娜卡塔利娜又敲着房门,叫他们去吃饭,为了不让人误解他们单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便走下楼,坐在餐桌上。这间“餐厅”离厨房很近,看上去倒像厨房延伸出来的部分,阿伦卡斯特列一家就餐的那张桌子还很讲究,铺着桌布,瓷器要比家中平时使用的好一些,葡萄酒不是装在坛子里,而是一瓶瓶的,用高脚杯喝。脚夫们在厨房里吃饭,像农夫一样喊呀叫呀,大口大口地喝酒。转眼工夫,几大锅土

豆,好几盘炸面包以及烤全羊——带着脑袋,像小猫儿一样——就吞到肚子里。格拉觉得那个古老、纯正社会很有趣,有的男人瘦骨嶙峋,一副吉诃德样子,身穿咖啡色衣服和襟门短裤,头戴短绒帽子,脚上是蓝色袜子。另外一些人则披着斗篷,戴着皮帽。女人呢,有的穿着杂色裙子,有的穿着黑色哗叽裙子,她们把辫子盘在头上,看上去并不像男人那样潇洒。但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讲话都十分典雅,这与他们粗鄙出身相比要高贵些,只是音调粗壮罢了。如果说他们的话中没有把粗野难听的词语净化出去——城里能听到,乡村就更不用说了——的话,听起来很有马利亚纳或霍尔赫·曼利盖^①大段文章味道。菜肴都是西班牙纯正味道,葡萄酒很辣,散发着鱼味。烤肉有一股胡椒味,香喷喷的,令人垂涎。油炸食品更是百吃不厌,余味三四天以后还不消失。阿伦卡斯特列家族的富有女人把旅店主人彬彬有礼地介绍给格拉,男的叫布拉斯,大腹便便,女的叫维森塔,两个人都是五十岁开外的人,朴实、有礼,像他们这样土里土气的人,只在城市和农村的普通人居住区看得见,洛佩^②和蒂尔索^③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人;安赫尔认为这些人都已经淹没在一代代逝去的人群中。无论维森塔还是布拉斯都争着为亲戚的朋友斟酒送菜,他们认为他可能想吃味道鲜美的冷食,便叫仆人打开一盒青椒罐头和一盒沙丁鱼罐头,并且取来一瓶和雪利酒相似的曼查白葡萄酒,最后又打发人从附近糕点店买来鱼肉馅饼。亲切而热烈气氛一直笼罩着餐桌,直到十点多旅店休息的时间。脚夫

① 霍尔赫·曼利盖(1440—1479) 西班牙诗人。

② 洛佩(1562—1635) 即维加,西班牙剧作家。

③ 蒂尔索(1582—1648) 西班牙剧作家。

们躺在毯子上,睡得像死猪一样,他们身边摆着空荡荡的驮筐或一口袋一口袋的小麦;女人们吃过灌肠和面包,上楼到各自房间,把裙子从头上脱下来。巴别和阿伦卡斯特列两个姓氏的成员退席,回到他们的房间。“堂皮托”不敢上街,害怕走失。

格拉和杜尔赛走进后者的卧室,真是百感交集呀,怜悯之情,从记忆中挖掘出来的亲情,猎奇感,在丰盛晚宴之后同杂七杂八的事混淆在一起。天气太冷了,安赫尔不想回去。这些都使他留下来,和昔日的非婚妻子一起过夜。

七

第二天早晨,安赫尔没有贪睡,很早便离开了。杜尔赛一个人,心情悲凄,思绪万千,那一夜虽然两个人一起度过,但她看出,那个男人尽管还是那样多情、殷勤,但已经把他的心丢在了别的地方。她十分清楚,安赫尔的感情走上了一条陌生之路。谈话中,他张口闭口都是神秘和精神一类的事情,表明面前的这个人和过去的那个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堂娜卡塔利娜为了让杜尔赛心情好一些,突然讲起道德课来,这位好心夫人的嘴巴以前很少涉及这方面的话题呀!

“喂,你不觉得和安赫尔姘居不光彩吗?你留他在这儿过夜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什么呀?表哥表嫂,这旅店的正直客人,哎哟哟,看见他一大早就离去,该怎么说呀?你一点儿也不关心我们的地位,不关心我们的社会处境,我们的地位比以前高贵了一些呀!你想想看,我的脸往哪儿放,如果人家说……我不敢想呀!还有一件事,你知道了,我们到托莱多那天,卡西亚诺表哥看见你了,他对你爸爸说,你很讨他喜欢。我看想与你结婚。那孩子真帅,看见他,让人高兴。他过两天还来,这样那样的流言

蜚语传到他耳朵里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呀……我的心对我说，卡西亚诺会认我做丈母娘的。你看看，一条大鱼就要咬你的钩了，而你又和安赫尔那个疯男人来往，这像话吗，体面吗 牠对你来说已经是流过去的水，不再推动水磨。当然啰，他如果在我面前向你求婚，我不会犹豫的，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孩子，那就把目光转到另外一个男人身上吧，考虑考虑他吧，把网抛到那一边，你想想看，半个省都归他呀。”

“半个省 妈妈，你别再夸大其词啦。”

“那么，我们去巴尔加斯，去巴尔加斯看看，眼见为实。当然啰，你表哥如果躺在金钱上睡大觉，那就把我的城堡当陪嫁吧。”

“妈妈，你别说蠢话啦。什么城堡呀，见鬼去吧 您今天神经不正常。关牲口的破房子，墙壁上石块啪啪往下掉，把那东西叫城堡！”

这时，堂西蒙走了进来，把大衣穿在身上，戴上手套，一副傲然无礼表情，同波斯沙^①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女人家，别谈城堡那种滑稽可笑的东西了。我的上帝，把这枚扣子给我钉上！我衣服还没有刷过呢！一个男人这副样子，怎能让人尊重呀。”

“喂！……你把话讲清楚。你说的是什么话？好吧！……我不能把你打扮得像个绅士，你那身民主气味从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犹如这个院子的马棚臭气一样。杜尔赛如果有针线的话，让她给你钉吧。”

“你们这两个邋遢女人呀，气死人呀 依靠你们，真没办法变得体面些。”他喘着粗气。“那就不钉扣子了，让人家笑话

^①沙：波斯国王的称。

吧……既然我们是空中楼阁的主人，像瘪三似的到街上去也就无关紧要了。”

“我要对你说，那可是真正的城堡，”她张开双臂，舞动着，脸色像辣椒一样红。“是真正的城堡，真正的城堡，而你和你这样低贱的人不当回事。你问问布拉斯好了。”

“给我滚，你这个粗婆子。连牲口都要耻笑我们的。”

“你们是不是不希望我恢复我的地位，索要我的权利？她变得沮丧起来，你们想方设法对付我。”

“妈妈，妈妈，看在上帝的面上。”杜尔赛说着，想把妈妈拉到里面去，爸爸、妈妈在楼上过道里争吵，那里的房间都编着号码，“您就别说了，是您的东西也好，不是也好，以后有时间说。”

“所有人都和我作对！……还是和从前一样。所有人都想置我于死地，包括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嫁给他，把他收拾得像个人似的。让布拉斯来，让他说说是不是真的。花三个雷阿尔写份申请报告，就得把拉普拉塔大街的人行道完全归还给我。”她声嘶力竭地大声喊着，“我的上帝哟，我的上帝哟，这是什么家呀！请你开开恩，救救我吧，他们想让我见不得人，把我当做随便一个人，仿佛莱耶斯·努埃沃斯小教堂不在那儿，圣墓墓碑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是何许人也；仿佛圣伊莎贝尔的墓不在那儿，仿佛大教堂装满文件的档案馆不在那儿，档案上说得一清二楚，说得一清二楚！”

这时，旅店老板赶来，堂西蒙比手划脚、绘声绘色地向他解释发生的事情，同时用食指指着大阳穴，仿佛要钻个洞似的。维森塔也走近来，她表情沮丧，一副同情心，尽量安慰堂娜卡塔利娜，她说什么荒诞不经的话都点头表示同意。

“让大家都到这儿来，”那位高贵夫人扯着嗓门说，满腔怒

火,疯疯癫癫的“给我评评理。维森塔,你知道,布拉斯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国王的侄子堂杜阿尔特那个奸诈家伙,我们阿伦卡斯特列一家的情况可能不会这样。但是,他们拿定主意打压我们,我一个女人家,除了求助于上天,还能怎么办?她转身对堂西蒙说,后者想把她推进屋子里。“你给我滚,你这个坏家伙,想用你的民主主义的臭气毒死我。可是,大臣如果不是想取悦我,能给你安排那个工作吗?我对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忠心耿耿,一心扑在你身上,而你根本不珍惜。你应该知道,好多有头有脸的男人追求我,搞对你不忠的事,都被我鄙夷地赶走了,他们把成堆的金子摆在我面前,拉我下水,我断然拒绝。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这样贞洁保身,你配吗?哎哟哟。可是,我一直注意自己是贵妇,不能忘记全家的名声,我们家一点污点也没有;从我妈妈那个支系来讲,都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家人,也就是说皇族家庭的人,他们每个人日常用的东西,都是金疙瘩做的。”

旅店老板夫妇惊呆了,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你拉这只胳膊,他拉那只胳膊,别的人抓住胯股和脖子,把她拉走了,可是她仍然扯着嗓门喊叫。杜尔赛和维森塔把她安顿在床上以后,给她脱掉那件漂亮的长袍,用力按摩,她们是那样用力,就是黄牛也忍受不了。堂西蒙装腔作势地说:

“哎,一会儿就过去了。用力,用力刮……这样。好,神经魔鬼很快会安静的……我去干我的工作了,时间不早了。布拉斯,你能够理解我受了多少罪……你看她,现在变成天使了,纯洁无瑕,仁慈,有耐心,温柔。好了,帮助我好好照顾一下。现在,维森塔,给她端碗肉汤来。再见,再见!”

她的痉挛十分严重。有好几位旅店客人跑上来观看那场悲喜剧,男的穿着咖啡色大衣,女的穿着绿色裙子,围成一圈,争着

出主意如何医治。病情发作足有两个小时，堂娜卡塔利娜才完全平静下来，渐渐变得正常。她根本不记得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重新和女儿自然地谈起表哥卡西亚诺，她对这桩美满姻缘抱有很大希望。不过，她像吃过大亏的小猫躲避冰水一样，下意识地不谈及遗产和城堡，正是这两件事使她丧失理智的。

杜尔赛诺勃蕾已经说服格拉再来看望她，并且威胁说，他如果不兑现诺言，她就去找他。天气已经转好，太阳露出笑脸，大街也不潮湿了。巴别家的这个姑娘行李中带来一件很厚的黑色美利奴毛衣，做工精细的八角大披巾，一双漂亮的高腰皮鞋，皮手笼，手套，头巾。她精心地打扮了一番，真的，还很漂亮，身材显得苗条、匀称，双乳扁平的缺陷用大披巾掩盖了起来，好像穿着紧身胸衣。她一点也没犹豫，立刻上街去寻觅格拉的行踪。不知道她是怎样一下子打听到了他的住址，但是，她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个吃醋的女人什么困难都能战胜。她来到特雷莎的家，后者说安赫尔出去了，她过一会儿转身回来，结果还是一样。

“他一定从这儿经过，”她站在“通畅之门”大街上，这样想起来；“我要在这里守着，一直守到半夜。累一点也不怕。”

她在那儿转游起来，一次返身回来时，看见他穿过市政府大厦前的广场，向圣马尔科斯大街走去，接着穿过“球类运动”小广场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坡度很大的小巷，一直往犹太人居住区走去。她用力拉住他斗篷的护面，让他停下来。这突然袭击，着实使他感到不快。杜尔赛！他正在想着别的事，这事和她毫不相干，而且离她那么遥远……

“你去哪儿？”

“我有急事。这个时候到这儿来找什么，你不怕冷吗？”

“别跟我说冷不冷的。我全身滚烫滚烫的。我们一块儿走

走。”

“不行。”他用亲切的语调说，用以掩饰心中的恐惧。“还是我去看你吧，在家里等我”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不行。人家会讲话的 明天吧。”

“明天 你的明天，哪年哪月的明天呀 我现在先陪你一会儿吧。”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呀。”

“没关系。我来的时候走得更远，我来自你爱我的那些日子。”

“我现在没时间同你争吵。放开我，求求你，放开我。”他变得严肃起来，“现在不是……再见。”

“你逃不掉。”她跟上去，牢牢抓住斗篷的护面。

“你这么讨厌呀。”

“你比我更讨厌。”

“我不听你讲话。”他火了。“你在大街上拦住我，我可受不了。”

“我想拦就拦，我有权利。”

“走，让我安静些。再见。”他说着，快步沿着小巷走去。

可是，他那样做并没有用，因为杜尔赛胆子大，走路轻盈，绕过几条小巷抢在前面，又转过街角，再次来到他的眼前，说：

“你逃不掉，逃不掉。”

“我不理睬你。我要去我去的地方。而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他加快脚步，根本不注意她是否跟在身后。

最后，杜尔赛累了，喘不上气来，这与其说是体力不支，毋宁说心中的悲苦使她感到窒息；她停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小巷的坡

路上，看着他一步步走下去，高声喊起来：

“你找到她时，上帝早就让她死去，这样倒便宜了她，还是让上帝一鞭一鞭地抽死她！”

八

她离开那里，心上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她问了好几个行人才从乱线团般的街道找到出路，来到索科多维尔。她的性格是忍受、温柔，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是这样，因而她没有在大街上大吵大闹，把痛苦和眼泪咽到肚子里。回到旅店，什么也不想吃。

晚上，又发生一场闹剧，原来是福斯托来家里。他和当石印工的朋友住在一起，这次回来是朝爸爸要钱的，由于后者没有表现出给的意思，便向姐姐发起了攻击，因为他得知安赫尔晚上来过，认为他会给女友的钱包塞进不少钱。在这一点上，福斯托并没有搞错。问题是杜尔赛也不想满足这位彩票设计师的要求。他在两处碰壁以后，大吵大闹起来。堂娜卡塔利娜好像又要犯病，把所有事情的过错都推到无赖堂杜阿尔特身上。表哥夫妇不得不介入，抓住那位数学家的一只胳膊，把他拉到门口。杜尔赛不停地哭着，如果不是‘堂皮托’提出一个消除他们两个人愁苦的好想法，不知忧伤、绝望到何种地步。那个想法是，喝杯醇香可口的杜松子鸡尾酒。夜深人静时分，他们把混合甜酒调制出来，真是人不知鬼不觉呀。杜尔赛以十分虔诚的心情喝下安慰人心、遗忘痛苦的饮料。

第二天，她又出去跟踪格拉，但一无所获。在他的住处打听到他已经搬到郊外庄园去了，杜尔赛认为他那样做是逃避现实。她返回旅店，心上压的大石头让她喘不过气来。她迎面碰上表

哥卡西亚诺，他刚刚乘坐巴尔加斯的马车来到那里。他被这个马德里姑娘迷住了，她文雅、有礼、靓美，他向她彬彬有礼地打招呼。堂娜卡塔利娜喜形于色，好像远远地望见一桩美满婚姻的海市蜃楼。卡西亚诺是个仪表堂堂的汉子，三十五岁，丧妻，没有儿女，家中田产很多，贩卖牲口和种子，他还经营运输业，巴尔加斯和卡瓦尼亚斯的马车都属于他所有，他很有钱，在乡下应该是首富的那种人。他朴实，性格粗犷豪放，激情有余而精灵不足，会做生意，在爱情上笨手笨脚；长着一张斗牛士的脸，修刮得光光的，那身材，那光彩明亮的眼睛，说明他是一个纯正的西班牙人，他待人热情，语言朴实无华。他有些粗俗，但诚实可靠，心地纯洁无瑕。他衣着笔挺，灯芯绒黑格上衣，短裤，皮裹腿，有时戴细毛帽子，有时是河狸毛帽子，而旅行时则戴皮帽子，坎肩上钉着银质扣子，怀表链也是银的，还有饰链和别针，衣领没有上浆，后颈袒露在外，健壮，多肌肉，被太阳晒得黝黑，斗篷是贝哈尔^①呢料的，式样一般，缀着边饰，带着深色长毛绒掩面。

卡西亚诺到达那里还没过几分钟，从卡瓦尼亚斯马车上走下一位神父，此人在旅店里可能是个常客，人们一看见他便把他团团围了起来，问长问短，七嘴八舌地说：

“堂胡安，太好啦！……我们又看见您了……怎么样？”

这位堂胡安（他姓卡萨多）穿一条防雨长袍，由于经常在露天穿用而闪着油光；瓦棱帽用带子系在下巴下面。那把雨伞可能忠实地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效过劳。他这个人以丑陋吸引别人的注意，那张脸好像鏊凿的作品，天才的讽刺工匠胡乱雕刻的铁门环或饰着花叶的柱头。但是，那个大自然的可怕造物

^① 西班牙萨拉曼卡南部的城市。

也有长处，那就是欢快性格和仁慈情趣。他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聪明，对生活中的学问和书本上的学问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在托莱多城内一两个教区担任过副主教职务，但是，最近继承了萨格拉那里的一流田产以后，便把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他这个神父一半为城里服务，一半为乡下效劳，总是一只脚踏在祭坛上，一只脚踏在田头。他同卡西亚诺有些交情，同时还沾点亲，总是乘坐他的马车跑来跑去。

别人开玩笑，说笑话，他应答如流。他大骂下雪，天气不好。布拉斯端来一盘火腿片、一坛葡萄酒，他异常高兴地接受下来。这位神父一边和卡西亚诺像饿狼一样地吃着午饭，一边和巴别一家人交谈。在这次短暂接触以后，又有过多次交往，从而结下了亲切的友情，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看到。

堂娜卡塔利娜喜欢上了卡西亚诺，她以母亲特有的潜意识看到那个巴尔加斯人的楷模对女儿产生了好感，她处心积虑地想把这种好感变成爱情。她把两个年轻人拉到一起，面对面地坐着，让他们随便聊点什么，有时把他们丢在那儿，单独呆上一会儿，但她很快返身回来，装出审慎母亲的慎重表情，不愿意女儿同个仪表堂堂的男人久久呆在一起。对卡西亚诺来说，他还没有见过像杜尔赛这样善良的女人，她具有管家理财的能力，聪明，诚实，不愿轻易谈情说爱。杜尔赛呢，她认为表哥确实很帅，待人有礼，慷慨大方，作风正派，也就是这么多优点吧。

“卡西亚诺，有件事顺便提一下。现在，请你把我们从一个疑团中解脱出来。我是不是从欧利亚斯神父那里继承了城堡？欧利亚斯神父就是我的二伯堂尼科门德斯·德·卡斯特罗。”

“那件事呀……是城堡，千真万确。史书上说，它一开始是卡拉特拉瓦绅士的财产，后来当做国有财产卖掉了，您伯父买下

用来关牲畜，马尔帕蒂达铁路承包商们从那儿拉走好几车石头呢。城堡的四角有塔楼，其中两座修筑着雉堞，另外两座渐渐倒塌下来。西南的墙还保存完好，有射击孔和小窗户，和太阳门的情况一样，建筑很考究，听说是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西班牙人的杰作。”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傻姑娘，还不相信？堂娜卡塔利娜说着高兴地跳起来：“看见没有，从四个方向看上去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堡。我们来看看西蒙现在该怎么说。喂，卡西亚诺，那座漂亮的古迹能不能修复呀？”

“起死回生呀……完全可以。瓜达穆尔城堡不就是一个例子吗，是从废墟里拯救出来的。不过，得需要花几百万资金。”

“别胡说啦，不需要那么多。只要稍稍节省点……我们安顿下来以后看看吧。你用卡瓦尼亚斯马车把我们送到欧利亚斯，然后骑你的骡子到巴尔加斯，你在家给我们安排住处，那可是我的房子呀，哎哟哟，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一切应有尽有。那是怎样的年代呀！养的鸡数不过来，不时孵出一窝窝小鸡来，我们还养了两头大肥猪，油光光的，全身都是肉，还有羊羔，面包炉，麦场和葡萄园，酿出的葡萄酒，和天使们享用的美酒一样。我每次回忆起这些，心都好像醉了。卡西亚诺，那一切都是你的了，另外，你还拥有你死去妻子的，也就是特里斯坦家族的财产、教区神父住宅旁的果园和下边一点的水磨，还有……这一切都属于你，我太高兴了，因为你配。我虽然这把年纪了，又一无所有，但看见那些东西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千百年地传下去，也就放心了。”

杜尔赛诺勃蕾没怎么注意，或者说一点儿也没注意他们的谈话。她为了不使自己让人讨厌，像所有女人一样下意识地装

出彬彬有礼的样子,亲切地对待卡西亚诺,起码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呀。她知道,这个英俊的巴尔加斯小伙子有一颗上帝的心,对于她他陷入了错误的境地,为此她对他有些怜悯。但是,她的感情没有超越这一点,如果说表哥并不令她生厌,但也没有在她心中唤起任何兴趣。事情正如阿伦卡斯特列家族那个女人说的,还为时尚早,应该等待香喷喷的葡萄熟了以后。

卡西亚诺每天有干不完的活,交付一大批小麦呀,采购那种那种东西呀,给他雇用的两三个大马车车夫结账呀,不过,他手脚麻利,干活很快。有时先把活放一放,到楼上和杜尔赛、和她的高傲而狂妄的母亲——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谈吐很有理智,举止有度——聊会儿天。吃午饭、晚饭时,堂西蒙经常和杜尔赛的表哥吹大牛,说什么和某某大臣交情很深,能为全省提供保护,询问收成和税收状况,仿佛西班牙财政部就装在他的衣兜里。而‘堂皮托’却比任何时候都烦闷、忧郁,一种浓重的怀念之情像浓雾一样压在心头,挡住了他的视野。他去过格拉住处,可是找不到后者,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格拉不限制他的恶习,想喝多少杯都可以;‘堂皮托’对于格拉的失踪十分恼火,他妈的,庄园,哪个狗日的发明庄园这种东西。

一天晚上,巴别一家和卡西亚诺回房间休息以后,‘堂皮托’同杜尔赛上楼到后者的房间;他发现杜尔赛心情悲伤,唉声叹气,便和她‘一唱一和’,同情她的命运,他厌弃生活,甚至悲观得要跳进塔霍河自杀。姑娘听到他说出这种想法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她脑海里也有相似的想法不断闪过。‘堂皮托’不知不觉地同她谈起了安赫尔,热情夸奖他,称赞他心肠慈善,宽宏大量。但是,他把巴尔加斯的表哥骂个狗血喷头,说他是十足的畜生,浑身散发着廐棚味,像个喜剧小丑。杜尔赛听了这番话更加

愁容满面，叔父的怀念之情和消沉完全传染给了她。他看不见咸涩的大海无法活下去，她呢，看不见爱的天空，整天要死要活。他们两个人在悲痛的重压下呻吟着，如果不是‘堂皮托’想到再次开出那副效力神奇的遗忘药方的话，他们的痛苦不知道发展到何种程度。还好，杜尔赛有钱，她觉得那个老人的建议可以接受，把往事忘在一边多好呀。船长只十分钟工夫便从店里买来那种特制的东西，即三星牌白兰地型香槟酒。杜尔赛虽然觉得这酒太辣，还是帮助叔父把酒消灭掉，她喝了几口，而他却一杯杯往肚子里灌。

十点左右，不幸的巴别姑娘放声大笑起来。堂娜卡塔利娜本来在隔壁睡得好好的，一下子警觉起来，担心女儿变疯，立刻跑过去看个究竟。她弄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呀。但是，看见残留的酒液，‘堂皮托’像条口袋似的躺在床脚下，茫然无知的脑海闪过一丝亮光。这位高贵的夫人一再询问，但杜尔赛闭口不答；她大笑之后，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即使是用火炭烧，也不醒。阿伦卡斯特列夫人那一夜没怎么睡觉，而第二天早晨更令她不安，因为女儿仍然处在那种神经错乱状态。事情很危险，表哥会知道的……唉，我的上帝，只要想一下，就足以使她变得疯癫起来！最后，她仔细地编造了几句谎言才得以把这件麻烦事掩盖起来。她说，女儿中煤气了，因为那个海员魔鬼把一盆没烧好的炭火端进了屋子里……那就当然会……烧点炭火并不是坏事！……高贵的夫人向堂西蒙讲述了她看到和嗅到的东西，两个人一致认为那些可怕的事都是‘堂皮托’造成的，想不让他陪伴，免得影响无辜的姑娘。

布拉斯和维森塔夫妇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对巴别一大家子人这样的负担压在身上也感到厌了，他们尽管是含糊地，但表明

了卸掉那个重担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我们在滥用这两个可怜人的好心。”西蒙对妻子说：“我们应该快些离开这儿。他们如果不想收我们的房租，那就应该送给他们一点礼物，比如，给布拉斯一条裤料，给维森塔头巾，发梳或者别的小玩艺儿。”

“去，去，你这个人 我们的照片出来时，送给他们两张，题上几句话，现在没有必要送给他们值钱的礼物。到头来你应该指望他们送给你东西，店主人应该给你点什么，为的是不让你找他们的麻烦。事情也真怪，到现在还不端出成箱葡萄干、成桶橄榄果或者十瓶八瓶的雪利酒。就是木头人，也不会这么蠢呀，连块时装布料也不送给我，因为你不会对他们罚款，不会逼他们缴这缴那，不会……”

最后，堂胡安·卡萨多帮助他们在城堡上坡的地方找到一幢满意的房子，而且租金不高。这位神父乐于助人。那时，家具也从马德里运来，阿里斯蒂德斯同时到达。他们在那儿很快安顿下来。离开了希列利亚大街那个吵闹、狭窄的旅店，店主人和旅店常客很是高兴了一番。堂娜卡特利娜和丈夫仍然担心“堂皮托”影响杜尔赛，那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不端着瓶子到别的地方，女儿说不定还会干出不当的事来，于是商定不让“堂皮托”住进新家。当然啰，并不是把他赶到大街上。矜持自负的检查官提出用快车把他打发到马德里，给他买一张三等车票（因为没有四等）就是了。

“亲爱的皮托，这是为你好，”嫂子对他说：“你在这里也呆厌了。你不喜欢托莱多而在马德里，你可以尽情地消遣，随便散步。另外，你的儿子‘大自然’在那儿，和别人合伙在安达纳开了间糖果店，听阿里斯蒂德斯说，可赚钱啦。”

“对,你还是去马德里吧,那儿比这儿好,’哥哥补充说;‘马德里像座海港,繁华,车水马龙,还有洒水龙头……再说,酒馆都很漂亮……不像这儿,像一锅玉米糊……去马德里吧,代我们向‘大自然’问好,向百伦问好 你愿意的话,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堂皮托’拿上钱,对那冷酷的辞别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甚至没有说一个单音节的词,瘸着腿;‘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她先到索科多维尔,从那儿坐马车去火车站。不过,他不想在这冰天雪地气候条件下做那次讨厌的旅行,于是在迷宫般的托莱多街道上找到个小角落,为托莱多到马德里难熬的三个小时补充一些燃料。

第 四 章

在 那 边

—

果然,格拉想隐居起来,而这没有比住在他自家的瓜达卢佩庄园那里更好的了。一天下午,这个马德里人同‘堂苏埃罗’夫妇一起吃饭时谈了要住到郊外,在圣马丁桥另一侧度过圣诞节的想法,这对夫妇觉得看见了幽灵一样。这个人真古怪,突然产生了厌世情绪,只是为了度圣诞之夜,竟然住到庄园去,而且正值天气这么寒冷,基督教徒们都倾向住到城镇、热衷家庭生活的时候。

“可是,安赫尔,看来你脑袋有毛病,’堂娜马约尔说;平塔托说得对,他本来把你脑子里的螺丝拧得紧紧的,但现在都松弛了。过完圣诞节再去吧,也好和我们一块吃火鸡呀!”

“堂苏埃罗’夫妇无论怎么说,摆出怎样的理由,都没有说服他。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安赫尔在托莱多住下不久,舅父母就产生一个想法,那个马德里青年丧偶,没有儿女,富有,又年富力强,如果咬上马利娅·费尔南达那枚鱼钩的话,对苏亚雷斯全家将是一件大喜事。这是这对夫妇的幻想,但现实很快使他们大失所望。表哥就是不咬钩,甚至都不像聪明鱼儿做的那样,就是

说,把鱼饵咬下来,丢下钩,大摇大摆地游走。最使父母不快的是,有个士官生却狠狠地咬住不放,女儿对此很高兴,而且安赫尔还助一臂之力。三个人之间‘勾结’起来,从而使‘堂苏埃罗’的计划——这个计划对全家、对所有人是那样合适——落了空。那个士官生出身高贵,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如果是别的时候,苏亚雷斯夫妇说不定不会恶眼看待他。可是,事情偏偏发生在那个时候,女儿以身保护军国主义则令他们格外不快。如果把那条大鱼钩上来该多好呀!他家产丰盈,人又好,尽管有从事革命和共济会的前科,苏亚雷斯·德·莫内格罗家族的人知书达礼,完全原谅了他,特别是看到他走向他的反面,更没有理由追究他的过去。

但是,上帝不想让事情按照‘堂苏埃罗’及妻子的愿望发展。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矛盾,一切事与愿违。您想吃无花果吗?偏偏给您橡实。那时,安赫尔全力保护想当将军的那个士官生,并依据马利娅·费尔南达的愿望向堂娜马约尔说明情况,请母亲允许士官生走进家门。你遇到这种情况,能让他走进家门!堂娜马约尔夫人对军队破口大骂,还说快快把那所臭名昭著的军校从托莱多迁出去,不要再给住户带来不快。每户人家都有姑娘变得疯疯癫癫的,结果军校学员不思学习,长此下去决不是件小事。无论在好望角还是在索科多维尔,每天从早到晚总是闹哄哄的,上演一场场恶作剧。

“堂苏埃罗”并没有大骂军校。不过,内心深处对于军队在祖国历史上多次干涉时政感到痛苦不堪。每当安赫尔谈话中表露出思想上的变化,赞赏天主教象征着美好生活或夸耀宗教团体多么乐施好善时,“堂苏埃罗”这个人们眼中的耶稣会成员的工具体,此刻更加哀叹没有捕捉住这样的人做女婿。太遗憾了!一

个以前演讲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异端思想的人，现在竟然皈依天主教，用同样一张嘴巴大谈特谈圣方济各和圣依纳爵^① 教派如何美好！当然啰，这一切都是马利娅·费尔南达那个傻丫头的过错，当格拉总是以真诚的激情表明自己的新的追求时，她不止一次取笑他，说他俗不可耐，是老古董，而把自己打扮成追求思想自由的人，仿佛那也就是什么服装图样，多变的时装王国似的。

这样，堂苏埃罗便沮丧地注视着他那位亲戚的日甚一日的厌世情绪，隐居的想法，而他本人对人间世故了解甚多，已经嗅闻到，那个人最终很可能变成宗教狂，参加随便一个修道院教派，而这个教派一定十分关注的是，他参加教派要以金钱开路。总之，无论堂苏埃罗如何对他谈论社会义务，还是堂娜马约尔怎样描述郊外寒冷，都无法说服他放弃那个想法。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他毅然决然地去了庄园，事先通知门房把房间准备好。

那座石砌建筑坐落在乡下，多么美丽、多么平静、多么安宁、多么芳香！大雪过后，一连几天晴空万里，东北风已经小了许多，夜里天寒地冻，但是白天太阳温暖，大地和阳光下的一切都暖烘烘的。除橄榄和柏树之外，所有树木都脱光了叶子，但是，那里仍然生长着各种各样深绿或浅绿的灌木，其间，花岗岩样的岩石闪着霜冻的玻璃般的光芒，仿佛上面撒了一把盐或糖。在这处简陋的庄园里，阴郁的橄榄树间隔生长在杏树之中。三月，杏树开满鲜花，五六月挂满蜜甜蜜甜的果实。植物已经凋谢，枝叶枯萎，土地硬邦邦、干巴巴的，岩石中间有清澈泉水流出。

^① 依纳爵（约 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出身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罗耀拉城贵族。

莫内格罗或瓜达卢佩庄园并不像其他庄园，它离圣马丁桥既不近也不远。从这座桥到庄园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先沿着波兰那条古老小路，然后向右拐，顺着卡维沙小河向前走。庄园并不大，除了几段土坯墙外，大部分是十分牢固的石墙围成的院落。庄园内的闲散土地几乎都种上了相应的树木；橄榄树不多，大部分是白杏树和巴旦杏树。不过，在瓜达卢佩南面，格拉家族还有一片地产，是安赫尔父亲买下的。那是一段小山，以前有几座庄园，同属于希斯拉修女院。它的面积比瓜达卢佩庄园大六倍，二者没有连起来，中间有一条公共土地。那个地方叫拉德戈利亚达，以前地上出产很少，甚至一无所有。土地贫瘠，到处是光秃秃的大石头。没有树木，但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草木丛，像熏衣草、百里香和野无花果什么的。没有人住的房子，只是在一堆堆瓦砾——这里或那里堆成小山，很可能是赫罗尼莫家族时代的茅屋废墟，也说不定是朋友杜巴尔时代的东西（这一点也许帕罗梅盖能说清楚）——中有牧人临时搭建的栖身小屋。如果从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眺望不到远处的房屋，这家或那家庄园的散落房舍、精神导引和山谷圣母神殿、希斯拉废墟的话，拉德戈利亚达给人的印象应该是百分之百的荒凉之地、孤独之地，只有隐居者才住在那儿。从几处制高点，可以看见托莱多几座教堂的钟楼和尖顶。拉德戈利亚达和瓜达卢佩之间的最近距离，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

瓜达卢佩庄园看上去像农夫住房，乱糟糟的，没有消遣用的设施，不像别墅。从外面看上去，模仿方砖的样子涂刷着赭石颜色，而在内部，开间大小不一，底层用土和石铺设的地板高低不平。油坊安排在下面；那间不规整的厨房竖着钟形烟囱。楼上只有两间可以住人的房间，踢脚板和墙围是颜色各异、图案不同

的瓷砖拼砌的,那颜色,那图案不禁使人想到是从任何一处倒塌房屋一堆堆拉来的。窗户的拱托也缀饰着瓷砖。房主人就住在这两间屋子里,里面摆着一张带柱大木床,至少毛莱加多^①在上面睡过午觉。床垫、床上用品和桌子都是从托莱多运去的。离庄园大约三十米的地方有小教堂的废墟,在倒塌的墙壁脚下摆着猪槽,那两头大猪白天在小山上寻食 还有羊舍,小鸡簇拥在一片地上;其他地面用来堆放垃圾。小教堂过去一点是白杏种植园,南侧有一堵歪歪扭扭的墙——它的尽头是一座形状怪异的城堡——做为园界。城堡的底层有面包炉,它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就不使用了,黑糊糊的,布满蜘蛛网的炉口总有一只白猫蜷缩在那里。城堡的上层是鸽房,栖息着两百多对鸽子。贴着城堡墙壁生长着三棵茂盛的柏树,年代久远,枝叶葱郁,树冠尖削。

格拉觉得这个地方太舒适了,乡下生活太甜蜜了!那里的社会成员只有看守庄园的老人和他的儿媳妇,最多再加上牧人,他早晨把猪羊赶到山上,晚上回来。安赫尔甚至觉得饭菜都别有风味,看守的儿媳妇给他炸一盘香喷喷的面包,看到这样的面包,禁欲主义不复存在。这样的面包,腌里脊,卡斯蒂利亚杂烩,还有酸味麻辣酱油,把庄园变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德巴依达^②。饮料呢,只有明净的凉水。厨房亦是餐厅,安赫尔看着怎样烹调菜肴,看着怎样把刚刚炒好的菜放在他的盘子里。但是,这种粗鄙的饭菜并不使他厌恶,相反,更加唤起他的食欲。事情太奇

①毛莱加多(生卒年月不详):公元七八三至七八五年间为西班牙阿斯图利亚斯王国国王。

②德巴依达:上埃及,首批基督教隐士的隐居地。

了！他过去来瓜达卢佩时没有一点胃口，然而现在在那里吃饭狼吞虎咽，由此他万分感谢上帝，感谢胡塞帕，她曾给两位神父当过管家（就是说，先给一个神父当管家，后给另外一个神父当管家），很会做饭炒菜。

对于荒凉之地的这类生活，我们大家都能承担得起，而如果再提供一些方便，让人去过这种隐居生活的话，世界将充满格拉这样的人，那时这种人还真不少。瓜达卢佩的最大乐趣是那里从来不来个人，也没有危险碰见‘堂苏埃罗’，碰见平塔托，碰见巴别一家的男人和女人。安赫尔没有带报纸和书籍，甚至没有带任何铅字印刷的东西。白天，他大部分时间用来散步，平日拿根大棍子，从杏树走到橄榄树，从橄榄树走到柏树，从这块岩石走到那块岩石，从瓜达卢佩走到拉德戈利亚达，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身边摇曳不定的景色和托莱多齿形的轮廓；大教堂无与伦比的钟楼统帅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钟楼。

他一刻也没有忘掉‘来来’的形象，他的思绪，对‘那边’的渴望始终同她连在一起，为了能够看清那个方向，他逃离尘世的闲言碎语和劳碌。为了真理活着，只为真理活着，向她学习，跟着她——尽管从远处——是他的愿望和幻想。但是，为了能够百分之百地像他的楷模一模一样，这新生活不应该只局限于修炼，还要积极地做些实事，扶助贫困，乐施好善。这里请诸位看一下，格拉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他是多么困惑呀！把隐居同行善结合起来，既关心人类同时又要做被岩石包围着的庄园里的孤独客人。安赫尔的脑海里一直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因而创建什么的想法便模糊不清；每当他想清晰地勾勒出一一点点轮廓，那个想法便隐去影子。

“来来”的形象总是同天使般的‘西琼’的样子混在一起。我

们不应该说，格拉有幻觉，也不能说他看见了阴曹地府和人世间的灵魂，从而产生了错觉，事情是这样的：夜里，有时是黄昏之际，当冷冰冰的阴影降临到庄园时，他都觉得看见小女儿同她的家庭女教师手拉着手，从柏树的哀凄绿色枝叶中显现出身影，穿着轻飘飘的衣服向他走过去，她们头上戴着金环，那是心地善良的标志。他半睡或者也许完全睡着时，觉得女儿坐在身边，给他讲述她自己编造的妙趣横生的骗人笑话但是，事后记不清女儿说了什么，脑海里只留下一点模糊印象，她的瞎话很可能是最为常见的，人人皆知的真理。

为了消遣，安赫尔有时和庄园看守聊会儿天。老看守朴实、粗鄙。他年轻时当过兵，第一次内战期间参加过许许多多战役。他亲自认识埃斯帕特罗^①、塞拉诺^②和拉孔齐亚一家^③但是，最少有四十年没有见到他们了这位大好人很可能从来没有准确度量时间流逝的天赋，因为谈论三十年代的事，好像上个星期刚刚发生似的，对于伊莎贝尔二世和堂阿方索在位连一点模糊印象都没有。相对而言，他对卢查纳隘口^④和瓜达米诺战役记得清楚些，而一八六八年革命和其他事件没有在他脑海留下任何反响。人们都叫他科尔内霍，人长得很帅，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一副膀阔腰圆的样子，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排头兵。他有一个儿子，因为动刀子伤人而在叶贝内斯那边服劳役，那个做饭的女人是他的儿媳妇，同时也是他的外甥女，是在神父的熏陶

① 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将军、政治家，多次出任西班牙摄政王。

② 塞拉诺（1810—1885）：西班牙将军、政治家自由党的领袖。

③ 指何塞·德·拉孔齐亚（1809—1895）的一家此人 是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④ 该“隘口”实为渡桥，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地区一八三六年，埃斯帕特罗在此大败卡洛斯分子。

下长大的,相貌丑陋,言语不多,很会腌制猪肉、制作血肠。那个粗鄙的牧人也是科尔内霍家族的人,尽管是旁系,格拉到瓜达卢佩许多日子之后才与他有些接触。

没有人去那里看望他 帕罗梅盖虽然允诺过,可是天气那样寒冷,又走那样长的路,觉得力不从心。圣诞节期间的一个下午,他打发伊尔德丰索给他送去圣克列门特修女院制作的杏仁糖和一封信,信中说了许多事,其中有一段话是用特里约式的工整字迹书写的,上面说:“等天气转暖以后,我再下决心走过圣马丁桥,因为我还有个愿望,让圣列欧加迪娅的那孔墓穴再空闲几年才把我这把老骨头埋进去。我都是六十岁的人了,不能在光滑如镜的地面上玩杂技,拉巴旦朋友说过……上帝无处不在,我多么高兴陪伴你呀!为此,如果不是在双鱼星座而是在双子宫星座的话,我亲爱的朋友,那时您如果允许我在您的‘阿纳塞亚’或者说瓜达卢佩庄园里挥舞长镐的话,我希望澄清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疑点。因为我认为,您那幽静庄园的小教堂废墟正是堂赫罗尼莫·德·米兰达神父的真正教团的地址,他于一六一二年六月十一日举行了启用、祝福仪式,把它献给圣胡利安。我认为,我们的皮萨博士,托莱多的权威历史学家和勤勉的古玩收藏家失职了,他断定这个教团所在地就是巴斯蒂达圣母的神殿。”他还说了不少有关这个问题的话。

格拉对于这个严重问题澄清与否并不那么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大的心思看见这位受俸神父兼学者带着长镐和考古学出现在那里。不过,他感谢他的好意,并从伊尔德丰索的来访中得到莫大的乐趣。他饶有兴趣地向这个孩子询问他家的情况,倾听他长篇大论的讲述。这个顽皮的孩子在那儿呆了一整天,来到乡下这个广阔而自由的天地有说不出的高兴,庄园主人也分享

着他的快乐,看见他跳呀跑呀,向蜥蜴掷石头呀,想出各种各样巧妙方法捕捉麻雀呀——他和这些麻雀一样,轻盈、快捷——,心里乐开了花。格拉不让他折磨小动物,教育他热爱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但不要损伤大自然中的任何东西。伊尔德丰索每次看见兔子在山上草丛跑跳,都像变戏法的人那样蹦几下,而如果那里有上百挺机枪的话,他会同时扣动它们的扳机,向可怜的小动物开火。他使劲追赶山羊,和它们比试攀登本领。猪走路本来慢吞吞的,他则逼迫它们迈步大一些快一些。这个不安分的教堂侍童也不让小鸡安静一会儿。他弄到好几根棍子,抽打树干、石头,甚至他自己。科尔内霍养着一头毛驴,去城里都是骑它代步。那天下午这头毛驴可受了大苦,因为伊尔德丰索骑在它的背上,不知转了多少圈,以致这个可怜的动物差一点请求发言,像巴兰^①的毛驴那样。最后,格拉给了他点午后点心,让他回去,请他以后再来。

他陪伴伊尔德丰索一直走过庄园,然后又目送他沿着山路跳跳蹦蹦地往下走去。这当口儿,他发现有个老人迈着疲倦的步子从同一条陡峭的坡路往上爬,一瘸一拐的,走一会儿便停下来喘口气。格拉等他多爬上一段路,想看到到底是谁……噢,太让人吃惊了 原来是‘堂皮托’;有血有肉的真人。

二

船长看见他,立刻精神大振,高兴得浑身是劲,很快走完剩下的坡路。他刚走到朋友身边,就一屁股坐在大石头上,大声哭

^①巴兰：《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他奉命骑驴去诅咒以色列人，天使阻拦他时，他曾打驴子三次耶和華便叫驴子开口讲话，责问巴兰为什么打它。

着说：

“堂安赫尔，我本以为走不到这儿。我来是求您收留我。您不是说要收留我吗？现在我来了，累得半死，饿得半死，冻得半死，渴得半死。堂安赫尔先生，我本来拿定了主意，铁了心，跳到塔霍河里一死了之……可是，那个时候我记起了您，自言自语地说：‘他会收留我的，他一定可怜我这个大海的老人。’因为您应该知道，他们把我赶出来了，把我撵出来了，要把我打发到马德里去，打发到‘大自然’那里去。我离开他们，我是说，我没有去马德里，而是留了下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夜呀！北风刺骨，我留下来，一连三天张满帆航行。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把大街走了个遍，每一家铺子都记在心上。我能做什么呀？一个人孤身吊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儿吃点儿，那儿吃点，给我的盘缠钱一下子花光了。但是，我虽然穷困潦倒，船长的尊严尚在，我不能低三下四，不能走回头路，再回西蒙家里，而且……我要说，三天三夜没有看见床，没有看见热饭热菜，就是说，用自然之火做的饭菜。早晨，跑到修女院打会儿瞌睡；晚上，躺在随便一个广场的木凳上睡一会儿。到后来，我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干脆投河，投河吧……一，二……’可是，他妈的，结果怎样？当一个人想跳河时，心情十分平静，因为他不知道背风舷还有什么。总之，我边走边打听，最后来到这块宝地，您怎样处置我都行。收留我吗？收留，我就留下。不收留，我就跳河，您留在这里吧，痛苦的世界。”

“我也是这么想的，把您收下吧。”安赫尔说着，把他拉到房子里。“‘堂皮托’朋友，糟糕的是这儿没有酒精饮料……啊！对了，说不定科尔内霍有茴芹酒……”

说完，他让“堂皮托”多解释几句，为什么和巴别一家发生不

快 船长补充说：

“自从西蒙有了工作以后，就无法让人忍受。他们在那边，在大宫殿旁边安顿了下来，阿里斯蒂德斯从马德里来这里，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已经看透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我呆在他们身边。我是条老狗，他们骗不过我。事情是这样的……”他停了下“现在，他们正处在关键时刻，想把杜尔赛嫁给那个表哥，叫什么卡西亚诺，此人打扮得像喜剧中的人物，整整一个野男人……不过，把话说回来，看样子他是有家产的，很想把那姑娘弄到手。西蒙和卡塔利娜心花怒放，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可鄙的金钱。这个表哥有个朋友兼亲戚的人，人们都叫他胡安尼托·卡萨多^①，听说是什么大神父，善于安排别人的命运，他把西蒙和卡塔利娜说得晕头转向。我别的不知道，但知道他的丑陋和撒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这样，他们在暗地里搞些名堂。但是，我恨透了金钱，恨透了神父，不过他们漂亮也好丑陋也好，我早就看清楚了，我侄女根本不喜欢那只小鸟儿，所以我不想站在西蒙和卡塔利娜一边。他们为了不让我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便拿我算账，把我赶出来。”

格拉听到杜尔赛父母把她嫁给表哥卡西亚诺，不但不觉得这个想法坏，而且拍双手欢迎，他认为巴别一家人脑海里破天荒第一次生出如此明智的想法。他把这些讲给“堂皮托”，后者早把侄女的事忘在了一边，只想好好享受一下乡下的美丽风光，欣赏周围环境，他爬了那么高，一览无余。

“您看，我太喜欢这儿了。这真漂亮，他妈的 因为尽管看不到咸水塘……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清凉的东风好像对

^①胡安尼托系胡安的呢称。

一个人说：‘我来自大海，把大海带给你吧。’他伸出一只手。“东北，向东稍稍偏一下。看见那堵雾墙没有，那边，市区后面？那边刮来的风大，明天，我的经验如果不失灵的话，一定刮西南风，我想看到刮西南风。”

他们来到庄园时天黑了下来。格拉叮嘱快些做晚饭，因为可怜的航海家一直打呵欠，那样子好像要把脸上的黄色皮肤咬下几口似的，这个处在海难中的人，饿好几天了。他们吃晚饭，还好，科尔内霍还有一点茴芹酒，这对客人是个极大的安慰。

“喂，”格拉说，“既然您在这儿看不见大海，那就到河边钓鱼，消遣会儿吧？”

“我经过那儿时看见有钓鱼的，先生，我看见了，比等候圣约翰放下指头的人还有耐心。河水是那样混浊，流水声音那样哗哗作响，如果有渔具，那就去钓吧。我还看见一条船，像咳嗽药盒一样，把人从那边运到这边来……您说说看，我们能不能坐那条船，顺流而下，到达里斯本，从那儿到大海转一圈，然后逆流而上，回到庄园睡觉。”

这个不幸的海员好像感到很幸福，吃过晚饭，把最后一口酒送进肚子里，便躺在胡塞帕用草垫和毯子为他临时搭建的床上。他没有什么要求，简简单单的，要比豪华精美大床，洁白亚麻细布床单和弹簧床垫更适宜他的情趣和习惯。他从身上只摘脱下三样东西：礼帽、皮衬领和靴子，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仿佛要用身子卷支香烟似的，一切准备就绪，好好睡一觉吧，鼾声就是他的小夜曲。

格拉只是看望他的女友时才离开瓜达卢佩幽静的庄园，每星期两次，因为教团规定不允许多去。从庄园到桥头走四十分钟，而从桥头到犹太人居住区和索科罗修女院临时地址的路程

要短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宅子,紧挨着先是维耶纳侯爵,后是贝纳文特宅第废墟,离特兰西多犹太教堂和圣约翰·德·迪奥斯穷人收容院只几步之遥。无论里面还是外面都没有任何东西像托莱多城所有建筑物那样唤起艺术家的想象力。在临时小教堂以及会客室或探望室——安赫尔熟悉这些地方——里,一切都是那样粗鄙、简陋,没有任何艺术性。家具几乎都是讨要来的,做工粗鄙,风格各异。刷着白灰的马棚看上去像小教堂,有座俗不可耐的法式祭坛和破旧的忏悔室,说不定是从某个破教堂移来的。忏悔室里有几条高腿板凳,以前大概是商家办公用品,后面的矮凳子,毫无疑问是小学生使用过的;一张沙发是维多利亚式的,还有三幅装饰画 圣约瑟、庇护九世^① 和利奥十三世^②。地面铺着瓷砖,沙发前面的一条窄席子算是防寒的。这个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宗教团体是三十年前在马德里成立的,宗旨是到病人家里做救护服务,在本书讲述的事件发生前不久才转到托莱多。修女们临时住在租赁的房子里,她们盼望得到街坊邻里的慷慨资助建一座自己的新楼房。她们按照宗教团体的规定组织在一起,分三个等级,即 修道的,新人教的和准备入教的。“来来”属于新人教的一类。

格拉那是第一次看望女友,看见她身着圣衣觉得有点怪,而这并不是完全因为宗教服装使她显得丑陋,身上的魅力荡然无存,而是——也许——完全相反。过了不久,他的眼睛便看惯了这种变化,甚至觉得从来没有看见“来来”是别的样子。她身穿黑色哗叽百褶裙、宽大衣袖和窄小皮手笼把胳膊连同手腕遮得

① 庇护九世 (1792—1878) 意大利籍教皇 (1846—1878)

② 利奥十三世 (1810—1903) 意大利籍教皇 (1878—1903)。

严严实实,包头不但包住脑袋,而且罩住大部分胸部,犹如教士的披肩。她还不是修道的修女,因而没有佩戴念珠。她肩上搭着黑色披肩,头上系着白色纱巾,两串珠子挂在腰间:一串称做珠冠,每十枚珠子为一组,共十四组,用圣牌分开来;另一串称为宗教团体的徽章或标志,上面有一枚青铜耶稣蒙难像。

她的那双跳动的眼珠特别引人注目,无疑是因为面部只能看见小脸蛋,而且不时被白色亚麻细布的包头所遮挡,看不见头发,前额也只露出一点点儿。他看望她时,有个名叫埃斯贝格塔西翁的修女陪着,她早已开始修道,年龄四十好几,面部肤色白净,而五官漆黑,从而在黑奴般的丑陋和雪花石般的美丽之间形成一种奇异的对比。她的眼睛犹如光闪闪的板岩制成的珠子。这位修女对格拉很热情。这里顺便提一下,格拉已经成为这个新诞生宗教团体的最慷慨保护人之一。他们谈话中,不时提及这个名叫索科罗的宗教团体为在托莱多站稳脚跟所遇到的困难。作为“调料”,他们也谈到道德和宗教问题。修女埃斯贝格塔西翁虽然比那个新人教的姑娘级别高,但在后者讲话时决不插嘴,而是亲切地、聚精会神地听着,仿佛把她看做一个早熟的学生,老师无言以对。三个人像家人一样交谈,有时又似在尘世。安赫尔惊奇地发现圣衣并没有使“来来”改变说话自然的特性。毫无疑问,她认为信教并不禁止她面对面地注视他人,不禁止规规矩矩地发笑,只要这样做有一定的原由。惟一的禁令是不能把手伸给格拉,和他握手。

不知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探望的下午(确切的时间不得而知),这个马德里青年人来到女友面前,觉得一股悲伤之情涌上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看见她打扮得天仙一样美丽,在空中飘来飘去;从而唤起他的想象,她一下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美

人，同时看见她站在许愿和教规这条深渊的彼岸，他突发奇想，要扔过去一个绳套，把她拉到他所在的一边。他认为曼塞沃神父的道理容易操作，便一条条讲起来；‘来来’先是不紧不慢，用欢快的语调为自己辩护，后来渐渐激动起来，用富有说服力的实例这样说：

“在您和伯父不像我那样理解生活之前，不可能懂得那些道理产生的任何影响。艰苦、悲伤和疾病，我把它们看做一种考验，我们不能回避，因为它们降临到我们身上，是对我们灵魂的锤炼，使灵魂变得坚强。没有在这种探求中得到锻炼的人，不可能去过高尚的生活。接受锻炼，并且成为坚强不屈、正直诚恳的人，才是有用的人。您见过宝剑工厂吗？我见过，那是很小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件事，永远忘不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工匠拿起一根根钢筋，放在火里煅烧，烧红以后仔细检查，不知什么原因，有的钢筋出现裂缝或者别的什么……那工匠看了以后这样说：‘这一根派不上用场。’说着扔在旁边的废铁堆里。那些钢铁不能做宝剑，但可以用来做烤肉叉子。对于人我也这样说，谁经受不住考验和磨炼，谁就不能成为宝剑，一辈子当烤肉叉子吧。一个人看见大难临头便痛苦地向老天呼救，仿佛上帝有义务保护他的幸福和健康似的，不会锻炼成材，不能成为有用的人。下面这样的人才好钢材，他们不屈不挠地拼搏着，欢迎别人用手敲击自己的头颅。他们过着穷日子、受到排挤、疾病缠身、有人诽谤时，这样说：‘来吧，越多越好。’”

修女埃斯贝格塔西翁微笑着表示同意，脸上露出一点点骄傲表情。格拉在脑海里搜寻着，但找不到适当的词汇回答她的演说。

“所以，当有人来到我身旁，说：‘帕科伯父眼睛不好，最后非

变瞎了不可……胡斯蒂娜姨妈太劳累了……那几个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呀？’对，我十分悲伤，但很镇定，对此您不应该感到惊讶。我好像正在听见您这样说：‘可是，这个女人多么残忍、多么狠毒呀！对这么多不幸的人如此冷漠无情！’事情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得不到上天的那些礼物，即我们称为困难、贫穷、死亡的那些东西。我认为健康无病、坐享清福的人是最值得怜悯的。灾难代表祝福，意味恩赐。当我们耐心、谦恭地忍受着灾难时，我们便得到一张功勋证书，说明我们是有用的人，除了吃饭、穿衣还有别的用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伯父双目失明，我才高兴呢。不是那么回事，我哪能高兴呢！我感到遗憾，因为别人的不幸比本身的不幸更令我心痛如绞。如果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我将高高兴兴地忍受着。但是，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惟一的权利是同情地注视着，希望他能像我那样忍受下去。好了，我已经看见您要说什么……请等一等。您会问我是是否应该做点什么，从而避免他双目失明。我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让我去做那样的事太可笑了。为了保住他的眼睛，我伯父想出了怎样的护身之符呀？他惟一的看法，只不过是让我结婚。只要我放弃宗教生活，嫁人生孩子，他就会双眼重新见到光明，变得高兴起来。堂安赫尔先生，您说说看，我怎能不发笑呀？’她看见格拉想以理相驳，便又抢先说道：‘好，好，我已经知道您对我说什么。失明并不是反对我过宗教生活的直接理由。他担心没了眼睛，全家便没了靠山，为了避免全家陷入这种困境，就逼着我同意佩皮多·伊利安或者别的有钱男人的求婚。可是，堂安赫尔，有头脑的人能够想出如此没有任何说服力的理由？他们想让我放弃上帝让我遵循的道路，走另外一条令我厌恶的路。为什么？为了不让我几个外甥继续过

贫困不堪的生活。贫困是一个人属于基督的标志！在我们额头上标出‘这是我的’说到这里,我确实想仔细地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随便您怎样说我好了,我要说,再说一遍,我外甥贫穷与否,和我毫不相关。如果上帝让他们命中注定过上好日子,那更好。上帝将给他们展现一条光明大道。可是,即便他们的小姨结婚,找了个大富翁,可不知道姨父姨妈愿意不愿意保护他们,怎能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姨父姨妈身上呀！好吧,您笑吧,笑我这样的讲话方式吧 不幸,真正的不幸,罪孽才是真正的不幸呢。为了使一颗灵魂摆脱永恒的判决,做多大的牺牲都是不够的。但是,贫穷！把缺少发财的手段看做是不幸！您好好看一看,把眼睛抬高一些,从稍稍高一点的角度观察生活,就会发现在生与死之间拥有还是一无所有,是多么无关紧要呀。难道富翁就没有一死,万贯家财能保证他在来世仍然占有特殊地位！……但是,富翁不是也像乞丐一样必有一死,化为乌有吗 请您注意:人生是短暂的,死亡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很快把我们绊倒！从行政首长手里或从出纳员保险柜里获得一块面包与向行人乞讨有什么本质区别？一切都是形式问题,说到底还是虚荣……胡斯蒂娜去沿街乞讨吧！那有什么？她只差这一点就能成为圣徒了。我们靠乞讨而生活。孩子们不能继续学业！学业是什么东西？当律师,让许许多多的人卷入到官司里？当医生或军人,用药丸或子弹杀人 无论学业还是手艺,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您是不是想说,当一个人重现在审判活人和死人的面前时,要向他索要什么学历证明或考试成绩单 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您要怎样回答我的,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想问题,文明将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可是,要知道,我和文明没有任何关系,对我来说文明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当然我也不讲它的

坏话。我知道,世界上永远有富人,也许应该有富人 不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我呢,如果允许挑选的话,我要和穷困站在一起。我一无所有,也不想拥有。财富烧伤我的手,我把‘我的’这种想法从脑海抹掉、除掉,因为这种想法,请您相信我的话,常常占据着很大的空间,不给别的想法立足之地,而这些别的想法更应该占有它们的位置。我要说:别人可能有点什么是自己的 但是,我的,属于我的,我敢说什么都不存在。只有上帝才是万物之主。我属于他,什么都不属于我。”

三

格拉从那儿出来时脑袋里乱糟糟的,因为他的女友言简意赅阐述的想法使他神往、就范,从而不能理智地对它们进行分析。“来来”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威信那样高,权威那样大,以至在他面前变成了人类第一人,一个十分高大的人,特殊的人,她身上具有凡夫俗子所没有的品格和特点;他好像被道德的万有引力吸引到“来来”的轨道上,永远想着她、模仿她。

他呆在乡间寂静庄园里,不时地回忆着女友讲的话,思索着,分析着,力图向上找到一种最高的综合法或向下找到把那些话运用到一般生活的方法。那个星期他一直努力消化那种一年前他还觉得根本无法消化的高雅神秘主义。他感到最为遗憾的是,每个星期的几次探访并不总是愉快的,因为有时竟然觉得有魔鬼作祟,有其他人在场,从而很难同‘来来’亲切交谈。探访日子都是固定的,很多时候都有一帮男女聚集在那儿,这可是该诅咒的事儿。在众多最为倒霉的下午中的一个,格拉刚刚走进,便看见可敬的三人团出现在厅里,他们是‘堂苏埃罗’堂娜马约

尔和马利吉塔·费尔南达^①不大工夫,院长维多利亚·德·拉·格鲁丝和另外两个修女来了,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刚刚开始谈话,“堂苏埃罗”就变得令人不可忍受,他说托莱多有这么多像索科罗修女院修女一样的杰出人物,一定会带来许许多多好处。他的话充满嘲讽味,有意刺伤修道团体,说它们和现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因为还不如经营糖果店,卖点蜜饯和拔丝鸡蛋什么的,能够减轻国家的负担。堂娜马约尔和院长唠叨得没完没了,马利娅·费尔南达看见“来来”这个新修女十分灵巧地钩织着小针线活儿,便要她解释怎样使用钩针、怎样钩织。后来,她们谈起了罗哈斯那几位夫人,太遗憾了,她们死得好可怜呀。安赫尔觉得那个下午最乏味,真讨厌时间过得那么慢。

他常常把堂托梅带上,想让他帮助缠住别的探访者,从而使“来来”脱身出来。可是,这位《概论》作者社交能力那样低下,那样寡言少语,几乎每次都使他的计划变为泡影。

然而在那些美好的下午,他和新修女“来来”那个肤色白皙的修女——犹如一尊雕刻在雪花石上的黑奴,白色睫毛,乌黑的眼珠——独处时,备感幸福。如果谈话一开始没有触及崇高的话题,他便努力向最高尚的道路、区域上引导。“来来”的想象插上了翅膀,轻车熟路,跟随她的男友飞翔,脑海闪着一颗颗火花,信念越来越坚定。她那样看待人类生活,认为尘世没有任何东西可颂扬的,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虚荣浮华。她坚持这样的原则,除了自我拯救之外,追求任何目标都是愚蠢的行动。

应该指出,“来来”曾经在她的原来男主人身上唤起一种激情,现在在修女中间也唤起了一种相似的感情,尽管不是那么炽

^①马利吉塔系“马利娅”的昵称。

烈,就是说,每一个修女都把她看做一个非凡的女人。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她们对她肃然起敬呢?她谦虚,把自己看得十分渺小,干活抢在前面,而总是最后一个休息,不折不扣地遵守修女院的规则,从不违反。她是最热情的护士、最勤俭的管家,从不多言多语,最富有忍耐精神,对待任何事情都心平气和。总之,她以高尚的理解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她有时也打破沉默,但那是别人请她对精神生活或世俗生活发表看法,这时她讲出的话感人,有说服力,没有人怀疑其百分之百的正确性。

有几个下午,格拉带着神秘主义者称为修炼的精神状态返回瓜达卢佩,脑海里翻滚着许多想法和意念,即有个女人想在他头脑留下的那些积极、具体的想法。“来来”的所思所想,他必须带到行动中去。这个行动的助推力或者说种子来源于他的女友。那些想法和意念渐渐在他的脑海里变得具体了,成了可行的、现实的东西。现在,机能完全变换了;“来来”成了“父本”,而格拉只是从事被动的孕育、实施工作。创建新教团的设想是“来来”提出的,以后在现实中重塑了出来。这种设想处在模糊阶段时,安赫尔几乎没有注意到,但随着越来越具体化,才引起他的关注,最后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一定要创建,对,一定创建,可是,创建什么,怎样创建,怎样的形式?他只知道应该创建,但并不清楚确切的轮廓,在他脑海渐渐有了模样的那个东西到底是怎样的。

庄园的那些夜晚是怎样的呀,谁如果能够描绘,一定会动笔绘制下来的呀!科尔内霍用修剪下来的树枝把火烧得旺旺的,主人,看守,胡塞帕,“堂皮托”和牧人——对于这个人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介绍——围在周围。牧人名叫蒂尔索,一个地地道道的原始人,粗俗、野蛮。他头发坚挺,胡须浓稠,身穿鹿皮裤子,

厚皮靴子 他的褐色粗呢外套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形状、颜色,好像是一块块火绒拼凑起来的;皮帽子因为日久天长而变得油光闪亮。他的面部,皱纹纵横交错,里面塞满了尘土,两只机灵、活泼的眼睛,仿佛燃烧的小火炭偶然坠落在那个干瘦的面团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使它燃烧起火。

蒂尔索没有年龄,就是说,很难看清楚他的面部特征。他不知道自己的全名“蒂尔索,还有什么?”主人常常这样问他,而他只是耸耸肩膀在那个地方,他表面看上去像个呆子,有时又像个小丑。他认真看护羊群,当然,把牛交给他也不那么容易丢失。他有生以来只去过托莱多两三次,活动的天地只限于圣马丁桥和纳姆布罗加山之间,也就是瓜达尔哈罗兹河和阿尔戈多河之间的那块地盘。他讲话的语句短小,词汇贫乏,而且过时的惯语、习语居多,听起来好像在讲一种死去的语言。他甚至连脸都从来没有洗过。他看不懂钟表盘上指示的时间,但却观看太阳的移动能准确地说出几点几分。夜晚,他只看看星斗的位置便能讲出是子夜还是丑时。他不知道什么是咖啡,对巧克力呢,他这辈子只品尝过一次。他对所有人都用你或“沃斯”^①相称,但主人例外,对他总是用第三人称,因为在他那笨拙的双唇上,“您”这个字总是讲不清楚。他从放牧的高处看见火车行驶,但从来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他的道德意识好像仍然处在萌芽状态。然而法律意识却很强,你的或我的想法在脑海里清晰地闪着光彩。他这会儿表现得像个野人,那会儿又机敏得引人注目。他有点医学知识和天文知识,也有点诗才。

“堂皮托”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听他讲话,无论懂还是不懂,

① “沃斯”是古西班牙语使用的代词,即复数第二人称“你们”

都笑得前仰后合，因为这位海员十分缺乏那个内地孤独男人使用的词语，必须请科尔内霍把句子翻译过来，比如有这样一句话：“您如果到山上去，一定会碰见兔子，尽管处在成长期^①”，在现代通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小崽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员的耳朵习惯了那个粗人的仿古西班牙语的讲话，而且没有多久便成了好朋友。夜晚，他们一边烤火一边长篇大论地攀谈起来，当然酒精是不会不参与进来的，因为“堂皮托”得到主人的慷慨允诺，可以尽情享受他喜欢的那种浆液。他请牧人品尝，而这个粗人每当扬起臂肘把酒送进肚子里时，总是舔着双唇，回味着美酒的醇香。喝点酒，放几枪，这是他最大乐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野人接受文明种族的头两样东西就是火药和白酒。

“堂皮托”陪着他放牧，不叫他的名字，而是从第一天开始就给他起了个十分复杂的绰号，其他人很少能一下子说得一清二楚。

“这个鬼小子，”海员对格拉说，“除了肤色之外，和我在非洲海岸认识的一个黑人酋长长得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个人。那个非洲人把黑奴用绳子捆在一起，一串二十人，二十五人，然后交给我们。这两人除了种族不同外，那个野人和这个酋长在眼色和姿态好像两滴水一样。每当和蒂尔索谈话时，就觉得那位名叫达达布根克的朋友站在我面前。”

他们接触、由庄园的看门狗“加秋波”陪着在田间小路和峡谷一起漫游后不久，蒂尔索便对“堂皮托”呼叫他达达布根克这个鬼名字作答了。说句老实话，当“堂皮托”从岩石中间或灌木枝叶中探出头来——佩戴着黄色皮领衬，蘑菇帽压在脑袋上，露

^①这句话中，动词使用古西班牙语惯用的形式。

出一张软木脸来——，一定像头藏匿在那一带某个山洞的野兽跑出来寻觅黄牛，几只爪子扑上去，瞬间把它吃掉。当然，野兔和禽类对他也是这样想的，从远处望着，与其说怕他这个人，毋宁说怕猎枪，转眼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必须讲清楚“堂皮托”是个蹩脚枪手，就是打五枪，连一枪也不中目标。如果科尔内霍不出来帮他一把，狩猎对他来说只是徒有虚名。

夜晚守在炭火旁边，格拉很愿意听他们聊天。“堂皮托”讲述海上冒险航行，达达布根克、科尔内霍、胡塞帕和安赫尔本人都张着大嘴听得入神，什么轮船在波涛中间颠簸呀，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什么汹涌海浪从船首冲上甲板，把救生艇、畜笼，甚至人员统统席卷一空，隔板和天窗破碎不堪，什么在浓雾之夜里海员的心抽搐不止，不知道航行在什么地方，担心随时撞在暗礁上或别的船迎面相撞，什么用凄惨的哨声和汽笛互相通报，大气中凝聚着悲哀和恐怖，什么突然两船相撞，像玻璃一样一下子粉身碎骨，什么海水涌进寝舱和货舱，像沸腾的瀑布一样，吓得所有人嚎叫着逃出来，徒劳地寻找救命法子，直到沉入大海之底，凶恶的鱼类一拥而上，把他们当做餐点眨眼工夫吃得精光。你们还可以听到遥远的、炎热国度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在那里，所有人都是黑皮肤，全身一丝不挂，到处搜寻基督徒，烤着吃掉。他还讲述高度文明的城市，火车和这里的小狗一样在大街上奔驰，豪华的饮料店比比皆是。总之，你们可以听到，他妈的，前所未有的传说，在比塔霍河大得多的河流下面挖掘地道，航船通过运河可以从这片大海跳到那片大海；像大教堂一样庞大的轮船装满人、畜、糖、米、酒，在大海上向前航行，砰，啪，螺旋桨不停旋转，像巧克力小磨一样；一架大机器推动着一切，蒸汽呼呼作响，从一些管道出来，又钻进另一些管道……他不知道怎样解释清楚

些“对,把水烧热、烧开,形成蒸汽,最后……你们见过云彩吧?对,和云彩一样,白色的,白色的烟雾,比几匹马合起来力量还大,从管子钻进去,转到汽缸里,对……产生推力,对……出来以后,凝结成水,再回到……”

蒂尔索(明白地。)嚯,像托莱多大教堂的风琴一样,风进去以后,从笛管吹出声音来,而汽笛声和风琴声一样,蒸汽在管子里钻来钻去,产生力……

胡塞帕 我的上帝,你们大海上的人都搞些什么名堂呀!我听人家说,不知道在什么大海里,有条装着金钱的大船沉到海底,好几个人把脑袋钻进大玻璃瓶子,下到水里寻找。

蒂尔索 嚯,你们到海底去捞钱,太可怕了 戢呀,打死也不下去!

科尔内霍(自以为大人物。)畜生,那些下到海底的人是潜水员,身穿铁衣,就像武士圣周五巡行时展示的盔甲一样,头前有块镜子,在大海深处能看清东西。

堂皮托对,说得完全正确。

蒂尔索 以前的大老爷堂华莱士的儿子、大学士堂佩拉约给我们讲过,你们没听说过 他说,有好几艘大船,大得很,前面挡着铁板,上面架着大炮,足有四五条黄牛那样大,放一炮,从你耳边射出去,不知多少人四脚朝天地死去。

堂皮托 那是装甲舰,对,炮火特别厉害。(绘声绘色地描写海军的威力。)

胡塞帕喂,您驾驶轮船到过许多城市吧?

堂皮托 多得数不过来呀。北方,去过利物浦、汉堡和安特卫普 地中海沿岸城市,有那不勒斯,的里亚斯特和马赛 东方,有新加坡、澳门和马尼拉 西方,整个美洲,从蒙特利尔到布宜诺

斯艾利斯 加勒比海地区,从这头到那头走过许多次 非洲,到过好望角附近。

蒂尔索 嚯,狗娘养的,跑的地方真多呀!

胡塞帕喂,到过罗马吗?

科尔内霍(想讲讲自己的军旅生涯。)别犯傻了,罗马不是海港。我们和科尔多瓦将军^①到过那儿,庇护九世为我们祝福过。

蒂尔索 神父中的最大神父住在罗马,人们都叫他教皇。

在谈话转到斗牛这个话题时,气氛更加热烈。科尔内霍在伯爵的草场住过一些日子,自以为比谁都知道得多,便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可怕事件。胡塞帕眼睛闪着火花,她在托莱多斗牛场看过两场斗牛,但都没有看完 现在听了斗牛的故事,想象的翅膀有力地扇动起来,犹如把燃烧的柏油倒进一堆干柴之中。野人蒂尔索没有看过一场真正的斗牛,只是在牛场里看见几头公牛散放着,自由自在地走动。他说,有一次,他来到公牛当中,看见两头牛在互相顶撞,牛娃子往它们身上掷石块,而他是那样害怕,一时间屁滚尿流,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生“病”。船长讲了在加的斯、哈瓦那和马德里看过的不同的斗牛场面,真真假假,胡编乱造,比如,他在赫雷斯看过一次斗牛;一头凶猛的公牛跑到场内以后,谁也不敢迎上去。他看到这情景,立刻下到斗牛场里,扎枪一刺一拔,就让那头牛送了命。斗牛士们十分佩服,把他抬起来,送回家。不消说,在场的人都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因为斗牛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独特话题——真正西班牙人对这个

^① 科尔多瓦 (1798—1840) :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忠实支持者。

话题十分感兴趣——引进他们谈话之中时,无论野人蒂尔索,还是粗鄙的胡塞帕和老兵科尔内霍都像疯了似的。

四

这四个人围着火堆,格拉在不远处听着,不作声。兴趣盎然的交谈——有时‘堂皮托’虚张声势地大讲一通,有时三个乡下人粗鲁地插些话——并没有使格拉——在脑海里思索着与他们谈话内容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事情——感到厌烦,而是觉得那是伴奏曲,也可以说为他打着拍子、敲着节奏,让他的思绪更清晰、更有条理。于是,当那几个粗人的谈话有时中断下来时,格拉的思虑也停下,仿佛一架机器出了毛病。而当胡言乱语再次响起来时,他的大脑又重新运作。在凝思的主人的思绪和那几个不幸人儿的观念之中有什么联系吗?从常规的逻辑上讲,没有任何联系。

格拉的计划渐渐伸出头来,但不完整也不系统,只是零散的,这一点儿那一点儿,犹如一块块纹理漂亮的石块,适当切割、套接就能成为一座美不胜收的建筑物。

第一个想法 他对女友的崇高、高尚人品一点也不怀疑。她阐述的观点是上天的灵感,也可以说是上天交给她的任务。由于‘来来’,格拉恢复了孩提时的想法和对神的信仰,恢复了那种坚定信念,那宇宙最高指示在于一个永恒的造物主的神秘意志,他选择一些自己的婴儿,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获得神意,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为其他人指明幸福之路。‘来来’正是这些天遣灵魂中的一个;他感到幸运,在精神危机的那些日子里与她在一起,他复活了,战胜了邪恶,这应该感谢她 只要眼睛不停跳动的姑娘看他一眼,说几句话,就足以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为了感谢她的善举，他要帮助她从纯洁灵魂发出的神圣之波传遍全世界。他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实现那个具有灵感的姑娘的美好想法，要把自己的钱毫不犹豫地用在如此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上。对，他要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创建一个教派，一个教团或者教友会，把‘来来’全力追求的目标变为现实。他要做好全部辅助工作，她，操办实质性的东西。她如果愿意，成立的机构可以完全是修炼性的，也可以是慈善、仁爱性的，在她倡导的天主教精神指导下运作。如果指派去关照穷人和残疾人，他将义无反顾地到各地去寻找，把他们集合起来，送到能够治愈他们不幸的地方。如果是照管病人，他将跑遍肮脏、狭窄的地方，把面色可怕、身体不好的人都收拢在一起。如果那个女圣徒决心与道德沦丧作斗争，改造恶习、改造妓女、铲除邪恶，他要把罪犯一个个抓起来，根据‘来来’的指示送到那样一个地方，使他们重新作人。

这个计划的主要部分是，他把自己看做是那些不幸人中的第一人，病人中的第一人，犯人中的第一人，从而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进收容院、兄弟会、教友会或者其他什么组织，但并不取消他是创建人的身份，也不免除他负责物质和外部事务的责任。

第二个想法当他全心全意致力于实现‘来来’学说以后，要彻底断绝与尘世的来往，只保持和他的天国女友、老师的关系。

要与一切社会机构和领导这些社会机构的华而不实的资产阶级彻底决裂。他已经下定决心，砸碎一切可怕的枷锁，认清社会机构的严重弊端。它已经很难改造，要找到一整套政治处方。社会愿意怎样、能够怎样改造就怎样改造吧。他与社会只保持一些必要的关系，即从它的内部把呼唤救助的穷人收容在一起。对于他来说，没有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像以

前一样,不想改变或重塑公共权力机构和所有制。将来出现的任何结果,可恨的民主也好,强硬的极权主义也好,他已经不放在心上,只要未来的立法机构不把刀子插进宗教精神的新的花朵里。而如果刀割这些花朵;‘来来’会有办法救治的。她作为神秘主义的妻子,在理想婚姻的最高范畴之内负责家庭的道德管理工作。她拥有百科全书一样的知识,能够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

第三个想法 说到宗教实践,他尽管在‘来来’的影响下重新恢复了孩提时的感情,重新恢复了惟一、仁慈上帝的中心思想和灵魂不灭之说 尽管基督教的美学日甚一日地使他神往,把基督教道德视作不可替代的东西,仍然看到教会机体有些礼仪,在他看来应该修正。当然,他心中虽然存有种种疑虑,还是像我们从天主教先辈那里继承一切一样,一古脑儿地接受下来,因为‘来来’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呀。这个马德里青年,每当想到那个高尚姑娘接受任务,去重新开拓幸福、真理之路,便把那些疑虑抛在一边,认为自己站得很高,那个任务在天主教之内要比在别的宗教之内完成得更好,而‘来来’正是为此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具有崇高的正统思想和莫大的魄力。说到教士阶层,这个新教派两创始人之一认为他们需要好好‘检修’一下,正如机器,不管质量多么好,使用久了就应该拆卸开来,经常清洗 但是,他把自己的看法讲给‘来来’;请她赐教,她如果认为教士们应该像现在一样在原来职位上继续履行职责,他本人不提出异议。说到底,一切按照既定方针去做,伟大的计划不会遇到任何障碍。

结论 他身上的原来信念,即邪恶是实实在在的,而善良只是邪恶的停顿、稍息 现在这种信念不复存在了;‘来来’学说建立起来了,传播开了,这个学说认为邪恶和善良是同样实实在在

的东西,惟一的区别是邪恶在一个人身上扎根生长,而善良则是别人身上的东西,就是说,邪恶凝聚以后要忍受,而善良,要努力去做。

这个劳神的计划脱胎以后,他站起身,不顾夜间的寒冷,跑到外面,让沸腾的脑海清醒些,把温度降下来。那几个人仍然围着火堆,继续聊天,他们对主人突然起身出去、活动四肢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注意他做什么。安赫尔看了一眼天空高远深处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对自己表示很满意,他有生以来从未这样满意过呀。他看见生活之路有了一个伟大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从属于另一个更伟大的目标。他同过去的自己相比,不能不鄙夷过去的一切,而为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那时他虚荣心太盛,而现在要在社会上做一个无名小卒,在人类等级中像‘堂皮托’和达达布根克那样卑贱,不被人们所注目。

他重新走进厨房,看见胡塞帕困得身子东侧西歪,嘴张得像双耳筐那样大。蒂尔索也不在聊天,慢慢地退出来,懒洋洋的,那动作与其说像双脚走路的人,毋宁说像四蹄动物。在牧人向草房走去时,‘堂皮托’拿起毯子钻进油坊,那是主人给他安排的寝舱。

格拉发现他脸上不时现出厌恶表情,压抑得抬不起头来。

“打起精神来,‘堂皮托’,我们在这儿不是很好吗,在别的地方,到处充满着粗鄙,索然无味,生活中充斥着虚伪。您是不是想念大海啦?大海呀,您放心好了,我们会有大海的。眼下,我要关注一下,不让您缺少任何东西。”他看了下他的双脚:“对,那双靴子太不配基督绅士的身份了。明天让科尔内霍去托莱多给您买一双来,买一双最好的。”

“亲爱的堂安赫尔,”他用力拥抱他,“太感谢了。我一直在

想，螺旋桨该换新叶片了。可是，朋友，手头没有……他妈的，圣……”，

“哎！您不能骂任何人，更不能骂圣神。绝对不能说‘日他娘的’这种话。让科尔内霍再给您买件山斗篷吧，穿上不冷，把那件大衣扔了，好像小提琴的套子……”

“好呀，好呀，有斗篷了。陈旧的甲板，你该高兴了，现在有人给你换上新帆了。”

他脸上的厌恶表情神奇般地消失了，从胡塞帕手里接过吊灯，向他的寝室、他的简陋床铺走去，那是他的安乐窝，每天都睡得很香。安赫尔一个人留在厨房里，他不困，无意躺下，他借着炭火的亮光痴迷地欣赏着宽大灶膛里的火光变幻着千姿百态，火快熄灭了。干柴已经烧成灰烬，但仍然保存着原来的形态，只是由于自身重量才往下塌陷，变成许许多多发光的碎片，微弱的沙沙声犹如一个个没有吐出双唇便夭折的音节。炭火熄灭时，其形状变幻万千，这会儿像人和兽的面孔，那会儿又像树木枝条，渐渐变小，最后被灰烬吃掉，被寒气吞噬。

“还差得很多，很多，”这个孤独的男人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睛没有离开灶膛；那个想法还不完整，还不能付诸实施。”

他从厨房出来向楼上卧室走去，黑糊糊的，摸着楼梯栏杆慢慢向上爬。当他躺在床上时，视网膜仍然印映着炭火熄灭的情形。他睡不着，失眠倒不使他感到烦恼。这样更好，更好，这样可以尽情地遐想，用思想的链条用力敲击一些暗点，可以从中弄出火花来。最后，他有点昏沉了，但仍然想用理由努力说服自己：“来来”和“西琼”就站在他的面前，互相拉着手，她们身穿白纱，头上戴着金色光轮，那不是他的幻觉，而且真真切切的实体，

真真切切……她们两个就在那里 但是他每每睁大眼睛时,她们都顽皮地隐去影子。“真怪,”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头发挺直、头戴希腊面具的男人好久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了。”

五

海员高兴极了,螺旋桨有了新叶片,还穿上了山斗篷,这件斗篷像十字褙,因为穿它时必须首先把脑袋从中间的孔洞套进去。穿用这样的衣服冬季外出很保暖,而且很舒服。有了斗篷,科尔内霍又送给他一顶水獭皮帽,手上这会儿握着大棒,那会儿是长棍,有时是皮鞭,一切准备就绪 不管高山还是悬崖,一往无前,有达达布根克和他的山羊护航……天一放亮,心地善良的船长便离开暖烘烘的稻草床铺,立刻去厨房查看,望见胡塞帕便毫不耽搁地靠拢过去,从她那儿要一块刚刚在灶膛生起的火焰上烤出来的鳕鱼。他把干鱼片在石头上摔软,放在嘴里咀嚼、吃下。然后,几杯杜松子酒或朗姆酒下肚,就可以到外海航行了,直到鹰嘴豆移过中天,即中午一点钟。

早晨,格拉也出去散步,只身一人,不离开瓜达卢佩很远,不在山谷圣母那一带转游,便到莫罗岩附近蹒跚,从那儿可以望见托莱多的全貌,看见河水奔腾呼啸而下。他决定创建教友会那个难忘的夜晚过去的三天头上,又去探访了,那确实是最幸福的探访之一,因为谁都不在场 更为求之不得的是,院长埃斯贝格塔西翁,即那个雪花黑女人陪着‘来来’到会客室以后,说了声“一会儿”来,一溜风儿似的走开了。只有小修女和他在一起,他没有向她述说那时头脑是怎样沸腾着,而是想先把那个成熟的、完整的计划,一个细节不拉地讲给她。他只是指出,他们将要谈一件事,说具体些,是宗教方面的事,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应

该感兴趣。新人教的姑娘脸上一副兴奋表情,入神地看着他,那双活泼的眼睛射出不同亮度、不同颜色的火花,好像几颗头等星,起码格拉是那样看的。在她面前,他陶醉了,看见她不是一般漂亮,而是非凡的美丽,这种美丽使他产生的爱意和敬意,同样使他激荡、亲切,这种激荡、亲切心情里没有掺杂任何低级欲念,而是纯真的,神秘的,最美好的。

“我现在明白了,”安赫尔一边用爱慕之情默默地注视着她一边想,“现在明白了,那双跳动的眼睛,那是圣灵在跳动,圣灵就在她的眼睛里。”

他们之间的谈话有那么一阵子集中在索科罗修女院的几个个别问题上。最后,“来来”想和她的神秘男友谈另一件事,真的,那是一件相当世俗,同时又十分棘手的事。

“堂安赫尔,有件事我想和您谈一谈,可以吧?……您是个大好人,现在又把眼睛转向上帝,所以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您都不会感到不快的。请您允许我做您的领路人,您现在已经开始治愈失明、看见东西了,就让我给您当一点儿向导吧,我这并不是自我夸耀,因为伸出手,指出哪儿有石块、哪儿有坑洼,我们应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你已经知道,你指挥,我服从。”

“还不是那样……您只要稍稍屈尊降低一点儿。我不指挥。根本没有那个必要。我的所作所为只是提出建议。我们书归正传吧,时间不早了。我是说,先生……”她坐下来,把手交叉在一起,“我们在这儿什么都知道,没有必要费神打听外面的事,总有多嘴多舌的人跑来,给我们讲些邻里们的闲言碎语。一句话,我已经得知那位夫人到了托莱多,兄弟姐妹,一大家子都来了。另外,有人告诉我,那个不幸的女人已经摸透了您的行踪,她做得

完全对。我处在她的位子上，也会……对，您不能摒弃爱过的、同居过的女人对您的感情，尽管那种爱情和同居是与教义和道德格格不入的。我还得知，我的男友为了逃脱她的跟踪，住到庄园里，还说‘那东西就留在那儿吧’。巴别一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大概是城堡那边。那位夫人的父母渴望把她嫁给一位巴尔加斯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表哥，此人丧妻，很富有。但是，她准备结婚，仍然留恋昔日的爱情。”

“这事我也知道一点儿，”安赫尔说；“杜尔赛本人对我说过，我劝她不要犯傻，还是结婚吧。”

“我们来看看，您不想和她结婚？”

“我？”

“您干吗那么大惊小怪？我在说那个‘我’时，不正好表明您的心虚。您以为天条和人法所给予的义务已被解除。您本人对我说过，那个女人心地善良、温存、忠贞不贰。您是不是不爱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得把事情说清楚，让她另做打算，尽管您这样做对她的打击是很大的。要破釜沉舟，就是说，要么结婚，要么解除婚约。”

“那么就解除婚约吧，亲爱的，解除婚约。确实我认为已没有某种婚约了。可我对她那种固执己见有什么过错？……”

“当她顽固坚持时，‘来来’以一种狡猾的口气说；‘那是因为有人给了她很多理由，把你们之间的纽带拉得更紧些，而不是松开。’”

“我？”

“又出来一个‘我’？她深刻地指出；‘那好，您对我发个誓吧，自您来到托莱多以后，和她从来没有过不轨接触。’”

“对于你说的那种接触，我不能发誓……”他很直率，毫不犹

豫地说了出来；因为我做过那事,做过。”

“您看见了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本来不知道,是猜测的。魔鬼任何细节都不会放过。那个女人到了这儿,无赖是不会视而不见的。两个人不是都在托莱多吗？罪孽立刻出现了。那种恶习有一段时间了,可想而知会做出不轨事情……不,您不要自我原谅……不需要解释。您现在应该做的是,’她站起来,表情自信、富有说服力,用加重语气说；去找那位夫人,今天就去,最晚明天去 这儿有两句话,把其中一句讲给她……您要抓紧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从中选出……其中一句：‘杜尔赛,我是来对你说,我和你结婚……’或‘杜尔赛,我来是对你说,我对你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就这样,就这样,要么结合,要么永远分手。’他不让他插话；在罪孽和忠贞中间摇摆不定,脚踏两只船,不是长久之计。您不是想重生吗,不是想成为基督之友吗,不是开创伟大事业,从事伟大的慈善事业,保护宗教信仰,轰轰烈烈地传播基督教吗 但是,如果不净化内心世界,您做多少这样的事也没有用。因为我的堂安赫尔出现在上帝面前时将满怀激情地说许多华而不实的话,闹得沸沸扬扬,于是上帝这样对您说：‘你先把自己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我们再来谈。’把那个恶习,对,把那个恶习抛得远远的,远远的。您如果不改掉那个恶习,那将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阻止您走进精神生活,您将寸步难行,不可能向前迈进一步……’她急切而关心地问道；我劝您这么多,能不能做到呀？”

“够了,‘来来’,够了 别再数落我了……”他很激动。“你是不是指挥我,想指挥我 那就指挥吧。你不必对我讲道理,你讲

的每一条都是道理,都是真理,在这桩官司中你做出的判决,包含着极为渊博的学识。我明天就去那里,放心好了……你说的,两句话中的一句。我没有必要啰唆了,当然要选择第二句。对于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彻彻底底地断绝来往。如果能走得稍稍远一点儿,说服她同表哥结合的话……可是,你会看到她会怎样竭力反对的。女人是魔鬼……”

“谢谢。”

“我是说,有些女人。”

“不过,我认为您如果断绝来往,可是,要彻底断绝来往,听清楚没有?……谁知道怎样呢,您自己想想吧,随着时间的推移,说不定会同巴尔加斯的那个人结婚的。什么绝望呀,跳楼呀,只是说说而已。女人比男人更善于思考,她们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处境,很快从冲动中恢复过来。”

“可是,你,他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仰之情;你是怎样知道这些的,你什么都知道。”

“并不是我知道。是我想象的……一句话,准备好,要付清那笔心灵之债。现在魔鬼仍然缠着您,必须狠狠地敲击那条狗,狠狠地敲击,不让它再咬您。一个男人为了净化灵魂,要让一个女人喝下一杯苦酒真是件痛苦的事呀!世界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悲痛,另一面是欢乐。这面是漂亮的东西,反面则是比犹大还丑恶的东西。可怜的女人哟!不过,这个打击对她是有好处的,如同手术一样,可以把人从死亡中解救出来。她也是这样,她从撞击中苏醒过来以后,也会净化自己的。如果很容易说服她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胜利果实呀!……哎呀呀,您知道吗,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些事?”她格格笑起来。

“那是一些怎样的事情呀 我认为,我伯父如果自作主张,让那

两个人结婚……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会当媒人的人，而且特别热情，全力去做他称为有利可图的事。是这样，他都想让我嫁给……可怜的老人处处为家庭操心，只看见鼻尖前的一点点利益，稍微远一点的就看不见了。在他看来，没有饭吃，世界就不复存在了，他想不到天国还有面包，和面包房的面包一样多。他可能还在生我的气，不来看我。您如果去他那儿的话，告诉他，我是多么爱他呀，我为全家人向上帝乞求……我现在放心了，他们什么都不缺了。有人知道情况，把什么都讲给我了……怎么，您笑我这样有把握？”

“我……我笑什么呀！根本没有那种想法。你既然讲了那些话，一定知道得一清二楚。”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我这个人很固执，再对您说一遍，您不要让明天过去了还不迈出那一步。一定注意这一点。您以后第一次来这儿，一定给我带来这样的消息，您去了彻底决裂的渡口，或者去了婚姻之桥。我不发号施令，只是提出建议。”

“随便怎样称呼吧。对我来说，把你的想法变成现实是最大的快事。你给我指出一条笔直大道吧，越直越好，你将看到我会多么坚定地走下去，决不偏离一步。”

“那么，我的朋友，勇敢些，一往无前。您既然授权我给您指明道路，那就请您先知道，我们刚刚站到起点上，平坦的大道还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我先给您打个预防针，有许多坡路，对，对于您这样的信教者，这些坡路是很艰难的。但是，开始几天，不应该让步行者感到特别劳累。准备好，鼓足劲。道路笔直，对，笔直，而且很安全，但是，您将发现，走下去会遇到许多困难，遍地是卵石，荆棘丛生，小路弯弯曲曲，特别是，十分陡峭……今天

我就不想恫吓即将上路的人了，可别走回头路呀。”

“可是，怎么说这种话呀？你是不是让我做出牺牲、刻苦磨炼、培养屈辱自爱之心？好吧，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镇静，镇静。我们不久就要爬坡了。到了那里，最谨慎的人也要降服的。当然啰，不应该在第一天就窒息倒下，拼上老命。葡萄到时候会成熟的。不要收得太早，不然会影响收成。今天就谈到这儿，回去吧，时间不早了。”

他们没有多寒暄便分手了。安赫尔走出来时，天已经黑透，脑海里装满了这种和那种决心，要按照女友说的百分之百去做。现在，他的意志坚强了许多，这对他的良心是个莫大的安慰。他很高兴，思绪梳理清楚了，前面的道路笔直。但是瓜达卢佩的路并不那么直，天又黑，而且下着雨，他走了很久才回到家里。

六

第二天上午，他忙着迎送‘堂苏埃罗’的信差——他送来一些账目——，什么也没有做。到了下午，他走出家门去寻找巴别一家的新地址。在城堡坡路那儿，他挨家挨户打听，最后才找到他们住的洞穴就在嘉布遣会修士小广场那边，在埃斯吉维斯胡同拐角处。那是托莱多城区最悲凉的地方之一。一路上，即使走在迷宫般的大街上，他都在想着将要迈出的那不寻常的一步。他脑海里一刻也没有闪过违背‘来来’的想法，对于女圣徒提出的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的建议也没有产生过迟疑。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结婚的方案，选择彻底分手、分居的方案，事后不能有半点失足。另外，他还拿定主意，如果情况有利，允许他谨慎地介入，让杜尔赛和那个男人圆满结合，他将竭尽全力去做。他一切都考虑好了、安排好了，并且在经济上做了一些筹划，保证她

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致于沦落为街头妓女。

他几乎没有推门廊的肮脏大门便走进院子，地面这儿一下那儿一下扫过，留有不少死角。院内没有树木，没有什么装饰物，墙壁旁边竖着石柱，石膏脱落一大半，好像从来没有维修过，这是在托莱多能够看到的最贫穷、最肮脏的院落。他还没用眼睛把那个地方扫视完，就看见他找的那个人向他迎面走去。那是杜尔赛，可她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万能的上帝哟，那是一副怎样的神情呀！眼前的悲哀场景，使格拉一下子愣住了，说不出话。杜尔赛披头散发，身上的裙子都破成了布条，脚上穿着拖鞋，那身装束与乞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脸色难看，一副怒容，眼睛冒着火花，从像是厩棚或厨房的房门走出来，一边向他跑去一边大声骂着一些难听的话、粗鄙的话。安赫尔迟疑了下，面前的这个可怜人儿是她吗？他在脑海里仔细判断了会儿，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就是以前说话柔声细语的那个姑娘，就是以前从不说脏话的那个姑娘，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下流粗鄙的女人，变成一个在大街撒野的泼妇。她看见昔日的情夫便不知羞耻地发出傻笑声，安赫尔头发都竖了起来。

“喂，臭流氓！……怎么……你以为我还爱你吗？”杜尔赛一边喊着，一边在他眼前舞动着双手。“已经不爱了，不爱了……你那个狗娘，你的良心……他妈的！你多么丑恶，变得多么可怕，嘿嘿，你现在享有天国之福了，天国之福了！……他妈的！快给我滚开。我不知道你来找谁……不知道。我也成了圣……圣徒……圣徒了，嘿嘿！狗娘养的……”

格拉吓得毛骨悚然，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想看见家里的随便一个人，请他讲讲这个可怜姑娘为什么一下子堕落到这种地步。这时，安赫尔发现杜尔赛刚才出来的房门口有两个人，一个是堂

娜卡特利娜,一个是男的。这个人站在门里,那天下午又阴沉得光线暗淡,看不清他的面孔。阿伦卡斯特列夫人走到院子里,用头巾捂着眼睛,像墓地的一尊石雕。她一边向格拉走过去,一边用细弱的声音说:

“都是那个不要脸的皮托搞的,是他教会她这个恶习……太可怕了,太害人了!我们本以为这场暴风雨过去了,可是今天,竟然又来了,她跑到酒馆。我没脸见人呀,求求上帝干脆把我带去吧。我不能看见在我家里发生这种丑事……”她向女儿转过身去,后者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杜尔赛,我的好女儿,我的羔羊,我的公主,安静一下,你看呀,看呀,谁来看你来了……她不听,根本不理你……酒力过去以后,她就呆呆地坐着,好像脑力枯竭了似的,愁死人呀,我们一直想办法,不让朋友们看见她这个样子,不让她表哥生疑……可是,事情哪能掩盖那么久呀。我们把她关起来,她把家吵翻了,放开她吧,她就干出让我们丢人的事。我们不让她喝任何饮料,她说忍受不了,要死去……唉,那就死去吧。像人们说的那样,什么都可以丢,但不能丢人呀。”

两三个小孩推开门廊大门,想看看对他们来说十分有趣的场面。堂娜卡特利娜大声喊起来:“关上,关上,别让她跑出去。”

果然,可怜的杜尔赛离弦箭似的向大门跑去。这时,那个男人——安赫尔认出了,他是巴别家的大儿子阿里斯蒂德斯——立刻跑上去,一把抓住妹妹。妹妹向他转过身去,伸出双手抓挠他的脸,同时骂着可怕的脏话:“你全身的血都黑了,卑鄙无耻,无赖,假圣徒,假虔诚!你的良心跑哪去了,你那偷鸡摸狗的妈妈!……”

阿里斯蒂德斯使出全身力气,想把妹妹拉回屋里。她呢,也不示弱,竭力保护自己。他又是拉又是推,抓住她的胳膊,抓住她

的头发——但是，注意不让她抓住自己——，最后制服了，像拖着一头暴怒的牛似的拖到他们刚才出来的那个洞穴般的房间。这当口儿，堂娜卡塔利娜用凄惨的叫声呼唤着天国众神的名字，一边走进黑暗的洞穴一边说：“孩子，看在上帝的面，不要打她。要有耐心……噢，我的上帝哟，多么不幸呀！”

格拉站在院子里，觉得听到撞击声，劈啪摔打声，窒息的呼叫声。最后，驯兽员的气喘声同野兽的断断续续的挣扎声混杂在一起。他从来没有感到那样恐惧过，也没有见过那样令人痛心的场面。他毛骨悚然地逃离那个不堪入目的地方，那个令人羞辱的地方，三步并做两步来到大街上。

可是，他刚刚走十几步，就不由自主地想返身回去。回去干什么？他不知道，茫然地停了会儿；他还没拿定主意何去何从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男人向他走过来，是阿里斯蒂德斯，一副凶相，毫无顾忌地大声对他说：

“那个不幸的姑娘落到这种丢人的境地，你，你有责任。”

“我？”格拉反驳说，同时鄙夷地推了他一下。“我即使有责任，你是谁呀，有权跑来追究我的责任？”

“我是她哥哥，这就足够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需要谈一谈。”

“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谈的。”

“但我和你有可谈的。”

安赫尔看见那架势要拦住自己，便用力一推把他推到对面墙壁脚下，那儿是嘉布遣会修士小巷，很窄。他觉得那个不知趣的家伙不会追赶，便继续往前走。但是，当他走到圣米迦勒大杂院时，觉得那个人跟在后面，并且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说：“你别

逃走,别逃走 我们得谈谈。”

白昼快要过去,天空雾沉沉的,夜幕提早降临。在那个破烂不堪城市的地势又高又远离中心区的地段特别寒冷,寂静得令人恐怖。那儿既没有活人也没有幽灵,连栖息在米迦勒教堂钟楼上的蝙蝠也不飞动。这是一个多么凄冷,偏僻的地方呀!上面,大小高低不一的茅屋已经东倒西歪,但还住着人 那里还有古迹的遗址和废墟,它们的名字已被遗忘,历史书上也不能清晰地说出子丑寅卯来。然后,是尘埃覆盖的平地,一直伸到塔霍河多石的河床边缘;下面,是卵石散落的深渊。河水呼啸着流过。

“可是,你有话就说吧,如果愿意,把肚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格拉边说边停下脚步,他想快点结束那个场面。

“我再说一遍,我可怜的妹妹落到这种可悲的境地,你应该负责。你必须马上赔偿损失。”

安赫尔的性格威严、专断、骄横,这时一下子爆发出来,先是哈哈大笑,接着说出嘲弄的、挑衅的话来:

“这么说一定要赔偿,要…… 太好啦 这儿我早想到了。”

“你不要当笑话。都是因为你的过错,她失去了好几个机会……安赫尔,你好好想一想,赶快拿定主意,我不把这件事解决好,决不开托莱多 你应该知道,不能拿人家的声誉玩耍而不受到惩罚。”

“你那个宝贝妹妹,太不幸了 已经堕落得不像样子,堕落到最底层了……”他声音中充满痛苦。“我很同情她,这一点上帝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不管她怎样堕落,永远不会堕落到你们,你和你那无耻的家族堕落的那种程度。”

“你如果侮辱人,我要让你把说出的话咽回去,到那时候你可别怕呀。”一副攻击的架势。

“我说不定把你那肮脏的灵魂吞下去。”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我不久前在你家目睹一个令人恶心的场面，良心上感到内疚，自谴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你把你妹妹从我面前拉走以后，对她大打出手，没有一点手足亲情。我站在院子里，可以想象出你那野蛮的举动。我没有下决心去干预。但是走出来以后，我觉得自己和你一样卑鄙，怎么没有教给你对待你妹妹要有柔情、亲情。时间还来得及，你自己知道应该挨棍子，现在送上门来了，让我打。你如果知趣，感激我说你卑鄙无耻，是狗强盗，那就别让我浪费木棍子了，快给我滚开。”

“你这个蠢驴，这么大胆侮辱我，不就是因为身上带着家伙吗，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带武器的。”他有些迟疑了。“我们约定个时间、地点，你说吧。”

“我带家伙，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武器，你看着我怎样打死你。”说着向他扑过去。

“站住，野小子。”他往后一跳，离得远一些。“正派人不这样解决他们的争执。”

“那么，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格拉向他走过去。“你是正派人！”

阿里斯蒂德斯之所以贸然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上了当，他听说格拉脾气和以前大不一样，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他想逃脱，但不能，因为那个人一下子用大手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摔倒，膝盖顶在他肚子上，使力往下压，嘴里还不住地骂着人类粗鄙词汇中最凶恶、最羞辱的语句。安赫尔气坏了，被一种丧失理智的，毁灭和复仇的潜意识——它驻留在他的内心世界，很长时间没有外露过——完全控制了，而这种潜意识犹如一把生锈的宝剑，从脏污剑鞘里拔出来时发出嘎吱嘎吱声响。他那火爆、骄

横性格爆发了,仿佛威力无穷的飓风骤然刮起,新的想法在前引导,而最近几个月的感情理智之果则变成了粉末。

阿里斯蒂德斯嘴里发出嘶哑的呼叫声。但是,对手是那样猛烈地摇曳他,脑袋撞击地面,最后不出声,甚至停止呼吸了。当格拉放开他时,“兰开斯特男爵”好像已经死去。

作案人看了下受害者,首先想到的是逃离那里,他很犹豫……迈步走开,返身回去,再离开,最后在强烈的、失去理智的自私——和他刚才的暴怒一样——驱使下,沿着通向圣路加斯的弯弯曲曲的坡路逃去。他穿过安达克小区,沿着公路一直走到希里多斯,从那儿又走到圣马丁桥,从“大杂院”到庄园的路程很长,且高低不平。在那条返回的路上,他渐渐恢复了平静,从而可以判断、评估那件悲痛事件

“把他打死了……打死一个人,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像听到反叛的心灵中不断掀起波涛声。“肯定把他打死了……掐死了……是这样,我的双手好像还在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听到脑袋撞地的声音。他不可能活着……我太鲁莽了!失去了理智。她知道以后将怎样说呀!教徒,基督徒哪能做出这种事情呀……这怎能将爱献给他人,为他人做善举!”

来到瓜达卢佩时,他没有进厨房,他的朋友和仆人聚集在那里,等着他。他没有胃口,不想吃晚饭,他径直钻进自己房间,对那人作呕的行动——这个行动又把他的灵魂抛到错误的深渊——思索起来。如果说他像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谴责自己的话,也正想着减轻罪行的一些事情。“谁知他跑出来要求我赔偿这个和那个呢!他们一家人都是骗子,都不可救药,竟然做出这样无耻的事。为了使他们生活得像个样子,给钱还是不给钱,那是我的事。可是,他一副寻衅打架的样子,跑出来要我这样做

那……不过,这一切尽管不是什么干净的事,但决不能说我那样做是有道理的。可是,那个胆小鬼怎么那样粗暴地对待他妹妹……不,我不能容忍,面对这样的场面,就是天国最平和的圣神也会变成一头凶狮。我还谴责自己,没有惩罚那些卑劣行为就走出院子……我记得,我那时停下脚步,想重新走进院子,教训教训那个无耻之徒,告诉他怎样对待一个可怜的神经不正常、病魔缠身女人。但是,那时我已经愤怒难抑了,而他正好跑出来,站在我面前,在那种情况下……我把他打了个稀巴烂。毫无疑问,他已是死尸一具了。明天,人们发现他……谁也没看见我们。但是,我不能允许指控一个无辜的人,我要去自首,说自己是作案者……’他有些沮丧了;“哎呀呀,我为新生活开的好头呀,杀了人,那是杀人呀,虔诚的‘来来’为我规划那样一条路,我却用杀人这种方式迈出第一步。唉,她知道这事时,该怎么说呀?她该怎样想我呀?一定认为我无法改邪归正,永远不可救药。我真害怕她知道。如果现在能够告诉她,我一定把那件可怕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她会说什么,怎样劝说我,她怎样想,我灵魂上有这个大污点,她将怎样让我洗涤?‘来来’,你想想看,好好想想,怎样拯救你的朋友,他按照你的指示走出一小步便坠入无耻深渊。既然你叮嘱他去那儿,现在就把他救出来吧,告诉他别再跌跤。”

七

他睡不着觉,一整夜都听见小鸡叫个不停,风吹在房瓦上、吹在院内无花果树的干枯枝叶上发出沙沙声。这些声音同灵魂深处谴责可怕杀人、警示严重后果的尖厉呼唤声混杂在一起。展示直挺头发的希腊面具又来寻访,就在他的枕头旁边。胡塞

帕没关前厅窗户,这使得夜更加阴森可怕,因为风很大,窗户时关时开,锈斑斑的合叶磨擦时发出悲惨的呻吟,好像婴儿在哭泣,随后一声清脆关窗声,仿佛有人从云朵吊挂下来,在天花板上使劲拍打窗环,呼叫打开。

早晨,他心情更加不安。每当响起脚步声,他都以为有人来报告看到尸首的消息。阿里斯蒂德斯不可能活着,即使没有被打死,昏倒在那个人迹稀少的地方,也肯定被活活冻死,气温都降到零下二三度了呀。他为了摆脱这种肯定与否定的茫然处境,想打发‘堂皮托’打听打听情况。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使庄园主人感到双倍的绝望和烦闷。老天不作美,那天是一个悲剧的日子。人们常说祸不单行,它们成帮结伙地降临人间,避免单独行走路上走失当格拉出来寻找他的被保护人,想把那件事交待给他去办时,却看见他头部受伤,用手帕遮住面部,一副暴怒的样子,不停地骂天咒地,他那样惊讶和惶恐,这是可以理解的。

事情是这样的:‘堂皮托’和粗人达达布根克亲密无间,而正是由于这种亲密关系,两个人常常为随便一件事争吵不休。他们像漫游田园那样满山遍野地走来走去。不久,海员开始把他的伙伴看做一个低级种族的人物,而且引伸出去,说他无知、天真得像个孩子。对他呢,蒂尔索则把这个伙伴看做疯子,怪人,什么东西都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从而对他的敬意渐渐变成嘲弄,有意捉弄他。听他们争论天文学方面的问题,实在是件有趣的事。‘堂皮托’对天穹知道得很多很多,说那是他的《弥撒书》,恣意嘲讽牧人迷信得荒唐可笑,其中有些迷信还很风趣呢,什么小鸡下蛋还是不下蛋取决于大熊星座的尾巴高出地平线有多少,什么如果连续七个夜晚看不见大犬座,小羊生下来有一只耳

朵是黑的。

船长听着这些幼稚的理论，常常用鞭梢友好地抽打蒂尔索几下，结果两个人笑笑、那个野人用指甲使劲挠挠脑袋也就完了。但是，一天，他们本来聊得好好的，‘堂皮托’突然脱口讲出农学方面的谬论，荒谬到了极点。事情是这样的：蜜蜂和蚕有亲缘关系，蚕生出卵以后，这些卵变成工蜂，等等，等等。当然了，他对海上和天上的东西知道得不少，但对陆地的东西却常常讲得风马牛不相及。那个人听到如此可笑的事，立刻像野驴一样讥讽地大笑起来，老海员怒不可遏。这时，他发现在他的人格和达达布根克人格之间横着一条巨大鸿沟，后者只不过是非洲大沙漠捕获、贩卖到美洲的可怜的埃塞俄比亚人。惨无人道奴隶主般的潜意识在他身上重现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用鞭子把粗鄙牧人的身体捆住，大打出手，没有一点怜悯之情，好像疯了似的，咬牙切齿。他把达达布根克看做凶恶的野兽，一心想制服。但是，后者虽然很野性，粗糙的外壳之下无疑保存着塞尔贝梯利亚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像对待非洲人那样对待自己。头几拳打下来，他像奴隶那样顺从地忍受了，可是打到第五拳时，他无法自控，嚯，一下子从羔羊变成凶兽，从低人一等的人变成平起平坐的人，愤怒地跳起来，抓起身边的石头，用力向奴隶主投去，打得很准，一下子击中他的脑袋，还好，多亏有皮帽子保护，没有被劈成两半。他还想投出第二块石头，如果击中的话，后果肯定是最悲惨的。‘堂皮托’吃了败仗、受了伤，一边从战场退下来，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叫：“四条腿的畜生，把我脑袋打破了！我禽你妈的！你不配用圣水洗礼！我禽！……我是血流成河呀……我不该和蠢驴打交道呀，被蹄子踢了……他妈的！”

他没有去追赶凶手，因为他必须赶快回家包扎伤口，止住

血,上点药,洒点酒 他是老海员,知道这样能治好外伤和内伤。他把伤口洗干净,发现并不很重,用手帕包好,避免受冻。他嘴里骂个不停,发誓抓住那野人,打他个遍体鳞伤。“好呀!”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堂安赫尔允许,那可是个难得的兽类!一定把他驯服得服服贴贴的,去拉水车 我一直这样说,现在自由泛滥,是个人都要求平等,世界简直无法救药了。我们为什么要人人平等,都想当主人,都想当老爷 为什么不下一道命令,像这个霍屯督人^①的粗人和蠢人都是低级人,可以随便买卖,在鞭子下老老实实地干活 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一谈到鞭子和手铐,头领们就叹气和流泪。世界就是这样,公共财富也是这样,财政工作也是这样。一切都不可救药,他妈的,那样的一天总会来到的,谁也看不见一个比塞塔的影子。”

他处在这种可怕的忧郁状态,面部包扎着,心中窝着怒火。安赫尔看见他这样子,心中十分震惊,哀叹自己的命运和血的场面联系在一起。他脑海沸腾,塞满了那种象征物,在‘堂皮托’与野人的撞击中看到文明攻击原始部族的实例,为了开化这些部族,必须使他们受些罪,他看见了美洲的发现,文明涌向西方和其他许多他面对具体想法——他必须表述的——从脑际涌出来的东西。他希望‘堂皮托’忍受一下头部伤口的疼痛,去托莱多打听一下,阿里斯蒂德斯是不是已经死去,警察是否在调查,等等。

船长对于侄子驶过赤道线并不感到悲痛。“没什么,”他说,“他航至终点,对我们来说一无所失,因为他是全家的一大灾难,他那个人为一杯咖啡一块面包都能把他妈妈卖掉。这是我的看

^① 非洲南部的土著人

法，堂安赫尔，谁也不能让我放弃这种观点社会是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对待这些流氓、懒汉了，每隔一点时间就应该把他们收拢在一起，赶去干活，每人要完成一定任务您可以把这称为奴隶制……那有什么？怎样说我都不感到惊讶，哪怕听起来有魔鬼味道。他妈的，奴隶制也好，强迫劳动也好，不能干活的人，就应该强迫他们。您应该知道，这样下去钱就会慢慢多起来，每个人的腰包会鼓起来。”

但是，现在不是高谈阔论的时候。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最后同意去完成那项使命。他手头没有绸底膏药，便在伤口上贴了几块带胶的，然后带着朋友的具体指示出发了，后者要求他尽早回来。

可是，格拉命里注定那一天是个倒霉的日子，不幸的事都聚集在了一起。天黑以后，“堂皮托”还没有露面，九点了，十点了，还不见他的影子。安赫尔心急如焚，破口大骂巴别一家人，哪一个支系都不放过。和昨天夜里一样，那一夜也是备受煎熬，脑海中的思绪很乱，恶梦不断。他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快九点时，看见信差沿着山坡驶近目标，他是那样慢慢腾腾，连“耐心”都感到绝望了。格拉下山迎上去，发现老人一副沮丧表情，心不由得沉了下来。

“唉，他在心里说：‘我把他打死了……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他骂我呢？’”

“可是，您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船长说，人间所有悲苦都集中在了他的面部，而这又和形状怪诞的膏药形成鲜明对比。

“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有倒霉的事？”

“那个家伙呀……活得和您、我一样好。”

“好,我太高兴了。”

“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昨天,我下山去,本希望看见他死去。他妈的!那个家伙吃一两颗子弹是死不了的,应该一连给他几枪,然后让达达布根克站在他肚子上,着着实实地踩一阵子,把他的魂踩出来……不这样做,他那颗黑心呀……对,您去看看他。我看见他躺在家里,头部这一块那一块地贴着膏药,和我的脸一样,我们两个人的脸像邮差送的两封信。”

“他说什么,说什么没有?”

“他又骂爹又骂娘。他还编出了个小故事,他到圣米迦勒教堂后面散步,因为天气很黑,一只脚没踩实,在石子路上滑倒了,差一点昏过去,真是好险呀。我没看见我侄女。她身体不好,不让任何人进她的屋子。我嫂子可对我破口大骂,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听着,我要在那里过夜呀。我在城内转了一圈,回去后在过道铺块地毯过了一夜。我哥哥傲得很,像个充了气的皮球一样,因为他那检查官的职务工资不少,而且津贴很高。还有,我在那里的时候,那个神父去了,叫卡萨多,禽他的!……他好像戴着一副猩猩面具,不让人认出来。他们正在议论,如何治好杜尔赛的疯癫病。他满嘴胡说八道,还把这当做训戒或祈祷呢。卡塔利娜一直哭个不停,西蒙在胸前画十字,全家人好像都在向圣母祈祷,请圣母快来解救他们。后来我睡着了,他们的事我就知道了。早晨,天气还真冷;人不知鬼不觉,我悄悄地起锚离开那个倒霉的家,直航,砰,啪,方位是庄园。唉,在这儿可比城里舒服多了,那里是粗人住的地方,上坡下坡累得人直不起腰,街上到处是烧香味,教堂太多了,教堂太多了……”

不消说,格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身上卸掉一个大包袱;此时,他只想着把发生的事告诉给他的女友。他心情是那样急切,

便提前去探访,比平时到得早许多,不得不等一阵子。“来来”和修女院院长埃斯贝格塔西翁终于出现在会见室。过了一会儿,他谈起那件事,认真而坦率。他刚讲一半,那个新人教的姑娘便笑着说不要讲下去,因为她什么都知道了。格拉着实感到惊愕。

“可是,姑娘,你是猜测的还是怎的 我还什么都没讲呢,你就知道了,我看你神了,一定是圣洁和天国之光给了你‘足不出户,遍知天下事’的本领。”

“您不要说神不神的,圣洁呀,天国之光呀。”女老师笑着反驳说。“这很自然,很简单,您就不必坚持让我解释了 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很小,是没有秘密可言的;而在我们这个修女院,街谈巷论没有传不到的,这看起来不可思议。我们什么也不想打听,但消息到我们耳朵里还热乎乎的呢。我们一个女伴的母亲是那个堂娜卡塔利娜的邻居,从她那儿我们得知那户人家发生的闹剧,四五个人把她的大儿子抬回家,他全身都是伤。我听到这事,立刻想到您来也会讲的。这是猜测吗?我不知道。就好像有人咬着耳朵讲述一样,我意识到您和那个人之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发生了冲突。当然啰,我是这样想的,他去那儿是带着最平和的心态和想法的,和我们谈的一样。可是,魔鬼给他制造了麻烦。很可能她哥哥的言行和吉诃德一样,性情暴烈男人之间发生什么的话,都是因为讲话太随便了 而当他们想醒悟的时候,暴怒已经无法抑制,拳头不听自己的摆布了。”

“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我们该怎么办呢?”“来来”说,不停地叹着气,表情悲伤。“从这些事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理,就是说性格、脾气是无法改变的。理智能产生很大力量,怜悯和信仰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是,三者合在一起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尽管如此,如果性

格无法改变的话,但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控制自己,这需要长期坚持,今天坚持,明天还要坚持,不能间断。谁能战胜自己的凶残,谁善于控制自己的暴怒,在内心世界掌握自己,同时自我约束,控制邪恶的潜意识,这个人就具备了走永恒、光荣人生之路的条件。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她风趣地说:“必须不顾一切地拯救您,您向我们提供帮助,但您必须从当自己的狱卒开始。”

“我接受这个工作,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开始,我想早些履行自己的职责。”

“堂安赫尔朋友,对您必须施用一点专横和粗暴。我们如果不降服您的性格,您说不定哪一天会戏弄我们的。为了驯服您的性格,您是知道的,最好的老师就是鞭子,您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将有一串鞭子落在您的性格上,这些鞭子会把您的皮肤抽成一条条的,疼痛难忍。如果对您太软了,我们将无法控制那个顽固性格。做准备吧……”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吧,鞭子;我向您宣誓,我要像 Ecce homo^① 那样。”安赫尔被索科罗的这个可敬的修女迷住了;在她面前,意志和灵魂降服了,犹如骑士在头脑中的理想夫人面前降服一样。

八

“那么,现在做起来吧。”女教师说:“做为第一条教规,我必须制订得十分严厉,十分痛苦。但是,您要坚持认定我是您的训导者,而我也接受这个职位。还有一点 我要显示一下自己的身手,我想我会显示出来的。您不会让我失望吧?上帝对我说过:

^①拉丁文,意为“真正男子汉”

‘把他叫来,把他叫来。’我回答说:‘主哟,我没有力量,我无力驯服凶猛的兽类。’他对我说:‘把他带来,把他带来,’我显示出身手还是声誉扫地,这取决于您。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打呀,往您性格上狠狠打一下,狠狠地打;打下去以后,您要变得呆呆的。在这样的战役中,手不能轻,要重重的,从第一刻就让人感到恐怖……”

“那么,你下命令吧,随便下怎样的命令。”他心情有些不安。
“你是不是让我做出可怕的牺牲呀?”

“非常可怕。”

“没关系,那样更好。”

“牺牲自爱 自爱是个招惹是非的东西,能葬送一切,是性情的真正鼓动者。必须首先对自爱毒打一顿,使它降服,使它失去生命力,不让它干预任何事情。第一步既简单又痛苦 您必须去那个人那里,您骂他打他了,要向他赔礼道歉。”

格拉一时说不出话来,全身血液一下子涌到头部。

“好吧,好吧。”他最后这样说,有点结巴。“不过,你应该明白,阿里斯蒂德斯是个大坏蛋。”

“这对我们无关紧要。”她激情满怀,同时又严厉地说:“重要的是您羞辱了他,向他赔礼道歉是为了打一打您的傲气。他是个无赖!可如果不是无赖,您向他赔礼道歉,不也是您的优点吗 而反过来,如果您是 无赖,他是一个正派人,您去他那里,对他说:‘我侮辱了您,原谅我吧。’优点就少了分量吗 他是那样的人,又受了侮辱 如果不是这样,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堂安赫尔朋友,必须想办法打一打傲气,也就是像常人说的那样,剥下金字招牌,要学会把人间的等级看得轻一些,把人间的虚伪尊严看得轻一些。必须向耶稣学习,我没有必要多说了。我们要么

学习他，要么不可能像应该的那样崇拜他。您想不想向他学习？那么，从爱您厌恶的人开始，从不说别人高低开始。人，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撒马利亚人，那更好，’她又用诙谐的语调说：“您是不是觉得头一鞭子打得太重了？应该这样，开始时必须坚决。不然，那头野兽会认为对它开玩笑呢。您想说点什么吧？是不是想像桑丘那样说忍受鞭子的抽打，但是过一会儿便躲到一边，去抽打树干，而可怜的堂吉诃德手里拿着念珠，数着，虚假的抽打，尽管听起来很响亮。不能那样，在我面前不能来那一套，堂安赫尔先生。您已经说了，要置身于我的手中，而这双手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把您拉到，哪怕是拖着，拉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里充满幸福、和平和圣洁。我们一起去还是您留下来？把您丢在后面，是我的一大遗憾。但是，您如果往前走下去，就应该鼓起勇气，遵守给您制订的守则、教规，您应该知道，再没有别的法律了。一句话，法律很清楚，连个孩子都懂得。”安赫尔看着地板，一句话不说。“您觉得这鞭子很重吗？您好好想一想，如果我对您的规劝——不是命令，而是规劝——如果我对您的规劝是胡说八道，您想把我的话当做玩笑的话，那就离开这个规劝者，再别来见她。”

“不，不能那样，不能那样。”那个忏悔者说，好像被捅了一刀，从僵呆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没有说那是胡说八道，而是完全相反，那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不仅仅是美好，而是高雅，而高雅的东西……我没有说那样做。但是，有那个意思，对，是这样，我要试一试。只是试一试……你不要说再不见我，那样我会变疯的，好吧，你又把我送到战场去了……就这么办吧，这么办吧，我去向那个……那个……家伙赔礼道歉，管他是谁呢……你说得对。”

“不单单是赔礼道歉，”女教师坚持说，语气严厉，俨然一副一丝不苟执法者模样；而是在一切有必要的方面帮助他，救助他，一句话，对待他要像对待您最喜欢的人那样。”

“就这样定吧，这样定了吧，”学生重复说。他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很激动，感触很深，无法解说。

“好吧，我们已经达成共识。”

教堂的钟声敲个不停，不知呼唤人们去做什么；听到钟声，他们结束了谈话，格拉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茫然感。

“向阿里斯蒂德斯赔礼道歉！”他一边往庄园走一边喃喃地说。每当这句话从双唇说出来时都叹一口气。叹气是那样重，都能转动大教堂钟楼的风向标。“我们让一步，就算他有理吧。那是教义，惟一的教义，并没有别的什么。”

而‘来来’回到同另外两个新人教姑娘同住的屋子以后，那天晚上想了许多，她觉得这头几条教规说不定有点过于严厉，担心如此强硬态度会削弱那个新教徒的热情。她对这个问题想了大半夜，最后才把头脑的思绪理清楚——那也许应该归功于上天的灵感——，话讲得十分明白，开始时就应该严厉些，因为事情很严重，他的毛病又根深蒂固，很难改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措施不力，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于是，她确信自己的坚定而严厉的惩戒、矫正方法是对的，安排他去赔礼道歉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过，既然无法减轻她的精神上的被保护者肩上的负担，她则想铲平道路，走起来容易些。那是上坡路，又背负很重的大包袱，爬上去是很困难的。为此，她想给他写封信，教给他一些精神修炼的规则，把看起来困难的东西转变成容易的和可行的。第二天上午，她用了两个小时起草信件，字字句句都仔细推敲过，意思很清楚，具有说服力。当然，什么事都要得到院长同

意的，她把信寄出之前念给院长听。新进修女院的姑娘是可以写一两次这样的信的，对此谁也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她自己的性格和天资打动了所有修女。她虽然是最后几个修女中的一个，但看上去却像头几个中的一员。她没有教规规定的权威，但从所有人对她的默默尊敬中早已有了这样的权威。说到堂安赫尔，为了使人们懂得他在教团是会受到热情欢迎的，除了上面那些精神方面的理由外，还应该补充一条精神性质不是十分强烈的理由，那就是他关心修女院现在的需求，显得很慷慨，完全可以指望他关心未来的更大需求。

伊尔德丰索几乎每天都去修女院，很高兴扮演送信的角色。他跳跳蹦蹦地很快来到庄园，看见庄园主人靠在一棵老橄榄树上，眼圈乌黑，脸色苍白，一副沉思样子。小侍童牵过毛驴，骑上去，在周围转起来，他是那样骄傲，仿佛骑在熙德^①的巴比埃卡上一样。而那时，格拉读完了信，心中豁然开朗，眼睛时时跳动的美好姑娘在信中写了那么多富有教益，内容深刻的东西，风格简朴而直截了当，像阳光一样明晰，像打桩机一样铿锵有力。

“来来”的信写得很长，其中有些东西在谈话中已经详细阐述过，这里就不一一重述了。不过，我们想把其他内容抄录在下面：“如果您对制订的教规并不很严厉，那是欺骗您。确实非常严厉，是不容违犯的，它比我们平时称做牺牲的那种东西高远得多，在已经降生的人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人可能寥寥无几。可以肯定，许多有着您那样意愿的人，在离目标很近时都会打退堂鼓的，因为没有比受到伤害的自爱露出的面孔更丑恶的了，没

^① 熙德（1043—1099）：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位传奇英雄人物。巴比埃卡是熙德的坐骑名字。

有比那颗虚伪的良心——你们称为荣誉、廉耻或人格——更为歇斯底里地呼叫、鼓噪的了。您的任务很重，我不能对您帮倒忙，把那说得很轻松 那样做是鼓励胆小鬼

“我要做的是，推荐给您一些办法，使灵魂变得强大，能够经受激烈战斗的考验，这些办法能鼓舞斗志；非此，您很难成功。堂安赫尔朋友，应该向上帝祈求恩赐，不这样做，我们不能前进一步。必须用祈祷把自己修炼得坚强不屈，去参加宗教活动，履行我们母亲教会吩咐做的圣事。您应该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但是，对于如此关键的事情，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我一直认为，内心世界的状况必须先于与形式有关的一切东西。不过，形式已经给我们固定了下来，形式要求有其内容 而我们已经到达这样的地点，即没有形式就不能前进。现在不会有那种危险了 新教徒不害怕在公众面前露面，即使这些态度轻浮的人认为很不文雅。谁敢于面对困难，敢于面对深深伤害自爱的东西，谁就不会在平民百姓的浅薄议论面前像小孩子那样却步不前。

“您是否下定决心成为耶稣的绅士？在主所在的地方向他致敬，顺从地履行宗教礼仪，难道还有比这更天经地义的事情？您懂得我的意思，我没有必要细说下去。只提一下想法就够了。堂安赫尔，您要经常去教堂，心要虔诚，态度要谦恭 您要去望弥撒，了解弥撒的深刻含义 最后，要准备去忏悔，去领圣餐。我没有必要强调指示您将从这些活动中得到多么巨大的益处，只想对您说，试试看，一次，两次。

“新教徒先生，我们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希望您第一天到这里时给我带来这方面的好消息，好吗？只要一想到您向我陈述您的成功，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并且鼓励我去热切地向上帝祈

求,使您得到拯救。您如果不给我带来那个好消息,如果不很快对我说您已经开始那样做,尽管是一点点,我将怒火中烧。当我们的西琼知道,我是说知道 当她看见您,她亲爱的爸爸离她所在地方那样近,您想想看,她该多么快乐呀,因为您应该知道,去做我劝您做的事就是离孩子很近,很近,甚至可以触摸到她的翅膀……

这是那封信的中心内容。安赫尔一连读了三四遍,随后钻进自己房间,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出来。他出来得很早,并且立刻向托莱多走去。从那天开始,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习惯,饭菜简单得像斋食一样,有很多夜晚留在城里的家里睡觉。无论特雷莎·庞多哈还是庄园的人,都不知道他每天忙些什么,长时间不在家,有时只是吃饭和睡觉时才露面——今天在罗贡大街,明天在瓜达卢佩。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他几乎不说话,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家人中。只要看他一下,就明白他和外部接触很少,而且像蚕一样,只用一根丝线为自己编织那无法刺透的长袍。

第 五 章

托莱多的后来日子

—

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每天下午唱完诗或处理完教堂工事办公室不算繁重的事务以后，必须要在另一位受俸神父的陪同下到市区转上一会儿，而回来的路上常常到朋友加斯帕尔·伊利安——此人在制鞋大街街角开了个铺子——家停下脚儿，同经常去那里的聚谈的人——一般地说，他们身上农民特点多于市民特点——聊上一阵子。

堂佛朗西斯科心绪不佳已经有些时日了，仿佛世界上所有最恶毒的跳蚤都跑来咬他，尽管伤风感冒的小毛病几乎都没有得过，从而没有必要戴上那副奇异的眼镜。这位好好先生脾气是那样不好，根本无法同他交谈，因为他对什么都抗辩，连最善意的问题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也变得很酸涩。伊利安同他认识有很多年了，一向把他看做一个仁慈、温存的人，而现在对他的这种不寻常的变化着实感到惊讶。为了随便一件小事，他都大吵一通儿。比如：“你们的鳕鱼现在卖多少钱？”“多少多少钱。”不必再说什么：“这不是明目张胆抢劫吗！简直没法活下去。平民百姓，神职人员和军人都穿不上裤子了，而你们却大发横财……”

当敲响丧钟时，你们吸穷人鲜血赚得的巨额钱款将要放在天平上。看那时谁把你们从地狱救出来！如果话题不是鳕鱼，而是报纸上随便一条不痛不痒的消息，或者谈话中首先接触的话题，比如橄榄果收成丰产还是减产，也免不了争吵一番。

“他妈的，郊外果园没有人看管，长年累月扔在那儿，不种地，不施肥，不管理，能有什么收成？……你们看看，最好的庄园都落到什么人手里了，那些人对庄园里的活一窍不通，到头来还抱怨土地荒芜，根本不够开支应该把庄园交给明白人手里，会管理的人手里，我希望你去那儿有个郊外庄园一别墅，我很了解，在托莱多数一数二，如今颗粒不收，连蜥蜴都饿死了，本来可以成为一块宝地。怎么不想办法，好好管理管理！……那些人在那儿呀，对此无动于衷。听说好多棵杏树本来好好的，现在都快死了。那树结的果子，在全省是最甜的，最嫩的。这是我的错吗？不是，和我毫不相关……再见，各位先生。”

他走了，朋友们个个感到莫名其妙，谁也搞不清他说的是哪家的庄园一别墅和杏树。聚谈的朋友看到堂佛朗西斯科的脑子里装着一点固定想法或者有点疯，有点呆了，其中免不了有个把调皮的人有意刺他几下，想让他对那个模糊不清的话题多说几句。但是，有一天下午，这位神父来到聚谈朋友中间时，发现铺子一片狼藉，加斯帕尔·伊利安和儿子气喘吁吁，满脸怒容，神情茫然，面对一件突如其来的灾难束手无策。出了什么事？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有个印花税检查官来到他们铺子，检查账簿，看看他们是否依法纳税。结果发现他们连账簿也没有，更谈不上纳税了，于是决定对伊利安父子罚款，但罚款所得说不定会被检查的人私吞了。对此，大家各持己见。这个说等那个检查官和助手再来的时候，给他一点见面礼，好好踢他几脚。那个说把他扔

到水井里；一个处事谨慎的人提议去找财政部代表，是他的朋友。最后，堂佛朗西斯科听完发生的事，摆出无所不知的样子，说：

“我知道那只鸟儿是谁，人们都叫他巴别，全城的小商小贩见到他都毛骨悚然。他是名人，到处能看见他的影子，他有个儿子流氓成性，名字叫福斯托，这儿因为没有法，不然早就把他送劳役场了，休达那个地方是给笨蛋准备的。我的意思是，你们千万不要惹事，因为结果只能是把你们关进大牢，还得付罚款，那些不知羞耻的家伙在旁边笑你们无能。什么印花税不印花税！真怪，他们怎么不去大教堂，看看我们是否在唱诗班的赞歌集上贴没贴印花……既来之，则安之，加斯帕尔，不必着急，那事可以用软法子解决。我从萨图利奥那里得知，此人在贝伦大街当裁缝，莱博耶多女儿也透露出，她们在索科多维尔大街开女用帽子店，都有这种情况，他们没有账簿，这辈子也没见到账簿。那个骗子狠狠地罚了他们。你交罚款了吗？他们也没交。怎么解决的呢？当今到处讲自由，讲民主，那么多印花税票，那么多非印花税票，行政当局暗箱操作，所有事情都是那样解决的。”

“我听说，”在场的一个人说。他是乡下人，穿一身黑呢衣服。“那种事可用五十个杜罗补救。”

“五十个杜罗！”曼塞沃喊着说，他气愤极了。“就是像老虎一样贪婪的人，也不能给那么多呀！……我想给他们五十条魔鬼尾巴。不，加斯帕尔，不要着急。用不了那么多，喂，喘口气，好好喘口气，把心放宽点，你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今天下午就能解决问题。”

店主人呆呆的，希望他说下去。

“加斯帕尔，我们来看看，”神父接着说，“把钱箱打开……

噢,打开着。从钱箱取出二十个杜罗。是这样的:一半钞票,一半银币。好,就这么办。现在,我的跑腿费,要知道,这种事不是那么好办的,听见没有 给我家送一桶又肥又大的橄榄果,算作付给我的跑腿费。好吧,我说,为什么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 事情就这么办了。你别再想罚款的事,也别再想巴别那个稻草人,表面看去像个海军将领、陆军将领,实际上是自摩尔人修建阿尔坎塔拉桥^①以来走过那座大桥的最大强盗。诸位先生,让上帝保佑。”

他径直向希列利亚大街的旅店走去,在那儿没有呆三分钟又离弦箭似的奔向雷夫希奥大街,到了那儿立刻走进一户人家,不多工夫由一位神父陪着走出来。这位神父相貌丑陋,但一接触使人感到愉快。他们两个人一路小跑地向城堡坡路走去,钻进一个门厅。一刻钟之后,堂佛朗西斯科一个人走出来,满脸笑容,对自己十分满意,他走了一步重要的险棋,但结果很顺利。回到索科多维尔,他看见佩皮多·伊利安和两个士官生散步,立刻把他叫到一边说:

“告诉你爸爸,那事解决了,放心吧 但是那一桶橄榄果不能免。”

他用毯子遮住脸。天已经黑下来,很冷。此刻,他又向圣尼科拉斯走去,钻进臂肘小巷,来到一幢形容难看的房子前,敲几下,想留下可能很重要的口信:

“告诉法比安,今天晚上到家里去一趟,我有事和他说。”

他从那儿转到“苦井”大街,不一会儿来到他的住处,胡斯蒂娜、罗克和几个孩子很快发现他那瘦骨嶙峋的面孔上刻上了快

^①西班牙塔霍河上的一座桥,始建于公元一〇六年。

乐的表情,大家都感到高兴,因为一个多星期了,这位好心的神父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他们都忍受不了了。

他让伊尔德丰索把毯子和瓦棱帽送到楼上,给他取来扁帽,自己在一楼客厅里踱步,从这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厅里只有那个怪物躺在地板的席子上,打着盹,像一条狗似的蜷缩着。钢琴上放着油灯和胡斯蒂娜的针线盒。她去做晚饭之前,在那儿缝补衣服。曼塞沃搔着下巴,独自暗笑,同时这样喃喃地说:

“佛朗西斯科,谁想戏弄你,那个人一定聪明过人……你把那几个无赖捉弄得好苦呀,太好了!”

诸位应该知道,这位心地善良的受俸神父几天之前曾上过一次小当。事情是这样的,福斯托说服他玩卡片游戏,让彩票中奖。他本来是个精明、狡猾的人,怎么一下子落入那个圈套,此事很难理解。他本人从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谜团中醒悟过来以后,仍然不明白他这个从不轻信同时又十分实际的人为什么坠入那里面,他揪着头上的稀少头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蠢笨的人。但是,人类总会遇到挫折,最耿直的性格也会退化或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人,不管是怎样的人,在其生活道路的某个困难时刻有点小孩子样。他心中本来就不是滋味,现在这么一来,把他置于扫兴和暴怒的顶峰。别人无法忍受他,他也忍受不了自己,因为他总是生自己的气,自我鄙夷,说白了六十多岁,受不到别人的尊敬。

家人喊他吃晚饭,他端着灯走进餐厅。饭吃到一半时,法比安来了。他看到朋友那样高兴很惊奇;后者不愿意当着家人的面解释为什么那样兴奋。这位唱赞美诗的人一边等着一边山南海北地聊着。他身体结实、矮胖,像山里人一样,鼻子像小号,弯

弓着,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多毛,充血,和圣周五宗教巡行队伍中穿长袍的兄弟会成员一模一样。他是个大好人,已婚,并且当了爸爸,尽管看上去并不像,因为职业要求他把胡子刮得光光的。人是多种多样的,骄傲的形式,也是千奇百怪。那个托莱多人为低矮而骄傲,但那不是身材,而是声音低矮。他如果得知谁比他更低会痛苦地死去的。确实,他的声音和教堂大钟的声音有相似之处,每当瓮声瓮气地讲话时,仿佛大地都颤抖起来,或者说,从大地之底传出沉睡的宇宙物质的鼾声。

好,先生,晚饭吃完了,堂佛朗西斯科把他拉到那个怪物所在的客厅里,关上门,对他说:

“法比安,那几个无赖骗了我四个杜罗,现在要回来了,你一定高兴得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唱赞美诗的人惊愕不已。我知道你不相信。但这是事实。你现在说说看,天底下有没有谁比我的手腕高,能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你说,这是不是讲故事呀?谁能从我手里夺去一个雷阿尔,他妈的!那就叫他诈骗大王。那些日子,我一想到那样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简直活不下去了。说心里话,无论你还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笨蛋,成了世界上最天真的孩子。他妈的!我们怎能咽下那口气!”

“堂佛朗西斯科,我真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你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我……”

“不,亲爱的,是你把我的脑子弄得糊里糊涂的。不过,我们不必争论谁更蠢更笨,我们两个人是半斤八两。一句话,我们被野心蒙住了眼睛,面前有一团浓雾,一层云翳,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一个人总是为吃饭穿衣操心,一会儿跑东,一会儿奔西,他妈的,免不了弄昏了头脑……全家七张嘴呀,能喝西北风吗?可是,那些强盗骗了我们的钱,而我施了点小计,就把钱从他们

腰包里掏了出来，你应该知道我是怎样做的，你一定感到惊讶……”

“我要向世人宣布，您是本世纪做此事的第一人。”

“不，不要这样夸奖我。”他有些陶醉了“我的功绩，大部分应该归功于上天和圣母，我用心灵向圣母祈祷，赐予我机会收回自己的东西。”

他随之口若悬河地讲述了印花税检查官堂西蒙·巴别对伊利安的罚款和施计平息那个大人物的愤怒的情况。法比安弄清这位朋友耍的手腕以后，发出一个极低音，整个房间都抖动了。听到这闷声闷气的声音，那个怪物醒了过来，两位朋友往地上望了一眼，看见那堆瘫软肢体和破席子中间有火炭般的眼睛闪着光亮。

“只要你听听伊利安那事，”受俸神父继续说着，“神圣之光立刻射进我的脑海。我在萨图利奥裁缝家和莱博耶多女儿家听说，检查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付几个大钱就能打发了。那些人可真会诈骗呀！我不认识巴别，只见过几面，但是认识卡西亚诺，此人是他妻子的朋友，另外我和他们的朋友卡萨多来往很多。我去找卡西亚诺，他不在，只好去找卡萨多，他陪着我，很快，问题像我希望的那样解决了，喂给那个大骗子一个金盎司。那户人家，父母和孩子都是一路货色。用彩票数字组合法欺骗我们的那个家伙，那个福斯托，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想见，很可能和他爸爸一块分赃，后者把从可怜店主那里敲诈出来的钱分给儿子一点。总之，四个杜罗要回来了。我不是从伊利安手里，而是从巴别一家人手里夺来的。我的良心坦然，问心无愧，我是说坦然，是满意，因为到头来那是一桩善举，把那些强盗抢劫的东西归还了那个穷人。是三方得利呀！请听好，我高兴，因为收

回了我的钱,巴别高兴,他得到了他那份。伊利安更高兴,不挨罚款了……”

“我更高兴,因为我的那份也在里面。”

“对,’曼塞沃说着从兜里掏出两个杜罗来。‘拿去,你应该得到一半,我们是一块儿做的那件蠢事,一块做的,通过你,那个无赖砍了我们一刀。你同意吧?对,现在有两个杜罗,明天再得三个,加起来就是五个了,这可是及时雨呀,起码可以给几个孩子买双鞋了,他们的脚趾头都露出来见天日了。他妈的,唉,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各种各样的窟窿都要堵上,我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这个世道呀,活的真累。一个人如果成了‘家中大伯’,有什么法子呀,只能掰着指头数着手中那点钱,一分钱分成两半花。你怎么样?那么多孩子是怎么过的?有几个孩子?”

“七个。”法比安说着叹了口气,虽说是一口气,比三口还长。

“我也七个,这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可羡慕你的,因为我的侄子和侄女加在一起也是七个,另外还要加上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妈妈,和那个怪物。不过,只要有钱养活他们,让他们活下去,虽然身上背了那么多十字架,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而我呢,’唱赞美诗的人说;‘如果不是教音乐课,吹低音管,我和全家人都早就进了收容院。”

“你结婚干什么?……我早就对你说过了。”

“现在还有什么法子?用耐心和土豆维持吧。教堂里的这个倒霉职业,捞不到什么油水……堂佛朗西斯科,您应该知道,我如果听塞尔瓦的话,他是马德里皇家剧院的男低音,他听过我的声音,说全欧洲都没有我这样的声音,我如果扔掉这教士穿用的短袖法衣,如果到米兰,好好学点东西,在舞台演出,并且应聘担当个把角色,现在一定挣得比红衣主教还多。但是,晚了,他

妈的,我都是四十岁的人了,又有老婆,孩子一大堆,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唱诗班拼命干,除了死,还能得到什么呀 请原谅我这么说。”

“伙计,还不至于……谁知道呀 节省一些吧。”

“节省 节省什么,节省音乐!”

“我也是这样。我挖空心思,也只能攒到八九个杜罗,而且很快从手指之间流走……这是什么生活!数字的权威可真大呀!谁都不能战胜它们,圣母也无能为力!我们又不是堂西蒙那样的无赖。唉!我现在还觉得他仍然站在我面前,露出一张大天使或大臣的面孔……装出一副高傲、威严的样子,好像什么大人物……把那个金盎司拿去,就像接过一支香烟似的。臭流氓,还有脸对我说谢谢呢。胡安尼托·卡萨多好可怜呀,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这是真的。而我,真想狠狠地揪两下那个家伙的胡子,连根拔下来才好呢。还有,他妻子也出来和我打招呼,文质彬彬的 你听好,他妻子倒讨人喜欢。她使我嗅到,他们家里还有人理智,能判断是非,作风正派。她那滑稽可笑的丈夫和流氓成性的儿子总是搞非法东西,她一定很反感。他们还有个女儿,很漂亮,很苗条,过去好像得过肺病,眼神我说不出是什么样子。胡安尼托说,卡西亚诺并不喜欢那姑娘。我看这姑娘有些疯癫。那是一户怎样的人家呀!我这个人见过世面,一个人怎样,我立刻知道 我敢对你说,他们全家人只有妈妈正直。”

二

法比安没有听见这些话,他坐在钢琴前面,已经开始哼着说唱剧、歌剧旋律。这时,胡斯蒂娜走进来 几个孩子也跟在后面,在那位音乐家身旁排成一排。那个怪物听到音乐,一下子精神

大作，眼睛放出火花，用脑袋打着拍子，想重复听到的旋律。

“小可怜，这么喜欢音乐！曼塞沃一边说一边揪了下他的耳朵。弹下去，法比安，弹下去，让这个小兽感到一会儿做人的快乐。”

但是，音乐家对钢琴的反叛感到很失望，琴键像手鼓一样响着。于是，他离开钢琴，在屋子中间唱起唱诗班的赞美诗来，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房子抖动。伊尔德丰索陪着他一块儿唱，好像大教堂的唱诗班转移到曼塞沃家里，此人也跟着拍子唱几句赞美诗或对唱赞美诗，但听起来像送葬曲一样。那个怪物唱出好几个音符，和其他人的拍子保持一致。法比安发现他的声音在那个粗鄙人儿身上唤起共鸣时，立刻放开嗓子，用动人的表情——当然啰，凄凉的表情——唱出礼拜仪式上的 *Dies irae*^①，随后出现的场面是任何人从未目睹过的。那个类人怪物开始让四肢动作起来，看上去像条章鱼似的，一会儿伸开，一会儿收回，借助这个动作爬行，在地板上移动，抬起脑袋，嘴角露出最正常人的笑容。所有人，大人和孩子，都露出一副惊愕表情，那个不幸的人竟然动起来，真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胡斯蒂娜把丈夫喊来，叫他观看这个堪称神奇的场面。堂佛朗西斯科跟在后面，俯下身子仔细观看。法比安看到赞美诗的效力，越来越有了灵感，感情也更加投入了：“你宽恕了马利亚……可是轻信大盗的诺言……你也给我带来希望。”

“来来”哥哥借助强大的音乐旋律移动了一个多巴拉。*Dies irae* 很有节奏感，好像舞曲一般。那是名副其实的舞曲，几个孩子结成对子跳了起来，脚上踩着每一拍的时间。教堂歌舞班的

① 拉丁文，弥撒语 意为“愤怒的日子”

侍童一边发疯似的跳着,一边用银铃般甜蜜声音唱着 罪犯作恶多端,夜不成眠,等等。

那天夜里,堂佛朗西斯科回到他的洞穴时,发现已有些日子没有那样平静过,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伊利安 - 巴别那件事可以视做自己的真正胜利,是上天保护的明显实例。当胡斯蒂娜上来给他准备床铺时,伯父问她有没有‘来来’的消息,她回答说早晨去了索科罗修女院。这位受俸神父一直不想听别人提及洛伦莎,也不想听到她穿法衣的话,胡斯蒂娜看到他现在善意地提出那个问题,便觉得是个好兆头。

“可怜的姑娘,”她仗着胆子说,“一直抱怨您,您从来没去看过她。真的,伯父,她下决心那样做,我们不高兴,但也不能反对,我们不能因而就不喜欢她。伯父,修女们都崇敬她,她们算碰到好人了,那是求之不得呀。”

“我要去看她!”曼塞沃说 那个夜晚,他真是心花怒放。“圣洁之性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没有办法……只好原谅她吧,我是说,尊重她。”

胡斯蒂娜以女人特有的锐敏一下子把人和事联系起来,突然对堂帕科谈起另外一个话题:

“您还不知道吧,伯父,今天有人给我讲了件事 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您也会大吃一惊的。事情是这样的……您不要以为那是说笑话;是福音书,千真万确,那个人讲话从来不撒谎……说那位先生,堂安赫尔,洛伦莎的男主人,也变成了一个大教徒……您听清楚了吧!昨天整个上午都呆在圣路加斯,望弥撒,那是他出钱组织的弥撒。”

“在圣路加斯 有这种事 可是,喂,前几天也有人对我讲起过这事;可是,我不愿意相信你的这消息该算迟到的消息;

总在我耳边说来说去，我真得相信了。你说是在圣路加斯？可那儿不举行弥撒，也没有人讲弥撒呀。有人说在圣地亚哥·德尔·阿拉瓦尔看见过他。他是走得很远很远，躲避起来……可是，总之，如果上帝呼唤他走那条路，那就祝福他……他入的是共济会，现在正拍着胸脯呢。好，太好了，伟大的胜利！我见到他，一定表示祝贺。”

“可是，伯父，您不知道吧！更有趣的事还在后头呢，今天有人对罗克说……喂，我不记得是谁对他说的了。好像是特雷莎·庞多哈……她说堂安赫尔还要讲弥撒呢。”

“有这种事！……”他一副惊愕表情。

“不……原话不是说讲弥撒……应该说，他想做个加尔都西会①修士，把所有家产都献给穷人。”

“胡斯蒂娜，……你可不能开玩笑呀……胡斯蒂娜！”他心中极为不安。“献给穷人！可是，那些人算什么穷人呀？他妈的！决不是沿街乞讨的人……决不是把乞讨当做职业的人，他妈的，他妈的！”他气死了；在他们中间，我认识几个人，是名副其实的大骗子。”

“他们没有说是怎样的穷人继承他的家产。您说，那是真的吗？”

“嗯……你想让我说什么呢？”他稍稍平静了些。“如此慷慨大方，是有先例的。在唯物主义盛行的今天，我在这里见过两三个类似情况，远的不用说，就说堂埃瓦里斯托·巴尔加塞尔吧，给慈善机构留下三百多万。在古代，对财富鄙夷的例子数以千计。

①加尔都西会：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一〇八四年由法国人圣布鲁诺创立。该会因创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

这个那个教团都证明了这一点。从形式和方法上来看，我觉得讲堂安赫尔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知道什么呀……我一直认为那位先生精神不正常。’他这时又转了一百八十度，说“不，我不是指责……我不想说他发那么大的善心是发疯；我坚持认为，他这个人心情容易激动。噢，这可是一件大事，多么漂亮的行动呀！把他的全部家产献给穷人！孩子，应该脱帽，应该……可是，听我说，还是等一等为好，眼见为实，到时候再庆贺也不晚，因为这种捐赠的事……我知道什么……我见过，实际情况和大肆宣扬的截然相反。我们看看吧，眼见为实。还应该看看如何分配那一大笔钱，因为分配得好还是不好，能看出他的灵魂是不是高尚，看出他的目的。你想想看，他大撒手，随便把钱扔出去，没有任何标准 如果那样，只能鼓励懒惰，纵容邪恶。”

“伯父，现在我记起来了。那些人对罗克说，堂安赫尔想修建一座修道院……不，不是修道院……而是一个大的建筑物，对，为了让坏人重新做人，保护穷人，治愈病人什么的，我一下子说不清楚。”

“噢，好，好。”他的话多起来。“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但是，正如所有伟大想法一样，如果付诸实施时不注意组织，特别是不注意把事情交到什么人手里，完全可能半途而废。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想不到把那个慈善机构交给一个明白人管理，此人是教会的人，年长又富有经验，会管理，管理得很好，很好，可是很好……那就一切前功尽弃，本是为上帝的事，到头来却送给了魔鬼。”

说到这里，堂佛朗西斯科本来开始脱去内衣，想钻进被窝，却又穿上衣服，显得紧张，激动。

“可是，伯父，”侄女对他说，她想离去，“您这是干什么呀？”

到外面去？”

“我，不……到外面干什么？”

“怎么又穿上衣服……”

“啊，不……我是走神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又开始脱衣服，动作是那样迅速，胡斯蒂娜不得不出来，她不想看见他只穿着内衣内裤善良的堂佛朗西斯科本来上楼到房间时心情是那样高兴和平静，此时脑海里沸腾起来，想得很多，这一切对他的睡眠就像对他的眼睛塞进一把小沙粒一样。善良的神父睡得很不好，想把闯进脑海的想法一个个驱除出去。第二天一大早，他起来时疲惫不堪，全身疼痛，仿佛掉进深邃的山谷，在山石和荆棘中滚动。到了大教堂，脑子里的想法乱作一团，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而且不听使唤，无法把思绪梳理清楚。“我想记起来，”他在心里说，“是哪个魔鬼说的了，说在这里看见那个马德里人虔诚地望弥撒，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堂莱昂·平塔托？还是帕罗梅盖？不但记不起哪个人，也记不起是在哪个小教堂看见他的……可是，活见鬼！他不到这儿来呀，他对自己的虔诚会感到羞怯、感到害怕的，因为人太可恶了，对于转向上帝的人大肆讥讽，对共济会根本不看在眼里。他不应该不到这儿来，因为我们将教授他许许多多他不甚了解的东西。我们要让他提高警惕，不要随随便便找个人做弥撒……必须注意委托给谁……总之，他搞不好这个。还有，这些有自己观点的共济会成员不可能改邪归正，变成好人。就是为了拯救自己，他们都做不出什么正经事来。”

那天没有发生任何值得入史的事情。但是，第二天，圣母马利亚哟！堂佛朗西斯科在圣伊尔德丰索祭坛主持弥撒；那天是主显节后的第四个礼拜日，外套外面穿了件绿色十字褙。当他

嘴上念诵 Dominus robiscum^① 转向众教徒时，看见那个马德里人跪着，离阿尔沃诺斯^② 枢机主教的墓穴很近。“真的来了。”主持弥撒的那个人对自己独白说，他努力很快恢复过来，不走神，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弥撒上。但是，他不时觉得痒痒的，某个亵渎神明的想法突然闯出来，要从脑海的狭窄缝隙中间溜出去。像我们常言说的那样，他用脚把那想法踢了出来，纪念神秘圣神的仪式结束了，他没有一刻不主导着自己的一切行动。他发现那个新教徒很虔诚，没有任何做作之态，更确切地说，眼睛自然地注视着神父，像大多数望弥撒的人一样，没有拿弥撒书，没有过分的表示，举个例子说，他那样子和堂何塞·苏亚雷斯或别的普普通通信徒一模一样。应该说，那天曼塞沃结束弥撒比以往要早，而一般情况下，他对没有望过弥撒的教徒才那样做。这时，他用最快速度脱去圣衣，想早些去他朋友那里，和他握手，向他祝贺。但是，他既没有看见他的影子，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他在小教堂内外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发现他。他问了好几个熟人，打发伊尔德丰索找遍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一无所获，连影子也没看见。大教堂是那样大，在里面找一个信徒如同在草堆里找一根缝衣针。

三

当堂佛朗西斯科说完 *ite, missa est*^③ 时，安赫尔走出小教堂和大教堂，向罗贡大街走去，好像去他家。但是，过了一会儿，他

① 拉丁文，弥撒语，意为“让上帝和你们在一起”。

② 阿尔沃诺斯(约 1310—1367) 西班牙枢机主教和法学家

③ 拉丁文，弥撒语，意为“请归，向诸位告别”

改变想法，沿着特里佩利亚大街往上走，一直来到圣约翰·德拉·皮尼滕西亚，从南门进去，穿过一个在托莱多最具特色的院子，钻进圣器室，看管人的妻子恭恭敬敬地给他打开门。堂托梅已在那儿了，准备开始讲弥撒。他还没有穿好法衣，身着长袍在室内来回踱步，等候夫人下令圣器室里安放方格架子，有烛台镜，洗手盆，房门漆成蓝色，点缀着闪闪发光的金饰，还有羊皮椅子，一块块地毯，墙上的画盖满灰尘，黑糊糊的。看管人把炭火拨旺，准备点燃香炉。弥撒主持人的礼服都已准备妥当，圣杯放在柜子上。不消说，那儿像夜一样寂静，光线微弱，格拉感到舒服极了。最后，神父走到祭坛前，开始唱弥撒，《概论》作者的声音纯净，悲哀，上帝就在里面。修女们聚集在一起，唱着阴郁的圣歌回答。在穷困的、被遗忘的方济各修女和圣克列门特的西多会闪着贵族光彩的修女之间，有着多么明显的区别呀！但是，这座圣约翰修道院对于格拉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比别的修道院更亲切、更使他感到安慰，因为穆德哈尔风格和哥特风格绝妙地融合在一起，他觉得像一面镜子，真正映出他那时心灵过度已变成既成事实。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的严肃性和圣德同尘世的种种东西也结合在一起。只有三四个人在望弥撒。在弥撒进行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变化或进化想得很多，这种变化或进化一旦开始，他觉得并不困难。最初几步，他就有一种得到裨益的感觉，一种童贞的快乐，像孩子穿上新鞋那样。他承认，在起始的那段时间里，那种变化或进化只是在眼前能看见，在耳边能听见。但他很快发现，结果钻进了感情的纤维里，渐渐进入理智的每一个空隙中。应该交待一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从头几天开始就下意识地采取一种特殊方法。他对自身进行检查，认识到，在抽象地实践祈祷词时，它的字词和内容并不是很容易

人脑，因为还有许许多多尘世想法同意志所左右的想法混杂在一起，使他分神，妨碍他一心一意地信仰宗教。这时他不得不通过感官去欣赏圣像或象征物去束缚自己的思想，最后从中感受到艺术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起到的作用。这样，他祈祷时便通过眼睛把自己同圣像或象征物紧紧连在一起，成功地抵御抽象的东西，但是，他对自己并不满意，希望在玄奥的祈祷以及抽象、纯洁的沉思中得到教益。

他还发现，自己身上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他崇拜圣母，这种崇拜比任何崇拜都愉快。他向圣母祈祷时，这种崇敬更为自然，更为容易发自内心深处。相反，他向所有天神直接道出的，没有圣母任何介入的祈祷并不是这样的。他往前走下去，想纯洁自己的思想，从而提高一步时，却总是降落下来，连一根指头的高度都不能达到。一般情况下，他祈祷时把眼睛盯在男性圣像上，精神不那么集中，圣像如果留有浓重胡须，比如拿着一本厚厚的书阅读或在上写着什么——仿佛做记录——的那种圣神，他会完全丧失幻想。就说耶稣蒙难像吧，既真切又神圣，既像人又像神，使他产生的想法，与其说同上天无形圣洁连在一起，毋宁说同人间实际存在的痛苦连在一起，这时他心中油然而生出人道的，平等的想法，促使他去进行社会变革，如果说给他力量和勇气去为人类美好未来而斗争，但并不能像圣母——田园般的美好的东西，圣洁之物，宽厚和甜蜜——那样使他对光明的太乙产生神往之情。有圣母在，他的脑子格外清醒；有圣母在，他很容易摆脱尘世的干扰。他是多么容易在脑海里找到合适语言向圣母表示崇敬，向她祈求帮助和安慰。温情，不安和希望这类词汇在他脑袋里永远不会枯竭，不必怎么冥思苦想便相信圣母会听他的声音，关注他的祈求，从而把这种希望永

远留在心里。

弥撒结束以后,堂托梅和格拉转到会客室,和方济各修女交谈。这些修女觉得和堂托梅聊上一会儿是最有兴味的事。室内充满烧香味、干净衣服味、桂花味和潮湿味。她们之间的谈话多么纯洁、多么远离尘世的惟利是图的话题。说实话,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天国之地,人们的想法真挚、原始,环境宁静。善良的夫人们向堂安赫尔表示感谢,他捐赠钱物帮助修女院修补房屋漏洞,冬天的寒风再也吹不进去了。

“唉,如果西斯内罗斯^①先生能够抬起脑袋,看见他创建的教团,该多么高兴呀!”修女院院长说,她的激动心情渐渐缓和下来。最后,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告别时,安赫尔先生许诺多做祈祷,多做祈祷,让上帝给他赐福。

那天,特雷莎·庞多哈看见圣约翰圣器看管人的身材高大的妻子端来两大盘蛋奶糕,为帕罗梅盖准备了可口的食品。格拉和堂托梅吃过饭,两个人到维加大街散步,畅谈宗教问题。天使般的《概论》作者向他讲述永恒福音之地的每个进口和出口,仿佛他刚从那儿来似的,安赫尔并不完全相信这位神父的话,只是愉快地倾听着。

又过了几天(到底是几天,这里无法确切指出),那个新教徒注意到,他那虔诚的宗教实践一天比一天容易起来。但是,那时已是天气变化无常的二月,他仍然处于纯粹默祷阶段,还没有开始走上最艰难的路,即忏悔。我们不去讲述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还是把他向他的女劝导者讲的话抄录出来更好些。毫无疑问,情况非常有趣、诙谐,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承认“来来”听到他

^① 西斯内罗斯 (1436—1517) : 西班牙高级神职人员。

的讲述,嘴角并没有露出笑容。

“我认为,”他说,“已经完全可以开始做如此严重的事情了……检查从儿时到现在的良心。你已经看到有许多要谈的。我那时就应该战胜精神上的惰性,克服虚伪的自尊心,因为这种自尊心不让我们自鄙。我觉得做到了这些,昨天下午便去了大教堂,想做忏悔……直到那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请你稍等一会儿。我鼓足了勇气,当然有些激动,走进圣伊尔德丰索小教堂,从铁栅栏能看见忏悔室的神父身影,他正在等候忏悔者的到来。‘我的忏悔神父就在那儿。’我说。我没有再多想,径直向他走去。到了那儿,弯曲膝盖,我还没有把膝盖放在地上,便认出了堂莱昂·平塔托,我惊了一下,心脏抽搐,这股反叛力量逼迫我转过身去,像魔鬼牵着的灵魂那样很快逃离那里。太可怕了。胆怯战胜所有决心,我不知道怎样一下子走出了小教堂。我现在还记得,在我出现在忏悔神父面前的那一瞬间,平塔托看我的那种眼神,好像认出了我。那位可怜的父亲还没有把‘好哇,太好了’说出口。”

修女洛伦莎开始时笑了笑,对他的这个举动心中充满了喜悦。但是,过了一会儿,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安赫尔使她展开紧锁的眉心,因为他做了如下的重要说明:

“你不要斥责我,今天早晨特别容易地做了前天那样困难的、甚至无法做到的事。”

“和堂莱昂·平塔托做的?”

“不是,姑娘,现在还不能那样做。不能要求我一下子做出那么大的努力。我是在这里,在圣托梅和一位陌生忏悔神父做的。我觉得,离得你那样近,在脑海和内心都能得到一股非凡的力量。”

“来来”听了这个好消息,脸上露出兴奋表情,嘶哑的声音也流淌着欢快的音符。

“堂安赫尔朋友,您迈出了第一步。”她说;“您将会看到,接下来的路是多么容易。上帝已经把您看做他的人了。撒旦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您让他发疯地呼叫吧,满嘴喷射毒液吧。他现在一定设置许多陷阱,您千万注意,百般警惕,不要掉下去,因为他把陷阱隐蔽得十分巧妙。他肯定为您设置一个极为巧妙、极为隐蔽的陷阱,不管您怎样小心翼翼地躲避,都不可能避免陷下去一点。您要注意,撒旦非常狡猾,非常邪恶,知道得很多。”

“不会的,不会的,你不要担心。如果说他知道很多,我也知道得不少,我过去曾犯过不少罪行,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他不敢对我下毒手。”

“要向圣母祈祷,不知疲倦地祈祷,因为圣母能制服撒旦,让他喘不过气来,把那只控制月亮的脚踏在他的脑袋上。向圣母祈祷,不管那个大骗子设置多少陷阱,她只要看一眼,就能全部摧毁,圣母肯定要盯住他的,而那个不知羞耻的家伙,在圣母的目光前面,将不知所措,狂呼乱叫,蹬踢双脚,蜷缩一团,就连圣母披着的毯子饰穗也不敢咬一下,圣母用那条毯子打扫星星。”

“祈祷,祈祷,”安赫尔回答说,他陶醉了。“这种虔诚举动,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那是甜蜜的,能给人以安慰,而不追逐虚荣。这种虔诚在人的灵魂中发芽,你稍稍刨挖一下,就会在痛苦之根所在的地方找到这些嫩芽。”

“好,好。”来来”说,发自内心又返回内心的激动之情完全表露出来,这种激情成倍增加之后,又埋藏在心里。“如果圣母帮助我们,我们就往前走,再迈出一步,胜券在握。谢谢,拯救,永生!”

他们是那样激动,不由地停了一会儿,沉思起来。最后,新入道的修女对他说该走了,但还要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或者说规劝他一句,从声调来看更像是命令。是这样的:“我不愿意您把自己的宗教信仰藏起来,不让众人看见,仿佛那是一大过错似的。一个人做好人还害羞,太违反常情了!开始时保守点秘密,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迈出最初几步以后,我的先生,就应该在众人面前抬起前额,而在上帝面前,要当众垂下来。堂安赫尔,不能再遮遮掩掩的了。您如果想让我高兴,就应该远离信徒稀少的教堂,离开不合群的小圈子,而且要……面对敌人到宗教仪式隆重、端庄的大教堂去!哪几个教堂信徒最多?马格达莱娜^①,圣尼科拉斯。那么,就应该去这两个教堂,上午去,下午去,让人们渐渐认识您,如果说三道四,那更好,好极了!”

四

他从谈话地方走出来,思想坚定了许多,而且浑身是劲,因为他崇拜索科罗修女院的那个圣洁修女,而且这种崇敬在他心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空间;在他的个人属性之上正在钉上一幅金画,这幅金画把他的属性盖起来,并且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这幅金画像拜占庭式的人物画一样,罩上一层金属薄片,不让人们看见里面的雕像。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大教堂度过很长时间。在那里,曼塞沃设置了不少圈套,让他落网。就是说,他以讨厌向导的三寸不烂之舌向他展示那个著名博物馆珍藏在圣器圣衣室、珍

^①马格达莱娜:在《圣经》故事中被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系指改邪归正的女人,悔改的妓女。

宝馆以及受俸神父小教堂里的各种各样文物。都是高档艺术品，是人类智慧对宗教思想的贡献格拉兴致勃勃地观看那一切，那么众多，那么美好，都惊呆了，赞不绝口，那是各种社团齐心协力的劳动结晶，是人们汗水浇灌的成果。那是诗篇，那是财富，是实业，是自由艺术，是科学，是力量，所有这一切熔铸在一起，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在当今世界的条件下，使那种统一和和谐变成全新的东西，多么伟大的胜利，多么伟大的思想呀！但是，谁是真正的男子汉，敢于碰一碰那种统一和和谐？

早晨，他从不错过修女院的弥撒，仪式在大祭坛举行，是那样漂亮，那样庄严，好像用诗句释解基督教全部教义，每天上午和下午，唱诗班的晨祷，午前祷和午后祷，使他感到无比欢快和激动，关注着充满东方感情的每一句赞美诗、对唱赞美诗。曼塞沃缠住他不放，一会儿让他欣赏具有印度斯坦特点、令人赞叹不已的圣母珍宝——这些东西使仙女故事变得真实可信，佛教天堂不再是谎言——，一会儿让他学习礼拜礼仪，详细解释这种或那种仪式的象征意义，这种或那种服饰的喻义。他不想丢下任何东西，甚至把他带到钟楼，让他参观大钟，介绍每一座钟的名字，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历史，每一次敲几下。参观完艺术品以后，如果再没有首饰、布匹、手抄古籍、古画、展室供他看时，最后还要带他到库房看一看宗教巡行时制作的，已经破烂了的巨人像和巨嘴龙。

这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每每经过‘通畅之门’时，都暗中跟踪他返回的曼塞沃，用有力的大手抓住他，再也不放开。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之所以如此关心这样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他只有一个想法，加强与安赫尔的关系，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我们来看看，”他自言自语地说，“能不能选我做职业忏悔神父，常年做忏

悔。完全有可能这样,因为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世俗方面,别人出的主意都不如我,感谢上帝,我在这方面是知识里手。我知道怎样忏悔,知道怎样让对方讲出心里话。我像最精明的人那样治理灵魂。把钱财交给我,我会老老实实在地管理,准时交出很多很多利息。如果说我懂得罪孽方面的事,对数字也非常熟悉,上帝赋予我管理经济的天才。还有谁在能力上可以同我媲美?没有,绝对没有。我的朋友如果不把什么都交给我手里,灵魂的事情也好,另一种神学,即物质生活的神学,当然也是上帝的神学也好,他不知道要遭受多大的损失呢?”

但是,格拉没有说出那样的话,能让他从中推测出前者寻找精神指导者和大管家时想到了他。不过,堂佛朗西斯科从他嘴里听到另外一件事,也不禁感到心花怒放,比如,负责伊尔德丰索的学费,眼下送他进一所好学校住宿,如果努力学习,以后可以进陆军学校。对于第二个和其他孩子,随着他们年龄一天天长大,再一个个解决。另外,天国伯父也没有为一点点后备的钱操心,就是说,他们每年都要给钢琴家送些钱,好啊,布劳利奥在马德里关注这个问题吧。最后,曼塞沃说已为洛伦莎的出家费^①存了一些钱,准备在这个姑娘正式进修女院时交给修女们,但是现在不得不拿出来填补家庭的需要,那好,安赫尔负责出家费,并且将以其他方式捐助索科罗修女院。

“坏事越少越好,”神父说;“现在来看看,最后从什么地方能让我的彩票中奖。我们的圣母同情我这个家长,让他买了百分之四注的彩票,这多亏了那个好好先生慷慨解囊,但愿他长命百岁。他信教,这太好了,欢迎他走这条路。我担心的是,他们谈

^①修道院神职申请人应交付的一笔款项一译“出家金”。

论的那个基督教教团不遵循正确的、逻辑的教义……为什么不来请教我,我可以成为他的最无私的顾问 我有教学经验,有秘方,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他不了解我,他不知我在道德方面是只老鹰,在数学方面并非不是老鹰,我善于管理,许许多多圣洁香气中生活、死亡的人对此都一无所知。他一定遭受损失,不听我的劝告,说不定做出蠢事来,成立的教团丧失经济基础,最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笑话。”

一天早晨,安赫尔做完大弥撒以后,同堂佛朗西斯科一块来到圣器室前厅,正好看见阿里斯蒂德斯和福斯托陪着一家外地人走过去。法比安也在那儿,他走到受俸神父身边,偷偷地指着福斯托,对他说:

“ 那个是 !…… ”

“ 那个 !”曼塞沃看着那个人叫了一声 他脸上一片惊色。

“ 那个就是 ‘ 彩票数字组合法 ’ 的天才发明者。”格拉说;是一个不幸的人,令人憎恶,更令人同情的人,他贫困不堪,有一帮子狐朋狗友。”

格拉刚说完这话,巴别兄弟和他们的陪同正好走过去欣赏圣器室的天花板和古葬画 他用眼睛盯着阿里斯蒂德斯,后者从他身边走过时什么也没有说,安赫尔注意到了,他的仇敌看见了他。

大家以为曼塞沃看见福斯托以后一下子昏了过去。

“ 可是,真的是那个人,那个瘸子 ?”他说。“ 是他发明了卡片 我认识他呀,面孔并不陌生呀 可是,他就是可恨的数学家呀,他妈的!我当时没有看见他,是你跟他商量的,结果被他砍了一刀……确切地说,那一刀好狠呀……我当时没有看见他,不能说:‘ 小心 呀,法比安,那小子是最精明的骗子。 ’ 谢天谢

地！……”他画了个十字。“可是，他就是那个大胡子先生的儿子？那位先生到处检查，账簿上贴没贴印花税票。让圣母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在一起，我死的时候在一起 真吓人，我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没有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是格拉和法比安，他们看见受俸神父脸上一直挂着惊愕表情。

“好一对呀！”格拉一边说一边从圣器室前厅注视着那几个人，他们还在欣赏古墓画。“那个胖子，长相好的，是哥哥阿里斯蒂德斯。”

“他妈的 我看见卡西亚诺也来了。你们看，那个穿黑色呢料衣服的。可怜的卡西亚诺！他是大好人，可和流氓混在一起。那户人家，你认识吗？”

“是萨格拉人。”法比安说，“其中一位夫人是堂胡安·卡萨多的姨妈。”

“我的上帝！”曼塞沃一边感叹地说，一边在胸前画了几个大十字。“这个世界竟然有这种事 你们现在来知道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认出那个臭流氓的脸的。三年前，这个教堂发生一件大事，让我来讲一讲，当时……”

他没有说下去，那时，他脑海闪过一个想法，想说出来。

“何塞，”他对一个教堂司事说，此人正从一个通向司库的房门走出来，“喂，告诉他们，大厅里有群人，什么都别给他们看。把所有东西统统锁好，他们当中有人手不干净，多注意些。其中一个，我们稍稍疏忽，不管什么拿起来就藏在斗篷下面，古币柜、圣衣柜都不要打开，什么都不要打开。”

这位可怜的先生声音和语调中表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他把两个朋友拉到水房，极为秘密地对他们说：

“法比安,那件事,你还记得吧 当时有两个马德里人来买一批旧东西,铜呀,钉子呀,破门呀,折页呀,旧烛台呀,火盆什么的。你还记得吧,那些东西都放在下面院子的棚屋里,教士会决定一次处理干净了,那位迪亚斯先生是负责工程的神父。派我当面交货 那两个出价最高的买主,一个就是那个瘸而好动的家伙,另有一个现在不在这儿,求我给他们看看圣衣室。我要把发生的事讲一百遍一千遍,那个家伙,你的朋友,发明家,搞秘密勾当的家伙,就是他把大主教做弥撒用的蜡盘偷走了,他把东西藏在斗篷下面,想拿走。我有点怀疑,当那个鬼东西正要从院子的那个门——这个门总是锁着的,但那天打开了,让他们把破铜烂铁运出去,在特里佩利亚大街装车——走出去,我发现了那东西。您看,堂安赫尔,我就是活一千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刻。我看见那个家伙正把蜡盘藏起来,没有对他说一句话,我像老虎似地扑上去,大喊起来:‘你这个臭流氓,你这个……’他看见被捉住了,使劲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他一下。在你推我拉过程中,蜡盘掉在地上。这时,往外运破铜烂铁的一个小伙子用棍子狠狠地打了他几下,他的伙伴像旋风似地逃掉了,我们再没有见到。而这个人,倒在半开着的大门那儿,整个身子在外面,而两脚却留在里面。我怎么做的 关上大门,把他夹住,像用枷子一样把他两只脚夹在那里,使劲夹住,等警察赶来。我们确实很用力,那个盗贼躺在地上,像落入套子的狐狸一样叫着。他最后抽出一只脚,一边抽另一只脚一边破口大骂,真难听。贝尔纳多·弗拉依莱,当时是这个小伙子帮助我干活,他说:‘我去拿斧子,把那只脚砍下来……’‘不能砍,’我对他说,‘那样做太过分了。’我们争论用不用斧子砍时,推着大门的手松了些,那个家伙一下子逃走了,我们跟在后面追。但是,他妈的 他跑得比风还快。破

铜烂铁留在了那儿，当然没付钱了教士会感谢我尽职尽责，没让蜡盘被偷走。后来把事情报告了法官，但没有发现那两条狐狸的踪迹，他们可能乘火车逃离了这里。你们听听这段故事，一定很吃惊。你，法比安，早就知道这件事，现在看见了故事的主人公，您，堂安赫尔认识这位圣神，又听到了那段神话。”

那段故事确实很有趣，格拉和法比安当然感到很惊讶了。他们从圣器室前厅走出来，看见那几个外地人，还有卡西亚诺和巴别兄弟正在唱诗班和小教堂之间的路上走着，跟在一个导游——在大教堂做导游的人见到游人便缠着不放，想赚几个钱——后面，忍受着令人头痛的引经据典地讲解。

“那个家伙在那儿，”堂佛朗西斯科说，“我们一点一点凑过去。我和那个巴尔加斯人打招呼。你们仔细观察，瘸子看见我时会露出一张怎样的面孔来。你们看那张脸，就像看书一样，会证实我刚才对你们讲的那件事。”

他真的那样做了。卡西亚诺和他紧紧握手，并且大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福斯托看见老神父，一下子转过身去，装做看唱诗班铁栅栏的样子。但是，曼塞沃想好好看看他，以便铲除最后一点疑问，免得出错，于是不由自主地从那边走过去，操着讥讽语调对他说：

“这铁栅栏真漂亮，嗯？”

瘸子对他背过身，走过去观看讲道台。

“这位先生是艺术家……高雅艺术家中的一员。”曼塞沃讥讽地说，同时仔细端详他。“您这么喜欢我们这里珍藏的有价值的艺术品！”

这时，格拉等着阿里斯蒂德斯同他搭话。如果那人大声指责他或指桑骂槐，他想好了，要像死人一样不作声。可是，他大

吃一惊，‘男爵’走过来时表情没有一点敌意……两个人都迟疑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互致问候最后，太让人惊讶了！巴别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表面上热乎乎的，这谁也不会怀疑，但是不是出自内心，就另说了

“安赫尔，和好还是不好？”

“和好吧”格拉看见仇敌的态度缓和，这样顺着说。

“我承认，”巴别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事是我挑起来的。我太不慎重了我轻率，你粗暴，把事情闹大了，这个错误我们两个人平均承担。但是，我不是一个骄横的人，本来想把我负的那份责任从良心上卸下来。我一直没那样做，是因为我挨了打。我现在承认我的错，安赫尔·格拉不可能像我那样承认。”

安赫尔·格拉本来做好了那种准备，立刻表露出和好的喜悦，欢迎对方讲出那些话来。当然啰，阿里斯蒂德斯邪恶目光和他用缓和语气说出的话大相径庭，没有半点一致的地方。但是，这，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握着巴别伸过来的手，毫不犹豫地：

“是我一个人的错，请你多多包函。”

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最后几个字卡在嗓子里，不从双唇出来，但他稍稍用了点力，还是说了出来。寂静。疑惑。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这堆人散开来，成双成对地站在一起，卡西亚诺和堂佛朗西斯科，阿里斯蒂德斯和格拉，还有那几个外地人——有一对萨格拉来的夫妇，另一位是马德里来的夫人，此人有点装腔作势，知识渊博的导游说她几句，才举目观看挂在拱廊上的纳瓦斯旗幡。福斯托看不够讲道台，他可能因为那两个漂亮东西过大，无法装在衣兜里拿走而感到沮丧。

“互相原谅了，”男爵最后说，他咬着那几字，好像背诵没

有学好的课程。“对我来说，现在把这话讲出来是件高兴的事，把我们在大杂院互相辱骂、厮打的情景忘在脑后。真不该那样，我们两个人都太不慎重，太傻、太粗鲁了。可是，让我们忘掉那一切吧，摒弃前嫌，重新和好。重要的是，我可怜的妹妹治好了那种可怕的抽搐病。”

“真的吗？太好了！”格拉说，他又惊又喜，尽管实际上他不敢相信阿里斯蒂德斯，他的话有点讥讽味道。

“你去那儿看看吧。可怜的姑娘，吃了不少苦头呀！听我说，两天呀，在生与死之间挣扎了两整天呀。不过，挣扎了过来。她发高烧处于危险之中时，另外一种可怕的病，‘皮托叔叔’传染给她的病也犯了。现在完全好了，你见到她，说不定认不出来了。我和妈妈，给妹妹看病的医生，还有一个神父朋友，他很精通精神医学，一起创造这个奇迹的我们如愿以偿；我还以为治不好她的病呢。你不相信？那么，你到那儿去一趟。我要对你说，她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你想想看，她爱上了宗教，做忏悔，受圣餐，做祈祷，什么念珠、连祷呀。毋庸置疑，宗教是一种慰藉，是一位效力极大的慰藉先生。不幸教给我们幸福而尘世喧嚣使我们忘记的一切。”

格拉仍然处在惊愕之中。杜尔赛病治好了，杜尔赛开始信教了，杜尔赛皈依基督教了，太好了！他要去看看，眼见为实嘛！

导游气得要命，招呼大家集合起来，准备登钟楼参观；几个外地人把卡西亚诺和阿里斯蒂德斯拉了去，而那个瘸子总是被一种离心力所左右，早跑到一边去欣赏圣克里斯托瓦尔巨幅绘画了，看过后，从那儿小心翼翼地绕到唱诗班后面跟上那群人。

堂佛朗西斯科、格拉和法比安回到圣器室前厅。他们还没有走到门口,受俸神父便在胸前画了个大十字,那道横线跨过双肩,一竖从前额直通腰间,大惊小怪地对那个马德里人说:

“可是,堂安赫尔先生,您和那个家伙握手?”

“为什么不能握?”

“我是说,对这个可笑的世界再没有什么我没有见过的了。您和那个臭流氓握手?”

“我不但和他握手,而且还为严重的侮辱过他,向他道歉。”

“向那个臭流氓道歉太可怕了!他和他弟弟一样坏,如果说得更坏的话。道歉,对……用木棍子道歉吧。”

“对于这类事情,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看待,按良心办事。”

堂佛朗西斯科又画了个十字,向圣母祈祷,同时用极大的怜悯看着他的朋友格拉。后者冷冷地告辞,在小教堂前做个跪拜之后,从莱昂门走了出去。神父和赞美诗演唱者从圣器室前厅注视着他,还没等他走出来,便议论起来。

“我对你说过,法比安,这位堂安赫尔,或者就叫他堂魔鬼,精神不正常,不大正常!”

“是呀,太顽固了!不是说他要为男人和女人,为两性建立一个教团?”

“那个教团是要出炉的。好一个教团呀,对,看吧,好到什么地方去!我敢打赌,那个教团就是打着教育、改造坏人的幌子来保护他们,或者把那些好吃懒做的人请到饭桌上。相反,真正的穷人,背上有一大家的人,像你我这样的人……在这种像舞台上的大型慈善基金会里没有立足之地。可是,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待着吧,上帝会给我们越来越多东西的。当我们闭上眼睛时,谁

也夺不走我们在天堂的那个小角落让灵魂在天堂安息吧。所以……自我安慰吧。一点了,再见,亲爱的,神圣的肚子提出抗议,得满足它的需要了。”

第六章

两种对立的慰藉

—

杜尔赛诺勃蕾患的是极度高烧,只持续两天,病魔好像一阵旋风似的,来得快也走得快,边移动边旋转,很快远去了。病情突然缓和以后,没有几个小时便开始恢复,高烧退去,但神志仍然不大清醒,全身无力,恍恍惚惚地记得逃离了一大危险。她内心感到愉快,顺利地闯过那场危机,或者说经受住了那场决定性的考验,在那场考验中,大自然一直摇摆不定,宣布死亡还是继续生存。这个不幸的姑娘很高兴活下来,因为直到那时,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怀念另外一个世界,也从来没有想成为自己的死神。她从黑暗的沉睡状态醒过来之后,看见并且感觉到生活是美好的,确切地说,慈祥的生命印刻在她的灵魂里,要生活下去,更好地生活下去。与此同时,记忆并不能让她脑海清晰地记得,在托莱多生活的那段不平静的日子做了些什么事,有什么感受,而且到底过了多少日子,也不那么容易弄清楚。有些事情,她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印象,仿佛现在还看见似的。不过,另外一些事情已经模糊,好像坠入黑洞之底,无法挖掘出来。她常常那样想,她的病发生在儿时,那些事蒙蒙眈眈

的,好像是童年的什么事。有的很清晰,有的淡忘,只有一点点影子,无法形容的小点、碎片。

那天下午,就是格拉去造访,并且和阿里斯蒂德斯之间发生冲撞的那天下午,杜尔赛诺勃蕾病情正处在最严重的时候,后来又转为手足抽搐,两天两夜处在痉挛状态,踢踢打打,全家人合起来也控制不住她。看到女儿这种情况,大儿子头破了(因为在大杂院边上滑倒了,顺着小坡滚下去,等等,等等),看到这么多灾祸,这么多不幸,堂娜卡特利娜悲伤极了,不知道去求助谁,因为她丈夫对付不了大的挫折(也对付不了小的挫折),用眼睛望着上天,痛苦地祈求圣母保佑。

应该指出,这位善良夫人随便为件小事就失去理智,而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情头脑却非常清醒,仿佛她的遇到小小不幸就失去控制的天性,在巨大的不幸面前却变得坚强起来。大自然母亲为这种补正作用提供了不少例子。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愤怒的上天坠落在巴别一家人身上,可是堂娜卡特利娜没有一次说到特拉斯塔马拉家族里出现的国王,也没有提及什么城堡的事,更没有为自己和后代提出恢复拉普拉塔大街的房产。她十分通情达理,手脚勤快,什么都注意,什么都关心,提出最正确的解决办法,而如果她有一个当国王的丈夫,是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的。但是,西蒙对家里的事根本不放在心上,像个国务活动家似的,国家的,乃至欧洲的重大事务需要他付出全部智慧。

堂娜卡特利娜脑海里出现许多想法,有一个是,她家遭到种种不幸都是因为丈夫和两个儿子对上帝过分不恭造成的,前者肆意敲诈纳税人,后者摆弄一些鬼东西抢劫别人。那时,万幸的是(他们遇到那么多灾难,总得得到一点补偿吧),西蒙营私自肥,给家里带回不少钱来,阿伦卡斯特列夫人一下子想到,应该

利用一部分用肮脏手段得到的钱平息上天的愤怒。但是，她并不满足给诸神上点供，使他们展开紧锁的眉心，也不满足给耶稣送上油和蜡烛，请堂胡安·卡萨多主持几次弥撒，而是请求后者说几句话，把基督教的慰藉带到她家里来。那个丑陋的神父是个热心肠，愿意帮助人寻找办法、解决困难，满口答应了下来。堂娜卡塔利娜给他捎去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堂胡安，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到我家来一趟，我觉得天快塌下来，压到我们头上了。”这位神父立刻赶到，走进去说：

“我来了，亲爱的夫人，我要永远呆在您的不幸的脚下不过，有一个条件，您不能炫耀您的那些王室亲戚，只要稍稍提一下，我马上离开。”

“您不要提国王什么的，我的堂胡安。人们对我太不公平了，可那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改掉……”

“打住，打住，夫人，您快跌跤了。”

“好，打住，我们来谈谈重要事情。我女儿病得快死了。”

“您会看到她不会死的。要打起精神来，勇敢些，害怕什么！在这儿，没有允许谁也不能死去。我给你们推荐了医生，你们去请了吗？”

“请了，今天上午来了。他开了药方，在这儿。下午还来……我的阿斯图利亚斯王子，满身伤痕呀，您听说没有？他从陡坡滚下去，如果不是衣服挂在……”

“人也死不了。不必着急。”

“唉，您让我魂附着在身体上了，您和西蒙大不一样，他总是用预兆把我推进痛苦深渊。”

这位神父（他的俗称是胡安尼托·卡萨多）年轻，有魄力，是卡瓦尼亚斯·德·拉·萨格拉人。他刚刚在那里继承遗产，有庄园、

水磨房和牲群。他在乡下和城里交替居住，一方面关注他的利息，同时像个有家有口的资本家过着世俗生活。胡安尼托的家由这些人组成：一个寡居、没有儿女的姐姐，好几个当修女的表姐表妹，两三个（就是莱博耶多的女儿）外甥女当礼帽时装师，一个外甥是士官生，还有几个远房亲戚。这些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财富铲除了他在神职方面的野心，他刚刚继承遗产以后，便认为那优秀神学家的声誉和讲道台上赢得的荣誉，对他来说犹如不合时宜的小插曲。他最终意识到，拥有几法内加^①的肥沃耕地要比在托莱多唱诗班当个职业祭司好得多，坐在庄园厨房里，在雇工中间谈论当天的活计要比懒洋洋地坐在贝鲁盖特椅子——艺术的奇迹——上舒服得多。他脑子里产生这些想法以后，便放弃了青年时期的理想，即教士会的神学顾问和法律顾问的位子空下来时力争通过考试被录用；尽管红衣大主教——此人了解他的非凡才智——想赠予他山地和桑林，从而引诱他担任某个神职，但卡萨多没有陷入圈套，他说他的栗子林更自由、更快乐。他放弃原来的兴趣，认为一处大鸡舍要比穿几件罩袍主持一次庄重仪式漂亮得多；听小鸟啼鸣要比听脚风琴更令他陶醉；金碧辉煌的小教堂和拥有神学全部精髓的圣托马斯^②大典加在一起也不如长着粗大麦穗的田地具有吸引力。

他曾在马格达莱娜和圣尼科拉斯教堂——这两个教堂的信徒众多而且虔诚——当过助手，后来他成了有名的忏悔神父。但是，他放弃了这些荣誉，去追求田园的货真价实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在田野里欣赏无穷无尽的智慧成果比整天坐在盒子一

^①法内加：西班牙面积单位，一法内加约为六点六平方米。

^②圣托马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样的忏悔室里，听令人羞辱的罪孽和隐私更有兴味。他在托莱多关系多而且分布在各个行业，虽然乡间生活那样吸引他，但还不能完全摆脱城市生活，他把时间分配好，天气不好的日子和月份住在托莱多，好的日子和月份呆在卡瓦尼亚斯·德·拉·萨格拉。一年冬季，他在托莱多短暂居住时，巴别一家人把他接到家里，请他帮助从事一次伟大事业，即使他们的女儿改邪归正。

在杜尔赛诺勃蕾生病之前，堂胡安就想使用具有说服力的训诫和奇异的典故让这个姑娘恢复原来状态，但是，结果和他的美好愿望相差十万八千里。曾经发生过令人痛心、甚至厌恶的场面，因为阿里斯蒂德斯企图以暴力降服妹妹，而神父坚决反对这样做。后来，精神不正常的姑娘坠入极度抑郁状态，她是那样悲哀，卡萨多根据医生的意见，劝说堂娜卡塔利娜解除禁令，绝对禁止喝酒精饮料。病姑娘定量喝一点，感到很有味道，但是精神错乱伴着高烧把她完全击倒以后，一沾酒便恶心，甚至医生开的药必须用酒精配制时，要几经周折才能使她喝下去。她犯病时，常常骂些亵渎神明和淫秽难听的话，神父耐心地听着，只是喃喃地说：“我过后再劝说你吧。”堂娜卡塔利娜悲痛欲绝，用双手抱着脑袋，看着天花板说：

“上帝听到这些可怕的话，怎能怜悯我们呀！”

“不要悲伤，夫人。”堂胡安劝她不要那样想，“上天已经听惯了这样的话，对头脑不正常的人不会追究的。”

高烧过去了。医生又开一些兴奋剂，病情大大缓解，虽然精神沮丧，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已经有了智慧的火花，而且一天比一天明亮。堂娜卡塔利娜松了一口气，心里充满希望了。不过，她担心女儿说不定哪一天又要端起酒杯，而她的病正是这个该死的东西引发的。堂胡安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且举出他亲

眼目睹的例子说服她 有一个人也得过类似的病,病后彻底摒弃了那个坏毛病。他们曾经做过试验,端一小杯烈性酒给杜尔赛喝,即使对她开枪,她也不喝,只闻一下,胃里就翻腾 如果尝一口,完全吐出来。

“可是,我……’她在记忆搜索着支离破碎的往事对丑陋的神父说;那是真的吗,真的吗 我觉得还记得,或者梦见,或者谁对我说过……我因为……失去理智,真的吗?我恍恍惚惚有一点印象……披头散发,穿着拖鞋上街,嘴里说着脏话,后来就睡过去了。有一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那是在马德里,我和叔父离开家门,他一个劲地说我们必须去看大海。后来,在托莱多……我觉得……不知道……好像是有几个下午……”

她呆滞的目光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以此来审视自己的母亲和堂胡安。堂娜卡塔利娜用手帕角拭着泪水,她急切想去掉孩子头脑中的那些想法。

“不,孩子,那都是你想象的,你高烧说胡话,有些东西还残留在脑袋里。”

“不,不是那样,我渐渐记起来了……我那时喜欢,喜欢现在令我恶心的东西。”杜尔赛说 她把头靠在枕头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堂胡安。

“过去了,姑娘,过去了,别想那些事。”神父说 他和别人讲话,第三次就以你称呼对方“都是为了让你高兴,这没有什么特殊的。你别总提那些事了,我们已经处在另一种情况了。用语言伤害圣体,和讲几句蠢话差不多。当然啰,你是神经错乱时讲那些话的 如果不是这样,你怎能说圣母如何,圣神如何呢?”

“我……我说那种话了?姑娘惊恐地喊着说。

“对,你说了 那有什么 别伤心。”神父说“我得天花时,

脑袋完全失去理智，说胡话骂主教先生，病人说胡话可以原谅。你现在应该做的是，祈求圣母原谅你讲她那些脏话。”

杜尔赛沉默了，望着天花板，堂娜卡塔利娜立即插话说：

“对，孩子，现在上帝让你病愈康复，你应该与他和好，而且再不要让圣母生气。你发生了那些事，上帝有什么过错？只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不再相信教义教给我们的东西。还有，堂胡安，您应该知道，她许久以前就不进教堂大门，不信教了，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什么的……”

“真的吗？”卡萨多说着做出要打生病姑娘的架势，后者看着他，笑了起来。“我要你看看我怎样训斥你，你要老老实实，和我在一起，不能放弃宗教信仰。魔鬼认识我，可恨的恶狗，他看见我走进某户人家，就开始整理他的行装，准备溜之大吉。由于我比魔鬼丑陋，他见到我就打颤，甚至都不能看见我的名字，因为我一得手就把他摔倒在地。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为了使我烦恼，没有什么东西不搬弄的，什么风湿痛呀，鸡眼儿呀，牙痛呀，可是，我不信邪，每打他一拳，十八层地狱就传来吱吱响声……是的，是这样，你大病一场，对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大有裨益，因为现在医生离开，我进来……我要提醒你，我这个人确实有点令人讨厌，我不管捉住谁，都让他晕头转向，成为疯子，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让他把无神论和思想自由论一古脑儿呕吐出来……”

从那天晚上，堂胡安便开始给她讲解教义，他知道她心灵需要服用烈药。说老实话，他没有遇到强烈反抗，因为那个不幸的姑娘当时主要患有意志不坚症，犹如一个人在激烈搏斗中耗尽体力，瘫在地上，喘不过气来一样。她的主动性、坚毅不拔精神退却了，像个失血过多的奄奄一息的病人任凭人们怎样处置，随

便做什么。

堂娜卡塔利娜高兴极了，堂西蒙也喜上眉梢，他从事油水颇丰的公职，主张女儿虔诚地信仰圣母和上帝，胡安尼托每天都在杜尔赛诺勃蕾身边呆两三个小时，和她聊天，话题不总是宗教，他在严肃话题中间塞进一些古老的笑话、故事，甚至小插曲，绘声绘色地讲述农村生活和萨格拉的地方习俗。

“您不要以为，”杜尔赛对他说，“我从来不信神，我一直这么讲，讲多了，自己也相信了那个家伙抛弃我之后，我很气愤、愤怒，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决定从那种状态中摆脱出来，都是因为他呀。原来，我知道他信了教，便想同撒旦同行。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尽管讲了那么多蠢话，但没有那样做。我心中猜疑、烦恼，但我相信上帝，相信圣母，我为羞辱他们感到难过。”

“好了，不必多说了。你现在如果诚心诚意地原谅触怒你的人，并且真的这样做，一定要诚心诚意，不能有半点虚假，知道吗？我们就有可能达到目的。原谅，或者换句话说，把你精神上腐烂东西抛得远远的，我将很快准许你……”

杜尔赛琢磨怎样回答。她说不，说是“原谅”这个词像个巨大的、恶臭的药丸卡在嗓子里，很难通过。

二

正如印花税检查官经常夸张的那样：“从社会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巴别一家在托莱多已经捞到不少，因为同财政部各个局有头有脑职员的家庭和托莱多城其他家庭——商贾之家或一般贵族之家——都有来往。由于人们不了解巴别一家人，而且堂西蒙仪表堂堂，连后明星都要逊色几分，很容易交上朋友。堂娜卡塔利娜接待过军官妻子、神父的姐妹、商业大街店铺女主

人、客栈老板娘以及其他正派夫人——她们的丈夫做小生意或者在省里有田产——的来访,并且回访过。

为了给自己贴金,同时也想多抛头露面,堂西蒙和夫人正式出席备受军政要员重视的马格达莱娜教堂的正午弥撒。在那里,他们接触的人很多:准将及夫人,军校老师,总司令部的军官,数不清的漂亮夫人和小姐。出来时,同高贵人士到索科多维尔教堂散步,观看奏着军乐走过的士官生方队,士官生刚刚在圣约翰·巴乌蒂斯塔做完军队弥撒。那个时候索科多维尔大街很热闹,气氛欢快,因为从马格达莱娜教堂出来的人——他们当中有小姐,高级将领,下级军官——也加入到一群群的学生——他们从圣约翰到达军校以后,队伍解散了——中,同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广场走去。不久前,十一点的火车到站,旅客纷纷跳下车厢,饥肠辘辘的导游向外地人发起进攻。人群中晃动着英式旅游帽,男男女女都顶着这种带护耳的帽子,当然也不时看见辫子发髻,短绒礼帽,红绿裙子,一派五彩缤纷景象。

堂西蒙身穿稍有皱褶的大衣。这件大衣尺寸瘦小,因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那样一个年代,即大衣主人不那样肥胖:那双手套八成新;礼帽起码落后两三个时装季节。他常常和他的检查伙伴或警察局的人到格拉努利亚克小店吃点点心。那个钟点,这家店铺人满为患,士官生呀,购得往返车票急着返回的外地人呀,乡下神父呀——身穿长袍,搭着披肩,头戴瓦棱帽,手中拿着雨伞,刚刚参加完教士会议。在堂西蒙吃着奶油肉饼,端着酒杯解决肚子的问题时,堂娜卡塔利娜同女友们在广场上转游,用眼睛盯着士官生,欣赏着他们的潇洒仪表和文雅举止。“我的两个儿子不能这样,”善良的夫人在心里想着,“太令人痛心了!唉,他们如果有另外一个父亲,从小就可以走上学习、成才之路,

今天起码当上将军了。看见这些孩子真高兴,他们优雅,绅士风度,腰间挎着宝剑,时时刻刻注意保护自己的荣誉。”

杜尔赛诺勃蕾从来不陪伴父母去做这种星期天的虚荣炫耀。首先因为她高烧,生病不能外出,康复之后则因为到那种公共场合去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羞涩感,表哥卡西亚诺仍然一往情深,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但是,由于家里农活繁忙,到托莱多的次数渐渐少起来,对此堂娜卡塔利娜和巴别高兴极了,原因是他们害怕卡西亚诺知道姑娘的病变。这个巴尔加斯小伙子偶尔去那里,正是杜尔赛神经错乱的时候,夫妻两人编造瞎话,处心积虑地掩盖悲惨的实情,那个轻信、乐观、正直的农夫信以为真。但是,他们仍然坐卧不安,他们担心也很自然,因为堂胡安尽管眼下站在姑娘父母一边,努力让她的身心恢复正常,但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让他朋友睁开眼睛,从而把令巴别夫妇喜出望外的想法从其脑海里除掉。说实话,这对夫妇对捕捉这只大鸟已不抱太大希望。但是,只要卡萨多不把他们精心筹划的计谋突然揭示出来,他们当然坚持到底,直到如愿以偿。谢天谢地,女儿恢复、好转得很快,没有令人怀疑的症状。父母高兴极了,没有必要继续演出以前的喜剧了。可以热情接待那个善良的巴尔加斯小伙子了。小伙子从不空手去,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都突然出现,给未婚妻送去狩猎或捕捞的礼物,几只石鸡呀,像蛇一样又粗又长的鳗鱼呀,胸脯肥厚、脖颈像彩虹一样、爪子鲜红的鸽子呀,肥大的雏鸡呀,堂娜卡塔利娜把小鸡放在院子里,想盖个禽栏,倾听它们的格格的下蛋声,而不愿意拧住脖子,宰杀吃肉。

在卡西亚诺这件事情上,令堂西蒙不快的是,他的那身衣服。对于他,对于所有的人,这是最惹人注目的地方。

“美中不足的是，他对妻子说：‘他这个天使模样、高贵绅士一样的人，应该穿一身像样衣服你看看，他的裤腿到膝盖那儿，打着绑腿，全身散发羊皮味，只有戏剧里能看见这种人。说心里话，他和我一块儿外出，我真不舒服……让人们看见我和他在一起，觉得脸上无光。’”

堂娜卡塔利娜，这个怪诞的女人，一定因为怪诞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才气愤地跳起来，严厉批评现代时装，她说，从衣装观点来看，如今的男人堪称可怕的布娃娃。

“你看，你们那种裤子很长，不能显露漂亮的大腿，你们头上戴着比烟囱还高的东西，衣领浆得那么硬多么受罪，大衣是谁发明的，你们穿在身上好像两条腿的狗熊，没有腰，没有身，没有胯，世界上再没有那样可笑、那样俗气的东西。这也许是平等追求的保护措施吧。我是说，不让像你这样体型好的男人表露出他们的形态美来，而把体型不好的男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卡西亚诺的衣服有助于突出体形美，他做得对，不穿你们那种小丑一样的衣装。你们应该穿他那样的衣服，为此新时装应该来自上面，主要是大臣、众议员按照巴尔加斯方式穿戴，然后是平民百姓跟着去做。”

堂西蒙不住地笑着，堂胡安·卡萨多当时在场，也许为了把玩笑继续开下去，支持那位贵妇衣饰上的意见，并且说神父也应该打扮一下，不像现在这样丑陋，稍稍注意一点外表，像洛佩^①和索利斯^②那样把胡子留起来，像加尔德隆^③那样披散着

① 洛佩（1562—1635）西班牙诗人，戏剧家。

② 索利斯（1610—1682）西班牙历史学家、诗人、戏剧家。

③ 加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头发。

杜尔赛能够独立行动以后，妈妈和卡萨多便带她去马格达莱娜教堂，下午出席祈祷仪式，上午望弥撒，没过几天便开始做忏悔，领受圣体了。做过这些以后，她精神是那样平静，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她这样了。在那段时间里，她的最大特点是情绪低沉，如果不是把她带到教堂而是进一处喧闹、腐朽的地方，情绪也不可能好到那里。但是，进行宗教修炼后不几天，她便在精神上注入了自己的一点激情，沿着这条路，对开始觉得淡而无味的东西渐渐尝到了味道，最后认定那味道甜美无比。

她每天在漂亮的宽慰圣母的小教堂里度过好几个小时。这个小教堂的名字就令她神往，真情地向圣母祈祷慰藉。但是，对她精神触动最深的则是赐水基督，他的祭坛坐落在圣母祭坛对面。这位基督像在托莱多受到众多虔诚教徒的朝拜，一个有趣的传说描述了它的来历，基督在波涛汹涌的塔霍河显现身影。人们遭受旱灾和其他灾难时，都喜欢求助于他。杜尔赛诺勃蕾从第一次看见这幅基督像就喜欢（只能这样说）上了他，并且向他祈祷不久，又把他当作自己的保护神，在脑海里给他披上保护神、慈善之神的所有光彩。

“因为我，上帝哟，”巴别家的姑娘对基督说：“我不奢望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远没有这种奢望。我知道，我永远是罪孽在身的人，我向您祈求的是让我生活在那样的条件下，即在大的事情上不触怒你。为此，首先请你铲除我对那个坏蛋怀有的憎恶之情，只要这种憎恶之情存在心中，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做出各种莽撞事情来，那天夜里是不是梦见……不知道是梦见还是醒着时想到……我很高兴哥哥弟弟把他杀死了，不，上帝，这不过是一闪的念头，就像小鸟飞过来，像云朵从天空掠过的影子。我不

希望发生死亡的事。但是,你如果不让我的心平静下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骂出难听的话来……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爱情方面是残酷的,我承认血管中流动的亲缘血液不是最高贵的。”

基督祭坛上总燃烧着杜尔赛奉献的蜡烛,她始终注意不让它熄灭,因为她那近似迷信的忧虑达到了那种程度,如果蜡烛熄灭,就预兆不幸降临头上。祭坛上除了置放着她和其他信徒奉献的蜡烛,金光闪闪,还缀饰着丝带和彩条,纵横交错。圣像的黄色身躯上的油漆已因天长日久而褪色,但仍然映射出粉红色的火焰 紫色面膛,希伯来人的侧影,僵尸般的表情,给人一种可怕的真实感。女人样的头发一绺绺从荆棘中间垂落下来,有的遮住面孔,有的吊挂在肋骨上,这些使他显得更加悲凄,更加像死人,更加令人怜悯。站在他面前,杜尔赛觉得对仁慈的天国怀有难以表述的希望,从心底里把自己的悲伤倾诉给他。那幅描绘圣洁耶稣死后的画像,对于忏悔姑娘来说包含着一种神秘语言,讲述着她本身的想法,折射出她的灵魂状况。有的下午,她觉得画像上的基督比平时严厉 有的下午,又变得仁慈,甚至对她微笑。她常常这样想,他僵硬手指不是长在静止不动的尸体上,那颗漂亮的脑袋并不总以同一角度倾在胸前。小教堂里,很少情况下只有她一个人,总有个把痛苦不堪,不停叹息的人,悲伤的母亲或不可救药的病人。在那里,每一口气息都代表某种可怕的痛苦。

一天下午,杜尔赛走进圣器室,不是小教堂的而是教区的总圣器室,返回时,经过助祭的侧殿 那当口儿她看见忏悔室有个男人,跪着,半个身子钻进里面,像个真诚忏悔的信徒。她虽然没有看见那个人的面孔,但觉得像那个昔日同她关系非常密切

的人。“毫无疑问，”她怔怔地在心里说，“是他的双脚……我还认出他的衣服。只是辨认不出他的姿态，内心疼痛的忏悔者姿态——看上去像要吃掉忏悔神父——，我觉得这令人难以置信。我已经知道他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但没想到他走得这么远。”她又转身回到小教堂，从那里，从铁栅栏的一根根棍条中间，颤抖抖地望着，心中很不平静。她感到十分惊讶，十分奇怪，惊讶和奇怪混杂在一起。这些感情把她的虔诚目光从基督身上转移开，一时间基督从眼前消失了，仿佛被人们抬出去，引导大街上的宗教巡行队伍。

她想证实那人是谁，于是拦住从那儿经过的圣器室看守，这样问道：

“告诉我，你认识这位做忏悔的先生吗？”

“当然认识，是堂安赫尔……是个大好人。”

讲话人声音尖里尖气，举止像女人，长着一张猴脸，从不同角度望过去，有时像上了岁数的年轻人，有时又像年轻的老者。人们都称呼他“钻在所有女人中间的男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在“宽慰”小教堂的效劳中对女性特别殷勤。这个小教堂经常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夫人光顾。在教堂之外，小孩子看见他像女人一样电动胳膊，迈动双脚，没有男人的样子，很开心。教堂内，他尽职尽责，一刻也不闲着，这会儿把贵夫人安排在舒服坐椅上，那会儿又轻飘飘地从无数长裙中间——有些日子，教堂里满登登的——穿过去，不是点燃蜡烛，就是端着募捐箱到处走动。他还是或曾经做过裁缝，有一点这方面的手艺，自己缝补衣服，手很灵巧。圣周五的宗教巡行时，在充当法学家和法利赛人角色的人群中出任卡门教团旗幡手一职。杜尔赛认识他，对他亲切，因为他们是邻居，这位钻在所有女人中间的男人和他给神父当

裁缝的母亲一起生活,住在巴别一家人那幢楼房的顶层。”

“是堂安赫尔 他从很久以前就经常到这儿来?”

“您每天上午都会看见他望一场弥撒 唉,耶稣哟 每次都
很准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天天捐赠三枚硬币。”

“他对堂胡安·卡萨多做忏悔?”

“不,小姐,他的忏悔神父是堂阿塔纳希尔多。”

“看你胡说些什么呀?”

“可是,小姐,您不知道我们把堂阿塔纳西奥·希尔称做堂阿塔纳希尔多吗?是开玩笑,他从不生气。人们都说那位先生以前全身是巴拉巴^①的皮肤,唉,我的上帝哟 共济会成员,共和主义者,支持公社,生活放纵,容易动怒,而现在变成了教徒,温顺得像头绵羊,十分虔诚。非常平易近人,星期六给我一枚五杜罗的硬币。啊,姑娘,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见的惟一一枚五杜罗的硬币呀!”

“真有意思!”杜尔赛说着笑起来,声音那样大,和教堂的圣洁气氛不大相称。“钻在所有女人中间的,有这样的教徒,你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了。”

谈话很简单,到此结束了。巴别姑娘回到家里;那天晚上,父母发现她比以往高兴,话也多些。第二天,她和母亲一块儿望弥撒,看见格拉跪在那里,手里捧着弥撒书,虔诚地听着堂胡安·卡萨多的讲话,他是那样专心致志,那样聚精会神,这在他那个阶层的男人中间是很少见的。堂娜卡塔利娜没有注意女儿昔日的情夫。杜尔赛一直用眼睛望着他,但是出来时从她视线中消

^①据《新约全书·马可福音》记载,巴拉巴原是一犹太死囚犯,经祭司长等怂恿,民众要求赦免此人而处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顽皮、叛逆”。

失了。不过,下午,她向教区小教堂圣器室走去的那一刻,和他碰了个满怀。尽管教堂里光线不很充足,但两个人都看见了对方,安赫尔首先和她搭话,很亲切,仿佛他毫不在意在那儿见面。

“杜尔赛,你也来这儿 你可能知道,我很高兴见到你。从你哥哥那里,我得知你生了一场大病。太让人痛心了!我本来想这几天去看你一次。”

“是这样,”她说,口气很自然;我得的是神经错乱病,很重;可是,现在好了,多亏上帝。”

“知道吗,在这里见到你,我高兴极了,姑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多少事呀,变化多大呀!”

“看得出来……谁不这样说呀 你看看,我们两个脚夫,最终在这条路上相遇了。我们得好好谈一谈。去我家吗?你可以去,去那儿,人不会吃掉我们。”

“我相信会去的。我们谈一谈,应该谈一谈,你哥哥弟弟好吗?”

“很好……他们很喜欢你,家里人都很喜欢你。你去吗,去吗?”

“明天一定去,你说个时间吧,我准时到。”

杜尔赛说定了时间,两个人分手。他走出教堂来到大街上,觉得从昔日未婚妻子的语气嗅出一点讥讽、痛苦,不免有些恼怒;她走到赐水基督面前,把刚才的事讲述给他听。

三

安赫尔准时赴约,下午三点钻进巴别一家的洞穴。杜尔赛和堂娜卡塔利娜迎接他;堂娜卡塔利娜觉得应该表现得稍稍不悦些,她担心再次出现麻烦事。但是,这位好心的夫人前一天已

经发现女儿向她讲述教堂会面和这次预先约定的探访时表情还很平静，现在又惊讶地注意到女儿迎接探访者仍然心平气和。他们寒暄几句，互相问候身体状况后，杜尔赛诺勃露出平静表情和欢快笑容，很自然地这样说：

“我康复了，完全康复了，完完全全康复了，赐水基督像一个骑士一样地对待我，我虔诚向他祈求的东西，都赐予了我。”

“我太高兴了。”格拉说，“上帝不会抛弃带着信仰和爱投入他怀抱的人。”

“是这样，我就是个好例子，前不久我还感到痛苦、窒息，甚至喘不过气来，而现在……不知不觉地就好了。应该把事情讲清楚，免得产生误会。我得的那种病，心口那儿插着一把匕首，但是，自从看见你变成一个乖巧的信徒，把半个身子钻进忏悔室里，自从看见你跪在那里，把脑袋伸进弥撒书里——像佯装出来似的——我便抛弃了一切幻想，是这样。但那是怎样做到的呀！匕首一下子拔了出来，我认为永远拔出来了。像奇迹一样。看见你那种姿势，我铲除了对你的憎恶，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污垢全部洗涤干净。这一切是瞬间做到的。我有那种感觉，真不敢相信呀。但是，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爱是不是罪孽，听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不可能想象爱一个那样的男人，像你一样在教堂里的姿势怪里怪气的。但愿上帝原谅我，但是人间爱情和真正虔诚不能友好相处，并不是我的过错。一个女人，她身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是美好的 而一个男人！……给我滚开……，，

格拉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听到他昔日情妇突然说出那种话来，他的想法一下子变得黑暗无光，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谴责自己的自尊心——无疑，自尊心想促使他鲁莽行动——求助

于新近获得的信念，从而找到一个漂亮的答案。

“我非常高兴，”他终于这样说道；“你说炽热虔诚同人间爱情是两种无法交融的东西，对此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很可能是那样。有些情况……我觉得……事情可能恰恰相反。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观察问题。从你刚才对我讲的话中可以清晰地推断出，在我们不折不扣、严格地履行宗教义务和现时公众舆论的传统观念之间存在某种不兼容性。既然不可能做到一种东西与另一种东西共处，最好的办法是让真理做出评判，不去理睬可笑的善良俗人所确立的社会关系的虚伪原则。我说，最好遵循上帝之路，不要往后看，看谁发笑，谁不发笑，也不要理睬女人的浮华看法。”

尽管这些话表明言者从容、镇定，但那个新人教的男人，不能自控，心中有些慌乱，不能把分散的力量汇聚起来，拧在一起，从而战胜杜尔赛的辩解。杜尔赛觉得自己是强者，笑了起来，有点戏弄男友的意思，仿佛把他打倒在自己脚下以后又狠狠踢几脚。

“而那些东西最终使你去当神父或者修士？你的那个钻在所有女人中间的朋友就是这样想的。不过，在你向我确认这一点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

“那种性质的决定，”格拉说，咬着帽子上的丝带；“不能讲给自负的女人，她们判断那个人的决定不能不带有轻浮观点。”

“不，不会那样，我不会横加谴责。”她说 她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这是不必怀疑的。而是恰恰相反，你既然拿定了主意，就应该走到底。或者做个严格意义的圣洁信徒，或者什么都不是。如果上帝呼唤你去走那条路，那就剃光脑袋，穿上黑裙，走吧，去祭坛那儿。这样总比穿着裤子不虔诚的人好些。不要谴责，不

要谴责,不,不要谴责那种生活。当然啰,你如果被授予教职,我决不望你主持的弥撒。我的上帝哟,太可怕了!”她用手捂住脸。

“有些事情看起来像高烧时的呓语……不过,确实是事实。”

娜娜·卡塔利娜注意听着这段谈话,一直没有作声,这时突然大叫起来,并且像杜尔赛那样用手捂住脸,这样说:

“耶稣哟,去望那个男人的弥撒!有些事情脱离了自然范畴,如果发生这种事,天下一定大乱。”

“如果这样的话,”杜尔赛说,表情严肃,捕捉到一个高远的想法。“那就快快到来吧。我们很想看看那些大好事该是怎样结束,而看上去好像永远不能结束。神父!我这样说心中有一种惊愕之感,同时又感到镇静。我有这样的印象,你十年之前就死去了。你,神父,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绝对不可能爱一个神父,那和我的性格格格不入,我拒绝、憎恶这样的人,如同憎恶、拒绝公牛或马匹做丈夫一样。我完全复生了,身上的沉重包袱卸下了。唉,我也是教徒。但按照我的方式,做一个小教徒,一个有罪孽的教徒。我希望表现好些,希望被原谅,死后在天堂得到一席之地,和最受鄙夷的人在一起,和生前最不完美,但由于上帝怜悯而得到拯救的人在一起。对,我也有些虔诚,自从我闯过那场疾病大关以后,向赐水基督做了许多祈祷,对他许愿做到我很难做到的事情,我没有涉足得很深,而是认为做一个痛苦的人,看到自己的痛苦得到安慰就心满意足了,扮演这样的可悲角色就心满意足了,上帝一直安慰我,对我说:‘不要犯傻,不要急躁 耐心一些,你会摆脱那个的。’我不是圣徒,远不是圣徒,我有耐心,一直等候着,你看,圣洁的基督从那条不可预见的路送来我向他祈求的药方。我康复了,彻底康复了。上帝对我说过:‘站起来,快步向前跑。’”

无法肯定杜尔赛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切的，但是，其中有一点东西确实存在于她的心灵里，另外还有一点她以顽强意志补充的东西，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和表述的想法相当接近。时间会使她完全醒悟的，而现在清晰地看到这种醒悟，看到这种醒悟不可逆转已是一个很大胜利，如同一种久远的痛苦得到缓解一样。虔诚的安赫尔和那个政客式的、热衷分裂活动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安赫尔截然不同。那个安赫尔是她的魅力；这个安赫尔令她厌恶。第一个安赫尔尽管有他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但对她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第二个安赫尔，虽然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对她已没有任何意义。人类的天性是多么荒谬呀，这一点也许证明魔鬼在这些领域的管辖权是多么宽广呀！

阿里斯蒂德斯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他们之间的部分谈话，在堂娜卡塔利娜出来给小鸡喂食那一刻走进屋里，问候格拉。儿子坐在母亲的椅子上，装出一副严肃表情，匆匆向他的仇敌说出这样的祝贺话来：

“亲爱的安赫尔，对你的决心表示祝贺已经知道，已经人人知晓，你要到荒野隐居。谁能做出这种事呀！……”

“这个骗子想嘲弄我。”新教徒吞下那丸苦药，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耐心，我们让他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我到这儿来已经做好了准备，各种侮辱都要忍受住。”

“……好哇，你现在已经是你行为的主人了，我们生活在这种状况中，你可以撒手不管了。你要创建一个收容院，收容穷人，改造罪犯，有这么回事吗？如果真有此事，噢，圣洁的男人哟！请你记住我，我从两个方面讲向你要个位子，我是穷光蛋，又不是好人。还需要什么条件？我是向你自荐的最优秀的人选之一，我向你保证，将以最佳心理状态走进你的教堂。也许，也

许你的关照在我身上产生那样的效果，在那儿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你当学生了。”

“我不是老师，不应该有学生。”另一个人反驳说。

“或者当仆人。”

“我是为别人效劳的，而不是让别人为我效劳。”

安赫尔觉得自己受到巴别长子的恶意讥讽。但是，他早已拿定主意表现得卑微些，他果然这样做了。

“他创建什么或者不创建什么，”杜尔赛说，她有意给男友解围，“是秘密，对你对我都没有必要讲出来。你不要插手和你无关的事。如果真有其事，我们静观好了。一定是件严肃的，重要的事情。”

阿里斯蒂德斯沉默了，用眼睛看着地席。有那么一小会儿，只听见堂娜卡塔利娜的声音，她在走廊的窗户那儿叫着母鸡和雏鸡，格格地叫个不停，好像要下蛋似的。

“下个季节演出夏季马戏，我已讲好，你还不知道吧？”男爵死死地盯着格拉，突然说：“场地不好，在奥古斯丁隐修会①那儿。但是，我要给这些野人请个杂技团来，他们这辈子还没看过呢。”

“我很高兴，”安赫尔说，他很高兴改变话题。“希望你卖出很多门票。”

“我给你送几张去……可是，唉，不，我胡说什么呀！你在马戏团里，整天看见小丑和女驯兽师！……请原谅……我忘

①天主教奥古斯丁会，又译奥斯定会。广义指遵循圣奥古斯丁（354—430）所制订的隐修规章的各男女修会，但通常专指奥古斯丁会吏会和奥古斯丁隐修会。

记了。”

“没有什么可原谅的，我不会破口大骂，不会闹得满城风雨。”

“我哥哥他们，’杜尔赛傲然地说；现在爱上演出的事了。我堂弟波利好像租下了斗牛场。”

“对，’阿里斯蒂德斯补充说；可是，他一定赔得精光。别人连一个比塞塔都不借给他，没有钱只能在冬季搞一场半场的。讥笑声在耶路撒冷都能听到。我的马戏是另外一回事，我明天去马德里，马戏团的一个代表在里斯本，同他最后敲定合同。你在首都和皇城没什么事吗？”

“什么也没有。”

“给你捐本祈祷书什么的？……”

“我有，谢谢。”

“苦行衣，苦行鞭呢？”

“我也有。”

“可是，你肯定没有苦行带。”

“也有。’新教徒说，控制住自己，在心中继续说：“他如此嘲弄我，那是想看见我精神上解除武装。要有耐心，忍受下去。”

“我看你什么都不缺，有了 卡洛斯七世^① 绶带吧！”

“那玩艺儿呀，留给你吧，我不戴任何人绶带。”

“好，太好了。‘自由、平等、博爱’，那个呢，把字刻在帽子上。”

格拉忍受不下去了。但他拿定主意不发脾气，努力忍受下去。他的决心是那样坚定，强大，像抱着圣十字一样抱着这个决

^①原文似有误，应为“卡洛斯三世”绶带，始创于一七七一年。

心,没有陷入发怒的危险中。不过,他担心,如果在那儿继续呆下去,他的耐心一定超过极限。这时,他淡淡地一笑,那是对巴别的最后一次嘲弄,之后起身准备离去。他把手伸给杜尔赛,简单地说:

“再见,姑娘。”

杜尔赛这样回答他:“小子,再见”说完叹了口气,那是她那残存幻想的最后一搏。格拉把手伸给巴别的长子,后者装腔作势地握了下,同时用粗鄙的讥讽语气说:

“再见,老师。你到天堂时不要忘记我。”

安赫尔的话到了舌头尖上,都想说:“我不是老师,你也不是右盗^①。”但是,他用一大口口水把话咽下去了,比胆汁还苦涩。

这时,福斯托一边全身抽动地笑着边走进来,那当口探访者已经走到过道的角落里,准备下楼;那人从背后破口大骂:

“伪君子,假虔诚,尝修女鲜儿的!你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想骗谁呀?”

阿里斯蒂德斯立刻向弟弟扑过去,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但是,他气疯了,有些话还是断断续续地从嘴里说出来:“他妈的!你对我们做了那么多缺德事,我们早晚要算账的!……”

杜尔赛看到弟弟撒野,也飞跑过去,说:

“你这么粗鲁,没看见他不想和我们吵吗,就是叫他‘犹太狗’,也不会吵的,别理他……他人已经死了。”

“死人”心情平静地穿过院子,走出去,他都不看一眼巴别家的那几个人,他们站在楼上走廊窗户前看着他走出去,同时争论着是否骂他几句。他很坚定,随便骂好了,或者说面对那几个混

^① 指被钉死在耶稣右侧的圣迪马斯。因悔罪而得以升天。

账东西很镇定，那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可能在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他觉得堂娜卡塔利娜的小鸡也在轻蔑地看着他。他来到大街上,对自己很满意,他战胜了自己的最大敌人 性格,他对这个巨大、决定性的胜利感到骄傲

第七章

陷阱

—

他在那里经过圣米迦勒回到罗贡大街的家中。夜很深了，他还在普通开张的手工纸上写着。那可能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时抹掉一些字，在行间写上别的字。他撕了好几张纸，又涂涂改改的，最后才好像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了。他站起来，那么长时间身体一动不动，太累了。他伸伸胳膊，开始在房间里踱步，脚步很快，同时不停地搓着已经僵硬的双手。不管谁看到他在房间里那样‘跑动’，眼珠像台球一样滚来滚去，双唇那样喃喃地自语，都会意识到他已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或者说找到了一个巨大困难的症结。天快亮时他还没睡，刚躺在床上就像掉进一口深井。快八点了，特雷莎·庞多哈进来叫醒他，推了两三下，才睁开眼睛。这种事儿是不常有的。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那个马德里人喃喃地说，一副警觉的样子：“几点啦？”

“八点。快醒醒，有客人。是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很急，必须和你讲。也是的，这个时候送什么信呀。可是，他说事情很严重，没办法，只能和你谈。在楼下客厅等你。”

“我马上去。”格拉说着跳下床,曼塞沃这个时候来访,不免使他犯疑。什么事呢?他很快穿上衣服,来到楼下。

神父都没有打招呼、寒暄,一见面便劈头盖脑地说:

“新鲜事,堂安赫尔先生,特大新闻。您听我说,不接收她。”

“不接收她!”

“您听好,我现在还惊讶得没恢复过来。昨天,教会做出决定,不给洛伦莎教服穿,因为有些疑问……说到底,要赶她出来,不……,,

“您说什么呀 不可能……”

“您出去吗 我得回大教堂。走,我们边走边谈。我得和您讲几件严重的事,我是怕隔墙有耳呀……”

安赫尔上楼取来斗篷,两个人立刻走出去。

“看样子,亲爱的朋友,他们一来到大街上,曼塞沃就对他说道:一定有人恶毒诽谤。您想想看,修女们听了怎样的传言才做出如此可悲、闹得满城风雨的决定。我一直担心,您应该知道,我一直担心,直率地说……”

“您详细讲讲。”

“堂安赫尔先生,我这就讲。有人或者说有些人编造了许多多传闻。说那姑娘不是什么好果子,在马德里时和她的男主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谁知道还有什么……到了托莱多,住在我家的时候,您和她过的并不是圣徒那种生活,她刚进修女院的那些日子,你来我往,接触很频繁,很让人怀疑,而且还写情书呀,拍电报呀,打得火热。最后,她出来陪着修女去探望病人时,常常和您在大街上相会,还有……哎呀呀 谁知道还有什么呀。”

“多么卑鄙呀!”安赫尔大声说,眼睛冒着火花。“可是,您感到气愤 看您是那样幸灾乐祸,我不知道该作何想。”

“小伙子,我直率地说……”他十分平静地说;我很气愤,您没看见我是多么气愤吗?可是,我老了,性情很冷静,我总想让血液热起来,可是该死的血液,就像冰一样。”

“那,现在事情怎样?他更加迷惑不解。

“现在呀,”他无法控制,唇间已有丝丝笑声在跳动;我觉得她将永远抛弃对高远东西的追求。如果索科罗不接收她,她带着圣洁的身体去什么地方呢?只能回她伯父家,伯父会热情欢迎她的,就像欢迎一个浪荡女儿……不,而是相反,要……要……要……”

他做了三次努力,想把那个意思表达完整,但不敢说出来。还是留到以后合适的场合再说吧。

“不,不,事情不能这样结束。必须揭穿那个蹩脚的阴谋,让诽谤者无所适从,向那些小修女证明她们都是些傻瓜蛋,不配穿那身神圣的衣裳。”

“谁有那个胆量,敢去充当吉诃德的角色,反驳这样的侮辱?”

“我,我,我去,有上帝在!”他做出见义勇为的架势;即使要和整个托莱多吵翻。我不能不这样做,我们能让谎言得逞吗,能让无辜的人受辱而得不到保护吗,能让几个蠢蛋或几个流氓给一个比天底下所有索科罗的所有修女,所有修女院的所有修女,所有教堂的所有神父加在一起还有价值的人脸上抹黑吗?”

“可是我,您想让我对您说什么呢?……”他把肩膀耸得那样高,都碰到耳朵了。“我可不沾骑士小说的边……当然啰,我要辟谣,对,要说那姑娘和天上的太阳都闪着光彩,纯洁无瑕,我是要说的……,但是,鲁莽从事,强迫所有人,包括修女说出没有比托博索的堂娜·来来·更美好的人……我一整夜都在想,到底

是哪个人,或者说哪些人编造一大堆瞎话。您不会看不出来,他们把事情巧妙地拼凑在一起,从最纯洁的东西中捞取好处。哎呀呀 我都把最有趣的东西忘了……还有小插曲,不然,还称不上悲剧。他们还说最近一段时间您和我侄女通过第三者进行联系。您猜猜看,那个第三者,那个传递口信,传递约会时间和地点……等等的人是谁呀?……就是天使一样的人堂托梅。”

“胡说八道,我和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的神父一起去过索科罗几次。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送过信,我不需要那样的信差。”他怒火中烧;“说心里话,曼塞沃先生,我不知道您是怎样耻笑这些诽谤之词的。”

“我觉得挺有趣的……那样恶毒诽谤。”

“而我并不觉得可笑,您把这些事情看做玩笑是有缘由的。”

“可怜的堂托梅,像鸽子一样的好人,那可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角色呀,他离那个角色是多么遥远呀!……”

“我敢发誓,他是那样激动,握紧双手;如果捉住编造那个可鄙、可恨谎言的家伙,我一定让他再没兴致去搬弄是非。”

“我在想,我把嫌疑一个个排列下来……您说说看,他打住话头;这条蛇会不会从堂何塞·苏亚雷斯的聚谈会跑出来的?”

“我怎么知道……”他低下了头;“我舅父舅妈有可能说话不慎,拿别人的声誉开玩笑,可是,我很难相信他们会抛出如此恶毒的诽谤,把流言蜚语告诉修女院院长。”

“哒……哒……”他做了个快捷动作,仿佛在空中捕捉苍蝇;“捉住了,捉住罪魁祸首了……我是这样想的 您来看看,曼塞沃把他堵在罗贡大街门口;会不会是卡瓦尼亚斯的那个神父小胡安·卡萨多,他是索科罗修女院院长的表弟,您大概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那个小神父,只是面熟。我对您发誓,

我如果有证据证明是他,一定把他那张丑陋的脸皮撕下来,换上一副漂亮的脸蛋。”

“这只是一种猜测,’曼塞沃说着把他的朋友顺着罗贡大街的大门拉到大教堂内殿,教堂工事办公室在那儿。“我也不想把那个不光彩的事强加在胡安尼托的头上,我认为他为人很正派、很正直。问题是我们不能不多方寻找、推断,脑海里的那种可恨的疑虑像时钟的指针一样一点点地指示圆盘上的刻度。噢!我又有了想法。是不是那个可恨的家庭吹了风?叫什么来着,我的上帝 印花税检查官,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大骗子。”

“不知道,不知道,’他很迷惑。“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弄个水落石出 诽谤者不管是谁,都得受到惩罚,都得受到惩罚!”

他们来到工事办公室,那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做的。曼塞沃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然后拾起一截儿烟头,把烟丝剥出来。安赫尔在工事神父桌子和堂佛朗西斯科神父桌子之间踱步。突然,他跳了下,决定去索科罗找修女院院长谈谈。

“她不会见您的。她们的时间,安排得很紧,而且……”

“我要求见洛伦莎。”

“她们不会同意。”

格拉从工事神父桌子上拿起一只划线尺子,像乐队指挥那样舞动着。突然,他用尺子在桌子上狠狠地击了一下,尺子一分为二,一截儿打到对面的墙壁上。

“镇定,堂安赫尔,可不能损害我的公物呀,我们工事办公室没有那么多资金。”

格拉什么也没有说,披上斗篷,走了出去,顺着楼梯来到教士会大厅出口处。他是那样焦虑,快速穿过大殿,仿佛那是一处库房。无论弥撒钟声,还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或那里的庄重、神

圣气氛都没有把他从全神贯注状态中拉出来。他像一枝羽箭似的沿着走廊走出去，前面是特里尼达 - 圣托梅，过去就是索科罗，不到一刻钟就到了。女门房对他说，下午才能见修女院长，现在连修女都不能见。

他心烦意乱，又返身回到大教堂，大骂教士会都不给它的保护人打开大门。快到萨尔瓦多时，遇上两个修女，一个是纳蒂维达，一个是埃斯贝格塔西翁，后者就是那个黑脸雪花雕像样的修女。他认识这两个人，很高兴碰上她们。他劈头向她们提了一连串问题，两个修女用身着教服的人特有的礼貌一一作答。她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修女洛伦莎刚刚在修女院照顾一个新来的修女，此人患有癌症，从明天开始由另一个修女替代她，因为要把修女洛伦莎打发到赫罗纳的一座修女院，“明天或后天”出发。

格拉听完这话，立刻火冒三丈，好像丧失了理智。他和她们告别，向大教堂跑去。“把她打发到赫罗纳去，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同意。……这简直是流放，可耻的放逐。我要让那些老虔诚的修女们看看，我能不能容忍这种威尼斯式的宗教裁判！‘来来’是无辜的，谁敢说一个不字，哪怕他是主教大人，我都要教给他怎样尊重事实，怎样尊重道德，竟然把她打发到赫罗纳去，为什么？就因为有人诽谤……因为一颗恶毒的灵魂……我要说，不能那样。噢！索科罗的修女们，决不允许卑鄙的嫉妒压过真理。这是怎样的宗教裁判？惩罚无辜，卑鄙的告发者倒成了有理的人。我再说一遍，索科罗的修女们，决不能这样。应该听听‘来来’的申诉，听听她在我面前怎样讲，最好听听我们两个人在教士会面前的申诉。随便一说就做出决定，那是不行的，上帝知道真相，上帝知道我们是无辜的，不行，不行，事情怎么能这

样呢？’

他这样讲着，激动，气愤，再次来到大教堂时，差一点戴着帽子走进去。他脑海里根本没有想到举止要像平时那样虔诚。他向教堂工事办公室走去，堂佛朗西斯科还在剥烟蒂。老神父听见安赫尔在说修女院怎样怎样，立刻扔下手中的烟草工业生产任务，说道：

“他妈的，去赫罗纳！太可怕了！这事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到头来仍然留在教团里，我本来以为开除出教团，可又给我们送回来了……”

“今天下午，’格拉说着坐在工事神父的椅子上，在桌子上狠狠击了一拳，‘我要去那儿，我对您发誓，要么见到她，要么干出严重的事，非常严重的事。”

“镇定，镇定，我的朋友。今天下午去那儿的不是您，而是我。那些放荡的、粗鄙的修女哟……慢慢的，我的夫人们哟，玩笑到此为止吧。您要镇定些，您看看，那样焦急不安，那样气愤，那样没有耐性，正说明诽谤者有道理，或者说看上去有道理。您把这个官司交给我吧，等候判决，判决对所有人都将是公正的，我现在就去。您以为我去哪儿？去拉乌利亚诺·波拉斯家，他是那些修女的神父和精神指导者，他应该给我说说流放赫罗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什么也不能做，知道事情真相之后，再决定怎么办吧。”

安赫尔听了这话，神经和内心平静了下来，并且同意在那儿等候他的朋友。

“您最好到下面，在大教堂等我，因为工事神父一会儿就上去到办公室，没有必要让他知道。我们选择一个地方，最好在这儿见面，在这个大殿，离圣克里斯托瓦尔近，或者您认为更适合，

在摩撒拉伯^① 小教堂也行”

“就在摩撒拉伯小教堂吧”

曼塞沃拿起他的神父帽子慢慢地离去了，他望着地面，走得很慢，面对那些黑色的台阶，仿佛他必须把它们解读出来。

二

安赫尔来到大教堂，不少人在做大弥撒。庄重的气氛，唱诗班的歌声，脚风琴的乐声深深地打动了，一下子从头脑高烧状态摆脱出来，特别是唱诗班传出的声音把他完全改变了，风琴上刻印的文字所指出的内容变成现实：“理智演奏，真挚歌声。”让每个人的心都歌唱起来吧；格拉的心也随着低沉的赞美诗声唱起来：“伟大的上帝，在这痛苦时刻忘记向你祈祷。你不要让谎言得逞。你不要让无辜受到惩罚。”

那时，格拉觉得金碧辉煌的大殿里气氛严肃，甚至阴郁，挂在大祭坛铁栅栏上方的基督巨幅画像紧锁眉心，表情严厉，像铁面无私的法官，而不像仁慈之神。他决不允许那件事最后以‘来来’被流放的方式解决，他的心在告诉他，更大的不幸还在等着他。他觉得上帝有意对他进行可怕的考验，不知道有没有勇气承受，或者这些考验像巨大的海浪一样将他卷走。人的力量太微小了，对海浪无能为力。他的心情又不安起来，想用祈祷使动荡的灵魂平静下来，让意志降服、顺从，把自己用脚镣、手铐扣起来。但是，唉，那些铁家伙软绵绵的，像蜡一样，他的性格在抽搐，像癫痫病人一样全力挣扎着。

^①摩撒拉伯：指生活在摩尔人（九至十五世纪统治西班牙的伊斯兰民族）中间的西班牙基督徒。有人亦译“莫扎勒布”或“摩萨拉布”。

他向唱诗班铁栅栏靠过去,依在一根支墩上,金属栏杆加工得十分精致,在艺术家手里一定像木材一样软和。他转过头去,正面看了一眼大祭坛,又向唱诗班内望了望。中心大殿里五个拱顶中间,在那之前他一直觉得保存着基督教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宗教组雕、组画是用雕刀、黄金和油漆从思想语言翻译成形式语言的全部教义,令他陶醉、神往。但是,那天,他觉得这些组雕、组画高得触到了天花板,好像在炫耀人间傲气。祭坛铁栅栏犹如一道道天国之门,对罪孽深重的人紧紧关闭,只有灵魂纯洁的人才能进入。而那一天在他眼里却变成了一个个做工精美的笼子,关着痴迷艺术和宗教的疯子。唱诗班的弥撒祭坛上的圣母使他记起——除了她身上的黑色之外——他的亲戚堂娜马约尔·低矮的坐椅上,核桃木的粗糙雕饰形象,活生生地显现出阿里斯蒂德斯和福斯托的形体和表情。堂迭戈·洛佩斯·德·哈罗的模样变成了堂何塞·苏亚雷斯,风琴那边有个戴土耳其围巾的人,则是印花税检查官堂西蒙·巴别。

突然,从唱诗班传来银铃般天国的纯真声音刺破他的耳朵,那是伊尔德丰索的童音,他正和另外六个孩子唱着: *tu autem, domine, miserere nobis*^①。

“噢,坏蛋!”他自言自语地说,内心感到莫大的安慰。“你在哪儿 我没看见你呀。”

对,他在那儿,抱着红色长袍,上面流着蜡油。安赫尔从铁栅栏缝隙望着‘来来’的表弟,后者一边用调皮的眼睛看着他,一边邪恶地笑着,但仍然保持那种姿势,装出一副正经样子。那个痛苦的教徒没有怎么开动想象力,便觉得那个动听的,铃铛一样

^①拉丁文,意为“主哟,你起码应该怜悯我们”。

尖厉的声音仿佛西琼声音一样,划破云朵,穿过教堂拱顶,从天国跑到他身边说:“爸爸,你不要屈服,‘来来’是你的,在宗教内是你的,在宗教外也是你的,上帝一定按照你的愿望去做。”

弥撒结束后,他从圣体小教堂前厅走出。在大教堂里,这个小教堂简直像个小小空闲之地,钻在里面很有趣,很舒服。他透过精美的铁栅栏望着圣母像——她的衣饰比亚洲的华贵还胜过几分,一颗颗首饰是那样重,二十个参孙^①也难以支撑。小教堂是大理石和青铜器的世界,不愧为圣像的供奉之地,他们身上的宝石几箱子也盛不下。格拉心里燃烧着对圣母的虔诚之火,呆在那里是那样舒畅,时刻感受到天国王后从天堂宝座赐予他的关照。

虔诚新教徒对圣像和圣像服饰的看法,在那个困难时刻完全改变了,以前觉得丑陋不堪,现在却美不胜收,无疑那是因为在圣母的披风上缀着那么多漂亮的珍珠。神圣的象征物的衣饰那样华丽,在他看来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事,因为把大自然中最美好、最典雅、最高档的东西献给他们是更合适的了。她们这样会显得高尚无比、光彩照人。红宝石和黄玉像鲜花一样美丽,金饰像火焰一样闪着光芒。所以,我们通常这样做,用光彩、首饰、贵金属装饰神的象征物,从而表现人们的尊崇。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圣体小教堂的华贵圣母像对他来说比任何圣像都更好地代表大自然对上天威力的屈从,代表天神的调解力,因为那个银制宝座使他认识到,尽管是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上天的难以描述的崇高。太阳、月亮、手镯、胸饰、腰带和桂冠使他隐隐约约地看见美不胜收的上天一隅之地,宗教艺术把

^①参孙,《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物,以力大著称。

精美东西汇聚在一起，仿佛给他提供了一个支点跳到精神世界无法触摸的世界。

他在心中向圣母祈祷，祈求她不要让对无辜的‘来来’的诽谤得逞。很难确知是哪一個形象更迷住了这位新教徒，他面前的这幅像还是他的不在场的女友兼劝导者，因为二者的形象在他心中，甚至在他紊乱的感官中混合成为一个。索科罗的那个谦恭的新修女已经记录、印刻在他的脑海里，鼓舞他去做一切事情，从微不足道的到意义重大的。世界上有多少骑士在惩处不公、保护无辜呀，没有一个像安赫尔——他把小修女想象得美丽、高尚得无与伦比——那样想象他的理想夫人，因为这些冒险家一样的骑士只是看见他们的夫人像天使一样美丽，充其量拥有贞洁的美德。但是，安赫尔认为他的美丽夫人怎么称赞都不过分，百分之百的忠贞、纯洁，还有渊博知识，令教会的每一位神父都感到惊讶。在他看来，这纯洁，这知识使‘来来’的脸蛋像天堂美女一样，而不是俗称的那种美的楷模。他甚至认为对这种天女的魅力，多么富有灵感的艺术家都不能用雕刀和画笔模仿出来。最后一点，令他痴迷和陶醉的是索科罗那个新修女的服饰，这服饰实际上相当普通，但他认为那是人们想象中最漂亮的那种，不过不是世纪女人富有性感的而是另外一种极为不同的服饰，它的秘密应该在基督教肖像学中寻找，它的最优秀艺术家就是宗教画家。粗呢黑裙显露着雕像般的皱褶，她的身材，盖住胸部的包头，短小的头巾，宽大的衣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他在想象的空间奔驰着，最后脑海里出现了他那位修女的饰着珍珠的头巾，令人眼花缭乱的胸饰，四周点缀着翡翠和珍珠的包头；这些东西组成了一整套脸部花饰或者说鸭蛋形框架，它虽然那样美妙绝伦，但远不能遮掩索科罗小修女的

富有灵感的神情和神秘莫测的目光。

他虽然这样疯狂地想象着，但并没有忘记虔诚地向圣母祈祷：“圣母哟，只要允许我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浑身充满勇气，你使我懂得非正义的东西永远不能得逞，鼓励我挺身保护无辜，把世界上的撒旦徒弟的脑袋砸得粉碎。‘来来’不能离开这里，因为让她走就意味着宣布她有罪。不能这样，决不能这样。判处她流放的人是一群蠢蛋，他们必须在她面前低头认错，大声宣布她纯洁无瑕。圣母哟，你希望事情这样，并且命令我去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不是这样？为了得到公正的结局，我们该做些什么？以后的事实会说明这一点的。我们要保护‘来来’，他们对‘来来’采取暴力手段，我们要以牙还牙，不能手软。这样做，不可能触怒上帝，也不可能触怒你。为了阻止恶势力横行霸道，上帝允许在人类中使用暴力，流点血。暴力如同精神一样是上帝的，保护慈善，反对邪恶的暴力，就是神圣的法律。那么，对非教徒的战争，请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装饰这座令人尊敬的基督教教堂的战争胜利品，意味着什么？”“来来”不可能为几个无知的随便歇斯底里的修女制定的纪律当作玩具。‘来来’，有着高远的目标。为了她，因为她，我将创办一个最伟大的教团，最美好的教团，与我们时代最和谐的教团。光荣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她，因为我只不过是她那美好精神的一个蹩脚实施者。但是，一个这样的女人不能也不应该屈从于生来本应该是下属的那些女人。我呢，在你那圣洁的帮助下，把她从令人羞辱的修女保护下解救出来，置放在与她相称的崇高位子上。”

他那沸腾的脑海里想到突袭修女院，制服修女们，让她们无条件地屈从，而被诽谤的刚刚入道的修女勇敢地跳上修女院院长的位子。

三

而这个时候，智多谋广的曼塞沃在做什么呢？他从教堂工事办公室走到大教堂以后，又慢慢走过弥撒侧厅，来到摩撒拉伯小教堂，从那儿向右侧转过来，沿着恕罪大厅门前继续向前，步子总是那样缓慢，眼睛低垂，仿佛在举着耶稣圣像，行走在庄严的宗教巡行队伍中。他在思索着即将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心里说：“我现在如果去找拉乌利亚诺·波拉斯，这个拉乌利亚诺很可能说出令鲁汉子堂安赫尔不高兴的东西来，那时，鲁汉子堂安赫尔还不把我吃了呀。”

他在圣母献瞻厅门口停了会儿，然后来到大教堂，犹犹豫豫地走进，最后钻到赐食基督小教堂里。“话说回来，”他这样想，“实际上，我没有必要去见拉乌利亚诺·波拉斯，从他那里听到点什么。可是，总之，我们忍让一下，我亲自去那儿。我已经想象到在教皇老使节大街上行走……噢，已经到了特恩迪利亚斯……再往前走一步，便进入阿尔希贝斯大街。咚咚，咚咚……堂拉乌利亚诺在吗？……在，于是我走进去，喂，拉乌利亚诺，早上好，身体好吗？……没有你那么好。朋友的回答 堂佛朗西斯科，事情很简单，谁都免不了受到伤害，但是在这样的教团里非常看重声誉，所以，修女们决定让您的侄女还俗，她在尘世比在索科罗更有用些。”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舒舒服服地坐在铁栅栏左侧的板凳上。

“我想的这些，”他在心里说着把大腿交叉起来，臂肘支在凳子的扶手上，用拳头撑着面颊，“都是实情。事情一定像我刚刚想的那样发生；其实，波拉斯只能对我说那么一点东西。所以，

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现在有什么必要跑过好几条大街，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他告诉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亲爱的，在这儿清静静地呆一会儿吧，休息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在这条舒适的凳子上睡一小觉，你昨天夜里根本没睡，一直在想着那个女娃子……因为我要说的是那姑娘的圣洁之举太幼稚了，简直是开玩笑。今天上午，我一夜不眠，脑袋昏昏沉沉的时候，还这么想着，于是陈述……我的观点。她死后，会去天堂的，因为她是个好姑娘。可是，她能作为圣徒进天堂吗？呸！别想得那样好，那是幻想。她能进天堂，并且被安置在永恒幸福的一个高位上，比我被安置的位子还高。可是，把她当做怎样的人送到光灿灿的九重天？……上帝哟，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吧。天使当中有那么多孩子，都想有个布娃娃玩……我侄女只能以布娃娃身份进入阳光四射的太乙……我想象不出这个地域该是怎样的……她会去那里，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是作为天使的最珍惜的布娃娃……‘嘻，嘻，嘻，’他独自笑起来；‘噢，我的上帝哟，我想到哪里去了……好，我刚才说了，现在我真的来到拉乌利亚诺·波拉斯面前，向他询问他母亲的身体状况……可怜的夫人身体可能不太好！五十年前，当她是托莱多最漂亮的姑娘时，谁认识她呀！可怜的堂娜格丽丝特塔！现在，那个邪恶的拉乌利亚诺一定要我吃点心。别对我说点心、饼干那东西……现在事情是这样的，修女院是不想要我侄女了，我侄女将回到她伯父家里……我们已经把她接回来了，那个马德里男人只要稍稍帮我们一下，就让神秘主义的闹剧见鬼去吧。那姑娘并不傻，她的天资对于理解我们大家的合乎情理的想法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她昔日的男主人像个鲁汉子似的爱上她，怎么不知道他现在表现出的宗教狂热不过是他身体内部那头爱情野兽的

杂乱动作和咄咄地踢毽子……上帝哟，我们这些从你那里获得长生之福的人，看到的是些什么东西呀！上帝哟，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你创造的世界里为什么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每一个人都不在应该在的地方，人人牢骚满腹，所有人都想到达他们不应该到达的地方，道路对腿脚敏捷的人堵得死死的，但对瘸子、跛子拓得很宽；一些人拥有的东西大大超过他们的需要，另一些人却渴望得到前面那些人鄙夷的东西。坦率地说，一个人活着，一年一年地活下去，但看不到事情梳理得顺顺当当的。现在的孩子到了他们老朽的时候，看到的仍然是我活着时候看到的东西……好，上帝。我们说到我正和拉乌利亚诺·波拉斯讲话，他对我讲出了从逻辑上说应该对我讲出的东西。我没有胡编乱造，我一句谎话也没有说。我只是关注着发生的事情，没有插手。因为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观察到，强烈希望得到一种东西，并且始终坚持下去，最好办法是让事态发展，达到水到渠成，让我们的希望变成现实，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和我一样，波拉斯也认为那姑娘应该还俗，别在宗教之路上走出第二步，那是她布娃娃的力量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怎样就应该怎样。往前走下去，让我们给事态的发展打好节拍，当然，事态终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舞动起来。”他打起瞌睡来。“我不想睡，那样会错过时间的……他的高谈阔论很可能不使我开心，他是那样的人，一打开话匣子就没有办法让他止住。他母亲，虽说得了浮肿，全身都是病，但讲起话来也是口若悬河，缠住你谈话，不让你走开。就这样说好了，这样说好了，那姑娘回家，然后，圣母哟，我们全家的保护神，所有不幸的人的慈母哟，帮我一把吧！只要你帮我一把，我就能让他们结婚。一定能让他们结婚。那时，大家该多么幸福呀！首先受益的是堂安赫尔，因为他的家产很可能丢弃在

一边,需要一个人为他照管。完全可以说,上帝来看他了,因为我头脑机敏,是个好管家我这样自夸,但更要夸赞上帝,他赐予我如此美好的素质,经济方面的事交给我,错不了。随傻蛋们怎样说去吧,经济方面的事也是上帝的事,因为如果没有经济,每家每户怎么生活下去呀?不,上帝不允许野蛮的东西横行。没有经济,谁都知道……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具有管理才能,但由于没有东西可管理而派不上用场,没有用武之地。这个世界简直颠倒过来了!如果让我当财政大臣……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西班牙——这里完全是权贵政治,到处是贪官污吏,肮脏交易,谁知道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呀——而是在……’他睡过去了,睡得很深沉。

他睡得很短,就是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竟然梦见再美好不过的事了。他变成英国人,英国财政大臣!但他仍然是曼塞沃,托莱多大教堂的祭司和受俸神父,圣母的斗篷上挂满了英镑,还梦见了别的古怪的事。他惊醒过来,觉得睡了很久,她没有表看时间,怀疑大半天过去了。庆幸的是,那时,圣器室看管人正好走进小教堂,堂佛朗西斯科叫住他,想看看是不是到了中午,于是这样对他说:

“桑达利奥朋友,你是不是认为我有时间从拉乌利亚诺·波拉斯家赶回来?我是说,我去了……不,不是那么回事……是我睡过去了,睡得晕头转向……可是,大概还不到十二点。”

曼塞沃确认还没到十一点以后,一下子打起精神来,把睡过去之前在脑海里翻滚的一个个想法理顺,弄清楚,把不听指挥的想法纠正过来,对顺从指挥的笑脸相迎。他从赐食小教堂走出来,向摩撒拉伯小教堂走去。他在约定的地点没有找到格拉,便到教堂的其他地方寻找。正当他绝望,认为找不到时,伊尔德丰

索——他已经把红袍子放进圣器室——告诉他,那个马德里人在圣体小教堂里。

曼塞沃立刻跑到那里,还没有对他朋友说一句话,便在最信奉的圣像前跪下来,祈祷一会儿。之后,他不想在威严的圣母面前谈论如此亵渎神明的东西,便拉起那个男人的胳膊,走到圣母小教堂后厅。他们并肩坐下,这样开始攀谈起来。

“多亏了上帝,终于找到您了……喂,我们不是说好在摩撒拉伯小教堂会面吗?”

“我理解是在圣体小教堂。”

“唉,把我累死了,我在那儿很开心,多呆了会儿,我匆匆赶了回来,拉乌利亚诺一打开话匣子,就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呀,这双老腿走不了快路了,阿尔希贝斯大街可不是短路,说话间就到的。”

“有什么消息?格拉很着急。那位大好先生说些什么?”

“我们本来不必去请教他,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他的想法也和我一样。一句话,传言是那样严重,修女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满足公众舆论的要求……尽管她们相信那姑娘是无辜的。”

“她当然是无辜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惩罚她呀?他勃然大怒。“什么公众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是卑鄙的阴谋,其他修女的嫉妒,而那个小修女有才华,有道德,使她们黯然失色,想把她赶得远远的。”

“可是,并没有流放,也不是把她打发到赫罗纳,那不她的路……镇静些,喂,镇静些。”

“啊,可是,难道那个神父说没有打算流放她?……您详细说说。”

“不是流放……可是……但是他这样说,他这样说,’他自言自语地说;‘您可是魔鬼一样的人,我如果不按照您希望的那样回答,您非打我不可。”

“很好,’他是那样呼吸着,好像从背上卸下一个很重的东西。“您应该记得,我早就拿定主意使用暴力,采用一切措施阻止这种不公正的东西得逞,就是爬刀山、过火海也在所不惜。您等着看吧,我仍然坚持以前形成的一些想法,‘来来’是那样令人尊敬,不应该屈从那些修女,这些人应该去吻‘来来’踩在脚下的土地。我希望她成为圣母。”

“成为圣母!”他觉得好笑。“我也希望那样,他妈的!我们还是把话讲明白吧……好……请您来看看发生的事吧。姑娘听到讲她那么多可怕的话,心中烦闷、痛苦,她说不想在索科罗呆下去了,什么包头呀,粗呢法衣呀,统统见鬼去吧。她要回家,和她心爱的亲人在一起,和她心爱的小外甥在一起,和疼爱她的伯父在一起。”

“她是那样说的?”

“您不是听见了吗。她把这次挫折看做上帝的警示,上帝叫她改变道路,致力于比做修女更为困难的事业,致力于尘世的斗争,和她同样的人一起为幸福和精神健康而努力,我们赢得了幸福,她要为我们大家带来更大的幸福。”

“堂佛朗西斯科,您在做梦。”他一副惊愕表情。

“做梦的是您。人类的逻辑在用我的嘴巴讲话……我如果不是害怕对上帝的不敬,我要说人类的逻辑就是神明。”

“您对我说的那些是真的吗?”他心中十分不安。“堂佛朗西斯科,您使我变成疯子。”

“我做的是,上帝知道,圣母也知道,使您回到理智上来。”

“可是,那位神父说那些话没有 您对我发誓!”

“喂,我可没有发誓的习惯”

格拉是那样困惑,不知道想什么,做什么,不知道说什么。他站起来,坐下 神父看得出他很茫然,很不安。

“堂佛朗西斯科先生,我需要马上证实这个消息。”他最后这样说;“我要去索科罗,和她谈一谈,我要利用一切手段,不管是怎样的,设法见到她。”

“哼!我们可不能胡来呀!您知道那样发疯发烧似的对待事情结果会怎样吗?那是为敌视我侄女的人又提供一条理由,证明诽谤是有道理的。”

“好吧,现在不去,今天下午我一定从疑团中摆脱出来。”

“您还是老毛病 可别犯性子。冷静,控制住自己,您还是回郊外庄园去吧,在那儿静静地等候消息。您如果去索科罗,把脸拉得那样长,眼睛冒着火花,那姑娘说不定害怕您做出鲁莽事情来,心中犯疑,我们会遇到新的麻烦,事情更不会及时解决,谁知道会不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洛伦莎现在肯定正在考虑回到我们身边来。但是,她也可能犹豫,犹豫会产生疑虑,您如果去那儿这个那个的讲一大套,他妈的 我们很可能再次遭受挫折,失去她的。”他孤注一掷“院长和修女们,还有波拉斯神父都劝她放弃宗教生活,您知道这一点就应该满足了……好了,您还想听到更好的消息吗 您这位善良先生火爆脾气,没有耐心,现在完全有可能前功尽弃。冷静些,在家里等候,洛伦莎会来的,这一点我敢肯定就如同说现在是白昼一样,现在最重要的是别惊吓小鱼,它已经张开嘴巴,快上钩了。我认为已是既成事实 那个浪荡姑娘一定回她的家,在我们的保护神圣母的帮助下,我让她和……和佩皮多·伊利安结婚。”

安赫尔的脑子好像一下子陷入沉睡状态，曼塞沃全神贯注地观察他的表情，他目光锐敏，一副讥讽样子。那个马德里人的脑海里出现一团浓云，还没有成形的想法汇聚成一大团，并且还在扩展。神父还在坚持说，安赫尔什么都不能做，让事态自行发展，耐心等待，因为如果去索科罗，大闹那个气氛庄重的修女院，很可能惊动教士会，惊动那姑娘和所有人，结果会使我们大家的愿望变成泡影。那时到了吃饭时间，他告辞，离开大教堂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魔鬼一样的人，真不可挽救了！如果他、她和所有人按照我想的那样去做，我们该多好呀，现在曲曲折折发展的事情将直线快速发展！……回家去，好；回十一张嘴巴的家中去，偌大的鹰嘴豆在等着你。唉！这是怎样的生活哟！总是梦想明天比今天要好些，结果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好转，那决不是路……但是，现在我一点也不怀疑，有了路了，洛伦莎将去做我现在在想的事，去做拉乌利亚诺和修女们劝说的事……因为根本不该怀疑他们劝说过她……或者说，将劝说她，反正都一样。”

四

格拉带着伊尔德丰索回到家中，请他一块儿吃饭。他们刚刚吃完，格拉便打发他去索科罗送两封信，一封给修女院院长，另一封给“来来”，这封信没有封。他叮嘱这孩子把回信送到大教堂。说完，他立刻去那里，走进时，敲钟人正好敲击小钟，叫人去唱诗，并且从偌大的钟楼顶端用尖厉、响亮的声音说：Vox mea clamat; ergo canonici venite^①。神父们顺从地从这个和那个门

^①拉丁文，意为“我的声音在呼唤神父们快快来”。

走进来,直奔圣衣室。

过了一会儿,午后祷开始了,那个新教徒愉快地倾听着,并且在那儿听了晚祷。他从来没有觉得大教堂像今天这样令人亲切。赞美诗这样动听、动人心弦;祭坛这样华丽、漂亮。主厅外墙点缀着画像,天使乐师摆出各种姿态,有的手拿小号,有的弹拉西塔拉琴或小提琴,歌声和乐曲同阴郁的唱诗声、称赞上帝声、颂扬上帝胜利和仁慈的声音混淆在一起。他觉得这座威严的大教堂艺术美达到了最高程度,如同巨大的天使之手雕刻的圣体盒——它上面点缀的贵金属,质地好,做工细,镶嵌在小孔小洞里的一颗颗宝石让光线透过来,上天从翡翠、红宝石组成的瞭望镜注视着教堂,在这里,生命有限的人类祈祷永生。

伊尔德丰索很快回来了,带着一封回信,那是‘来来’写的,叫他四点钟去那里。从简洁的文字中,心情激动的绅士不知为什么看到尘世亲切的影子,或者说倾向尘世生活的某种迹象。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那快速写就的信中字迹看见一只紧张的手,手的主人中断整理行装,写这封急信。

四点整!还得等多长时间呀!可爱的四点整还睡在懒惰时间的未来怀抱里。到约会的时间还差好几个世纪呢!……大教堂时钟的内部表盘是他一生看见的最令人厌恶的面孔。他是那样焦急,但并没有阻止他把注意力放在教堂的圣洁之神身上,那颗虔诚的心充满了激情,谦恭地说:“上帝哟,你如果让我与那个姑娘——你以前让她把命运交给你——结婚,从而通过这种形式走完我的人生之路的话,那就快快这样做吧,但是我决不中止颂扬你的仁慈,直至口干舌燥。你这样安排意味着事情从开始就应该如此,而无论她还是我都走了许多弯路。你现在把路纠

正得笔直。上帝哟，我们的判断是多么错误呀！我原来以为你把她留给你自己，仿佛我们人类不配拥有她。但是，现在看来尘世之路也通向完美，通向永恒的生命。我和‘来来’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眼睛永远看着你，崇敬你，把我们的心的献给你，希望你接收我们进天堂。”

钟表很宽厚，现在表针指向三点半。格拉听见法比安的声音，好像是以赛亚^①在说话，在废墟和阴影中呼唤，大骂不敬神明的人。大钟按照教规不时敲几下。听到那深沉的钟声，觉得整个教堂都在颤抖，仿佛有一种可怕高烧产生的抽动从地下深处传上来。安赫尔无法再控制下去，立刻跑出来，向索科罗奔去，他是那样快地来到目的地，那样快，都觉得没花一点时间就跑完了那么长的路程。他在犹太人居住区转了几圈，等待约定的准确时间到来。最后，像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到来一样，他走进来，你们看，我们这个大人物已经坐在会客室里，等候那个新修女和常常陪伴她的那个修女。当他看见“来来”只身来会面时，心中是那样惊奇，那不说明她与修女们决裂，准备离开修女院吗！

但是，见面之初的惊奇过去以后，又出了另外的惊奇，比如：他觉得‘来来’应该忧心忡忡，悲伤痛苦，但看上去很高兴，笑容满面，表情镇静。除此之外，会客室也有点什么意外东西。朝向院子的惟一窗户用红色细麻布遮盖着，他们两个人的脸蛋被透明窗帘折射的光线染上了颜色。“来来”的脸显得格外红润，好像刚刚从锻炉里出来一样。

“我已经知道发生的事了。”安赫尔说，他渴望一下子进入

^①以赛亚：《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

话题

“您从谁那儿知道的？”

“曼塞沃。”

“唉，唉，不该轻信我伯父，他是个大好人，但常常按照他的愿望观察问题。”

“是今天早晨对我说的，这一整天过得好惨呀！看到你受到诽谤，我又不能出来保护你！……”

“保护！保护我什么？在上帝面前，我不需要保护，他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这里的人认为我有错，这对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舆论……修女们。”他有些茫然。“女友对你的看法，很重要，很重要。”

“对我的看法！完全编造的东西，在我心灵中没有任何分量。”

“你看，她们甚至立刻把你打发到赫罗纳去。”

“是这样，她们开始是这样想的。”

“可是，先说说，那诽谤是从哪儿或者谁那儿放出来的？”

“不知道，我也没有兴趣打听。对于制造这种诽谤的人，我从心底原谅他们，我几乎，几乎感谢他们如此侮辱我，因为向我提供了我那样渴望的东西，折磨自己的机会，在当今呆子一样的生活时代——在这种生活中，既没有人间喜剧，也没有天堂喜剧，没有任何机会去干一番功绩卓著的事业——里，这种机会少极了。这种侮辱，倒使我感到高兴，从内心感到愉快，因为痛苦是我之所爱，我寻找痛苦，热切地跟在痛苦后面，仿佛是我自身的重要部分，只是被人夺走了，我要重新收归到自己身上。用通俗语言讲，痛苦是我的意中人。对，我说了，侮辱使我感到高兴，因为它帮助我模仿我们耶稣的样子，我一直想这样做，他虽然是

天神,但承受、宽恕了许多严重的侮辱。我很高兴,确实如此,因为我还没有遭受过一次这么严重的侮辱,也没有遭受过什么不幸,甚至也没有遭受令人们心惊胆战的灾难。我早就应该经受考验,尝尝痛苦和折磨的滋味,而这一次侮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津津有味地喝了下去,并且请求上帝让那东西更苦些,更难咽下去……昨天对我来说是个考验的日子。我一直在照顾一个新来的修女,她很不幸,得了癌症。您如果看见她……她病得非常严重,脸部完全溃烂了,只留下一个小洞,那是嘴巴,我从那里给她喂饭、喂药。昨天夜里太可怕了。可怜的姑娘高烧,说胡话,耗尽了体力,用最恶毒的语言骂我,好像向我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一大早,修女院院长叫我,表情沉着地向我讲述那些人讲的我的坏话……我看她那样子倾向于相信,或者说,她起码怀疑,脑海里装满了问号。当她说到请我原谅,要我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时候,我有那么一刻很焦虑、胆怯,但我很快恢复了过来。我平静地回答说,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东西和事实完全不符,但我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还是让诽谤者提出证据吧。我惟一能够做到的是坚决否认。

“你不气愤?”

“我?我还不知道气愤是什么东西。我对修女院院长说:‘我惟一能够做到的是否认,上帝在我良心里讲话,他的声音给予我极大的安慰。否认之后,我要做的是服从。如果教士会决定把我送到另外一处修女院,我毫不犹豫地去那里。如果教士会认为我不配穿修女服装,那就脱下来。如果把我从这儿赶出去,那我就出去。我做好了一切准备,随便怎样吩咐,我都去做,把自己的意志抛在一边。’我是这样对院长说的。”

“院长呢……？”

“院长哭了，她仿佛从天上获取一种灵感，拥抱着对我说：‘你是清白的。’”

“好了，好了 这太好了。”他把一只手的指甲嵌在另一只手的肌肉里。“可是，你不能在这儿呆下去了。”

“在院长和我之间发生那事以后，没有人说让我走。在院长和我谈话之前，拉乌利亚诺·波拉斯神父主张把我送到一处悔改女人收容院。”

“太卑鄙了！”他怒不可遏。“把你，把你送到改造之家 那个混蛋在哪儿？我要教训他！……”

“您冷静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可怜的堂拉乌利亚诺是很理智地提出那个意见的。他认为我有错。”

“你同意…… 你不要对我说，因为……”

“如果教会决定我去悔改女人收容院，我早就一声不吭地去了那里。我总是屈从，我没有意志。”

“‘来来’！”他怔住了，几乎说不出话。“可是，你没看见那就是宣布你……是个可以改造的女人，宣布你有过错？……”

“那有什么？人世间的没有根据的看法，对我来说一钱不值。”

“可是，你只要走进悔改女人收容院就打上坏女人的印证呀。”

“那有什么 如果上帝在我良心上打上相反的印证，即使人们认为我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又对我有什么关系呢？”

安赫尔呆在那里，仿佛正在从大教堂钟楼往下坠落，脑海里空空的，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宗教劝导者。他在坠落，坠落，永远不能落在地上。

“你伯父，”他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对我说，你在诽谤面前退缩了，要回家去，放弃宗教生活”

“那话应该是堂拉乌利亚诺说出来的，我可怜的伯父不可能编造这话。我们的神父昨天下午还坚持这个想法呢，而当时院长对他说相信我的无辜、清白如同相信福音书一样。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看法。今天早晨，我向他忏悔，几分钟之前，他告诉我，穿上修女服装吧，不要理睬那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放出的流言蜚语。不过，您应该知道，如果堂拉乌利亚诺把我送进悔改女人收容院，我一定去那里。被看作坏女人而实际不是，那便给了我一个遭受侮辱的机会，再好不过了，我可以净化，磨炼我的灵魂。”

这些洋溢着高尚思想的话令那个新教徒异常激动，都控制不住自己，几乎痛哭流泪，几乎跪在那个修女面前，对她说：

“姑娘，请原谅我的邪念吧，这些邪念呀，不配让你听见。听你伯父的那些话以后，我痴迷了，心里乱得很，甚至想到你从索科罗出来，可以和我结婚了。”

“耶稣哟，多么荒诞呀！”她从心底发出一阵笑声。那是真挚的笑声，很有趣。“可是，您想到哪儿去了？我的丈夫只能是那个配得上拥有我的人。我对尘世的婚姻是一个无用的人，无用的人，您应该知道这一点，我是无用的人。我伯父神经可能有点不正常。好可怜呀！”

格拉的眼睛冒出火花来，那双眼睛被窗帘映照着，好像流出许多血。他说：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来来’。你既然不能让我与你相比，哪怕让我接近……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修女院怀疑你的巨大优点，就不应该在这里呆下去了。你被召唤去完成更为高远的

事业,我,在我的这个卑微的位子上,倾听上帝的召唤,去帮助你。我要创建一个教团,你应该是这个教团的领袖。称做教友会,或者你给它取个名字,这个教友会将创造条件,让你把圣洁心中的宝物撒遍人间。我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的能力,我的价值,也属于你。”

“这不行……也不合适。创建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这个宗教组织对于减轻人类痛苦是个极好的组织,人类太可怜,太贫困了。”

“可是,我希望你领导一个教团,而不是被领导……我希望你的高尚精神转化成一桩桩实事……我来给你讲讲我的计划……”

“来来”沉思起来。她好像有些犹豫。她有一颗善良的心,让她领导、管理一个很大的宗教团体,这刺痛了她那充满幻想的头脑,永远当奴仆的思想不那么坚定了。

“看看吧。”她喃喃地说,那双眸子疯狂地跳动起来,好像从来没有跳动过。

格拉在她身上看见同庞大纪念碑摇动相似的现象,也就是大教堂的钟楼,它在摇动,但不是倒塌下来,而是让牢固的地基更好地端坐在深土里。小修女凝思片刻之后,眼睛盯住男友,说:

“好吧,我接受下来……但是,有一个条件。”

“随你说好了。”

“堂安赫尔朋友,您来看,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在了解这个宗教组织之前,事情不能说定。”

“没关系……我们创建的宗教组织就用你的名字吧。你可以随便支配我。”

“那就……创建吧……那,就像您筹划的那样,但是,在创建之前,您如果用到我,您必须当上了神父。”

面对这颗突然射来的子弹,安赫尔双脚站得稳稳的,意志坚定,挺胸相迎。火光、雷鸣般的响声和‘来来’的建议钻进他脑海留下的巨大孔洞,使他万分激动,面对他的崇拜偶像,有些疯癫了,痴迷了,坚定地说:

“我一定成为神父。”

“真的?”

“真得就像你和我在这里一样。”

修女洛伦莎是那样高兴,有那么一刻都抛弃了她的镇定、严肃性格。

“好,好。”她用嘶哑的声音说。“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已经属于上帝。我们面前展现着光明大道,多么光明的大道呀!呆傻的尘世,可笑的社会,还有尘世的物质利益——它们的价值充其量和儿童玩具一样——统统抛在后面了。我多么高兴呀!我的西琼的爸爸对我说出我刚刚听到的那些话只使用了一分钟,却等于尘世那种虚幻幸福的多少年。您不这样看吗?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时间到了,我们该分别了。”

安赫尔看着她,她应该出现在祭坛上。如果说现在没有在祭坛上,依据他的方式来看,那是由于人们的不公和错误造成的,人们将很快,很快改正自己的错误。他离开那里,心中怀着对‘来来’的崇拜,已经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犹如从那明光光的行星发射出的卫星。大街上很凉,脑袋很快清醒过来,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重大决定。他承认他那灵感无穷的老师 and 教导者具有巨大的威力;他想,如果给她提供把她伟大精神转化为实际的手段,像改造他一样,她也将改造全世界。“她是一个超凡的人,上

帝的使者，’他在心里说；’在她面前，我摒弃自己的头脑，摒弃自己的肉体，从自己角色上抹去我的身影。我是，永远是她希望我做的那种人。”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于桑坦德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新 人

—

安赫尔从索科罗出来,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圣克里斯托瓦尔一带散步,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的脑子是那样一种状况,不能很好估计时间,因而到罗贡大街时晚了些,帕罗梅盖和修道院神父已经和蒜泥汤建立了友好关系。坐在餐桌上,他的话不多,从餐桌起身时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引力,把他吸到堂托梅的洁净、简朴的房间,想让后者从独处和研究、祈祷中挤出一点时间,他觉得应该将自己的重大决定首先讲给那个圣神一样的神父,此人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发生的事情。但是,此类决定常常把嘴唇封住,他没有下决心启封;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沉默不语。最后,安赫尔回自己房间睡觉,想另外找个晚上谈谈心里事。他平静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是那样安宁、愉快;那一天过得很紧张,精神激荡,感情上想入非非,而现在缓解多了。他睡了很短时间,但睡得很深沉,没有梦见那副希腊面具,没有梦见西琼,什么也没有梦见,也没有梦见从五层楼房的高处坠下。他起得很早,和特雷莎一块儿去大教堂望弥撒。他从那儿又去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在那儿望了圣托梅的弥撒,然后

返回大教堂,钻进圣体小教堂的前厅。但是,他无法把思想集中在祈祷和弥撒上。他的思想不听话,任性,逃出他本人的脑袋,犹如逃出一座看守不严的监狱,有些事情和问题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吸引着他的思想。

对‘来来’许下的庄重允诺可以为这位新教徒大脑的反叛行为找到托辞,他一直想着,在即将发生的外表变化成为事实以后,他本人的特性会是怎样的,会出现些什么事情。今天的这个人或者说旧人,扇动起想象的翅膀,从而看见了新人或者未来人的面孔。那是两个‘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个面对着另一个,一个是观众,另一个是舞台。“我很容易地想象出,‘格拉自言自语地说:‘我将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几乎,几乎都看见自己走到这里的一个祭坛前主持弥撒。我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上穿着长袍,披着斗篷,面部刮得光光的……可这一点我并不能想象得很明晰……我没有胡须!……可是,必须那样,以后看看吧,将是一副怎样的面孔……对,我好像看见自己从‘通畅之门’走进来,沾一点圣水,向圣器室走去,穿上教服,回到这个祭坛前。我讲弥撒,祝圣祭天。’他一想到这些事,精神上的一种快感便流遍全身,激动之中又有点恐惧,就像一个人突然被批准去看威力盖天下的国王——而过去只从远处看见过——那样胆怯、疑虑。

突然,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回郊外庄园度过那天余下的时间。他在圣母面前祈祷了一会儿,便走出教堂。在“通畅大门”大街上,他看到一些令人不快的场面。两个形容粗鄙的人向他走来,滑稽丑陋,身上裹着床单,一个戴着黑奴面具,另一个画着可怕的猴脸。这两个人站在他面前,态度坦然自若,但有点无礼,尖声尖气地对他说:“我都忘记今天是星期日,谢肉节。”安赫尔想了想,立刻用力把那两个面具人推到一边,他们一定要他说

认识不认识他们。过去一点,圣马尔科斯大街入口处,有一个从头到脚肮脏不堪的男人,裹着一张破席子,脸和手都涂着黑色烟灰。他手上拿着一根鱼杆样的东西,有绳,挑着一颗无花果。一大群孩子围着他,喧闹声在广场和邻近大街都能听见。孩子们你推我拥,都想挤到前面,他们张着嘴巴,不停地往上跳,想够到那颗令他们向往的无花果。那个可怕的小丑玩得很开心,频频敲击鱼杆,那根绳随着抖动起来,无花果也就在空中跳来跳去。孩子们吵吵嚷嚷,而他却板着面孔,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跳得最高,心情也更强烈,张开大嘴去咬鱼饵。这个小伙子就是伊尔德丰索,格拉看见了他,而他却没有看见格拉。他禁不住笑起来,未来的士官生那样急不可耐呀!格拉来到他身边,揪着一只耳朵,把他从那群孩子中拉出来,让他快去上班,这孩子立刻同别的侍童向大教堂跑去。

过了半个小时,安赫尔已经走过小桥,沿着尘土飞扬的波兰公路慢慢地走着。他走过温塔·德尔·阿尔马以后,停下脚步,欣赏心爱的瓜达卢佩庄园,庄园建在那片多山地方的一座山头上,地势高,周围景色一览无余。他在脑海中想着不久将在那里竖立起一座漂亮、宏伟的建筑物。牛车装着木炭从山路下来,赶车人都是山区的粗汉子,身上围着鹿皮围裙,条格外套,长毛绒帽子由于年代久远,灰尘厚重而失去光泽,脚上穿着皮革便鞋。这些人都是很消瘦,面孔干瘪,不留胡须,眉毛和嘴都落满了灰尘。有些人常常在温塔·努埃瓦看见格拉,所以对他很熟悉。她们在那儿停下休息时,可以从他手里接过一杯葡萄酒。这次,这些人以农民特有的礼貌方式——像他们的骨骼一样干巴巴的,但十分热情,亲切——和他打招呼。

到了庄园,‘堂皮托’高高兴兴地跑出来迎接,这下子他又有

伙伴了。另外，主人不在瓜达卢佩时，可怜的海员不大被人看重，有好几天他不得不把早餐的鳕鱼和晚餐的汤菜加在一起充饥，因为胡塞帕总去河里洗澡，科尔内霍去山上干活，没有一个人关照他。他和蒂尔索在鞭抽、石打之后关系一直不好；但是，有时饿得受不住，也不得不去找他，蒂尔索从皮背袋掏出奶酪什么的给他。

“谢天谢地，您可回来了。我都想去找您了。好家伙，在托莱多呆了五天五夜，说心里话，我呆在这里虽然还不错，但一连好几天找不到说话人，总觉得有些烦闷、无聊。整天，整天和牲畜打交道，这可不是我以前过的日子。我习惯了大海的寂寞……太美了，使我的灵魂感到豁然开朗。但是，陆上和空中的寂寞，看到的是蜥蜴而不是鱼儿，岩石遍地，没有海浪，达达布根克吠叫，科尔内霍嘶喊，我可受不了，受不了。和您在一起，对，和您在一起，我可以去您想去的任何地方，愿意到世界最偏僻的小洞住下来。”

“好，好，太好了，没有必要到别处去找那种小洞，这儿就有最好的，”格拉对他说，“我们住到里面，您的贫困生活到此结束了。一切由我来关照，不让您缺少任何东西。”

“不缺少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啊，堂安赫尔，您这是想戏弄我。可是，我不，不，不上钩，有人对我说……可是，我把他们的话再说一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说吧，说出来，把您想说的都说出来。”

“那就说了吧。有人说您是圣徒或者想成为圣徒……或者……对……您，您别惊讶呀。这是人家对我说的。我看给您解释一下，怎样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也不会有什么不便吧。您来看看，这些日子我实在闷得慌，一个人，被遗忘，好像穷光蛋寄

人篱下,心里痒痒的,想下山到托莱多去,于是去了那里,和哥哥和好了,几乎和好了……昨天,他们家里闹翻了天,卡特利娜变成那副样子,您如果看见……伙计,我从来没有看见她那样失去理智。她说不再要求得到西班牙的王冠了,因为她不想引发冲突,但她说的王朝是合法的,是这样,是这样,还说堂卡洛斯和阿方索有了王权……,可是,我们来看看,‘他记性不大好’我刚刚讲到哪儿?’

“您说我是圣徒,是不是堂娜卡特利娜对您说的?他笑起来。可是,我们在这个话题上没有什么进展呀。”

“不是卡特利娜,是卡西亚诺……我说呀……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巴尔加斯小伙子,因为我的记忆睡过去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如同雾天的罗盘。只要我们镇静,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记忆在脑子里不翼而飞,我不记得那件可恨的事,他妈的!可是,总之,告诉我,是谁说的来着,我知道您要创建一个东西,一家收容院,一座修女院,或者别的什么鬼东西,收容穷人,保护孤儿,给没衣穿的人衣服穿,治疗病人,让残疾人站起来,以及一切和慈善有关的事。这是个好想法,好想法,是最好的跳板,跳一大步就到天堂了,很好地拯救,拯救自己。我多么羡慕您呀,堂安赫尔。可是,我说了,您可能不信,我一整夜都在想着这件事,并且对自己说:‘对,上帝的这个幸运儿想收容不幸的人,我就是个不幸的人呀,对于这个不幸的创建者……’”

“那您还有什么怀疑呢 堂‘皮托’是第一个。”

“可是,您等一下,伙计。我一想到这事,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就不由得忧伤起来。开始时,我这样说:‘我走运了;我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现在的日航程的燃料有保证了。’但是,过一会儿又这样想……心情沉重起来,就这样,一会

儿悲伤,一会儿高兴,两种心情交替着,最后睡着了。”

“好。”格拉说,他看出了他这个朋友的心思。“问题是,不把不良习惯丢在大门口,是不能投进一个宗教团体的怀抱的。”

“应该这样,我是这样想的;‘好,亲爱的皮托,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宗教团体里,不管这个团体叫什么名字,他妈的!一定尊重天主教教义,犹太那个狗日的重视忏悔室的修饰,拿出摩西十诫碑,要我们相信在地狱有杀身之险,而在天堂却不这样。’我是说,请原谅,如果剥夺我的慰藉,谁也不能把我拉上船,因为喝点酒,就算是坏毛病,但在我身上是天性。把我扔进白水中,和判处我死刑没有两样。如果不让喝酒,请告诉我,只喝白水,把胃变成澡堂子,我的灵魂能得到什么呀?不能这样,先生,在我身上,不能用基督教方式改掉喝酒的毛病。如果上帝保护我,圣母也不把脸对我转过去,我想去天堂,不为多喝几杯酒感到羞愧,我尽管这样,但并不对任何人做坏事。我尽管变得不正常,又有什么?如果我的良心比天使的脑袋还洁净,纯真。脑袋不正常,没有什么关系。”

“请您放心,”安赫尔笑着说,“一切都会解决的。如果某个宗教允许醉酒,那可是一大笑话。但是,伙计,对于什么东西都有例外情况,我不同意绝对谴责在漫长生活道路上养成的习惯,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那是生命终结时的惟一乐趣嘛。”

“这才是基督教徒的品性呢,堂安赫尔朋友。”他激动地拥抱堂安赫尔。“真有趣……会讲话……的人万岁。”

“你和我在一起时,”格拉说,他第一次用你称呼他,“生活必需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每个年龄段的人,每种性格的人,都有自己的渴求。有的人用这个杯子缓解渴意,有的用那个杯子。你用的杯子不是好的,但我决不是夺走你杯子的人。”

“堂皮托”明白这几句话所包含的最高,但有些细微的慈善之意,心中异常激动。他听到用“你”称呼自己,觉得很自然,那是他身份低微的一个明显标志,然而安赫尔对他使用“你”这个字眼儿,是毫无意识的。

“老师,“堂皮托”请求说,这个称谓突然跑到嘴边。他想把“你”这个字眼儿淡化些,也开始使用“你”了;“你如果和我的看法一致的话,到了中午十二点还饿着肚子,那可和天主教教义背道而驰呀,请你打发仆人给我们准备点午饭吧。”

“我也想吃点东西了,真的!”隐居者说着走进家里,吩咐胡塞帕准备午饭。

二

海员在外面散会儿步,又晒了太阳 那天,早晨有薄雾,现在太阳都有点烤啦。他觉得脚步轻盈,浑身有劲,真想多活几年,享受生活,他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都允许他开创新的事业。为了把这位善良的航海家的故事交待得完整些,应该补充一些情况,把那些日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作些说明。事情是这样的:生活在郊外,经常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按时开饭,心情平衡,他那本来已经凉透了的血又重新沸腾,沉睡的潜意识苏醒过来,青春焕发。他喜欢女色,这是他一生中的致命弱点,多次跌跤子的原因。这些日子,他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散步,又故态复萌 在寂静的山林中,梦想着富有诗意的冒险和令人陶醉的奇遇。然而,现实与他的梦吃相违悖,因为即使有个把女人在那里出现,一般地说都比魔鬼丑陋。这位船长在脑海里想象着如何补救他在现实这块棋盘上的失着,不过,没有费什么力气便觉得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走过树丛或某块岩石凹洞会碰见美妙绝伦的

姑娘,身披碧绿枝叶。

啊,姑娘,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的姑娘,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但是,没有面包,吃个窝头也好呀。“堂皮托”于是用诗人的眼睛注视身穿粗布裙、头梳发髻向小桥走去的粗鄙村姑。他挖空心思地搜索献媚、恭维言词,讲给每一个经过那里的女人,甚至向她们公开表示爱意,然而这些姑娘看见他那副模样,恐惧感早把爱恋之情赶得无影无踪。这位海员每天早晨都要花点时间梳理、打扮一番,用水把蓬乱的头发梳好,把皮帽歪戴在头上,猪鬃一样胡须抹点口水理顺。最后,他看到即使这样也打动不了一个姑娘,便把所有爱恋和希望集中在胡塞帕身上,想把这姑娘的丑陋面容从脑海中抹掉,使她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绝代佳人。大自然在她身上调制了最有效的情火熄灭剂,鼻子像块土豆,眼睛比跳蚤还小,嘴巴像驮筐,头发稀疏,肤色和泥块一样,牙齿不齐也不白皙。然而,她身材笔挺,典雅,对,大自然很少把它的凌辱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她走路姿势应该说很潇洒,胸部不算不隆凸,胳膊圆滚。对,只是这些长处已足以使“堂皮托”在脑海构筑出一个女神的形象。他头几次的暗示被断然拒绝以后,便加大了惩罚力度,缠住她不放,跟在屁股后面,简直让她无法生活。他失恋之后,一下子从痴情转到痛苦,心中充满了田园式的温柔,罗曼蒂克的愁伤。他甚至想给胡塞帕写几封温情脉脉的信,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那个忘恩负义的情人不知道以德报德,不是尬蹇子便是大声呼救。

他把胡塞帕想象成一个不随和的淑女,对男人的引诱毫不动心。这种想法更加鼓励他征服、降服这个女人。他除了温情之外一无所有,便毫不吝惜感情。他已经到了人生晚年,但一下子变成了诗人。那天是星期日,当大家忙着做午饭时,他去山上一

会儿,向山石和树木倾述心中的焦虑,大口大口地叹气,祈求大自然中的仙女或天神赐予他某种符咒,让那块名叫胡塞帕的圣洁坯子回心转意,心肠软下来。这时,他头脑中的贵妇来叫他用餐,站在路中央大声喊着。有些人的耳朵不像‘堂皮托’的耳朵那样听什么声音都是美妙的,他们听到胡塞帕喊声如同听到最蠢笨的驴子在吼叫。

“喂,丑八怪 快回来……你的料已经放在槽子里了。”

他开足马力往回跑 但是,在进入家门前没有赶上她,他本想在她胳膊或者随便什么部位掐拧一下。安赫尔已经坐在餐桌上等候他。两个人都很有胃口,吃饭时,海员整杯整杯地喝酒,不一会儿就打开了话匣子,奔驰起来,直到到达下面的悬崖绝壁还打不住:

“喂,老师,我想过了,我们将来在一起,就以神父方式交往吧,不必介入各自的忏悔。这样得以拯救的是,不会丢弃美好的慰藉;得以拯救是为他人做好事,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归还每个人,尊重各自的生活方式、声誉和财产 得以拯救的是谦恭,不做侮辱他人的事。可是,并不因为谁吃鱼,因为谁喝葡萄酒或白酒,谁就不能拯救自己,如果你是用慈善之举获得了这种拯救。还有一点,在深入扮演神父角色之前也应该讲清楚,我们清一色是男人,有没有女人 男人住在一边,女人住在另一边?”

安赫尔回答说,他不必操心,这事和他无关,到时候将告诉他住在什么地方,怎样生活,他可以服从,也可以退出来,随他怎样都行。

“因为,’船长有了灵感,继续说道‘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把它们讲出来,免得烂在肚子里。那是胡说八道吗?那是不是正确的 好。我坚持认为,那种禁止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的做

法是违反上帝旨意的。爱，只要没有伤害第三者，就不是罪孽。如果说在十诫里加上那一条的话，那是因为摩西先生所处的是极为落后的时代，因此那样做是对的。但是，请不要说，有人因为爱而判下地狱。”

“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格拉说，“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没有一个人因为爱而判下地狱，而是恰恰相反。”

“没有罪，我说，就是在和爱情有关系的东西上也没有罪……你和自由女人调情吗？那好，你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事情到此结束。我们来谈谈正题。带有那么多禁忌的宗教，我是不接受的，尽管开上万次教士会规定这样那样禁忌。他妈的！直率地说，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那种事谁也不能从我脑袋里除掉。我，我为什么一定要否认这一点呢？我每每看见一个苗条女子，就流口水。我没有办法嘛，强迫我不看女性，我可受不了。我穿上神父服装，从某个贵妇旁走过，或者是个村姑，让我垂下眼睛，不，老师，那在我身上是通不过的。如果给我穿上教徒服装，拉我去参加宗教巡行，我见到第一个小女子就得给她送去几个飞吻，说几句我背得滚瓜烂熟的甜蜜的话。”

“不会禁止你向村姑说献媚的话的。但是，你必须明白，皮托朋友，好多人汇聚在一起讨论宗教的事，决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好像在谈情说爱似的。决不允许谈情说爱，决不允许……但是，放纵，胡来，那怎能允许呢？”

“你如果不禁止谈情说爱，那么请告诉我，怎么安排我呢？”

“亲爱的皮托，事情不由我安排。”

“是呀，是呀……那是因为你在这个重要问题还没有计划。那好，我来给你订个计划吧。请听好，别笑，因为我是很严肃的人。确实，我没有学历。但是，我作过旅行，见过世面。最好的

阅读方式是旅行，最大的书本是地球。如果你想同其他优秀男人聚集在一起，或者说同别的优秀女人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不和欧洲的陈规陋习决裂，不同这里的陈旧东西决裂？你如果想给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教派，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能够增加人口、提高人类素质的教派？这个教派不但不把女性的魅力从我们手中夺去，而且还要让她们更具有吸引力，她们是上帝的最典雅的创造物。那种所谓的方法，最后会造成什么结果？世界上的人类将绝迹。所以，让人类多起来，是不是更好些？上帝的孩子多么漂亮，多么可爱呀！所以，不要让我们在那种将毁灭人类的贞洁中干枯而死，耗尽最后一口气。我们为什么不能多生一些孩子？”

安赫尔望着他，不知道那个人把话题最终引到什么地方。他的唇间滚动着笑声。

“事情很清楚，老师。最好的教派是摩门教^①。笑什么？为什么那么惊讶？听我说，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啊！你们现在太落后了，你先到伟大的共和国西方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他非常激动：“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对，先生，我亲眼看见了，他妈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妈的！好好听我说，不要笑，注意听我下面讲的话。有一次，我从纽约乘火车来到旧金山，路程十分遥远，我病了，不得不留在一个车站上，不记得这个车站的名字了，是在犹他州。我说：‘到了这儿不能不看看宣扬得十分厉害的多妻男人。’我住在盐湖城，参观了摩门教区。你怎么想？那儿没有宗教？你如果听到大街上的那些歌声，看见教堂的人那样虔诚，倾听摩门教教义！……每个男人在自己

^①摩门教：一称“后期圣徒教会”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一八三〇年由美国史密斯(1805—1844)创立。

家庭都有十几个姑娘……有的姑娘出身望族……”他吻了吻指尖。“可是,你笑什么?……是不是认为那儿世风低下 比这儿好得多,好得多。那儿没有盗贼,那儿没有杀人案件,那儿人们不吵架,那儿没有矛盾。像芝加哥或波士顿一样文明,他妈的!人们像这两个城市一样积极肯干。还有一件事,你一定大吃一惊,女人不吵闹,尽管有时二十几个女人一块儿住在一个神父家里,因为那儿的所有男人都主持弥撒,我是说,主持那种只有魔鬼才懂得的宗教仪式、礼仪。”他发火了。“可是,我在严肃地讲话呀,让我讲下去 大名鼎鼎的布里格姆·扬^① 请我吃饭,他可是个一往无前的人,热情,好人,大好人。人们都喜欢他!……对,宁肯为他献身。自从他当上教派的头头或二教皇,他的女人不下二百四十七个,我与他会面的时候,他好像有二十三个妻子。给他做饭,给他缝衣服,熨衣服 你想想看,这个男人当了怎样的父亲,一个星期就生下九个孩子。从有第一个孩子,加在一起完全可以超过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说心里话,那个地方真让人激动。城市多么漂亮,多么干净,到处是鲜花 布里格姆朋友把什么都给我看了,晚上,他把我带到他家,有家庭音乐会,姑娘们唱赞美诗,有点鼻音,和这儿的修女一样。这个男人很喜欢我,你可知道,我真想成为那个该死教会的信徒,不惜献出我拥有的一切。那儿给你做洗礼时,要把你推到湖里,全身湿个透。但是,我不想洗澡,立刻离开那儿。布里格姆给我好几本书。他说那是他们的圣经、圣书,谁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从一开

① 布里格姆·扬(1801-1877) 译“杨格”美国摩门教第二任领袖。工人出身,一八三二年入摩门教,一八四四年史密斯死后被选为该教领袖。坚持推行多妻制,遭社会反对。

始就不想读那些书，在科罗拉多的海难中遗失了。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羡慕那个男人，他是那样精明，那样……可是，老师，别笑呀，我给你讲的是百分之百的真事。最后要说的是，你应该听听我的话，你如果创建点什么的话，那就设法给我们创建一个和盐湖城相同的教派。你不要认为人们反对你，不会，你的信徒将以千计，小小的风波是免不了的。不过，你不必理睬，继续前进。为了避免闲言碎语，你知道你该做些什么吗？我是说，把事情限制在一种合理的程度。决不允许每个男人，每个修士，每个神父，每个什么人占有多个女眷，定个标准，每个男人有几个，就是说每个修士得到两三个修女……也够了。”他激情满怀地说。

“好，我说，把主意定下来，别太天真了。但是，恋爱决不能代替宗教。我们要举行宗教巡行，唱九日祭，早祷和晨祷，好好教育出生的孩子，所有人，男人和女人都要从早到晚地劳动。我们大家和平相处，没有嫉妒，没有妒忌，没有争吵，每个人都要做善事，诊治病人，给口干的人送水，给到这儿来的香客提供食宿。天底下，很少像你的庄园这样合理，起个漂亮的名称，要含蓄，例如，像盐湖城或者赐福的圣秋葵什么的……那是你的事了。”

格拉听了这些不切题的话，先是想笑，后来是气愤，最后怜悯，这种感情比任何其他感情都合适，他，可怜的海员脑子那样混乱，太值得怜悯了。他本想对他的摩门教好好训斥一番，但立刻意识到那将是白费口舌，那个人脑子由于年老和不良习惯已变得完全迟钝了。他把‘堂皮托’看做施以善举的绝好对象，看做需要诊治的病人，只此而已。

三

格拉把自己下决心做那事当做秘密首先透露给堂托梅，那

是在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的狭窄圣器室，做完弥撒之后。他的话使那个神父着实吃了一惊。那事，本应该让人又惊又喜，但他性格胆小，根本表现不出喜悦来。他有一刻显得呆、傻，只说出几个单音节词，而这些词更多地又只是表达他的恐惧。最后，他才欢笑起来，高兴得差一点放声大哭。

“我看呀，”堂托梅对他的朋友说，“您应该进神学院。”

格拉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没有想到进神学院，觉得没有那种必要。一想到要接受严格校规的束缚，变成秃驴一样的修士，哪怕很短时间，便不寒而栗。他那难以驯服的性格跳了一下，不由得这样说道：

“进神学院？没必要。以后看看吧。”

随后，他叮嘱那位神父不到时候不要把那事传出去，随后两个人回到家中。那天，也许是第二天，时间不太准确了，安赫尔收到‘来来’的一封信，相当长，里面的要求和劝说都源自天国的智慧，向他解释先期的行动计划。“来来”对神学院的事只字没提，只是建议他去见堂拉乌利亚诺·波拉斯，这个人很合适，一定会把他径直地带到他想到达的地方。同时向他指出，从现在开始应该减少去索科罗的探访，一星期一次，每个星期一，下午四点。渴望当神父的那个人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当然沉默不语了。但是，那话来自他的惟一指导者，最后还是认为那样做比较好，有道理。收到信的第三天，他便去了阿尔希贝斯大街——女友在信中是这样指示的——，准备见波拉斯先生。但是，上帝是用另外方式安排那件事的（应该说，这样做有道理），格拉走进波拉斯先生家时，满以为能见到索科罗修女院的神父呢，但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位胖夫人，说得确切些，全身肿胀，看那样子像是浮肿，脸色如蜡，黄中带青，脑袋上围着围巾样的东西，手上拄根棍

子。这位夫人一边流泪一边叹气，说她儿子拉乌利亚诺得了双叶肺炎，在上帝还没有决定是否把他带走的这段时间，堂胡安·卡萨多临时负责索科罗的精神指导一事。安赫尔对堂娜格丽丝特塔这位极好的，有许多理由值得同情的夫人所承受的悲痛表示慰问，然后返回家中。他想会接到‘来来’的新的命令。果然，命令到达了，但不是以信的形式，也不是以便条的形式，而是卡萨多本人带着那张丑陋的脸亲自把命令送到他家。

他们在特雷莎·庞多哈楼下小客厅里闲聊半个小时，安赫尔一直把他看做好朋友。此人说话风趣、自然，语调质朴，毫不做作，这些都给安赫尔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谈了许多宗教问题。临时神父没有提及索科罗的那个小修女，说自己是她表姐、修女院院长马利娅·德·维多利亚派来的。

“她说您要向我谈谈几个重大决定，咨询从尘世生活转到宗教生活上来的事，好，我觉得很好。您如果愿意，我们现在就谈，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因为在播种托莱多鹰嘴豆季节到来之前，我不想离开这里一步……您已经知道我是农民……有那种毛病，那种疯癫。我不知道处于我这种身份，穿着这样的黑裙子，是不是有点偏离神父的要求。我认为没有偏离。但是，完全有可能的是，我的农村感情对我所信仰的宗教的圣洁性有点损伤。我不敢抓挠狠了，除非农夫的外衣下冒出罪孽的影子来。我惟一为自己开脱的是，我力尽所能做好事，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生活简朴，几乎，几乎像孩子那样清白和无辜。如果说我扼杀了书籍，但不会扼杀教徒的服装，而且不管什么人需要我治愈灵魂，我立刻赶赴那里。我并不把当神父看做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如果让我在栗园的自由和神父的禁锢之间选择的话，在下决心之前必须三思，对，必须好好想一想。从这一点您会看到，我

不能自称完人，也不能说是神父的楷模……现在可是楷模辈出的时代呀！您在我身上看不到思想雕琢、严厉冷漠那种人的影子，看不到一丝不苟遵循威严原则那种人的影子，看不到，先生……我已经知道格拉先生想做的事：您就把我看做一个真诚的劝导者，一个好朋友，一个同伴，我还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层，平民式的接触更多些，友谊更深些。堂安赫尔先生，我们早就认识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和与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争吵过……都是魔鬼作祟。总之，我在家里时刻恭候您，听您吩咐，我的家就是您的家，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直到播种鹰嘴豆的时候。”他格格笑起来，“播种开始以后，就是猎狗也休想追上我，您必须到乡下找我，您看到我在栽种橄榄，或者扛着猎枪，让野兔不好过。我已经对那些善良的修女和我表姐维多利亚说过，可怜的波拉斯生病期间，尽管把事情交给我好了。好吧，您已经知道了，雷夫希奥大街，俗称大头钉大街。托上帝的福，我们还能见面。”

没过多久，安赫尔便去了那里，他急切地想与那个人建立精神上的联系。他觉得那个人很热情，知识渊博，对人文科学了如指掌。另外，对在印刷厂出来的书本上能学到的知识和在常常用十分难懂语言写出来的活生生书本——我们称为人——上走路、说话和吃饭的科学也堪称行家里手。不过，格拉把自己交给他，只想诚心诚意地试试，希望就近了解他，以便决定是否完全全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他。卡萨多吸引着他，与其说由于这个人聪明、宽容、热情，毋宁说由于他有那样一种素质，即个性与外部环境及其变化绝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个人大公无私，这也许因为他享有难得的独立性。如果对将是他的初学老师的人的这种独立性没有一定的把握，格拉是不会与他交心的，因为他希望

他的教父追逐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无私,而且包括集体的无私,就是说,他不能由于代表一个强大的宗教团体和一个团结的机构就丢失信徒的特性,因为这些宗教团体和机构总是想方设法吸摄、溶解个体,让他在集体中消失殆尽。这样,尽管安赫尔以前都对耶稣会员和他们的具有巨大说服力的教义产生了好感,但并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因为……他有个说法:“他们将剥夺我的个性,在这个宗教团体内失去一切主动精神,而主动精神是我已经做出的决定的组成部分。因为我要完全、彻底地献身于上帝,把生命和财产都交给上帝,但是,我要和上帝直接沟通,当然要服从神职人员的管理,无条件地服从教会领导。我希望在教徒行列中保存一个士兵所拥有的那种行动自由,这并不会妨碍把自己的计划交给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上的管理者严格审核。如果把我的个性和财产一古脑儿地塞到我推崇、尊重的,但走向伟大目标的路和我想走的路背道而驰的宗教团体里的话,我将慎重地逃离。道路是不同的,如同天主教内存在着各种各样宗教家庭一样,在时间长河中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的机构也千差万别。我不能像原子固定在物质上那样加入到富有教育意义的教会里。我认为我的使命是不同的,我这样讲,决不是因为目空一切。”

他头脑里装着这样的想法,毫不奇怪把堂胡安看做那样的人,在那项事业中做他的保护人和指导者。他对现在的情况仔细琢磨之后,惟一不太放心的是这个人对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的酷爱,在这上面他表现出了顽固的自私主义,把神圣的义务放在第二位。但是,这种自私在人类天性上是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健康的,因而并不是令人憎恶的,特别是卡萨多对他的长工和佃户不霸道,对他田产的所在农业地区的穷人做了许多好事。他

发疯似的酷爱农村,那里安逸、自由,有许许多多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又没有贫苦农民的焦虑。除了这种酷爱之外,再也找不到具有某种价值的对他不利的理由。他家产很多,享受生活,吃不完,喝不了,把东西送给别人,观看仆人劳动,欣赏大自然之果很开心,不必操劳就可以收获果实。但是,这种自私是高尚的、典雅的,在社会上存在的众多粗鄙、严重的自私中几乎察觉不出来;这种自私并不能夺走被保护人对他的崇敬。格拉相当敏锐,他知道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不能再向人类索要它自然而然给予的以外的东西。圣徒人数总是很少很少的;来来‘那样的特殊人物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如果堂胡安不是职业的灵魂“葡萄采摘人”,就不应该因为他关注人间葡萄园多于上帝葡萄园就给他脸上抹一道污记。做为尘世凡人,他一定是市民楷模,国家的完美无缺的粒子,社会这幢建筑物的坚硬、切割精细的基石。他的酷爱很可能是现存的最高尚的酷爱,最有益的酷爱,拿着西塞罗^①的作品,大声朗诵,什么地方比农村更美好,更富饶,更甜蜜!什么地方比农村更自由!啊,他如果是自由的……但他不是他的顶端是一颗无毛的脑壳,剃得光光的,那是从属标记,说明他主人耕耘的土地、放牧的牲畜比卡瓦尼亚斯·德拉·萨格拉的土地、牲畜好得多。

四

卡萨多住在自己家里,他的房子是大头钉大街上最好的建筑之一,古老,那个五星徽记是丰塞加大主教的标志,说明这幢房子是属于他的,后来转归为雷夫希奥教友会,即‘面包与鸡蛋

^① 西塞罗 (前 106—前 43) 古罗马帝国政治家、思想家和雄辩家。

环形路 那个教友会。

房子的院子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四侧竖立着花岗岩柱子。欧卫矛栽在圆缸一样巨大的红色花盆里，生长很快，像真正的大树一样，四季常青的树冠已经有一层楼那样高。

安赫尔走进去拜访时，被狭长客厅惊住了，主人在那儿迎接他。这间客厅的大小，如果不提装饰的话，完全可以和大教堂的弥撒厅相媲美。玻璃门很大，有波形拱，像烛台镜子一样，涂着蓝色油漆。客厅的边端，有门从一侧通向卡萨多的小会客室和卧室，另一侧通向餐厅。客厅门上的玻璃都是小块的，接缝的铅条不很牢固，每次开关或者有人经过时都发出一种酷似古老钢琴——在五六十年间只有三四代孩童触摸它的疲惫不堪的键盘——的音符声音。这个造型不规整的大厅里，几乎看不见墙壁，被成百上千的物品盖得严严实实，颜色繁杂，形状怪异，客人用眼睛扫视时，无不露出惊愕表情。对格拉来说，把各种各样东西杂乱地安排在一起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从其中看见一只那样一种女人的手，动作敏捷，什么都可以拿来，稍稍收拾一下就能用来装饰自己的房间。那里没有一件手工东西，或修女的灵巧作品，或女子中学的美工习作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代表。有刺绣小狗，各种各样的画框、相框，有稻草的，纸板的，麻布的，兽皮花的，箔片的，贝壳的，玻璃纤维的，芦苇的，柏树枝的，木片的，长毛绒的，串珠的，相片和画像是那样多，足有一个镇子的人口那样多。安赫尔欣赏了一会儿褪色的或仍然闪光的硬纸上的人物，一家一户的，胖夫人，瘦小姐，士官生和他们的未婚妻，孩子们，死去的婴儿，神父，军人，各种各样的社会名人，各种各样年龄的人，他们的姿势在现实生活中谁也不会做出来。访问就在这些小东西中间曲曲折折地进行着，因为每一个空闲地方，家具

上面和下面放满了无数这样或那样的易碎的、怪异的洋娃娃及耶稣降生画。在所有这些东西中，粘胶石印画——它们通常在学校用做奖品或者包装巧克力豆——颇为艺术地贴在大件物品上。在这个地方执政的女神有一只喜欢收拣闲物的手，而且都能派上用场，花瓶玻璃罩的下部贴着展示雪茄工厂外景的哈瓦那雪茄盒包装纸或者轮船从摩罗^①前经过的场面。甚至一本本的卷烟纸护面，在那儿也有自己的位置。

我这样说，如果谁想一只一只地查看硬纸盒子，可能半个星期都看不完，亏得商用作坊想象出那么多种盒子来，有糕点盒，有止咳药片盒，香皂盒，脂粉袋盒，每一种放置时都追求大小和颜色的协调。不同形状的海螺，更有欧仁妮^②皇后像的脂膏瓶，整套茶具中的零散杯子，空空的牙签瓶，玩具娃娃的餐具，集市哨子，在那里都一应俱全。格拉最为羡慕的是，那里数不尽的东西一粒灰尘不沾，摆放得井井有条，说明那儿有专人照料。摩西^③故事连环画——它是此类绘画中最为低劣的，镶嵌在桃花心木镜框里——上方有几束白色羽饰，缀着人们称为反光麦穗样的东西；这里和那里挂着过去是吉他或手鼓饰物的彩带、花结。沙发和扶手椅上，当然不能缺少勾织的花饰靠巾，雪白雪白的，中间有一颗鲜红的小粒结，一只大靠垫像头大野猪，各种各样颜色的兽毛支棱着。家织地毯，一块块地拼接起来，从不点燃的煤油灯罩上盖着一顶小帽，布花篮吊在天花板上，用绿色细麻布罩着。古玩呢，只有一段低浮雕木器残片，可能是祭坛彩画的一部分，上面雕着

①摩罗：古巴哈瓦那港进口处的一座城堡。

②欧仁妮（1826—1920）拿破仑三世之妻，法国皇后（1853—1870）。

③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

兄弟会成员的脑袋,围着围巾,粗鄙的面孔上把舌头露在外边,还有几副半张脸。这个宽敞大厅的地板上,铺着毛毡地毯,闪着亮光,保护得很好。没有客人来访时,两扇沉重的木窗虚掩着,不让阳光射进来,把绘画地毯的五光十色吃掉中间部位,沙发前面,一只杯形炭火盆十分惹人注目,擦拭得那样洁净,像纯真制品一样闪着光彩,但它从来没有生过火。不过,毫无疑问,想通过它获得一种精神取暖的效果,因为客人只要看一下就觉得暖烘烘的,即使在寒冬大厅里也少了一大半冷气。

比那个杂物庙宇更为有趣的是住在那里的美女,让我们这样称呼她吧。费莉西塔·卡萨多是佛拉伊莱的遗孀,神父胡安·卡萨多的姐姐,此人在客厅里出现过,但安赫尔没来得及从上到下打量。她年龄比弟弟大得多,在这一点上足以当上后者的妈妈,如果说在丑陋长相方面相差无几的话。长相确实不一样,费莉西塔比神父的样子好得多,她的面孔与其说是老人的面孔,毋宁说是未老先衰,应该说有点什么证明或者说使人相信,她没有使别人恐怖过,甚至说她脸上没有一点让人生出这种疑问的印迹;她把黑色头巾交叉系在胸前,一件加尔默罗会^①修女的裙子用条粗带系在腰间,脚上穿着布边鞋子,手上戴着烟色露指手套。她的身体略显弯驼,仿佛患有腰痛病似的,脑袋也不很直挺。她很高兴看见格拉,说她弟弟很快会回来,稍等一会儿。她用某种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似乎担心他坐下去会弄坏那只野猪毛坐垫,或者沾满泥水的鞋子弄脏地板。也许为了不看见她的圣殿被亵渎——阳台已为客人打开,太阳明晃晃地射进来,把

^①加尔默罗会：一译“圣衣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

地毯的光彩一下子吞食掉——,请格拉转到餐厅。

“您是可信赖的人,她说;在这儿更好,更舒服些。”

还没等安赫尔转到餐厅,费莉西塔便把窗户虚掩上,脸上露出专横、不友好的表情,把阳光驱赶出去。上帝哟,这样地毯才显得漂亮些,所有,所有东西也都是如此。现在光线要仗着胆子进来,在大厅里东看看西看看而在餐厅里,阳光可以尽情地射进来,因为地板上只铺着普通的草编地席,黄红相间,不能再普通了。尽管墙壁和衣柜上的饰物是那样多,在这一点上和大厅相媲美,但东西并没有那里的繁杂和精美。两位上了年纪的夫人,是那位遗孀的女友,守着一个并不像大厅那个象征性的炭盆,里面的木炭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餐厅有玻璃窗朝向大街,里面挂着两只鸟笼,一只关着鹌鹑,另一只养着朱顶雀或者磬鹌。小猫,漂亮极了,胖乎乎的,很温顺,黄色皮毛,眼睛像黄玉,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那是维多利亚式沙发,上面放着好几个红色细纱靠垫。

费莉西塔照顾格拉这位客人,但并没有忘记那两位女友。她在和前者闲聊时,一直想着大厅里扶手椅的钩织罩布被客人弄皱,有一块贴在格拉先生的背上,他站起来时掉在地上,小块拼凑起来的地毯有个角卷起来,让人看上去觉得有块泥巴盖在洁净的颜色上。哎呀呀,每天都把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从外面随便来个人就给弄乱、弄脏了!上帝哟,这是多么令人操劳、费心的生活呀!

费莉西塔心里惦记着那些事,但同安赫尔聊天时并没有流露出来。她鼻音很重,反反复复地讲着那几个话题,什么那年太寒冷了,大教堂有什么仪式呀,面包又涨价了。这位善良的夫人生活中有两大嗜好。第一个是早早地起床,和另外几个起大早的夫

人一起在‘通畅之门’那儿等候伙计马利亚诺打开大教堂门,做完大弥撒后出来,回到家里已是下午,快到夕祷的时候了。第二个是把余下的时间完全用来收拾房间,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弄得干干净净,样样物品各就各位。她是那样认真对待这两项‘工作’,不管哪一项出现纰漏或毛病,都要生场病。比如谁弄脏大厅或弄乱她的祭坛,便突发心脏病、消化不良肚子咕咕叫,就像教长牙痛、不能主持唱诗,或像帕罗梅盖为了一时舒服、晚起床而不能宣读第一场圣体弥撒那样。费莉西塔的生活就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忍受着痛苦。一次,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时执杖人堂路西奥·德拉·罗莎把假发掉在地上,她一连三天胃部气胀、反酸、有灼烧感。在这两项活动中,她分配时间和精力是依据弟弟在家与否而变化的。胡安在托莱多时,这位夫人减少圣事活动、增加家务时间,而神父回卡瓦尼亚斯时,她则增加圣事活动,减少家务时间。在爱好和兴趣方面,费莉西塔与弟弟是那样截然相反,特别憎恶农村,认为那里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东西,所以神父离开托莱多到乡下小住时,她绝不陪同前往。对她来说,美不胜收的大自然犹如陌生语言的词汇。她活动的真正天地是大教堂,最令她神往的地方是散发香炉和蜡味的教堂。树木哪有拱顶立柱漂亮,天空哪有拱顶美丽?小鸟啼鸣哪有脚风琴的音符悦耳?黄牛嗡嗡叫声哪有法比安的声音好听?秋收时节的农活哪能和宗教圣典相媲美?神父,唱诗班神父,执杖人和侍童不知比农夫、长工、杂工亲切多少倍。这些人太粗鄙,没有好名声,两只大手像蹄爪,头发乱糟糟的……呸!……

多少年来,她每天都在大教堂露面,学到那么多宗教礼仪知识,连许许多多神父都望尘莫及。她从来没有翻阅过主教记事簿,但对全年每一天这位大人着装颜色了如指掌,至于基督降临

节的礼拜日祈祷文以及从四旬斋前三周的星期日祭到复活节的全部礼仪的了解，比典礼师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阿博努斯到现在，每位红衣主教的名字都印刻在脑海里，这位叫什么名字，那位叫什么名字，一个也不会遗漏，甚至弟弟为了理顺脑袋的杂乱事端，也不止一次询问过她。

当胡安尼托回到乡下时，佛拉伊莱的遗孀和女仆——一个萨格拉姑娘，身穿马德里得霍斯粗呢衣服，头上系着手帕一样大小的纱巾，那模样和耶稣降生画上的人物一样——每天的花销很少，充其量五六个雷阿尔。那时，费莉西塔正是心情舒畅的时候，因为厨房里没有活可做，客厅里那样干净、整齐，柜子都关着，没有客人来访，东西不会弄乱。她可以在大教堂永远呆下去，没有时间限制，直至敲钟人带着钥匙和小狗下来关闭“通畅之门”。

堂胡安很快回来了，而我们对费莉西塔的了解还需要一些时间的。我是说，堂胡安露面时，对费莉西塔的介绍也只是完成一半。这时，新教徒和神父穿过客厅，来到后者的房间，谈起重要事情来，谈话内容，通过玻璃窗，外面总会听到一点什么。

五

上帝赐予费莉西塔许多杰出美德，其中一个就是喜欢猎取秘闻。越是秘密的东西，她越是处心积虑地探询、解读。对这位古埃及学者来说，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如果碰见孟斐斯^①文字或石块、纸币上的文字，一定破译出来，甚至联想

^①孟斐斯：古埃及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南端，今开罗附近的米特·拉辛村。传约公元前3000年为法老米那(美尼斯)所建，后作为古王国(前28—前23世纪)的都城。

到有关内容。她的眼睛非常敏锐，耳朵能捕捉到空中飘荡的音节和从远方曲曲折折传来的说话声。自从弟弟和格拉关在前者的书房或小会客室，她就安静不下来，为了把嘴巴伸进玻璃门缝儿里，立刻把两位女友打发走，以便一个人独自留下来。她蹑手蹑脚地穿过大厅，把窗户严严实实地关起来，置身于黑暗之中。她脚上的毡便鞋一点声音也没有，像捉老鼠那样，凑到玻璃门旁边，用右耳朵——这只耳朵最灵敏，在打探最秘密的事情时起的作用最大——仔细听起来。

“谈什么事呢？是不是购置地产呀？这位先生简直把大半个萨格拉都捞到手里了，为什么还要买地呀？唉，耕地哟，我不能看见耕地；一阴天，看到遍地是石块，我就头痛；下雨时，有的人高兴得跳起来，庄稼不会旱死了，而我特别讨厌下雨。”

她捕捉到第一个音节，就明白不是田地，而是上天的事，就是说，精神耕耘方面的事。“是良心方面的事。”她自言自语地说，高兴得心里喜滋滋的。“有了，这位先生一定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想改过自新，说不定是个被戏弄的丈夫，要求离婚，也许这里面有私生子或者非婚妻子的事……对了，对了，好像在谈论修女，谈论索科罗的一个小修女……”

她把耳朵竖得直直的。敏锐耳朵在空中捕捉到了多么古怪的东西呀！胡安尼托问那位先生，他的虔诚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这里面是不是有想入非非的成分，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一会儿，那位先生低声回答，几乎听不见什么。佛拉伊莱的遗孀是那样不安、恼怒，真希望那个人狂呼乱叫一通儿。但是，堂胡安讲话特别清晰，就是耳朵半聋从客厅也能听清。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过去有过，今后也会有，看上去像是精神上的、神秘的狂热感情，到头来里面掺杂着撒旦的意念。必须

高度警觉,深挖到底找到根子。”

费莉西塔不住地笑着,她十分欣赏弟弟的才智。神秘的感情,尘世之爱的恶习,神父的虔诚,修女插足其中 这可是一盘味道鲜美的菜肴!那位女间谍舔着双唇,仿佛有块糖豆或醇香的老酒。可是,那个该死的男人不把事情讲明了,声音哧哧的,连个音节都听不出来,更不用说成句的话了。与其说她在听,毋宁说在猜。她连听带猜,添油加醋,开始时认为是恋爱或爱情纠葛方面的事。但是,最后竟然完全是精神方面的,而且说到虔诚……现在,轮到胡安尼托讲话了,给令人费解的讲话投射几束耀眼光芒,在外偷听的女人弄清楚了,那个男人是想唱弥撒。那个旧人完完全全地变了,从腐烂的遗体——他像机体死去腐烂一样——中诞生一个新人,纯洁的人……之后,他们的话劈里啪啦地响起来,几乎听不出什么,因为堂胡安把背朝向窗户,对着另一侧讲话。

费莉西塔仍然处在惊愕之中。那位先生想当神父!哪有这么怪的事呀 她认为神父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因为神父这样职业总是从年轻时候开始,说得确切些,从孩提时开始,而且都是穷孩子、农民孩子从事这项职业,城里家庭、富裕家庭的少爷很少做这样的事情!她在捕捉到的只言片语中听到“我的女儿”到头来是个鳏夫或者背着教会又有妻室 毫无疑问,是个大富翁,因为好像也谈到有多少多少钱,要为穷人创建收容院……好呀,好呀,佛拉伊莱的遗孀这辈子还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鳏夫、富翁,竟然想当神父,照看病入,收容沿街要饭的乞丐!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呀?能有这样的事 这是做梦,这是神话,是梦见以前的事情,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看得见、摸得着 这位好奇心盛的

夫人认为活着能看见如此古怪的事真开心,竟然再没有谎言、骗人的事,确实是人生一大慰藉。

卡萨多对姐姐非常信任,什么事情都对她讲,当然,良心方面的事除外。于是,另外一个男人一离开,费莉西塔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就能从他嘴里知道所有能够讲出来的东西。遗孀如饥似渴地听着,同时把零星传到耳里的内容拼凑在一起,从而形成她自己的文本。为了她的声誉,我们应该说,她虽然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什么都想知晓的怪癖,但并不张扬、传播,特别是在与她弟弟有关的事情上。她决不亵渎弟弟对她讲述的隐私,拿到虔诚女人的聚谈会上去,这些女人在头几场弥撒前后,在莱耶斯·努埃沃斯或圣伊尔德丰索常常随便聊上一会儿,也不会拿到老妇中间,这些人有时下午在她家的餐厅里围在火盆四周天南海北地闲谈。

但是,多么小心翼翼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安赫尔对堂胡安的拜访刚刚过去两天,费莉西塔发现她耳朵贴着玻璃门偷听的一部分东西已是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了。在敲钟人马利亚诺家里,也就是钟楼的最高处,那是他的家,给青铜大钟音频调音的地方,她听见谈论那件事如同托莱多无人不知的事。有两位夫人见过格拉,她们说后者不久将穿上教服。但是,她们夸大其词,不仅添油加醋,而且编造不少谎言,说这位堂安赫尔曾经是一位最糟糕的共济会成员;在马德里的一次骚乱中独自杀死两百多士兵。他的家产是那样多,每天的地租达到数千杜罗。这样的传言一个传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互相比着看谁更会胡说八道。其中有这么一则神话,人们通常认为出自一个英国人之口,宣称格拉先生想向教士会购买圣墓画,愿意为此支付那么多盎司的黄金,一块块摆下去,将画本身盖得满满的。另一个神话

也是同样古老、熟悉，说堂安赫尔计划修建的大楼有那样多的门窗，比一年的天数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是女人的话题，她们下午一边在大教堂正面石砌柱廊——所谓的书记官之门或地狱之门就在那儿——下晒太阳，一边散布传闻。这条所谓的柱廊是敲钟人的栖身之地，像晒台或阳台，离大街只有二十米，是聊大天的好地方。惟一能够破坏聊天的甜蜜气氛的响声，是钟楼上的呼啸狂风和附近的悠扬钟声。在花岗岩石柱中间摆着花盆，从外面看上去威严的建筑物显得欢快些。鸽子在高高的小洞里筑巢搭窝，不时从柱廊前飞过，从那儿还可以看到点缀着正面墙壁的预言大师和主教的雕像，比真人高大得多，巨头，好像失去了原来模样，有的戴着巨大发冠，有的用大手托着青铜或铁制徽标。敲钟人养的小猫儿常常与这些雕像作伴，不东蹦西跳，有时在圣佛尔根西奥^①的那本比字典还大的书本上睡个午觉，有时在大卫^②的竖琴上打个盹儿。

好，正如我们上面讲述的，费莉西塔下午常去钟楼聚谈，不顾爬一百一十个台阶的疲劳。她很会装腔作势，表现得比谁都懂得多、比谁都消息灵通，纠正别人的讲话，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说那个马德里人之所以信教都是她弟弟的功劳。他们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堂安赫尔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事先征询这个指导者的，每天都要敲两三次他的房门。

“门铃绳已经轮不到我去拉，他进我家就像自己的家。是这样，他这个人很有礼貌，如果弄坏了你的靠垫或者在地毯上弄上泥巴，再三说请原谅。我的小女仆被他的小费弄得神魂颠倒。

① 圣佛尔根西奥（？—619）西班牙神父、主教、作家。

② 大卫（约前1015—？前975）以色列王，诗人和预言家。

他每次走出家门,都有一大群穷人等着,由此我的前厅到处都是跳蚤……脏极了。我弟弟送给他书籍和其他读物,让他学习,增长知识。”

有人说曾听人家讲,格拉如果领受圣职的话,一定是红衣主教,在王宫里很受尊敬,和大臣们、共济会的同伙打得火热。

六

佛拉伊莱的遗孀每天都早早起床。晨钟刚刚敲完(马利亚诺在天亮之前庄重地敲十二下,全城都能听见),她便跳下床,很快穿好衣服,不吃早饭,走出家门。她裹上碎布颜色的大披巾,穿着厚呢便鞋,戴着黑色露指手套,穿过波斯特花园和教皇老使节大街向大教堂走去。大多情况下,一路上碰不上一个人。圣尼科拉斯小广场的合欢树上,小鸟一边在树枝间跳着一边啾啾啼叫。怯生生的,好像还没有睡醒的晨曦给城市地势高的地方送来生命和光彩。街上的阴影渐渐退去,不时传来鹌鹑叫声和远方修道院的铃声,那声音好像寒夜中的颤抖声,又像修女用手从唱诗班拉拽门铃绳子。街口,寒气逼人,刺骨,仿佛大地伸出一把把利剑。那时,还听不见卖奶人和卖炭翁的叫卖声,也听不见清脆的马蹄声——有人骑马挨户送面包。

费莉西塔到达“通畅之门”时,其他常客还没有影子,但只有一个人除外,是一个瞎女人,可能半夜就到了那里。她起得最早,每天都看见她在那里,靠着铁栅栏蜷缩一团。不久,堂娜毛利西娅也来了,她有两个小侄子是摩撒拉伯神父。乌苏拉·莫罗特和别的虔诚女教徒——她们大都是丧夫女人——也到了。佛拉伊莱的遗孀有时和乌苏拉聊会天,大骂马利亚诺迟迟不开门。又来了个残疾老人,看上去像工人,身上的斗篷皱皱巴巴,不是开

线就是裂口,甘草颜色 蓝色裤子上沾满了石膏,头上的软帽样式最普通不过了。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同样装束的人都是使徒的候选人,就是说,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在下一个圣周四出现在洗手礼上。费莉西塔非常宠信他们,如同对待圣器看管和教士会那样,全力支持他们,不过,她仍然担心别的角逐者更有靠山,从而战胜他们。过一会儿,帮助唱弥撒的侍童来了。再后,又来了几个人,他们为了暖身子,在大教堂墙上踢球玩。对面的糕点店开张营业,一位先生在橱窗里整理盛满蛋黄酥和饼干的圆盘。

基督教信徒们闲聊着,话题当然是和他们来教堂的目的有关。

“今天堂胡利安不给我们讲弥撒,因这个星期……”

“但是在躺卧基督小教堂,是路克先生讲弥撒,因为加斯加哈雷斯先生胃病还没有好,医生叮嘱他早晨不能受凉……”

“今天堂佛朗西斯科讲弥撒,但不是在圣伊尔德丰索,而是在圣母祭坛……”

“可是,这个马利亚诺这么赖床呀 都快七点了。”

时钟证实这个人的话说对了,空中传来六下钟声,从大街的西端,神父路克先生沿着圣胡斯托赶来,他用长袍捂着嘴巴和鼻子 没有先进大教堂,而是径直钻进糕点店一会儿。没过多大工夫,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从“苦井”那边露出身影,他也用长袍把脸盖到眼眶那里,确切地说,盖到眼镜那里,那天,这副眼镜要为他效劳。终于传来了钥匙的尖厉摩擦声,马利亚诺开门了,人们高兴得低语起来,表示对他的问候,如同剧院里点燃瓦斯灯观众欢呼一样。沉重的大门慢慢打开来,敲钟人出现了,他身穿斗篷,那顶黑帽子一直拉到脖子下面,手里拿一大串钥匙。在他打

开铁栅栏时，等候的人们不停地埋怨他迟到。他对大家嘟哝着，比身后的狗还不友好。这条狗名叫“忠实伙伴”，黑色皮毛，样子很好看，活蹦乱跳，这会儿任凭虔诚的女信徒们抚摩，那会儿又闻嗅每一个人，女人呀，侍童呀。焦急的人群蜂拥似的钻进教堂主殿，马利亚诺——小狗跟在后面——向教堂另一侧跑去，打开圣周庙会的大门和修道院两扇门。

这些一大早赶来的教民在主殿和侧殿散开来，殿里人不多。天很冷，还黑乎乎的呢，只模模糊糊地辨认出墙角、神龛和立柱。星光从天穹彩色玻璃射进来。侧殿的朝东窗户首先染上欢快颜色，把橘红色的光芒反射在拱顶的这里和那里。黑影渐渐缩小，向下退去，随着帘布的开合不时被切成碎片。主殿和圣体殿的灯亮了起来，犹如远方的星斗，把光撒在建筑物内模糊不清的一团团物体上，这些物体渐渐从黑影的怀抱里脱胎出来。教堂打开几分钟，第一场弥撒就开始了。天气寒冷的时候，这场弥撒在莱耶斯·努埃沃斯里举行。这里是大教堂最暖和的地方。费莉西塔，她的被保护人——那两个使徒候选人——，有时还有特雷莎·庞多哈望这场弥撒。弥撒后，费莉西塔和特雷莎·庞多哈常常等候领圣餐。

堂安赫尔去的次数也不少。三月的最为寒冷的一个早晨，费莉西塔提前半个小时来到“通畅之门”，看见他和那个瞎女人——她是第一个到达的——说话。她和他打招呼，两个人谈起和清晨弥撒有关的事。进入教堂以后，她想盯着他不放。但是，不管她怎样左顾右盼，在宽敞的主殿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在莱耶斯·努埃沃斯，没有他，弗拉伊莱的遗孀一边望弥撒，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堂安赫尔可能去圣伊尔德丰索小教堂望曼塞沃神父的弥撒，也许去圣体小教堂听堂胡利安的弥撒。她心中闷闷

不乐,让他听指定的弥撒,这不是更为自然的事吗?可是,他不这样,上帝哟,这些从俗人变成教徒的男人,不知道自己信教为了什么。她忐忑不安,作为条件反射现象,她胃肠开始作响,胀气,下腹部有压迫感,不舒服。她这种病痛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堂安赫尔不按照她的意愿做事。司库神父侄女的冻疮又加重了。听说那年政府不会给大教堂八千雷阿尔。这是一位银粮总管对她讲的,并且补充了另外一些令人痛心的消息,修女们在缝制复活节前那个星期日穿用的短圣衣,裁得过短了,神父先生说什么也不穿。

在那些日子,即在四旬斋的第一和第二礼拜,佛拉伊莱的遗孀在敲钟人马利亚诺的聚谈会上,或大教堂出口处的人群——特雷莎·庞多哈常常参加进来,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有时也在那里露面——散布了多少流言蜚语呀!只说说下面几件事他们都议论过就足够了!什么“来来”正式出家做了索科罗的修女,这一点很容易地得到了证实,并且在格拉·曼塞沃家人和苏亚雷斯家人的帮助下,这个小修女从明天开始便去需要的人家照看病人。还说什么索科罗得到那么多的施舍,金银成堆,一下子富了起来,但是可怜的修女们还没有固定住所,单人禅房——这太叫费莉西塔伤心了,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心口灼热,右眼颤抖不止——,甚至还说格拉先生聪明、用功,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不过,他这个人并不完全顺顺从从,总对某个人抱有成见。曼塞沃看见他落到堂胡安·卡萨多的手里,掩饰不住内心的嫉妒。

令佛拉伊莱的遗孀感到不幸的原因,除了这些之外,又很快增加了一条,更为可怕的一条。她回到家里,噢,太让她痛心、惊愕了!她弟弟和堂安赫尔竟然把客厅当成他们自己的了,在里面来回踱步,仿佛那是好望角或梅尔昌林荫大道。可是,这么无

礼,这么厚脸皮,这么不尊重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圣洁大厅 她躲在餐厅玻璃门后面,看见那个不速之客不但胆敢用力一推,让窗户洞开着,而且在地毯上踩来踩去,一定弄出好几个破洞。钩织的罩布皱皱巴巴地躺在地上,和碎纸参杂在一起。噢,费莉西塔看见家具遭到如此蹂躏,心痛如绞,万能的上帝怎能让人们看到这样可怕的东西呀!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看见这样的悲剧吗 我们面前的世界真的变成了痛苦的、可怕的、悲伤之谷!

他们在谈什么鬼东西!为什么不能在胡安的房间谈?难道话题需要客厅这样宽敞的地方,像风车那样挥拳舞臂?什么天国的事情呀,人间的事情呀,难道议论这方面的事就不能不把烟头扔在地毯上 地毯是那样漂亮,每巴拉二十二个雷阿尔呀,保护得像从店铺刚刚买来似的,花朵精美、新鲜如同真的一样。哎呀呀,那简直是毁灭呀,那两个人好像住在六雷阿尔一天的客栈的学生一样扯着嗓门讲话,这就是因为堂安赫尔坚持……可是,她太气愤了,没有把那句话听完。她恨不得找只掸子来,把他们抽出去,到别的地方去谈他们的神学,到大街上去怎样喊叫都不干我的事。

七

卡萨多和格拉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在接触中不断加深。丑陋神父的丰富藏书,一本本转到他的学生手里。学生阅读妄加评论,任何一个不如堂胡安明智、容忍的人都不会同意他那样做的。他们那是在谈话,而不是争论,尽管安赫尔常常说出一些怪论,甚至有点煽动性。堂胡安一方面赞扬他有独到见解,一方面用辩论学校学员通用的理由批驳他。说到学习,对格拉来说并不是全部教义都同样具有吸引力。如果神学名词令他生厌的

话,那么宗教礼仪则唤起他的极大兴趣,典礼艺术使基督教思想变成可以感触的东西。他开心地学习着,十分羡慕先人想象力和宗教艺术的灵感、象征意义,把思想和形式绝妙地结合在一起,是的,形式很重要,是天主教信仰永存的标志。

寓教于娱乐之中,卡萨多为他学生解除了一大堆心中一直存在的忧虑和矛盾,其中最难以根除的是他对神学院的强烈反感。这种孩童般的恐惧只要就近看看产生这种恐惧的具体东西后便会消除。堂胡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拉去参观神学院;到了那儿,他的反感心理神奇般地消失了。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那位萨格拉神父的朋友和同伴,热情好客,真心实意地欢迎、善待堂安赫尔,愿意为他效劳,把图书馆打开,让他尽情欣赏。一句话,把他看做一个珍贵的猎物,应该好生对待。出来时,卡萨多对他说:

“您都看见了吧?这些不幸的人并不生吃小孩。他们被称为开明人士,我不知道这样称呼是否有足够理由。当然啰,什么样人都有,但这样的人和那样的人在一起,结果成为一个美好的团体。您身上起鸡皮疙瘩的原因,是担心或者说害怕神学院的教育控制在大名鼎鼎的耶稣会的手里。您放心好了,耶稣会会员在托莱多没有立足之地,人们根本不想恢复他们以前在圣约翰·德·拉·莱切的活动场地。托莱多是个穷地方,哪能修这个修那个的?”

通过这次访问,安赫尔在神学院交了不少好朋友,他决定在那里上赞歌课。卡萨多不能教给他仪典中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因为他本人听力不好,也因为音乐水平不高。从第一天起一心想当神父的那个人便与视谱和歌唱老师交了朋友,两个人在一起翻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会合唱艺术宝库,从理

论和实践上汲取营养，那是多么开心的时刻呀！安赫尔听力好，又有乐感，正课后有时长达两个小时的讲座是快乐的源泉，他不很知道在自己心中唤起的巨大、真挚激情是宗教感情还是艺术感情。

萨格拉神父最后对这位学生产生了深厚感情。如果说开始时老师的性格凌驾在学生的性格之上，是指导者与顺从者上下级关系的话，后来这种精神上的父子关系渐渐改变了，天平不知不觉地倾斜了，顺从者一步步置于指导者之上，堂胡安的坚定性格好像在安赫尔强硬性格面前折服了。这种现象表现在某些看法上，更表现在思想感情方面。最为奇异的是那个新教徒也渐渐地站在了以好奇和敬重双重感情对待他的另外一些神父之上。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无价猎物。在教会处于如此颓废的年代里，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位家私万贯的要人拥抱神职了。

如果下午天气晴好，教子和教父一块儿去郊外庄园。在那里，乡间神父不能自己，把神学和仪典放在一边，让农学知识四溢。他用石子打科尔内霍，埋怨他不会修剪树木，对挖地耕田的方式方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身边有工具，而且动手示范。胡塞帕为他们煮制可可饮料，他们坐在柏树荫下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一边观看万里无云的天空，欣赏寂静而甜蜜的点缀着橄榄树的山野风光，痴迷了，陶醉了。巴旦杏树和白杏树已经开满鲜花，那些树的花雪白，这些树的花粉红，鲜嫩植物浓郁芳香，沁人肺腑，大有更新旧我，重新生活，返老还童之感。

有的下午，格拉如果一个人独处，便沿着充满浮土、寂静无声的小路，在鼻烟丝样黄褐色的土坯院墙中间缓步向“山谷圣母”走去。丑陋、简朴的农村建筑物令他神往，他看不够杂乱的耕田、崎岖的土地，树木把枝叶和花朵伸到院墙外，小桥摇摇欲

坠 岩石间流淌的小溪水少得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简陋小房涂刷了白灰 鲜绿的龙舌兰长着刀子一样的尖刺,像猎狗保护庄园那样保护自身安全和传宗接代。那些日子,他的脑海滚动着音乐美学的波涛 为了练习听力,用心倾听来自周围粗糙之地的各种各样声音。不久,他断定人们谱写的音乐决不能和高山上、悬崖边跑动的羊群脖铃声相媲美。他迷恋这种小曲短调,并不是因为多么悦耳,而是因为在静悄悄的黄昏时刻,莫非反映出倾听者的心灵每一个角落都在颤抖?他陶醉在乡间这种特有的乐曲中,洗耳恭听,直到牲群远去 就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还要把乐声唤回脑际,默默地复唱。

来到“山谷圣母”,他常常逗留到很晚的时候,然后才从陡坡下到谷底,乘船渡过塔霍河。真的,他感到很遗憾,这样的旅程太短了。多石的粗鄙荒野给了他无穷的乐趣 月光下,置身于或明或暗的朦胧中,犹如但丁描绘的景色,光秃秃的山石,夹带泥沙的小河打着旋儿,和阿刻戎^① 小船一样的渡船,都使他心灵感到震撼,苦涩的禁欲生活又是那样亲切。他有时在附近小吃店同船夫聊会儿,有时到圣保罗去,探访什么人之后返回家中。

从四旬斋开始,堂托梅便搬出特雷莎·庞多哈家。叔叔、婶婶搬到托莱多,他住到他们家去,叔叔瘦得很,因而人们都戏称他“安秋拉斯”^② 婶子呢,并不比他不干瘦、蜡黄,她的名字去掉第一个音节便是她本人绰号^③。男的从事鞣皮这一行,他从塞沃利亚搬到托莱多,在特内利亚大街开了间皮带、制鞋作坊。作

①阿刻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在冥河摆渡亡灵的船只。

② 这是反语,意为“宽大”“肥胖”。

③下文提到,音译为“赫西娅”,意为“龙胆科植物”。

坊赚的钱,再加上小神父的帮助,大家过得还算宽裕。对堂托梅来说,“安秋拉斯”就像他的第二个父亲,是叔叔出学费让他学专业,并在生活上一直资助他。说到婶母“赫西娅”——她言语不多,脑子里装了不少肮脏东西,生在长在埃鲁斯特斯——,完全可以说,是全家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多格特利诺斯大街,是一座考古界人士频频研究的破房子,在全托莱多堪称一绝。“安秋拉斯”十分高兴他的这个每月租金只有六个杜罗的小洞经常有外国人和画家光顾,这些人来到门前,彬彬有礼地请他允许他们进去看看院子。院子不大,令艺术家们欣赏的是那两扇饰纹复杂的房门,阿拉伯风格的拱顶,柱顶和柱托上的雕刻很有艺术性,哥特式的窗子糊满了白灰。堂托梅曾经带他的朋友帕罗梅盖去过,后者惊呆了,这不是被遗忘的珍宝吗,还没有仔细观察就断定埃尔·格列柯^①曾在那儿居住过。胡说八道。埃尔·格列柯住在圣巴托洛梅那边。没过几天,他又坚持说那幢房子的主人是迭戈·克平。在楼上一间屋子的墙壁上,仔细地刮去粉灰以后,发现几幅饰纹复杂的绘画,和教士会前厅柜橱的花纹是一致的。

这幢破房子让人喜欢不够。为了把它装饰得更漂亮些,“安秋拉斯”把木制壁柱涂成公牛血色,楼下各扇房门和用作花盆、栽着各种鲜花的坛子,也一并同样处理。墙壁抹层白灰,井栏用石膏修葺一新,院子的这端到那端拉根绳子晾晒衣服。每到星期日,他便做起木匠、泥瓦匠来,或者干点装修工匠的活儿,用多种胶质颜料在楼上走廊画出几条边饰和几朵鲜花,前者看上去像挂着熏烤的腊肠,后者酷似油炸鸡蛋。

^① 埃尔·格列柯(1541—1614) 西班牙画家,逝世于托莱多。

“这么多先生来参观，’这位善良的先生说；应该让他们看到的東西更精美些。”

安赫尔有时在那个洞里待上一会儿，特别是乘船从庄园返回时。堂托梅的房间是全家最好的，里面摆满了各种健康书籍，手册呀，祈祷书呀，桌子上是历史笔记，一组组针插和倒置十字架基督复制像。格拉和这位朋友聊上一会儿以后，便回家去，从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圣胡斯托和托罗小巷走，离多格特利诺斯大街只十几分钟的路。

有一点应该指出，在那些日子里，托莱多的寂静、黑暗大街有时竟然使格拉感到恐怖，而以前他常常喜欢沿着寂静、黑暗大街散步。在整个四旬斋期间，一方面因为没有胃口，一方面因为自己控制，安赫尔吃得很少，常常吃那么一点，只能做到站立不倒，缺乏营养并不能用睡眠补偿，因为他几乎不睡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静思或阅读，好像没有必要休息。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下面这种现象，即有的夜里发生幻觉，刚开始觉得很好玩，最后感到难以描述的不安。他在脑海里观察已经变化了的自我，这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但是这同用真实眼睛观察自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大教堂里，在下午后半时段，快关门的时候，那里一片寂静，到处是黑影，常常让人产生神秘的梦幻。这个时候，安赫尔总是看见一位神父，个头儿很大，在教堂侧殿从南向北穿过。他站在黑暗的廊柱基督小教堂里看着那个人走过去，他觉得那是他本人。“是我自己，”他在心里说；只是没有胡须，穿着神父服装。身材很瘦，这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他本人，这没有一点疑问。那位神秘的神父消失了，格拉像世界上天真的人一样，喃喃地说：“对，我是在圣体小教堂的前厅。我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都在这个小教堂做祈祷。”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推动他跟随他认为自己的那个人。但另外有一股更为巨大的力量,如同潜意识的恐惧,使他有气无力地立在那里。没过几分钟,那位神父走出圣体小教堂,穿过教堂侧殿,一边在大祭坛前做跪拜动作,一边向莱昂内斯门走过去,最后从那里失去踪影。“这可是有意思,”格拉说,他刚刚从远处跟着“第二个我”,现在看见他消失了便停下脚步。“莱昂内斯门关得好好的,我怎么从那儿走了出来?”他是那样疑惑和晕眩,无法用文字描绘,教堂各殿变得很大很大,甚至看见马利亚诺和他的小狗“忠实伙伴”——他们要在几座小教堂转一圈,把各道门关好——,却觉得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他们身边。

“马利亚诺,”他喊着问敲钟人,“莱昂内斯门开着吗?”

“今天下午帕罗梅盖先生没来。”

“您说看看,门关着,我怎么从那儿出来呢?”他贴着敲钟人的耳朵说,后者是个大聋子。

“明天锁两道,严严实实的。”马利亚诺亲切地重复说。

安赫尔走出去,喃喃地说:

“可是,我必须把这个弄清楚。我这身装束,长袍,斗篷都是新的,能去什么地方呀?您知道我刚才去过什么地方……”

八

晚上,他的精神平静下来,认定那事是大脑的一种现象,和生活习惯有关。不过,总是缠绕着他。他从托梅家返回时已经九点钟了,周围漆黑如墨,看见那个神父在前面行走,距离有二十来步的样子。开始,他疑心那个就是他在大教堂看见的人,但是,又很快转念认为那个人就是堂娜萨列斯的儿子,戴着神父瓦棱帽,穿着法衣。“我认出了,是我,”他想,“是我本人,是我那种

样子，走路姿势也一样”他如果加快脚步，那位神父也走得更快。有时他消失在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反射下来的黑影里。有时又从公共照明灯下走过，身影特别清晰，那样清晰，所有疑惑烟消云散。那个幽灵般的人绕过圣胡斯托坡路，一边向供奉在教堂角落里的基督圣像走去，一边用清晰声音唱着升阶咏“基督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至死顺从他”。“这是我的声音呀，”安赫尔说，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么巧合呀！今天下午在神学院上课时，我唱过这段升阶咏呀。后来散步时重复了好几遍，我觉得现在还不知不觉地重复着。”

走到基督像前时，已经看不见那位神父了；他是那样惊恐，在圣像前跪了一会儿想做祈祷。还有一天晚上，他抄近路从托罗小巷穿过，再转到罗贡大街上，觉得有脚步声向他走过来。他尽量把身子贴在墙壁上，因为那条狭窄的小道不能两个人同时穿过。与其说那是人走的路，毋宁说是老鼠洞。尽管夜黑沉沉的，好像在地洞里行走，但格拉清晰地看见自己穿着神父衣服；两个人相遇时，不得不停下来，如果其中一个人不往后退一下，两个人都无法通过。他看见那个人的面孔，仿佛站在那样一面镜子前面，镜子能把脸上的胡须弄得光光的。眼睛，眼神，表情，甚至呼吸都是一样的。幽灵般的神父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呢，完全出自自我信任之情，也把手搭在那个人肩上。神父对俗人、俗人对神父同时用一个声音说：“上帝哟，你这是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一瞬间，安赫尔觉得后脑勺被打了下，立刻醒过来，原来躺在罗贡大街房间的沙发上。他的脑袋枕在手上；手滑了下，脑袋撞在沙发的硬邦邦的扶手上。

“是梦。”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过，以前有几次不是梦，因为

我醒着,百分之百地醒着。”

过了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早晨八点钟的样子,他看见那位神父从圣马尔科斯走过,向圣克里斯托瓦尔走去……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他很纳闷。“毫无疑问,”他在心里说;“我要到索科罗主持弥撒。”同一天,他散步有些累了,便钻进圣伊莎贝尔,走到唱诗班铁栅栏附近,坐在一条板凳上,心中好像陶醉了,就是说,不知道几点钟,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似睡非睡的迷迷糊糊状态中,有个神秘的形象出现了,从圣器室走出来,迈着坚定的脚步向他走过去,坐在他身边,口气讥讽但友好地对他说:“你在这儿呀,真清闲呀,看着修女走来走去,而我们的好朋友堂托梅都快死了!他都病了两天,很重,医生说没救了,你还不知道呀?”安赫尔揉揉眼睛,匆匆走出教堂,这样想:“这不可能是梦,我很清醒……我还清清楚楚地看见圣器室修女往唱诗班的柜子里放衣服呢。真真切切地看见……一点儿也不能怀疑。”

他一路小跑来到堂托梅家,可怜的神父真的病了,先是胃病,后来转变为一种恶性伤寒。“赫西娅”和“安秋拉斯”心急如焚,愁容满面,那天早晨医生做了最悲观的诊断。“这可不是梦呀,”安赫尔这样想,这次是确切无疑的,不会错,为“神父的我”出现找到了理由。“这个大好人生病是事实,真真切切地摆在那儿……很明显,我还有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我是个双重人物,是我自身折射在未来岁月的影子……”不久,他脑海里又出现了问号,问号变得越来越大,原来他怀疑特雷莎·庞多哈前一天晚上对他讲过堂托梅得了重病的事。“我身上好像总是回荡着特雷莎声音的微弱回声,向我讲述着发生的事……我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否定。特雷莎是很容易讲到这些事的,但是我听的时候没

怎么注意,或根本没注意。我没听见,但我脑海里好像留下个散落的东西,掉进深处,后来当思绪重新泛起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便看见……我一定从什么地方获知了那事,并且通过那种双重现象记起来……话说回来,我为什么绞尽脑汁刨根问底,一定要把今天对我理智来说背道而驰的东西弄个水落石出,而自己面前摆着一件真真切切的东西,需要我付出全部精力?’

他不久发现他的朋友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因为他的叔叔和婶母,特别是后者,即‘赫西娅’夫人更多的是相信迷信和别人信口说的话,而不是医学。格拉去看教长,堂托梅的坚定保护人,但这位好好先生神不知鬼不晓地搬到多格特利诺斯大街,这个人得知病人境况很危险时,建议去找索科罗的一个小修女。

那些日子,由于鞣革作坊进行内部修理,‘安秋拉斯’对绘画艺术的爱好一下子膨胀起来,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上面,不是摆弄刷子就是拿起画笔。他脑海里装满了天国灵感,希望自己的住宅经常有寻找稀奇古怪东西的人来访。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院子两扇窗户的迷人饰物涂成黄色和红色,特别注意女妖像和火炬台,让它们更加惹人注目。在楼上房间里,连多年的横梁都抹上了灰浆,颜色像糖蜜,并且映衬出玳瑁的纹络。他觉得门窗的浅蓝色胶画不赏心悦目,抹了几刷子一种绿绸色的油漆,根本不注意他施展艺术天才的地方睡着可怜的堂托梅。灰浆潮湿,油漆不干,那个善良的神父整天整夜躺在那里,一声不吭,好像对外界的变化没有任何感觉。即使感觉到了,也不能提出抗议。

“赫西娅”呀,好像火上浇油似的,她养成了拣拾东西的毛病,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破东西。她想利用在托莱多的机会把随手碰到的旧玩艺儿都积攒起来,把能派上用场的挑选出来,运

到她的埃鲁斯特斯老家去。什么破炉子呀,两腿椅子呀,光杆雨伞呀,大头洋娃娃呀,她都往家里拣,楼下客厅和院子里到处是破烂,按照商品类别分门别类地堆放着。她想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中捞到点什么,运到埃鲁斯特斯,或塞沃利亚,或塔拉维拉,卖个好价钱。她每天都这样不辞辛苦地劳作着,拣东西的嗜好有增无减,而且贪心更重了,想把生意搞大些。因此,没过几天,又开始往家里拣五颜六色的布头,玻璃罩,破铜烂铁,带着几丝肉的骨头。

“我看呀,”教长先生对格拉说从病人家里出来时,他恶心地扫了一眼临时堆砌起来的“美洲大陆”;这些东西损害健康,一个摆弄画笔,一个收集破烂,世界上一大半人类都可能被毒死。”

病人高烧不止,神志不清,已经不认识人了。双唇变成黑色,手不停地抓着床单,总是说胡话,想从床上跳下来,内脏出血,体力耗尽,嘴里一个劲儿地叨念着儿童版本的西班牙历史。他的朋友安赫尔变成了安特克拉^① 天堂斐迪南^②、伯爵堂胡利安^③ 或莱塞斯平托^④,而他的婶母赫西娅是堂娜马利娅·德·莫利纳^⑤ 或是堂斐迪南的母亲。他用教义里的那种方式,问他们他编著的《概论》有什么历史意义。“安秋拉斯”在他的脊背上按

安特克拉 西班牙南部城市名。

① 指斐迪南一世(1380—1416),一四一二至一四一六年为阿拉贡、西西里亚王国国王。

② 伯爵胡利安(生卒年月不详)八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地方长官。

③ 莱塞斯平托(生卒年月不详)六四九至六七二年间为西班牙一个诸侯王国国王。

⑤ 马利娅·德·莫利纳(1265?—1321):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桑丘四世的王后。

摩时,听到他这样询问自己:

“堂阿隆索先生,盐湖城事件之后,您又做了些什么?”

安赫尔和那户人家的男女主人争吵了不止一次,因为‘赫西娅’坚持认为对付高烧的最有效办法是给病人身上搭件披肩,把圣加西亚诺的祷文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外面还要加放一颗死人牙齿。她还相信驱邪咒符,往病人嘴巴,胸口和胃部吹几口气,同时用手指沾着连续三个星期五在圣母像前点燃的油灯里的油画几个十字,能使病人康复。

还好,下午从索科罗来了个小修女,名字叫法昆达,是马德里人。从那时起,病人膏肓的堂托梅得到了精心护理。病人的好朋友白天和晚上都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注意观察病情的可怕发展。发病的第七天头上,情况急转直下,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格拉离开病人回家去,心想返身回来时小神父定死无疑。他回到那里时,一个令他又惊又喜的新闻在等着。说得确切些,是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来来’在照顾病人,而不是法昆达。修女院院长让她们两个人交换人家。第二个好消息是堂托梅还活着。

“奇迹,奇迹。”格拉说。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脸上挂满笑容。“你把上帝带到这里来了,只因为走进这户人家,病人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撒旦害怕你;一看见你,就赶快收拾行装,带着疾病和臭气逃走。”

九

“我们好久没有听见堂安赫尔朋友这样胡说八道了,‘来来’笑着反驳说:‘您不久前学到的正派作风,一下子都跑得无影无踪了。不会的,不会的。人们在别处看见您,您看上去不像小

孩子呀。如果说堂托梅病情减轻了,我说呀,那是因为上帝让他这样。和我来还是不来有什么相干?”

“你谦虚,任你怎样说吧,但不能不让我这样想。我身上惟一好的地方,就是认定你有一股精神力量;我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早就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俗不可耐的人。难道说上帝通过你显灵是胡说八道?如果说这是过错的话,我愿意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虽然犯了错误,但得到了拯救。”

现在,堂托梅已经清醒过来,讲话好像刚刚从长眠中醒来,或从遥远的地方回归。情况突然好转预示着危险已经过去。“来来”仔细观察,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检查药品,像个经验丰富的护士。

“这么多,这么多奎宁,合适吗?我们看看医生怎么说。告诉我,堂托梅,您右耳痛不痛?很可能里面有脓。您吃只鸡翅膀吧。是不是看见肉汤就恶心?给您加点雪利酒,好不好?”

卧室很不规整,黑糊糊的,不通风,朝街的一面没有窗户。一间宽敞的大厅,和卡萨多家的客厅的风格差不多,破破烂烂的,没铺地席,像墓地一样寒冷。神父在桌子上摆放着书籍和纸稿,上面还有一大堆药品、药方和各种各样的药瓶,小勺、芥菜籽、烛台、体温计,总之,这种复杂治疗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格拉对修女洛伦莎解释医生的计划,医生很快会来。他说病人危险过去了,对康复乐观,但那位女护士摇了摇头,又叹口气,说她的看法截然相反。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看过一些病人的脸,而对这个可怜神父的脸,我觉得他是一张没有多少时间可活的脸。我们不信病情会突然好转,伤寒确实是退去了,可实际上病情是恶化了。听天由命吧。”

医生走了进来,他个子那样矮小用显微镜才能看见,已不很年轻,业务很熟练,看上去对病情的变化表示高兴,但是说康复可能性不大,肺部恐怕一下子好不了。那天,大家都希望情况好转。堂托梅不时咳嗽一阵子,声音嘶哑,胸部剧烈疼痛。“来来”一边照顾他一边说些亲切的话,有时甚至用逗趣的话安慰他。她做事敏捷、麻利。安赫尔力尽所能帮助她,什么都遵照她的指令去做,太好了,女老师和他一起做一件如此圣洁、名垂青史的事。

下午,帕罗梅盖露面了,他控制不住自己,总想刮刮客厅的墙壁,寻找迭戈·克平的遗迹。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但谁也不能说服他放弃那些大胆的看法。卡萨多也去了,拉着格拉到外面散会步。格拉回来时已经是晚上,他看见“来来”和“赫西娅”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子——里面摆满了破烂东西——里吃饭,一只大纸盒子架在两把椅子上当桌子,一个人把筐扣在地上当坐椅,另一个把百叶窗用麻绳捆起来当凳子。饭后点心用民兵头盔端上来,葡萄酒从一只旅行袋开口处露出来。这酒只有“赫西娅”喝了几口。另外一只瓶子也发挥了作用,做烛台用。小神父的婶母在看上去像婴儿棺木的小提琴盒里装了些东西,类似的玩艺儿在那里应有尽有,不是引起人们的笑声就是诙谐的评论声。“来来”吃过晚饭,在客厅的桌子旁向圣母做晚祷,安赫尔则找话和堂托梅说,病人看上去很有精神,躺在床上从半开着的玻璃窗望着索科罗的小修女,仿佛要用眼睛把她吞到肚子里。

“我和您一样,”他用怯生生的声音对他朋友说,“觉得我的这位女护士身上有点非凡的东西。看见她心里就轻松多了,好受多了……她走进来,就是空气都给人以慰藉。那个女人看一个人,好像希望之神看着似的,她眼睛里可能有点什么特殊东西吧?”

格拉听到这话很惊恐，这并不是因为话中包含的意义令人感到吃惊，而是因为第一次听这位小神父讲话如此激动。他表达自己的想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辟，他的观点总是苍白无力、平庸无奇。但是，他不会又是在说胡话吧，高烧给了他想象能力、说话能力，而以前他正缺少这两点。安赫尔从近处看着，发现病人眼睛闪着光彩，过了一会儿，病人又说起话来，语调慢条斯理、谨慎，可能开始说胡话了。

“对，”格拉对他说：“这个女人很特殊。圣灵就寄寓在她的身上，她的知识富有灵感，更确切地说，能给人以启示，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范围。她纯洁得没有一点瑕疵，她集所有美德之大成，是上帝挑选出来的人，干大的事业……您等着看吧……”

“当然是这样了。”堂托梅看着天花板说：“我今天看见她坐在身边，一直这样想。她是圣徒中的圣徒……我今天睡了两小觉，两次都梦见她抱着我飞向天堂……对，您不要认为那事很荒唐。我身体很轻！我像羽毛一样，就是一个小孩也能托着飞驰。”

格拉更加惊讶了，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朋友；后者注视着“来来”，心情又激动起来。“来来”坐在旁边的客厅里，守着灯光，聚精会神地阅读，根本没有想到有人在谈论她。

“安赫尔朋友，真的，我对您讲句心里话，”《概论》作者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从我出生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一个人像这个善良修女给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

“印象确实很深，”另外一个男人说，觉得心被刺了一下：“因为您放开讲话了，您的思维更加开放，更加有光彩，您讲的话就是您的心声。堂托梅朋友，您变成另外一个人。昨天夜里病情发作，把您改变了。”

“可能……病情发作如同一团预示暴风雨的乌云,从这团乌云走下这位修女,上天派来的圣洁女人,就像一颗火花,点亮我的心,不让我熄灭。从昨天到今天,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我昨天奄奄一息,今天完全活过来了。毫无疑问,这位圣洁女人把上帝带到这里。她走进这幢房子,预示我能摆脱耗尽体力的痛苦黑洞。”

“堂托梅,他惊呆了;您的脑子变了。现在,我自从认识您,这是第一次听见您在讲话时使用形象语言。”

“这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身上输入了智慧一样。这位理想中的护士小姐像光线一样钻进我的脑海,黑暗永别了,蜘蛛网永别了,蜘蛛在我脑海编织无穷无尽的黑暗,被尘埃封存着。”

“行了,行了,我们想得太多了,朋友,别太激动了。我担心,您如果还这样长篇大论地演说下去,今天夜里一定睡不好。别老想人物形象,一心一意地想着身体赶快好起来,神奇般地活过来。”

“唉,不会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有人在我心底悄悄地说,现在病情好转,只不过是改变了死的方式。”

“您不是说小修女是希望之光,您每天看她……?您放心,她会为您向上帝祈祷健康的,上帝决不会拒绝。”

“事情很清楚,我觉得我死定了,很快会死去,小修女救不了我。她知道得很清楚。您认为她不知道?唉,有些事情讲出来,太残酷了!您会看见我们很快醒悟过来。堂安赫尔朋友,我要告诉您,我并不害怕死,可以说我喜欢死,但是,如果和修女洛伦莎一块儿死去,一块儿死去,我就心满意足了,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好家伙!”

“因为我们将一块儿去天堂,托上帝的福,永远生活在

一起。”

十

“可怜的孩子！”安赫尔自言自语地说，他只用单音节词儿回答病人，劝慰他好好休息。“安秋拉斯”刚刚在厨房吃过晚饭，现在踮着脚尖走进大厅；“赫西娅”夫人困得要死，几乎是爬着下楼，在卧室躺下。头半夜，病人情况很不好，咳嗽得死去活来，有好几次都喘不过气来。十一点左右，才安静些。“安秋拉斯”在椅子上蜷缩着打了一两次盹儿，此刻摸到门，下楼到院子的房间去了。“来来”想让安赫尔离开，但他不肯，担心小神父病情加重。十二点时，堂托梅睡着了，两位护士在大厅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灯和药品——上聊了起来。

他们平静地谈着，没有任何疑虑，像小孩子那样随便。安赫尔向她讲述他为新生活做的准备工作；“来来”鼓励他继续向前走，不要犹豫，不要止步。后来谈到索科罗，小修女认为，修女院现在是那样一种情况，几乎无力解决人类忍受着的任何痛苦。

“我的，我们的教团，”格拉激动地说；“范围要宽广得多。建筑师正在设计平面图，我要在瓜达卢佩建一座慈善收容院。等一等……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大楼没有基础不可能建起来。你对基础的理解不仅仅是地基，石砌的地基，还包括教团的道德基础。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堂安赫尔，请您相信我，您三天前给我送去的笔记，写的都是一般的东西。对，很漂亮，但是我看不见您对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比如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对于我们同病人和穷人的关系，您写了不少漂亮的东西，但把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漏掉了。我知道您会写出来的，我等待写出来。”

“这部分太重要了,非你莫属。”

“啊,不!……让我下命令,遵守这种规章那种制度,对我来说太傲了……不能让我做那种事……再说我又不是创建人,事情都是您一手操办的。光荣,如果说光荣的话,决不属于我。我要做的事,只是接受指派给我的位子,从事适合我的工作。把我放在最后一个位子上?我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位子。您如果愿意的话,让我去领导妇女部 那我愿意干,让我们来看看我是否会管理。不过,现在先看我对不听从指挥的人能否管得住。”

“管不住 你别小看自己。你能控制自己,我是说你不只能领导妇女部,也能领导男人部,领导整个天主教界。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能力把我改造成为神父,也一定一口气吹动大山。”

“堂安赫尔,我可没有那样的神奇力量。”她很兴奋,语调风趣 手里拿张纸条,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儿打开“您不要把奇迹加在我身上。一切应该归功于上帝,是上帝打动了您的心。”

“是你打动了我的心,上帝使我的心坚定下来。对于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不深深地打动心,是不能断然决定下来的。我们在心灵上如何刨挖,如何翻腾,我就不对你说了。最后,在卡萨多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真实东西,他这个人很务实,是个优秀矿工,能在心灵深处工作 你会知道这个真实东西的,尽管你可能有点恼火。事情是这样的……”

“可是,是什么呀 您要向我做忏悔?”她笑了,眼睛仍然盯着手中折来折去的纸条。

“为什么不说出来呀 我和堂胡安谈了许多心里话,为什么不再向你讲一遍?我们之间谈话是神父之间的谈话,是心灵之友之间的谈话,不应该隐瞒任何东西。而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你是我的老师,我的大夫……”

“不是……”她有些惊恐,没有看安赫尔。“您留着向堂胡安做忏悔去吧,别对我说。”

“堂胡安这个人很有观察力,目光敏锐,入木三分。我们刚开始谈……十五天前的样子……他就对我说:‘堂安赫尔朋友,您的虔诚是假虔诚。您被想象的东西欺骗了。您热爱神秘生活,其基础只不过是您爱着的那个人具有神秘感……’他还单刀直入地说:‘您的那点激情,和随便一个凡人的激情一样,常常把亚当之子弄得头昏脑涨,这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我回答说,我的神秘激情也许源自他说的那种原因,但是它已经完全变化了,变成了对天国的纯洁之爱。而谈到你,那是对一个高大的人,应该供奉在祭坛上的人的圣洁之爱。”

“您说了那么多荒唐的话,堂胡安不笑吗?她带着一丝嘲讽表情说。

“他嘲弄我,说我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要我好好审查一下自己的灵魂,我照他的话做了。我发现,那是还留着您使我产生的疯癫的影子,那是我罪孽中的‘来来’,我从灵魂深处望着那种疯癫,如同看待一件放在第二位的東西。都是因为你,那种狂想才变成没有任何浮躁感情的慈善事业,变成对新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应该把所有东西都讲得一清二楚,这样理解起来更容易些。你,铲除了我在尘世的全部希望,你不爱我而只爱上帝,这就改变了我感情的方向和性质。我一直爱着你,为了你我可以死去。但是,我现在对你的爱已是兄妹之情,像天使一样纯贞。你如果看见我费多大的力气才使卡萨多懂得这一些,那该多好呀!他那时坚持认为所谓的天使之爱只不过是一种幻影……但是,我对他讲了许多道理,并且搬出辩证法来,最后才不得不承认我们之间的神秘结合是一种美好的结合。”

“您说的神秘结合，”来来’咬着多次折叠过的纸条说；堂安赫尔朋友，我对它没有一点好感，您别说结合不结合的了。”

“那就叫友谊吧。”

“不要浪费词藻了，你说的都是梦呓一样蠢话，是产生……”她心中有些不安。“您别再对我讲那种事了。当然，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脓疮治愈以后，还不应该触摸，不然会旧病复发。您刚刚讲的有关恋爱、用不同于上帝在我们心中点燃的那种火一样激情去爱的话，所有这些，堂安赫尔先生，对我来说……就仿佛您是在用中文对我讲话一样。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对您讲过一次。意思是，我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功绩，原因是我就是我。不争不斗，不让人们犯罪。我就是带着这种祝福来到世界的，可恨的撒旦，您知道很清楚，别想靠近我。这样，不管您为了我是否疯狂过，都别想得到我，因为，堂安赫尔，我非常理智，我即使不是因为现在信奉宗教，并为此许了愿而不能答应您，您也永远不能在那条路上找到我。对于这条路，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您还是在宗教这条路永远走下去，我们将互相理解。”

“我正走在这条路上。我只是介绍一下经历的事情，向你展示我精神世界的演变过程。姑娘，是你锤炼了我，其证明就是我可以和你谈那些事而没有任何邪念，没有任何疑虑，我决不会回到我对你敬重的源头上去。你不要以为这是新鲜东西。如果许多圣徒把他们感受的东西写成文章、写成作品，我们将会读到和我今天展示在你面前的东西相似的篇章。我过去对你的爱和今天的爱截然不同。我是想和你结婚。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实情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我曾经以另外一种形式爱过你，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知道，已经知道你过去没有，

将来不会答应我的求爱。没有必要一次次重复了。我们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你是你，这正是我成为现在我的真正原因。如果现在……”

他们谈到这儿时，堂托梅醒过来，用唱歌的声音大声说道：

“Salvum me fac Deus : quoniam intraverunt aquae usque ad animam meam. Infixus sum in limo profundi : et non est substantia.”^①

十一

格拉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高声唱过，哪怕在宗教仪式上，也是如此。他生病前，在教堂里，都不如瘫在床上，半截身子埋在土里时声音高昂，富有光彩。那是一支真正的天鹅曲。那天夜里余下的时间，他很不安宁，可怕的咳嗽不断向他袭来，令他喘不过气。他不愿意让那位修女离开一刻，操着童音，呻吟着要求她呆在身边。他性格上的这种变化预示着将发生极为严重的神经错乱症，医生早晨就这样说过，诊断结果不很乐观。如果上帝不显灵的话，堂托梅的肺结核一定急转直下，除了一些缓解药外，科学将无能为力。他感情上的激荡一刻比一刻剧烈，智慧的光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放射出来。完全可以说，他的想象力如同肿瘤那样莫名其妙地生了出来。在他的脑海深处可能发生了火山爆发一样的现象，就像一座被遗忘的、寒冷的大山，火山口突然裂开，喷出火焰一样。除了病情越来越加重、死亡的先兆频频显像以外，堂托梅肉体上并不感到多么痛苦。然而在精神上，他梦呓般地呼唤爱情，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舒适感，脸色变

^①拉丁文，意为“上帝哟，请快快拯救我，洪水已经淹没我的灵魂。我在泥潭中陷得那样深：找不到任何支撑身体的东西”。

得红润了,目光明亮了。与一般肺病晚期患者的情况相反,小神父不做生命的遐想,而是做死后规划,对生还不抱任何幻想。他希望像圣徒一样死去。这为他的弥留之际染上了朝霞般的光彩。从双唇跳出来的多情语言来自何方,在他脑海闪过的五彩缤纷的想法来自何方?这很难说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索科罗的那位小修女不在,他那泉涌般的精神之爱不会那样强烈,那样炽热看着她,他好像有一种陶醉感。完全可以说,那些语句,那种表述是久藏在可怜的堂托梅衰弱躯壳里的一个不速之客道出来的。

“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他对‘来来’说,“我们是兄妹,我们的灵魂共同跳动。我们为什么不早些相识?都是上帝的安排,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但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神秘的兄弟姐妹哟,在不同地域流放,但在死神的怀抱里相遇 在死神的怀抱里,但感受到我们圣父上帝的温暖……洛伦莎,死在你的怀抱里是多么幸福呀!你也想死去。当然啰,特别是你几乎不是俗人!上帝让我先于你结束流放,因为我在这里没有重要事情可做。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你是个大人物,我先于你得到了拯救,但在天国为你保留着一个最高大的宝座,你在那里时一定会看见我跪在这个宝座最下面的一道台阶上。”

“来来”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这样的语言和她的语言大不一样,她讲话自然、爽直。堂托梅玩味着她的每一句饱含诚恳的话,就像接受训诫一样 换句话说,像高烧袭击似的。

“看着你,我觉得天国一样的锡安^① 向我射出耀眼的光芒;

^①锡安: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的一座山名。传为大卫建王宫和所罗门建圣殿的坐落处犹太人常视之为民族以及圣城、圣殿之总象征。

锡安是一座至高无上的山峰，我们凡人肉眼根本看不见它的光彩。听你讲话，我觉得听见天使的和谐乐声。在我活着的一分一秒里，请你看着我，用你的声音支撑我，因为你离开我，我就坠入黑暗中，周围一片凄凉、寂静。”

“赫西娅”一边哭着离开那里，一边说：

“可是，他病得这么重呀 说话颠三倒四的。”

下午，病人稍稍平静些，他对女护士近似神般的崇敬变得更近人情、更理智了，说话的语气也缓和多了，不再用‘你’称呼。

“洛伦莎，”他说：“病人得到您的照顾是多么幸福呀，因为觉得有一双圣洁的手抚摩着他们，有颗属于上帝的心在鼓励他们。现在，在我即将把灵魂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不知道清晰看见的一切到底是什么东西，看见您如同一位圣神。让我吻一下您衣服的饰边吧。”

“堂托梅，看在上帝的面，”她语气亲切、风趣：“您不要用如此响亮的赞美之词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我是圣徒！您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哎哟哟，我是不会说错的……修女妹妹 我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就开始进入另一个世界了。我本人的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那里。那里的一半能使我洞察尘世万物。我不像我自己。我的智商已经生出枝杈，同永恒科学交叉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什么时候才能用整个灵魂高呼：炽天使们，欢快地跳起来吗？”

这时，格拉从大街走进来，小神父对他说：

“堂安赫尔，不和您拥抱就走，是我一生的憾事。您是大好人。但是，您还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摆脱粘附在躯壳上的罪恶东西。请您像我那样生活在黑暗中，贫困中，谦恭，保持身心健

康,不要奢望任何东西,百分之百的贞洁,不受尘世感情的影响,只爱上帝,眼睛永远注视着死亡。只有这样,当大限来临时,才能镇定自若,像我现在这样。”

格拉很激动,和他拥抱,但是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随便说几句宽慰的话,让他生出死的幻想,他觉得没有什么用途。

“那位天使般的修女,’堂托梅继续说道;“保证把这位好朋友引导到那里,这样我们三个人就能在幸福的永恒中永远相聚了。”

“来来’走开,不想让他们看见她哭泣。她返身回来时,脸上露出笑容,那是想满足那个大好人的渴求,即想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模样,也可以说,想提前享受天国的幸福。过了一会儿,三个人一同做了祈祷,并且在堂托梅的提议下念了亡灵颂。“来来’和安赫尔交替地念诵,病人几乎能够背诵全文,时不时地用热忱音调唱一小节:

“Audivi vocem de orlo dicentem mihi : Beati mortui qui in Domino moriuntur - Requiem ceternam dona eis, 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①。”

安赫尔和‘来来’担心累着他,不再念诵下去,但是,他鼓励他们继续下去。他不想谈话,也不想以别的方式解除烦闷,念诵和歌唱祈祷经文再好不过了。小修女手中拿着念珠,低声祈祷一会儿,堂托梅一边用眼睛盯着她,一边作答,最后,用十分激动的声调唱起对唱赞美诗:

①拉丁文,意为‘我听见天国的声音,这个声音对我说:‘亡灵哟,带着对上帝的信仰死去是多么幸福呀……上帝哟,请让他们永远安息吧。让永恒之光永远照射着他们’”。

“Vidi turbam magnam, quam dinumerare nemo poterat . ex omnibus gentibus, stantes ante thronum^① .”

接着又唱道：

“O quam gloriosum est regnum in quo cum Christo gaudent omnes Sancti ! Amicti stolis allris sequuntur Agnum quocumque ierit^② .”

再后,对赞美诗内容发表评论,堂托梅倾注全部激情,施展全部口才,绘声绘色地描述幸福地域的众多圣徒,他们每个人都穿着白色薄纱,上帝羔羊,基督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来来”一直用眼睛盯着可怜的小神父。

那天下午,医生预测堂托梅活不到第二天,可是他一夜过得还算舒服,第二天天亮时看样子还能继续活下去。他本人对死的渴求倒延续了生命的跳动,极其衰弱的身体重新振作起来。教长来看他,卡萨多也来过。他们发现病人神态相当清醒,便吩咐把上帝请到他身边,当天下午就举行了宗教仪式,应该说气氛庄重、场面简朴。堂托梅好像被超自然的光彩照得心明眼亮。他的面膛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消瘦使他变得英俊,欢快使半死病人的五官重新焕发生机。没有看见他的人,很难想象他是多么高兴地说下面这些话的:上帝哟,我不配……等等。

仪式结束时,他低声唱了下面的赞美诗:“美丽之城,耶路撒冷,天国的幸福与平静,多么美好的栖身之地,”等等,一直到最后,一句话都没有忘记;来来”和格拉抑制不住泪水。堂托梅对他们说:

① 拉丁文,意为“我站在宝座前,看见一大群人,各种各样的人,数不清”。

② 拉丁文,意为“噢,所有圣徒和基督共同生活在一个王国里,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呀!穿着雪白的衣装,跟着羔羊自由奔驰”。

“为什么流泪，应该用胜利之歌欢庆我的出走，和我告别呀？”

不多工夫他便虚脱过去；‘来来’和格拉认为他不会苏醒过来，但是，生命仍然习惯地附着在躯壳上。最为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他甚至有了胃口，吃了点东西之后，静静地睡了过去。‘来来’疲倦极了，到杂屋旁边的房间休息了会儿；赫西娅早已为她在地上放好垫子，并且准备一条毯子。安赫尔呢，留在客厅里值班，开始时不是阅读就是沉思，后来他脑海里装满了痛苦的思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好几个小时，而且由于他本人知道的原因，一定是永生难忘的。

清晨，格拉听见堂托梅在喃喃地说着什么，立刻赶到他床前。小神父在呼唤女护士，看不见她，好像无法度过一分钟。格拉对他说，可怜的小修女在睡觉，不该打断，她疲倦得都不能立足了。病人勉强同意，让她多休息会儿，同格拉进行精神对话；处在弥留之际，他仍有一点神秘的灵感。

“亲爱的朋友，我多么幸福呀！您是我最好朋友，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同您最后一次握手的时候，谁能授权给我，向您提出一点忠告呀！”

“为了在我面前拥有那种权利，”格拉对他说，“您根本没有必要死去呀！”

“我的话对您多少有点用途，这是我的最后几句话，您要坚持做神父的理想，为此一定要克服有可能出现的灰心、丧气。是不是存在灰心、丧气、犹豫和动摇？”

“当然……您猜得太对了，看得这样清楚呀！”格拉说，他痛苦极了，因为那天夜里他的心灵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我不配一位如此纯贞、圣洁的人的善意劝告。亲爱的朋友，我是一个卑

微的人；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贬低自己，并不是出自虚伪的谦虚。我希望重生，没有比这个幻想更为愚蠢的事了。我跌跤子够厉害的了。我恨死撒旦了。”

“怎么回事，您曾经有过某个邪恶想法？”

“只有一个？”他拍着脑袋说。“您应该说，我头脑里的想法，没有一个不是邪恶的。”

“如果毒蛇爬出来，应该搏斗，把它们弄死。”

“我试图这样做，想这样做；但是……这些毒蛇倒要弄死我。”

“那就请求上帝和圣母保佑。”

“我是请求上帝和圣母保佑的，朋友，我是这样做的，并且……我做出了巨大努力，因而还没有堕落。但是，我将堕落，请您相信我的话，我将堕落。我体内有条毒根，有时好像已经死去，但实际上它活得和我一样好，我稍不留心，它就生出芽来，把我的整个灵魂缠住，使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全身中毒。”

“堂安赫尔，鼓起勇气来。一个人的坚强堡垒不是顷刻间能攻下的。这个堡垒由我们的习俗、由我们的欲望保护着。这些习俗和欲望犹如亲人一样，非常了解什么东西进进出出这个堡垒。”

“可是，您是怎样知道那些事情的？”

“从我自身经验来讲，我一无所知。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理论。我的想法来自外部，而不是自身。”

“一个人只从听到的或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才知道存在着灾祸，那是多么幸福呀！”

“恰恰相反，在自己身上或周围看见灾祸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亲自动手铲除，从而得到荣

誉。”

“但是,灾祸并不总是能铲除的。”格拉痛苦地说,“堂托梅朋友,并不总是能铲除的,还是像您这样好些。生下来就具有免疫力,生下来就对感情方面的事不太热心,就是说,抗得住感情的火焰。”

“不对,不对,斗争更有价值……堂安赫尔朋友,您应该鼓足勇气,变得坚强些。控制住那些可恨的淫邪之念,许多人正是因为这种邪念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知道,唉,我知道!”

“我觉得天亮了。”病人说,他突然想起别的事。“阳光射进来了,我将再看不到太阳了,因为我今天就会死去,肯定是今天。您想打赌吗?但是,我看见那盏小油灯,有什么关系?看见好多油灯,成千上万的油灯闪着光彩。”

“那一定很漂亮。但是,我的心对我说,您最近看不见油灯。您今天好多了。”

“好多了?我的体内早就开始散架了。生命渐渐离去。只是在我本性的某些方面尚存一点生命气息……早一点,更好些。上帝哟,他为我做了那么多好事,给予我许多东西,同时又剥夺我许多东西,让我在弥留之际少些痛苦吧……”他想得很多。

“告诉我……把实情告诉我。过去的这些日子,我总是说胡话,是不是讲了许多荒唐的东西?”

格拉安慰他,说根本没有听见他讲胡话,他的每一句话都很理智。

“您一直在讲历史。”

“啊!”他用手拍了下前额。“我都不记得当过历史老师了,我观察我的旧我,仿佛那是一颗遥远的生命,足足有一千年,中

间,就是那个生命和现在这个生命——如果现在的生命称得上生命的话——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死亡状态。我在讲历史？我现在记起来了,脑袋里一直想着给卡斯蒂利亚每位国王都用相应的数字编上号,比如莱昂……还有,请告诉我,我在别的方面,没胡说八道？因为修女洛伦莎善良,有一张笑盈盈的、沉静的面孔,给我留下那样深刻的印象；我好像讲了她许多好话,仿佛我身上生出一个新人。”

“您说的话都是我或别人应该说的话,我们大家都敬慕她。”

“好；这我就放心了。修女洛伦莎是个举世无双的人。我,如果可以的话,要把她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紧紧的,把她带上。您应该理解这种爱是纯洁无瑕的,与基督对他神秘之妻教会的爱是一样的。您一定相信我的话,我是说我身上不存在,过去也没有存在过任何达到,哪怕达到一点点肉体之爱或性感之爱的东西。自从上帝把我打发到这个世界上,就为我做了这件有益的事。”

“我相信,相信。”

“我今天像我出生那天一样纯洁。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和修女洛伦莎拥抱,在她耳边说些亲热的话。神秘语言与非神秘语言是相似的,其区别在于说出这种语言的双唇是洁净的。我的双唇决不说一句对上帝不能说的话。我要像亲吻我们置放供品面包和酒的祭坛那样,亲吻修女洛伦莎的面颊。您不是也这样做吗？”

“我？……我想不会的。”

“难道都不想试一试？不想把自己修炼得好好的,从而能够那样去做？”

“修炼 怎么修炼？”

“用纯正思想这支鞭子,如果必要的话,用带刺的鞭子鞭答自己的本性。曾是罪孽在身的圣徒和学者创作的宗教作品都这样告诉我们。我不是圣徒又不是学者,只是把他们开列的药方重复述说出来罢了,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添加。我只想对您说,我作为男人,只有其外表而已,而这外表又不很明晰,因为一个和我十分亲近的朋友一天对我说过:‘托梅,你知道同伴们怎样说你吗?他们说你不是男人,是戴着男人面具的女人。’听到这话,堂安赫尔朋友,我气愤极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气,同时也有些羞涩,有些羞辱……我放声哭起来……后来,在人生道路的一些时刻,每每想到人们都认为——就像那个痞子说的那样——我是戴着神父面具的女人,就感到十分痛苦。胡说八道,堂安赫尔先生,但是,一半说得对一半说得不对的胡说八道,因为我不是女人,不过也不是男人。我是一个天使……怎么,您不相信?”

“我怎能不相信?”

“我是说,在人间我是百分之百的天使,或者说和天使品格、素质一样的人。”

十二

“来来”来了,一副笑脸,水灵灵的,刚刚用冷水洗过。她头几句话就是想知道孩子怎么样。她的语气像对孩子讲话一样。

“您真好,来得正是时候。”堂托梅一边对她说,一边把双手交叉起来。

他开始祈祷。这时,“来来”拿起笤帚打扫客厅。不多工夫听见“赫西娅”夫人在院子里翻弄东西,她和“安秋拉斯”在一堆堆

破布、骨头和烂铁上跳着,想爬到高处看看他们的侄子那天夜里情况怎么样。“赫西娅”想夺过小修女手中的笏帚,但后者不肯交给她。最后,她不得不放下笏帚,因为那时小神父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觉得他闯不过这一关。婢母胆子小,很容易被吓住,一下子哭得像个泪人。医生来了,看见堂托梅还没有从突然恶化的状况中摆脱出来,便吩咐赶快去叫神父,做临终涂圣油仪式。安赫尔立刻跑出去通知圣胡斯托。当他同神父带着圣徒油画像赶回来时,堂托梅已经恢复过来,在头脑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圣礼。仪式十分感人,寂静,欢快,已经到了死亡边缘的病人乖乖地让神父涂圣油,这标志着他已无可挽回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施完圣礼之后,圣胡斯托的副主教退了出去,堂托梅向大家告别,并且对“赫西娅”和“安秋拉斯”嘱托一大堆事情,请他们转告全家,还把七十二个雷阿尔以及一些硬币分给家境最贫寒的亲戚,把拥有的物品也分了,书全都送给格拉。特雷莎·庞多哈正好也来了,便把针插和圣安东尼奥像送给她。给帕罗梅盖的是两幅地图和倒置十字基督像。他叮嘱把衣服分送给愿意要的穷人。他对他授课学校校长、这个学校的学生、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的修女——她们每天三次打发门房为他送去热情的问候——致以虔诚友谊的美好记忆。之后,他摘下两件披肩交给“赫西娅”,请她转给母亲。祈祷书送给格拉,另外一本装帧漂亮,带有插图的卡斯蒂利亚语祈祷书送给“来来”,并附上两三枚圆形徽章和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中央画着耶稣心脏,头上有根白发。

“真有意思,”他说着斜靠在病床上。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分配遗产,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要走了,大家送我,为我祈祷,

死神不会鄙夷我的。不会的，我亲爱的上帝哟，不会的。圣母哟，你不要对我说还要活下去死亡万岁，生命死亡！快些，快些。给我去掉，去掉这个腐臭的躯壳，太沉重了，不舒服。把我留给蛆虫大人，任它们怎样处理吧，祝它们有好胃口。我现在只用四分之一的肺叶呼吸，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味觉，已经无法移动双脚。耳朵不好使，视力模糊。修女洛伦莎，我尽管双目失明，又要活着能看见你，因为你的形象深深印刻在我心灵里。死亡就是再生，我在那里将看见你更好些，你也会看见我，因为你我之间不会有死亡阴影隔离着。你活着，但和我一块儿死去，我死去，但生活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的精神不承认时间的距离，也不承认空间的黑暗……主哟，圣父哟，接受我吧，别把我丢在这里……啊！你们终于把我带走了，噢！多么幸福呀！我已经开始飞上去。下面的那些人多么不幸哟，他们仍然处在可怕的流放之中，身上背着可恨的贫困和疾苦，那堆腐臭的兽肉，腿、胳膊和胃，多么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呀！我现在获得了真正幸福，已经没有骨骼，没有肺，没有心脏，没有神经，那堆脏肉上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几乎都没有脑髓，渐渐漏掉，使我一尘不染……我的感觉已经消失，没有触觉，没有视觉，没有记忆……什么都不记得……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口渴。最后几滴血脱离我而去，滴落在地上，我觉得一滴滴血逃离我，我洁净无瑕。我很快就会用另外一双眼睛看见上帝，那是另外一种目光，另外一种视力，不管我如何思索，都想象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片可鄙的疤痕……好了，好了……我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已经……”

大约十点钟，可怜的堂托梅四肢已经僵硬，用颤抖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以后说的话已听不清。那

是断断续续的响声，同极其困难的呼吸的缓慢节奏声混淆在一起。弥留之际拖得很长，但很平静，没有痛苦，当大教堂的时钟打响十二下隆隆声时，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安秋拉斯”和“赫西娅”咋咋呼呼，表示痛苦，但那种心情不可能持续很久。头半个小时，人们看见这对夫妇的样子以为失去了儿子，第二个半小时死者变成了侄子，第三个半小时则是旁系外甥，第四个半小时才是远房亲戚堂托梅。“来来”跪在遗体旁祈祷一会儿退了出来。安赫尔和“安秋拉斯”给遗体盖上圣约翰修女们送来的方济各教用的圣衣，上面罩着神父服装。由于死者瘦得没有肉，因而形容没怎么走样，躺在棺材里和活着时躺在狭窄木床上睡着了一样。安赫尔一直守着遗体，直到吃饭时才回家。

对格拉来说，那天在他生命中是最痛苦的，可怕的困惑和精神颓丧把他的灵魂推到痛苦和不祥预兆的黑暗深渊。他脑海沸腾着，两三个想法在搏斗。天擦黑时走出家门，还没有走到圣胡斯托，那个神父幽灵便出现在面前，应该说那是他本人，身穿长袍，披着披肩，头上戴着法冠。他不像以前几次那样恐惧，而是对那样的相会感到憎恶。他加快脚步，走到幽灵跟前，用手拍一下他的肩膀；黑影回过头，安赫尔在那么近的地方看见他的面孔，一下子惊得喊了起来。原来那并不是鬼魂样的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即堂埃列乌特里奥·加西亚·维隆内斯。他在托莱多很有名，身体结实，是教士，总哭丧着脸，衣着怪异，样子可怜，实际上人很精明，常常在省内村镇装模作样地讲道。

“请原谅，”格拉说，“我以为您……”

“是谁？”

“我的一位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走路的姿势，身

材……是这样；您和……”

“我很高兴您把我当作您的朋友混淆起来，听见您亲自对我讲话，’堂埃列乌特里奥十分亲切地说；是我的一大幸福，是我的荣幸……唉，堂安赫尔先生 这样的巧遇，我觉得是天意。在您把手放在我肩上那一刻，我正想着您……我把这个想法讲给您，您怎么说？”

“嗯，我说……能说什么呀！”

“我刚才想到您，对，先生，是这样 我记得只见过您一次，是在格拉努利亚克的楼下一间小房子里，以后再没机会见到您，心情很痛苦，因为我想贸然向您提出一个要求……”

“要求……向我提出？”

“向您提出，好多人都走运，您帮了他们大忙……请原谅，这次相遇是天意安排，心情很激动……”

“您讲讲清楚，您告诉我，我在哪方面能够帮助您？”

“堂安赫尔先生，现在日子很难过。”他把右手伸给安赫尔，礼貌地向后退了下；“我在想着可怜的托梅在修道院留下的神父空位子，对一位奴仆太合适了。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在心里说：‘如果那位堂安赫尔·格拉肯帮助我，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因为他和圣约翰的小修女们关系很深，和大教堂教士会的关系很深，和宫廷关系很深……’”

“我说，您住嘴吧，别再说关系深不深的，那些都是您想出来的。”

“我说什么我知道，请多多包涵。我的名字叫埃列乌特里奥·维隆内斯，愿意为您效劳。您如果屈尊记起我，稍稍使把劲儿，那个位子就是我的了。每年两千雷阿尔呀，是少了点，您知道那不是什么肥缺。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再加上我在别的地方

挣一点，也能打发日子了。有些人以为除了在教堂大门口乞讨的人外再没有穷人了。可有的人在教堂里，身穿黑呢服装，更值得心肠慈善的人给点施舍。”

“让上帝保佑他们吧。”格拉说。那天晚上，他没有心情在大街上忍受着这样的纠缠。“您是从哪儿……？我不能，不能……”

他想快些结束那个场面，便快步向特里佩利亚走去。那个人被甩在圣胡斯托小广场中央，面色惊愕，格拉先生如此非礼对待人呀。格拉走出百步的样子，良心上感到疚痛，不该对那个不幸的人漠不关心。他是个感情容易冲动、性格变化不定的人，立刻返身回到小广场，看见那个神父垂头丧气地向圣胡斯托坡路走去。格拉大声喊他：

“喂，堂埃列乌特里奥……过来一下！……原谅我……我刚才没有注意听您的话。我很高兴帮助您，很高兴帮助您，对，我一定全力去做。如果事情完全取决于我，明天就能解决。”

那个人都想吻一下他的手了。他一直跟着走到罗贡大街，路上喋喋不休地说着那事。安赫尔胡乱地吃两口饭，便跑回去为他的朋友守灵，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入葬才离开。葬礼很简朴，二十来个人参加，主要人物有教长、帕罗梅盖和堂胡安·卡萨多。另外有两三个不知姓名的绅士，身穿咖啡色呢装，是塞沃利亚和埃鲁斯特斯人，其他人有些是‘安秋拉斯’的朋友，死者教授历史的那所学校的老师，圣约翰圣器室看管人和侍童。很少几个人陪着灵柩到公墓，格拉是其中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卡萨多同他一道返回，路上谈了许多有兴味的事，隐私的事，重要的事，这里应该及时交待一下。

第 二 章

卡萨多，忏悔神父和劝导者

—

十二点不到,纯洁的堂托梅便入了葬。那是个艳阳天,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朵,像春天一样,天空展现一张笑脸,给人们欣慰;人们的每个毛孔和感官都洋溢着喜悦,全身血液和心灵奏出欢快的音符,生命之泉喷发出阵阵激情。甚至公墓里,清晨的气氛都不显得悲凉了。小鸟栖落在坟墓上,啾啾唱着 暖烘烘的阳光照射在开挖但还没入棺的墓穴里,好像要开个玩笑,把自己埋在里面。装着堂托梅干枯、冰冷遗体的棺木静静地沉到墓穴之底。那是一个小巢,他将永远躺在那里。了解死者的人想象着,他披上泥土长袍一定感到很暖和,心里喜滋滋的。没有柔情的哀伤,没有深沉的叹息。圣约翰修道院的圣器室看管人在死者僵硬的双手上放一束百合花。

格拉和卡萨多从公墓走出来,后者不可能哀伤,尽管气氛和场合要求他表现得悲痛些 葬礼过程中,他从礼节上不得不在脸上挂一副悲哀面具,现在随着一步步走近城区面具渐渐掉下来;也就是走了两百步的样子,便完全从丑陋的面孔上脱落了。作为补偿,他的面孔倒变成了一面可爱的镜子,把大自然的欢乐真

实地复制了下来。他们穿过射击场，朝着梅尔昌走去，边走边谈，谈话内容是令人难忘的，应该一句不漏地抄录下来。

卡萨多 可怜的堂托梅，上帝的灵魂哟 过不了一个月，过不了几天，说不定明天，除了他母亲和兄弟外，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记起他了。

格拉 您看……这样一个纯洁无瑕的人，到了成年还像个孩子，像天使，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人类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感伤之情。他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在人间演绎基督的纯正学说，声誉与他的人生无缘。连树叶掉在地上都比他倒下发出的响声大。

卡萨多 这有什么？从什么时候到现在，上帝挑选的人需要大张旗鼓地渲染，像对待喜剧演员或舞蹈女郎做的那样？

格拉 有人说：“穷人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那么我要问 在当今天主教中，宣称自己是高尚人物的人当中，有谁羡慕可怜的堂托梅，愿意像他那样生活和死去 说得再清楚些 有谁想把他当做楷模？

卡萨多 亲爱的朋友，您不应该发问，而是要主动地把您说的堂托梅当做楷模，让上帝为他赐福 从我这方面讲，我认为每个人都要依据自己的本性来关照他本人的利益。天使的品德并不赋予所有人，确切地说，有多种方式成为天使般的人，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这个或那个个体情况上。精神本性的王国是丰富多彩的，有哺乳动物，有禽类，有软体动物。怎么，您在笑？对，我认为骡马从来不应该飞起来，鸟类不应该像贝类那样生活。好，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可是，您看见过哪一天如此美丽？小草多么茂盛，原野开放那么多花朵？每天怀念我亲爱的故乡萨格拉，弄得我体弱神衰，让上帝原谅我吧 对索科罗的

那些夫人们来说，今年可是个坏年头，他们不再拥有我这个囚徒，我完全失去了兴致。如果拉乌利亚诺·波拉斯继续好下去——但愿上帝帮一把——，我某一天将一下子甩掉我的那些临时绵羊。

格拉 自私鬼！修女对她们的临时神父不怎么满意！

卡萨多 我对她们也不很满意 但是，就绵羊论绵羊，最让我开心的是美利奴羊。您叫我自私鬼吧 我知道，我是自私。叫我多情郎吧 那里有我的爱，我像远离家门的未婚夫那样，仰首望着月亮和星斗。过不了几天，就不会有人看见我的身影在这座城里走动。人们都说托莱多是一座基督教考古学的宝库。我把它送给古董商们吧，送给成群结队来这里的西班牙和外国艺术家吧，我要回到我的农田去，鸟语花香，比曼图亚人^①谱写的歌曲还美妙许多。我对托莱多一无所求。丑陋的神父，英俊的士官生，穆德哈尔风格的墙壁，哥特式的屋脊，我统统看够了。所以，我要说一句，您如果愿意一块儿走的话，一定会看见我们将过上多么美好的日子。

格拉 我不能去。您走，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

卡萨多（惊讶地）您已经可以丢掉学步篓了，他妈的，还需要我做什么 现在，我们像走在轨道上一样……（关心地注视着）他可是，怎么 信仰变得弯曲了 出现了疑惑、迟疑？……让上帝保佑我们。

格拉 是出现了您说的那种情况，还有别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抱教会。

^① 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 70 - 前 19），他生于意大利的曼图亚。

卡萨多 我是多么不幸呀！我们真的遇到了障碍？快马加鞭，一下子就跑起来了……快说说，出了什么事 是良心上的事儿？

格拉 是良心上的事儿。

卡萨多 行动还只是想法？

格拉 是想法，但是，堂胡安朋友，并不比行动轻。

卡萨多 那就统统说出来吧……但是，等一下。我们本性都很软弱，重大的道德问题不应该阻止我们用餐。而是恰恰相反，身体软弱无力，永不能生出重大的决定。所以，您如果不反对我们满足这个卑劣的物质欲望的话，我们就先去吃午饭。您愿意做件事吗？

格拉 由您安排吧。

卡萨多 那我们到格拉努利亚克朋友家去，关在楼下小房子里，愿意谈多长时间都行。好吗？路上，您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噢，可别忘了今天是斋戒日，我想卑劣的物质欲望和我们遵守教规并不矛盾。好吧，您也同意了。走吧……您不敢触及良心的那种重要问题？我向您提问题，像问孩子和士兵那样？

格拉不，我不需要钓钩。您看好了。最近这些日子……以及夜晚，我应该补充……同修女洛伦莎在可怜的堂托梅身边度过……

卡萨多唉，唉！我心中的堂安赫尔。

格拉不……您不要以为……

卡萨多 您吓了我一大跳，好吧，继续说下去。

格拉对，是前天夜晚，对，小神父逝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留在那里。白天，我见到了修女洛伦莎，并且我从来没有觉得她那样具有天国之美、理想之美、神秘之美……

卡萨多 太糟了，太糟了……那种神秘之美可使我产生不少戒心，因为魔鬼很容易吃掉神秘的东西，只留下可塑之美。绳子最容易从细的地方断开来

格拉 她无论讲什么，我都觉得是最美好的，最明智的，最温柔的……

卡萨多 我也不喜欢温柔的东西。对温柔一定倍加小心，因为……

格拉 总之，在那天的那部分时间里，我没有想到令我困惑、不健康的东西，只是对堂托梅有点嫉妒或者说羡慕之情，因为我觉得洛伦莎认为他比我要虔诚，爱他胜于……胡思乱想之后，心中回荡着虔诚的激动，急切地想成为像她那样纯贞、圣洁的人，恨不得一下子走进教士生活。但是，到了晚上……

卡萨多好，好，我看出来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并不都是一样的，阳光照耀的时候很美好，月光之下令人作呕。只是一些时候有良好愿望并不足够。必须仔细考虑，避免发生危险，逃脱罪恶的时刻，像逃脱狡猾的撒旦布下的陷阱那样，撒旦太精，可是太精了……

格拉 我在家里吃完晚饭回来时，天已经有些晚了，在床前守护病人的‘赫西娅’听见我上楼的脚步声便出来为我照亮，然后走掉了。堂托梅在休息。修女洛伦莎一连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这时躺在离我们后来称为餐厅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那儿有张床垫，睡得像个孩子。

卡萨多 我也讨厌这些房边的小屋子。对这种屋子要倍加小心。我恨不得把每幢房子隔壁的、旁边的小屋子统统拆掉……一句话，这一切归于一种邪念。

格拉 但是，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邪念，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把这种邪念留给我的羞涩从我身上铲除掉。对您这样的人，我不能把我内心发生的事隐瞒一丝一毫。我们像忏悔者和忏悔神父那样，也像朋友那样谈谈吧。

卡萨多（这时经过光明基督之门）好吧，亲爱的朋友。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用合适的语言自由地谈一谈，这样我们能友好地沟通，也能更为清晰地分析发生的事情。躲躲闪闪，拐弯抹角，看不清事情的真相。朋友间应该无所不谈，不管事情多么曲折、弯扭都如实讲出来，前前后后都说得明明白白。

格拉 当然啰。我的朋友，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人呆在那里，看见一边是沉睡的病人，另一边是女护士，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就是常常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那种“动”。唯灵论呀，虔诚信仰呀，我引以为骄傲的宗教科学呀，一下子逃离了我。您看看，坛子里盛满了水，口朝下一下子就倒了出来！我就是这样变得空空的，一无所有。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原来的人，以前的那个人，满脑子粗鄙的潜意识，一头还算聪明的兽类，对天国的东西视而不见。我蹑着脚走进修女洛伦莎休息的房间，借着从客厅射来的微弱光线，看见她……看得不太清，模模糊糊的。您知道，修女们都是和衣而睡，只是摘掉包头，松松坎肩。毯子盖着她膝盖以下部位。您不要问我房间是否有足够光线看清她；我只知道看见了她，认为那是我在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比永恒的幸福还大，比……（他声音是那样低，几乎听不见）。

卡萨多 这样呀，这样呀。（严肃地）那个无赖设置的背信弃义的陷阱……可是，您把事情讲完。是不是只一闪念？

格拉 那是可怕的一闪念。我的血燃烧起来，同时又有股寒流从脊背流过。我的想法……可是，我已经没了想法，只有压

倒一切的欲念,给人以到了极乐世界的感觉……我这样称呼,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当时状态同世界上头几个居民的状态联系了起来,那是原罪的遥远时代。您对此怎么说?是不是我觉得她很美?我无法用一句话回答出来。美有许许多多种!我当时所欣赏的美是源于我自身想象,又在火焰中终于它的那种东西。如果那一刻把我渴求的东西送到我手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哪怕牺牲永恒的幸福。就是忍受无穷无尽的折磨也在所不惜,只要……

卡萨多 可是,您太危险了 堂安赫尔,应该自控。从您刚才讲述的,我推断您不使用暴力是不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您那样做了吗?

格拉 没有……感谢上帝,您不要把我想得那样坏。只有一瞬间,在脑海里试过自己的体力。但万幸的是,很快过去了。令人作呕的,可恨的,卑鄙的闪念是那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精神世界,我觉得那是我的羞辱,从而依靠这种感情与邪念作斗争,战胜它,结果胜利了。

卡萨多好,太好了。事情虽然很严重,但还只限于闪念的范畴之内,还不是不可救药的。您有救,对,先生,还有救……现在,我要向您指出一点,不是神父对忏悔者,而是尘世凡人对在这些困难问题上感到羞辱的人,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之间谈话,最为直率,最为亲切。(第一百次停下脚步,光明基督的坡路上没有行人)我是说,我不明白,修女院的女人,特别是这些街巷女人怎能使肉欲可怕地燃烧起来。一般地说,她们没有任何魅力,对自己不着力打扮,衣服没有任何险恶的修饰,穿一双丑陋的大鞋……对,是这样,我不明白。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产生那种邪念,事情可怕到了极点……当然啰,有些胡思乱想是令人

费解的。但是,我不认为……不认为……好,我这样讲完全出自理论上的考虑……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专攻处世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格拉 堂胡安朋友,一个人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另一个人的大脑和神经的波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人的“冲动学”(让我们使用这个词吧)还没有创立。大多数情况下,公开宣布献身于慈善事业——这当然能够提高那些教团的威望——的圣洁女人们不大引发,或者说根本不能引发邪念,我同意您的这种说法。不过,也存在特殊情况,每个人的处境和原由又很不相同。有的女人百分之百的正派,是忠诚的化身,品德的楷模,毫无意识地引发良心冲突——像我陷入的那种情况——,您怎样解释 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也许由于那种该死的规律,践踏最纯洁的东西,并且推进污泥之中。邪恶精神企图控制我,以满足它的永恒占有欲,登上天国地域并且恣意亵渎,把天使变成野兽。我说句心里话,我假如不相信魔鬼的话,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一定把那看做世界上最实际的东西了。我感到魔鬼的存在,它就在我的体内,它的嘴巴就是我的嘴巴,它的神经就是我的神经,它的血液就是我的血液……我最后得到拯救,我厌恶使用暴力,厌恶做出背信弃义的事。名誉的感情意识比纯贞道德更有力量。与其说对上帝的恐惧,毋宁说自我蔑视控制了我。

二

卡萨多(加快脚步,想快些走到烹制午餐饭菜的地方)可是,您脑海里没有想过求助于惟一能使您有效抵御魔鬼的办法?把意志转向上帝,向圣母祈祷,在灵魂没有玷污时这是很有效的办法。

格拉 我根本没想到这个，当时也没有想起宇宙间还存在着这样的上帝，这样的圣母。当我想到天神的时候，我已经用名誉和人格这条锁链把野兽牢牢地捆住了，名誉和人格是我随手找到的头两种工具。一个外部事件也帮助了我。堂托梅发出呼叫声。我立刻跑到他身边。看见那个善良的垂死病人，一下子把我的焦虑赶得无影无踪。我看见魔鬼跑了出去，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我说我看见了魔鬼，是因为那个想法是我的救星，恰如以前的危险想法，向我发动攻击的想法一样，那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变得那样力大无比，我的感官几乎，几乎使魔鬼变成一个可以触摸到的有形东西。我要告诉您，我具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功能，即把想法变成有形的东西。当脑海里翻滚着某个固定的、顽固的想法时，我常常看见想着的那个东西。现在，做神父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扎下根，把其他想法排除在外的时候，您知道我发生什么了吗？夜里，我看见大教堂里和大街上，有个神父不是迎面向我走来，就是在我前面行走，这个神父有身影，可以触摸到，那就是我自己，我的面孔，我同他谈话，或者说我自己谈话，就像现在和您谈话一样。

卡萨多 这可就奇了。朋友，我们走快点，肚子咕咕叫个不停，还谈那些事，这可不大有益于健康呀。

格拉 我讲讲另外一个例子好吗？那天天亮时，修女洛伦莎在我讲述的邪念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从头到脚闪耀着令人眩晕的光彩，用眼睛威严地看了我一眼，我全身都颤抖起来，她还用手抓着胸部，撕下一块肉……我觉得现在还看见呢……一块肉，很大，白皙透明，流着鲜血，一下子扔到我脸上，怜悯多于愤怒地对我说下面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拿走吧……喂可怜的野兽吧。”

卡萨多 可是,那是真的吗?……

格拉 对于那件事事实上我有些半信半疑,而这种心态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有时我觉得情况确实像我刚刚讲的那样,甚至敢于发誓真真切切地听见她的话,看见她一双控诉的眼睛;有时又产生怀疑,甚至否认。我向您肯定的是,如果确实是真的,我可高兴死了。最折磨着我的渴求感受到超自然的东西,我的感官可以感受到的与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物质法则完全相反的那种东西。大自然屡见不鲜的现象太单调无奇了,太让人失望了。超自然的,美妙的,神奇的,这是我们需要,宁愿舍弃我所有的东西而找到它们。

卡萨多 堂安赫尔先生(叹了一口气),我担心您找不到那种珍宝,尽管您按重量付出同样的黄金。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受害者的情况,没有变成现实的灾难或者说精神堕落——对,是堕落,而且堕落成为人们唾弃的垃圾一样的人——以后本人的情况。那个男人连大脑都污染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应该看看能不能清洗干净;因为如果无法……

格拉 唉!我对您发誓,我头脑里有做那种事的想法,但并不因此而特别蔑视自己,我打不起精神来,是怕上帝不会原谅我。

卡萨多 不会那样的。我们不能低估天神的慈善。如果不再重犯……

格拉 不存在如果的问题。不过……

卡萨多 快点,我们就要到了。(穿过索科多维尔大街)到那以后,我再给您讲几件事。

他们来到格拉努利亚克餐馆。卡萨多推开玻璃门,两个人走进去,迎面就是炉膛口,炉膛周围装饰着瓷砖。在玻璃门和炉

子中间的那块小地方,还摆放着柜台,柜台后面有个人,戴着帽子,身穿长衫,嘴上叼着烟斗,手里拿把铲子,一会儿把肉饼或羊肉汤、鲷鱼送进去,一会儿又撤出来……

卡萨多 早上好。马上给我们准备午饭。

格拉努利亚克 堂胡安,斋饭吧?

卡萨多 当然啰。这还用说。

格拉努利亚克 您看,斋戒期都快结束了。东西不多了。

卡萨多 太好了。这证明教民们很虔诚。我们到里面去。

他们走到院子里,顾客不多,有的用叉子吃肉,有的偷偷干杯。他们钻进底层的小客厅,那儿不会进去其他人。那是专门为店主朋友保留的地方。堂胡安找了张桌子,从远处向两个人打招呼,一位是神父,另一位是夫人,他们坐在旁边的房间里,他拍了下手,侍者很快赶来,肩上搭着餐巾。

卡萨多 快点,准备一份火腿鸡蛋。唉,我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是说,要龙须菜鸡蛋……不对,现在不是龙须菜季节。好吧,什么都不加了,光要鸡蛋饼。不过,越快越好,我们都快饿死了。我们可是从公墓赶到这儿的,心情痛苦,早晨又刮着凉风,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快成了炼狱^①的灵魂了……喂,快上一瓶巴尔德佩尼亚斯葡萄酒。要好的,这你知道。再给我们准备一盘鱼,随便什么鱼都行。

吃下鸡蛋饼,几口葡萄酒入肚以后,堂胡安才把心放在良心这种问题的敏感事情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用厚毯子隔开的旁边房间隐隐约约地传来亲切交谈声。他们之间的谈

^①炼狱:一译“涤罪所”。天主教、东正教教义指犯有一定的罪,但非必须下地獄,死后暂时受苦以炼净罪过之地。

话是这样重新开始的：

卡萨多 好吧，堂安赫尔先生，现在请您把那件事讲清楚，我们应该知道一下，您是哪种心理状态，是不是厌恶宗教生活，或者说对宗教生活失去了兴趣，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格拉 不是，我从跌倒的可怕的深邃莫测的地方站了起来，更加追求修炼生活。我认为，我一旦走进这种生活，就不会有那种可鄙的念头。

卡萨多 您敢保证吗？

格拉 不敢保证，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但我估计能做到，希望能做到。

卡萨多 我认为，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很好，那个教团的圣礼应该推迟到百分之百地保证，像您说的那样，不出现那种念头以后。亲爱的朋友，这可不是儿戏呀。别的人也许对这种事很宽容，只要求您有个改正的想法就够了，只要不玷污教义，不损害原则的纯洁性，他们说不定放过您。而我认为教义和道德规则同样重要，我是不能放过您的，在看到您彻底治愈、铲除污点之前是不能放过您。问题的关键是做祈祷、自我责备、自我折磨、乐施好善、时刻警惕野兽，这样才能不让邪念抬头。

格拉 我已经开始使用其中一部分想法了。

卡萨多 有什么效果吗？

格拉 效果不很明显。从昨天开始我思想活动就非常激烈。您想象不出可怜的小神父之死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我觉得看见了自己的死亡。守护他的遗体，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很想净化自己的灵魂。对于灵魂净化，我并不是不高兴的。但是，我看见上帝紧锁眉头，圣母把脸转向另一边，我怀疑会得到他们的谅解。

卡萨多 您不需那样想,上帝永在,不要产生怀疑(他把烤鲷鱼分开来,吃自己的那一份)基督教杰出人士、主教和圣徒也都经过那座邪念的可怕熔炉。可是,怎么,您以为在教的那些人都是堂托梅那样圣洁的人 不是,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有不少弱点。但是,他们克服了这些弱点,像大卫一样用动人心弦的声音为这些弱点痛哭 而且他们现在都在九重天之上(继续喝酒)我的朋友,不要胆怯。谁没有被邪念迷住过?只有我们的上帝耶稣才能对那个坏家伙^①说:“退回去。主不是你的上帝。”可是,其他人,也就是我们,尘世的可鄙蛆虫呢?……我们每天要跌倒七次,如果可以的话,每次都爬起来……不过,怎么,您不吃饭?

格拉 吃着呢。

卡萨多 亲爱的,我们又不是隐士!您不喝酒?

格拉 我在喝呀,不过,不多。

卡萨多 我不反对节制。但是,您应该知道,必须吃得好些,特别是脑子连续操劳过度。您如果不得不关在修道院的忏悔室里,整个下午倾听修女们的大大小小的罪孽,或者说小得不能再小的疑惑,您一定对我说是不是能光工作而不吃饭……所以,我们一直说,只要我们真正回心转意,就一定会得到谅解的。

格拉 至于我是不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要指出,我的精神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即从属于教士阶层,现在很难放弃它。我只身一人,没有家室,没有虚情假义,兴趣完全改变了,在

^①这里指耶稣的使徒之一彼得一次,他企图指责耶稣,后者对他说了这句话。

这种情况下能去什么地方 我爱上天主教礼仪 宗教礼仪,特别是弥撒,充满爱,虔诚和诗意,令我迷恋,令我神往。我常常问自己,这是纯艺术爱好,美的梦呓,对形式的酷爱 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我都热爱宗教信仰的象征意义,想成为宗教艺术家。这是一种爱好,您不能视而不见,因为通过礼仪我能够爱上教义。

卡萨多 那样做是本末倒置,不过,关系不大。继续说下去……噢(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我有个伟大的想法。我们在您和索科罗那个小修女之间分开一段适当的距离,正是她使我们产生困惑的,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打赢官司。我叫人把她打发到别的省份去。

格拉(激动地)那可不行。我做出改变自己的决定,都是因为她给了我灵感。确实在短暂时刻出现过危险,恰如我讲过的那样,我神魂颠倒是她造成的,但那是无意识的,从整体情况来看,她的出现,她的目光,她的声音缩短了我的思想和神之间的距离。她随便提出什么要求,都使我用真正的感情去爱慈善和美德。你们如果不愿意我变成最庸俗的人,那就别打发她走,别打发她走。

卡萨多 好吧……我们让步吧。堂安赫尔朋友(十分欢快地),如果有良好的愿望和实实在在的精神,什么都能解决……(对待者)喂,说你呢,怎么不上餐后点心?……我一直在说,我们说得很好,很好。不过,我决不提出那样的建议,即我们不急着改变身份。我不想把严重的灾祸引到自己身上。因为另外一个人,坏人,不知羞耻的人,人们给他起了个好名字,叫他‘黑暗中的天使’,很可能同所谓的宗教信仰美学、宗教音乐、那个富有灵感的修女把事情闹大 要知道,他有那样一双眼睛,精神上为

所欲为,干蠢事,说蠢话。要把这个家伙送到塞古拉^①去,关起来。我们应该继续学习,继续培养自己。唱赞美诗这种课程很好,但是,不要忘记讲授教条的神学和道德神学。神学史和神学法律是镇定神经、缓解激动的良好药物。除此之外,我特别提出一点,即要安静,这样可以保持头脑清醒。生活要有规律,不必禁欲,不要独自散步,不然,您会胡思乱想,面前会出现幻觉。还有,不要轻易表露出欢愉,不要陷入唯心的空想,不要一个劲儿坚持寻找超自然的东西,因为自然法则并不是儿戏,天上的那位绅士道出自然法则来并不是让地上的随便一个人篡改的……您如果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喝杯咖啡吧……请原谅,回到那件严重的事情上。但是,我每天都要掌握那个人的状态,看看是否有什么可疑的东西露出头来……我们将称为所谓咖啡的那种饮料很一般呀。您看看,我都不能让这些人的脑子里记住,像上帝吩咐的那样煮制咖啡是一种礼节……我们抽支烟吧……您清楚了吧?每天都要汇报精神状态……如果和那个小修女交谈什么,我要知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格拉 堂胡安,请相信我。我每次同她谈话之后,都想做出点什么,让天上的圣神感到惊讶。

卡萨多 这并不坏……香烟质量太糟了。一定是地狱卷烟厂出的,只有比我还丑,比他妈妈,即天堂毒蛇还坏的狗崽子才抽这种烟……我们结束谈话之前,我还想知道您什么时候着手创建那个教团,全托莱多像对待世界第九奇迹那样等着呢。这个教团是不是索科罗的延伸物,更为广大,人员更多。是不是一种创新,需要教皇授权。或者只是托莱多城的,在伊比利亚半岛

^① 西班牙的一条山脉。

有分支，总部设在这里？它把慈善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医院？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圣名？

格拉 我现在就把您从一连串问号中解脱出来。

三

有个人打断他们的谈话。安赫尔刚刚开始解释，便在他的讲话和他朋友的猎奇感之间插进来一个奇怪的身躯，从而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那个人是堂埃列乌特里奥·加西亚·维隆内斯，很讨厌，总想得到圣约翰·德·皮尼滕西亚的神父空位子。当他把身影映在那两个人谈话的桌子上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沮丧起来。

维隆内斯 我早知道你们在这儿……亲爱的先生……是侍者告诉我的，我进来想和二位打个招呼。他妈的！好像天神有意安排的。我走过来……侍者对我说……太巧合了！二位如果愿意，都能帮助我得到那个空位子……

他双手扶在桌子上，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子，褪色的瓦棱帽都碰到那两个食客的脑袋了。

卡萨多喂，堂埃列乌特里奥，您来得真是时候呀，就像举行弥撒时狗跑进教堂一样。我们正在谈秘密事呢……

维隆内斯 谈秘密事。那么……（坐下）我马上走。不过，你们得答应我……

卡萨多 您如果滚开的话，我们答应感谢您。

维隆内斯 兄弟，不要这么凶。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教士吧。（拿过去一块糖）。

格拉 这位先生是想让我请他喝杯咖啡。

维隆内斯 您如果这样坚持的话。

卡萨多 得啦！如果请维隆内斯，我们这一天都甩不掉。咖啡！他是想喝杯白酒。

维隆内斯 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一滴都不沾。

卡萨多好，抽一支烟吧，然后悄悄走开算了。

格拉借着阳光看见那位教士和夜间在圣胡斯托小广场的样子、表情不大一样。堂埃列乌特里奥衣着邋遢，脸和手脏兮兮的，说明他很贫困。他的面孔圆圆的，脸色青黄，仿佛抹了一层油；胡子足有六天没有刮了；那双眼睛好像刚刚从长眠中醒过来，双唇突出，染着草色，颧衬油光闪亮，长袍上到处是口水、皮屑和烟灰的痕迹，双手沾满污垢，戴着闪色的斗篷，一定宣布对水感到恐怖，宣布禁用肥皂，宣布蔑视卫生。

卡萨多 维隆内斯朋友，您讲话时不要离我那样近，一股酒臭味。

维隆内斯 没那么回事，我，我喝酒，我只有祝圣时才尝一点。胡安尼托，这种玩笑可不怀好意呀。格拉先生说不定以为我有那种嗜好。

卡萨多 他相信事实。好吧，咖啡在那儿，还有朗姆酒。

维隆内斯 既然是格拉先生送的，我一定喝了。上帝哟！这年头，可怜的神父怎能生活呀，您看看，堂安赫尔，能不能帮助我把那个空位子要下来，千万别给旁人，别人看不上眼……对，那样做太卑鄙了。

卡萨多 给您什么呀，让您吃饱了，然后赶到教区最偏远的地方去，和猪猡在一起，对您是最合适的。堂安赫尔给您找那么个位子，我帮助他，好让您离我们远远的，不然，臭气会熏倒我们。

维隆内斯 我不喜欢乡村，那里又穷又脏。我在这儿感觉好些。如果把那个神父位子给我，有了这个工作，再加上随便讲

讲经呀,我就可以喝口汤了……今天早晨曼塞沃还对我说呢,有污点女人堂娜佩帕的儿子,也想得到那个神父位子,而他两个月前刚刚晋升过圣职,但是连做弥撒时的饰带都不知道戴在什么地方。这太不公平了。堂安赫尔,您为我使把劲儿吧!您看看,我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

格拉 可是,亲爱的,您从哪儿知道我能为您弄到那个位子?我什么人都不是……

维隆内斯 什么人都不是,他妈的!那是人们不知道把您安排在什么地方。您在大街上走动,人们都注视着您,纷纷这样说:“那个就是将要唱弥撒的大富翁。”我随便哪一天去唱弥撒,如果有您拥有的十分之一也好呀!这是什么职业,什么世道呀!为圣约瑟的守护布道一次,您知道给多少吗?人们说那个教堂有油水,那是怎样的油水呀。六个杜罗,外加两个小硬币。还不如找头驴,挨家挨户送水送炭呢。唉,我真后悔,我当时是那样讨厌兽医专业,都是倒霉的拉丁语断送了我的前途。我像随便一个人那样,染上了烟酒的坏毛病。我那时喜欢西塞罗。他那种人也真够讨厌的!有人咬着耳朵对我说,可能给我一份俸禄,我像鲨鱼贪得无厌,一下子上了钩,心口这儿疼着呢。我被钓上去了,您看看,我现在脱离了……

卡萨多 您别讲那个故事了,又是脱离了水……

维隆内斯 我的命根子是干活,挣几片面包吃。

格拉(突然地)维隆内斯先生,您如果不抱怨的话,我想劝您一句,不要再想那个神父空位子了。我给您找个更好、更适合您的事干干吧。

维隆内斯 堂安赫尔,您别那么说,我高兴死了。什么事呀?

格拉 乡下神父职位。

卡萨多对，是这样！埃斯加隆纳区，佩拉乌斯坦村的代理神父死了。

维隆内斯 如果任命我的话，我去佩拉乌斯坦。

格拉 我今天就去见红衣主教的秘书。

卡萨多 就这么办吧，堂埃利乌特里奥。但是有个条件，您得让我们安静，您到外边去呼吸新鲜空气。

维隆内斯（央求地）堂安赫尔，看在耶稣的面上，您今天就动手去办。我陪您一块儿去。秘书现在在办公室。

格拉好，现在就去。（起身）

卡萨多 我不是说过了吗？您这下子可有活干了。

维隆内斯 这是为死人流眼泪。

卡萨多 格拉伙计，您可捞到个好差事。

维隆内斯 您这个萨格拉人，真讨厌，别多嘴，这是做善事，您应该懂得这一点。耶稣说过：“明天要做的事，最好今天就做。”

卡萨多 耶稣没说过这样的话。

维隆内斯 是富兰克林^①说的，都一样。

卡萨多 不一样，异教徒。

维隆内斯 我说呀：“如果给我面包，那就快一点。”做事迅速和慈善是孪生姐妹。少说话，多干事。

卡萨多 可怜的堂安赫尔！这是一个考验的日子。晚上又要给我讲您的事了。

格拉 难道不该为别人做点什么吗？

维隆内斯 快走吧！万岁，说干就干的人！卡萨多，自讨没

^①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

趣！

卡萨多 但愿你们开心。（格拉和维隆内斯下）

堂胡安和炉膛口的那个人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他穿过通向索科多维尔大街的小巷时，迎面碰上他的朋友卡西亚诺，此人对他说道：

卡西亚诺 我正去找你。我知道你在格拉努利亚克餐馆楼下用午餐。是巴尔托洛告诉我的。我一进门就看见你了。但是，维隆内斯教士和堂安赫尔，就是现在学习当神父的那个共济会会员和你在一起，便不想走过去了。

卡萨多 你是今天到的？

卡西亚诺 今天早晨，回去之前想和你聊一会儿。

卡萨多 事情怎么样？（兴趣浓厚地）我的东西长得不错吧？你知道吗，我交给帕洛莫的那两头骡子，他是不是买了下来？山下的那块地庄稼长得怎么样？我估计那边雨水不多。现在种鹰嘴豆晚了吧？我们养的小鸡怎么样？看见我那三头猪了吗？一个月之内剪羊毛，你看可以吧？

巴尔加斯人对这一大串问题简要地做了回答，他急着谈另外一件事，但是，他刚想开始讲话，那位朋友就堵住他的嘴巴，大谈特谈对农村生活的迷恋。

卡萨多 唉！亲爱的卡西亚诺！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到这儿来一直和修女打交道。我真不走运，被牵连了进去，替代波拉斯朋友，而他已经好了，让上帝保佑他。我是说，我今天下午就得去那儿，把自己埋在忏悔室里，而且要改名更姓为约拿^①，

^①约拿（公元前八世纪）：《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十二个小预言家之一。传说他在鲸鱼肚子里呆了三天之后，重新获得生命。

因为我觉得像呆在鲸鱼肚子里一样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呆在那里，听那些修女的可怕罪孽我都能背诵下来了。上午，唱弥撒、领圣餐、圣体展示仪式。下午，留做备用。我得到解放那一天，非选个好的专业不可。最早要到圣体节才能再次见到我。好，你说说，尉官之妻活干得怎么样，它是我在维利亚龙加买的，和‘秀气女郎’配合得好吗？

卡西亚诺 像孪生姐妹一样，完全是一对亲姐妹。（巴尔加斯人说着，转入正题）你回家吗 我和你一块儿走，有点急事要和你谈谈。

卡萨多 那就快点讲出来吧，尽管我被你的急事压得抬不起头来。

卡西亚诺 没什么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胡安，事情是这样的，我心神不定，而且又要做出决定，不能犹豫。我需要听听朋友的劝告，你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关于良心上的事。

卡萨多 看来今天是宽恕日，我可真走运，连大街上的石头都有良心问题。卡西亚诺，因为是你，我就不拒绝了。走，到家里去。

十分钟之后，两个人已经在堂胡安家的小会客室里落座了。玻璃门关着，旁边的客厅黑糊糊的。

卡西亚诺 胡安朋友，现在到了和你好好谈谈的时候了，那个女人简直把我弄得神魂颠倒。

卡萨多 我早就知道，卡西亚诺，我亲眼看到了，我为你向上帝做过祈祷。杜尔赛很漂亮，典雅，有感情，非常有礼貌，有气质。我说呀，她具有各种各样的魅力，足以使你这样的粗汉子神魂颠倒，你有生以来看见过胖女人，我是说，瘦女人 从肉体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承认你表妹已经过了风华正茂的年龄……不过，

我们应该明白，那只是外表而已。你想结婚啦？

卡西亚诺 唉，我的朋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喜欢那个姑娘！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呀？我比太阳还一清二楚。我爱她就像旱季希望得到雨、雨天见到太阳一样。对，是这样，我爱她就像饥肠辘辘时见到面包一样……可是……

卡萨多 可是……这就是问题姑娘本人令你满意，不过，有一大堆可是。

卡西亚诺 是这样，有那么多可是，一个人不敢下决心。

卡萨多 有的可是很沉重，足有三磅重。

卡西亚诺 如果只她一个人多好呀！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卡萨多 也没有兄弟姐妹！

卡西亚诺 我要告诉你，她父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她母亲，也就是我姨妈卡塔利娜，心并不坏。

卡萨多 心是不坏！……可是，可得注意表面呀！……

卡西亚诺 没有什么，只是疯起来，天底下的疯子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她。

卡萨多 不过，她发疯时和天使……立柱上画着的天使一样。她不伤害任何人，只要不是共和派的人，总是讲国王如何如何，是她的祖父。

卡西亚诺 不过，说到姑娘的兄弟……让人受不了，是一对无赖！如果是一时，也就罢了，你如果让他们套近乎，简直把你眼睛挖出来。

卡萨多 对我也……

卡西亚诺 对我动起刀子来，苍天的支柱都吱吱作响。

卡萨多 你就那么呆，让他们动刀子！

卡西亚诺 他妈的，现在不那样了！我今天给他们点厉害看，不让他们那样放肆。

卡萨多对，应该这样，要么让他们像老鼠似的，要么手中拿着刀子。如果杜尔赛做你的妻子，你向她提个条件，就是宣布自己是孤儿，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你划一条界限，巴别家的任何人都不得越过。

卡西亚诺 可是，你说的什么呀？我结婚？这就是你的劝告！

卡萨多 我对你什么也不劝告。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再没有别的可是……

卡西亚诺 还有不少可是呢，胡安，更糟糕的可是还没讲呢。

卡萨多 让上帝保佑我们。亲爱的卡西亚诺，听你讲一个个的可是，我头发都竖起来了。你如果对我讲什么可怕的事，请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让我思想有个准备，因为太激动了，我可受不了。

卡西亚诺 胡安，没有必要一点一点地说，让你思想有准备，什么都不必对你说，因为你知道得一清二楚。

四

卡萨多一看见他的朋友，便知道他遇到了问题，想向他请教，而他佯装无意识地和他开玩笑。

卡西亚诺 我们没有必要瞒着了（萨格拉的美男子说）我知道的东西，也应该让你知道，你比谁都先知道，因为杜尔赛神经错乱，丧失理智的时候，和你最亲近，她那时闹得满城风雨。

卡萨多 可是，你想知道什么呀？让我给你说说她忏悔的

秘密？

卡西亚诺 不是那个,他妈的 她不必向你做忏悔,你早就知道她的长处和短处。马德里环境一定很坏,多么正派的姑娘也会堕落,尽管她们不愿意这样。事情是这样的,自从传出我喜欢那姑娘以后,告状的、说闲话的就没有断过,把她的事全抖搂了出来。她这样她那样,她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事情已经晚了。那都是嫉妒。我把编造的谎言一个个剔出去,但不管怎样,总剩下点东西。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杜尔赛,我们说得清楚些,和你的那位朋友,人们说他是共济会会员,激进的联邦共和分子,而现在信教了,想当赤脚神父,对,和这个人在教堂结了婚。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到底和他结婚没有？

卡萨多 朋友,严格地说,没有结婚。

卡西亚诺 你别那样唯物主义,朋友。人们那么说,只此而已。问题是,人们都这样对我说,你感到惊奇的是,我信以为真。我的心对我说那是真的,因为这类事情总让人往那上面猜想。前几天,杜尔赛一本正经的样子,看见我对她爱得很深,便这样对我说:“卡西亚诺,我不能欺骗你,也不应该让你把我想象成为另外一个人。”可怜的姑娘想把事情说清楚,讲讲她的不同看法;但是,羞怯感使她不能张口。我要说的是,只要有羞怯感,就不会存在邪恶……你来看看:今天早晨我把姨妈卡塔利娜拉到一边,只有她和我两个人,我对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姨妈?”

卡萨多 可怜的夫人放声哭了,把什么都讲了出来。我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卡西亚诺 你真会猜。她扑通一下子跪在我面前,像在舞台上道白一样,对我说:“卡西亚诺,好孩子,原谅我。我不能忍受下去了,要打破沉默。向你隐瞒实情,我良心感到压抑。实际

上,我女儿不是比巴掌还小的东西,随随便便就能藏匿起来,那个无赖骗了她,本来答应同她结婚,有人说他有意利用我们的贫寒家境,而她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不计较这方面的事,我女儿可是个天使呀,她真心实意地爱你。她这辈子就交给你了。’这都是她讲的话 她一边哭一边讲,足有半个小时。后来,杜尔赛走进来,是从马格达莱娜回来。她是个聪明姑娘,一眼就看出我们在讲什么,于是也放声哭起来。我呢,说老实话,喉咙里好像打了个结儿。

卡萨多 这场面还不错嘛。好呀,母女俩用眼睛把你征服了。

卡西亚诺 没有,他妈的 我希望你给我出出主意,指点指点,然后再做决定。你直率地告诉我,我表妹和那个将成为神父的男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什么事?

卡萨多 噢!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我向你保证。他们之间的事好久以前就结束了,依我看,不可弥合了。

卡西亚诺 唉,我松一口气,沉重的包袱卸下来了!

卡萨多 可是,对你这就足够了?对她现在的情况表示满意,而忘掉……?

卡西亚诺 别再对我说忘掉不忘掉的那种事。知道她今天没有瑕疵,这就是一大安慰了。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了。除了好搬弄是非的人有意挑唆和搜刮之外,谁也不能让它死灰复燃。我对你真心实意地讲一件事 你的朋友如果真的当上神父,在爱情上就等于死亡了。这样我就可以认为杜尔赛成了寡妇。

卡萨多 朋友,你知道能不能把假设变为现实?

卡西亚诺 他妈的,不能!……不过,我们别把事情想得那样复杂。(急切地)反正没有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现在你这样设

想一下,我没有和我的亡妻结婚,她呢,也没有死于热病,而是当了修女。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鳏夫身份不是和现在一样呢?

卡萨多 卡西亚诺(和他拥抱),你是个小学学生,又是个少有的诡辩家。你几乎,几乎说服了我。你讲这些就是为了让给我出主意。好吧,我现在讲给你听听。你不要结婚。

卡西亚诺 可是,你来听听。(沮丧地)你也许认为杜尔赛不很干净,还会故态复萌?

卡萨多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用良心对你说,我认为她和过去彻底决裂了,现在是个端庄的女人,如果让她沿着正路走下去,一定会成为最正派的女人。

卡西亚诺 那么,听我说,有贞操还是没有贞操。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认为应该惩处贞操?你不这样认为吗?那么,杜尔赛如果决心做一个清白的女人,但受到别人的鄙夷,你认为那是公正的吗?

卡萨多 卡西亚诺,再拥抱我一下。你不愧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律师。打官司,重金才能请到你。你真会判决呀!那么,我也宣判宣判你吧。结婚,对,结婚吧。

卡西亚诺不;这不过是一种假说。我没说我要结婚,再说那种事也不可能一下子下决心。

卡萨多 我们把话讲清楚,卡西亚诺,在这种事情上,第一个劝导者就是你的心。让你的良心好好听着,你的心怎么说,就让你的良心怎么去做。

卡西亚诺 我的心和我的十分理智的感官对我讲一件事,要审慎,也就是别人怎样讲,则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件事。

卡萨多好;你就这样想象吧,别人什么也不会讲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就那样想吧,会出现那种奇迹的,

那是奇迹。除了你自己的判断，你良心的判断之外，不存在任何判断。

卡西亚诺 我和我的良心是互相沟通的。我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

卡萨多 这个问题应该让你的良心和你的心去解释。对于这种微妙的事，不应该听别人的劝导，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把那种爱从你脑袋里铲除出去，而你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身体很快消瘦下去，仰望着重星，最后为爱死去，像人们说的其他人那样死去，但没有看见过这种情况。你这样想想看，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负那份责任。你喜欢杜尔赛吗？

卡西亚诺 我喜欢，当然！（困惑地）我想再没有别的爱，别的幻想了……

卡萨多 她很漂亮，这是没有疑问的。（操着了解一切的声调）她把眼睛转向上帝以后，更招人喜欢了，是的，更招人喜欢了。女人信教，虔诚地信教是件好事。只要信教，在贞操的道路上就走了一大半。但是……把什么都应该讲出来，卡西亚诺，什么都应该想到，因为你只看见你未婚妻的完美的一面。我把她的不足之处对你说一说。你不觉得她有些瘦吗？

卡西亚诺瘦！

卡萨多 我是说身体，你不要误会了……

卡西亚诺 朋友，对于这一点，我想对你讲件事，我不想让它烂在肚子里。我把内心世界的活动都讲出来，不向你隐瞒一点东西。你大概知道，她身上最令我迷恋的东西之一，是纤瘦。

卡萨多噢！瘦弱，应该承认，并不影响气质，而是恰恰相反。再匀称的身材，你是不会再找到了。这样，你可以说和一根麻秆结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知道，你在如此干瘦的女人身上

找到怎样的鬼兴趣。

卡西亚诺 胡安,你大概还记得我的亡妻利布拉塔。(用手挠头)这个可怜的女人,部分因为先天的原因,部分因为她得那种我都叫不上名字的病,一下子变得那么胖,可是,变得那么胖,像烟斗那样。每条腿都这样粗,两条腿中间根本动弹不得。每次出门上街,大腿的前半部都要放在马车的前座上。真是胖得出奇,怎么!……总之,当我成为鳏夫以后,谢天谢地,我说,不是谢天谢地,我感到很遗憾。上帝把她带走以后,我说:“我再不找胖女人了,就是每磅肥肉给我一百万,也不要。”

卡萨多格格笑起来,房子都震颤了。

卡西亚诺 所以,朋友,请别再给我提那种体重上百磅、浑身是肉的女人了,让人喘不过气来。女人,就应该身材苗条、匀称。我要说,如果在卡瓦尼亚斯看见那样动人的身段,那种贵妇风度,那种穿戴,那种服饰……

卡萨多 好了,朋友,口水都流出来了,好好擦一擦。好像吃了蜜似的,别用你妻子的瘦弱之美馋我们了。

卡西亚诺 我妻子!(不安、迟疑地)你这话讲得太早了。不,葡萄还没有熟透。

卡萨多 可是,你早就熟透了呀。

卡西亚诺 没有,他妈的!还得好好咀嚼咀嚼。你知道我会怎样一下子决定吗(冲动地)你如果听我……

卡萨多我?我说,朋友,别那样呆。

卡西亚诺 你对人世间的和非人世间的东西知道得那样多。你对女人的情况很了解……

卡萨多我?

卡西亚诺 朋友,你是从忏悔室的圣洁铁栅栏了解的。你

不要以为我指别的事。

卡萨多 是这样 可是,那没有什么价值,那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没有到世俗世界东游西逛,即使上大学时也没有。我有幸被上帝造就成为一个丑陋的男人,所有女人都对我斜眼相看,我被抛到黑暗的角落里。不过,谁知道呀……说不定跑出来个女人……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既然有人爱上瘦猴一样的女人(风趣地,嘲讽地),说不定有人爱上丑陋男人的。可是,在天上掉下这个馅饼之前,我在女人问题上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如同耍花招、玩阴谋,我一窍不通一样……

卡西亚诺 你还嫌不够呀?

卡萨多 但是,我这方面的知识不足以对你做什么启迪,更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劝你结婚。你不要着急,再好好想几天,在做决定之前,把头脑冷静一下。过几天,咱们到卡瓦尼亚斯去,在那儿考虑它一个月……

卡西亚诺 一个月见不到她!那你可不能让我做到这一点。

卡萨多 那么,给我滚开(起身)你明天就上吊去吧!

卡西亚诺 真的吗?

卡萨多 那就做你想做的事吧,别来找我劝导。好了,好了,别问我什么了。卡西亚诺,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我还有事呢。

他冷冷地把卡西亚诺赶出去。小会客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踱了一会儿步,便陷入了深思之中:“都来找我劝导 这个带来良心上严重矛盾,那个是社会传统的棘手问题。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胡安尼托,一点关系都没有,回到你的栗树林去,过自己的日子,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处理去吧,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安赫尔朋友想走进教士生活,但是头

脑中仍然有危险的激情在活动……去当神父吧，和我无关。但愿托上帝的福，能唱弥撒。另外一个，就是巴尔加斯的这块杏木，心里有一大堆问号，硬把巴别的女儿这个包袱背在身上，这个姑娘，对，先生，有一段可悲的历史，面部表情丰富，还算可爱。朋友，祝你走运，结婚去吧。这些果敢的决断真有意思，使所谓的社會大合唱走了调，不过，也有好的一面，对，先生。总之，所有人都来找我劝导，想得到他们希望的那种劝导而我，看见他们走到自己面前，对所有人都这样说：‘拿着你们的灯笼往前走。’我，我决不插手别人的事，让每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丢弃自己的爱，因为这种爱常常是一个举得高高的指头划定的界限或道路，任何人，不管他的知识多么渊博，决不会比命运知道得多……所以，还是那句话，还是去过我自己的日子吧。让人世间的琐事像丰饶之泉一样流淌吧，我们来静听它的有趣滚动声，而不要企图改变泉水的方向。让我躲到另一侧，扎根于植物王国……我，鉴于我的身份和其他原因，要静观人类感情，如同观看上帝牲群在田野欢跳一样。格拉和卡西亚诺，你们想怎样欢跳就怎样欢跳吧。现在我要问（深深叹口气）安赫尔是否能成为天主教的一个伟大人物？可能会成为。卡西亚诺和他的瘦弱美女，那个弱不禁风、感情丰富、彬彬有礼的女人能过上幸福的夫妻生活吗？可能会这样。让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下去。而你，一个可怜的神父，面部丑陋、性情粗鄙的神父，在这些胜者的欢乐之中没有什么可做的。你惟一的爱，惟一的慰藉是什么？是大地。那就回到甜美的大地去吧，天地张开双臂等候着你。我已经不能忍受下去了，这种生活令我窒息。朋友，要有一点耐心。今天下午，还要到鲸鱼肚子里去。明天回到自由的田野。”（戴上法冠，下。）

五

圣体教堂的圣洁圣母哟，伊尔德丰索和埃乌赫尼奥圣神哟；可敬的女殉教者列欧加迪娅和加西尔达哟 躺卧的基督哟 骑士圣地亚哥和天门守卫彼得哟，这些圣像布满了托莱多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把你排除在外，身材高大的圣克里斯托瓦尔，你的双手触到了天花板：请你帮助帮助虔诚的女教徒费莉西塔吧，她不知向你们当中的哪位圣神祈祷，她精神十分慌乱地走进你们的教堂，天都快黑了，她还没有从那个印象中恢复过来，那天她把耳朵贴在玻璃门上，偷听到不少事情。她紧张地走出家门，两只脚好像在地上踏不实似的。当她从王宫顶拱下穿过时，教堂大钟正好响起来；她用双手捂住脑袋，心想钟楼会倾倒下来，像帽子一样扣在她头上 那时，她还在忍受着消化不良之苦，胃部灼烧，宛如把烧得通红的烙铁一古脑儿地吞到了肚子里。

谢天谢地，她听到的事，在那儿看不到一点影子。卡西亚诺，这个仪表堂堂、智力不如牲畜的巴尔加斯小伙子，想和一个曾是思想激进男人之妻的女人结婚。以圣父、圣子的名义！……还好，这个可怕的发现，在那天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卡西亚诺的天仙女以前是堂安赫尔的天仙女，而这个堂安赫尔现在在神学院学习，想当神父。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天塌地陷，要么八四年那样的霍乱再次袭击托莱多。她想祈祷。但是，脑海里装着那么多乱糟糟的东西，谁能做祈祷呀 她从秘密谈话中捕捉到许许多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当她想到其中一件事情时简直都要发疯了。卡西亚诺那个畜生爱他的未婚妻，你们想想看这是为什么？她漂亮？不是。有贞操？更不是。那么，为什么？因为她瘦弱。他爱上了她那副骨头架子。太怪

了,太任性了,谁见过这样的事 骨头架子,或者说女人的骨头架子,很受欢迎呀。

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寡妇实在静不下心,聆听莱耶斯·努埃沃斯小教堂里的弥撒,原来有两个女人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两个女人比她晚一会儿进来,在神父出现之前一直观看那里的墓碑。这两个女人到底是谁呢,她着着实实地想了一阵子,百思不得其解,好奇心得不到满足,感到心烦意乱。这个时候,她很少在莱耶斯·努埃沃斯小教堂看见陌生人,除非不敬神明的英国人,什么都想用鼻子闻闻。

在那两个女人当中,年龄较大的一个把高贵的墓穴指给年轻的看,后者个子高,面容典雅。我的上帝,莫非是新教教徒。噢,不是,因为神父出现时,她们都跪下,虔诚地望弥撒。大概是从马德里来的。弥撒结束以后,年长的夫人又欣赏起恩利克二世^①和三世^②以及各自王后的卧式雕像,一副陶醉的样子。佛拉伊莱的遗孀悄悄走过去,听到这样的话:

“你看,看呀,王后堂娜卡塔利娜多么漂亮呀。听说和她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这位堂恩利克是你能想象出的最普通的人。有一次为摆脱困境都把大衣典当了。满脸胡须的那位,好像怒不可遏的样子,是特拉斯塔马拉的恩利克。我把他看做家人,喜欢他,尊敬他 但是,他不应该杀死弟弟,尽管实际上是一个法国人,人们称做堂克拉金的坏蛋对那场闹剧负责。

费莉西塔没有必要听下去了。“她们是母女俩;母亲疯疯

① 恩利克二世 (1333—1379) : 一三六七至一三七九年为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

② 恩利克三世 (1379—1406) : 从一三九〇年起登上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王位。

癫癫，以为和这两位国王……新国王沾亲带故，而女儿，瘦弱，是堂安赫尔的前任王后，胡安在我面前多次讲到她们，我很想认识认识！现在见到她们了，太巧了！圣母哟，怜悯我吧。可别让我现在犯病呀。坐一会儿吧，让这身冷汗消下去；从胃里跑出来这么个大东西，像只充满气的皮球卡在那里。原来是巴别家的人呀！这姑娘确实很漂亮，”她坐在对面的凳子上观察母女俩“胡安对我说过，这就是用醉酒治愈爱情危机的那个姑娘，后来又用宗教铲除了她的嗜酒恶习……可是，我不能走，起码和她们说几句话呀。怎样才能和她们搭上话？我真想不出法子来。我想她们一定很尊重胡安，一旦知道我……好，大胆些……她们现在又想走过去观看堂约翰一世^①的墓葬，幔帐没拉开。如果佩佩来了，一定把帐子拉开。这个讨厌的圣器看管人，钻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好，我过去把帐子拉开，也好和她们搭上话。”她走到小教堂的尽头，拉着绳子，把堂约翰一世做祈祷的雕像展现出来。

“谢谢，夫人，”堂娜卡塔利娜拿腔作调地说。

“我已经知道你们是贵族血统。”费莉西塔劈头盖脑地说。

“噢，夫人，我很高兴您知道这一点，也希望您到处说道说道，别让人们说我胡编乱造。”

“妈妈，妈妈，”杜尔赛拉着妈妈的大衣袖，低声说道。

“因为谁都不相信我。我这么不幸呀！当我把这事讲给我的儿女，告诉他们我们身上的血液……都笑话我……女儿，安静点……”

^①堂约翰一世（1358—1390）：一三七九至一三九〇年间为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一三七九年继承父亲恩里克二世之位。

“但愿上帝保佑。”费莉西塔喃喃地说 堂娜カタリ娜仍然顽固地抱着她的王族亲戚的怪癖不放，她找不到办法介绍自己。

杜尔赛欣赏着雕像，堂娜カタリ娜仍然胡乱地说着；这时，佛拉伊莱的遗孀找到个机会，插嘴说：

“您不认识我。我是胡安尼托·卡萨多的姐姐。”

阿伦卡斯特列夫人一下子叫起来：

“杜尔赛，孩子，喂，快过来。这是堂胡安的姐姐。认识您，真高兴！您不像……我说，像。眼睛有点什么……亲爱的夫人，真让人高兴！……”

三个女人说了些客套话。杜尔赛饶有兴趣地向费莉西塔问起她的弟弟。

“这个可恨的家伙自以为了不起，好多日子没露面了 我想他回萨格拉了。”

“孩子，他忙极了 修女们简直不让他活了。还好，波拉斯朋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但是，请告诉我，你们还想望弥撒吗？这个小教堂不举行弥撒了。不过，我们可以赶上堂马特奥的弥撒，他在圣体小教堂唱弥撒。”

“好，去那儿吧。”阿伦卡斯特列夫人说“您如果听，我们也去听听吧 我们真得求求上帝，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放出来。”

她们一同去听堂马特奥的弥撒。弥撒进行时，那位寡妇像热锅上的蚂蚁，被猎奇煎熬得难忍，很想知道那母女俩到底陷入了什么困境。没有必要刺激堂娜カタリ娜就能让她滔滔不绝地讲出来，因为这位好好夫人像疯了一样，很想交谈，套近乎 她们从庙会之门走出教堂时，便向刚刚结识的女友打开了话匣子，仿佛是多年的知己。

“唉,亲爱的夫人 我有两个儿子,简直就是法老的灾难^①。像这姑娘,没有任何可抱怨的,您都看见了,心肠慈善,忠守贞节,勤俭能干 可是,两个儿子呀,让我操心死了,非早早地把我送到公墓去不可。我女儿这方面,都是喜事,我们现在要把她嫁给一个伯爵……”

“妈妈,看在上帝的面上的……妈妈。”

“我是说……和……我们别那么财迷了。”

“和卡西亚诺……对,我认识这个人。是我们的朋友。”

“我觉得有点亲戚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大家都结成亲戚了。多么幸福呀!……可是,我刚才说到我的儿子……老大呀,很有才华,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穿上新衣服,人们都把他当做公爵或子爵 他很不幸,做什么事都不走运。可怜的儿子哟,被卷进阴谋活动中去了!……事情是这样的,他什么都不干,却想一夜间变成资本家。夫人,现在到处是坏人,年轻人失去头脑不足为怪,把老办法又端了出来,什么‘西班牙的,就是西班牙人的’。总之,我的阿里斯蒂德斯不得不躲藏起来,因为马德里有个小法官给他判了刑。要送进大牢……您看看……这个不幸的孩子要做马戏团生意,和马戏团签了合同,马匹也预订好了,并且付了订金,但是,现在那些人却说没付钱,还说他把马卖掉了……”

“都是孩子们的事!费莉西塔说,她想奉承几句。

“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法官对这芝麻大的事并不放过。我的另外一个儿子,脑袋也不比哥哥笨,把心完全放在数学上 他也碰到了麻烦,因为这儿有位先生,人们都叫他堂何塞·苏亚雷斯,跑到法官面前告状,说什么有人用假期票敲诈他。罪犯很可

^①见第二部第三章第二节“埃及十大灾难”释。

能是马德里来的人。可是，我儿子该倒霉，和他们一块儿散过步。您看看，我的可怜儿子福斯托莫名其妙地代人受过。法官想把他关起来。我们昨天一整天好像在地狱里度过的。我们多么想见见大好人堂胡安呀，给我们一点安慰，出个主意，他是上帝的才子，一定能为朋友出个好主意！……我丈夫对这种事无能为力，一听到法院的事，就吓得惶恐不安。他是个大好人，有许多想法，完全可以占据高位。但是，他很自重，从不想得到油水多的职位，而是有个小差事就心满意足。默默无闻地工作，他总这么说：‘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在这个角落里工作，比在司长或大臣位子上一天到晚操劳要舒服得多。’我也这样想，我通过亲戚关系，能和地位很高的人搭上腔，但是我隐名埋姓，没有奢望，我更愿意儿子去当木匠、瓦工，每天给我挣几个硬币，不希望他们像老大阿里斯蒂德斯那样，今天成百万地花，明天又为一个比塞塔到处奔波。”

费莉西塔虽然很高兴直接认识这个不平凡的家庭，但她听厌了这位贵妇的抱怨，很想把话题引到别的上面。她们在教堂旁边转了好几圈，最后请那母女俩再进去望场弥撒。杜尔赛有些犹豫；堂娜卡塔利娜没了那份兴致，觉得对上帝做得够多了。母女想告辞，而佛拉伊莱本来很想跟她们走一程，直到进入家门，她是想看看她们的住房和生活情况，但现在听了巴别夫人天南海北地讲了两个儿子一大通话，还真有些惊恐，便不想和这种人长谈深交。她们假惺惺地寒暄了会儿，允诺互相多走动。分手后，卡萨多女士又钻进大教堂，嘴里喃喃地说：“唉，我脑袋都大了。”

不过，她神经很快恢复了平静，而那天上午如果不发生下面这件事的话，还应该说是很愉快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使徒”

跑来说,洗手礼的十三个穷人已经选定,他和他的朋友(另一个被保护人)没有列在名单上。(愤怒,反酸,腹胀,翻胃,无法忍受。)她悻悻不乐地回到家里,一看见弟弟便把上午见面的事、堂娜卡特利娜的胡言乱语绘声绘色地说了遍,善良的神父听了很开心。

第 三 章

基督徒的骑士事业

—

堂胡安回萨格拉之前，想向他的好友——他关在瓜达卢佩庄园里——告辞。一天早晨，刮起了凉风，他穿上长袍，手持结节手杖，向郊外走去。到了那里，一点也不感到累。还没到朋友的家，就看见好几个泥瓦匠进去，还拉着一车砖。

“可是，怎么？都开工了？不可能……是开工了，看样子……”

“堂皮托”迎面走出来，嘴里还嚼着他那份烤鳕鱼呢。是他给堂胡安抹去了那几个问号。

“喂，航海家先生，在这儿还不错吧 这是怎么回事 都开工了？”

“欢迎，欢迎，卡萨多伙计。您是说工程吧 只是临时……为了眼前需要，临时搞的。您大概知道，我们已经把土列克庄园买下来，就在瓜达卢佩旁边。”

“不说还真不知道，那个懒蛋，还躺在床上吗？”

“哪里 我们都散完步了，这会儿在房间里工作呢。我去逮蚰蚰……好好玩玩。再见。”

堂胡安走进来,首先令他惊讶的是,主人居住的二楼完全变了样。没几天工夫,就收拾出两个房间,条件都很好,一个是工作间,摆着松木家具,桌子宽大,还有书架,制图案子。简直像工程师办公室。

“喂,喂,格拉朋友,看样子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一派工地繁忙景象。这是什么?设计图。好,太好了。样子很漂亮。高度也足够了。喂,喂,给我讲讲这个。”

神父坐下来,安赫尔把设计图一张张拿给他看,那是当地一位建筑师的作品。

“好哇,让我向您表示祝贺。”萨格拉人热情地说,“因为我发现您采纳托莱多的风格。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建筑师。在这座历史名城,拥有一套完整的建筑艺术。但是,我们每每搞项工程,总是法国或马德里式,难看极了,如果建在别的地方,可能很漂亮,但在这儿,便成了魔鬼工程。好。石砌建筑层次分明,砖砌的棱纹和支墩,具有穆德哈尔典雅风格……好……这大门,石头的,结构漂亮、厚重,从本质上讲是托莱多建筑模式。威严……对,先生。”

“这是我首先叮嘱建筑师要做的。‘工程艺术方面的设计,您一定吸收这座城市古代建筑的特点。’”

“安赫尔朋友,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切就让人感到亲切。我看这座建筑有两大主体工程,各自独立成形,通过拱与中央主体相连……这儿是教堂。”

“探访室,还有行政管理用房,都是一般设计……”

“这我理解。正如我们说的,两侧建筑,一面是她们的,一面是我们的。这边是男教徒,那边是女教徒。”

“正是这样。”

“亲爱的先生,起个什么名字呀?”

“随便吧。找个人商量一下,尽早确定下来。”

“这儿……我看写上慈善大门。”

“那座门上要挂一口钟,从外面敲击。所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生病的也好,家境贫困的也好,或者有别的原由,都敲这座门,我们给他们打开,任何人都不会吃闭门羹,不问他们是何许人也,不问他们从何地而来。老人,残疾人,病人,吃不上饭的人,没有衣穿的人,即使犯人,都将受到热情欢迎。”

“很好,可是,太好了。解释解释看。男女都要受到教规的约束,公开宣布信教,宣誓……?”

“您说得对,先生。”

“对于收容的人,无家可归者,忏悔者或者其他什么人,有没有名额限制?”

“对于短期和暂时求助的人,我们不做限制。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比如一个晚上,一个白天,有张床铺,吃顿饭,都能满足要求。其次,如果想留下,只要有位子,那就留下好了。对于愿意出去的人,大门总是敞着的。百分之百的自由。包括入教的人,也不设置栅栏。身体有缺陷,行为有毛病的人,尊重每个人的意志,来去自由。”

“很好,可是,这太好了 另外一件事,怎样维持开支?”

“眼下,创建初期的开支完全由我负责。我仔细算了一下,还剩下不少租金,就是几年之内没有任何进项,维持开支也没问题。对于未来的需要,比如扩建呀,在别处修建收容分院呀,或者扩大托莱多城里收容院呀,我们接受在世的人的施舍和捐赠,但不接受遗产,不接受遗嘱捐赠。”

“实在太好了。这需要得到教皇的批准,因为这种收容院的

规章制度提出一些重要的新东西。”

“已经呈交申请了。”

“教团的修士和修女,接受怎样的修道院制度?”

“遵守他们原来的制度.共同生活.男女分别住在一起,和收容的人保持接触,亲如一家.对于喜欢过修炼生活的人,不设置任何障碍.但是,全体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和爱好,缓解无依无靠的人的痛苦,使他们得到安慰.是病人兼修士,忏悔者兼修士……”

“女忏悔者和女病人住在另一侧……太好了,太好了,不过,请您原谅,我觉得包罗得太多了.病人需要隔离病房。”

“我们收容院严格禁止隔离,不采纳那些反基督的、有害于现代卫生的条条框框,什么传染病呀,摆出成千条可笑的注意事项.不应该惧怕死亡,躲避传染病.受了传染,那就受传染吧.如果病死,那就向上帝祈祷保佑.说到卫生,保持个人卫生、一般意义上的注意事项就足够了。”

“我看在这里道德病患也应该有医治的药物,或者起码有相应的卫生措施。”

“要用亲情、兄弟情谊、基督教训导去治愈,不使用铁器,不使用任何性质的暴力.到这里的有罪过的人,不能不感受到平静气氛,呼吸到和平空气.如果使用的改邪归正的手段不能在他们心中唤起回声,如果产生逆反心理,从而离开,大门总会给他们打开的,但是和来时衣不遮体大不一样,而是穿得整整齐齐,饿着肚子来,出去时吃得饱饱的.您放心好了,这些人还会回来的。”

“如果有罪过的人是囚犯,是人间法律惩处的人呢?”

“如果法律要求惩处他们的罪行,我们这里决不是嘲弄法律

的地方。如同有罪过的人、穷人、病人出入自由一样,司法人员也会看到大门不是关着的。对于属于救世主的东西,我们不争不夺。在这里,应该得到安慰的人,我们决不拒之不管 对不应该得到这些人,我们不瞒着藏着,也不向司法机构出卖任何人的秘密。我们重视同基督的神交,我们认为按照您看到的方式组织我们的救济工作,就是为基督而工作。这里就是一座暂时教堂,为爱而来,为信仰住下,出去时有大门开放着,并且希望之神向他们张开双臂,因为出去的人很容易返回,留在里面的人希望他们回来,恭候他们。”

“很好,太好了,好极了。”一副沉思表情。“是的,我在这里看见一座大门,叫希望之门。”

“希望之门开在西侧,在这里呆厌的人可以从那里出去,到世间喧闹、浮华的地方去。另一座门是慈善之门或者慈爱之门,朝东方开着。”

“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东方是新生。西方是通向死亡的过渡地带,但有一点我们感到安慰,白昼肯定会再现。”

“很好。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想知道。在这里宣誓信教,是终身的还是暂时的?”

“初来者,为期五年,到期可以废除。但是,到了第二级,或者说再次宣暂时,便成为终身的了。”

“在修士和修女之间,是不是绝对禁止来往?”

“在内部生活方面是绝对禁止的。但是他们一块儿出席宗教仪式,每天有几个小时聚集在客厅或探访室,自由自在地聊天。为什么害怕接触,太可笑了!”

“不是那么回事,我什么都没说呀。”

“另外,要召开全体会议或者说收容院全体人员大会,这种会议在执行制度方面出现疑问时召开,会上,女人和男人一样有发言权,有选举权。”

“服装方面?”

“修士在收容院内外着常规服装。修女们,和索科罗修女的圣衣相似。说不定是全白的。不过,这种事不由我决定。”

“那么,格拉朋友,我要坦率地对您说,从对您创建的教团的了解来看,我还是很喜欢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东西说明您的教团蔑视一般管辖权,在天主教和谐的旋律中有不和谐音符。”

“是这样;一定这样做。您如果在我的教团和其他稍稍不如我教团现代的教团之间发现什么不同的话,纯属形式上的不同罢了。从实质上讲,我想学习原始教团创建者,忠实地遵循基督的纯正教义。保护无依无靠的人,不管他们是谁,为我们的仇人做好事,永远以情感人,使用说服的方式,永不使用暴力,掌握乐善好施的精神实质,不折不扣地执行,绝不能含糊其词,不能打折扣。最后,在仪典方面,各种仪式的形式要尽量简朴。这就是我的想法。我是个卑贱的有罪之人,我希望用祈祷来赎罪,用我们的主基督名义从事的这项有益于人类的工程来赎罪。我的灵魂以前患有严重麻风病,我要用爱这个词的最高级、最宽厚的词义清洗得干干净净。和上帝一样,爱既是三位一体的,又是一体的,我是说,既是多数的,又是单数的,因为它以不同的形式在人们的心中燃起火焰,但是从本质上讲只有一个上帝。不能含糊其词,爱是惟一的,至高无上的,它扎根在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我。所有来找我的人,不管来自何方,都能在爱中找到温暖。”

“堂安赫尔,请握住我的手。”卡萨多说着,热情奔放地握住

他的手。“这一切太好了,但是……我见过世面,想提醒您,您会遇到挫折的,会有人反对的。”

“我们会斗争的,”他信心百倍地说,“一定能取胜。”

“斗争,唉,太需要斗争了。从精神和宗教上讲,我们不知死过多少次了!……让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西班牙人,世界上最早的基督徒,从十七世纪开始就不太上心了,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在创建那种有益的、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宗教团体方面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但是,西班牙应该重新发挥它的伟大首创精神。”

“当然啰,我也是这样想的。”他很激动。“堂胡安,您的智慧超人呀。”

“好,我的朋友,”他像那个人一样激动起来。“那些外国佬的兄弟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其实是对我们国家的一大侮辱。圣心教团呀,马利娅·阿拉科克^①呀,贝尔娜黛特^②呀,谁知道还有什么呀,始终使我感到不舒服。对,亲爱的先生,我们应该明白,卢尔德圣母唤去那么多虔诚的信徒,朝圣的人流熙熙攘攘,送去数不尽的供品,然而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荣耀盖身的萨拉戈萨的皮拉尔大教堂^③和托莱多的圣体大教堂的名字说点什么?您把令人尊敬瓜达卢佩圣母^④放到什么地方?西班牙在各个方面都好像奄奄一息了,那么,在宗教方面起死回生吧,它

① 马利娅·阿拉科克(1647—1699) 法国女教徒,信奉耶稣圣心会。

② 贝尔娜黛特(1844—1879) 原名苏比鲁,亦称卢尔德的圣贝尔娜黛特。法国天主教虔诚女信徒,开创朝圣卢尔德的先河。卢尔德有两座大教堂,一座为地下建筑。

③ 全名是“皮拉尔圣母大教堂”。

④ 瓜达卢佩圣母像供奉在西班牙卡塞雷斯城的大教堂里。

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呀。”

“是这样,是这样,”他激动地说;“您把我要说的话都讲了出来。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如此惊人地一致,在任何其他两个人之间都做不到。堂胡安,拥抱我吧到现在为止,我只向您亮出我一部分想法。其他想法还在这里酝酿着,到时候会产生出来的,我希望您赞成那些想法,就像您自己的一样。朋友,我们现在到外面去,我想放松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

二

那是四月,田野开满了鲜花,植物茂盛、嫩绿,美丽如画,令人赏心悦目。外面也有不少新东西,安赫尔——向他的朋友作了解释。他把毗邻的庄园买了下来,条件不错,他之所以下决心买到手,是想扩大自己的田产。他很喜欢土列克,与其说面积比瓜达卢佩大,毋宁说它的房子宽敞,内部布局改造一下,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十五到二十个人。收容院创办者想试试看,将留几个不幸的人,让他们得到慈善的温暖,他们既是他的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他的宗教之家的一部分。卡萨多来时看见进来的那几个泥瓦匠正忙着修缮土列克房屋,更换新瓦,打造隔墙,开凿门窗。庄园的另一幢房子住着看管人,他们是夫妇,年纪都很大。安赫尔虽然不需要,但不想辞掉他们。土列克和瓜达卢佩是收容院的两个临时处所,房客少不了,最好的证明是已经有好几个与财神无缘的人早早地提出要求,想在那儿得到栖身之地。在那里,堂胡安看见了那个瞎女人,她总是一大早起来,第一个赶到“通畅之门”;等上一个小时大教堂才开门呢。他还看见两个所谓的“使徒”,一个眼睛半瞎,腿脚不便,脾气暴躁,另一个身体还硬朗,在帮助工人拆除两处庄园之

间的栅栏,往筐里装土,动作很慢,应该这样,不然,还不累得喘不过气来呀。他们同瞎女人聊了几句,后者说很高兴过那种生活,只是惦记着早祷,那是她的精神早餐呀。

“别着急,小妹子。”主人对她说,“我们很快就有大教堂了。”

瞎女人向他道谢,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她的面部肌肉僵硬,死死的,表情语言永远消失了。她年纪还不大,十二岁时天花不但夺去她的眼睛,而且使她的脸变成了像一把粗锉。

“堂安赫尔朋友,上帝会回报您的。”返回时,神父对他说,“上帝一定让您的事业兴旺发达,对您将遇到的反对者说不定上帝会让您取得完全胜利。”

“看吧。我向我的目标前进,没有想到会出现什么困难……但是,所有这些,堂胡安朋友,萨格拉的荣誉和声望,不能不让我们吃午饭,因为您一定饿了 我也饿了 储藏室不会没有草料喂牲口的。”

“我说,这很好。精神是一位绅士,我要百分之百地尊敬 但身体也不是随便一个女人的儿子,我们应该像关心亲人一样关心它 因为它为我们出了大力,双腿把我们送到这里、那里 双臂让我们够得到远处的东西;胃是生命力的加工厂和储藏仓库。最后,是这只砂锅,思想的办公室在那里。它要求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快点吧,瓜达卢佩和土列克的卡斯蒂利亚^①先生,我还要赶回托莱多,搭乘卡瓦尼亚斯的车,一点钟启程。”

只有他们两个人吃午饭,因为‘堂皮托’不知道提前开饭,整个上午都在逮蚰蚰,寻开心。还不到十二点,丑陋的神父便离开瓜达卢佩,他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名言:“很漂亮,胡安,很漂亮。

^①这里指堂安赫尔。因为瓜达卢佩和土列克均位于卡斯蒂利亚高原,故名。

但是，你别掺和在里面。让他在那儿搞吧。”

快到小桥时，他看见一个黑影，黑糊糊的，急促促地往上走。走近时，他才认出是堂埃列乌特里奥·加西亚·维隆内斯，那张面孔脏污、油渍，他衣服上，油垢与路上的尘土和成泥，褐色的瓦棱帽推到后脑勺。

“从那儿来，卡萨多？两个人走到能讲话的那种距离时，他对神父说，“我也去那儿。他妈的！活得太累了。不能再忍受了，不能再坚持了。您，一个幸运人，生得逢时，不会理解我的绝望处境。”

“可是，出了什么事，您这个……？”

“也没有什么。您如果还嫌不够的话……您知道，已经答应把佩拉乌斯坦神父的位子给我，但我刚刚得知，那个位子给了另一个人。是这样，您听清楚了吧。这真让堂安赫尔下不了台！您一定听到了那个好吃懒做的秘书说的理由……而现在却变了卦，说等阿里斯戈塔斯神父的位子空下来给我，好像那位神父膀胱有病。这么说我要取决阿里斯戈塔斯神父的小便困难还是不困难了。把我气死了！”

“要有耐心，堂埃列乌特里奥，别生气，要吼，对公牛去吼。神父呀，就应该逆来顺受。”

“这不公平呀，不该不把位子给我呀，不是对堂安赫尔说得好好的吗，我这口气咽不下去。我要跑几步，赶快到那儿，这么大的挫折我可受不了，而您还觉得很好……他妈的，他妈的，您没当面见到他那副脸……堂安赫尔可对我说过：‘尊敬的堂埃列乌特里奥，如果有人把您的神父位子骗走，生活没有着落，就到瓜达卢佩去，在那里您的住宿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好,快去吧,饭菜都准备好了。”

“去,当然去。令人羞辱的贫困不能继续下去了,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宁愿穿收容院的大衣服。干脆把教士的圣衣给我们脱下去。他妈的!圣衣见鬼去吧!给我穿上长衫,腰间系根绳子。这样更好,更舒服。把我放到山上去吧,一块面包、一口热汤就够了。多么甜美、多么舒适,以色列的上帝哟!不必每天都想着打发人去买东西,不必想着是否举行讲经会或葬礼,不必想着猪肉是否涨价、弥撒是否不值钱,不必想着一个比塞塔揉搓多少遍也只是二十个五分的硬币!”

“堂安赫尔如果有钟,一定敲得山响欢迎您。他想在瓜达卢佩建座小教堂,您知道吗?我看呀,您在那儿一定被看做及时雨。”

“唉!胡安,太让人高兴了!是应该让这个人当上大主教了。他如果留下我,我再不返身走过圣马丁桥。您知道我今早晨决定到这儿来时做了什么事吗?我对侍候我的女管家说:‘罗莎夫人,把您的和我的衣物都收拾好,塞到口袋里,跟我走。’她在后面,用脑袋顶着我们所有的家当。Omnia mea mecum porto.^① 怎么,我能把这个可怜的夫人扔在大街上吗?她是个十分令人尊敬的女人,丈夫是养路工,死了好几年了。我看堂安赫尔如果收留我,也会把她给我收留下来。我还带来……和她在一起,在后面……小外甥和我住在一起,父母都死了,是孤儿……堂安赫尔是不是觉得人太多了?”

“我呀,不知道。”

①拉丁文,意为“我携带着全部家当”。

“噢,但愿上帝保佑我,很遗憾没有早一些到,在那儿碰见您,遇到问题时也好得到您的帮助。”

“您不需要。去吧,快点,把您的情况解释解释,言简意赅,不要夸张……我不再拦住您了,时间不早了,我怕误了车……”

堂胡安继续下山赶路,而心急如焚的维隆内斯往山上走,到了瓜达卢佩时已经变成一只火鸡,当然这与走路全身发热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心情焦虑,担心和害怕。格拉见到他,没有表现出保护人的那种傲气。那位教士结结巴巴、怯生生地讲了带来一大家子人时,他放声笑了,并且风趣地说:

“猫呢,怎么不来呀?放心吧,堂埃列乌特里奥,每个人都有个落脚之地。我很高兴有机会欢迎您和您的亲人。以后您不想呆下去了,再想办法把您安排到别的地方。眼下,您就和女管家、孩子住在土列克庄园看管人的房子里,和那位没眼睛的女人在一起。您看,她坐在石头上,龙舌兰旁边。”

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可怜的维隆内斯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不知道如何表示谢意,差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

“告诉我,亲爱的先生和主人,我在这儿做什么,我总得做点事呀;得到这么大的帮助,得以某种方式报答呀。我出生在石匠的世家里,小时候就会砌墙。我来帮助工人修建篱笆,好吧?”

“您如果有这个愿望,又想活动活动身子,那就帮他们干活,或者从那个土堆往这儿运土。如果想观光,上午和下午都可以在这两座庄园里逛逛,也可以去拉德戈利亚达,离这儿不远。如果大自然这部趣味无穷的著作读累了,我还有印刷的书,在那儿您需要的话,尽管拿来看。”

“不,书呀,不看,他妈的!我恨死书了,没兴致读书。”

我这一辈子就是栽在书上了。可鄙的西塞罗，可恨的塞内加^①！……”

“那么，您就散步，或者给石匠打下手，干泥瓦匠的活。在这儿您享有完全的自由，待厌了，想走，您自己走也行，和一家人一块走也行，安心走就是了，事先告诉我一声，只说‘我走了’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我好像在做梦，’可怜的教士说；这是金色时代、幸福的阿卡迪亚^②，还是别的什么？堂安赫尔，让上帝祝福您的圣洁举动。请告诉我一件事，我穿什么衣服 穿教士服装吗？”

“您着什么装都可以。我想提前告诉您，我们将修一座小教堂，您可以唱弥撒。”

“唱弥撒！他一下子冷了下来。“我早就恨透了那一套……不过，总之，一切由您安排。堂安赫尔，我尽量不麻烦您 无论我还是罗莎夫人——她这个人很正派、谨慎——都过惯了简朴生活，不喜欢铺张。有些人看见我这副样子，这脸色，以为我贪嘴贪食。我根本不这样，只吃那么一点点东西，能维持生命就够了 如果需要，挨几天饿也没关系。有些仇人说我是酒鬼，也是胡说八道，是诽谤，我只喝水，滴酒不沾。”

“那好。”

“我年轻时，惟一不良嗜好是玩掷俸游戏。”

“在这儿，您掷什么都可以。”

“对牲畜我还懂得一点，学过一年兽医 我是在叔叔家长大的，他是奥尔加斯地区的最好兽医。”

① 塞内加（约前 55—公元 39）：罗马著名修辞学导师。

② 阿卡迪亚：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山区被称为“清白和幸福”之地。

“太好了。我很需要这个。维隆内斯朋友一定会成为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您愿意当一所小学的校长吗？”

“您别问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而是把您的想法告诉我,我要像执行命令那样去做。泥瓦匠,石匠,心灵的神父,兽医,掷棒游戏大师或学校老师都能干,我是您的卑微的仆人。”

这当口儿,女管家和小外甥来到那里。女管家样子难看,骨瘦如柴,腼腆怯生,没有女人魅力,但小侄子是个很漂亮、很招人喜欢的孩子,像天使一样,牟利罗^①式的脸上挂着悲伤的影子。这两个人也受到热烈欢迎,维隆内斯亲自向他们介绍说,在那片漂亮的田野里,大家过着自由、舒适、快乐的生活。他们像那位教士一样,也以为在做梦。这不是和童话描绘的一样嘛!遭受那么多苦难和劳累之后,国王在宫殿里接见他们,关心备至,赠送各种各样礼物,人人都感到幸福。”

三

过着乡下生活,几乎每天都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没过几天,那位新教徒的精神状态就明显地好起来,睡眠很好,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不再发生幻觉,不再看见自己穿神父服装在街上走动。他心里十分平静、兴奋,看见了新生活的图景。他觉得自己强壮了,足以抵御各种诱惑,甚至能够与之斗争,战胜它们。他不久就将成为具有教士身份的人了,觉得那是最美好、最完美、最能满足精神渴求的事情。当他回首来托莱多以前的生活时,觉得那样令人作呕,都想死去一千次,不再做那样的人,不再想那时想的事。

^① 牟利罗 (1617—1682) 西班牙画家。

他的客人既是朋友又是兄弟姐妹，和这些人经常接触既开心又受益，因为观察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优良或不良习惯，从中可以总结些经验，有利于制订规章制度，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堂埃列乌特里奥只在土列克居住两天，就变成了最卖力气的工匠，这样的人在那里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无法抵御那种潜意识，要一展大力士的体力，把大石头一口气搬到工地上呀，砌墙呀，帮助科尔内霍干些农活呀，到房顶安装瓦片呀。一句话，他成了一个很有用的人。但是，不要对他说阅读书籍、学习拉丁文作品、精神上的事情或卖弄学识，也不要对他说看见落日多么惊异，闻到百里香，听到小鸟啼鸣如何翻弄眼睛，他不是诗人，也不懂得这方面的东西。他和‘堂皮托’处得很好，但情趣和爱好大相径庭，船长不爱干体力活，不喜欢动砖弄瓦，维隆内斯则不爱玩蛐蛐，也不喜欢满山遍野地跑动，更不想钻到树丛中去寻找粗裙仙女。

堂娜罗莎和土列克庄园看管人妻子的关系很融洽，为收容的人做饭，打扫房子，收拾床铺。维隆内斯的女管家同胡塞帕、同土列克庄园的其他女人关系不大好，因为胡塞帕性情暴躁，嫉妒心盛，身上长满刺，像家畜一样喜欢单独活动，对来庄园的人整天嘟嘟哝哝，骂骂咧咧。科尔内霍对那支突然而至的大军也视为仇敌，认为他们到那里来，只能是一大障碍，不过，他不在主人面前表现出那种仇视来。

在那两个‘使徒’中，瘸腿的一个动不动就吼叫起来，生怕堂娜罗莎和堂娜利波里娅——土列克庄园看管人的妻子叫这个名字——给他的饭菜不如他认为应该享用的那么多。如果说这位大老爷不吃掉她们的话，那张无牙的嘴巴也不停地恶语伤人。他过去当过车夫，人们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外号‘诅咒’。另外一

个人谦恭,稳重,有一张圣徒脸蛋,很像,确实很像埃尔·格列柯作品《阿维拉的胡安老师》中的人物。这幅作品是省博物馆的一大珍品。他的表情像个虔诚的信徒,谦虚、温柔。人们都叫他马太^①,没有姓。如果说这个人招事惹事的话,他的那个伙伴却常常大闹收容院。一天上午,瞎女人去堂安赫尔那里告状,说这位‘使徒’前天晚上用最不体面的方式向她求爱,并且威胁说,不答应便打她棍子。主人把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叫到一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是,‘诅咒’不但不服,反倒往那儿一站,厚颜无耻地说:

“您对我这样,不就是因为给我那么点东西吗,去他的……简直要把人饿死了,到头来还要让人家说您积德……去他的吧!”

他把空荡荡的褡裢收拾好,走掉了。他这个人只能沿街流浪,挨门乞讨。他对大教堂有感情,拖着瘸腿在门口转游了二十几年。瞎女人由于那桩可笑、不幸的爱情事件而得了个新名字,露契亚^②。她惟一要求是允许她去望弥撒。她让维隆内斯的小外甥带路,每个星期日和教规节日都去托莱多。她只有一个亲人,也就是妹妹,妹夫在一家宝剑工厂干活。瞎女人说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把她看做沉重的包袱。由此,她认为现在有了地位,可以说是幸福的,把上帝和瓜达卢佩、土列克的主人看作亲人、主人。

维隆内斯的那个孩子(我是说他的外甥,实际上确实是他的

①马太: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

②露契亚:意大利歌剧作家唐尼采蒂(1797—1848)的《拉美莫尔的露契亚》中的女主人公。

外甥)是这个新教团的最为贵重的珍品,才六岁,身体和智商发育很好,在当今普遍缺乏营养的时代堪称一大奇迹。他身材匀称,脸蛋漂亮,不禁使人想起牟利罗为圣婴所做的富有灵感的画像,既迷人又庄重,眼睛放射智慧的光芒,但完好地保存着童稚的典雅。他最为惹人注意的地方,名字叫赫苏斯^①,而且这不是惟一的巧合,他也出生在一个马棚里,那是一个二月的寒冷之夜,他正从库埃瓦斯去马萨兰姆布罗斯的路上。堂埃列乌特里奥每次讲起这事时都滔滔不绝,绘声绘色,仿佛在那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中也陪着自己的玛丽亚妹妹似的(妹妹的丈夫是阿霍富林政府的秘书,已经死去)。原来是这位夫人计算错了日子,以为三月才分娩呢。几个牧人伸出援助之手,送饭给他们。如果不看重出生日期,也不看重从东方或西方没有来三位博士,维隆内斯说,二者情况就百分之百相似了,就是说,在事情的突发性上同世界救世主的出生完全相似。

格拉很喜欢这孩子,温柔、严肃、安静、听话、不淘气,他身上的一切都很纯贞,讲话清楚,轻声柔气,性情温顺得像绵羊一样,从来没做过错事,即使做了错事受到惩处,也不会吭一声。主人拉着他的手,和格列柯的《圣约瑟》——这幅画点缀在关杜兰小教堂里——一模一样,只是没有按照基督教肖像学给这位拿撒勒的木匠穿上黄袍。他喜欢和这孩子聊天,有时也许因为脑海里的海市蜃楼,从孩子的话中发现某些富有象征性的深刻含义。他每天都抽出一会儿时间教孩子识字、写字。两个人在书房里,愉快极了,赫苏斯很听话,又爱学习,当他用僵硬的指头一笔一划地写字时,把嘴撅得老长,他只用叹息而不敢用别的方式表示

^①与“耶稣”同名。在西班牙语中,“赫苏斯”和“耶稣”是同一个字。

累了，这时老师便让他到外面去玩一会儿。

他利用其他时间，不停地思考如何完善他的计划，如何克服迄今为止发现的不当之处。堂胡安最近一次来访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位萨格拉人对某些细节不太满意，尽管对事情的总体以及他的想法，更多地不是出于诚心，而是出于礼貌不停地夸奖。他心中有些不安，一直思考着，这会儿面对别人的评头品足坚定不移，那会儿又倾向妥协。“我不知道有什么重大理由反对我把男女安排在大楼左右两翼，这计划有什么不好，男女就应该以友情为联系的纽带呀，他们之间的惟一隔墙是作风正派。这是对男女之间过分亲近的预防措施，也许是世间发生的大部分闹剧的原因。怕什么？为什么用一道道铁栅栏把不同性别的人分开，分得远远的，正正派派地接触，正正经经地接近，而不是天各一方，这是贞操的最好保护神。对于那些因袭守旧的思想，我必须开展斗争，不能退让一步，把斗争进行到底。真正的圣洁并不害怕男女相见和接触，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男女孤立地分别关在一起，更能引起胡思乱想。上帝这样造就是为了交际，而交际中的最大美德是纯洁……所以，不管卡萨多说什么，谁也不能让我从我的想法上后退一步……很可能有人大声呼叫：‘丑剧，闹剧。’说不定有人使坏，不发给我批准书，而创办收容院，这批准书是不可缺少的。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去斗争，斗争到底。我要阐述我的理由。对，一定要好好地阐述理由……他十分激动……。女人是大自然的装饰，是男人的魅力，在贞洁的生活里是这样，在非贞洁的生活里也是这样。理智，即男人，如果没有感情，即女人，没有女人的鼓励和激励，永远不可能自身结出果子。没有女人，我们就像一盏无油无捻的灯了。贞洁，最纯贞、最高尚的品德，如果不在两性正派接触和

交流中表现出来,就不能称其为贞操、美德,可以说什么都不是。与社会恶习斗争,需要社会成员的一致努力。我们一个个隔离开来,将一钱不值。爱情的第一个概念只能源自生活,源自不同人物活动的巨大舞台,源自将他们结合和分离的不同感情的漩涡中。一道道铁栅栏,一项项提防,牢牢地关在四壁中间,将使爱情之泉枯竭。相反,互相交际,但保持贞洁,尽管看起来可能不顺眼,但使爱情之泉水流丰盈、充沛、清澈。我要把这些一一讲给因袭守旧的人和智商不高的人,他们对这个问题存有疑问和戒心。我要坚强地维护自己的思想,不管谁反对,都要斗争到底,我的思想一定胜利。”

四

圣周那天,中断劳动,维隆内斯一肚子不高兴,他说扛石头、挖地基对他来说如鱼得水。就是用刺刀逼着,他也不想去托莱多,而把时间用来干活,去拉德戈利亚达运柴火。然而“使徒”马太却一定要参加圣周期间大教堂里举行的所有仪式。尽管在挑选洗手礼仪式的十三个穷人时教士会对他的人格有些不尊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很快原谅了那种严重的不公。

瞎女人也想去托莱多,赫苏斯给她领路。赫苏斯很不高兴去,真的,主人已经许诺他和一头雪白、欢跳的小山羊玩,那只小动物十分可爱,一整天用绳子拉着,山上山下地跑,像他眼珠一样一会儿也不停歇。这孩子和可爱的小山羊是一对迷人的伙伴。

星期日那天格拉去参加荆冠仪式,庄重、悲伤气氛令他陶醉。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把他领到大祭坛,从那儿可以舒舒服服地看见、听见关于耶稣的受难说教,场面威严而宏大,富有舞台感染力。礼拜仪式并不满足惯常礼仪的象征动作,而且力图

重现当时感人的、令人心碎的场景。安赫尔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三位神父,他们站在各自的讲道台上,身着白袍,饰带斜挂在胸前,交替诵读着福音书;一个人充当基督角色,另一个人唱福音,第三个人是教徒群。帕罗梅盖曾经送给他一本圣周祈祷书,他前一天夜里仔细地看了一遍,现在没有必要逐字逐句跟着圣马太诵读三位唱经神父声音清晰,抑扬顿挫,很容易使人理解福音书的内容。祈祷时,他心情一直很激动,几乎屏住呼吸。当他听到吟唱 *emisit spiritum*^① 时,咽喉里打了结儿,心里痛苦极了。一整天,他都凭着记忆重述一句句赞美诗,耳边一直回荡着替基督唱赞美诗那位神父的铿锵有力声音。

仪式结束时,真糟糕,遇上了堂莱昂·平塔托、费莉西塔、堂娜马约尔和马利娅·费尔南达;这几个人拦住他,七嘴八舌地讲起来,弄得他头晕目眩,不能自由自在地回味那天在悲哀仪式上吸吮的神秘蜜汁。教长送给他一只棕榈枝,他转送给特雷莎·庞多哈,而把曼塞沃送的那只带回瓜达卢佩。从曼塞沃那里,他得知‘来来’在梅洛哈斯小山那边的一户穷人家照顾一位女人,她乳房被切除,丈夫在宝剑厂当工人,名字叫萨卡利亚斯·纳瓦罗,心灵手巧但是,动不动就和别人吵架,喜欢诈骗、嗜酒。

他和赫苏斯、瞎女人一块儿回庄园,路上后者向他讲述了家里的不少事,从而知道圣洁的护士‘来来’所在那户穷人家正是露契亚妹妹家。为了更加确认这一点,他向露契亚介绍了“来来”的相貌特征,后者这样讲道:

“对,先生,听说那个小修女眼睛总在跳动,还说她是个女圣徒。”

①拉丁文,意为“奉献给精神。”

“有人告诉我,您的妹夫很爱吵架。”

“不然,我为什么离家出走,亲爱的先生 不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吗 马利亚·安东尼娅,我那不幸的妹妹哟!她做了手术,在家里还算比医院好。小修女有一颗天使的心。您知道吗,先生?是圣安德烈斯的神父把她带去的。但是,萨卡利亚斯很固执,他虽然讲话不多,不过总是惹事……他那个人呀!如果好好干,很能挣钱,有一身好手艺。但是,现在呀,有人说他穷得叮当响。妻子病在那里,家里乱糟糟的,今天那个小修女成了孩子的妈妈。他还是恶习不改,和坏人在一起鬼混。”

他们一路上谈着这些和那些趣味浓重或淡薄的话题。到了土列克,看见维隆内斯在玩掷棒游戏,那是一项卖力气的活动,敢于同他比试的人都败下阵。“堂皮托”最不走运,心里气鼓鼓的。他什么都能忍受,但在甩胳膊的游戏中被一个教士打败,说什么也咽不下那口气。特别是观众笑他是个面团男人时,他恼羞成怒。惟一能够和堂埃列乌特里奥比体力的人是达达布根克,但是无论他如何用力,都不能得胜。“堂皮托”是最后一名,只得说不值得玩这种体力游戏,而智力游戏有意思,并且认为呆子的最平庸的想法也比马戏团大力士、粗汉子的杂技项目更有价值。

星期一,格拉又去了托莱多,马太同行,小赫苏斯领着瞎女人走在前面。他叮嘱瞎女人去看看她妹妹,实际上是想知道她家有什么新鲜事,待女护士好不好。

“今天大教堂里举行的仪式,没有什么可看的,更没有可听的。您去梅洛哈斯吧,把小家伙带上。但是,不要呆久了,不然,我放心不下。中午,我们在圣马丁桥那儿等你们,一块儿回家。”

在圣约翰·德·洛斯·雷耶斯望完弥撒以后,露契亚和圣婴便去了那里。“来来”出来迎接,他们对“来来”说,和堂安赫尔住在

郊区庄园里,这唤起小修女的兴趣。她提了一大堆问题,询问瓜达卢佩和土列克两处的生活情况。什么人住在那里,工程进展情况怎样 赫苏斯一一作答,有条有理:

“我们现在只是在修篱笆,防备有人跳进来偷水果,以后要修好几个大房子,特别特别大的房子,将有神父,修女和圣器看管人……我有一只小山羊,能听懂我的话。早晨,我们喝可可饮料,中午有火腿肉和汤,还有无花果和核桃 晚上还是肉,加上凉拌苣荬菜,我舅舅特别喜欢吃……我的女管家罗莎,会做衣服,正在给马太先生做一件新外衣。是堂安赫尔在托莱多买的布……堂安赫尔教我识字、写字。他说我知道很多东西,将来会成为学者,也许当上别的什么……那儿 还有一个名叫‘堂皮托’的先生,在称做大海的大江大河航行过,好发脾气……走路时用棍子敲打树枝、岩石,总说他……妈的,东方三博士①。”

“来来”听着这些天真无邪的话,不可能抑制住笑声,这孩子漂亮、聪明,让人亲吻不够。她让他和马利亚·安东尼亚的孩子玩,自己忙着干家务。露契亚发现妹妹情绪消沉,整天躺在床上,缠着绷带,不能活动,周围气氛可怕,臭气熏天。多亏了那位女护士,能干,什么都做,把房间收拾得很利落,看不出家有病人的样子。修女洛伦莎一大早就起来,把房子打扫干净,为萨卡利亚斯准备早饭、午饭,他要带饭去上班。之后,打点两个孩子起床,女孩六岁,男孩两岁,给他们洗脸、穿衣、喂饭 接着,也不休息一会儿,便跑进病人房间,看看她伤口怎么样,给她喂药,倾听

①东方三博士 亦称“东方三王”,《圣经》故事人物。据《马太福音》载,耶稣诞生时有博士三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在东方看到犹太人之王的星在这里,因此特前来拜见。

医生的嘱咐，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果这样的女人不直接上天堂，’马利亚·安东尼娅说，“我不知道什么人能去。她照顾我生病还不够，还整天陪伴我，耐心开导我，和我一块儿做祈祷，讲故事，鼓励我，让我坚强起来……”

露契亚觉得很奇怪，楼上或者说阁楼有男人脚步声。马利亚·安东尼娅犹豫了好几次才低声说：

“你可能知道……可是，这可是一大秘密，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我伤口没好，身体很弱，担心萨卡利亚斯和我吵架。楼上是他的一个朋友，藏在那儿，因为司法当局正在搜捕他。人们都叫他福斯托，和我丈夫一样也懂得铁器和机械。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鬼勾当，一定要把他关进监狱里……说老实话，真烦心；但是……我从早到晚提心吊胆，千万别……”她抬高声音。“洛伦莎，给楼上那个不要脸的送午饭了吧？”

“八辈子之前就送去了，”来来”一边走进隔壁房间一边笑着说：“一块车轱辘大的猪排早就塞到肚子里了，剩下的葡萄酒也喝光了。哪有这样的男人！整天在上面踱步，嘴里骂骂咧咧的……这法官也真是块木头疙瘩。好可怜！我对他说要学好，不要干坏事。他那时露出悲伤的脸，回答我说：‘您说说，他们为什么要逮我？只是因为我想为人类做点好事，把人类从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您在这儿都看见了，我是小弥赛亚^①。但是，人们呀……这帮畜生！一个个都是嫉妒鬼，不让我有用武之地。’”

“他的用武之地！”病人有气无力地说：“但是，我的好丈夫，给我带来这么个大礼包！……我一身刀伤，哪有心思开玩笑呀……”

“听我说，”来来”笑着补充说：“今天早晨他走过来，对我

^①《圣经》故事人物，弥赛亚在这里有“救世主”的意思。

说：‘姑娘，您如果愿意的话，我把秘密告诉您，知道这个秘密，可以猜到彩票中奖号码这样一来，您如果不中头奖，那是您不想中。’我笑起来。‘我中过一次’我回答说；‘您知道中奖的秘密，但政府的钱并没有装到您兜里，您这不是太傻了吗！’你们没有看见他绝望的表情，破口大骂呢！……我数落他，说话不客气；他那副样子让我哭笑不得。他朝我要纸和墨，我给他找来，他胡乱写了一通儿，又签上字，用花体字签名，那字像古体字一样。他说不定会变得温存些，他说我是女圣徒。他也要做圣徒……如果有钱的话。”

“都是骗人的话！”瞎女人喃喃地说。她们没有再谈那位不速之客。

她们把孩子领到马利亚·安东尼娅跟前——不让他们碰到她的伤口——让她亲一亲，那场面既悲凄又动人。最后，露契亚和她的领路人离开那里，上路向圣马丁桥走去，瓜达卢佩的主人在等着他们。那天余下的时间“来来”一直在家里忙着，一刻也不停歇。她守在病人身边，用手轻轻地抚摩，关心地问她好些吗，也有时做祈祷，静坐修炼，有时给病人讲宗教故事，既有趣味又安慰人。

晚上，萨卡利亚斯回来了。他这个人相貌英俊，壮实，干瘦，柔中有韧，浑身都是钢。他面色黝黑，满脸烟垢，黑亮黑亮的，整天与铁打交道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眼睛酷似两颗燃烧的火炭，把锻炉的火星反射在黑沉沉的木炭上；他的才智胜于言谈。他坐在妻子病床旁，一边抚摩孩子，一边表示对孩子母亲的爱恋。实际上，他的心上怜悯多于爱，很希望（应该说，他没有这种希望）看见她尽快康复。过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爬到藏匿者的阁楼上，和他聊了半个多小时。那时“来来”正为他准备晚饭。

他下来时阴沉着脸,目光斜视 吃饭时,紧锁的眉心一直没有展开。他嘴上叼支烟,走到门口,仔细地查看街上,好像怀疑有人监视他的住处。

马利亚·安东尼娅睡着了;‘来来’一边守在病床旁,一边做祈祷。萨卡利亚斯用‘嘘嘘’声叫她过去,拉到客厅的角落里,这样对她说:

“洛伦莎修女,我觉得警察在街上搜寻。如果有人透露秘密,这个人就是您……”

“我 您可让我安静安静吧。我不会透露秘密的,上帝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您想当圣徒。我一直把您当做圣徒看的。但是,我也可能认为圣洁……对,圣洁会逼着人去告密的……我的这位朋友是个忠实可靠的小伙子。”

“那太好了。那您为什么还给我讲那一套呢?我在这里是为了照顾您的可怜的妻子的。我在这儿照顾病人如果给您带来不便,那我走。”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对您照顾我妻子没有一点意见……”他抓住她一只胳膊,是那样用力仿佛在用钳子夹住似的。“不过,您只能做这一样事。上帝哟 您如果把我朋友的事透露出去,上帝 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您是不是圣徒,是不是天使,是不是别的什么,上帝哟!一下子砍断您的脖子。”

“哎呀呀,松开我胳膊,太痛了,您这个粗鄙汉子。”‘来来’使劲喊着回答他。“我在这儿是履行我的职责,为上帝效劳,什么都不怕,对,什么都不怕,您懂吗 因为上帝在关照我 您不能砍我的头,甚至都不敢用饰针尖扎我一下。萨卡利亚斯,那是怎样的方式呀?为什么要砍断脖子?噢,您这个蠢蛋,以为我会颤

抖、会喊救命 我怕跳蚤也不会怕您的。”

“ 如果没透露,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他有些茫然“ 那是猜疑,并不是有意侮辱,上帝哟 表现得好一些…… ”

“ 傻蛋,轮不到您评价我的表现。好了,我们说得够多的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去吧,这儿用不上您。”

“ 可是,您今天夜里还守着病人 ?”

“ 不然,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睡了午觉。您比我累,脑袋发烧。上床去吧,让我们安静安静。”

“ 我不困。”

“ 那您就去磨刀,准备砍我脑袋吧。”

“ 早磨好了。’萨卡利亚斯嘟哝了句,同时从长衫底下抽出一把长长的弯刀,打开来,寒光闪闪 只看这刀一眼,就让人全身颤抖,仿佛那刀已经捅进肉里“ 来来 ’眨了眨眼睛,犹如小鸡恐惧地拍打翅膀一样,脸上失去一点血色,对,只失去一点血色。

“ 您不要以为我害怕。’她控制住自己说“ 可是,把那东西收起来,我觉得马利亚·安东尼娅醒过来了。她如果听见她丈夫干的好事,还不吓死呀 喝得醉醺醺的,快去睡觉吧,明天一大早趁着晨风醒过来,我在这儿恭候,把脑袋伸给您,任您砍个够。好了,晚安。”

那个野男人嘟哝着走进他过夜的黑糊糊小屋子“ 来来 ’守在病人—— 她好长时间没睡着,看来伤口痛得很厉害—— 身边,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度过那个夜晚。

五

安赫尔没有等着到庄园便向露契亚和她的旅伴提出一连串问题。由于妹妹再三叮嘱不要对任何人讲那个秘密,瞎女人便没

有提及藏在家里的那个可疑的男人。赫苏斯被询问了一通儿。

“你在那儿看见了什么 给我讲讲。”

“一个修女。”

“她什么样子。”

“挺好看的。”

格拉在路上不止一次停下来,用眼睛观察他,想从圣婴的眼色看出点什么。他觉得在那孩子的眼底,深沉的眼底看到了‘ 来 来 ’的形象,一粒细麻籽一样大小的形象。

“她什么都没对你说?”

“问我是不是你的朋友。”

“你回答说是。她什么也没给你?”

“面包和葡萄干……里屋有个生病的女人。”

“生病的女人!”

“对,躺在床上,不住地哭,因为用刀把她身子割了……不,不是身子……是……”

“好了。”

赫苏斯走累了,马太把他背起来。“圣克里斯托瓦尔背着基督”的真实画卷^①。

星期三,格拉又去了大教堂,他想听听圣路加^② 讲述的耶稣受难始末。那天的美妙的赞美诗比星期日的仪式更加感人。

当他听到耶稣的粗壮声音: *Filice Jerusalem, nolite flere super me,*

sea super vosipsas flete, et super filios restros...^③

时,禁不住流出

① “克里斯托瓦尔”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有‘背着耶稣’之意。

② 圣路加:基督教著名传道者及福音书作者。

③ 拉丁文,意为‘耶路撒冷的女人,不要为我哭泣,为你们自己、为你们的孩子哭泣吧……’。

眼泪来；当众教徒通过六婴合唱团——他们有巴松管伴奏——的嘴巴喊出 *Tolle hunc et dimitte nobis Barabbam...Crucifixe eum...*^①时，差一点昏了过去。仪式结束时，额头上全是冷汗。他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沉思，真真切切地看到耶稣受难的场面，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是那样威严，左右二盗^②在十字架上扭曲成一团，周围一片骚乱、惶惑，苍天悲凄、黑暗。

圣周四，人们起得很早，争先恐后地去观看 *In coena domini*^③。八点钟，开始洗礼，接下来是弥撒和领圣餐，再后是涂圣油和巡行，人们高声唱着 *Pange lingua*^④。那天人多杂乱，回来时一定很晚了，因为瞎女人不想放弃濯足礼布道，于是安赫尔决定不让赫苏斯去，天黑时可以带上他的小山羊去接他们。这样，大家一大早便上了路。马太和土列克庄园看管人的妻子——她想尽早看到圣周的祭坛和礼拜堂——走在前面，格拉和瞎女人在后，他给后者当领路人，一副谦恭表情，毫无做作之态。路上，行人看到他们都觉得好笑，有的甚至认为瓜达卢佩的主人失去了理智。马太和利波里娅走得那样快，别人到小桥时他们已经没了踪影。露契亚和她的领路人快八点时走进大教堂，那十三个穷人已经在教堂翼部木板台子上一字排开，个个身穿白衣，头上包着毛巾，和古代希伯来人一模一样。格拉把瞎女人领到一处能够‘看清楚’的地方，自己到大祭坛那儿。堂佛朗西斯科一下子

①拉丁文，意为“处死这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巴拉巴还给我们……”。

②指左盗赫斯塔斯，钉死在耶稣左侧，死而未悔；右盗圣迪马斯，钉死在耶稣右侧，因悔罪得以升天。

③拉丁文，意为“主的晚餐”。

④这是颂扬圣体的赞美诗的开头语，意为“赞美词”。

看见他,彬彬有礼地走过来打招呼,并且把祈祷书递给他。格拉从他嘴里得知家里没发生什么事。怪物狠狠地咬了他姨妈一口,差一点把指头咬下来。那是一种潜意识的举动,如同家犬一样,把吃的东西夺走了,哪有不咬人的。他还看见伊尔德丰索,这孩子对红袍子厌极了,什么时候甩掉它进学校去念书呀。

弥撒和领圣餐仪式进行时,祭坛金光闪闪,到处都点缀得那样富丽、那样艺术,更加突出了礼仪的庄重。“圣十字”的序祷是这些日子必唱的,它把那位新教徒的灵魂带到宗教诗歌的最高境界。他跪在地上,一遍遍地重复着“神圣的,神圣的”。涂圣油礼开始之前,在如此繁杂的仪典之中有片刻休息的时间,曼塞沃又来看他,并且对他说:

“我已经知道,您把善良的维隆内斯收下了。这是一个善举,上帝会奖赏您的。这个人对您有用,他拉起车来谁也比不过。”

从他脸色和语调来看,好像心中有些不快,瓜达卢佩的创建人对穷人那样慷慨解囊,而他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他无法掩饰维隆内斯受宠给他带来的悲伤。格拉强调维隆内斯如何贫困,而他不顾一切地说:

“他是很穷,这谁都不怀疑。但是,别人比他更穷,家庭负担重,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只是他们更顾及廉耻,不到处说自己如何如何穷罢了……”

安赫尔看到这位老神父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内心的人道感情更加浓重了。那些日子,神秘的激情在他心中燃起了对人类的强烈之爱,渴望铲除一切不幸和邪恶,把福和乐撒给各种各样的人。他希望没有一个人受穷或忍饥挨饿,希望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那份哪怕不多的财富,生活在欢乐之中。他是个有处世

经验的人,已经洞察到曼塞沃的渴望,就是生活不如他贫困、品德不如他高尚的人都那样容易地打动他,为什么不满足这位老人的要求呢?他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禁不住这样说道:

“堂佛朗西斯科朋友,如果我以前没有对您说我需要您的合作,那请您原谅我。您是一个有用的人,我需要您的帮助。”

“堂安赫尔先生,’曼塞沃看见天堂之门在他面前打开,结结巴巴地说:‘您早就知道可以随便支配我这个无用之辈。”

“不必谦虚,您很有管理才能,另外,还是一个圣徒一样的男人……”

“堂安赫尔,您如此夸奖,不会是羞辱我吧!”他几乎哭出声来。“您随便支配我吧……我现在从外表上看去是那样好,完全可以担任……我是老了,但脑袋好使,处理劈里啪啦的数字像钟表一样准确。”

“我把您算上了。您有空,到瓜达卢佩转一圈。”

“全心全意地……请原谅……我得去唱诗班……以后谈……,,

他离开大祭坛,脚步是那样轻盈,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三十岁,教堂侧殿像东方王宫一样华丽。各个教区的神父或穿白色十字褙,或穿罗马天主教圣衣,在圣油罐前一字排开,接连哼唱三次“噢,神圣之油”。仪式进行很慢,具有舞台色彩,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悲楚、宏伟场面,任何东西都无法同巡行相媲美,特别是无与伦比的颂歌 *Pange lingua*。在那里,安赫尔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教徒,被基督彻底认做“使徒”,救世主的圣体应该落在他的手里。他完全脱离尘世的最后几片硬痂,他的精神光彩夺目,所有的爱都献给万能的上帝,可怜的、被宽恕的人类听从上帝的吩咐。仪式结束时,他站在被成百上千只蜡烛照

得通明，在黑暗大殿深处闪着光彩的祭坛——它罩着血色天鹅绒——前，好像呆了，犹如在呼吸离人间遥远的其他地域的空气。

露契亚和马太去看各处教堂的节日气氛，格拉远远地跟在后面。不多时间，他便参观了好几座修道院教堂，每座教堂都被圣体之蜡烛照得灯火通明，但是窗户都用布帘遮挡着，让亮晶晶的圣体盒蒙上一层温柔的阴影，每座教堂点缀着漂亮的呢绒、花盆和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每座教堂都笼罩在寂静、安宁的气氛之中，这更突出了神秘色彩，令人肃然起敬。“神秘”，闪烁的灯光像一个难以辨认的星团这样说；“神秘”，静静的黑暗和圣像的深紫色的罩帘这样说；“神秘”，进进出出教堂、低声祈祷的人群这样说。在一些教堂里，他看见士兵一样的队伍迈着节奏鲜明的步子走进来。腰刀和马刺声也在说“神秘”；“神秘”，钟楼上的古老钟声——像骏马在木制天空奔驰的马蹄声——也在这样说。

他后来返身回到大教堂，想听听濯足礼布道，但是上帝不让他静静地听下去，因为走到布道台时迎面碰上胡斯蒂娜。这个女人见到他很高兴，向他讲了几件令他惶恐不安的事。

“堂安赫尔，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吧？那姑娘，可怜的姑娘，今天早晨不得不从梅洛哈斯小山那户人家逃出来，因为那个粗鄙男人，马利亚·安东尼娅的丈夫想杀死她。”

“您这在说什么呀？”他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
“杀死她！”

“我讲的话，您不都听见了吗。”

“可是，我刚刚见到堂佛朗西斯科，他什么也没说呀！”

“他还不知道呢。我们不想对他说，怕他把事情搅乱了。今

天早晨姑娘离开那里,回到索科罗。她说,萨卡利亚斯抽出一把大刀,威胁砍断她的脖子。您想想看,多吓人呀!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不过,也没有必要问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个萨卡利亚斯天天都要闹点事。”

听完这样的事,格拉是那样气愤,如果那时谁送给他一件武器,把侮辱他偶像的那个野人拉到他面前,他将当即在那里,不管那里是圣洁的教堂,给他开膛破肚。

“‘来来’呢?”

“好好的,没有受伤。只是威胁,没有动手。但那是怎样的威胁呀,姑娘那样坚强的人都受不了,跑了出来。”

安赫尔握紧拳头,用力咬着胡须。胡斯蒂娜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去听布道了。“她也成了殉教者,我的上帝!差一点成了殉教者!她只差不是殉教者了。”过了一会儿,他渐渐平静下来。布道神父讲得很好。“你们要互相疼爱。原谅你们的仇人。为令你们生厌的人做好事。”如果基督把脸伸出去,让叛徒犹大亲吻,如果使徒在果园里拔出宝剑对他厉声训斥,如果他对侮辱做出那么多宽恕,甚至为谋害他的人说情,而且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我们除了原谅野男人萨卡利亚斯——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外,还能做什么?好吧,如果他真的杀了她!……可是,为什么要杀她?……什么原由,什么动机?……必须把这些搞清楚。

六

他从大教堂出来时,心里确实有些慌乱。钟声长鸣,告诉人们巡行开始了。人们纷纷涌到特里尼达大街上,等着观看。他去那里寻找马太和露契亚,接他们回家。他从移动的人群上面

看到一幅幅耶稣受难像,圣像架子摇晃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他觉得那一切滑稽可笑,俗不可耐,这和上午的美妙的、富有思想意义的仪典形成了可悲的对比。他离开那里,寻找出路,在犹太人居住区找到了瞎女人和那位‘使徒’,这两个人已经走到他前面去了。他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一会儿追上去,和他们说几句话,一会儿又落在后面,想一个人走,沉思。几个人都很累,每每碰到合适的地方就坐下休息一会儿。他们走走停停,天很快黑下来。走过马丁桥之后,安赫尔发现西边天空黑沉沉的,很难看,看样子有一场暴雨。气压低,闷热,要变天了。在这个日子遇到这种天气,格拉觉得是必然的,而且和他心中的暴风雨遥相呼应。

走到温塔·德尔·阿尔马时,他们看见赫苏斯带着小山羊迎面走来。

“可是,我的孩子,格拉走上去对他说:‘天气不好,你还跑来干什么。我们非淋雨不可,快走。’”

这话还没有说完便刮起风,尘埃飞扬,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互相看不见。风力很大,几乎把他们刮倒在地。瞎女人的裙子被掀起来,盖在头上,她不停地大声喊叫。格拉用手拉住赫苏斯。狂风把路上的浮土全都刮起来,送到四面八方;风发出愤怒、可怕的呼啸声。小羊像疯了似的跳蹦着,挣断绳子,向多石的山谷之底跑去。小赫苏斯尖叫着。安赫尔对他说:

“在这儿等着。”

他立刻跟着遭难的小兽下到谷底,看上去,小兽倒像飞翔,路线变化不定,一会儿拐个直弯,一会儿划出曲线。这会儿用手能够到,那会儿它从岩石上落下,可望而不可即。

最后,格拉下到那么深的地方,犹如一孔深洞。往上看,看不

见赫苏斯和另外两个人。小羊一会儿失去踪影，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探出头来。这时，瓢泼般的大雨哗哗下起来，雨点像核桃，声音和教堂钟声一样。安赫尔想爬上去，但找不到路。一道紫色闪电照亮谷底，接着雷声轰轰响起来，天都好像被劈成两半。雷声在山谷中回荡，雨越来越大，啪啪地打在地上，仿佛要把大地弄成粉末。安赫尔顺着面前的小路奔跑，想找个岩洞避雨。小羊害怕了，跑到他的大腿中间，他们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奔跑，不时滑倒。

雨骤然停下来，但雷声仍然不断，不时有闪电照亮山谷之底的可怕洞穴，可怕的万丈深渊，让人头晕目眩，同时勾勒出一个个魔鬼般动物样子。闪电间歇间，黑暗吞噬了一切，只看见昏暗的天空；所谓天空也就头上那道断裂的线条。安赫尔这时觉得全身充满了巨大的活力，血液沸腾，体内燃起了火焰。小白羊在前面走着，不停地摇着尾巴。他跟在羊后面，深一脚浅一脚。但是，地面越来越好走，山谷则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他们来到一处弯弯曲曲地狭长地带，两侧是垂直的峭壁，上面，天空有如一条波浪起伏的带子。他们终于来到一处开阔地带，山谷像碗口一样的火山口，被酒精灯一样的光线——蓝色，摇曳，晃动——照亮。雷声不响，闪电不亮。大气像死了一样宁静、无声。安赫尔往上看了一眼，狮子座的轩辕十四在晴朗、平静、深沉的夜空中闪烁。

小羊一会儿快跑一会儿慢走，不大工夫来到一个洞口，洞里有灯光。安赫尔和小羊钻进去，他觉得很舒适，目光所及并不令人惊恐，而是恰恰相反，那里的一切都很自然、平常。洞是开放的，另一端的出口比进口更宽大。但两侧是高耸入云的峭壁，上面有通道或者说裂缝，有开凿的阶梯。他看见‘来来’从阶梯走

下来,身穿索科罗修女服装,全身白色,把前面的裙子稍稍拉起,避免碰在阶梯上。她右手提着灯,面部染上粉红光线。格拉觉得那次相遇是那样自然,好像等候已久似的向神秘姑娘走过去。

“来来’放下裙子,把手指放在唇边,不让他讲话。她钻进一个小洞,走到哪里哪里变亮和手上提的灯一样,血色光线照着前面的路。格拉和小羊跟在后面。但是,他抑制不住,向女教师扑过去,双手搂住她的脖子。女教师从他手中溜出来,继续往前走。安赫尔怒不可遏,一下子跳上去,想重新抱住她。但是,他刚刚触到她,那个漂亮姑娘像一股烟似的在他双臂中消失了。那个不幸的男人深沉地叫了一声,随即一头倒在地上,那一刻小羊跑到他身上,把两只前蹄踏在胸部……太可怕了,本来是只活泼可爱的小羊,顷刻变成一只难以想象的最丑陋、最凶恶的野兽,犄角很长,弯曲,山羊胡子肮脏不堪安赫尔喘不过气。凶残的动物压在他的胸部,把污脏、恶臭的呼气喷在他脸上。他使出全身的精神力量才从被压迫的胸腔发出声音,急切地喊起来:

“滚开,不要脸的狗,不要诱惑你的上帝的儿子!”

他是那样用力呐喊,有那么一刻都失去了知觉。他恢复过来以后,看见‘来来’站在面前,袒露胸脯,而这胸脯犹如一孔清泉,喷出如注的鲜血。她看也不看男友一眼,从身上扯下一块又白又厚的肉,扔给在格拉旁边乱拱的老羊,老山羊把女圣徒扔过去的肉一下子吞到肚子里。“来来’把衣服系好,用善良的护士的眼睛盯着男友,仿佛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垂死病人。山羊喘着粗气。罪孽深重不幸的男人恐惧、焦虑、想站起来,用恳切的目光请求女教师解救。但是,女教师不停地叹气,把臂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托起脑袋。安赫尔开始祈祷。老山羊发出可怕的吼声,拱他,咬他。即使地狱也不会这样折磨人吧。

“你为什么不救我，‘来来’，别拿我生命当儿戏？不幸的男人终于喊出声来。“我并没有触怒你呀，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怜悯？你不是谅解的使者吗？你不是天使，同情和安慰忍受痛苦的人们吗？救救我，可怜可怜我，别让山羊吃掉我，只因为邪念闪了下，那么一个下意识的行动，就如此残酷地折磨我呀？”

“来来”注视着地面，拾起一个石子抛出去。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慢慢地向远方走去，不理睬男友忍受痛苦、发出绝望的声音。这时，令人作呕、形容可怖的兽类向安赫尔扑过来：长着野猪脑袋的怪蛇，翅膀上盖着尘埃、长着翡翠眼睛的蛟龙，长着胡须和鳄鱼鳞片的犬类，一个被判下地狱的人幻觉中能够出现的最可怖、最肮脏的动物遍地都是。这些难以形容的野兽咬他，撕他身上的肉，恶兽的口水一滴滴地落下来。这个挖下他眼睛放到胃部，那个把他肠子掏出来，塞到脑子里，或者狠狠地咬一口，把心脏吃掉。那个被肢解的男人还有一点意识，从而在脑海里呼喊：“忠诚的十字架哟，耶稣十字架哟，救救我吧！上帝哟，慈善的‘来来’哟，救救我吧！”

最后，他觉得从重病中恢复过来，躺卧着，不能动弹，看不见东西，全身疼痛难忍。可怕的野兽失去了踪影。感谢上帝！周围一片寂静，只有他一个人……他觉得小羊在远处咩咩叫唤。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站起来，注意听另一个比较大的声音。辨听出来了，那是女人在唱颂歌。他向他认为是传来声音的地方走去，不是走，而是爬，视觉又恢复了功能。高处，几个身穿雪白衣服的女人像是在水泉打水，有的已经把水罐扛在肩上，有的坐在地上等着水罐装满水。他们用清脆声音唱着颂歌，这歌开始听起来很像尘世音乐。但是，很快意识到那是教堂颂歌《伟大旗手》。他能背诵下来，便和女人们一起歌唱：“来来”，“来来”。”

过一会儿，他这样喊道，“你为什么不看我一眼？你们在这儿打水，这是什么泉呀？如果不是原谅之泉，应该喷出理解来呀，而且永不枯竭。它到底是一孔怎样的泉呢？”

他想向她走过去，但是腿不听使唤。这时，他发现小羊重新出现，像以前一样顽皮、欢跳，不停地摇动着尾巴。他又往泉水那边看了一眼，白衣女人已经一个跟一个排成队，不大工夫便全无踪影。他往前走了几步，双腿伸进水坑，冰水使他头脑清醒过来，记起了刚刚描绘的这些罕见、可怕场面之前发生的事，于是大声喊起来：

“赫苏斯，赫苏斯，你在哪儿？”

他置身于黑暗、粗糙深渊之底，而高处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话。他想爬上去，但找不到路。“几点了？”他在心里想。他仰望天空，先前看见的轩辕十四还在那里。

七

对瓜达卢佩和土列克的居民来说，那是一个不安和恐怖的夜，他们看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而主人始终不露踪影。最后，大家按照马太和赫苏斯的讲述去寻找，带着火把把山谷搜寻了个遍，始终没有看见丢失的堂安赫尔。之后，大家又分几组；“堂皮托”和科尔内霍这一组找到卡维沙河拐弯处——这个地方离马太讲的丢失地点有一莱瓜^①远——才发现他，那天都快亮了。

“哎呀呀，我亲爱的老师，”堂皮托“抱住他说：“我都以为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昨夜的暴风雨够厉害的。你在什么地方遇

^①莱瓜是西班牙里程单位，每莱瓜约为五点五公里。

上暴风雨的？”

他们发现主人的衣服撕成一条条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他没有回答人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急着回瓜达卢佩，他到庄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饭，因为他都站不稳了，小羊直到星期五才找到，是一位牧人发现的。

安赫尔从疲倦和恐惧中恢复过来，便换好衣服，八点钟的样子走出房间，把马太和瞎女人叫来，说：

“你们去大教堂拜拜十字架。我也去。仪式完了，去梅洛哈斯小山那户人家，看看有什么事，下午给我说道说道。”

“使徒”和瞎女人上路了。“堂皮托”走到主人面前，亲切地对他说：

“亲爱的老师，睡会儿觉吧，别老去托莱多观看宗教仪式，把神经都弄错乱了。你今天有什么必要去拜十字架？他们去就够了，你安安静静地在这里看我们掷棒游戏吧。”

“亲爱的皮托，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别管我。你劝我睡大觉，我哪能睡得着呀，耳边总有个声音在说：站起身来去做祈祷，不要被诱惑。”

“噢，我的上帝，你在说诱惑呀，我可不怕诱惑……魔鬼来诱惑我？……那就让魔鬼来吧。我这把老骨头，魔鬼也看不上眼了。我这条不要脸的老狗知道，就是想拈花惹草，也找不到人、找不到机会了。人老了，人家瞧不起，太可悲了，人生在世，惟一的乐趣不就是爱和被爱吗！就是碰见一个比太阳还美丽的女人，又有什么用？我要问：古代神话讲的魔法在哪儿？那些魔法说在羊皮纸上签上字，保证出卖灵魂就能返老还童。有这种事吗？如果有过，以后还会发生吗？好，来一个长尾巴、尖犄角的书记员。我要在硫磺色的纸上签上我的大名，一下子就变成

小伙子,有一张厚颜无耻的脸。但是,你将看到,不论是有长尾巴的魔鬼还是没有尾巴的魔鬼,都不会来找我做那事。那一切是天国的乐曲,是诗人的幻想。”

“你还想返老还童呀,返老还童干吗?格拉板起面孔对他说:‘为了继续受罪、重新陷入罪孽的泥潭,你应该想想死的事,皮托,想想如何拯救自己。’”

“我十拿九稳能够拯救自己,他妈的。我向圣母做过一次祈祷,她答应拯救我。圣母一直保护我,飓风呀,相撞呀,西南部的暴风雨呀,每次都让我摆脱了危险。圣母是大海之星,暴风雨之后闪着光彩,安慰海员,对他说会见到家人的……但是,这决不能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如果可以做的。一个人活在一辈子不天真无邪地享受一番,那可太痛苦了。谁都知道,一个人到了老的时候,必然想起每一件罪孽,一下子把它们扫得远远的,面对十字架说:‘你们和以前一样,仍然是好朋友,我相信十字架,如果魔鬼把合同送来,用灵魂换取青春,我签字的时候要悄悄地在字里行间画个小十字。当然啰,事情过后,那签名没有效力,合同作废,魔鬼必须把钱还给我……我是说,把老朽还给我,而我放纵几天后,还是老样子。’”

安赫尔尽力抑制自己,不笑出声来,严肃地看着他讲话,叮嘱他多想想上帝和死神,而不是漂亮姑娘和返老还童。他讲很长时间,怪诞的船长洗耳恭听。之后,安赫尔带着赫苏斯上路去托莱多。

那天,‘堂皮托’比任何时候都烦躁不安,从这堆树丛走到那堆树丛,从这块岩石走到那块岩石,怒火中烧,感情起伏,一会儿想制造一场悲剧,一会儿又温情地放声哭起来,根本不像个男子汉。那个高傲的胡塞帕太冷漠了,为此他一直处在悲伤状态之

中；这位瓜达卢佩仙女越是对他粗暴，他越认为她具有出奇之美，魅力无穷。那姑娘每天都往返于拉德戈利亚达和土列克之间，他不想再跟在她屁股后面，她的手像一把锤子，右臂甩过来，手一弯还不把他仅存的几颗牙打落在地呀。他忐忑不安地看着她走过去，眼睛是那样多情，嘴巴现出皱纹，肺部喘着粗气，又是呼唤天使，又是呼唤魔鬼，祈求帮助。

这是‘堂皮托’的情况。现在来看看胡塞帕，她身上发生的事也值得介绍一下。圣周六那天，工程重新开工，这姑娘去拉德戈利亚达给科尔内霍送饭，那个地方离庄园很远，科尔内霍同几个石匠开采石头。十二点钟时，她在一处偏僻地方行走，当穿过一段山路——百里香、野无花果和欧洲刺柏是那样稠密，树枝都搭在了一起，很难行走——时，觉得树丛中有声音。开始，她以为是小兽，走失的山羊呀，到处流浪的小狗呀什么的。她停下脚步查看，看见浓密的树丛中，我的天，这不是活见鬼吗？那是人头，胳膊和身子。她不禁一惊。但是，在她惊魂未定的时候，那个人趴在草地上，用悲伤的声音对她说了一些讨好的话。胡塞帕没看清那人，但心中已升起了怜悯之情。她尤为感到惊慌的是那个男人很英俊，很年轻，像斗牛士一样把脸刮得光光的，身材匀称，机智灵活，讲话温存多情，胡塞帕还从来没有听过呢。

一句话，这个小伙子急促促地说了几句话，意思让她帮助。现在，他是在逃犯，司法当局在搜捕他，但并不是因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说两天没吃饭了。胡塞帕心痛如绞，很想帮他一把，这种怜悯之心不能说和那人的典雅脸蛋没有关系，她觉得他是男性的楷模。科尔内霍侄女那颗铁石般的心顿时软了下来，犹如扔进火堆的松脂，尽管开始时表现得不是很热情，但那完全是出于习惯。她心里翻腾得很厉害，冷漠的灵魂软化了。总之，这

个可怜的村姑像有一种神奇力量使自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那个男人没有怎么过多央求，她便从篮子里拿出几块面包给他。陌生男人一下子吞了下去。他一边吃面包，一边对恩人说了一大堆调情的话，还像人们说的那样，喊她天使……

“这儿可能发现您。”胡塞帕颤抖抖地说。“藏到那边去。”说着指给他一处没有顶棚的破房子，在赫罗尼莫家族时代那里是个避雨的地方。“天黑时，我过来，给您送点吃的。”

那个男人表示感谢，并且用圆滑的口舌把她说得天花乱坠。安达卢西亚姑娘胡塞帕继续赶路，我们说她现在神魂完全颠倒并不过分。她有生以来还没有看见过那样美妙绝伦、惹人喜爱的脸蛋。那好像一场梦，一生的幻想由于上帝的神奇之力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你看他胳膊甩动得多么优美！他讲话像音乐一样，听起来那样舒服！一股股诗的激流穿过胡塞帕的灵魂，直到那天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天国男人如此搅动她的心，撕拉她粗鄙天性的坚硬纤维。

整个下午她都在想着那个男人，有时觉得那是虚伪的面孔或者迷信思维的产物。他对她讲了那么多美不胜收的东西！还叫她天使！除了“堂皮托”那张可怕的嘴巴外，胡塞帕还从来没有从别的男人之口听到如此甜蜜的语言！而且，那个陌生男人是出自内心讲话呀！他不就是女性征服者的完美典型吗！他一定勇敢而多情，也许是个斗牛士，勇敢地面对凶猛的公牛，但跪在一个善良女人面前，这是多么甜美的神话！

夜幕降临，她借口忘掉一点东西又返回那里。为了不引起怀疑，她没有提篮，而是用干净的头巾包些吃的东西，面包呀，火腿呀，点心呀。来到那间破房子，英俊的小伙子站起来欢迎她。那是怎样的身材，怎样的双腿，怎样的颈项，那典雅的姿势都使

她发起疯来。他手里拿着礼帽,口若悬河地说出一大堆讨好、奉承的话,她醉了。

两个人聊起来,村姑很快得知那个年轻人看上去像安达卢西亚人,但却是地道的马德里人,从事斗牛业。只这一点就足以使她敬佩得五体投地。对,是这样。那个男人在马德里斗牛,挣钱不计其数。为了保护一位女人,他同一位宫廷先生——大伯爵吧——发生口角。他真是胆大包天,把那人置于死地。当然啰,他没有办法,只好逃出来。不然他早被人抓了起来。胡塞帕听得入神,安达卢西亚音调令她痴迷,炽天使喝醉时就是那样讲话呀。事情还不止于此,他还是个单身汉,马德里有四五个未婚妻追求他。他一辈子忘不了这位大恩人!她出现在那里时,他都快饿死了。遇见了大好人,多么幸福呀!他又一次叫她“我的大救星,我的天使”。胡塞帕听到这话,觉得太阳、月亮和群星从心中掠过。那个陌生美男子又讲了不少事,说是坐火车来的,但在阿哥多尔车站一个朋友偷偷告诉他,到了托莱多会被抓起来。他从急驰的火车跳下来,险些丢掉宝贵生命。他爬上铁路旁边的山上,东躲西藏,整整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他在托莱多有朋友、亲戚,都是很有威望的人,想和他们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藏在合适的地方,或者帮助他越过葡萄牙边境。

这席话引起山区粗鄙女人胡塞帕的浓厚兴趣,并且相信他的话和福音书一样。她决心为这个在逃男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说眼下最好躲在那个穴巢里,以后再想法子。她设法给他弄条毯子,偷偷送来,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至于饭菜,那是不会少的。那男人特别叮嘱一点,她如果在附近庄园看见民警,无论骑马还是徒步的,都要立刻告诉他。是这样,司法当局和死亡伯爵的亲属至少把警察局的三分之一人力派出来追捕他。“天使”般

的丑妇满口答应。她还送给他一条丝头巾,把右臂包扎起来,从火车跳下摔得很厉害,胳膊还痛着呢。他穿着紧腿裤子,外套系着腰带,白色呢帽破得不成样子,式样不俗的浅色高筒靴子也破烂不堪。他手指上的戒指多么漂亮呀!胡塞帕直勾勾地看着,真想夸奖几句,他大方地把三枚中最漂亮的摘下来送给她。她不想收下,但是,那男人如此热情坚持,不好意思拒绝。

第三次见面是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放亮,她送去香烟,可怜的男人太想抽烟了;还给他带去箱子里最精美的东西——两块手帕,上面还有彩色饰带,吃的东西有馅饼和葡萄酒,瓜达卢佩的最好牌子的葡萄酒。她再三叮嘱,在那个藏身之地住下去,直到她找到更好的地方,或者想办法把他送到托莱多。那个马德里青年觉得那儿还不错,便向她提出一大串问题:她效劳的庄园怎么样,有什么亲戚,主人待她好不好,等等。当他听到堂安赫尔的名字时,说认识这个人,人很好,只是一个魔鬼般的修女迷住了他,想把全部家产用在修道院、弥撒和宗教巡行上。胡塞帕听他讲话,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已经成为她的偶像,成为神圣、可爱的偶像。她是那样崇拜,愿意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而让他死里逃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她对他的疯狂之爱。她愿意随他走到任何地方,圣坛之顶或者罪恶深渊。他们之间很快信任起来,科尔内霍侄女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而现在顷刻间把宝贵的灵魂都献了出来,犹如一间封闭、被遗忘的、装满易燃物品的仓库突然着起大火一样。

八

母狼和公狐在山上如此频繁会面不可能不遇到什么障碍,比如某个冒失的目击者,如果说没有不长耳朵的墙壁的话,当然

也没有沉寂的地方——不管多么荒凉——不长眼睛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野人蒂尔索的眼睛，他以猎人的灵敏性，尾随那个粗鄙姑娘的足迹，发现那间遮掩在荨麻和树丛中的破房子里的秘密。但是，胡塞帕由于那种疯狂的爱而变得比猎人更敏锐，知道处处防备，她即刻意识到，那个邪恶的牧人拉曳过毛毯。于是，一天，那牧人赶着羊群经过一处偏僻地方，两个人正好碰面，她便下决心和他搭话，装做讲秘密事的样子：

“是一位马德里先生，藏在那儿，因为主张自由、成立民兵、实行民选而遭到追捕。蒂尔索，注意保守秘密，不能出卖他。如果讲出去点什么，我饶不了你，肯定饶不了你，他是宫廷侍膳官，权势很大；你如果走露风声，蒂尔索，我们就得不到他的关照。反之，你如果嘴闭得严严的，要什么有什么。我给你火腿吃。”

那个野人是那样喜欢火腿，太好吃了，为此都想和魔鬼签个协议，就像‘堂皮托’为了另一种火腿想同魔鬼签协议一样。

“是不是给我储藏室的那种火腿，太好了，上面有金子一样的蜜黄蜜黄的头发。”

“对，是淡火腿，上面有拔丝鸡蛋。你如果照着我去做，什么也不讲出去，我把你看见的那一大块全给你。”

野人同意了。另外，那姑娘还从衣兜掏出几枚大额硬币，给了他，他迈着坚定脚步走到那间破房子前，用石块和泥巴把门堵严，其实也是堵住他自己的嘴巴，与此同时脑海里一直想着吃那种金黄色蜜一样的东西。对，是这样，这个牧人看见了天使。再说说胡塞帕，她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女人。如果谁留心观察的话，一定发现她完全变了，干活也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会儿快得出奇，那会儿多么重要的活也撒手不管。但是，由于科尔内霍白天不在家，主人又不经意这类小事，只有上帝慢慢地知道了一切。

土列克庄园的人,马太,甚至维隆内斯却不一样,他们发现那个粗鄙的女人比以前注意修饰、打扮了。原先盖满尘土的蓬乱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还抹了油,额头垂下一绺卷发,堪称一大奇迹。她最好部位是身躯,现在束得紧紧的,好像不是她的一样。脸蛋和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如果说没有变化的话——因为丑陋和粗糙,就是上帝也无法为她除掉——,已经不那么让人眼睛不舒服了。除此之外,只有喜欢窥探的人才能了解到的东西,像如何反反复复地洗呀,擦呀。从表面上讲,她变成大天使,是有点什么让人相信这一点的。

但是,胡塞帕在素质方面也变得高尚了,感情和性格同样受到影响。她不那么粗鄙,讨人喜欢了。她以前从未抚摩过一个孩子,不是给个耳光赶到一边,就是嘟哝几句,而现在常常逗赫苏斯玩,又是亲又是抱,对来瓜达卢佩或土列克玩耍的孩子也是这样亲热。对老年人同样流露出亲情,他们对这头野猪突然失去全身尖刺都感到惊讶。对“堂皮托”,虽然不让他动手动脚——他总想这样做,很放肆——,但比以前尊敬,像下辈那样彬彬有礼。那个该死的老人以房客身份享用这些,而不是作为求爱者那样表示感谢。

她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去找狐狸藏身的地方;后者急着离开那里,在数不尽的、在各条道路上巡逻的民警眼皮底下闯条路。一天夜里,他戴上胡塞帕送来的皮帽子,披上一条棕色毯子,沿坡溜到谷底,走到马丁桥,又从那儿冒险到托莱多,天亮之前返回藏匿的地方。他对那个粗鄙女人说,在托莱多有人欠他的钱,但没有找到他。姑娘听了这话,便把自己的钱——当然不很多——全都给了他。他假装再三推辞之后接受了下来,钱多少,他也不嫌少。谈话间,母狼对公狐说了些有趣的想法,比如:

她主人堂安赫尔很想救济所有投靠他的生活不幸的人。如果向他讲讲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无法克服的困难,要求解决食宿问题,他一定感到高兴。为什么这个马德里年轻人不去见见他,请他收容、给以帮助 那样的话,他将舒舒服服的住在土列克,也许因为他是个高贵的人,会住在瓜达卢佩,他们每时每刻都能见面。那人想了一会儿,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假惺惺地说他不是残疾人,也不是乞丐。他当然可以要求住下来,但人们会立刻认出他,因为他是名人,照片上过报纸,甚至火柴盒。而他最想避免的是因为人人熟悉照片而暴露自己。那些日子司法当局以为他逃到德国或俄国,最好还是等一等,躲藏起来,直到有办法逃到葡萄牙。情火浓烈的胡塞帕听说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用央求的目光和嘶哑的笛子一样的声音请他不要走,他看见救命天使那样强烈要求,便装做让步的样子,说他们两个人不能同时走(村姑不愿意这样做),他就留在那一带,她想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

他们也谈到了名字和姓氏的事 年轻人没有立刻说出来,而是摆架子,装出犹豫和迟疑的样子,仿佛那是最重要的秘密。最后,他说他叫堂阿尔瓦罗,出生在西班牙最大的一个家庭里,父姓是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母姓是特列茨·吉隆。父母让他学习法语,从事外交职业(胡塞帕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从小就爱上了斗牛,父母左右不了。最后,他违背二位老人、兄弟姐妹、名门望族亲戚的意愿,选择斗牛这一行,现在已经成为马德里最著名的斗牛士之一,杀掉的牛比脑袋上的头发还多。从来没有害怕过。她把这些事一件不拉地记在脑海里,太伟大、太光荣了。她对那些事坚信不疑;她除了智商不高外,还容易轻信,看不清真相。

九

复活节后不久,安赫尔安排人手平整土地,为拟就的教团用房打地基,四十多个工人参加这方面的工作。维隆内斯当记工员,马太是工头。被叫做‘诅咒’的那个‘使徒’饿得受不了,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又回来了,请主人原谅,收下他和他的一个伙伴,真正‘使徒’;因为那年有幸被挑选参加洗手礼。两个人都受到热情接待。只是为了注册填表,才把他们列在工人之中,但实际上他们整天只是聊天、抽烟,等着吃饭。

露契亚证实了那个消息,即索科罗的小修女不再在萨卡利亚斯家里护理照顾病人了。至于不去的原因,她或者不知道,或者不想说,因而只字未提。但肯定地说,修女洛伦莎走了以后,她妹妹得不到真正照顾,家里什么都没有,不用说药品,就是饭也吃不上,因为萨卡利亚斯把朋友看得比妻子重。听到这事,格拉立刻说:“我们去那儿。”瞎女人真诚而热情地回答说:

“先生如果去,我可怜的妹妹就放心了。先生给她带去上帝的慰藉,上帝在,忧愁就呆不下去了。”

一个晴朗、凉爽日子的早晨,他们上了路,他当领路人,她高兴极了,因为她眼睛里虽然漆黑一片,但开始看见主人是个非凡的人物,是美德的化身,和其他人确实不一样。她时时刻刻听人讲述主人心好,仁慈,有庞大的慈善、基督计划,这一切在她那漆黑如洞的病眼之底变得那样高大,对,她脑海的想象力比好眼睛还明亮。一路上,她不停地说:

“如果先生屈尊去看望那个不幸的家庭,我妹妹一定会好起来。这些天我一直想着这事,但不敢对先生说去那里。昨天夜里,我梦见先生去……我的心对我这样说。我梦见先生一到那

儿,我妹妹就有了精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梦中的事,有时变成真的!我知道,睡着以后看见的东西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变成现实的……但是,先生进去时要小心些,最好萨卡利亚斯不在,不然他会像看家狗那样对我们又吼又叫。请先生为我妹妹祈祷,把魔鬼驱走,我担心房顶和小洞洞里藏着什么魔鬼。”

“你看吧,格拉对她说:‘那儿是不会有魔鬼的,我甚至相信萨卡利亚斯会变得温顺些。这些生吃活孩的人,如果有人对他们的心讲话,都会变成最温柔的人。’”

他们从小桥往坎布隆门方向走时,曼塞沃迎面走来:

“哎呀呀 太好了,我正要去那儿呢。”

“堂佛朗西斯科,很高兴看见您。您来得正好。和我们一块走吧!”

“可是,堂安赫尔先生,去什么鬼地方呀 远吗?”

“拿定主意和我一块儿干、一块儿往前走,永远不要问远还是近。”

“好吧,走。”堂佛朗西斯科喃喃地说。不知道他是否有些不快,但看上去还是坚决服从的样子,不是吗?能进“公司”^①,搞个大生意就行。

他们穿过犹太人居住区向希里多斯走去,前面是些弯弯曲曲的小巷,圣西普利亚诺教区一带都是这样的街巷。曼塞沃走得有点累了,他的腿软而无力。哪能走得那样快呀,他在心里嘟哝着:“可是,这位堂安赫尔先生把我当做粗汉子了。他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在管理工作上是只雄鹰,哪能跑长路,喘不上气来,舌头伸出老长。不过,看看吧,跑这么快这么远干什么。”

^①在西班牙语中,“公司”这个词也有“教团”之意。

“堂佛朗西斯科先生,您来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快到梅洛哈斯时,格拉一边和他亲切拥抱一边说,“您今天就要负责……”

“负责什么,我的先生,负责什么 快告诉我,别让我着急。”

露契亚摸着墙壁,说已经到了神父面色一下子变白了,往后退了一步,说:

“看这幢楼的样子和我们脚底下的地面,这不是那户人家吗,要把我侄女杀死……我的堂安赫尔,这不是活见鬼,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

“哎呀呀,您害怕,您害怕?格拉操着兴奋和嘲弄的声音说,“我说呀,朋友,胆小鬼可没有资格和我在一起。您怕什么 怕他们把我们三个人杀了 就您个人来说,光荣、圣洁地度过漫长的人生以后,除了折磨之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在行善中死去 我们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

堂佛朗西斯科走进来,有些魂不附体了,迟迟疑疑,小心翼翼,离格拉和瞎女人老远。

马利亚·安东尼娅的两个孩子在厅里玩耍,用绳子拉辆小车,上面装着碎瓷砖。两个女街坊陪伴着病人,病人情况很严重,衰弱得几乎不能讲话。安赫尔看见萨卡利亚斯不在家感到很遗憾,他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像人们描绘的那样,是一头凶恶的狮子。两个女邻首先解释说,应该把马利亚·安东尼娅送进医院,得到更好的护理。

“我们,”格拉对她们说,“把医院搬到这儿来了。需要什么?医生每天来看三四次?保证做到。药品?需要什么药都行,不限量。还要什么?给病人找个看护,白天黑夜守在这里?好吧,可是,男主人是那种脾气,一个女人担当不了这个工作,我们可

以安排一女一男,女的只要听我的话,有时间,随便谁都行 男的呢,就让我的朋友曼塞沃来吧。”

“亲爱的堂安赫尔……我……’受俸神父结结巴巴地说;请您看看……我……,,

“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您的事情多……那有什么。我来帮助您;我们两个轮流值班。您上午,唱诗班的事完了以后,下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白天余下的时间和整个晚上,由我值班。我认为,多干点活,不应该抱怨。”

堂佛朗西斯科觉得喉咙里打了结儿。那是反对意见卡在了那里,咽下的口水拦住了出路。他不敢说除了会计这种活以外,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格拉没等他想好说什么,抢先一步说:

“您值那么一会儿班,曼塞沃朋友,不就负责管理这所家庭医院了吗。您把每项开销都记录下来,到我亲戚堂何塞·苏亚雷斯先生那里取来钱支付。您买一个账簿,在第一页上开立护理病人的账目,一直登记到我们可以把无依无靠的可怜病人接到土列克。”

曼塞沃听到可以掌握金钱、分配资金和在账簿上记录数字,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我希望我先开始值班。”格拉看着两个女邻补充说;我是想让那个野性十足的萨卡利亚斯早些出来,他竟然胆敢用死威肋索科罗的一个小修女。我们来看看他敢对我怎么样。”

“先生,’曼塞沃疑惑地说;请允许……那个萨卡利亚斯撒野好了,他是房子主人,又是一家之主,而我们虽然目的圣洁、善良,这谁都不怀疑,但我们钻进他家里,便成了闯入者,他大怒,把我们赶到大街上,这没有一点奇怪的。所以,依我看,第一,要得到当局的允许,以便友善平息紧张气氛 第二,当局给我们派

两个民警,以防万一。”

“当局呀,允许呀,民警呀,别在我面前啰嗦那一套了。”安赫尔激动地反驳说。“无私地来到痛苦之家的人,具有双重医生品格,既是身体的又是精神的医生不需要市长的批准。我们的权力来自更高一层。如果不愿意接受我们,如果侮辱我们,如果把我们赶出去的话,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再到别处去。堂佛朗西斯科,您这个疑心重重、文牍专家会看见我们最后如何被接受、如何受到欢迎的。诚然,我们开始时肯定会遇到恩将仇报的野人,但您会看见,一定会看见我们以后的道路变得平坦的。所以,我想现在做一次试验,想带着一支慈善大军闯进一个仇敌的家门。他拒绝我们?我们走。侮辱我们?我们听着,不作声。打我们?我们耐心忍受着。我们到别处继续干我们的事;没有信心的人,堂帕科,请向后走,让上帝保佑他吧。”

十

瞎女人听完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另外两个女人也不能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曼塞沃不想说任何不同看法,这并不是因为没有理由,他是个务实的人,满脑子都是这方面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处于少数地位,担心说出来不能给自己脸上增光。

“好,那一切都很好。”他最后这样说。“我不会成为拆台的人。我接受我的角色,我认为,为了使这事能运转起来,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堂安赫尔先生,首先应该去找钱。所以,您应该给我写一张字据……”

安赫尔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便要来纸和墨水,在总是随身携带的支票册第一页写好,撕下,交给曼塞沃。后者拿在手里,

立刻跑到大街上呼吸空气去了还是在街上好，那个洞穴臭气熏天，喘不过气来，只听见痛苦呻吟，看到贫困和杂乱！一位女邻把孩子送回家，另一位留下照顾病人，没有任何报酬，完全出于友情和慈善。这两位女邻都担心萨卡利亚斯回来时会大闹一通儿。但是，和大家的想法相反，那个炼制钢铁的男人出现时，没有发生任何悲剧事件。安赫尔做了解释，开始时他心中不快，紧锁眉心，过了一会儿，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露出漠然表情。这个人好像身上的感情和怜悯之泉已经干涸。但是，他仔细琢磨后，反过来这样想，那位陌生先生支付一切费用，而且看上去他或是新教神父或是某个教团首领，不是吗，现在有许多这种慈善教团呀，一定是圣徒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唉，他上过许多当，被凶恶的高利贷者逼得走投无路。他哪能对妻子和孩子关心呢！

对于威胁杀死小修女的事，他说有那么一回事，但也可以说没有那么一回事，他从来没有想真的杀死她。那些日子家中藏着一位要好的朋友，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卑鄙的警察当局正追捕他。他们两个人害怕有人告密，于是对那个修女产生怀疑……他不想对朋友失礼，要热情相待，不让他受到警察和告密者的伤害。这时，索科罗的小修女突然而至，他以为……后来，他确信她不是……他想向她道歉，但小修女星期天下午就回索科罗了，再没有到这儿来，那个朋友也立刻逃走，寻找更为安全的地方。那个喜欢动刀子的男人讲述这些事时面无表情，冷冰冰的，仿佛那是家常便饭，最普通的一件事。

“如果修女想回来，”他最后说，“就我来说，回来好了，我们将成为好朋友。”

“谢谢。”格拉回答说，“您的友谊还不是最好的保证。”

过了两三个小时，萨卡利亚斯不那么阴沉着脸了，甚至露出

一点点感激表情。两位女邻商定如何把这个家管好，他对她们要做的事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让干什么他都好好配合。最后，他胡乱吃几口饭，一声不响地走了，那天再没有见到他的影子。

曼塞沃拿着钱回来时，那个宝剑工厂的工人已经不在。

“堂安赫尔先生，’神父说：‘我们有钱了。回来的路上，我把您的话转告医生了。我们把每天的开支记得一清二楚，明天买什么我想好了，半磅猪肉，四分之一只小鸡。药品，我直接到药店去，看看价格合适不合适。这些都会弄得井井有条。可是，请告诉我，这桩生意全是支出呀 进项很重要，在哪儿？”

“进项 从上面来。”

“怎么从上面？”

“从上面。堂佛朗西斯科朋友，我看您这个人不是很虔诚。像吗哪^①一样，进项从上面掉下来。”曼塞沃满脸疑惑。

“怎么 您不相信？”

“不是那么回事……会那样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从上面掉下吗哪……可能会这样。我是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吗哪。我真想看看怎样掉下来。”

“好吧。”他笑着说：“一切听上帝的。”

曼塞沃很喜欢了解自己的工作环境，把那幢房子转游了个遍。先是爬到阁楼，下来后到后院，从这儿走到那儿，什么都看看，到处嗅嗅，他可能不那么放心，把格拉叫到一边，悄悄地说：

“堂安赫尔朋友，我看我们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的意思是，把那位夫人送进医院，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我四处看了看，

① 《圣经·旧约全书》称，吗哪是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所得到的神赐食物。

鼻子闻到……”

“闻到什么，我的上帝？什么都害怕”

“不是害怕，而是谨慎。我怀疑，甚至几乎，几乎肯定，’他把声音压得更低；‘我们这个地方是假币制造商的窝点。怎么，您笑？您对什么都付之一笑。那儿放着不少可疑的工具，阁楼上有一些字样，确切地说印好的纸张，有花体字，各种饰纹，和钞票上的字、纹一模一样。亲爱的堂安赫尔，乐施好善是件大事，但应该注意在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去做这事。当然啰，不应该有亲疏远近之分，就像我们的上帝基督吩咐的那样，连卑鄙无耻的犹太，晚餐时也给了他一份。但是，良心是一回事，社会又是一回事。您想想看，堂安赫尔，我们在这儿像圣徒一样不防备着点，警察来了，轻轻松松地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牢房里……他妈的，不费吹灰之力。多么恐怖、多么令人羞辱！”

“亲爱的，曼塞沃，这儿造不造假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我们造的币，是完全合法的。您如果害怕警察、害怕蹲大牢，那就走好了。我要留在这里。”

“唉，那么，我也留下吧。’他咽了一下口水。“我指出危险……但决不动摇，永不动摇，堂安赫尔先生。”

接着，他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非把我们吓坏不可，我可得洗手不干了。只有算账时我才来这儿；尽管看我的账目好了。堂何塞·苏亚雷斯给我钱时讲了些话，我也是那样想：‘我看到的是支出，但是，进项，进项在什么鬼地方？’这位堂安赫尔有不少钱，可是，金币银币流动起来多么动听呀。当然啰，早晚得往外掏钱施舍。那时，当这个教团的出纳员该是多么高兴呀！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我们应该分摊一下，到每个慈善人家去，对他们说：‘为救济人类，献出一点吧。’但是，一切都得听说了算的

人……我只看见支出的钱,看不见收入的钱。像做生意一样,用大量的钱去行善必须有支出也有收入。”

他正这样想着的时候,格拉说他可以走了,他心里乐开了花。晚上,两位女邻为堂安赫尔和萨卡利亚斯简单准备了一点晚饭。但是,后者没有回来,只有土列克的主人和瞎女人一块吃饭,气氛很亲热。他们给萨卡利亚斯留了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大家安排过夜的事。那位女邻护士在卧室里值班。瞎女人在客厅角落里找个地方躺下,脑袋枕在矮椅子上。安赫尔坐在一把油布椅子上打盹,那把椅子摇摇晃晃,沾满了羊毛。他听着附近监狱的钟声,一连三个多小时没有睡着,他正要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时,瞎女人敲着他的膝盖,用急切的声音说:

“先生,先生,醒醒……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吧。我眼睛看见东西了……我是说,不是完全恢复了视力,不是,但是上帝给了我一会儿视觉,让我看见最大的奇迹。”

“你说什么,可怜的女人?……你肯定是醒着吗?他把手放在她额头上。

“先生,先生,她抱住他的双膝。“我讲的全是真的,就像上帝是我的圣父一样真。我醒过来,看见东西了。唉,我知道看见东西是怎么回事,我小时候眼睛好好的,现在还记得看见的东西。先生,我醒来时看见了,看见房间和房间里面的东西,看见那把椅子羊毛露在外面,您睡在上面,或者说没有睡,只是闭着眼睛。还看见对面装着瓷器的柜子,看见五屉橱,上面贴着破画,摆着石膏小狗,看见地席和地席的破洞。卧室的门打开着,阳光射进客厅里,一只杯子里燃起火焰,就像遥远的星星,很小,在一指高的油面上游动,下面是三指水。先生,我对您发誓,我真的看见了,讲的都是实情。您相信吧?最美好的东西我还没讲

呢。我看见妹妹从卧室起来,怀里抱个小孩,给他喂奶。”

“露契亚,不可能有这种事,理智些。”

“先生,我看到的如果不是真真切切的,让圣母再把我变成哑巴吧。马利亚·安东尼娅的两个乳房很大,很漂亮……我现在还看见小孩吸奶的声音呢。”

“露契亚,你如果不在睡着的话,醒一醒,清醒过来。”

“哎呀呀 您不愿意听我的话!上帝哟,我怎么说,您才相信呀?她把胳膊弯曲起来:‘妹妹走到我身边,我那样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过了半天才张开嘴巴,对她说……谁知道我对她说了些什么呀。不过,她的答话还在这儿回荡着:‘你如果相信你看见的东西,就不要吃惊。我身体好好的,把失去的东西又恢复了。好好看看我,不要以为是借来的,是我自己的,确实是我自己的。是修女今天夜里给我的,她把自己的乳房拉下来,放在我身上。’妹妹回到卧室里,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 奇迹,我是个奇迹。”

“你太天真了,露契亚 你到你妹妹床前看看,问问她是怎么回事……这样你就会相信那是做梦。”

“也许创造奇迹之后,又把奇迹毁掉了。我发誓,先生,我讲的那些都是真真切切看见和听见的。我妹妹钻进卧室时,您知道吗?我看见索科罗的小修女从里面出来,走进两个孩子睡觉的房间。我看见这些时,又失去了视觉,把我送到我一直生活着的黑暗之中。”

“修女洛伦莎不在这儿,也不在孩子的房间里。另外,你妹妹的那个小孩都不吃奶了,今天夜里也不在这儿。”

“先生,您别总反驳我,不相信我的话……如果我看见的事现在不是真的,将来也会是真的。您如果不这样看,那是因为您

不虔诚,不信上帝。”

“我信上帝。不过,我不相信你妹妹重新得到了失去的东西,更不相信有那种转让……你不要说胡话了。”

“我看见了,是亲眼看见的。”她挥舞双手,用加重语气说。
“我那时恢复了视力,虽不相信我说的话,一辈子都不会成为虔诚的教徒。”

“你到孩子的房间里,四处好好摸摸,如果碰见洛伦莎修女,我就相信你的故事,并且第一个宣布那是奇迹。”

瞎女人蹑手蹑脚走进孩子的房间,格拉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猎奇感,也走进。前者摸索着,后者睁着明亮的眼睛,确认那儿除了睡着大女儿外,没有别人了。

“看见什么没有?相信了吧?”主人痛苦地说着,拉着瞎女人的手向客厅走去。

“我还不服,先生。我决不会收回说出的话,我想信我看见的东西。”

十一

格拉重新坐到椅子上。瞎女人回到度过前半夜的地方,轻轻地祈祷着。我们介绍的这场谈话过后不久,安赫尔听见马利亚·安东尼娅和她的护士低声谈话。他凑到卧室门旁,听见这样的胡话:

“修女洛伦莎,上帝的天使,你给了我东西,我应该给你什么呀?你用你自己的肉治愈了我,并且把你的血、你的生命给了我。”

女邻用亲切的语言回答,她了解病人的脾气,劝她好好休息,把药喝下去。但是,马利亚·安东尼娅对如此关切的劝说好

像不理解,拒绝喝药,而且不协调地移动双臂,瞪着火亮的眼睛说:

“可是,古梅辛达,我确实康复了,你没看见 可是,你没看见?请你往旁边站一站,你不让我看见另外一个女人,她很漂亮,给我送来圣父的回信,并且贴着我耳朵说话,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女人为什么那样反对小修女治好我的病。她愿意治,而你们总是从中作梗,猪猡,不要脸的娘儿们,不让她……我看见了……是你们不让她。你们想让我整天躺在这张只有巴掌大的床上,变成一堆腐肉 但是,你们达不到目的,达不到,永远达不到目的。我有我的天使,现在在你身后……她的眼睛在你眼睛后面跳动着,盯着我看。不会的,那个可爱的修女不会丢弃我的,一旦你们让她走近我,就会给我治好病。她代表上帝,万能的外科医生向我保证过,她一定那样做的……”她显得心神不安“你往旁边站一站,你这个女人……总是站在那位小姐和我之间,不让她给我治病 古梅辛达,你以前不这样呀。为什么现在变得这样坏?你太嫉妒了!由于你不能养活你的孩子,因为你没有奶了,就想让我……好吧,听我说,我早就想给你孩子喂奶……把鼻涕擦干净……我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一块养活起来,多少孩子我都能养活,奶多得吃不了……听我说……你如果嫉妒、惊讶,那就生气去吧,生气去吧,活活气死你。”

古梅辛达一直劝说她,亲切抚摩她,这会儿对她的胡言乱语点点头儿,那会儿笑着反驳几句,最后让病人喝下那瓶药。不幸的女人渐渐平静下来,胡话已经辨听不出什么意思,仿佛她的说话声渐去渐远,坠落到深渊之底。

格拉回到用作床铺的摇摇欲坠的椅子上,想睡一会儿,可就是睡不着。他听见瞎女人——她蜷缩在那儿,睡觉姿势不

好——打起鼾来。他真想牺牲点什么而能学她的样子，睡上一觉，休息一会儿。“这个幸运的女人，”他想，“现在很可能陶醉在另一个梦中奇迹里，而醒来之后还要说看见了梦见的东西。这些人真不幸，他们头脑里没有这面可怕的理智镜子，能消除幻觉、欺骗的理智镜子，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太虔诚、太深沉了，而我，有着坚定的、教养有素的理智，每当倾向相信什么的时候都觉得理智在束缚着我，我本身的感官把金色的奇迹幻影赶得远远的。”

这种想法使他那样感到不安，都不能继续坐在椅子上，必须站起来。他在房子转了几圈，但是害怕弄出响声，打扰照顾病人的护士，便想到大街上去。房门没关，他很容易地、悄悄地走了出去。天开始亮起来，天空映出一丝粉红色的清透光线。塔霍河哗哗作响，这条河就在附近，湍急的河水在破水磨中间流淌。公鸡啼鸣。对面那堵给河水当堤坝的石墙，开始染上了奇异光彩。山谷圣母所在的那座山峰上方，启明星闪着美丽之光。如此美妙景象使他陶醉了，整个灵魂集中在一点上，热忱地向浩瀚无垠的天空祈祷，低声哼唱颂歌“圣母之星哟，上帝灵魂之母哟”。接着朗诵对唱赞美诗“圣母哟，请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希望”。他还没有朗诵完，那颗星星便黯淡下去，星光融注在清澈、蔚蓝、洁净的天空里。

这位基督教骑士很快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向家里走去。他走进家门，发现所有人还在睡着，古梅辛达也不例外，她困得支撑不住，把额头枕在马利亚·安东尼娅的床上。他想学大家的样子，刚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就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去索科罗。可是，这个时候怎能去呀？这样做实在没有道理，很不理智，是一时的激情。其实，那是一种疯狂的急切心情，想见到她，

和她谈谈，向她问些问题，对一些疑问和重大问题征询她的意见。更清楚地说，想端详她，尽情地端详，直到陶醉。他的希望是那样强烈，如果不能立刻实现，自己就变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可是，时间不合适呀。”理智对他说，但渴望这样说：“我改变时间，让现在不是早晨五点，而是下午三点。什么事情都有办法做到。”

“你不要发疯呀。”他恢复了理智，能够清晰地分析所处的境况了，于是这样说：“还是休息吧。你昨天夜里连半个小时都没有睡。另外，你还应该知道，你昨天吃的还不如鸟食。你，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曼塞沃来替换你时再说，而曼塞沃要做完午前祷之后才来。”

他的这个理智想法没有持续很久。“现在就去，”他这样想，“现在就去。现在不去，不立刻见到她，我非死去不可。”但是，他想移动，都不能如愿。他的脑袋比铅还重，双腿像木头一样没有知觉。“这一夜，这该死的夜简直把我折磨死了。因为这不是睡觉，而是死亡，不看她一眼就死去太痛苦了……”

这样大约到了上午十一点，他在瓜达卢佩家中醒过来……而醒来时，他躺在床上，心中是那样困惑、那样不安，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他喊叫……胡塞帕跑过来。

“胡塞帕，我的天哪，快把我从可怕的疑惑中解脱出来。我是怎样，我是怎样、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是天使、巫婆还是别的什么人腾云驾雾把我送到这儿的？……现在是几点了？”

“十一点，先生……可是，先生不记得您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不知道您几点钟到家，因为我不在这儿。可是，您不记得我们在路上碰见过我下山，先生上山。”

“唉，对，对……”他用力想从记忆中挤出点东西来，如同挤

榨已经榨出全部汁液的柠檬“我往这儿走，在桥那边碰见你，对你说：‘胡塞帕，去哪儿？’你回答说：‘先生，去托莱多送信……’对，我到了这儿，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好像坠入深井之中。可是，我是想，打算去索科罗的，怎么到了这儿？”

胡塞帕耸耸肩膀，嘴唇抽搐了一下，表示她毫无能力解除主人的疑惑。

“因为……”他更加困惑不解；等等，我在……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在那儿……啊！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过去的事一点点，断断续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把它们串连起来，变得有意义……对，曼塞沃来了以后，对我说：‘我来了，堂安赫尔。您愿意的话，可以走了。您需要休息？’于是，毫无疑问，我从那里出来，来到这里……可是……该死的记忆始终不能变得清晰。一直记着这个想法想和瞎女人一块儿回来，并且对她说过：‘露契亚，我们走吧？’告诉我，露契亚来了吗？”

“我没见到她，先生。”

“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我对你说了些什么？”

“先生，那时我回答您说：‘我去送信。’您对我说：‘去吧，别走失了。’我对您说：‘对，先生，路我很熟。’”

“啊，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我是那样对你说的，因为我记得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而那男人一看见我，就藏到断墙后面去了，是在温塔·德尔·阿尔马那边。”

“先生，”她竭力控制心中的惶恐；“我对您发誓，没和任何男人在一起。”

“怎么？难道你不是女人？你一辈子如此冷漠？爱并不是犯罪，根本不是。你没有必要让男朋友躲着我，我不会把任何人的男朋友吃进肚子里。”

“我有男朋友 先生忘记我是有夫之妇。”

“啊 对。你丈夫,是科尔内霍的儿子,在服劳役。你几乎,几乎是个寡妇。不管结婚还是没结婚,谁都逃脱不了爱这种病症……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好,胡塞帕,好 你讲的事帮助我回忆,一点点地记起来了,我从梅洛哈斯一直走到这里。在桥上有几个骑马男人,争论消费税的事,是吧 我在路上碰见许多这种事,还可以说出一些来。对,对,我走进庄园时,科尔内霍和两个工人出来,他们对我说……他们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当我从雪白教堂圣马利亚前面经过时,看见几个英国人参观犹太教堂后出来;不久前还碰见胡斯蒂娜·曼塞沃的二儿子,和他讲了会儿话,对他说……好,胡塞帕,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吃午饭。我身子软得都不想讲话,描述软到什么程度 肺也吸不进空气,这怎能把字词完整地说出来 身体没有一个舒服的地方,太亏待身体了……等一下,你准备午饭时,‘堂皮托’如果在,就告诉他,或者告诉维隆内斯,或者瞎女人回来了的话告诉她,来一个人陪我吃饭。我害怕一个人吃饭,因为我总是走神,怕饭菜凉了,甚至有时突发奇想,为了禁食,为了折磨自己,把饭菜从窗户扔出去……喂,胡塞帕,回来一下,打发人立刻去叫赫苏斯来,把他带到这儿来,我想和他说几句话。”胡塞帕走出去。

“对。我想知道赫苏斯对这个是怎么想的。他讲的话没有不是真的。他纯贞得和戴面具的神学一样。这孩子来这里决不是巧合,他不可能和维隆内斯有亲戚关系。赫苏斯是大自然以外的一些什么。他眼睛好像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里面有明亮清澈的地域 在那里,没有不知道的东西,不存在人间的那种疑惑和无知。那是两扇窗户。通过这两扇窗户,无限以欣赏有限为乐趣……对,为了嘲笑有限。我的脑海好像空空如也,没有一点

思想。他昏昏沉沉的。“尽管如此,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今天凌晨做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想了什么。哎呀呀,忘记如此清晰的事,如此真切的东西 曼塞沃把我叫醒不久,医生来了,检查马利亚·安东尼亚的病情,给她包扎好,露出一张笑脸……对我说:‘愈合了,先生,对,愈合了。我不相信,好像奇迹一样。’听他这样说,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问医生:‘堂阿西斯格罗,康复了?’他用一种乐观表情回答,说很快康复 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用一双天神的手抚摩她,为什么不康复呀?……快快打住,脑袋,又在胡说八道了……对,是这样,上帝的那个天使撕下自己的肉,放在……胡塞帕,胡塞帕,我饿死了!”

十二

故事讲到这里,有两件重大事情需要交待一下。第一,瓜达卢佩和土列克的主人吃了饭,胃口很好。第二,胡塞帕给他送去的午饭很差,而把好菜留给那个人,给谁,她大概知道。食橱角落有只篮子,她把好吃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到时候偷偷地去拉德戈利亚达。那里有不少工人采石,还有人在平整土地,这一方面能帮助这个村姑蒙混过去,另一方面却使那个马德里年轻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人来人往,很难像胡塞帕说的那样‘保住那个住处’。但是,她把全身功能都调动了起来,又有感情迸发出来,从而想出许多巧妙的办法,让堂阿尔瓦罗的安全得到最大的保证。她用丈夫的衣服和从托莱多弄到的衣服把他灵巧地伪装起来。这样,那个美男子晚上,甚至早晨都可以在那儿活动一下,当然避免到瓜达卢佩附近去。一天早晨,被追捕的绅士去了城里。但是,胡塞帕没有想到,他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三天也没有。母狼绝望、痛苦,向炼狱里的所有幽灵祈

祷，她坚信那人去那里陪伴幽灵了。

第五天的晚上，美男子终于重新回到他的藏匿处。她看见他时，差一点昏过去。这个男人带回一大堆“故事”来，滔滔不绝地讲给情妇，为其多日离开那里辩解。什么在把托莱多碰上几个亲戚呀！他们有意提供庇护，但是他信不过这些人，因为他们希望他早些死去，以便继承他的家产。所以，他没有接受他们提供的住处。什么那个朋友早应该从马德里带钱来，但还没露面，由此不得不再等几天。他的想法是，那个朋友一旦带钱来，他立刻逃之夭夭，偷偷越境到葡萄牙。他还对尊贵的先辈发誓，如果她，救命的天使，大善人不跟他走，他决不离开那里一步。胡塞帕心里甜滋滋的，喜出望外，口水直流，像个明知事理的人回答说，如果不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很愿意和他一道走。她的亲人会怎么说呀；庄园区的人会怎么说呀；托莱多那么多人认识她，会怎么说呀。总之，天主教界怎么说呀。

美男子装出一副强烈的爱恋表情，并且讲出一大堆道理消除胡塞帕的疑虑，这使已经神魂颠倒的她更加丧失理智。他一旦能够逃出虎口，在德国，或拿破仑合众国，或荷兰陆地附近诸岛的北部定居下来，便会恢复他的全部人格，对司法当局就不必提心吊胆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他首先要做什么？给尊敬的教皇写封信，收到回信，便办理和爱妻离婚手续。对，对，还要使你变成单身女人。接着，和她结婚，而如果他的亲人对她另眼看待，抱怨他的天使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人，他将饶不了他们。另外，办理手续的同时，要把男爵的称号——他的一个叔叔非法窃取了他的爵位——索要回来，让你变成男爵夫人。这些粗鄙的谎言，看来任何一个有点理智的人，哪怕在社会现实的最偏僻的地方也不会相信的。但是，如果那个狡猾的家伙让她吞下比磨盘

还要大的东西的话，母狼也不会不吞的她在冒险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胆子越来越大，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让那个漂亮的狐狸住到瓜达卢佩去。为此，需要等待有利时机：她大伯科尔内霍在采石场的茅屋里住几天，主人到罗贡大街的家里睡些日子，当然啰，就是主人在，也不会成为绊脚石，因为这位好好先生一头扎进宗教里，整天晕头晕脑，很容易骗过，让他黑白不分。

胡塞帕错打了算盘。如果说瓜达卢佩的主人一心扑在和精神生活有关的事情上，但对与他家有关的秩序问题和建筑工程方面的事，脑袋一点儿也不糊涂，精明得很，能洞察一切。胡塞帕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一天下午，主人看见她不好好侍候自己，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胡塞帕，你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呀。有秘密不对我讲，可不应该呀。你脑袋不正常，说明你心不好。你打扮，你修饰，心不放在家务上，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你以前可不去那儿呀！”

她脸色变得通红，挂满脂肪的膀胱样的皮肤很敏感，虽然经得住油光光汗水的刺激，但控制不住泛着红晕的羞涩，结结巴巴地辩解、解释几句。那时，她会想下决心把一切都对堂安赫尔坦白出来。但是，她害怕那个男人不快，便没有那样做。太遗憾了，没有得到主人的帮助，他心肠好，宽宏大量，一定很欣赏堂阿尔瓦罗的美德的，从而会像基督教骑士那样为他提供庇护，不让他被戴三角帽^①的人逮住。

不消说，格拉按时回到萨卡利亚斯家值班。一天早晨，曼塞沃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个人来找他，高兴极了，又是讲话，又是

^① 指警察。

比比画画。

“先生,先生,我们有奇迹了。”

“什么……出了什么事?他激动地说。

“准确地说,不是奇迹。但是……我是想说吗哪……对,今天早晨开始从天上降下吗哪,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一场好雨。”

“堂佛朗西斯科,我不是说了吗 我一直希望您学会相信上帝。”

“今天我去萨巴特罗的药店,想把我们从到这儿照顾病人所买的药都付清欠款……您想想结果怎么样?堂佩得罗·萨巴特罗亲自出来,说这没有什么。好,先生,好吧……这时…… he 说是行善的事,又是您安排,他不收钱了 他也是那种行善的人,这个那个地说了老半天。”

“几年前我在马德里帮助过这个萨巴特罗。他有个儿子病了,是学药学的,我……可是,不说了。做了好事,不要记在心上。”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亲爱的老板,堂安赫尔先生。今天是老天注定的,是吗哪的日子。我经过伊利安那户人家时……您听听这个好消息。加斯帕尔说了您许多好话,然后告诉我,送给我们几麻袋豆子,供我们支配……我想可能是生了虫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应该感谢 您说,是不是应该感谢?”

“当然啰。不管生没生虫子,告诉他,我们很欣赏他的捐助。给什么您都要收下,一块破布也好,一根针或一粒米也好。”

“好,好,好极了。现在,要看看那些豆子是不是被虫子吃过,他变得殷勤起来,用食指在鼻子前面做成钩形。

“很好。您随便尝吧,把几袋豆子都尝完了也没关系。”

“不必那么多,尽管家里有个怪物,可能把豆子都毁了,坏得比犹大的灵魂还严重几分,也没有必要那样做呀……太好了。我是这样想的,暂且把您的看法放在一边,在报纸上说说这个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样会把我们做的好事传得更广些,很多人会给我们送来吗哪。佩皮多·伊利安会写文章,他可以把消息写出来。”

“不,不,不……不要登报,不要张扬,那样做太可笑了。我坚决反对。这不是办公司。贫困和痛苦不需要广告便能传到我们耳朵里。慈善也不需要呼啸的翅膀就能飞来帮助我们。”

曼塞沃被说服了。他们正谈着这个话题,医生走了进来,病人的可怕伤口愈合得那样好,他每天都多一分惊讶。他认为病人的机体组织愈合能力很强,护理工作有效、及时。他说即使是在医院也很少时候获得如此之快的理想结果,他行医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一个相似的病例。

“我们开局脚踏实地。”格拉说,一副沉思表情。“上帝祝福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对,往下走下去。”

自愿照顾马利亚·安东尼亚的那位女邻能干、和蔼可亲,是个不多见的女人,心胸开阔,心肠好,像千千万万其他女人一样是一颗被遗忘、罩着尘埃、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的珍宝。格拉觉得在那个女人面前低一头,她乐善好施,没有表现出任何傲然之态,为同类作出牺牲,但认为微不足道。她是个善良女人,但不张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怎样怎样,如同植物学家在杂草丛生的地方发现一朵美丽的奇异花朵,割下来给它归类,并且这样询问它:

“您是谁?您的魅力何在?”

“先生,我没有任何魅力,我叫古梅辛达·迪亚斯,是登布莱

克人,丈夫是泥瓦匠。”

“他挣多少钱?”

“现在挣不到钱,先生,好多工程都停工了。但是,干活时,能往家拿回九个雷阿尔。”

“他如果愿意当小工,挣日工资,让他去瓜达卢佩吧。工程开工以后,他半个杜罗的工钱谁也夺不去你们有几个孩子?”

“六个……请原谅……”她有些羞涩。“不过……有件事应该对您说出来……说清楚,先生……因为我的本性和说谎格格不入。我和莫尼法西奥并不是那种通常的夫妻,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唉!”

“那叫做姘居。”

“我们想通过教会结婚。教区的证明,还有其他方面的手续都办不下来,就是给办,我们也没有钱呀。有几个夫人说专门给带家口的人办理结婚手续,她们告诉一个仆人,说很快送来结婚证明,办妥祝福仪式的手续,但再没有露面。”

“那么,我来支付办理证明、祝福仪式和相关的费用。就这样,结婚吧!当然啰,我保护结婚的人,也保护单身的人。都一样……但是,应该办理合法手续。堂佛朗西斯科,您负责处理这件事。记录下来……街道和门牌号码。快点办……注意,不能忘记。”

曼塞沃立刻跑出去处理那项新任务,因为他喜欢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走,而不愿意关在房间里闻药膏味、听呻吟声。

“我现在做管理工作,在外面跑生意,打听哪儿有需求,尽量少花钱多办事,”他说,“可别把我从这个职位上拉下来呀。我为慈善事业操劳,这么多天了,挣到什么了?好可怜呀,一麻袋被虫子吃过的豆子。满意,倒是满意。为了上帝,为了别人,起早

贪黑,累断了腰……特别是,最后我也得捞到点什么……我家里也有困难、缺这少那呀,他妈的!也吃不上穿不上呀。也是的,十一张嘴巴,难道是天使的嘴巴?我的魔鬼,难道是金羊毛^①吗我,上帝知道,他能看见我的良心和双手,我掌握那么一大笔现金,但决不拿一个雷阿尔。对我没有任何可指责的……不过,这个堂安赫尔,机灵鬼,应该知道我们也是上帝的造物,罗克挣不到钱,几个孩子好像脚上长了牙似的,几天吃掉一双鞋子,总之……我既然不挣工资,也不提成,把我家也列在名单上,我看不是不应该的。我们都知道使徒讲的话操心管理的人,应得到荣誉奖。荣誉奖我是得到了。但是,我不要忘记,《圣经》也说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去分配吧……公正,堂安赫尔先生,平等……机会均等。”

十三

应该指出,萨卡利亚斯变得通情达理了。他离开与妻子共同生活的家三天之后,一个早晨露了面,表情阴郁,满脸倦态,睡眼惺松,仿佛长时间没有睡觉似的,或者刚刚做完重体力活。他回来时格拉不在,但曼塞沃在,后者恐怖多于羞涩,不知道对他说什么。那个喜欢打架斗殴的男人看上去有些关心妻子了,比较亲热,还不晚悔恨丢弃她而不顾。对安赫尔有些疑虑,又好像羞愧,结结巴巴地找些托辞,冷冷地夸奖他不在期间他们在家里做的事情,发誓改邪归正,履行做丈夫、父亲的责任,关心家庭。看得出他很高兴,家里买这个买那个,都不必让他从瘪瘪的钱包往外掏钱。这不该是巫婆和魔鬼吧!到了家,饭菜很快做

^①这是典故,取自希腊神话“纯金公山羊毛皮的故事”。

好，什么都不缺少，每天购买的食品和药品犹如从天而降……噢，真是奇迹！很遗憾，这样的福气不会长久，因为他旷工、打架被工厂开除。那么，妻子病好康复或不治而死，他该怎样解决生活问题呀？无论怎样解决，不都意味着那个安乐园不复存在吗！多么不幸呀！

每次和安赫尔长谈时，他总是自我封闭，冷冷的，脸上没有表情。安赫尔讲这个讲那个，而他只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且很短，表示同意或委婉地说出不同看法。但是，一天晚上，两个人一块儿吃完饭后坐在客厅里，那个钢铁锻造工人比以往话多了起来，表现出某种兴味、热情。和他接触时间不长的人认为在他身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先生，您这样圣洁，不愿意看到任何人遭受煎熬、迫害、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为什么不帮助一下那样一个男人，他无疑是全托莱多最不幸的人，各种灾难压在他身上都抬不起头？他曾是您的朋友，虽然有两件、三件……或者二十件严重问题，从而良心上感到不安，但从本质上讲并不坏。如果帮他一把，那可是一大善举，因为即使魔鬼也不愿意和他打交道。”

安赫尔立刻高兴地表示愿意帮助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最不可救药的罪人、是不是最凶残的犯人。只要萨卡利亚斯说出那个甚至被魔鬼抛弃的男人姓名和住址就行了。但是，他不愿意说出名字，除非安赫尔保证确实他有那种想法，亲自去那人的住处，不把事情透露给任何人，并且由萨卡利亚斯陪着。

“如果先生想知道他的名字是为了帮助他而不是告发的话，那么请跟我一块儿去，您一看见就知道是谁了。但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您和一个仆人……怎么，害怕？”

“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现在更不知道。这一步很危险。说

不定把我带到一个偏僻地方或者强盗、杀人犯窝点,把我抢个精光,这种怀疑并不是白昼梦呓。”

“我没有办法证实您这样是错的,只能用我的话而不是别的什么担保 我知道,口头担保并不是那样实打实……但是,不管您相信还是不相信我,如果不愿意去,上帝哟 那我们就不去好了。”

“我是要去的,”安赫尔反驳说,他决心很大。“我不携带武器,只带着为一个不幸的人做好事、帮助他的良好愿望。也许以前我不会冒失到这种程度,但今天要这样做,我全身都是胆,面对着一种严厉的准则,即使死一百次也不能违反。恐惧,我说的是恐惧?恐惧从来不是我虔诚信仰的圣神。可怕的冒险我经历过,不止一次把生命当做儿戏。今天,我看重的不是生命,而是灵魂 没有一个杀人凶手,不管他拿着怎样的凶器,能刺伤一点我的灵魂。所以,今天,我说,和上帝、为上帝迈出这一步,亲爱的萨卡利亚斯,您想想看,我怕什么。什么都不怕,对,什么都不怕。那张粗鄙的脸,那头挺直的头发,不就是像看到一只小鸡吗 好,我现在就走。”

好吵架的男人披上一件外套,没说一句话便走了出去,格拉跟在后头。夜黑沉沉的,没有一盏路灯。他们沿着圣塞瓦斯蒂安公路、背着这个同名的偏僻教区走了一大段路。这时,他们的路从一道斜坡或者说排水沟地面向下伸去,与其说那是人去的路,毋宁说是羊肠小道。萨卡利亚斯不得不用手拉着他的伙伴,因为我们虽然承认后者有胆量、不怕危险,但并不能保证他脚不踩空,从而顺着布满碎石的斜坡滚到河里。河水滔滔,又是这么个鬼地方,即使非常勇敢无畏的人也可能会毛骨悚然的。

“堂安赫尔先生,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性格孤僻的萨卡利

亚斯停来说：“您说句心里话，告诉我害怕不害怕。怎么不害怕呢？您看看，一个人来到这里，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救的，如同不会从天上降下天使一样……您应该相信，以前也没有降下……那都是神话！”

“就是到地狱去，也不会在每个时候走这种路的呀，”格拉说，表情镇定，“确实是暗害我的好地方。不过，您不会伤害我。您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对您肯定地说，我坚决去，我相信您把我带到这儿，并不是为了对我下毒手。我的心这样对我说。”

“可是，您真的不害怕我？”他惊愕地，又像不快地说，“真让人不敢相信，我的上帝！”

“当然啰，我不害怕，就像在家里一样，心十分平静。”

“您既然不害怕我捅刀子，不过，想没想到我有可能抢劫呀？我现在假如跑到您面前，这样说：‘喂，堂安赫尔，把身上的东西全拿出来，包括手表。’您除了摘下表，还有别的法子吗？”

“您总抓着这个话题不放！那种事我也没有去想。您这个人呀，是不是非让我把您看成无赖呀！我可不想那样。”

“堂安赫尔哟，您还不能说服我您现在很平静，也不能说服我您认为我是个正派人。我的坏名声可传出去了呀。但我向您发誓……我看得很清楚，知道您现在想什么。我知道，您在想，我如果伤害您，您将使出全身力气保护自己，您有力气，力气比我大。”

“确实这样，我的拳头很硬，不那么容易摔倒我。如果谁想不带武器伤害我，而我又想自卫的话，那我就可以开会儿心了。但是，我是基督徒，奉行这样的原则，即使为了自己，也不应该伤害人。耶稣就是这样叮嘱的，并且以身示范。请您注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是很容易——如果想做的话——让犹太和同

他一起去捉耶稣的人四脚朝天地死去吗？但他不那样做。他以这种方式教导我们不要防备仇敌，而是要退让，这是神圣权利和公正的惟一方法。让羔羊鲜血流淌到屠夫的身上吧。只有这样才能铲除邪恶，舍此别无他法”

他们继续向下走去，沉默不语。河水声越来越近了，仿佛离他们脚下的路只有二三巴拉。萨卡利亚斯停下脚步，指着一个离地面不很高的十字架说：

“两年前，我的一个表哥在这里被杀害，他住在特内利亚斯大街。坏人在他身上砍了数十刀扔进河里。您可能不信，在这儿杀人最容易不过了。塔霍河在那儿，可以把手放在河水上。您害怕吗？”

“有点怕。好像要把我们吞掉。河水流得多么急呀！从我看到的，萨卡利亚斯朋友，我们这不是到了那几处皮革厂吗，霍乱时，关门停业。”

“对，因为这儿连猫都死绝了。怎么样，这一趟挺开心吧？好吧，没有多远了。不那么害怕了吧 堂安赫尔，我不会伤害您的 但是，您应该说心里话，刚才害怕不害怕？”

“我不是说了吗。尽管您后悔不该对我手下留情。”

“噢，上帝 您刚才害怕了，一定害怕了。”他的声音气恼。
“怎么，我是女人气的男人 我愿意您先是承认害怕我，然后感谢我没对您下毒手。难道应该是我感谢吗？”

“好吧，您如果总这样坚持，我们两个人都感谢吧。好了，别总想着那事了，我非常感谢……”

“您还要承认，他如果是骑士的话，我也是。”

“承认。”

“到了应该表现得像男子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挺起胸

膛。”

“我保证。”

“好吧,我们是一家人了。”

他说着在房门——安赫尔看不见——上狠狠敲了一下,狗立刻吠叫起来。有人小心翼翼地 from 里边问是谁,萨卡利亚斯冷冷地答道:

“快开开。”

他们走进大门,借着从里面射出的昏暗灯光,看见一个面色憔悴的男人,格拉一下子没有认出来。后来,当那人问候晚安时,他才从金属般的说话声,而不是从容貌知道是谁……巴别的大儿子,模样都变了,一定是吃不上饭、疲劳造成的,胡子又那么长,不知多少日子没用剪刀修剪了。他好像一尊哥特风格的雕像,富有表情,气质不凡,刚刚从一座十八世纪的门楣上下来。

十四

“阿里斯蒂德斯。”格拉说着把手伸给他。“我刚才没有认出来,尽管一路上想着是你。这位好朋友说有一个被地狱抛出来的人,我当时就想可能是你。”

“兰开斯特男爵对这几句寒暄话没有作答,他身体衰弱、精神不振。这比讲一万句话还能说明他的现状。格拉环顾四周:一条过道从塔霍河一侧开向旷野,房间看上去像装破烂的杂屋,而不是人住的房间,里面有各种各样东西,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它们的形态,那盏小灯和托莱多大街圣像前的灯一模一样。睁大眼睛观看,可以分辨出一堆堆不同形状的东西,充气的兽皮,一袋袋漂白土,鞣皮残滓,与其说用眼睛,毋宁说用鼻子知道是什么。

“对，’阿里斯蒂德斯用洞穴般声音说着坐在一只箱子上 那上面还放着吃剩下的饭菜，底下垫着油渍渍的纸。“我在这儿。当我意识到不是萨卡利亚斯一个人来时，我想谁能来呢。只有你会不顾一切危险、忘记以前的恩恩怨怨，来安慰这些不幸的人。”

格拉听到他说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便更加用眼睛注意仔细地在一个个黑乎乎的洞穴里搜寻，发现最里边一堆木板上探出一颗脑袋来。是福斯托，脸朝上躺着，四肢伸展开来。福斯托即刻醒过来，用两只前蹄支起身子（他那样子和兽类一模一样），打了几个呵欠又躺下，把双手收回去，脑袋斜枕在上面。

萨卡利亚斯坐在角落里，始终没有开腔。

“你都看见了，如果说这就是活着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阿里斯蒂德斯用痛苦的声音说：“你一定说，‘这两个家伙肯定惹了大祸 不然，不会这副贫困样子，躲在这种地方。’好吧，我把心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决不回避我们的罪责。可教徒做忏悔，也不会把所有罪孽都说出来呀。但我对你要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赤裸裸地讲出来，不打折扣，当然说出来会痛苦的。我觉得把事情讲给你，不回避一点责任，会感到轻松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租了几匹马，想搞马戏，我钱很少，债权人又天天讨债，各种各样花销也急需钱，于是我卖掉了……请听清楚，把马卖掉了……后来，不能付马戏团的钱，你看……麻烦事就来了……我知道，我罪有应得，应该进监狱……但是，只要一天不把我抓起来，我就要设法不进监狱、蹲大牢。我父亲不愿意庇护我，他现在想做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把我和福斯托赶出家门。我们两个像丧家犬似的到处流浪。不能自由活动呀。只好在这猪圈一样的地方生活，忍受点吧。但是吃不上饭，活活饿死，谁受

得住呀。我昨天对萨卡利亚斯说：‘我如果不能马上离开这鬼地方……就投塔霍河自杀。’”

“我下面讲的话虽然称不上劝告，但我也要对你讲出来。”格拉说。“你马上应该做的是，阿里斯蒂德斯，要顺从法律。你做了错事，应该受些罪。你现在就到司法当局自首，进监狱。你只要在里面关一天，我就送一天钱，不让你和你弟弟吃监狱的大锅饭。怎么，我的想法不好呀？你缺乏基督教精神，缺乏遵纪守法意识。你的骨子里都中毒了。”

“不，我们应该把话讲清楚，”他抚摩着胡须说。“你讲的那些话，亲爱的安赫尔，再正确不过了。我应该为我的罪责赎罪……但是，我遭了那么大的罪，一钱不值？……羞辱，饥饿，衣不遮体，寒冷，没有行动自由，一钱不值？”

“我给你吃的、穿的。你什么都会有的，只是自由除外。你不配得到自由，如果骄傲没有蒙住你的眼睛，应该承认这一点。”

“你说得对，我不配得到自由，但我不能放弃它，不能放弃它。我害怕死亡胜过监狱，罪行判决缓慢，法庭充斥着骗术。我的不幸在于可怕的失衡。我宁愿忍受耻辱，而不遭受身体痛苦。我的皮肤要比良心细腻得多；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你如果希望我改邪归正，不要把我关到牢房里，因为我刑满出狱时将变成最凶恶的罪犯；我预感到这一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这一点。唉，我如果哪一天能够不生活在骗局之中，生活宽裕些，请你相信，我将是一个很好的男子汉，不给任何人造成损害……你如果想帮助我，请为我提供一些钱以便把我这把可怜的骨头送到葡萄牙或法国边界。”

“你不能要求我帮助你逃脱法律的惩罚。”他激动地说。“我不会告发你，也不藏匿你，即使能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并

且说出心里话,马的主人也是人呀。我给你饭吃 你如果赤身裸体,也给你衣服穿 你如果进监狱,我将去那儿看望你。这还不够吗?”

“唉,我不配得到那么多呀!”他在空荡荡的脑海里搜寻着,想找到一点想法。“可是……我逍遥法外和你有什么关系,和基督教精神有什么关系?如果由于我烂在监狱里,马的主人就能得到……但是,如果得不到……我关在监狱里三年,六年,或更长的时间,理论的法律也好,实用的法律也好,能得到什么呀?”

“官方的法律是和我没有关系。但是道德,也就是基督教称做忏悔的道德,却有关系。你犯了法,必须受点罪。”

“这么说,”他有些泄气了;“你觉得我活着是享受清福 你是大富翁,自己行为的主人,你,你知道什么是受罪 你把自我折磨、斋戒和神秘莫测的东西——这些都是为了休息脑子而以愉快心情随意实施的——称做受罪。我这里有我的遭罪体系,是实实在在的困苦,深渊一般的困苦,能够影响到生命 是命运而不是我们自己头脑怪诞想法强加的苦行所;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什么是受罪……实在没有办法了,安赫尔,”他潇洒地站起来;“我把自己交给你手里。处在绝望境地,我已经不能在这些或那些措施中进行选择。我要么自杀身亡,要么对你百依百顺。你说去监狱 那就去。”

“不,不是我把你关到监狱去。我向你提出建议,你要给自己判那种羞辱的徒刑,以此来赎罪。不是我想把十字架放在你身上,而是你自己,并且带着十字架行走。随你怎样办吧。不把十字架放在身上,就无法拯救,阿里斯蒂德斯。”

“那么,话说到底,你给什么 在监狱里,给我饭、给我衣服?”

“或者在监狱外，嘲弄法律。”

“那我选择第二点。不管怎么说，我承认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我们应该亲吻你脚下的大地……我要继续设法维护我的自由，有一点是一点。”他振作起来：“用你给我吃穿所用的金钱，我说不定能够跑到一个安全地方，尽管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不管情况是怎样的，我尊敬你。为触怒了你而内心感到悔恨。你如果不是那么谦虚的话，我都会把你看做偶像。”他显得很激动。“只是你到这个猪圈一样房间走一趟，就应该感谢你一辈子。你想想看，我用什么方式能报答你给我的这么多好处。”

“我不需要，我为你做的一钱不值。太普通了，太一般了，谁都能做到。”

“你，你不要贬低自己。帮助一个曾是我们仇敌的人，帮助一个直到昨天还可能是仇敌的人……安赫尔，这可不普通，不一般呀。其证明是，我觉得自己就做不出这种事来。”他抖动着，仿佛给他通了电流。“你看到了，我这话是不是肺腑之言。我身上有许多毛病，我敬佩你高贵的品格……我是那样一种人……那样矮小，不得不把脑袋抬得高高的才能看见你，我太……敬佩你了。”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萨卡利亚斯和福斯托在那两个人进行阴郁的对话——这和那个肮脏、黑暗的地方，和油快耗尽的小灯完全一致——时，没有插一句话。他们商量好，安赫尔通过把他带到那里的朋友送来救济品，探访以亲切的告别而结束。基督教骑士和他的向导离开那悲凄、贫寒的洞穴。在回程的路上，萨卡利亚斯不像来时那样话多，也不那么设法引起同行伙伴的恐惧。他一直把后者带到家中。

这事过了两天，安赫尔在瓜达卢佩的小客厅里接待一位不

速之客。那人是兰开斯特男爵,从头到脚完全变了,唇胡和落腮胡不见了,身穿松塞加粗呢服装,系着黑腰带,脚上是白色皮鞋,头上是普通式样的礼帽。真的,那个无赖原来是那个样子、那样的衣装,还真有办法一下子变得如此潇洒,甚至可以说有点典雅。不过,任何东西改变不了他的诙谐性格,而且在鞣革厂是那样阴郁、可怕,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他看见安赫尔一副惊愕表情,这样解释说:

“你没有让我到这儿来。所以,亲爱的,我如此厚着脸皮不请自到,是你的责任。你那么善良,为了什么 我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多亏你慷慨大方。说心里话,我很难相信我们不是在狂欢节……好吧,我来了……任你发配。告发我吗?”

“你疯了 若发你 我早对你讲过了,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自己做出牺牲,去司法当局自首 但是,你如果没有胆量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到这儿来让我收容你,那你就住下好了。我正是为此,为其他更为困难的事而在这里的。”

“你给了我生命,’阿里斯蒂德斯边说边坐下,脸上一副倦怠。“但是,我如果能够做出大的牺牲的话,愿意为你去做,像你庇护我一样庇护你。不过,你永远不需要我这个无名之辈做任何事情。我是如此不幸,只能用随风而去的空头支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这样讲你可能都不相信,我还要对你说,很遗憾我们不是生活在奴隶制时代,不能把自己卖给你,给你当奴隶。”

“好,巴别朋友,’格拉诙谐地说;你,如果想要钱的话……”

“我不是为了钱才出卖自己的。你的恩情无法衡量,我的自由也是这样。”他像表演一样表现得十分谦恭。“我发誓,我无条件做你的奴隶。”

“我不买奴隶。我更愿意把你当作朋友，耶稣让我这样做，他是我们肉体 and 灵魂的真正、惟一的主”

“那么，你如果不愿意把我当作奴隶，就当作朝圣的香客收留下来吧。把你家随便一处阁楼的角落给我就足够了。我都快一个月没有睡过床铺了，不会……”

“床铺 就睡在我床上吧，在那间卧室里，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躺在那里。今天下午，你就在那张床上休息，晚上也在那儿过夜”

“谁敢对我说你不是天使 不，不 我在这张沙发上休息就行了。”

“不行。你必须睡在我的床上 这是你能够给予我的最大乐趣。不过，你如果不检点，我要把你当做奴隶对待，让你躺在鞭刑之下。”

“我听从……多么美好的奴隶制度呀！”他活跃起来，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話。“你如果你把你餐桌上的残羹剩饭送给这个不幸的人，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尝到热菜热饭了，你将看到你的乐善好施……”

“你说残羹剩饭 今天晚上和我一块儿吃饭，我把你当作贵宾款待。”

“噢 我以前不相信有高尚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见了，触摸到了。亲爱的安赫尔，我不配，不配坐到你的餐桌上。你只要给这个不幸的人一碗收容在土列克的人喝的那种汤，就是礼貌待他了。另外，我不想让我叔父‘皮托’看见我……”

“你不要怕那个不幸的船长，他听我的，不会做出别的事来。”

“让上帝祝福你一千次……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解释我

为什么到这儿来。萨卡利亚斯把你第一天给他的钱及时转交给了我们，那是买衣服的。可是，昨天给他的……你不要生气……可怜的男人抑制不住，下意识地去了赌场，你看看，瓜达卢佩大善人用来救济我们穷人的钱，不知不觉地被一个坏心肠的妓女偷去了。请你原谅他吧，他做事不通过脑子。那个可怜的男人几乎哭着向我们坦白了他的过错。他最为痛心的是，你知道了这事以后……所以，今天早晨，我和弟弟看到没有吃的，而且前一天就吃半饱——救济款不足，他吃得有些，我买的衣服多些——，我们商量怎么办。上帝赐予我这样一个性格，常常突发奇想，于是不由地提出到你这儿来，把实情讲给你。福斯托说什么也不来。他有个毛病，就是像堂吉诃德一样，拿臭架子。你记得吧，有一天他对你破口大骂，不愿意谦恭地向你请求施舍。我们没有协商一致，我一个人来了，他留在那里。”

“留在那个肮脏的猪圈里 让他来，他来吧。”

“希望你大发慈悲……本来想看看你是不是发怒或者表现出恶意，有意刺你，但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看到。你变成了一个完人，另外一个人，熔炉铸造的新人。”他用加重语气说：“在你面前，一个人都为仍然在呼吸、在活着而感到羞愧。”

谈话到此结束，两个以前不共戴天的仇敌和好了，这是基督教骑士精神的非凡胜利呀！他们肩并肩地出来，向托莱多走去，到了圣约翰·德·洛斯·雷耶斯才分手。晚上，阿里斯蒂德斯再次出现在瓜达卢佩，带来一个小瘸子，此人的长衫沾满了石膏，像泥瓦匠一样。人们看见他们来到那里，便议论开了，发表着不同的看法。

“你们不要头脑发热，胡思乱想，”使徒^①马太挠着脑袋说，

“认为他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或那样的人呀，是不是谁或者不是谁呀，肯定是装扮成穷人的绅士或装扮成绅士的穷人呀，等等。依我看，来的第一个是艺术家，比如说是理发师，他可能来给主人刮脸，把胡须刮掉，头发剃光。我总觉得是时候了，你们马上就能看到堂安赫尔变成教士模样。”

第 四 章

“上帝之城”的梦想

—

在那些发生的事情都是平庸无奇、不太值得讲述的日子里，一天，神父堂胡安从萨格拉回到托莱多。仔细看来，这件事也不值得入史。他只走了短短一个月便回来，这是有些原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由是想采购些东西，其次是费莉西塔的老毛病加重了，常常昏厥，隔膜扩大，剧痛（原因是她得知在最近一次教士会上，宗教法庭庭长和另外一位神父羞辱得无地自容）。因为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他提前返回。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向索科罗走去，那儿有人捎信叫他去。

由于是假日，几乎所有修女都在修女院，因为按照院里的规定，护理的病人情况不十分严重的，星期六下午都要返回修女院，利用二十四小时做祈祷、休息，用健康有益的活动修身养性。卡萨多走进时大约是四点钟，有的修女在小教堂里做祈祷，大部分在院子里像小学生似的活动。这院子虽然号称花园或果园，但不能否认过去曾是鸡场。第一个出来接待卡萨多的是院长维多利娅，过了一会儿，她离开，让修女洛伦莎和修女埃斯贝格塔西翁——雪花石膏黑女人——陪着他；这两个修女因为刚

才在院子里嬉戏,喘不过气来,脸色通红。

“堂胡安。”来来’对萨格拉男人说;“请原谅,打扰您了。我想和您谈谈,听说您很快回去,便想在您走之前找个机会,我知道您姐姐的病不怎么严重……”

“如果费莉西塔没有那个倒霉的习惯,把他人的不幸看做自己的不幸的话,那就是算不上病了。她看见女友牙痛都要流眼泪。教长打喷嚏,她也打响。您还好吧?噢,越来越漂亮了……”

“您过奖了。”

“肤色多么红润、多么健康,眼睛多么欢快,看来给肮脏病人翻身、洗澡,听痛苦呻吟和呼叫是最好的保健方法。这项工作太好了!在我们时代没有比这更令人欣赏、尊敬的东西了!上帝的眼睛什么都不放过,把健康和欢乐——纯洁心灵射出的太阳一样的光芒——赐予他的信徒……对,我记起一件事,波拉斯说您在一户人家照顾病人,家里有人要杀您。”

“外边传闻很厉害,实际上没什么。那个粗汉威胁过我两三次。您认为我害怕了吧?一点儿也不害怕。但是,我把事情告诉给了院长,我应该告诉她,她叫我返回修女院……好,我们谈正题吧,堂胡安,我不想耽搁您的时间。我是想……嗯……您对堂安赫尔有那样大的影响……是想请您给他讲讲,他要创建一个教团,但不要过于贪大求全。”

“我的孩子,我对他的想法和计划了解得不全面。”

“那么请您全面了解了解吧,您将看到他那儿有些事情干得很漂亮,对,很漂亮,不过……”

“不过,在美好的实践中有不周的地方……没有办法补救。”

“正是这样。堂安赫尔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我们是否接

受,这要取决于他采用的方式方法。”

“我要提醒您,他现在的状况是,索科罗的大部分修女愿意跟随他。”

“我们是要去的,谁怀疑这一点呀?说不定成群结队地去,修女院院长在中间,不过要看教团能否得到合法的批准 我担心我们的朋友……的计划是那样庞大……”

“一点一点地来 应该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可能得不到批准,因此会前功尽弃,创始人受到沉重打击。现在您应该做的是,把他的飞翔翅膀一点一点剪短。您在精神领域和其他可以想象的最纯洁方面,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神对人的合法影响。您只要用指头指着他写的章程,对他说:‘我把这个抹掉,把这个,这个抹掉。’就足够了。他可能发几句牢骚,可能使性子,他是个喜欢独立行动的人。看上去像要反抗、不退让,他最后会让步的。请您相信我 拿上剪刀,亲切地,轻轻地,今天剪掉一根羽毛,明天另一根,一直剪到只能让他飞到合理的高度。我回来以后还没见到他,但明天一定……”

修女埃斯贝格塔西翁离开一会儿,因为附近小教堂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她很好奇 回来时,这样说:“堂安赫尔在……小教堂里。院长给他看圣约瑟像,是从马德里拿来的……堂安赫尔这个人怎么了 他说是法国风格,样子太可笑了 还说我们如果用火烧掉,他第一个划着火柴。”

“说着王八来了鳖……我走了,修女,您去做吧,您心灵手巧。”

“不,看在上帝面上,您留下来,他更听您的话。”

“唉,我的孩子!我们两个人互相尊重对方。但在内心深处,互相并不怎么理睬。”

安赫尔一边走进来，一边大骂现代肖像学低劣到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他看见萨格拉男人在那儿，又惊又喜，忘掉继续咒骂艺术的可怖现象。两个人亲切拥抱。修女院院长在他前后脚跟着进来，看上去有一些气恼的样子，土列克的主人对圣像太不恭敬了，像个艺术家似的大谈特谈艺术，嘲讽她认为十分逼真的圣像。他们又谈论起来，堂胡安站在格拉一边，对修女院院长开了几句玩笑，他们是亲戚，关系很密切。院长维多利娅对玩笑批驳了一下，但那是出于宗教信仰，而不是艺术水准。他们五个人吵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结束时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圣约瑟雕像粗糙，双颊红润，脖子有点长。那是木匠和蹩脚画家的梨木之作，没有任何艺术性。院长和修女埃斯贝格塔西翁离去了，屋子里刚刚剩下两位朋友和小修女，堂胡安就这样开腔说：

“堂安赫尔，我们一直在谈着您，我说对新创建的瓜达卢佩—土列克教团还没有太多的了解。”

“卡萨多朋友，他很激动；您别躲躲闪闪，拐弯抹角的，如果有不同看法，请直接说出来。”

“不同看法 总体看来，从整体思想看，不应该有不同看法。但是，组织方面的一些细节，却不敢苟同……为了把某些个别细节说清楚，最好用实际例子而不是详细描述。我们来看看 您坐下，听完了再回答。我们这样设想一下，我不是我，而是大街上的穷光蛋，饿得倒在地上，衣服露着肉。我听说圣马丁桥那边有一座教堂，谁去都收容，我竭尽全力向那儿爬去……”

“您叫慈善之门，立刻给您打开……”

“我来到一个穿长袍的男门房或戴包头的女门房面前，他们记下我的名字……”

“什么都不记。立即把您带到男人部,您如果衣衫褴褛,给您换上衣服,然后带您去大饭厅,有五六十个座位……”

“是收容者还是修士?”

“不分收容者和修士。这两种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打个比方,大家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男人,而且所有位子都坐满了就是说,有三十五个收容者,十五个修士。这时,其中一个修士站起来,把位子让给您,他去厨房吃饭。”

“啊!……好……”他表情惊讶。“请您看看,这可是新鲜事,古老时代的新鲜事。我们回到教会的原始时代,那是百分之百兄弟情谊的时代……”

“来来’静静听着,不说话,一副谦虚的样子。”

“好,好。到了睡觉时候,我这样设想,把我带到一间宿舍……,,

“不,先生,不是那样。怎么,您以为修士每人睡在自己的单身禅房里,而把收容者赶到兵营或学校那样的宿舍里?声音嗡嗡作响。只有单人禅房如果收容者没有占用,修士就睡在里面。这样,如果堂胡安来了,而所有套房都占用着,一位修士便把他的房间和床铺让出来,他躺在长凳上。”

“好……我如果得了麻疹伤寒,天花或者流感呢?”

“那他就留在他睡过的房间,照顾您,给您治病,或者为您装殓。没有医院那样的病房,把病人放在一起,病床成排地摆着,痛苦呻吟声不绝于耳,看着病友一个个死去。”

“很好,很好,如果实践和美好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谈谈另外一件事我们这样想象一下,我不是我说的那个人,而是一个堕落的男人,一个罪犯,一个强盗,真的悔改或谎称自新,来到那里,拉铃绳……”

“同样接待。谁也不会问您是不是强盗,还是什么魔鬼。您应该说点什么,到那儿是不是想忏悔,在那个平静的宗教大家庭里寻找安慰。您不要以为那儿会成为逍遥法外的藏匿地方,因为它的大门昼夜打开着,可以随时进去搜查。好,如果谁窜到那里,逃避民警的追捕,他就打错算盘了。”

“不,我应该想到,如果我去那里,是因为我害怕自己的良心胜于警察。请听好。修士们安慰我,让我与上帝和好,把邪恶想法从脑袋里铲除出来。很好。但是,我们这样设想一下,我不想遵循和平的精神之路,而是相反,不听话,还吵一通儿,把来劝架的土列克人拉过来,打个响亮的耳光……”

“在那种情况下,挨耳光的修士,那就忍受着,禁止还手。对于极特殊的情况——我希望发生得很少——,我们有两个寺外修士把不听话的打人凶手捉起来,不伤害他,陪他到希望之门,把他从那儿赶出去……我特别相信道德感化,相信福音驯服和劝导会迅速产生有益的效果。”

“作为一种思想太漂亮了,但是,在实践里……”卡萨多一边说一边注视着小修女,后者既没有讲话,也没有露出表情表明懂了他的思想。

“实践!”格拉激动地说;“我早看到您求救于那根稻草了。那是保护最蠢笨做法的挡箭牌。实践,我的朋友,必须与全部美好的理论保持一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实践情况想得那样坏,认为它必然把我们的想法变成泡影,把我们的想法变成过眼云烟。我们培育一种想法,但不要忘记随后而来的实践,不是要把想法付诸实践吗?它将使想法变成有形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而实践正是为此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除了是思想世界的奴仆、其计划的忠实执行者外,还能是什么 够了,堂胡安,够

了。我们不要用实践这个妖怪、不要用空洞不实的实证主义带到我们时代的那个幽灵吓唬自己了。不要那样，实际情况要比您想象的好得多。在我们赶上的这个黑暗时代，热切希望把伟大的想法、高尚的想法交给它，以变成物质的东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造福于人类，为创造了天地的那个人增光。如果一定要我把话说透的话，我要说今天的现实已经厌恶它本身平庸的、卑劣的作用，讨厌什么经济呀，效果呀，我的上帝 它想飞得很高很高。”

堂胡安茫然，不知道如何作答。“来来”一副谦恭、深沉表情，无法掩饰她的想法同精神之友的想法完全一致。

二

格拉用激动言词阐述的道理在两个听者的心里产生了良好效果，卡萨多把这丢在一边，继续他的分析。

“好，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性别上来。我已经不是我，也不是街上的乞丐，不是堕落男人，不是杀人犯，而是变成一位夫人。我这样设想，女性这边和男性那边一样，基本上实行同样的法规。那好，修女住在单人禅房里，她们把房间和床铺让给从大街随便来的女人。她们在大食堂吃饭，每个座位都有人，直到……，”

“您说得对。”

“女人那边有吃奶的孩子，有大一点的孩子，对于前者要准备奶瓶，对于后者要开办学校，这些是自然存在的事。但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设想我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已经悔过自新，或者真的这样，或者佯装如此，表示愿意加入这些女人的圣洁组织；一旦给了我住处，填饱了肚子，我便不听话，从肮脏的嘴巴往

外喷毒，和圣洁的修女们大闹一通儿……”

“堂胡安，’格拉打断他的话说，‘您领导一些教团，驯服坏女人，而修女完全地摆脱了那些危险呀！您应该看到是同纯洁无瑕的人一块儿生活，就能在道德行为上产生效果。当然啰，也可能出现不快……许多母亲的女儿……但是，您会看到无论在男人中间还是在女人中间，都不会发生悲剧；如果说可能出现一个福音说教无效的例子，那么一定会有上千个战胜邪恶的例子。我惟一要补充的是，在我们这座教堂里绝对禁止惩罚，尽管出于自卫目的。在这里，受到辱骂、肉体伤害的修士或修女，要忍耐、等候。不是说‘不可杀人’^①嘛，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抵御。”

“这些我并不认为不好。我还要继续讲述不同看法。希望您回答时，把您教团的基本思想讲得清晰些。”在这里，我是那样一个人，在争论或对圣徒的对席审讯中充当魔鬼律师的角色。我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了我将称为 *Domus Domini*^② —— 如果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名称的话 —— 的那种东西的纯真基督教含义。怎么样？您接受这个名称吗？我很高兴，我多少参与了如此伟大的事业。我已经看到，从一般修辞学规律来看，你们将被称为上帝追求者……总之，我们作为男性一边的人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修女洛伦莎谈谈看法，一定对我们是有益的 因为她，您看见了，坐在那儿，虽然闭着嘴巴，一副天使般无知表情，但有很高的才智，肯定有许多好东西没有讲出来。但是，不要闭而不谈，应该讲出来。”

① 犹太教、基督教的十诫之一。

② 拉丁文，意为“上帝之家”。

“我 堂胡安，’她腼腆地说，很风趣；‘怎能让我在两位如此有才智的人面前讲话呢？让我多听听，不讲话，学习学习吧！知道得不多，就应该多学习。”

“好吧，她不敢讲话。但是，我能猜测到她的想法，我替她讲出来吧。修女洛伦莎认为，如果 Domus Domini 需要教皇批准创建，而教皇还没有批准，只是它的直接上司批准的话，索科罗的修女也将争先恐后地转变成上帝追随者，而她是第一个。对吧？”

“对，先生。”

“可是，修女洛伦莎认为计划过于庞大，包罗万象……”

“我觉得有点庞大，”来来’说，她好像用学步带跳了一大步。“不过，这并不能打消我参加这个教团的兴趣。无论过度的劳累还是危险，都不能吓破我的胆子……庞大我并不觉得那样可怕，但它有一点很令我担心，怕因此而得不到批准。我是说，上边认为追随上帝这个教团身材太高，于是说：‘剪裁一点吧，精简一点吧。’这样在剪裁还是不剪裁的争论中，时间过去了，而什么都没有做。”

“不会的，’格拉强调说；‘可卑的文牍主义不会毁掉这项事业的。”

“请您平静些，”卡萨多说着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这位小修女讲得很有道理。现在，请允许我讲一件事，她一直在思索着，而没有把它说出来。”

“堂胡安，”来来’说，她大胆地扔掉学步带，热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必劳驾您，我来讲，就算是胡说八道吧。”

“噢，这下子可要打开话匣子了！不过，我不能让她讲，应该由我讲出来，我有这个权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猜测出来的

呀。我叫胡安·克拉里达德斯^①。这位修女觉得男女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不成体统……请您不要把左侧右侧那套东西搬出来……什么侧不侧的,都是动听的词儿 牠们之间能不接触、能不经常见面吗?按照建筑师的说法,这些连拱是用来分隔修女、修士的,但我觉得……唉,我不敢说出来……连拱哟 您没听说过‘圣男圣女之间,混凝土墙壁也生嫌’吗?”

“堂胡安,格拉声音激动地说,同时咬着胡须:“如果您认为我们必须成为庸俗、旧习的奴隶……”

“可是,我的孩子,庸俗和旧习正是我们呼吸的第二个大气层呀 离开它,我们几乎窒息而死。我已经知道,基督教绅士和基督教夫人之间接近、加强兄妹情谊是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您没有听见尘世的议论,没有……您看,这里现实又跑了出来……您觉得是令人高兴的现实,而我却认为充满敌意,在与它打交道之前必须看清楚。”

“您看,堂安赫尔,请听清楚,“来来”说,她的说服方式具有魅力;修士离我们修女那样近,我并不感到害怕,那些连拱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中国的长城或一根丝线隔开他们,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但是,尘世充满邪恶……好了,我已经看见了,您想用‘没关系’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只涉及良心,‘没关系’倒还可以用一下。我这样说:‘任他们随便说我好了 我只注视着上帝。’但是,这里涉及的是属于公众的大楼外形的问题,而他们将来的依靠这座大楼和众人的信任生活。所以,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把他们弄得丑不堪言。您有什么必要让人们对‘上帝追随者’产生怀疑,耻笑他们,给他们编造是非 只因为一点小事就

^①在西班牙语中“克拉里达德斯”(claridades)意为“直言,实话”。

得不到批准,您的计划被嘲笑所扼杀,从而无法让计划变成美好的现实,这不是一大憾事吗?”

“我要发表声明,”堂胡安边拍手边满怀激情地说:“这位修女比所有教士加在一起还聪明,她讲得多好呀,而且只简单几句!”

格拉有些慌了,不知用怎样的理由反驳女友,后者又勇敢地这样继续说道:

“堂安赫尔,请相信我,那部分很重要,修改一下,不要被一致性的思想蒙住眼睛,把一致性让位给实质性,在形式方面作出让步。去掉那些左侧右侧,去掉那些连拱。只让我们修女在土列克和瓜达卢佩楼房里。让我们去照顾老人、孩子和绝症病人,把所有工作都交给我们吧。但是,您把修士放得远远的,越远越好。您不是还有一处庄园吗,叫拉德戈利亚达,在原来属于希斯拉的那座山上?您在那儿建一座修士院,按照设想的形式执行‘上帝追随者’的规章制度。他们在他们的修士院,我们在我们的修女院,上帝无处不在。这样一来,您的计划就活了。反之,就会死在襁褓之中……或者不死不活。”

Contiguere omnes^①。卡萨多首先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语调稍带讽刺地对他的朋友说:

“您都看见吧?……现在被说服了吧?”

安赫尔没有被说服,但是,他在脑海里找不到想法和语言反驳老师,因为坚持那种观点的他在阐述那种观点的她的面前羞怯得无言以对,如同一个粗鄙的农夫被带到威严的国王面前。他是一个勇敢而机敏的辩论家,即使那些不同看法是堂胡安或

^①拉丁文,意为“大家沉默不语”。

特伦托教士会议提出的,都会轻而易举地驳倒的。然而,现在是“来来”提出的,无懈可击,不但用坚不可摧的盔甲保护着,而且用大天使的曲形宝剑指向对手。怎样的基督徒敢与她为敌?总是说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个人的看法,那个人的宁折不弯的意志,注定要在这个修女的弯曲、侧斜意志面前退让。这种情况不是鲜见的,在人类的近一段历史中一直重演着,远的不说,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算起吧 那时,我们的第一祖母首先穿上裤子,把难为情的部位遮起来。

对于卡萨多的激动言词,他最后这样回答:

“除了按照她说的去做,我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在希斯拉东侧建一座修士院。”

“是这样,是这样。”来来”说,满脸笑容;这样,伟大的想法就会变成现实。我和您一样,认为现实应该考虑人们对它的看法,哪怕十分卑微的看法。我还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把如今时兴的小玩艺大得多的东西交给现实。但是,必须循序渐进,不让它惊慌失措。不是改变现存的东西,而是让它相信,让它原封不动地存在着,从而不致于使它扯着嗓门呼叫,让我们窒息。您如果想走得远一些,开始时要走得慢,并且时不时坐下休息一会儿。贪得太多的人,应该有节制,小心谨慎。不要让人们知道您干的事很大,因为他们如果弄不明白,还以为您干的是坏事呢。还是这样说一下好:‘这没有什么,和你们知道的差不多。’这样,那想法就会进入现实的铸模里。一旦到了里面,进去时蜷缩起来的東西,便渐渐伸展开,越展越大,铸模也自行变大 如果破裂,现实会给您送来另外的铸模,而不是大惊小怪……你们笑我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我的孩子!”堂胡安欢快地说。“您这是在用所

罗门^① 朋友的全部智慧讲话呀。”

“修士们到拉德戈利亚达去。”安赫尔重复说，一副沉思表情，因为那个想法已经刻在脑海里，根深蒂固。“你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希望您以后去做您认为更为合适的事。您的全部计划，我认为再好不过了。交给我们修女的事，只要我们的上司先生同意，我和我的一些同伴都愿意全力帮助。我们将穿原来的法衣，遵守原来的规章制度。我们不怕超时超量干活，把不能走动的老年人、绝症病人、小孩、生活堕落的女人交给我们。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我们把人手分配一下，以便什么都能照顾到。收容的人想出去就出去，我并不惶恐。受到凌辱，禁止自卫，这并不是新东西。不怕传染病传染，要成为戒律，我认为很好。我们随时准备死，也是老掉牙的东西。把我们的房间和床铺让给前来的穷女人，完全符合我对慈善的想法。只有当所有忍饥挨饿的女人在餐桌有了座位，我们才能坐到那里，这一条我很欣赏。您还想让我说什么？我再没想到别的东西。我的想法不多，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你们二位先生，知道得那样多，可以把工作规划好，给我们一件让世界震惊的东西。”

“如果有点什么让世界投来欣赏的目光，”格拉热情地说，“不是我的功绩，而是打开我视野的那个人的功绩。我无足轻重。”

“噢，我的上帝！”卡萨多说：“可是，这是赛谦会？……现在，

^①所罗门（？—前 932）：以色列王，公元前九七二至公元前九三二年在位。他的智慧超人。

索科罗的修女们,这座大楼的奠基石,将对 Domus Domini 的前途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现在是两个修道院了,我们找一个比 Domus 更为确切的复数,就叫做 Civitates Domini^① 吧。怎么样?冥思苦想,找合适的名字,是不是出了洋相?上帝诸城是个挺漂亮的招牌,堂安赫尔。我现在也想成为这两座神秘之城的市民了。是这样,我这个人没什么用,如果这一点不影响的话,我也申请一个位子。”

“堂胡安,来吧。”来来’热情地提议说:“您在那儿,和在尘世一样,仍然是创建者的朋友和顾问,他很快,很快穿上神父服装。堂安赫尔,什么时候呀?别忘了,想笼子想了那么久,您可是这个笼子的第一只鸟了。”

“这位堂胡安,’格拉说,表情有些茫然:“认为我培养好的时候,可能会……”

“一定会……’萨格拉男人说:“不要性急。我是说,有的人性急。今年之内,我们将高兴地听到土列克和瓜达卢佩绅士的第一场弥撒。”

“我的心对我说,’眼睛跳动的修女补充说:“上帝一定在我们面前展开一条繁荣、昌盛大道。”

“阿门。”卡萨多喃喃地说。他眯缝着眼睛,心里想着萨格拉的路。

“现在,尊敬的二位先生,堂胡安和堂安赫尔,’修女洛伦莎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劳驾你们把门打开,因为我要去小教堂作念珠祈祷。这并不是说我赶你们……”

“……而是打发我们去散步……”卡萨多说着笑起来。“真

^①拉丁文,意为“上帝诸城”。

的,坐在修女所罗门娜^① 身边,时间不知不觉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再见,修女。”

“上帝诸城的先生们,再见。”

安赫尔默默地走出去,把灵魂留在满脑子灵感的索科罗修女的包头中间。

三

堂胡安一副凝神表情,格拉则是痴迷样子,两个人停在临街大门口,对视了一下。

“可是,堂安赫尔,您说说,这个小修女身上是不是有天使和博士的影子?”

“我的上帝!……有圣灵、圣子和三位一体,或者说,谁知道是什么呀。”

“我懂得了精神的吸引力,影响力……小心呀,朋友。您不怕晕眩?”

“如果不是因为圣洁,我可能害怕……而现在确实是圣洁。不过……最终将把我造就成为圣徒。我已经没有思想,没有计划。她替我思考。在思维范畴,我不是我,我是她。您都看见了,她给了我形状,仿佛我是液体,她是盛我的杯子。”

“竟然有这样的事!”他叹了口气。“这不是第一个例子。女人的机敏,女人的温存,给人以好感。表面上是您,我的朋友,您创建教团,而实际上是她创建。这只小金丝鸟,有女孩一样的务实意识。我很高兴,由于那个所罗门一样的修女的启迪,您克服了创建教团的最大障碍。现在,您做什么都将轻而易举成功。让

^①这是从上文的“所罗门”引伸出来的,系指洛伦莎。

帝诸城在很短时间里将变成现实。”他缓缓地向圣托梅走去。“至于您受封一事,我仍然坚持不要操之过急,等到教团手续解决……”

“我现在就去找建筑师。”他坚定地说。“应该彻底改变……”

“对,对,修士到拉德戈利亚达去,他们会喜欢那个地方的。很遗憾,计划中不包括发展农业,很容易找到耕地的修士的!”

“也包括,也包括。我把果园划出一大块,神圣地耕耘母亲大地。”

“别着急,别着急。我的上帝,您控制不住,又扇动想象的翅膀了。您呀,从这一侧剪短翅膀,又从另一侧长出来。可恨的主动精神!请相信,如果没有小修女——她大刀阔斧地砍去了一些东西——的伯父帕科,我知道属于谁的那些计划永远不会变得那么平庸、粗俗。”

“我的想法一旦牢牢地树立起来,格拉用肯定的语气预言说:‘尽管像‘来来’所希望的那样要循序渐进,这个教团在世界上发挥重大影响的一天就会到来。’”

“不要希望过高。您应该满足于帮助不幸的人、不声不响地做善事。”

“但是,全心全意地做善事,可能爆发一场伟大的、真正社会革命。”

两个人停下来。夜幕已经降临。堂胡安看了一眼他的脸庞,发现这位新教徒的眼睛放射着光芒。

“别侈谈革命。”他仁慈地说。“您要谦恭,奋斗目标不要太大。要想成为大人物,必须让自己显得很渺小。”

“堂胡安,我不知道您怎么不懂得这个道理呢。严格执行我们基督赐予的慈善法规——到现在为止,这些法规还没有彻底执行,停留在口头和行动之间——肯定带来社会的全面变革,政治学和哲学对这样慈善革新徒劳地寻找了多久呀……怎么,有人敢于宣布在基督教国度,甚至在听从圣彼得^①继承者教导的国家,社会状况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是看到那一切是一座古老、摇摇欲坠的楼房,随时可能倒塌,废墟盖满大地 所有制、家庭、公共权力、行政管理、教会、公共武装,一切,一切都需要打碎,重新建设。”

“堂安赫尔!……”他吃惊地说。

“那么,您是怎样想的 我们这些头脑里有点东西的人不思考这个问题?我永远不插手政治。鉴于我现在的思想和感情,我看什么都像一个微观世界,我不把精力放在它上面。但是,如果说我不是政治家,却是传教士,撒下一颗种子……小种子,很小的种子,从中长出一棵植物,植物的根将穿透整个大地。”

“堂安赫尔,堂安赫尔!……”

“我不去发表演说,我不把选票投到票箱里,我不使用武器,哪怕最不伤人的武器也不使用。我的任务是严格地、不折不扣地去做慈善事。看吧,几年之内在我身边会不会有一大群人。您不要说教会……我已经看见您要这样说话了。不,教会只是在对它有好处的地方做善事,那是为了暂时维护它的组织结构。我嘲笑教会的暂时组织结构,我的上帝诸城则是坚不可摧的。请您稍稍等些时间,一定会看到的。我的这个想法具有强大生命力,即使我们这些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死在嫉妒的手里或国家

^①圣彼得：耶稣十二个使徒之一。随耶稣传道，并为人医病治伤。

粗暴干涉的手里，继承这个想法的人将会更加坚强。我或许看不到了。但是，未来几代上帝追随者将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新世界将不知不觉地在他们手里诞生，那是纯物理规律结出的果子。”

“堂安赫尔，如果所罗门一样的小修女听见您的话，又该斥责了。”

“但是，不必等到未来几代人，”他激情满怀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能看见奇迹的先兆。我不打算直接宣传我的教团，它由于自身具有传播性，会迅速传开来。您将看到教会状况的改变。大教堂的神父们在我们身上死去，在我们身上复活。”

“喂！……循序渐进……”

“堂胡安，不要惊讶。正确的禁欲主义和利他主义将产生那样的影响，那个古老的机构不可能不摇摇欲坠。国家机器不可能回避这个不可动摇的逻辑，并且让大教堂通过内渗现象，亲爱的朋友，通过平衡作用转到我们手里。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应该不加深信仰，而且也不应该小看它的壮观和诗意，您届时会看到……我不认为会拖得很久……您会看到，我是说，唱诗班的位子坐满人，音乐小教堂将像以前一样，衣饰和首饰也将像艺术的黄金时代闪着光彩；修道院不再是无用的配搭，而是拥有学校、医院、宗教艺术品车间，宏伟的上帝诸城拥有的，修道院都拥有。”

“堂安赫尔，看在圣母的面上！”他抚摩着安赫尔的脑袋。
“螺丝钉松了，快掉下来了！”

“世界上决定性事件在变成自然而普通事物之前，是呓语，是梦幻。怎么，堂胡安，我们一定要简单地抄袭外国教团吗？我们不应该齐声呐喊，反对那些只追求眼前目标，而不真正遵循我

的这种原则——保持基督教的正义性，忠实执行福音书的劝导——的宗教团体？我要革新古老宗教团体的根深蒂固的福音特性，在现代生活模具里重新铸造。我的事业是纯正西班牙的。您不是从精神上讲，我们已经死亡，宗教的首创性完全耗尽了！您不是一直怀念我们的禁欲主义和创建者的精神与行动吗？”

“对，是这样，他妈的！……不过……”

“那些东西不按照我提出的方式是不能复活的，就是说，具体体现在存在的物质性上的唯灵论，因为如果上帝早就变成了人，他的教义就应该变成社会。我们创建教团后过不了多久，您就会看见我们手上将凝聚着多么强大的力量。现在存在的那些做作的、因袭的政权，没有一个是牢固的，能抵御我们。我们的教团将具有那样巨大的魅力，必然将所有小物体凝聚到大物体上。”

“作为纯正思想，格拉先生，我认为不坏。但是，我怀疑事情并不像您如此优雅描述的那样。我们以后看吧，以后看吧 我是说，活着的人去看吧，因为那将是几万年以后的事了。”

“也许不会那么久，”他急促促地说，“大教堂的神父将很快被不可一世的上帝诸城教团所吞噬，从而我们教团的省级分团将成为每个教区的首府，总团将成为西班牙整个教会的首脑。堂胡安，我如果对您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必然服从我们的管辖。如果那时国家的功能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由分配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福利，教育，惩罚制度，美术，农业都将是上帝的。国家机器将是怎样的呢？只不过是粘合剂，监督个别效能和功能。绝对不要军队。上帝诸城教团的不断实践已证明军队毫无用途。也不要外交，既然上帝诸城教团是全球的，它本身就足以维系全球各个大家

庭之间的和谐关系。”

“我如果认为，”堂胡安深沉地说，这个丑陋汉子变得漂亮起来；“堂安赫尔朋友，您讲话，但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想，您虽然百分之百地信奉宗教和神秘主义，但仍不失为一个革命者，和您来托莱多之前渴望改变公共秩序时一样革命。不管您外表如何变化，热衷天主教的象征性，痴迷于基督教的诗文，但在美丽面纱之后，您的天性没有改，老子天下第一，我永远是我。但是，上帝诸城教团给我们带来那一切要到几百年之后，或者像我们常言说的，要到最后审判的那天下午，所以我不理睬您呢。而如果允诺得太早了，那您很可能随意口出狂言。”

“我不去估算未来是怎样怎样，也不坚持应该早些还是晚些。我只说明我的想法和这些想法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时间表要由我的想法去制定，我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都不能事先确切知道。”

“请告诉我，那些东西您统统讲给修女洛伦莎？”

“不……对，统统讲给她……不讲，”他有些茫然，不知道从哪儿摆脱这种处境；“现在还没有必要。上帝诸城教团的腾飞与‘来来’计划的谦恭、纯朴性毫无相关之处。她看眼前的东西清楚极了。当她置身于比较高的观察点，就能看到遥远的东西。她对完全彻底从事慈善事业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对此怎能不提出我的结论？”“来来”是后迪灵感的人，如果她今天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想法的重要性，那有什么关系？她的脑海里，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上帝和人类的爱，如同蛋中之鸟。那里的一切是本质的东西，外部的空气将使胚胎雏型逐渐发展起来。今天下午，您可能看到了，实质性的东西很不错。还需要再次认可吗？请您相信，教会首脑不会不批准我的计划，因为我的计划忠实，不折

不扣地阐明了教义。教会权威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教团可能取得历史性的发展,而我经过认真、仔细思考之后,对这一发展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其他人看不见,看不见……传统观念使他们患了白内障。”

“安赫尔朋友,他想让他平静些;您不要把自己看得那样高大,不要蔑视权威;您如果坚持成为神父,应该屈从权威才对。”

“当然坚持,我将成为神父,您会看到的。我屈从。但是,我的才智归功于上帝,而不是让我削发的人。我用我灵魂的激情去思考,去感受,这种激情的原动力来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从来不想成为用摇把从外部弹奏的风琴。对,我的乐声在体内。”两个人停下脚步,面对面地注视着对方,他们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好吧,我敞开心扉和您谈吧。我参加到神父大家庭绝不是为了另立山头,也不是蓄意挑起争端。我要成为众多神父中的一员,不过,我要和上帝诸城教团在一起,这棵美好的小苗将抽枝生叶,很快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做的事就是为它浇水,上帝诸城教团将很快长高,开花结果。每一个想法都会自然而然地结出果子。逻辑学要做的事正是思想善于做的事。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您是否认为现在教会铁板一块?但从我国大地长出一棵漂亮的大树——其种子将落在地上——那刻起还会这样吗?不会的,请您说不会。不久的将来,”他顿生灵感;“我会看见……对,会看见,恰如此刻看见您那样真切,西班牙教会的解放,和衰败的罗马决裂,将建立西班牙教皇制。”

“堂安赫尔,活见鬼!……怎么把玩笑开到哪儿去了。您一下子飞得那样高,走得那样远,收不回来了……请退回来。如果您说的话不是玩笑,请把我完全忘掉吧。您自己在欣赏您的

上帝诸城教团,欣赏您的疯癫举动吧。我不能,不能跟随您走那种可鄙的路,我要收回原来的话,收回我这个教父的一切允诺……您自己看着办吧。去向主教大人啰嗦您那一套标新立异的说教吧,看看他授予您什么教职吧,他妈的!”

“堂胡安朋友,不应该从坏的方面去想。”他把他拉过来,抓住胳膊,重新肩并肩行走。“我那是一种估计,一种预测,本以为您不会大惊小怪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在做推测。我的脑袋纯属推测型的。您放心吧,不要疑神疑鬼,还是做我的教父吧,无论授教职之前还是以后,我都不会让您生气的。您站得高一些,从高处来评断我的话……”

“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脑子……对推测的、对未来的东西不可能没有想法。我对推测的东西绝不会感到惊讶,对预言、推测不求全责备。但是,我要和教会和平相处,我是它的顺从的一员,我对这种顺从感到满意,不喜欢吹毛求疵。”

“我讲的话只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那类的评估,根本没有考虑我要扮演的神父角色。我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您不要拒绝做我的教父,不要拒绝教诲我。怎么,我们不是都要把智慧奉献出来吗?”

“我说,不……不过……”他迎合着说。“那些事非常重要……宜想不宜讲。”

“公开场合,是不宜讲,但在朋友间,在学者间……”

“任何场合都不宜讲,”他停下脚步。“对于教会首脑的不可更改的全球性等级制度,您不要做任何相反的推测。时间将带来它想带来的东西。我们有什么必要插手那种事?如果说过去的历史令我头昏眼花,那么未来的历史,不使我们变疯,还能怎样。那是时间的任务,让时间去做吧。我们应该同现行制度和平

共处,因为那是我们的第二种氧气,我们不要企图剥夺上帝的崇高作用,谁如果心血来潮想那样做,那就是颠倒黑白、本末倒置。上帝是伟大的革新者,是伟大的革命者 而我们却是微不足道的小虫子,不该生活在他给予的那滴水之外,只看不说,对他百夸不厌,注视他如何有条不紊地把时间推向前,走到末日。”

格拉听了这些闪烁智慧光彩的话没有说什么。他们停在建筑师家门口,亲切握手,互致晚安。那时太阳已经落山,街上笼罩着阴影,一弯新月犹如一把银镰,早早地出现在天空。

第 五 章

回巴尔加斯

—

卡萨多没有耽搁多久便从慈善大街来到他居住的那条街。一路上，他一直想着他朋友的那些事，最好把它们公诸于世。“好家伙，满脑子什么东西呀！他用意是好的，心地宽宏大量，但控制不住火爆性格，动不动就发火……他想做禁欲主义者，你看看，不知不觉地成了革命者。可怜的堂安赫尔，不知道最后结局将是怎样的！……一方面，我认为小修女的影响会拯救他；另一方面，我怕他如同一支手枪上了膛，对准脑袋。我不知道对这个罕见的事做怎样的想法，不知道为这个男人取得教职高兴，还是全身颤抖。我的理智、我的经验都打不开这把锁，机能和感情纷乱地混淆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无论怎样琢磨，也无能为力。”

他这样想着走进家门，如果不是迎面碰上堂娜·卡塔利娜·德·阿伦卡斯特列，他还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她正守候他，费莉西塔烦死了。

“可是，堂胡安，”这位贵夫人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向他跑去；“我们要去萨格拉，差一点看不见您！今天听人家说您在托莱多，便抓起披巾，像离弦箭似的沿着大街跑来。”

“我也……看见我们的夫人堂娜卡塔利娜这样洋洋自得、满面春风,我也是高兴得不能自控呀。”

“唉,堂胡安 从一个方面讲,我是很高兴,因为杜尔赛的事看样子十有八九定下来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唉,我的两个儿子呀,好可怜呀!谁也不知道他们最后会落到怎样的田地。我都觉得他们死了一样,两个倒霉鬼,不知道他们跑到世界哪个角落,心里真痛苦呀,可又找谁去倾诉呢 牠们活该那样。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没脑子的人了。可是,我是做妈妈的,怎能……”她哭泣起来。“话说回来,都是上帝的安排……从女儿那个方面讲,她格格笑起来;她的好事一桩接一桩……卡西亚诺已经去了,我很高兴,因为女儿像圣亚历霍^①一样站在台阶脚下,不知道是下天堂还是上地狱,我是说……完全相反……看我这脑袋 对,卡西亚诺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堂胡安朋友。圣体教堂的圣母表现得还不错,我非常感谢她。”

听到这话,那个寡妇差一点昏过去,但很快控制住了。她胃部灼痛,殃及其他内脏。现在,她不得不跟着弟弟也表示祝贺,只是话不是从内心深处讲出来的。

“祝贺你们全家,祝贺卡西亚诺,’神父说;我也祝贺我自己,因为这样就不会找我问这问那了。”

“谢谢,谢谢,圣洁的、令人尊重的堂胡安,’堂娜卡塔利娜大声说着,同时抽搐地笑起来 那个寡妇神经绷得更紧了,好像弓子在小提琴琴弦拉过抖动着。

“可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现在不能放过您,我们伟大的朋

^①即亚历克赛:一译“阿历克赛”。公元一〇八一年至一二〇四年间拜占庭帝国的五个皇帝的名字。

友和劝导者。’高贵夫人补充说；‘我来这是求您帮忙的。请您过去一趟，给姑娘驱驱邪，她从昨天晚上就愁眉苦脸的……您看看，本应该高兴得又唱又跳的……应该这样，先生。我数落她别愁眉苦脸的，她说不是看不上卡西亚诺，许身一个男人，还不如去当修女，把自己交给上帝。您看见过这样愚蠢的事吗？都好几天了，她对宗教想疯了，我上午带她去教堂，亲吻圣像，嘴里念叨着。说心里话，我都愁死了。’

费莉西塔觉得喉咙里有十几把锋利的刀子横插着，咽下的口水有那种百叶窗的绿漆味。

“那不是坏事，’爱嘲讽人的卡萨多说；‘神秘生活是为结婚所做的很好的准备。好吧，您想让我做什么？让我去那儿，对她？……”

“对，您去那里，把她叫到身边，和她好好谈谈，说什么，您知道。我觉得她不会软下来，不过，看看吧……也许……脑子里充满想象，一定变成疯子，您不知道会突然做出什么事来。为了不让时间拖得过长，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便一个人定下了，今天上午就去巴尔加斯，把婚事尽早办了。您认为这样做好不好？她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做事就得当机立断，让姑娘摆脱虚假的虔诚气氛，摆脱这里的其他影响，不让她发神经，做出蠢事来。’”

“这步棋走得好。去巴尔加斯能解决问题，”卡萨多说；‘你们一到，那儿的神父就会主持婚礼祝福仪式。这种事呀，堂娜卡塔利娜，办得越快越好。’”

“托您的吉言，堂胡安。只我和女儿去，还有未婚夫……您大概知道了，西蒙调到阿尔巴塞特去了。”

“不知道……好多年了。”

“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我丈夫插手这种事。他是个大好人,是这样,比天使还好。但他不是贵族血统,说不定把事情搅乱……不能让他插手,不能让他插手 还是去曼查那边多赚点钱吧。我放心不下的是,唉 我这样去了,但不知道两个儿子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上帝保佑他们。”她流着鼻涕说:“不可能事事如意,尽管我们是好人,是高尚的人,也不配上帝为我们操劳,让我们什么都如愿以偿。我们不知道最后将是怎样呀?……”

“当然啰,如果我们什么都如愿以偿,最后将是怎样的呀!我们一下子消化不了幸福,非把肚子撑得爆炸了不可。我看呀,堂娜卡塔利娜,还是这样的好。一方面是幸福,另一方面是痛苦。今天哭,明天笑,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这种尘世生活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一种幻觉,一场梦。对于蠢笨的人来说,事情就是这样。所以……”

“好吧,堂胡安,她站起身来:“我和女儿都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明天一定去我们那儿。我们一点钟出发。”送别时,费莉西塔真想用爪子在她脸上抓几把。但是,礼貌待客的观念还是占了上风,把怒火压了下去。于是,每个人都往对方的脸上撒了不少礼貌的鲜花,互相说了不少奉承的话。

二

第二天,堂胡安准时来到巴别的家,一副殷勤表情。那时,母女俩正忙着收拾行装,往箱子里放衣物。堂西蒙一下子抓住他,拉到桌子后面,对他说他很高兴到别省工作,因为两个儿子在托莱多和马德里都给他脸上抹了黑。还好,阿里斯蒂德斯和福斯托干的事都没有涉及到他,大臣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想把

他安排在办公厅里。

堂胡安看见杜尔赛表情阴郁，但坚定地听从命运的安排。她不会犹豫的，不会的，因为卡西亚诺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抓住他犹如遇到海难时抓住一块漂在水面的木板。这些日子，她在精神上对圣洁的宗教生活产生了深深地爱意，这是事实。不过，感情上的爱意胜过一切。她对上帝和圣母做过无数次祈祷，恳求原谅她昔日行为不端。尽管如此，心中还是忐忑不安，良心上平静不下来。她给予那个巴尔加斯小伙子的是一枚假币，而不是一枚足金的，心里感到有愧于他。

堂胡安同她单独谈了一会儿，使她在这事上放下心来。他说，卡西亚诺对她昔日生活中的动荡、挫折了如指掌。他既然那样爱她，她就不应该表现得比教皇还教皇。杜尔赛把未婚夫大大地夸奖了一番，甚至把他捧上了天，但一再说明她对他没有那种激情，即爱的细腻感情，只是敬仰、尊重，换句话说……对，贞洁地爱他，把他看做是自己尘世生活的庇护和支柱。他多么高尚、多么质朴、多么善良呀。无论她讲什么，他都看做和福音书一样，不折不扣地遵从。他慷慨大方得简直没有止境，送给她家那么多雏鸡、母鸡，那么多奶酪、灌肠，那么多火腿和兔子，最近又给她带来一件漂亮、典雅的礼物。他一连好几天都说送给她礼物，但没有确切说出是什么，唤起巴别一家人的猎奇感。原来是巴尔加斯当地女人穿用的地方服装，漂亮极了，做工十分精美，边饰呀，缘饰呀，杜尔赛十分喜欢，而且肥瘦长短是那样合体，仿佛技艺娴熟的时装师量过尺寸似的。堂娜卡塔利娜激情满怀，又差一点把国王长国王短那一套端出来。

总之，杜尔赛盼望结婚以后生活幸福。她问堂胡安是不是有时要去巴尔加斯，她担心再也见不到这位神父。堂胡安说，虽

然他的田产大部分在萨格拉，但也有一部分在他朋友卡西亚诺的家乡，恰如后者有经济利益在卡瓦尼亚斯一样。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经常联系的。

“堂胡安，’堂娜カタ利娜说，她想在这事上插一手；咱们那儿见面好了，在上帝的那片土地上一块儿开开心。真不敢想呀，这么快要在我可爱的故乡扎根落户。我向您发誓，我从现在起就成了牧羊女，拿着牧杖，赶着牲群在草地上奔来奔去。”

“我们大家都将是牧羊人。”卡萨多补充说，他有些激动。“乡村万岁，村庄和平万岁，农业万岁 我们要当农民，像农民那样生活在最美丽的田园里，财产共有，同欢乐共甘苦。对，不能有苦，不能有，在幽静的地域哪能有苦呢。”

“堂胡安，’杜尔赛说，心情激荡；您说的一切，但愿不会变成泡影。我们大家都当农民，都当牧羊人，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

“对，应该这样，我们的美好大地、幸福之母万岁！”

“万万岁！”

“堂胡安，’堂娜カタ利娜一边说着一边用头巾角擦着眼睛，“看不见您那张可敬的脸蛋，我可受不了呀！”

“夫人，’神父反驳说；您过奖了，我都要神魂颠倒了。”

“不，我不能收回我的话，我说‘可敬的脸蛋’，这是我的坚定看法。人们把您称做丑陋男人，但我反对，那样说有失公正。”

“我每每看镜子时也都这样说。太不公正了。人们不懂我的话。”

“是这样，我们这样说吧，您是丑，但那是美丽的丑陋。”

“或者说丑陋的美丽，都一样。常言说得好，谁如果不安慰自己……不过，我不需要安慰自己，因为我戴着扣环面具在各处

奔波别有一番乐趣。”

“可是,您真风趣,堂胡安,’杜尔赛说。那是她的心里话,
“可是,真风趣。”

出发的时间到了,卡萨多把她们送到马车起点站的客栈,帮助提着午餐篮子,因为母女俩和堂西蒙拿不了那么多大包、小包。卡西亚诺正等候着她们。马车很狭窄,不多工夫便沿着马德罗大街往下驶去。杜尔赛从这个车窗望娜卡塔利娜从另一个车窗用头巾向神父致意,后者感到一种无法言状的痛苦,但尽量掩饰着,同时又有一种兴奋感……也是无法言状的。

第 六 章

结 尾

—

一天早晨，堂皮托‘茫然，神魂颠倒地离开瓜达卢佩，像颗被魔鬼牵着的灵魂，摇摇晃晃地向山上走去。他头脑之所以那种状况，爱情的不幸已不是惟一原由，而是他身上还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即主观原因，神经系统紊乱，视力不佳。“人们说饮酒过度摧残智力潜能，伤害脑子，”他这样想；“这很有道理。统帅海陆大军的上帝，优雅的圣母，我到底怎么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总是看见幻影？我是不是快死了？我过去多次狂饮过杜松子酒和朗姆酒，但头脑总是保持清醒，从不把黑的看成白的，没有出现过幽灵。”

事情是这样的，他昨天晚上走进厨房时肚子里灌了酒，看见两个人，像是侄子阿里斯蒂德斯和福斯托。前者和原来的样子有很大不同，好像一幅‘蹩脚的赝品’，没有留胡子，也没有穿得怪里怪气的。第二个却和原来一模一样，一条腿瘸着，还是那张无赖的脸。他看见这两个人，很是一惊，立刻倒在一条凳子上，他每天喝得烂醉时都躺在這條凳子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睡觉。此刻，他眯缝着眼睛，借着酒劲看那两个人像是另一个世界

的幽灵。这事太奇了！那两个人躺在对面角落的地席上，也在看着他，同时不住地笑着……“堂皮托”心里痒滋滋的，想和他们搭话，驱除心上的疑团。但是，舌头变成了软木，无法动弹。他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但嘴里还在说：“不是，不是，都是那个倒霉的恶魔作乱，它那样恨我……不知为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他看见福斯托睡在他的草垫旁边。这时，他脑袋清醒多了，可以看清现实中的物体了。是他，是福斯托……眼睁睁地看见他，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触摸了一下，是实实在在的，身体，衣服，不是鬼魂，不是幻影。他妈的，他妈的！不可能呀，不可能。福斯托躺在那儿！那么，阿里斯蒂德斯在哪儿？真的是他们吗？巴别家的人跑到这儿来，莫非是逃犯？

他拿了块胡塞帕（他已不同这个女人打招呼，以表明心中的愤怒）给他烤的鳕鱼，匆匆地走出来。晨风吹来，脑袋清醒了许多，他说：“不可能是……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些幽灵就折磨着我。我的眼睛和脑袋一定有了毛病。这架机器运转不灵了。主人怎能接收？……不可能，不可能。我的脑袋肯定有毛病。我们还是喝白水吧，把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都盛在船上水箱里，说不定看东西会清晰。”之后，他又仔细想了想，决定采取“以毒攻毒”的原则，便去了土列克，那儿还保存一瓶白兰地，一直喝到中午。下半晌，他躺在拉德戈利亚达的一棵圣栎树下，万花筒般的脑海里浮现出纽芬兰冰山，一块块浮冰漂游。之后是宽广、平静的海湾。最后是拉茫什海峡，天空雾蒙蒙的，海浪滔天，右舷方向渐渐看到伍尔夫岩灯塔。

天快黑时，他起来，脖子疼得无法转动，走路也得爬着。过了好一会儿才找准垂直方向，摇摇晃晃站起来，一边向瓜达卢佩

走去，一边哼着加的斯民歌，这个音节吃掉，那个音节吐出来。半路上，他在茂密的杂草旁找块石头坐下，思索着自己的不幸生活、命运。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的脑袋才完全清醒过来。他拿起木棒，准备起身时，从拉德戈利亚达方向传来胡塞帕的声音。他下意识地 从岩石溜下去，找堆树丛藏身。声音很近，还有男人答话：“堂皮托”又四只脚溜到那姑娘和她伴侣将经过的路边。他屏住呼吸，身心被猎奇心完全控制了……他们边说着边走过去。借着晚霞的光芒，看得很真切，狐狸在埋伏的一侧行走，因而比母狼清晰得多。

那时刮着风，那场田园式的谈话声音被吹得支离破碎，有些句子分解成一个个音节，在船长的耳朵里颤抖。他只听见：不……你如果……也许……这是男人声音；胡塞帕嘟哝着。他好一阵子都无法动弹……怔怔的，呆若木鸡，失去了思考能力，仿佛一辈子喝的烈酒一下子涌到脑子里。他直起身子，用手在胸前画了两三个十字，同时说着：“我要么死了，在十八层地狱里受苦受难，要么是幻影，眼睛看见了魔灯。或者是魔鬼拿我开心，像个球似的把我推来推去，或者和胡塞帕同行的那个男青年是我儿子波利加波。我看得很清楚，他走路的姿势，脚步稳健；脸也很清楚，声音铿锵有力……但是，怎么，这不是活见鬼吗？……从什么地方？……不可能。那一定是幽灵，那两个幽灵吓得我魂不附体，像暴风雨一样把我从里到外浇了个透。皮托，镇静些，是幻觉，别去想它。那个男人一定是波利加波，就像我是教皇一样……但是那匹山间母马，不知羞耻的女人，跑到这儿来搞什么勾当？我那么热情地对待她，她却和随便一个男人勾勾搭搭！”他想到这里，顿时怒火中烧，一下子站起身来，挥舞着木棒，跑起来……“唉，我知道了，明白了，他妈的明白了那

是怎么回事。’他停下来，一副沉思表情。“魔鬼……对，不可能是别的什么……那个狗日的，卑鄙的家伙，脏东西，不知廉耻的，把我害得好苦呀。魔鬼接受了我说的话，要使我返老还童，而那个猪猡是怎么做的。可是，不是让我在自己身上返老还童，而是创造出一个新人，即是我的儿子，或者像我们说的，我自己回到风华岁月。那可不行，根本没有那样谈呀，无赖！他妈的！”他跺着脚，在空中砸了一拳，像受刑的人一样全身扭曲着。“流氓，无赖，骗子，狗娘养的。放开我的灵魂，不然，把你眼睛挖出来，他妈的，兔崽子，王八蛋！”他一边骂着这样那样的脏话，一边往前走着，应该往后退，用棒子击打旁边的圣栎树。突然，他停下脚步，用讥讽的声调继续骂起来：“可是，一眼就能看出那个魔鬼是个呆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他做的好事！我可以摸着他的长嘴说一件事，而那事只有上帝和我知道。波利不是我的儿子，是那个女骗子走私给我的，而我像受贿海关人员那样做了那种事。我是那样不幸呀！……你们看，性格软弱、心肠好、不愿在家中挑起争吵；而到头来落得怎样的结果呀！我放过那孩子……可怜巴巴的，他有什么过错，而现在……”他又用脚使劲儿跺了几下……“他妈的，就这样报答我呀，都是天上、地上、海上的魔鬼的错，都是蝎子、毒蛇的罪过！……”

他一边向土列克走一边说：“我儿子叫大自然，谁也不如大自然，他是天使，好人，忠厚老实……”那时，维隆内斯和其他房客都已吃过晚饭。这里的庄园管家女人在对待晚归者要比胡塞帕好得多，给他端来热汤，但是他不想喝，也不想去瓜达卢佩去吃好一些的晚饭，因为从巴别幽灵出现在他面前，就对原来的住处厌恶起来。他留在那里，和使徒、维隆内斯坐在一起，抽出一支烟，想用香烟做话头聊上一会儿，但一无所获。堂埃列乌特里

奥话中有话地说了几句，那位可怜的海员这样答道：

“您不要拐弯抹角，神父，我只有大自然这么个真儿子，上帝的臣民……是我生的……我……您不信？信不信，由您吧。大自然不是罪孽之子，而是贞操之子。让上帝祝福他，让他长命百岁……”

二

第二天，格拉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见到‘堂皮托’，心中委实纳闷。人们告诉他，‘堂皮托’在土列克过的夜，于是顿时心中生疑，这个人一定旧病复发，喝得酩酊大醉，全身难受。他跑到那里，想劝他几句，不是强迫他节制，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不要醉得丢了脸面。如果从早喝到晚喝得烂醉，会在土列克产生恶劣影响。堂埃列乌特里奥向格拉讲了不幸的船长的事，说后者在树林中转来转去，一会儿呆呆地坐着，一会儿又跳又蹦，嘴里只说一句话，对，只说一句话，他是大自然之父。

下午，主人去了托莱多，回来时已经是晚上，看见福斯托在瓜达卢佩周围转游。他们没有说话。阿里斯蒂德斯呆在楼上房间——办公室或者说书房，同卧室连在一起——里，没有出去，害怕被人看见。格拉进去时，他这样说：

“亲爱的安赫尔，这里活这么多，可我袖手旁观，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真羞愧得无地自容呀。能不能让我在小会客室干点事？……你知道，我可干不了扛石头那种活。”

“以后看吧，”安赫尔回答说。“你还没休息好，脸色难看，看来身体不好。”

“我身体怎能好呢！白天在这张沙发上打瞌睡，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热得大汗淋漓。我总觉得在那个潮湿的垃圾坑一

样的鞣革工厂里就潜伏下了恶性高烧种子。”

“你想让我们请个医生来吧？”

“不……也许没什么。我呀，也许精神上的病重于肉体上的病，是整日忧愁造成的。如此卑躬，面前只看见贫困、羞辱，为了能够活下去，总要想出点子、玩弄花招。整天打不起精神，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你看看，我活在世上干什么呀，这不是苟延残喘吗？对于我，对于其他人来说，真不如让上帝把我带走呢！”

“别把事情想得那样惨。胡塞帕，灯！”

那姑娘端着油灯进来，安赫尔这时才看清这个曾是仇敌的朋友阴沉着脸，躺在沙发上，用满是血丝、半醒半睡的眼睛盯着绿色灯罩。

“来看看脉搏，’格拉说着坐在他身边“喂，好像发烧，还有点高烧呢。”

“我说也是，现在全身都很热。眼皮像铅砣似的，沉得抬不起来，呼吸困难。”

“今天夜里好好睡一觉，明天……再不好，我叫人把堂阿西斯格罗请来。别害怕，这个人完全信得过。”

“好吧，但是，今天夜里我不能再占用你的床了。你这样慷慨待我，实在过意不去。我现在就羞愧得不得了，不能再让我羞愧下去了。我在你面前显得那样渺小、那样卑微。”

“今天夜里还得睡在我床上。”瓜达卢佩的主人用命令口吻说，不允许对方反驳“我说了算。你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尊重我，起码不应该让我不快。”

“我在这儿睡得挺好的，给我一条毯子就行了……”

“不能睡在这儿。就这样定了。现在吃晚饭吧。让胡塞帕

把饭菜端到这儿来。’他把桌子上的蓝图、书籍、纸张收拾到一边；让福斯托上来，一块儿吃吧。”

那个村姑按着他的吩咐一一做了，在桌子上铺了罩布。但是，巴别的第二个儿子不上来，说不好意思。那位基督教骑士不得不亲自下去，几乎是揪着耳朵把他拉上来。他太腼腆了，不知是真的那样，还是装出来的。福斯托不像哥哥那样灵活，在脑海找不到一句感谢的客套话。泥瓦匠的长衫穿在身上倒还合适，伪装得不像兰开斯特男爵那样明显，可是，这个人不想把自己装扮成绅士，结果像得很。这个瘸腿青年拘谨、结巴，对恩人一句卑躬的话也讲不出来。不过，他虽然那样茫然不知所措，但胃口不减，狼吞虎咽，仿佛三个月没吃过饭似的。安赫尔吃得不多，这会儿给他们盛汤，那会儿送炖羊肉，斟酒。阿里斯蒂德斯没有胃口，只吃一点点，酒也喝得不多。

“喂，喂，’他对弟弟说：‘现在你不能抱怨了。肚子吃得饱饱的。你看，这个人多好呀，让我们把凌辱忘得一干二净。”

“的确是这样。’瘸子说。‘富人都是这样，他们心血来潮时，会做好人，甚至做圣徒的。而穷人永远是卑劣行径的奴隶，想甩掉身上的锁链时，则无能为力。”

“你在那儿说些什么野话呀？格拉对他说。‘我恨不得狠狠教训你一顿，不要把贫困看做是上帝的诅咒。”

“那就任你教训吧，他妈的。我还要什么呀？哼，我如果有保护人的话，他妈的，一定表现得比天使还好。可是，谁保护我呀？他妈的。你稍稍犯一点法，那一辈子就完了，哪怕是好心好意，人家也说你犯了法，而你根本不是有意的呀。”

“你这理论倒不错！”格拉开玩笑说。‘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阐述你的道德观念，而是休息。到楼下去，让胡塞帕安排你睡在

堂皮托的地方，他大概搬到土列克去了。尽量多睡些时候，什么也别害怕。”

看来让他离开那里他感激不尽，因为在恩人面前表现得太粗鲁了：他没等再吩咐一遍，就道一声晚安，拿起放在椅子上的油渍渍的帽子，飞快地走掉了。屋子只剩下阿里斯蒂德斯和格拉了，后者叫前者赶快躺下。男爵又是一阵子推辞，说心中如何不安；最后，只是由于不想因过多的客套话把主人弄得晕头转向，才顺从了，穿上衣服，又裹上毯子。他躺下来，全身哆嗦，上牙打下牙，发出格格响声。不多工夫，高烧产生了反应，汗珠冒出来，额头和双手滚烫。

“我发烧了，”他对格拉说，后者在给他摸脉；“但是，不会倒下。明天一定能好。问题是我不想休息，而是恰恰相反，想干活，想活动。我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真想到田野散散步。”

“不，不行，你必须安安静静地休息。”

“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你说说，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能不感动吗？目睹你这样怜悯、仁慈，都好像天国的慈悲之神下凡了呢！安赫尔，祝你走运，但愿我能很快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向你表达感激之情！”

“我不需要感激。但是，你如果感激的话，最好感激你自己。”

“我一直在想着你的言谈举止，”他把毯子裹紧，又打起哆嗦来。“你创建的这些收容院，听说你还要创建新的，我认为将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我在这里看到的東西，都超越了正常模式。你的基督教，我觉得大大发扬了纯福音教义。”

“是这样，”格拉说，他对这样的人说出这番话来感到惊讶。

“为仇敌做好事，原谅他的侮辱，把罪犯看做兄弟，这些教诲

被可怜的人类渐渐忘掉了,而你却始终牢记在脑海里,真的,你是一个最富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按原则办事,其他东西便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瓜达卢佩的这位绅士淡淡地说,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又想表现得谦虚些。

“有件事,请告诉我,’他在毯子里缩成一团儿,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恩人。“你真的原谅所有的侮辱?”

“真的。”

“所有的,完全彻底地原谅 还有件事,请告诉我,谁给了你灵感,想到使基督教重新走上正路,上帝知道,现在基督教有些偏离正确轨道 是你自己?”

“你现在成了里帕尔达^①神父。想考察我吗?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大串问题?”

“因为你唤起了我的极大猎奇心。我认为你最终将感化我的。你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不知不觉地造就出新的信仰者。”

“我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解释、执行基督的教诲,因为现在在许许多多事情上还只是一纸空文。我所做的微不足道,我的解释,用通俗的话来讲,都填不满一本卷烟纸。把个人作用看作零,要把别人的作用看得重于一切。不杀生,不惩处,不自卫,不争不抢任何权利,为别人做好事,把困难留给自己,在背信弃义和暴力面前永远顺顺从从。你看多么简单!这样的行为准则突然建立起来,有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的,但这种思想会开花结果,牺牲之后便是胜利。邪恶终将举手投降。”

^① 里帕尔达(1536—1618) 西班牙耶稣会成员,著有《基督教要理和概述》等作

“啊,听你讲述,我都感到晕眩了。你用你的思想把一个人送到令人晕眩的高度,从那里看到一切都十分渺小……你认为邪恶会举手投降。也许要以做出牺牲为代价。好了,好了,我已经渐渐明白了。最大的谦恭最终将带来最大的影响。”

“好了,不要说了。我担心你过分激动。不要让头脑过热。睡觉吧!”

“我不困。”他真的激动了,从毯子里钻出来,像一具没有裹布的木乃伊。“请告诉我另外一件事。这是我听说的,现在一本正经地向你说出来,那些想法都是索科罗的小修女提出来的……就是那个眼珠子跳动的小修女。我记不得是谁对我说的了。我妹妹脑袋里一直认为,你和小修女之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神秘主义……女人的街谈巷论。”

“你不要胡言乱语。”他有些激怒。“你那是侮辱我,阿里斯蒂德斯,严重地侮辱我。”

“你在受到侮辱之前已经原谅我了。我是把亲自听到的东西讲给你,但并没有把你想得很坏。”他又用毯子裹起来。“我知道,那种必将发生的变化要从宗教开始,而怪诞的独身想法将很快成为历史。你为什么不对改革,与宗教决裂,按照自己的礼仪,同那个给予你灵感的女人,已经是你神秘夫人的女人公开结婚?”

“闭上你的臭嘴,”收容院创建者一边说一边离开他,过一会儿又返身回到他身边。“不要亵渎神明,不要诽谤我。”

“呸!你没有使我信服,你把我刚才讲的话看作诽谤。是不是觉得我不配知道你的想法?”“听我说,”他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抖动,牙齿打架。“不要对我遮遮掩掩的。我会推测,我知道,你如果能够尽早摆脱独身状态,和那个柔美的小修女举行漂亮的

婚礼，会认为得到了最大幸福。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你现在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有实际困难。太天真、太怯懦了！要那么多的神学，对你有什么用？你现在要做的是，让小修女回到萨卡利亚斯·纳瓦罗的房子里，把你的婚事办了。”

安赫尔原地转了一圈，仿佛头部被击了一下，然后又冲向阿里斯蒂德斯的床，像个皮球似的从那儿弹回。他说：

“你不要像个畜生似的，不要用那种卑鄙的想法来感谢我对你做的好事！”

“可是，怎么，”他又躺在床上，“你以为只有你，而她就不希望那样。称脑子那样聪明，可看不出女人的天性。他崇敬你，犹如崇敬她的精神之友，日夜梦见和你在一起，不过，那些炽烈的想象，决不会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一定转变成尘世爱情，两颗心、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紧紧连在一起。这你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你对自己掩饰着这一点，你在竭尽全力欺骗自己……别那么固执了……在萨卡利亚斯的家里……你可以……”

格拉飞也似的钻进另一个房间，把手支在桌子上，仿佛剧烈的疼痛差一点使他倒下。那时，他精神上的处境恰如前几天夜里的情景，觉得一头野兽把爪子踏在胸上。心中有一种死亡的恐怖。嘴上也和那天夜里一样说着同样的话：“快逃走，可恨的东西，不要动你的上帝之子的一根毫毛。”阿里斯蒂德斯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安赫尔抑制不住，向他跑过去，用手抓住胸部，使劲往下按，把牙齿咬得山响，说：

“闭上你的臭嘴，要不，你……”

阿里斯蒂德斯吼叫起来。

“放开我，你这个粗鄙东西。”他终于喊出声来。“你不知道是开玩笑吗？”

三

那事之后，两个房间里都笼罩着深沉的寂静。那个人好像睡着了，安赫尔把他忘在脑后，在小会客室踱步，思绪万千。不过，他并没有凝神，而不注意楼下传来的奇怪声音。起初，他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可是，响声越来越大，引起他的警觉。于是，跑到房间门口，向楼梯那边伸着身子，那边漆黑如洞，他喊着女仆的名字。

“谁在那儿说话，胡塞帕，声音很陌生呀。”

“是那个男人，堂福斯托。”女仆边说边上到楼梯半截儿处，那儿光线很暗，主人不可能看见她。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而不是福斯托的说话声。”

那个村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下了两三个台阶，寻找一个更为黑暗的地方，把面孔隐避起来。

“先生，是土列克的一个小伙子，同蒂尔索一块儿来的，非让我给他们弄点晚饭吃。他们已经走了。”

主人离开楼梯。厨房里没有一点响声，只听见胡塞帕在低沉地说话，让一个人，这个人肯定是福斯托，保持肃静。听不见福斯托的说话声。过了半个小时，安赫尔在桌子前面坐了一会儿，把右侧抽屉拉开又关上。桌子上有一大堆文件，抽出几页漫不经心地看了几眼。这时，听见或者说好像听见楼梯上有人窃窃私语。他预感到点什么，马上站起来，他还没有走到门口，房门便轻轻打开，来人是福斯托……他后面还有一个人。

格拉有着惊人的判断力，镇静——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镇静——地对他们说：

“好呀，早就预料到了。你们用抢劫来报答我对你们做的好的

事呀！”

福斯托在房间里往后退了几步，沉默不语，表情阴森。陪着他的那个人站在房门口，那是马德里下层青年的身影，好像镶在一个框子里，映照在黑色底衬上，又似占满斗牛报纸的整整一个版的图像。安赫尔向他走过去，想看到底是谁，因为油灯有玻璃罩着，光线集中在桌子上，房间的其他地方显得十分昏暗。

“和你来的这个人是谁啊，是波利加波。难得呀 请进。”

“活见鬼！”福斯托喊起来，此刻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胆怯，用眼睛寻找哥哥阿里斯蒂德斯，后者正从卧室走出来，没有披毯子，胳膊和大腿颤抖着，看上去像个鬼魂，而不像活人。

“怎么？……你们在这儿？……”他一副茫然表情，但立刻控制住自己。“谁敢碰一下安赫尔一根毫毛，看我怎么收拾……安赫尔不需要你们以这种方式向他求助，他很愿意帮助我们。”

“你别给我来那一套！”福斯托说着伸出两只爪子，耍起无赖来。

安赫尔退到桌子前面，面对那三个人，他们站成一排。他仍然一副镇静表情，对他们说：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知道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要你，”波利说着向前走了一步，表情冷漠，狂妄，不知羞耻，“立刻把现有的钱全部交出来，因为……”

“因为你不缺钱，你是个大富翁。”瘸子说。他想给发出的勒令添上一点平和，几乎是友好的色彩，“我们需要钱，要逃到葡萄牙去。”

“别撒野，不能用如此粗暴方式朝人家要东西。”阿里斯蒂德斯又重复了一句，同时走到主人跟前，仿佛要保护他似的。

“让我来，畜生，安赫尔会关照我们的。”

有那么短短的一刻，几乎难以度量的一刻，安赫尔想用慈祥、同情、斥责兼而有之的目光看他们一眼。但是，这一闪念像火星一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印迹。他指着桌子右侧抽屉，轻蔑而痛苦地对他们说：

“那儿还有点钱，你们都拿去吧。”

福斯托和波利向桌子那边移动。阿里斯蒂德斯立刻站到他们和桌子中间，像演戏似的又是挥舞拳头又是呼叫，想拦住他们。

“回去，回去……不能这样对待这个人……他是圣徒，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再穷也不能这样野蛮呀，快向他道歉。”

他说着伸出两只胳膊，好像要拥抱安赫尔。直到此刻，这位基督教骑士的态度是严厉、鄙夷的，仿佛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受到卑鄙小人侮辱之后，不屑与之争辩。他用力压迫自己，保持上帝诸城教团的天使性情。面对这样无耻之徒的侮辱和抢劫而不抗争，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庄重的举动呀！面对凌辱、学习天神耶稣的一举一动，任凭他人踢打，不反抗，不呼叫救命，不用拳头还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品格呀！格拉正这样想着的时候，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张面孔，那是阿里斯蒂德斯的脸，肌肉松懈，蜡黄，表情痛苦，高烧的眼睛射出叛徒的目光。他一看见那副面具便在内心里甩掉神经系统的束缚，怒火一下子呼啸着喷发出来。那一巴掌好厉害呀，阿里斯蒂德斯的脸爆裂开来，犹如投球手用巴掌拍击回力球一样。那人跳了下，一头栽在沙发上，双脚朝天。就在那一刻，福斯托和波利向格拉扑上去，后者早已做好迎战的准备。他有胆有识，心里这样想了下，如果这三个人没有携带武器，他将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报销了。福斯托想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个人则解下腰带，想把他捆起来。搏斗持续很短

时间,土列克的主人有一双有力的大手,勇敢地抵挡巴别兄弟的四只大爪子的捕捉。瘸子四脚朝天倒在地上。

“不要脸的,强盗,扒手!”格拉咆哮起来,口吐白沫,愤怒极了。“我把你们三个都吃了……,即使是二十个,也别想逃脱!”

阿里斯蒂德斯呻吟着,一边向桌子爬去一边说:

“不可杀人……注意,你这是在杀人……”

如果说福斯托没有任何用处,但波利却身强力壮。格拉在赤手空拳的搏斗中摔在地上,很不幸,那个自认不可一世的家伙一下子扑上去,用整个身体把格拉压在下面。尽管如此,他还是把那个人反摔下去,控制在自己手心里。这时,福斯托抱住他的脖子,往后拖,从而那个人得以站起来——他脸色青紫,气喘吁吁——,从腰间抽出一把折刀。在刀子打开、弹簧发出吱呀声那一刻,那条狐狸发出声音说:

“我要杀死你,杀死你。”

“波利……不能……波利,血,不要。不要那么野。”阿里斯蒂德斯用病恹恹的声音喊着说;他那时正在翻腾抽屉。

安赫尔面对那个马德里贫民区的青年亮出的刀子并不感到恐惧。还好,福斯托本想用腰带把瓜达卢佩的主人捆起来,但双脚绊了一下,摔倒在地。格拉趁福斯托挣扎时,向那条狐狸扑过去,抓住握着刀子的手。他的手指像钳子一样,差一点把刀子夺下来。此刻,福斯托跑来——尽管有些晚了——帮助,杀人凶手才得势,在安赫尔的右肋捅了一刀。他感到冷冰冰的刀子穿过肉体,两只手用力挥舞着,想把面前的东西捣个稀巴烂……他几乎不知道捣毁的软绵绵东西是什么,福斯托的眼睛、嘴巴还是耳朵?那是一场混战,很难确切知道。该死的刀子降服了瓜达卢佩的这位英雄,他倒下了,像被猎获的野兽吼叫着。

“蠢蛋！阿里斯蒂德斯喊起来 他的声调，怎么说呢，没有合适的形容词，就用低沉这个词吧；血，不能……我早就说过，不能见血。”

波利把受害人——他已经不反抗了——扔在地上，看了看两只手，没有一滴血。安赫尔虽然受了很重的刀伤，但不是致命的，倒是摔在地上时头部的撞击令他感到天旋地转。不过，他很快恢复过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刀伤和撞击，愤怒地直起身子，对无耻的凶手大声喊起来：

“我要把你们全杀了……你们这几个小虫子！”

“把他捆起来，捆起来！”阿里斯蒂德斯说 他把抽屉里的钞票和银币全掏出来，衣兜装得满满的。“可怜的安赫尔 都是因为太固执才落到这个下场……不要杀他，我说，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要伤害他……应该尊敬他。”

那头凶狮还想自卫吗？不可能。胆小鬼的手里握着刀子，他降服了 他的伟大精神也让步了，那几个卑鄙家伙体力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他有力使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倒在卑鄙小人的脚下。他们用波利的腰带把他双臂反捆在背后，拖到卧室里，又用福斯托带来的绳子把他捆在床的铁腿上。阿里斯蒂德斯俯下身子，看着他的脸，用恶毒的讥讽语调说：

“你如果是圣徒，就应该满足这几个不幸的人提出的要求，而你又是谩骂又是挑衅，为什么这样 你落得这个下场，都是你的过错。我一直努力避免发生不快。你如果是圣徒，那就原谅我们吧，为我们向上帝祈祷，保佑我们安安全全地越过边界。”

格拉本想回答几句 但是，看见男爵那双呆滞的眼睛和神秘面孔闪着地狱之光，凶狮般的愤怒一下子涌上心头，仿佛全身胆量都凝聚在那里。他说不出话 但是，他用舌头把苦涩的口水汇

聚一起,啪的一声!……吐到阿里斯蒂德斯的脸上,那样准,那样有力,好像耳光一样。

如果不是这时发生了点什么,几个无赖茫然不知所措,口水的侮辱一定会得到回应的,况且受害者又无力自卫。原来是胡塞帕出现在房门口,面色恐怖,张着悲剧人物的嘴巴,蓬乱的头发竖起,眼珠从眼眶冒出来,手指僵硬与其说断断续续地说,毋宁说用嘶哑的声音吠叫着:

“这是主人呀……不能伤害他……不能伤害主人。”

“这个女人非葬送我们不可。”阿里斯蒂德斯很快捕捉到灵感,像总指挥似的说。

另外两个人立刻意识到他们很危险,因为胡塞帕返身向楼梯跑去。她喘不过气,无力喊出声来。不过,很容易看出她想跑出去,闹得满城风雨。波利跟在后面,在第三道台阶上便赶上她,用双手掐住脖子。

“别喊,不然,把你砍死。”福斯托抱住她的肩膀说。

三个人混做一团,下楼来到厨房,壁炉上挂着油灯,光线昏暗凄惨。可怜的胡塞帕用那双恐惧的狗眼看着马德里美男子,上气不接下气,焦虑地重复说。

“不能伤害主人。”

“住嘴!”波利凶狠狠地说,仍然用双手掐着胡塞帕的脖子。

胡塞帕一头撞在桌子上……僵硬的手指徒劳地抓着她们的堂阿尔瓦罗的胸襟和斜领,后者,一头红了眼睛的野兽,根本不理睬她投去的询问、央求的目光。这时,福斯托也冲上来帮助波利,用双手掐住这条不幸母狼的脖子。四只手掐得越来越紧,她的舌头吐出嘴外,眼睛也从眼眶冒出来,盯着主要凶手波利,波利感到自己差一点成为牺牲品,被出卖,在那道最后目光中哪能

看到爱的惊愕表情。事情不止于此，福斯托又从腰间抽出一条备用的细长但结实的绳子，勒在村姑的脖子上，用力拉紧，把她拖到厨房，扔在一个角落里，肯定不会再吭声了。

阿里斯蒂德斯有着女性性格，看不下去那种残忍、令人厌恶的场面，小心翼翼地打开厨房门，看看如何逃脱……夜静悄悄的，伸手不见五指，月亮还没有露出来，灰蒙蒙的天空几乎没有一颗星星闪烁。大自然给他们提供了逃跑的良机；三个坏蛋不约而同地吹灭奄奄一息的油灯，迅速溜出来。潜意识为他们充当向导。刚刚发生的悲剧仍然使他们激荡不已，现在又觉得面临着被生擒的危险，三个人睁大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行动像猫儿一样敏捷。来到柏树林以后，对附近地形早有研究的波利带领另外两个人跳过院墙，置身于庄园的名副其实的耕地里；接着，在橄榄和杏树阴影里，贴着庄园外墙走了会儿。当他们跳越过去时，听见土列克方向，也就是他们行走的反方向有条狗汪汪叫起来。他们加快脚步，以防发生不测。没有几分钟，只有上帝知道那几个抢劫瓜达卢佩的匪徒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

土列克的那条狗吠叫不止，庄园的老看守半个多小时放不下心来。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妻子说担心有人偷菜园的蔬菜。利布拉塔^①一边打着鼾一边说也有同感。但是“使徒”，维隆内斯“堂皮托”和其他房客睡得很香，一夜没醒。第一个发现瓜达卢佩悲剧的是土列克的一个名叫埃瓦里斯托的小伙子；他黎明起床时发现主人给他的烟盒不见了。他想了想，记起前

^①应为“利波里娅”。

一天下午从井里打完水在瓜达卢佩大院休息时，曾经送给维隆内斯一支香烟，随手把烟盒放在洗衣台的石头上，准备过一会儿收起来。他去那里寻找；从厨房门前走过时，发现门没有关严；他不知为什么心一动便推开门往里看看。赐水基督咍！那时天刚刚放亮，他借着微弱的晨光第一眼看见胡塞帕的脸磕在墙壁上，眼睛像鸡蛋一样大小，盯着房门，脑袋扭曲，与瘫卧的身体形成直角。他是那样恐惧，觉得看见这个村姑的脸离身体足有两个巴拉远。

恐惧和慌乱过后，小伙子立刻向土列克跑去，边跑边喊。维隆内斯迎上去。恐慌，呼喊，混乱。堂埃列乌特里奥三步并做两步跑到瓜达卢佩。马太、看守和其他人也随后赶来。胡塞帕的样子太可怕了，他们茫然不知所措，乱了手脚。

“主人！”维隆内斯喊着跑到楼上。

他们发现主人躺在地上，被捆在床脚边，两只胳膊已经松开，原来胳膊反捆在背后，挣扎一夜才从带子里摆脱出来。

“我还活着。”格拉看见几个朋友跑进来喃喃地说。

他没有再说什么，一下子昏了过去。那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绳子给他解开，抬到床上，床上还留有不知羞耻的阿里斯蒂德斯身体的体温呢。

土列克的人是那样惶恐，开始时不知道怎么办。有的人说主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说还活着。大家给主人脱去衣服，发现他身体侧面有一处可怕的刀伤，衣服上沾满了血块。安赫尔再次苏醒过来时，用几乎难以辨听的声音重复说道：

“我活着。”

“活着！”那几个忠实的朋友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马太自作主张，匆匆向托莱多跑去找医生。看守觉得派埃

瓦里斯托去更为合适,他跑得像风一样快,而马太应该去通知堂胡安·卡萨多、堂何塞·苏亚雷斯……“堂皮托”最后一个赶来,看见胡塞帕像上了绞刑一样咽下的最后一口气,双腿便颤抖不止,声音哽噎在喉咙里……他都找不到楼梯上去。从上面下来个人对他说:“他活着。”他这才鼓足勇气爬上去。他看见朋友和保护人,立刻抱着他的脑袋,像孩子似的放声大哭起来。

“对……是那几个流氓……我早就担心……应该知道,不是我儿子……那个……圣母哟,上帝哟,老师可别死呀!……让我死了吧,我是个废物。”

人越聚越多,最后决定采取初步的急救措施……给主人洗干净伤口,包扎起来,准备点饭。他们没有移动母狼的尸体,等候法官来处理。医生乘坐马车急冲冲地赶来。过了一会儿,卡萨多乘另一辆马车来到,他气得眼睛冒出火花。法官十二点才来。安赫尔声明对凶手一点儿也不认识……三个人戴着面具……当问到为什么、怎样杀害了胡塞帕时,他也说一无所知。“堂皮托”说认识盗犯和杀人凶手。但是,他的证词语无伦次、前后颠倒,被关进监狱里。他拖着那条残腿,不时地敲击腰部,把裤子系牢。这位善良的船长向托莱多走去,他说:“我一定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他妈的!……我太傻了,还以为是幽灵呢!让你尝尝幽灵的味道!……我要公开斥责……坐牢没关系,砍头也没关系,只要凶手偿还血债。”

安赫尔提供证词之后便失去知觉,不知道怎样被人用担架抬到托莱多,安顿在罗贡大街的卧室床铺上。他醒过来看见的一个人就是特雷莎·庞多哈,她坐在五屉橱旁的椅子上哭个不停。那里摆设的穿缎面鞋子的圣婴,洛伦萨纳的肖像和针插,他觉得特别新奇,仿佛一百多年没有看见那些东西了。在他的脑

海里，在过去岁月和悲惨现状——在死亡面前，生的希望破灭了——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过一会儿，他看见堂阿西斯格罗同卡萨多、帕罗梅盖走进来，这三个人茫然、痛苦、肝肠寸断，但尽量露出乐观表情。他们向他提了许多问题，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免不了用宽心的话安慰一通儿。但是，病人却十分冷静地对他们说：

“我的先生，别说好听的话了。我知道我活不成了。我知道我这架机器完了，不听使唤了。我并不害怕死，而是恰恰相反，我渐渐懂得了，死是我惟一可能的解法。死亡解决自身的，由生命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我乖乖地接受这个结局，我祝福上帝，这个结局是上帝带给我的，因为只有这样适合于法律、逻辑和灵魂的解脱。我所希望的是我们珍爱的人，心上人不要离开我。在这场生命游戏中所得到惟一东西是：爱的情趣和爱的欢乐。”

堂伊西特罗断然否认他会死去，他说曾经见过许多伤势更为严重的人都很好地治愈了。他对隔膜、腹膜和肝脏提出了大胆的理论，把这些内部器官放在他想放在的部位；医生很慈善，同意他这种如此荒诞的言论。卡萨多没有随声附和，凑到伤者身边，低声说：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尽管没有死亡危险。我们应该找一个细心的护理人员。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就让索科罗的优秀修女洛伦莎来。”

这位萨格拉神父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最好的药物。

“好，好，堂胡安，”朋友对他说，“上帝知道我从心底感谢您。我一直想从您那里得到这种慰藉，因为您最了解我。”

那天下午，他很难受，不能吃东西，就是吃下去也马上吐出来；伤口剧烈疼痛，注射吗啡也无济于事。当痛苦稍稍缓解时，

还要向法官提供证词 当然,只是把上午讲的话重述一遍。他不认识凶手,也无法推测是哪几个人。他们可能买通女佣才得以进到庄园,弄死女佣以后把钱弄到手 钱总数大概有三四百比塞塔,是准备付工钱用的。之后,他向法官说情,把可怜的“堂皮托”放出来,他在瓜达卢佩悲剧中没有一点责任。他是无辜的,这一点十分清楚,从土列克的房客的证词中可以得出这种结论,他们和他一整夜都睡在庄园里。法官不应该看重那位海员的供词,那是酒后胡言,这个人还患有迫害偏执症,同侄子和儿子积有宿怨。

法官还没有走,堂何塞·苏亚雷斯便走了进来,表情十分悲伤。他是一个明智的人,心里有两种不同的感情 受伤的亲戚忍受着煎熬,他感到痛苦 这场闹剧都是受害人自找的,为此又感到气愤。那样荒诞的行为,那么多‘使徒’和坏人凑在一起,能做出什么好事呀?只有魔鬼才能想到把自己关在瓜达卢佩,和陌生人混杂在一起,用钱养活流浪汉,建房子收容修士、修女!‘堂苏埃罗’脑海里装着这些想法,对外甥一方面表示关心,另一方面又委婉地责备,说什么“那就是你的最后收获……”等等。在楼下客厅,他同朋友、熟人聊了一会儿,想知道安赫尔在悲剧之前是否写了遗嘱。但是,无论特雷莎还是卡萨多都没有给他释解这个疑问。他离开时,脑袋里有一大堆问号 他认为自己的这位亲戚把格拉和莫内格罗两大家族的财产分给了教士、修女和使徒,是这些人使他失去了理智。布劳利奥·罗哈斯乘坐夜班火车赶到,他从电报中得知发生的事。这位善良的马德里管家是那样悲痛,不想马上进房间看望主人兼朋友,把悲伤的会见推迟到第二天。他去‘堂苏埃罗’家过夜。

曼塞沃整个下午都呆在楼下小客厅里,他不想上楼到病人

房间,担心影响他的休息。他心神不宁,坐卧不安。由于心情不好,眼病也加重了,只好戴上眼镜,但不时抬起来,用手帕擦干眼泪。他想,这样虔诚、善良的人,穷人之父,病人的救星不应该英年早逝。像他们这样呆头呆脑的人,没有用,又活累了,应该早早死去。但是上帝做了这样的安排,他的旨意是无法探知的,应该不折不扣地尊重、顺从。这当口儿,“来来”来了,她手上拎着病人使者的简单换洗衣服。伯父从客厅走到院子里,和她说了几句话。不过,他戴着脏污的绿色眼镜,看不清小修女脸上的悲伤表情。

“我的上帝,让人伤心死了!”她感叹地说,声音哽咽。“堂阿西斯格罗说没有希望,没法子治了。”

“我的耶稣 如果听我的话……如果你……”神父说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唉,这场悲剧你负有全部责任,因为在堂安赫尔想把你……唉,现在什么都晚了……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上帝,上帝哟,我真的言中了吗?我巧妙地安排的幸福之路,真的被他们用神父那一套给断送了吗?”

“伯父,您别瞎说。”“来来”说,装出没听明白的样子。“可是,真的没希望了吗?应该有,希望应该永远有。医生知道什么呀?我们要相信上帝,向上帝祈祷……”

“那你等着看上帝是怎样理睬你吧。你相信你的祈祷吧。上帝既然让事情发展到这种令人悲痛的程度,那是因为他想把那样一种思想灌输到我们脑袋里,即与人间的逻辑不能开玩笑而不受到惩罚……唉!上天知道得很多。我们应该谦恭,应该承认自己是任凭风刮来刮去的一粒尘埃……现在,孩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候,多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对他应该宽恕,应该仁

慈。仁慈高于一切。他如果向你表示爱恋之情，他很可能会这样，人见到棺材会更有人情，你千万不要用冷冰冰的神秘东西回答他，也不要像豪猪那样，疑神疑鬼。要顺着他的性子，按照他的节拍跳舞，他说什么都表示同意，他的话一定很得体，尽管可能含情脉脉，让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感到亲切，我了解他，我们的堂安赫尔，虽然被天堂的事弄得神魂颠倒，疯疯癫癫，但一直爱着你，对你怀有尘世之爱。”

修女回答说，她要按照良心去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她知道护理时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责，而且有种种理由感激、尊重堂安赫尔。

院子里，楼梯上，不时有人嘁嘁喳喳、窃窃私语。朋友轮流进到病人房间，然后下楼到客厅交换各自印象，有时悲观失望，有时又看到希望的曙光。人们进进出出，有句话传到病人耳朵里：充满灵感的索科罗小修女已经来了！他恨不得马上得到她的护理，这是他一直这样盼望着的呀！

五

“有件事，你知道吗？格拉欣喜地看了看女友后这样说：‘来，来’已经了解了治疗计划，此刻正整理着五屉橱上的药品。‘我觉得现在醒了过来，在托莱多的生活好像一场梦，从马德里到现在只是一夜间的事儿。我的伤，你的包头，使这场梦幻破灭了。‘来来’，我们已经不是那时的我们。发生过许许多多事情，我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真切的。时间经过了千转万回，你也变了。我现在是这样一个人，即觉得和那时的我相似……你还记得我女儿西琼吗？她多么可爱呀！你还记得她的死给我带来的痛苦吗？可怜的女儿哟！”

“怎么不记得呀！”来来’说完叹了口气。“我们是那样喜欢她！”

“我觉得现在还看见你在生气,因为我很娇惯她。那时,‘来来’,我开始爱上了你。以后,我更加爱你,梦见与你结婚的幸福日子……后来……”

“堂安赫尔,她站在床边;您不能多讲话。”

“让我讲完。后来我们两个人,我是说,我被你们吸引而成为虔诚信徒,因为一种致命的法则使我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变得和你一模一样。你厌恶这些事吗?”

“我不厌恶……可是……堂安赫尔,您不要想得那么多,平静些,尽量睡一会儿。”

“我不是很平静嘛。我的良心现在好像一面镜子,良心深处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我对此时此刻的感情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我认为应该把所有感触都讲出来,让这里的朋友都知道上帝已经知道了。”

“您的伤会好的,有时间把那些美好的事情讲给我,我将聚精会神地倾听。”

“我会好吗?你别去想那事了。我死那是肯定无疑的,如同你是圣徒毋庸置疑一样。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再合适不过了!现实生活对我的打击,不仅使我疼得眼冒金星,也使我理智起来,头脑像一颗太阳。谢天谢地,有人做了这样的安排。我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怨恨,即使对恶毒待我的人也不怀有怨恨。我永远热爱这里的所有曾是我朋友的人,而对你的爱在所有人之上。请你永远爱我,永远不忘我。”

“堂安赫尔,看在上帝面上。”她放声哭起来;“我怎能忘记您呢?……”

“这是第一次看见你为我哭。你即使眼泪流到世界末日,也表达不了你在爱上欠我的债……好了。我不想让你感到厌烦了。给我点水,我渴了……”过了一会儿,他从修女手里接过杯子。“你知道吗?今天夜里我感到一种有声的欢乐。这是因为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你来照顾……整夜和我在一起……我如果能睡着的话,每次醒来都看见你。好,好。不要再让别人进来,只有一个例外 堂胡安·卡萨多。他如果想见我,让他进来。”

“我把他叫来吧 他在走廊里。”

堂胡安进来,格拉让他坐在离床最近的一把椅子上。

“我的朋友,我现在话特别多,伤势暂时缓解了些。疼痛的间歇时间不会很长,我要利用这点时间,在这个修女,噢,我的灵魂哟!在我最知心朋友面前作一项声明。我声明,很高兴死亡使我的上帝诸城教团之梦破灭,把我的教士生活的幻想变成泡影。我在精神上渴望接近过去令我神往,现在和将来永远令我神往的那个人,而一切都是一 种适应、应变的方式。我声明,在现实中能使我身心感到百分之百高兴的接近方式,不是那种神秘的方式,而是尘世的,圣礼圣化了的尘世方式,正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我那宗教虔诚的海市蜃楼便被打得粉碎,我接受死亡,把死亡作为惟一的解法,没有别的解法了。”

“来来”听了这番话哭得更厉害了,窒息得喘不过气。她跪下来,把手交叉在胸前说:

“堂安赫尔,我如果给您造成了什么损害,请您宽恕我!……宽恕我!那不是我的过错……上帝知道这一点。是他安排的,我们大家都应该顺从他的神圣意志。”

萨格拉神父想说点什么,但不能如愿。他让小修女站起来,想安慰她和格拉。

“好了,好了……事情很清楚,谁也没有过错。这些事情呀,生活上的这些歧路呀,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之所以如此,都是上帝的安排。”

小修女站起来,还在哭泣。看得出,安赫尔很坚强,他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说,于是这样补充道:

“你给我造成损害!……小傻子,你给了我那么多巨大的教益呀 谢谢你,我糊里糊涂生活一辈子,在死的时候才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梦幻般的上帝诸城教团和满腔激情并没有付之东流,留下了一样比生命本身还有价值的东西 爱情……爱情,如果说爱情开始时完全是个人感情,那么后来便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所有无依无靠的穷人。我有这一点就够了。我没有让时间白白流失,我也不是浪荡公子,把家产挥霍殆尽。如果说我花掉一些财宝,但挣得的财宝并不少。”

他说完这话便陷入极度虚脱之中,没有剧烈的痛感和难受,但神志不那么清晰,不过并没有达到错乱程度。更确切地说,思维功能和感官功能减弱了,衰败了。“来来”和特雷莎——她不想休息——整夜守护着他,劝他把药喝下去,但他说什么也不喝,说那已经无济于事。快天亮时,他才睡了一会儿。昏厥和高烧使他处于半睡状态,而干渴又使他不时醒来。他本是一个结实汉子,病情渐渐耗掉了他的尚存的一点体力。在短暂的昏睡时间里,脑海里像即现即逝的幻象那样重现了他生活中的场面和事件,比如枪杀军官、九月骚乱和堂娜萨列斯之死。上午,布劳利奥来了,激动地拥抱他;这个人的出现使他记起最难以忍受、最令人恼怒的岁月里发生的悲痛事情,那时,母亲太专断了。堂娜萨列斯的不同观点,他的不幸婚姻,丧妻和其他几乎淡忘的人与事在与忠诚管家交谈中,他对昔日的每一次追溯,都要说上

一两句话。他没有忘记询问马德里的所有熟人，连他厌恶的人也不遗漏一个。他询问佩斯先生、布林加斯、堂克里斯托瓦尔·梅迪纳和塔拉穆恩迪侯爵的情况，他们最终是否实现了政治抱负。

那天夜里，卡萨多不想把他的朋友丢在一边，而是留下来，在天使般的堂托梅住过的房间里休息。第二天早晨，帕罗梅盖和萨格拉神父一边喝着可可饮料，一边在堂阿西斯格罗面前激烈争论着医学问题，因为那位考古学家自称在希波克拉底^①科学上的功底，并不比碑文学差，并且大言不惭地胡诌了一通儿，坚持认为安赫尔的伤有希望治好。他把胰脏同幽门、心内膜同脊柱管混为一谈；但是，堂阿西斯格罗同卡萨多一样持悲观态度，并且摆出权威架势参加争论，断言基督教骑士活不了。那一刀子捅得很深，肝脏破裂，而且严重影响到腹膜，另外内出血也是既成事实，因为吐出的血都是咖啡色的沉淀物。只有上帝能够免他一死，而做到这一点，必须出现奇迹，把生理规律扔到垃圾堆里。堂伊西特罗不服输，他身体好，蔑视医生的作用，把医学当做笑料。

没有必要赘述，土列克的房客也都跑来打探他们的保护人、朋友的状况。露契亚第一个赶来，她用裙子包着脑袋，拉着马太的胳膊，科尔内霍、堂埃列乌特里奥和‘诅咒’也没有落在后面，他们表情悲伤，目光呆滞。他们离开时个个悲观失望，长期幸福生活下去的幻想眼看着消失了。维隆内斯做得对，他来的路上就做祈祷，大谈特谈苦涩的悲观看法。所有好的东西都成了烟

^①希波克拉底（约前 460—前 377）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有“医学之父”之称。

尘、浮云、影子。压得人直不起腰的苦难和贫困才是惟一可感受的、可触摸的东西。不幸的堂安赫尔！那么多人溜进《基督之年》一书里，而他们并不比你有理由享此殊荣呀！瞎女人不愿意离开她的主人，以家犬的忠诚蜷缩在门外，一动不动，低声做祈祷，唱赞美诗，一遍接着一遍。

堂胡安进来看他的朋友，发现他头脑那样清醒，一下子惊住了，但他并不因此而产生希望，因为在那张黝黑的脸上清晰印着死神的影子。蜡黄、铁青的脸色使胡须和头发显得更加昏黑。安赫尔很平静，表情阴郁，那时正在开着无邪的玩笑：“来来，’忍受着，并且不时说几句风趣话，她是出自慈善、怜悯之心而这样做的。她的举止，她的声调，她的爽朗笑声，是世界上最为典雅的。卡萨多插进来，想向他朋友讲一件重要事情。虽然不存在死亡的危险，善良的基督徒应该永远做好准备，要死得像基督徒……因为……”

“堂胡安，请讲清楚，直截了当，对我不必拐弯抹角……但是，事情会那样快？……”

看来，萨格拉神父犹豫了，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还没有准备接受怜悯。

“您既然想……我，您如果允许的话，我提议……”

“别急，”格拉说。“在这种事情上，在所有事情上，我只按我妻子的安排去做。”

堂胡安想笑，那个修女也抑制着，不笑出来。安赫尔想让自己脸上露出童稚的欢乐表情，补充说：

“不应该笑……您应该知道，昨天晚上，在最后一刻……我们结了婚。洛伦萨纳大主教做证婚人，您看，他就在那儿，圣婴为我们祝福……总之，看看我妻子对这位朋友说的话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呀？索科罗修女说着把双手支在床上，在近处注视着那张已经打上死亡烙印的面孔。“您知道我是怎样想的。您如果想让我高兴，让我爱您，那就应该听堂胡安的话。您如果是这样想的！……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授基督教教义，把上帝的爱传导给我们。”

“看你那张嘴。”安赫尔回答说，把脸向她那个方向动了下。“堂胡安，您太精明了，说吧，我言听计从。我承认在这里，在家务和宗教上，我妻子掌握大权，她是灵魂，而我是可鄙的肉体。圣洁的女人，成为她的奴仆，与她一起得到拯救是多么幸福呀！”

“好，”萨格拉神父喃喃地说，用一只手抚摩另一只手。“那么，今天下午……”

“来来，”想离开那里，放声痛哭。她向房门口走去。

“你别走，修女。”格拉对她说。“你觉得我应该独自一人做忏悔，我已做过忏悔了。这位乡间神父，我灵魂的耕耘者，我能够对他说的，他知道了。我的话仍然有效，不想补充什么。”

六

那天上午，“堂皮托”就被放了出来，他拖着那条假腿，快速向罗贡大街跑去，急着见到他的老师、保护人。这位可怜的老人全身颤抖，不管怎样努力不哭出声来，但始终控制不住，热泪沿着软木般的多皱面颊流下去。他鼓足勇气，掩饰内心的激动，一见到格拉便把他词汇中的俏皮话都讲了出来，一次次吻着主人的手，把天底下的圣母、圣神都骂了个遍，他们不应该袖手旁观。

“你不会死的，主人。”他抽着鼻子补充说，“你的好朋友都在这儿，不能让你死，我们向搭着披肩的圣母保证，向钉着十字架的耶稣保证。”

“好,皮托,你是个勇敢、无畏的朋友。”格拉说。“去,去找特雷莎,让她给你一瓶茴芹酒或者朗姆酒。我请你。真可怜,在可鄙的监狱里一定渴得要死!”

“没关系。我今天不想喝。我一滴也不沾,他妈的向天神宣誓,向苍天宣誓!”

接着,他想把对法官讲的话再说一遍,但是立刻被拉到外面,别没完没了地说了,太打扰病人了。他对帕罗梅盖和卡萨多说,法官不相信他的供词,说他是酒鬼、是疯子,把他丢在一边;不听他的话,永远找不到凶手,因为直接受害人堂安赫尔是那样宽宏大量,一直说不认识那几个人,那成了一桩无头案。船长还坚持说,罪犯中最凶残的那个,叫波利,这个人不是他的儿子,尽管把他看做儿子。他谈到那段走私历史时,丝毫不加掩饰,大谈特谈他是怎样成了这个无赖的所谓父亲。维隆内斯是后来来的,他谈到了案犯的情况,其中有个瘸子,在瓜达卢佩见到过这个人,印象很深。另外一个人,他从来没注意观察过,但从马太那里得知,一身农民打扮,没留胡须。

“第三个人,是谁呢?堂埃列乌特里奥补充说:“案发那天夜里,蒂尔索没有像往常那样睡在家里,我和科尔内利略都很奇怪,便在今天早晨把他抓了起来,狠狠地踢了一顿,才交待了。他说,可怜的胡塞帕这半个多月一直和一个容貌很帅的小伙子来往,看样子不会干净。那个小伙子藏在山上的破房子里,自称马德里斗牛界第一人,与其他著名斗牛士闹翻而逃了出来。蒂尔索发现那个秘密后,胡塞帕给了他点甜头,封住他的嘴巴。案发前的一个晚上,那个陌生人——一定是个狡猾的家伙——在瓜达卢佩周围转游,并且和另外几个人见了面,这几个人很可能是堂安赫尔的房客。案发的那个晚上,蒂尔索从拉德戈利亚达

去瓜达卢佩,路上碰见和胡塞帕勾搭的那个男人,这个人和他搭话,并且给他一大把杜罗,眼睛里噙着泪珠求他帮忙,把一封信送到卡涅特,离阿尔戈多很近。把信送交那儿的人后,后者会交给他一匹马,立刻拉到拉德戈利亚达,就是那个人同他讲话的地方。并且向蒂尔索允诺,如果按照他的话一五一十地做,事成后必有重谢。蒂尔索落入了陷阱,或者说圈套,那是调虎离山计,他后半夜才回到瓜达卢佩。所谓的信只是一张白纸,无论卡涅特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都没有那么一个人。当然啰,这个牧人回来时,既没有携带回信,也不可能牵着马。他没有心思去找那个名人,小费拿到手了,也就心满意足了。路上,他觉得很困,躺在地上就睡了过去。

从这些话里可以推断出,蒂尔索是清白的,惟一的罪过是那时太粗鄙、太迟钝。维隆内斯甚至走得更远些,坚持胡塞帕也是无罪的,她死得那样惨,这说明她对凶犯的罪恶目的一无所知。如果说得严重些,这个姑娘的罪过顶多是为三个凶犯中最残忍的一个打开房门,或者让他和房子里的另外两个人得以合起来作案。

卡萨多离开这几个津津有味谈论案件的人,格拉在喊他,要去看看。病人不想再拖了,想做最后的安排,布劳利奥已经去找公证员了。“堂苏埃罗”不请自到,在院子里同帕罗梅盖谈事,当然不会总把悲剧事件放在嘴边上,什么肝脏被刺破了还能不能活呀。他讲了许多事,其中一件是,如果不让他在美化城市方面发挥作用,决不到市政府去,他拥有最大的纳税人、立宪会议代表、教士会和大主教的支持。推倒圣塞尔万多以后,城墙也要倒地,维萨格拉门内的院子也要拆掉,用这些石头卖的钱完全可以在索科多维尔和大教堂之间打开一条交通大动脉,还能修建英

式花园……这位善良先生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特雷莎从楼上过道的窗户探出头来喊他。

“堂何塞，请上来一下。”

“请原谅，堂伊西特罗。我亲戚在听我。”

他轻轻走上楼。公证员还没有来，但没有两分钟就赶到了，原来在门口碰见曼塞沃；人们也给后者捎去口信，让他到这儿来。格拉很坚强，精神振作，一刻也没有犹豫，没有忘记任何人。公证员做记录，准备起草正式遗嘱，在证人面前朗读、签字。格拉的安排其实是细致入微的备忘录，表明他的基督教虔诚和怜悯。大家把病人扶起来，依着一大堆枕头坐在床上。在场的人有公证员、苏亚雷斯、卡萨多、布劳利奥、曼塞沃和帕罗梅盖，格拉把自己的财产按照那样的方式分配，应该是令人难忘的。

瓜达卢佩和土列克庄园，以及拉德戈利亚达山地都归索科罗教团，部分或全部利用上帝诸城教团的设计图纸在那里修建修女院。修女们还可以继承十万杜罗，即百分之四的证券，一半用做修建房子，另一半用做神职人员的年金。

“好呀！”堂佛朗西斯科听见这几条在心里说：“这回修女们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东西都得被她们吞食。”

堂何塞·苏亚雷斯也在心里嘀咕着。“把财产都留给宗教那边了。我早就担心这一点。修女有份，修士有份，还不让我光屁股呀。”

立嘱人建议索科罗修女让堂埃列乌特里奥·维隆内斯做她们的神父。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这样做的话，请她们让他有生之年留在庄园里，当施工员呀，门房呀，看管呀，修理工呀，搬运工呀什么的。

曼塞沃(自言自语地。)好哇,好哇,你这个鬼东西,倒心满意足了!你还想要什么!一辈子生活得像个老爷似的,可以用拉丁文说:上帝哟,我可以颐养天年了。而我呢,好可怜呀!我们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到头来只能是几场弥撒……这个世界可真完了。

前者 还有瞎女人,马太“诅咒”科尔内霍、蒂尔索和土列克庄园的其他人,也会在索科罗的新地址度过余生。修女们会承诺给他们饭吃、衣穿,按照立嘱人的安排去做的。

现在,立嘱人要分配马德里的四处房产了——有人一直掩饰着期望的心情。苏亚雷斯在伞把上画着什么,曼塞沃不时地把镜片推上拉下,擦着眼睛。维内拉斯大街的房子,估价在四万杜罗左右,是给——他停了一下,在场的人有的被推到惊愕深渊的边缘——,是给那个怪物的……曼塞沃没有听得太清楚,脸上的皱褶完全抽搐着,一副愚钝的样子。

“给一个魔鬼,堂何塞·苏亚雷斯坐在他身边,咬着耳朵悻悻地说:‘什么样的怪物^①呀!是《启示录》中的龙^②?’”

“这个怪物是我的外甥,洛伦莎的哥哥。”曼塞沃说着,突然把那副著名的眼镜摘下来,稍后他才意识到犯了个大错,不该放声笑起来,太不尊重人了。

接着,他把颤抖的手弯成喇叭形,倾听下面的话。堂安赫尔提到大教堂的受俸神父堂佛朗西斯科·曼塞沃为怪物的护理人和庄园的管家立嘱人很相信他,作为管理费用的支出给堂佛朗

① 在西班牙语中,“怪物”这个词也有“魔鬼”的意思。

② 即指《新约圣经·启示录》中的大红龙。据说它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书中还谈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下的”。

西斯科一万杜罗……

曼塞沃的喇叭没有把那句话的后半部分收拢起来,于是,他转过身去,说:

“一万杜罗?……”

“一万杜罗的西班牙银行股票。”苏亚雷斯装出严肃的样子,对他说。

第二幢房子坐落在图德斯科斯大街,立嘱人打算赠给小赫苏斯·维隆内斯。

堂苏埃罗(自言自语地,咬着修剪整齐的三色胡须。)又来了个魔鬼……可是,这儿都变成魔鬼和孩子了。

马格达莱娜大街的房子给布劳利奥;圣克鲁丝小广场的房子条件最好,租金收益也可观,准备送给特雷莎·庞多哈。

“堂苏埃罗”一边擦着秃头上的汗珠,一边想,布劳利奥说过,格拉在托莱多还有庄园,另有一笔数额可观的债款待收。这时,格拉再次停下来,喘口气,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张着大嘴听着,他们没有料到会讲出下面的安排来。把一大笔公共证券留下来救济残疾人、病人和穷人。监管会由堂胡安·卡萨多、堂伊西特罗·帕罗梅盖和堂何塞·苏亚雷斯组成(他以前曾召集他们,征询过是否同意),负责管理这笔钱,并且按照立嘱人提出的详细安排使用、支配。监管会成员可以在逝世的情况下指定继任人,如果死时没有立嘱,另外两位成员协商解决空额问题。他还为这个监管会拟就必须履行的职责,其中包括下面几项:每两天给“堂皮托”一瓶白酒,牌子由他本人指定,每星期六给五个杜罗的硬币,随便他怎样花,不要干预,只要他本人高兴就行。如果修女们不愿意收容他(这一点的可能性很大),还要关心他的基本生活需求。

前者 监管会每天给瞎女人的妹妹支付三个比塞塔的生活费用，她双乳已被切除。生活费用要按月交到她手里。她如果死亡，将生活费用转给两个孩子，至于萨卡利亚斯·纳瓦罗，监管会负责还清他在今天立嘱之前欠下的全部债务。

前者 支付古梅辛达·迪亚斯的每年生活费用，曼塞沃知道她的地址。科尔内霍和土列克的看管人的生活费用，露契亚和“使徒”的，只要索科罗的修女们由于任何合适理由而无法收容，就要终身救济。最后，特雷莎的女仆，巴西利莎，路加斯和马德里住所的勤杂人员也都有一份生活费。这些人过世时，监管会把相应款项转给其他人，人选由监管会确定。他告别土列克和瓜达卢佩的工人时，要付给每个人整月工钱。

“堂苏埃罗”看到这么一大串乞丐、叫花子一样的人，嘴里好像吞了一剂苦药、毒药似的，他们每个人爪子上都捧着格拉家族和莫内格罗家族一大把财富，噢，如果堂娜萨列斯抬头看一眼，该怎样想呀！安赫尔打量这位亲戚一眼，用那种无望生存的人所特有的洞察力，已经揣测到他的想法。剩下的财产不多了，应该结束了。马萨兰布罗斯的草场送给堂何塞·苏亚雷斯的女儿马利娅·费尔南达。托尔内利亚斯大街和巴尔德加莱洛斯小广场的房产给……（说到这里停了很长时间；“堂苏埃罗”急死了）堂托梅的父母，他们住在埃鲁斯特斯。

“可是，这记忆，这才是人的记忆呢！”曼塞沃说。“连条小猫儿都不忘记。”

慷慨的遗产分配结束了，他并没有忘记帕罗梅盖，堂莱昂·平塔托，神学院的其他朋友，以及大教堂的神父，没有忘记堂阿西斯格罗，付给他一笔酬金。把堂娜萨列斯的首饰留给卡萨多，将其中几枚转交给杜尔赛。他叮嘱将马德里住处保存的全家照

片统统烧毁 将胡塞帕埋在体面的墓穴里,买下长期墓葬权,因为她的罪孽原由是爱情,其悲惨结局应该得到同情和尊敬 不要继续追查杀害他的凶手,原谅他们吧,希望他们悔过自新、与人为善。最后,留下一笔钱为他的灵魂做几场弥撒,将钱交给曼塞沃和堂拉乌利亚诺·波拉斯,施舍给生活拮据的神父。

病人立完遗嘱,有那么一会儿觉得非常难受、憋闷、呕吐,体力迅速衰竭。除了卡萨多,朋友们都退了出来,一个个表情痛苦,但都在心里默默地称赞立嘱人的基督教徒品格……神圣的怜悯精神。

七

过了两个小时,公证员拿来遗嘱的正式文本,读过后,立嘱人和三位证人签了字。

“从尘世的财产中摆脱出来,’安赫尔对小修女说;我感到全身轻松!我给每一位好友都留下一点我的财产;只是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物质的东西,因为你得到的那件东西,比世界上所有财宝加在一起还有价值。”

所罗门一样的修女,此时此刻悲痛得到了忍受的极点,那种非凡的才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无法表达她的想法,更不用说言简意明的词语表达了。她恨自己,连那双眼睛都颤抖了,犹如圣灵在狭窄牢房样的鸽窝里飞舞,羽毛折断了,翅膀受伤了。虔诚的女老师听到那个基督教骑士用深沉的声音说他就要渐渐离去,放声嚎陶大哭,一颗颗泪珠滚落到嘴巴里,她激动地说:

“堂安赫尔,上帝哟,请看看我的心,您知道,我最大的荣耀,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只能是同您一道死去,肩并肩地飞到天堂,好人应该在天堂生活。”

“肩并肩？……今天不……”格拉喃喃地说，头脑有些不清醒了。“改一天吧……说今天，其实是明天。”

他想睡一会儿，显得那样平静，仿佛轻柔的波纹把他包围起来。在‘来来’给他盖好被子时，格拉拉过她的指头吻了下。

“我想歇一会儿。”土列克的主人一边说一边向左侧，墙壁的一侧倾斜身体。

“对，睡一会儿吧。”卡萨多边说边看了看表，“三点钟时……”

“我知道，我知道，”病人低声说，他的声音好像渐去渐远。“三点钟时上帝来。‘来来’，修女的灵魂，上帝来时，叫我一下。”

寂静，安宁；‘来来’和堂卡萨多在悲痛中度过半个小时，他们面对面坐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注视着，祈祷着……这时，特雷莎·庞多哈轻轻打开一点门，露出那张痛苦的面孔……上帝快来了，门铃响了。他们喊熟睡的骑士醒来。但是，他没有答话，谁能从永恒的世界回答呀！

“噢，多么遗憾呀！”萨格拉神父一边惊愕地说，一边用双手抱住脑袋。

“来来”惊恐万状，都不会讲话，表达心中的痛苦和遗憾了。她克制自己，默默地忍受着悲伤。上帝离去了，所有在场的人放声痛哭。索科罗的小修女，在男友死去留下的深深悲痛刚刚过去，立刻神奇般地恢复了威严的镇静。做不到这一点，哪能在这个世界的贫穷和痛苦之中从事她的那种艰巨工作呀。她遵照修女院的规则，收拾好衣物，镇定自若地离开那里，一步步走向索科罗，悲凄的眼睛看着大街上的一小块细砖和方石。

土列克的忠实朋友们在临终仪式上守护着主人的遗体。他们来晚了，一个个抑制不住，痛哭不止。曼塞沃几乎站立不住。

“堂皮托”不再“骂人”。身强力壮的维隆内斯心神最为惶惑，不忍心看下去，立刻跑到大街上。瞎女人从前一天就守在那儿，始终一个姿势，用裙子包着脑袋，像一顶风帽。

“露契亚，”维隆内斯对她说，“一切都完了。我们失去了圣神一样的主人。”

“我知道了。”瞎女人把两颗死亡眼睛留下的凝固、无神的玻璃圆球转向他，说：“在上帝来到前的一小会儿，我‘看见’主人走了……他们是在大门那边一点的地方会面的，然后一同飞走了……我们祈祷祈祷吧……为他，不，为我们。”

一八九一年五月于桑坦德